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1/1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一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附世系圖一卷

〔清〕李鳳雛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讀史津逮四卷

〔清〕潘永圖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附世系

圖一卷

〔清〕李鳳雛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

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紀傳

五十一卷》提要

序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編年者以月繫年以日繫月隨時而序次之其文莫美于左傳紀傳者爲本紀爲世家爲列傳綜其事之終始詳其人之本末蒼聚成篇其文莫美於史記後世起居之注日曆實錄之作舉凡金匱石室之藏皆左氏之遺法而有心者徵文考獻州次部居或勒爲一家之書與夫更姓改物奉詔纂修勝國之事則又皆

遵太史公之條例也此史家之體製二者不可缺一然而編年之體一事而前後錯出一人而彼此散見參伍不齊其始終本末之故有推尋考索而不能遽得其詳者矣至于紀傳之作則

正序

二

所爲興衰治亂邪正是非得失一篇之中尺幅之內牢籠包舉粲然劃然其形容擬議有若鬚眉笑貌之如生而聲欬乎吾之側者以故紀傳之體史家尤尙之堯舜三代之史不傳于後世

而虞夏商周之書要亦紀傳之權輿卽其史也入春秋以來世變多故矣五霸迭起列辟相爭會盟征伐之類不絕於經其間擅權執政肆爲姦慝者無國無之而忠良之臣博通之士肩臂相望則亦惟春秋爲最盛然皆所謂散見錯出無以遽盡其始終本末之故又或他書之所載而爲左氏之所遺者亦頗多有自宋元及有明以來一二儒者往往欲效史記之體爲收拾而

王序

三

整齊之然而未見有成書也余
門人金華李子鳳雛乃慨然執
筆爲之網羅散軼採撫羣言而
要以左國爲主美集衆長文如
一手余觀其所作凡例蓋簡而
法詳而有要竊嘆其裁製之工

此廼不得登金門上玉堂以充
天祿石渠之選而僅以經生理
頭牖下穿穴故紙以自表見亦
足悲矣今幸捧檄出宰百里曲
江又文獻之邦調良易治行見
循廉奏最箴羽鷁鸞方今

聖天子屢申異命垂示作史要旨
異日者李子仍得提鉛握槧以
入直承明之廬未可知也則此
一書要未爲李子止境也李子
勉乎哉於其行也爲書于帙首
而歸之

崑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嘉平既望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級太
倉王揆序



王序

六

序



東陽李子鳳雛爲余佐銓日所
拔士茲來謁選得粵之曲江令
謁余余喜曰邑岡名勝地且前
賢之風度不遠予近而取法蓋
有淡望焉李子再拜因出其所
編春秋紀傳若干卷請余爲序
其書采摛五傳史記及諸家之
說而一斷以經使二百四十年
之是非曲直如權之在懸鑒之
共照朗然明於天下而不爽其
用心可謂勤矣紀傳之體創自

司馬遷然紀倣春秋傳倣左傳
遷固爲史也此書復移紀傳之
法加之春秋綱舉目張條分縷
析去其蕪雜歸于雅馴釋五傳
之糾紛正史氏之外漏于史家
爲善述于經解爲善創自有春
秋不可無此書也世之論者每
謂史記一書自五帝以來至於
麟止上下數千餘年而卷帙簡
約後世若宋元諸史繁重數倍
史記而爲時不過三四百年以
爲古今史才不相及殊不知史

之善否不在繁簡也史記秦楚
之際以後豈能復畧其畧在戰
國以前耳五帝三王世遠無可
采輯裨編野記旣槩擯不用六
經及左國諸書上則炳于日星
次亦長留天壤有不待史記而
存者故遷雖畧有引用而槩從
簡質卽管晏一傳凡所爲一匡
九合霸顯諸大事皆不復置一
語彼蓋以管晏之大者自在經
傳不必復贅此遷作史之法也
向使戰國以前非有聖賢著作

在前而又如秦楚之際以下之
可考遷雖欲畧烏得而畧哉顧
有遷之畧以避經傳而不相奪
則史之法精有此書之詳以鎔
經傳而不相淆則經之道顯其
事異其功同其不可廢一也今

李序

四

聖天子湛溪六經發爲鴻文以敷

四海李子出其學獻之

大庭用備

乙夜之觀且推其道宰乎百里
廣爲文明之治庶幾取之此書
而已足乎是又不但與史記爭

短長而已也

貴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長至前

五日

經筵講官禮部尙書加三級吉

水李振裕書

李序

五



自序

文章以載道也載道之文有二首曰經次曰史
經典史不途而春秋則兼之治經與治史之法
不同治經者研窮義理剖晰精微治史者博綜
古今馳騁上下而治春秋者兼之經之後無復
有經其有擬經者非僭則妄如楊雄氏作太元
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文中子作中說以擬
論語而輯曹劉顏謝之篇什以擬孔子之訂詩

春秋紀傳

自序

採漢魏六朝之詔令以擬孔子之刪書後儒比
之吳楚僭王當誅絕不赦之罪則亦妄矣史則
歷代各有史官而具良史之才者莫不根本麟
經以立書法如羣山之發源崑崙而百川之朝
宗大海也夫春秋本魯史夫子脩之以為經左
丘明因之以作傳經者簡書也傳者策書也丘
明身為史官熟諳掌故而又兼得列國之策書
旁搜博採潤色之以成一家之言或先經以始

事或後經以錯傳是故其紀事之敏則聖經之
功臣也而編年之體則史家之法祖也漢龍門
氏起始變編年之例創為紀傳書表上自軒轅
下迄天漢為本紀十二世家三十列傳七十識
者謂其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其
書典左傳相頡頏繼盲史而稱良史才者惟太
史公一人而已獨其列傳七十於春秋名卿大
夫所載不過四五人而他不一及罍一漏百君

春秋紀傳

自序

二

子不無遺議解者曰史記一書古畧而今詳所
記楚漢兵爭及孝惠文景之世將相公卿異人
奇士不可勝數近據耳目所見聞筆之於書不
期詳而詳若夫春秋左國之文炳麟天壤學士
大夫童而習白首而不倦其書世多有不煩贅
述故從簡畧爾夫如是則并列傳中之四五人
亦可以不載矣何則其書世多有故也余童子
時讀左氏傳間用薛方山人物考例採列國大

夫事蹟各彙為一傳前之敝簾用以自娛逾二十年後遊山右客滄署從友人家多借古書涉獵一過用物和而取精多暢然曰是可以大補從前之所未備矣因倣史記例為周本紀一卷列國世家十三卷王朝及列國大夫列傳三十卷條例一卷又採數史為世系圖一卷凡五十三卷大畧以左傳國語為主輔之以公穀檀弓國策家語暨百家諸子無不抄撮錯綜為錦

春秋紀傳

自序

三

集腋成裘試與史記周本紀齊魯晉楚諸世家之文並觀名同而實異煥然耳目一新矣又自漢唐迄昭代諸儒議論有與經義相發明者一時管窺有訛謬難出者咸附載焉要以獨出手眼翻案見奇然皆由於中正之道而一掃宋人武斷堅愎鍛鍊周內之習氣用以上印聖心或者其有當乎嗟乎作者之心其皆起於不得已乎昔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左丘明不得已

而作春秋傳太史公不得已而作史記然孔子猶曰述而不作況於後之載筆者則余之輯此書也因前人未備之缺典為之補綴遂為蕢林中而不可少之書而前人留此未作之題目為之起草遂為著述家所不可已之事非若楊雄氏之太元法言文中子之中說可已而不已者比也蓋亦謬自許為史學之一種也若曰擁皋比而談經則吾何敢

春秋紀傳

自序

四

昔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書於南昌舟次

東陽李鳳雛紫翔氏謨



春秋紀傳條例

一本紀世家列傳皆仍史記名目但太史公詮次千餘年事故務簡此所輯專主二百四十餘年故務詳名從同文從異

一周天子之事纂入本紀列國之事纂入世家其餘分纂入列傳本紀世家每篇皆以春秋爲起訖務使關目朗然畛域劃如也卽如鄭世家首序云鄭莊公之某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後云鄭聲公之某年魯西狩獲麟餘倣此

春秋紀傳

條例

十

一春秋人物最多最盛竊怪太史公列傳所載不過寥寥數人人寥寥數語唐司馬貞補史記序亦云列傳所載有管晏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蘧瑗盛德未貶何以蓋闕今徧加搜輯于周得十九人魯得八十三人鄭得四十六人齊得四十人宋得二十九人晉得一百一十九人衛得三十人陳得六人蔡得二人楚得七十人秦得九人吳得七人越得二人曹鄧隨虞邾莒諸小國共得十人善敗畢登賢奸具列所以成大觀備弘覽庶無挂漏

之憾其有姓名而無事蹟及薄有事蹟而不能成傳及有事蹟而已附見他人傳者則畧之可也

一列傳既取弘備兼別氏族春秋時世卿林立秉國執權故每國大夫先舉一家之始末而後及其餘輯左史之遺文爲諸臣之家乘亦可以考鑑得失云至其孤族單支則另自爲傳

一春秋人物見左國者纂傳自非左國所有者雖如周老聃齊穰苴吳孫武之流概不敢登非畧之也紀傳一書從左國起見也其孔門弟子列傳亦然

春秋紀傳

條例

二

一左傳國語二書相輔而行自魏晉以來以左傳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凡事詳于內者畧于外詳于外者畧于內故予此書正文細註兼採無遺其餘引用諸書自公羊穀梁外則有檀弓家語戰國策史記晉文春秋吳越春秋晉乘越絕書管子晏子韓非子孔叢子呂氏春秋董子繁露淮南子荀子莊子列子墨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尸子符子竹書紀年劉向七畧說苑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周書古文瓊語漢書五行志冊府元龜經史西陽搜奇王嘉拾遺記

任昉述異記張華博物志列女傳高士傳水經注日知錄等書各舉或稱或採用全文或摘取數段或單存片言美集舉長文如一手內莽滅裂吾知免夫所引子書真贋雜出採綴之精須自有鑒別至于莊列寓言雖非事實而文則奇矣補註引之庶成大美一左國公穀之文有同一事而大異小同者小異大同者則取其辭理之優長者載入正文而餘說亦分載于下以備覽有一事兩見宜詳于彼而畧于此者則云語在某傳省文也有一事而兩傳分載者如屠蒯

陳平公事在荀盈傳則用檀弓在蒯本傳則用左傳之類是也蓋義在兼收例須去復兩傳分隸庶無憾焉

一左傳註用杜預林堯叟國語註用韋昭公羊註用何休穀梁註用范甯而皆節畧以省筆墨

一諸子之文迺相祖述轉相附託如舟人鴻鵠之對或為晉文公或為趙簡子或為魯繆公莊王太鳥之隱或為伍舉或為右司馬或為上慶黃雀捕蠅之語或為王子友之陳吳王或為孫叔敖之諫楚王麥丘封

人之祝或為桓公或為景公猛狗社鼠之喻或為管子或為晏子諸如此類何見迭出不過改易名姓移換年代耳孰真孰假誰能辨之數見不鮮姑各存其一而去其餘

一紀傳一書微事雖多取材雖富其諸子書中誕妄不經者不敢引入然而石言星隕之異戴頭監腦之占黃熊大厲之夢蛇妖龍鬪之徵左氏皆存之以示人則述異搜神義難概廢故紀傳中多有引入者一以廣異聞一以資詳說也

一吳越之事莫備于越絕書吳越春秋二書往往出自後人附會難言雅馴而吳越春秋尤為煩蕪鄙拙特其事實大備足供網羅故抄撮居多而鎔鑄之功存乎述者不然則蹈廬陵累幅難盡之譏非史家所貴矣

一史記序事多與左傳相背謬如陳佗五父本一人也而史記悞分為二人靈輒提彌明本一人也而史記悞合為一人趙夙趙衰國語明云是兄弟而史記悞以為祖孫齊人雍廩殺無知而史記訛雍廩為地名

本史見方
世傳一書
歷代史
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春秋紀傳

條例

五

論數十條使後學知所適從不為史記所誤

一輯此書專為羽傳無關翼經故于聖經書法少所發明而亦間有相發明者如三傳異同之折衷杜元凱釋例之是非范甯何休解經之得失皆有參論至于胡康侯春秋傳制科用以取士麟經之遵康侯亦猶四書之遵考亭也而心有所疑不敢妄相附和不揣固陋質辨數十條恨不得起康侯而正之

一論斷之作所以考鏡得失發明義理將以驗學識也昔者中壘著書僅存題署承旨作史并絕綴厯論世

知人未免太畧故此書博採先儒之作自漢至明七十餘家最後得西河毛氏春秋傳其訂訛闢謬攻堅釋結痛掃從前諸家之陋春秋始有真面目故所採用居多而管見百餘條附焉則殊愧續貂矣

一先輩名評或論事或論文論事者指其善敗論文者標其精神悉有當于表章俱有動于心目故登其原評冠以姓名即先儒論斷諸作皆用諱不用諡號尊正史也

一凡註語用按字者及上批無姓名者皆屬管見

春秋紀傳

條例

六

東陽李鳳雛識

春秋紀傳目錄

卷之一

周本紀

卷之二

魯世家

卷之三

鄭世家

卷之四

齊世家

春秋紀傳

目錄

卷之五

宋世家

卷之六

晉世家

卷之七

衛世家

卷之八

陳蔡世家

卷之九

十

楚世家

卷之十

秦世家

卷之十一

吳世家

卷之十二

越世家

卷之十三

孔子世家

春秋紀傳

目錄

卷之十四

周列傳

宰孔 內史過 內史興 王孫閱 富辰 內

史叔服 倉葛 王孫滿 詹桓伯 萇弘 伶

州鳩 陰不佞

卷之十五

周列傳

王子虎 王叔陳生 單伯 單朝 單頃公

單靖公 單宣 單茂 單成 單旗 單武公 王

季子	劉夏	劉寧	劉伯益
卷之十六			
魯列傳			
公子彊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附 臧堅	臧會		臧孫紇
卷之十七			
魯列傳			
仲慶父	公孫敖	文伯穀	仲孫蔑
仲孫羯	仲孫矍	仲孫何忌	仲孫閱
仲孫			孺子
春秋紀傳	目錄	三	
洩	孟之側	孟公綽附	子服它
子服何			子服椒
			子服回
卷之十八			
魯列傳			
公子牙	叔孫得臣	叔孫僑如	叔孫豹
孫姑	叔孫不敗	叔孫州仇	
卷之十九			
魯列傳			
公子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

孫斯	季孫肥	公父歟
卷之二十		
魯列傳		
叔仲彭生	叔仲帶	叔仲小
歸父	仲嬰齊	子家駒
附 榮駕鸛		
齊	叔老	叔弓
卷之二十一		
魯列傳		
衆仲	申繻	曹劌
	展禽	御孫
		公子偃
春秋紀傳	目錄	四
重館人	夏父弗忌	里革
	梓慎	公子務人
卷之二十二		
魯列傳		
閔馬父	公冶	秦董父
	狄廐彌	謝息
		申
豐	杜洩	駟赤
	公山不狃	南蒯
		冉猛
陽虎	微虎	林不狃
	苦夷	公孫宿
		公孫有山氏
卷之二十三		
鄭列傳		
頴考叔	祭足	原繁
	孔叔	叔詹
		燭之武

公子歸生	王子伯廖	申侯	公子棄疾	良
霄	公子嘉	公孫舍之	罕虎	罕達
偃	公孫蕞	公孫楚	游販	游吉
游速				
卷之二十四				
鄭列傳				
子豐	公孫段	豐卷	公子騂	公孫夏
公				
孫黑	駟帶	駟歆	駟弘	公孫黑肱
公				
子嘉	公孫申	公孫揮	石首	禮茂
禪	禪	禪		
春秋紀傳	目錄			
卷之二十五				
鄭列傳				
國僑	國參			
卷之二十六				
齊列傳				
召忽	管仲	陽朋	甯戚	仲孫湫
卷之二十七				
齊列傳				
鮑叔牙	鮑牽	鮑國	鮑牧	國歸父
國佐				

國弱	國書	國夏	高侯	高固	高厚	高
止	晏弱	晏嬰				
卷之二十八						
齊列傳						
陳完	陳須無	陳無宇	陳書	陳乞	陳瓘	
陳恒						
卷之二十九						
齊列傳						
逢丑父	殖綽郭最	華周杞植	申鮮虞	閭丘		
春秋紀傳	目錄					
嬰	公孫青	東郭書	傲無存	齊女子	邴	
意茲萊章	東郭賈	公孫莒	公孫竈	風沙衛		
崔杼慶封	梁丘據					
卷之三十						
宋列傳						
孔父嘉	南宮長萬	公子魚	公孫固	高哀		
西鉏吾	蕩意諸	狂狡	廚人濮	寺人柳		
仲幾	公子城	皇瑗				
卷之三十一						

宋列傳

華耦 華元 華臣 華費遂 華定 華亥 向

成 向寧 向魍 樂豫 樂喜 樂祁犁 樂

後

卷之三十二

晉列傳

樂成 樂枝 樂書 樂慝 樂鍼 樂盈 卻

豹 卻蒞 卻穀 卻缺 卻克 卻錡 卻至 卻

犇

春秋紀傳

目錄

七

卷之三十三

晉列傳

趙夙 趙衰 趙盾 趙同 趙括 趙嬰 趙朔

趙武 趙鞅 趙母邱 趙穿 趙旃 趙勝

卷之三十四

晉列傳

韓萬 韓簡 韓厥 韓穿 韓無忌 韓起

畢萬 魏犇 魏錡 魏頤 魏頤 魏絳 魏

相 魏舒

卷之三十五

晉列傳

士蒍 士會 士燮 士魴 士句 士鞅 士

渥濁 士弱 士伯瑕 士彌牟

卷之三十六

晉列傳

荀息 荀林父 荀庚 荀偃 荀吳 荀寅

荀首 荀偯 荀盈 荀躒 荀瑶

卷之三十七

春秋紀傳

目錄

八

晉列傳

狐突 狐毛 狐偃 狐射姑 先友 先軫

先且居 先克 胥臣 胥甲父 胥童 籍偃

籍談

卷之三十八

晉列傳

祁奚 祁午 祁盈 羊舌大夫 羊舌職 羊

舌赤 羊舌肸 羊舌肸

卷之三十九

晉列傳	杜原款 里克平鄭 呂甥 慶鄭 舟之僑
介之推	陽處父 箕鄭 史駢 狼臯 寺人披
卷之四十	
晉列傳	
解揚	伯宗 張老 屈巫 苗賁皇 司馬侯
陽畢	張骼輔蹠 辛俞 胥梁帶 郵無邱
屠蒯	訾祐 董安于
春秋紀傳	目錄
卷之四十一	九
晉列傳	
史蘇	郭偃 史趙 蔡墨 師曠
卷之四十二	
衛列傳	
石碚	石祁子 石惡 甯速 甯俞 甯殖甯
喜	孔達 孔烝鉏 孔圉 孔悝 孫良夫
孫林父	北宮括 北宮佗 北宮喜 太叔儀
太叔疾	

卷之四十三	
衛列傳	
禮至	公子鱣 公孫免餘 公孫丁 右宰穀
宗魯	蘧伯玉 公孫枝 史鮪 公子荆 祝鮒
鮒	王孫賈 滑羅 彌子瑕 衛侯彪 公孫彌牟
卷之四十四	
楚列傳	
鬬伯比	鬬穀於菟 <small>鬬椒附</small> 鬬成然 鬬辛 鬬
廉	鬬克 鬬勃 鬬宜申 蔣賈 孫叔敖
蘧啓疆	蔣子馮 蔣掩 蘧罷 蘧越 沈尹
成	沈諸梁
卷之四十五	
楚列傳	
成得臣	成大心 成虎 潘崇 潘尫 潘黨
申叔時	申叔豫 申無畏 申叔展 申無宇
申包胥	屈瑕 屈重 屈完 屈建 屈生
卷之四十六	

楚列傳

鬻拳 樂伯 棄疾 鍾儀 公子申 公子側
公子嬰齊 公子壬夫 公子午 囊瓦 公子
魴 公子貞 養由基 公子申公子結 公孫
寧

卷之四十七

楚列傳

伯州犁 穿封戌 伍參 然丹 子張 奮揚
枝如子躬 王子勝 陽句 藍尹璽 王孫由

春秋紀傳

目錄

士

于 王孫圉 左史倚相 觀射父 鍾建

卷之四十八

秦列傳

百里奚 百里視 蹇叔 由余 公子摯 公
孫枝 后鍼 醫和醫綏

卷之四十九

吳越列傳

季札 伍員 蹇由 屈狐庸 王孫雄 吳

范蠡 越

卷之五十

陳蔡曹隨虞邾莒列傳

逢滑 洩冶 芋尹蓋 轅頗 聲子 朝吳
秦 僂負羈 侯穉 公子欣時 公孫疆 曹
季梁 隨 虞叔 宮之奇 虞 茅夷鴻 邾 苑羊
牧之 莒

卷之五十一

孔子弟子列傳

仲由 端木賜 冉求 有若 高柴 樊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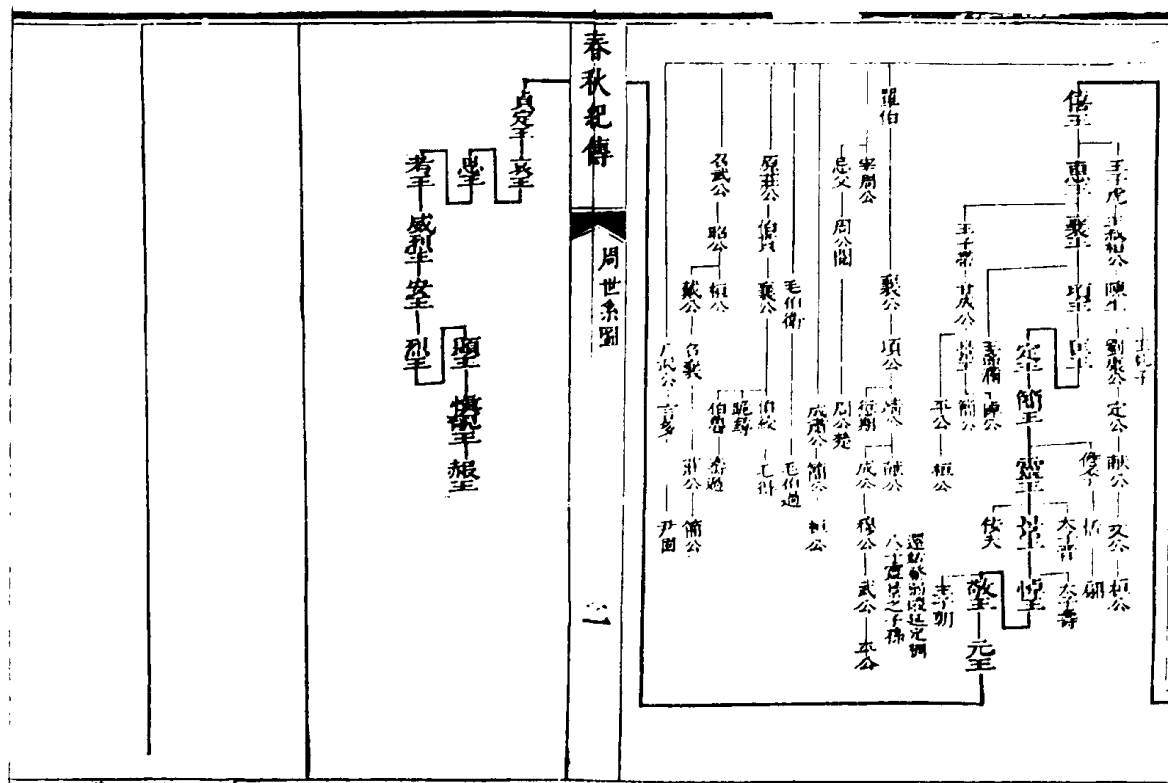
春秋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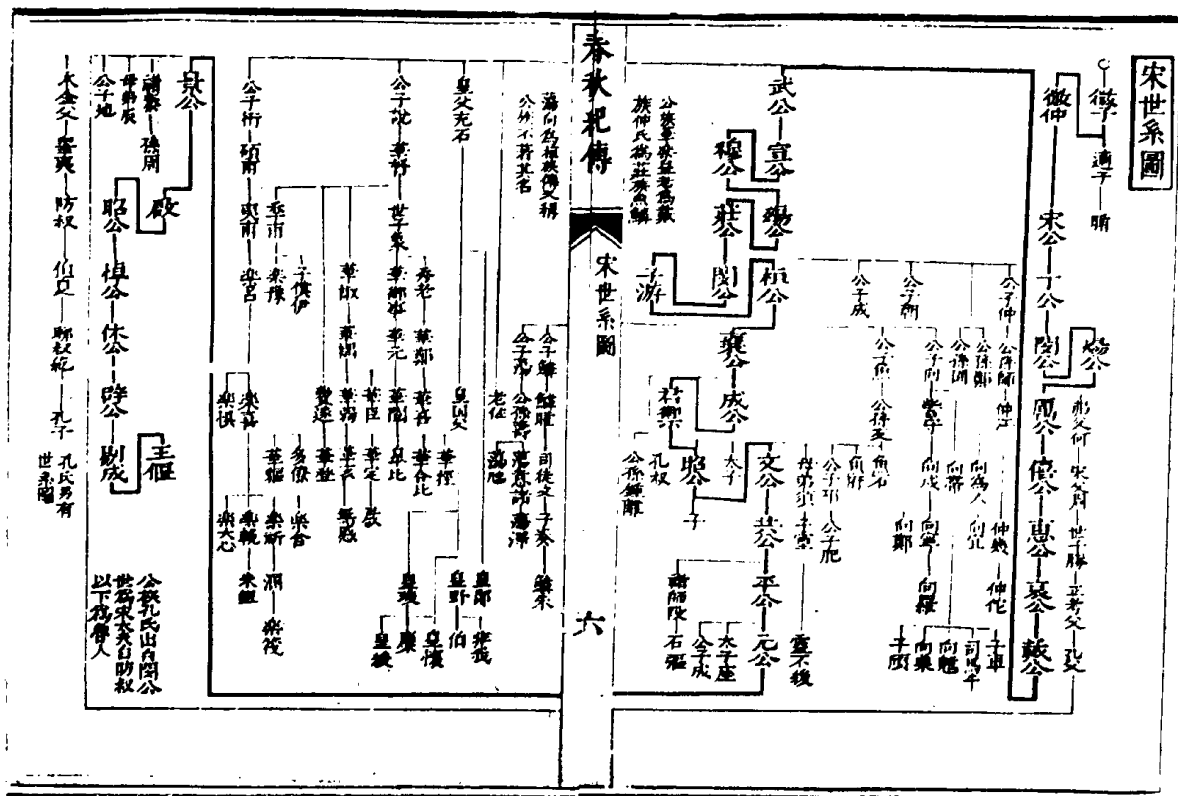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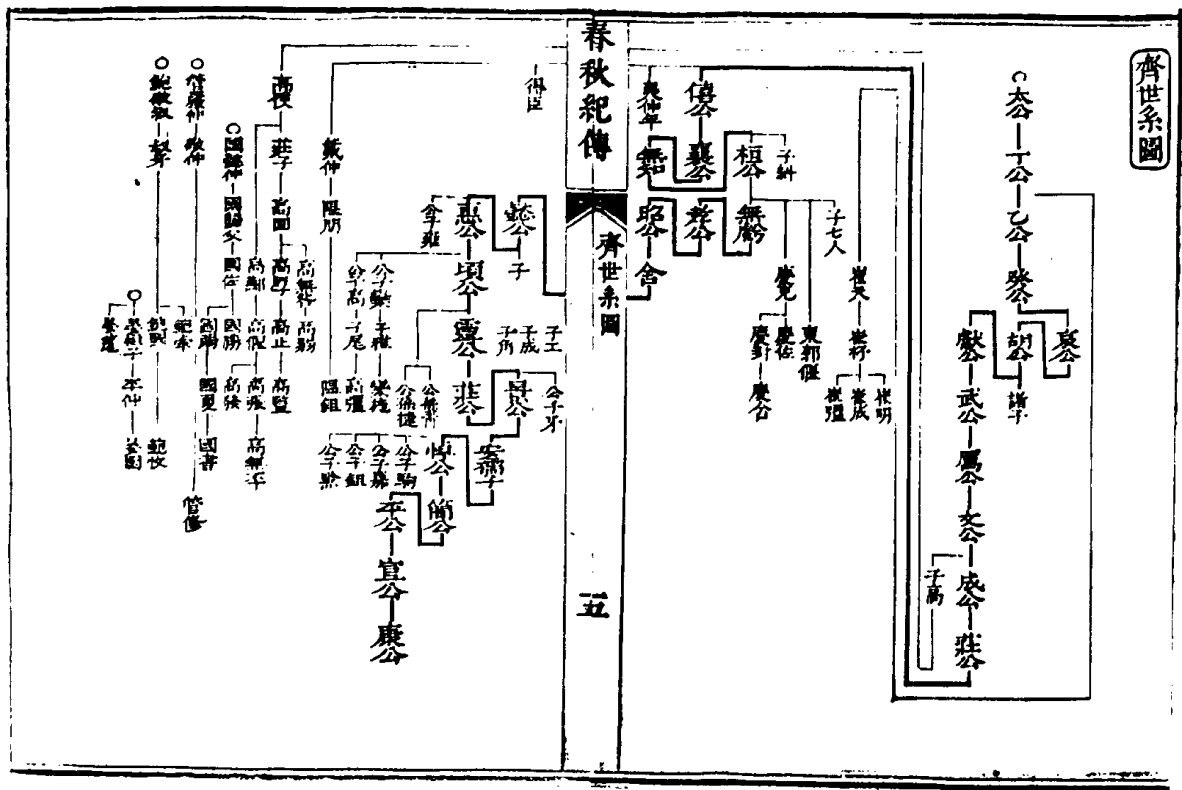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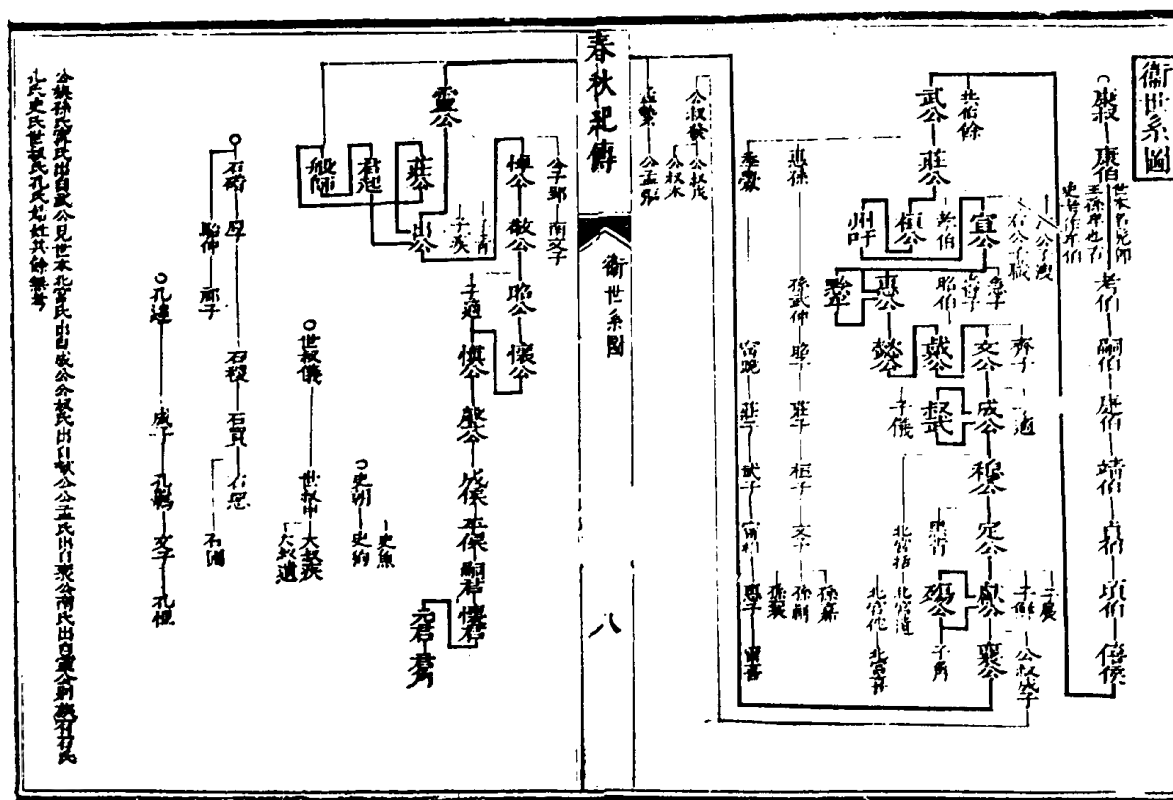
士

琴牢 澹臺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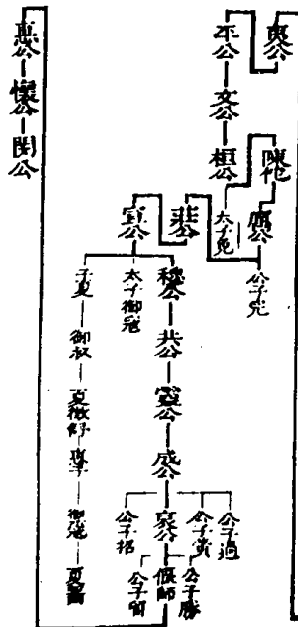
春秋紀傳目錄 終







○胡公—申公
相公
孝公—慎公
慎公慎金剛時壽二百五
十歲下世陳五世禁不脫服
幽公—僖公—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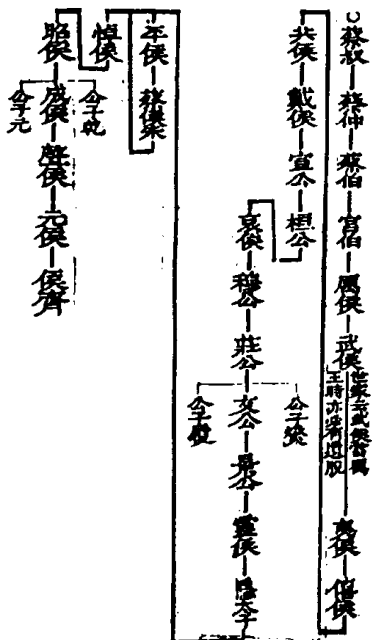
按石傳五代即陳仲隱即屬公也史記云蔡人殺五父立作爲厲公又經屬公立躍爲利公此史氏之舛誤也今于虎人齊爲陳氏公稱其出魯亦有據矣其是蔡人殺五父立作爲厲公

春秋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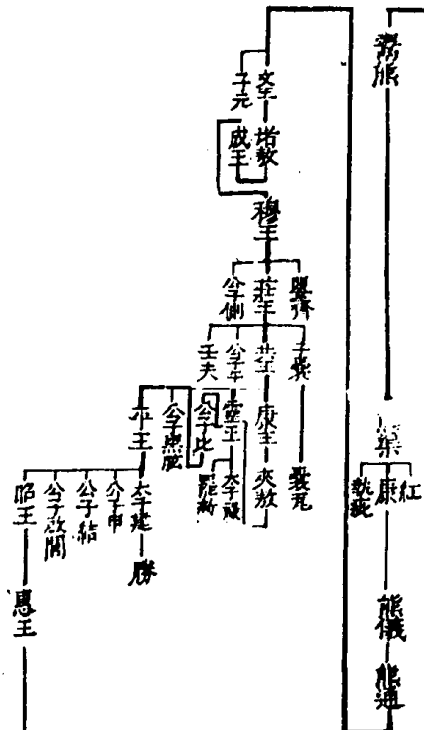
陳世系圖

九

蔡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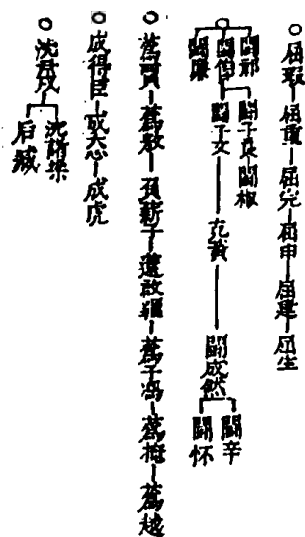
祝融陸終一禾連



春秋紀傳

楚世系

+



引用歷代先儒姓氏

漢

龍門司馬氏 遷 子長

河間董氏 仲舒

洛陽賈氏 誼

安陵劉氏 向 子政

滎陽服氏 虔 子慎

汝南應氏 劭 仲瑗

高密鄭氏 玄 康成

三國

魯國孔氏 融 文舉

雲陽韋氏 昭 洪嗣

東海王氏 肅 子雍

馮翊如氏 淳

春秋紀傳 姓氏

巴西譙氏 周 允南

晉

襄陽杜氏 預 元凱

巴西陳氏 永祚

任城何氏 休 劭公

順陽范氏 甯 式子

南北朝

聞喜裴氏 松之 世期

河間劉氏 炫

唐

臨沂顏氏 籀 師古

河內司馬氏 貞 子正

彭城劉氏 知幾 子元

河東柳氏 宗元 子厚

昌黎韓氏 愈 退之

宜州令狐氏 德芬

宋

廬陵歐陽氏 脩 永叔

河南程氏 頤 正叔

涑水司馬氏 光 君實

華陽范氏 祖禹 淳父

眉山蘇氏 洵 軾 老泉 子瞻

崇安胡氏 安國 康侯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勿軒熊氏 禾 朋來

元

蘭谿金氏 履祥 仁山

春秋紀傳 姓氏

明

青田劉氏 基 伯溫

南平趙氏 弼 輔之

浦江宋氏 濂 景濂

瓊山丘氏 濬 仲深

常熟丁氏 奉 南湖

餘姚王氏 守仁 陽明

武進薛氏 應旂 方山

餘姚孫氏 鑣 月峯

琅琊王氏 世貞 元美

竟陵鍾氏 惺 伯敬

長洲陳氏 仁錫 明卿

東陽李氏 諱國和 雙巖 鳳雛王父

昭代名儒鑒定叅校姓氏

太倉王氏 諱 挾 額庵

長洲彭氏 諱 定求 訪濂

吉水李氏 諱 振裕 醒齋

西河毛氏 諱 奇齡 大可 四先生皆業師

歸安沈氏 涵 心齋

甬江仇氏 兆鰲 滄柱

黃岡張氏 希良 石虹

溧陽史氏 葵 胃司

海昌許氏 汝霖 時庵

德清蔡氏 升元 方麓

歸安戴氏 綬 道園

宿松朱氏 書 字綠

嘉禾沈氏 辰垣 芷岸

順德左氏 必蕃 界園

太倉王氏 奕清 幼芬

長洲尤氏 珍 謹庸

春秋紀傳 姓氏

三

西蜀樊氏 澤達 昆來

太康許氏 維嶽 蒼嵐

江都史氏 申義 焦飲

清浦王氏 原 令貽

蕭山陳氏 至言 山堂

翁源李氏 林 韶石

遂安毛氏 際可 舍侯

常熟何氏 焯 岷瞻

曲阜孔氏 尚先 念庵

會稽董氏 肇勲 幼待

武林吳氏 陳琰 寶崖

武進錢氏 名世 亮功

大興蔣氏 晉錫 仁錫 介蕃 靜山

吳淞周氏 彛 策銘

任城潘氏 遜 恬菴

海陽陳氏 王猷 硯村

四明萬氏 經 授一

吳江張氏 尚瑗 弘遠

東川苟氏 金徽 井生

山陰張氏 疑 星陳

歸安吳氏 隆元 易齋

蘋洲陸氏 師 麟度

遼左桑氏 格 子誠

鶴潭王氏 棠炳 虎文

峴山吳氏 從輅 毅公

春秋紀傳 姓氏

四

春秋紀傳卷之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周本紀

周平王，幽王之子也。諱宜曰：幽王之后曰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幽王欲廢申后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初，夏后氏之世，有二神龍止于帝廷，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殺，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去也。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漉于廷，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漉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也，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褒姒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十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

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申后，申侯之女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立，辟戎難，棄豐鎬，故都東遷于維維，維也。卽王城。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始大。政由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立。春秋之作，始于此年。五十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二

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呂祖謙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欲退，欲進鄭交質，勢均難敵。周與鄭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故。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愚按左傳以周鄭並稱，等周于列國，昔人議其不辨名分。良是。又有可議者，臣懷異心，謂之武臣，逃其君，謂之叛。傳曰：王貳于虢。又有曰：王叛王孫蘇左。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氏行，交若此。君臣名義安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怒而行，要之以禮，雖無

有質誰能問之苟有明信澗谿洛汜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三年鄭莊公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實左右王扞于艱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悅也至兄不禮焉鄭不來矣四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五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于此遂入界之以政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王

平王取鄆劉蔣焉邦之田于鄭為鄆鄭二邑桓王取鄆四邑之田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蓋蘇公父此田為米邑蘇氏叛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于鄭溫原緇樊陽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是歲魯弑隱公立桓公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初界號公政猶與鄭伯分治也至是不使鄭伯與知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緇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二十三年桓王崩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克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

王局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如匹嫡兩政臣桓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十五年莊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伯五年僖王崩子惠王聞立元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王子惠王聞立元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王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四

之圃以為閭邊伯之宮近于王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連也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蘇忿生之後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後遂怨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王奔溫蘇子王不和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衛惠公亦抗莊王以人國者故借伐周冬立子頹三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飲和惠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饗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鄭說君之樂鄭說君怒四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說叔自北門入

殺子類及五大夫鄭伯享王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

以東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玆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鑒鑑予之

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十年王使召

伯廖賜齊侯命

之亂類鄭厲公勸王之力與號叔合謀本王入京師殺

威行四出並未嘗曰天子蒙座王室衰微霸主為之召

已清衛侯朝之肆逆旋已喪亡即鄭厲公之獨身勤王

建不世大功為春秋以來可嘉之人亦且謝世已久而

衛此非命之實責之也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五

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十三年樊皮叛王王命號公討樊

皮夏四月號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二十五年惠

王崩于襄王鄭立襄王母曰惠后即陳惠后生少子叔

帶有寵于惠王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襄王畏之三年

揚拒泉卑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

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王以

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

按戎狄滑夏諸侯之耻也伊洛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王室之危不絕如綫禍莫大焉齊桓身為盟主宜

整師誓衆躬親甲冑與勤王之師今乃不能為王室除

殘掃穢以雪天下之耻而反道一介之使率率僂類與

晉

言于王請召太叔王從之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十

三年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滑叛鄭

鄭人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

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弗聽卒立之王子帶通于

隗后隗姓王替隗后替廢類叔桃子遂奉太叔以狄師

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六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狄人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

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

王使告難于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十四年晉文公以師勤王納王

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王饗晉侯與之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天子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

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

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

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宣

受命以迄
不世之
乃自
皆以

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惜。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有愛焉。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七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不敢請受地而還。呂祖謙曰。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溫原。撒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爲周。在德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區區十壤。吾何愛而以此犯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十里之說。何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予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制地自制。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情其一而斷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應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余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濟。界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八
數邑于晉。是棄懷王陳蔡之問。得金于原。會之室果何。以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于陳蔡之間。攫金于原會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嗚呼。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聖視宗國之危。繫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足而可忍。就不可忍。識者反臂脣齒。其後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合本而求末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于衛實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豈襄王中蹇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國命。而二十年。晉師敗楚于城濮。晉文公召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咎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欲是無上下也。爲臣執君。其安庸刑。乃歸衛侯。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元年。春。使人求金于諸侯。以襄王未葬故也。二月。葬襄王。六年。王崩。子匡王班立。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于諸侯。六年。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陽。九鼎。王使王孫滿辭以應。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大敗晉師于邲。十八年。晉景公大敗齊師于鞏。使鞏朔獻捷于周。定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毀常。王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九

命伐之則有獻捷上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主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禁淫惡也叔父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華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華伯上軍大夫名位又奸先王之禮齊捷余雖欲其欲未達于王室于鞏伯其欲受其缺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教誨鞏州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州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立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十一年求后于齊齊侯許昏十四年使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國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隳崩隳音史大曰崩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十

小曰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穀汨越九原宅居九隕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害無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惟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及其

易經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士

失之必有怙淫之心間之故亡其姓氏陪弊不振絕後
 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
 師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人之義不儀生物
 之則以珍滅無胤至于今不祀是故其興者必有夏呂
 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
 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
 之母乃不可乎自我先王厲宜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
 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
 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
 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后稷不腐鞠陶
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王成
王康王為
 十八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厲王變周法至
今王十四王也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人有言曰無過
 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鬻者傷焉又禍不好不
 能為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弭章民有怨亂
 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鬻川以飾宮是飭亂而佐
 鬻也其毋乃章禍且過傷乎王弗聽卒壅之二十七年
 靈王崩子景王立景王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二十

易經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主

三年王將鑄大鐘單穆公皆諫弗聽卒鑄之伶州鳩曰
 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王其不克終乎初景王之太
 子壽早卒王立子猛王子朝有寵于景王子猛太子之
母弟子朝景
 王之長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賓孟子朝之傅
亦有寵于景王劉文公
 單穆公恐賓孟與子朝為亂欲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為犧牲
故自毀滅遂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雞犧見寵于王
見殺若人見寵
 貴盛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
殺人以招禍患使犧在己則
 欲王早寵異之王弗應二十五年夏四月王田北山
 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子單子先除
異已王遇心疾而崩劉單
 遂攻賓起即賓
孟殺之盟羣臣于單氏立王猛是為悼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帥郊要餞也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與子朝之
 黨戰殺羣王子八人皆靈景
之族也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
 辛未鞏簡公甘平公伐京王師敗績二人悼
王卿士單子告急
 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皇出次
以示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
 卯鄆盼伐皇子朝大敗獲鄆盼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三

西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冬十月，晉平公以師納王于王城，既而劉子單子以師敗績于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敬王即位。諱句，子猛母弟。

十二月，庚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汜。荀躒，賈辛，司馬督，皆晉大夫。

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東南。敬王元年，王師、晉師大敗于朝之衆于郊。邾王使告開，晉師還。夏六月壬午，王子朝自京入于尹，尹氏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尹氏附立子朝。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子朝黨。

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劉，辟子朝。辟，子朝也。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王師與子朝前後數十戰，互有勝負，此出彼入。秋七月戊申，邾羅納諸莊宮。邾羅，邾國公子也。羅納，納諸莊宮也。

尹辛敗劉師于唐。辛，尹氏之弟也。又敗諸鄒，又攻劇，劇潰。劇，邾國公子也。

是時敬王居狄泉，謂爲東王。王子朝在王城，謂爲西王。歲治兵，相攻，王師屢敗。日知錄按：王城，即鄭都武王其地在河南。經文書天王入于成周，卽下都周公營以爲都。遷殷頑民，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徙多蹕王城，因徙居成周，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四

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其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於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鄭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而公羊傳有曰：王城者，西周也。則未之考耳。四年，單子劉子以王出，師敗懼王。

次于滑。鄭地。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事不成，更之而迎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迎王，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厲王父。

愆于厥身。愆，惡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子鉞。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治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官，以政至號曰共和，開諸廟也。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官，以政至號曰共和，開諸廟也。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官，以政至號曰共和，開諸廟也。

子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伯服也。按竹書紀年：申侯與郿人犬戎殺王及王子伯服，則伯服死于驪山，未嘗立爲王也。又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宣王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來徙洛邑，晉侯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諸侯替之而建臣于攜，然則攜王乃余臣非伯服也。

王嗣用遷邲邲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
王天不靖周生頤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子頤作亂惠王適邲則有晉鄭成黜不端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
曰周其有頤王言周當有王生而頤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
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嗣而受其亂災王
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王孫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
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
旗劉狄旗單穆公也劉狄即鉏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專行不謂先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五

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賁鬼神慢棄刑
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
思肆其罔極茲不殺震蕩播越寬在荆蠻未有攸底若
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彼猾以從先王之命
毋速天罰放鬪不殺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
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庶子之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

問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嗣之魯大夫閔馬父聞于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七年三月王殺召伯盈尹氏固
及原伯魯之子皆王子朝之黨伯盈尹氏固初尹固與子朝俱奔
楚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
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至是果見殺十年王使
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
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
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六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二文侯
仇文公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宣令名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
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
十一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城成周十六年
王人殺子朝于楚子朝之餘黨僭竊復作亂于周冬十
二月天王處于姑稽辟難而出十七年單武公穆公劉桓公
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晉定公使籍秦納敬王于

周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春秋終焉

按武王既定天下都于鎬京則千里王畿自在陝服周公營洛邑為東都則以朝諸侯謂此天下之中四方攸同不過規地數百里以為陪京未必再有千里之衆也自西京淪沒播遷東都地隘民貧僅亦守府區區手掌之地復屢割之以勞有功之諸侯惠王遭子之之難割陽樊溫原櫟茅以予晉東披西裂利此彈丸夫周之先王建侯樹屏本以夾輔王室扶危定傾非異人任而朝奏勤王之功暮披神京之邑則何異于剪關宗周乎桓文迭興大勢屢變桓之伯也使義正名內安外攘首止以定儲賓所以通貢葵丘以申禁率天下諸侯以事周文之伯也東征西伐報怨報德威行四出皆天下諸侯以事晉而已自是而後朝貢之事絕迹于王廷任上之供悉輸于伯國致天子威魯壺而興嘆求金車而乞骸天下之亂以有盟主也然春秋自平至敬凡十二王皆久安孱弱未有發憤

春秋紀傳

卷之二 周本紀

古

自強克紹文武前烈者一息奄奄率延數百年如我之存存也

春秋紀傳卷之一 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

東陽李鳳維纂輯

魯世家

春秋魯史也經聖人之筆削則不日矣而日之例則不日經而日史法當避經而從列國傳避經而從傳所以尊經也此史例也

魯姬姓之國周成王以封其叔父周公旦周公留相王室子伯禽就封于魯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孟子之生隱公又娶于宋曰仲子生桓公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是以歸于我及惠公薨隱公當嗣以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一

秋不書即位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桓桓幼而貴隱長而果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為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也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殺梁傅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為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而不正而成人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執之則桓惡矣桓執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下受

之突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是日小道也若隱桓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公四年衛州吁以諸侯之師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公問其人郭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邾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六年鄭人來輸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

春秋紀傳

卷之二魯世家

二

也七年公伐邾為宋討也初公以狐壤之役怨鄭事見與宋為好鄭伐宋公欲救之怒宋使失辭而止鄭人知其可問也故前年來輸平及是年鄭宋復通好公懼而伐邾為宋討入郭之役以求好于宋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至是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十年公會齊侯鄭伯盟于中丘謀伐宋公子翬即羽父先期往伐取宋之郕防

春秋紀傳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任薛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入之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

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春秋紀傳卷之二魯世家三

故也吾將授之矣速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公不別營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以隱公不從懼于桓謂隱將殺桓以絕後患請為桓弑隱公之為太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諱獲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王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王與尹氏迷歸因十一月初祭鍾巫齊于社圖館于寯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公半傳公而討寯氏有死者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

以宋之賂而入于太廟君子譏之三年使公子翬迎夫
人姜氏于齊夫人齊襄公之妹也六年夫人生子與桓
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于郎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太子忽有功焉齊人餽
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伯黜班在公侯後鄭人怒故與
齊衛伐魯時宋鄭二國相惡公欲平宋鄭屢與宋盟會
而宋卒辭平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宋
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十七年夏及齊
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四

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十
八年春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諫止公公不聽遂
及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諫之以告夫人以見哀四
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羊傳夫人謂公子齊侯公口同非吾子齊侯
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慶于車上車
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
除之齊人殺彭生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文姜
遂留齊久之復還魯數出與襄公會焉按經文莊元年三月夫人係于

齊既而復還魯二年冬十月夫人姜氏會于侯于
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會于侯于侯于侯于
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于侯于侯于
姜氏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
人姜氏如齊二十年夫人姜氏如齊二十一年夫人姜
氏如齊按魯桓公三年文姜嫁于魯至桓公之十八年公
薨于齊此時文姜之年應在三十以外至莊公之二十
一年而後薨年在五十外矣而問之出奔心不少衰
何也又莊九年齊襄公已被弑矣十五年以後五年伐
衛納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公及齊師圍郕郕降
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
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皇天討有罪德乃降姑務德以待
時乎秋師還九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發兵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五

擊魯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
歸乘他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設齊公皆為齊
所獲齊鮑牧帥師讓魯乃殺公子糾于笙賓召忽自剄
械管仲以授齊使者十年春齊師伐我公用曹劌謀敗
齊師于長勺夏公敗宋師于乘丘戰于乘丘縣南敗宋人
下國為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小也縣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諫之士之有諫
自此始也按乘丘之戰魯敗宋師而云魯師敗績公驚
非事實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長
萬宋之力臣也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十三年冬會齊桓公盟于柯曹沫劫盟桓公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十七年戎來侵魯魯人不知既去公乃追之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一年夫人文姜薨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以示軍容公行觀之公將逆夫人姜氏于齊盛飾宮室以待之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桐秋夫人哀姜至毛氏傳不知莊所娶者何公之女或曰桓如會齊侯于下是也以父子而為祭塔不可且齊桓子昭公為魯莊頃則未有其子塔我而我又為其塔者或曰哀女如胡氏所稱仇女也則齊襄之試距今已一十五年必不當有十五年之室女于此未嫁此必當時有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公族他女可為婚姻而策書總未詳也第魯莊原有妻築臺黨氏已取孟任為夫人生子般矣周禮諸侯可再娶皆稱夫人則其子皆是嫡故魯桓為再娶夫人之嫡子般為始娶夫人之嫡禮例雖然但再娶夫人則必嫡妻者已死而衛莊姜未死而再娶焉此孟任未死而再娶哀姜其為周禮與春秋則禮皆不可考耳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孟任黨氏女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生子般焉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祭天也講肄也圍人祭自墻外與之戲以慢言戲之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走而自投接其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

友公病而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材音才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牙待于城巫氏城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醢殺之八月癸亥莊公薨于路寢于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出奔陳齊人立閔公閔公名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時年八歲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國家多難以人思得之以安社稷齊侯許之召諸陳季子來歸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卜齋魯大夫也公年方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請急其傳并及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公叔慶父因之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闕成季以閔公庶兄公子申適邾共仲奔莒慶父再行弑逆奔季友乃以公子申入魯立之是為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共仲自縊而死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僖公以季友有大功以汶陽費封季友為魯上卿其後為季孫氏慶父後為仲孫氏叔牙後為叔孫氏也僖公元年冬莒人以師來求賂求殺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

莒子之弟莒。四年公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而還。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夏之十一月。蓋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行南陸。公既視朔。遂登臺觀。以望雲物。禮也。夏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六年公從齊桓伐鄭。圍新城。尋及諸侯之師救許。七年公及諸侯盟于甯母。通王貢也。八年惠王崩。襄王有子帶之難。公會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九年晉里克弑其君夷齊。卓子齊桓公率僖公討晉亂。至高梁。立晉惠公而還。十七年夏師滅項。時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魯取項。齊人以爲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八

討而止。公僖公夫人聲姜齊女也。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以請公。九月公至自會。是歲十二月齊桓公卒。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僖公之母成風。須句之女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皞。而修祀紆禍也。須句于齊之祀。有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夏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是年魯旱。公欲焚巫。臧孫辰諫止之。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九

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却之。使展喜受命于展禽。犒齊師。齊侯還。公使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以伐齊。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問之。牧人果然。三十年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文公分曹地以賜魯。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十有二月僖公薨。太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母。卽聲姜也。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升僖于閔之上也。君子以爲非禮。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既而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及晉襄公盟。成禮而歸。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公子遂納。數是使齊卿聘。遂編

六年季孫行父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使喪者逆八月晉襄公薨是歲閏月不告朔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十月長狄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鄭瞞長狄國也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絳斯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高有異于人成父齊大夫埋其首于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瞞由是遂亡十三年公如晉朝且尋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

盟衛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棠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時齊懿公篡立魯數有齊難文公患之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言將見缺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二月文公薨文公元妃齊女哀姜即出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以子倭屬之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襄仲見齊惠公而請之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叔仲惠伯死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于魯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矣宣公元年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薨立未列于會故行父以賂請之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濟西田故曹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事齊甚勤比歲往朝十年齊惠公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是歲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十二年楚莊王伐鄭敗晉師于邲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太子黑肱立是為成公成公幼弱政在三家二年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上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伐齊大敗齊師于靡笄之下取汶陽之田于齊汶陽本魯地為齊所侵者公會晉師于上鄆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欒黶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楚令尹子重帥師救齊遂侵我及于陽橋成公用孟獻子謀往賂楚以執斂執鍼織紝執斂匠人執鍼女織紝布帛皆百人公子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公受盟于蜀楚師乃還三年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景公見公不敬公歸

宣公六年
宣公七年
宣公八年
宣公九年
宣公十年
宣公十一年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三年
宣公十四年
宣公十五年
宣公十六年
宣公十七年
宣公十八年
宣公十九年
宣公二十年
宣公二十一年
宣公二十二年
宣公二十三年
宣公二十四年
宣公二十五年
宣公二十六年
宣公二十七年
宣公二十八年
宣公二十九年
宣公三十年
宣公三十一年
宣公三十二年
宣公三十三年
宣公三十四年
宣公三十五年
宣公三十六年
宣公三十七年
宣公三十八年
宣公三十九年
宣公四十年
宣公四十一年
宣公四十二年
宣公四十三年
宣公四十四年
宣公四十五年
宣公四十六年
宣公四十七年
宣公四十八年
宣公四十九年
宣公五十年
宣公五十一年
宣公五十二年
宣公五十三年
宣公五十四年
宣公五十五年
宣公五十六年
宣公五十七年
宣公五十八年
宣公五十九年
宣公六十年
宣公六十一年
宣公六十二年
宣公六十三年
宣公六十四年
宣公六十五年
宣公六十六年
宣公六十七年
宣公六十八年
宣公六十九年
宣公七十年
宣公七十一年
宣公七十二年
宣公七十三年
宣公七十四年
宣公七十五年
宣公七十六年
宣公七十七年
宣公七十八年
宣公七十九年
宣公八十年
宣公八十一年
宣公八十二年
宣公八十三年
宣公八十四年
宣公八十五年
宣公八十六年
宣公八十七年
宣公八十八年
宣公八十九年
宣公九十年
宣公九十一年
宣公九十二年
宣公九十三年
宣公九十四年
宣公九十五年
宣公九十六年
宣公九十七年
宣公九十八年
宣公九十九年
宣公一百年

欲叛晉而從楚季文子諫乃止八年復以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命也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母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伯姬穆姜聞文子言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留公送葬魯人以爲耻請之公請受盟乃使公還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于京師遂從晉厲公伐秦戰于麻隊有功而還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一

會鍾離十六年晉厲公大敗楚師于鄢陵是役也公後師期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命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而更立公待于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如諸公子晉曰魯侯坐待勝者秋會于沙隨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使逐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告晉使誅季文子文子忠晉人釋之晉尋許魯平僑如奔齊成公歸刺殺公子偃

穆姜所欲立者十八年晉厲公弑悼公立春公如晉朝嗣君也秋公至自晉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太子午即位是爲襄公定嬖所生也時年二歲二年夏齊姜薨公適初穆姜母使擇美櫬以自爲櫬與頌琴頌琴琴名也季文子取以葬葬非齊君子以爲非禮婦養姑者也廟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三年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檮孟獻子仲孫相公稽首四年秋定嬖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嬖本機議其喪制匠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三

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禮也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年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檮于蒲圃東門之外欲自匠慶請木爲定嬖季孫曰畧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檮季孫不御御止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始則文子美取其親與琴以葬齊姜然則匠慶無禮于文子取其樹以葬定嬖爲勝合志焉冬公如晉聽政請屬鄆欲得鄆屬魯晉悼公許之邾莒伐鄆臧孫紇救之敗績于狐駘五年季文子卒六年莒人滅鄆魯不能救晉人來討使季孫宿如晉聽命八年春公如晉朝

且聽朝聘之數。冬晉悼公使士何來聘。且拜公之辱告。

將用師于鄭。鄭即楚故也。九年夏。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

穆姜淫僞如欲廢成公。故使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周禮太易然則難用。連山歸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為占。史曰。

故言遇艮之八。宜休也。要聚其卦是文多不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蓋艮。隨其出也。隨有出。

君必速出。謂姜不。姜曰亡也。是于周易曰。隨。元亨。

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

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四

其役邑入者。無征。入季氏者。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

季氏使人已。民辟倍征。故書局。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其

父兄。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蕭魚。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

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冬。公朝晉。

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時齊靈公無道。數伐魯。十

六年。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十七年。齊侯復伐我

北鄙。圍臧紇于防。臧紇潰圍而出。十八年。秋。齊侯伐我

北鄙。公會晉平公及諸侯同伐齊。大敗齊師于平陰。十

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取邾田

自潮水歸之于我。本魯地。為邾所侵。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

蒲圖。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一

命之服。如鞍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鼎。偃中軍帥。五元為束。四馬為乘。蓋以璧馬為吳鼎之先。季孫如晉拜師。謝計

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

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晉楚弭兵。公及諸侯盟

于宋。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五

禮記

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遇饑寒之不郵，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
仲子專之矣。言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遠。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使人使公親視。諸侯

有遣使問視之禮。今公患之，穆叔曰：殺殯而視，則布幣。

楚欲依遣使之禮。先使巫殺除殯之凶邪而行。乃使巫以桃茢先殺殯。

也。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禮君臨臣喪，乃殺殯。故楚人悔之。夏，公還及

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取魯卞邑。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

微，乃歸。六月，晉平公使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

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鼓父黨

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具于三耦。吳公子札來聘，聞周樂，盡知

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叔孫

豹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必死是宮矣。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未幾，以毀

卒，乃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季武子

不聽，卒立之。是為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凡

次易新衰而裳下之衽復如舊衰，可見其戲嬉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七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二年，朝晉至河，晉平

公謝還之，使季孫宿如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昭

公辭以時祭不往。冬，叔孫豹卒。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

氏，成諸臧氏。季氏不欲親其讎，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皆屬三家。二秋，公朝晉，自

郊勞至于贈賄。行有郊勞，無失禮。晉平公稱之女

叔齊曰：魯侯可謂習于儀矣，不可謂禮也。七年，楚靈王

成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

之。是歲，季孫宿卒。子季孫意如代為政。八年，秋，大蒐于

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十年五月，齊歸薨。大蒐

于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九月，葬齊歸。公不感，識

者知其將失國也。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先是，季平

子伐莒，取郚。莒人怨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秋，季氏家臣南蒯以費叛。季氏十三年，叔弓圍費

弗克。季平子用冶區夫之言，南氏乃敗。晉昭公大會諸

侯于平丘，信邾莒之怨，辭不見。公執季孫意如，未幾意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七

扶已以示秦邇之妻。秦邇魯大夫妻。公鳥姝秦邇也。曰公若欲使余言公

之所及也。謂僚相爲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子

臧孫以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子家懿伯諫止公
公不從九月戊辰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驪吳以兵救
季氏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聞叔孫氏已救季孫亦殺郕
昭伯發兵救之三軍共攻公公徒大敗昭公與臧孫如
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
井季平子見叔孫昭子稽顙欲迎昭公昭子與公言于
齊既而平子悔而止昭子死之十二月齊侯取郕以居
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欲納公命無受魯貨平子使其
家臣申豐以幣歸適齊貨齊嬖臣子猶之人高子猶齋梁丘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子

據也高齋因齋以貨子猶子猶為言于景公景公遂無
意納公而使公子鉏帥師從昭公伐魯圍成齊師尋退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還處于鄆秋晉士鞅會諸侯之大
夫盟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
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在魯其守
固矣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孟懿子
陽虎伐鄆公徒出戰敗于且知鄆潰穀梁傳鄆潰昭公
冬公如齊齊景公以大夫之禮饗公公因去齊如晉二
十八年春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主

就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
君淹郵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
其亦使逆君齊自使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
春公自乾侯還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
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
之馬微察與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暫而死公將為之憤子家子曰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乃以幃裹之公怨公
子務人首謀逐季氏以釀禍乃黜之而以公行為太子
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召季孫意如意如從晉荀
躒至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意如不敢逃死
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
躒不悅而止設梁傳荀躒唁公于乾侯曰既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薨于乾侯魯人立昭公之弟公子宋是為定
公定公襄公之子定公五年季平子卒季氏家臣陽虎
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郕八年春正月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列坐觀弓言魯無師尋退公復

侵齊廩丘毀其郭夏齊國憂高張伐我西部晉士執趙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
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
脫三桓共攻陽虎虎據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
陽虎奔齊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
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歸魯侵
地以謝過十二年使仲由廬三都于是季孫氏墮費叔
孫氏墮郈孟孫氏不肯墮成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三

相魯魯大治齊人歸女樂舞于城南季康子與定公爲
周道之游遂受之孔子去魯三國志泰安谷李權書成
湯大聖謂野魚而有運
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車棄松之謂冬定公卒
子蔣立是爲哀公夫人定嬀所生哀公五年季桓子卒
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荼七年公會吳王夫差于郕
吳徵百牢于魯季康子使子貢往說太宰嚭以禮誅之
季康子與師伐邾人之囚其君邾茅夷鴻請師于吳八
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盟于
城下而還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郕齊人弑悼公赴

十師乃還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
友清師及齊師戰于郕右師奔左師人齊軍獲甲首八
十齊人宵遁夏爲郕戰故公會吳于伐齊戰于艾陵大
敗齊師公使人歸齊師國子之元國書也魯
人得其首於齊寘書
十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魯人十
二年公會吳于棠旱吳王夫差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
欲使子貢辭而却之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王夫差于
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辭之乃止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絕筆于此焉十六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三

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慈且也
屏蔽也孰弑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律法也言喪仲
尼無以爲法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七年公會齊平公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
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秋公及
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舉數
年不覺使我高蹈卑級也高蹈遠行也言魯人舉數
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爲此
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是
不肯答稽首爲齊邾憂至是

春秋紀傳卷之三

東陽李鳳雛

中央民族
學堂圖書
藏書

鄭世家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之少子友。宣王之母弟也。宣王封友于鄭。是為鄭桓公。人為周幽王司徒。幽王時。友寄帑于虢郃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漆洧。謂之新鄭。友死于驪山之難。其子武公掘突。復為周司徒。周人愛之。武公卒。子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一

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之難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武姜請以制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昔虢叔居制。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

西部北鄙貳於己。今鄭之邊邑。兩屬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若

其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諸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

延。前兩屬者。今皆取之。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廩。厚

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乘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

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春秋書曰。鄭伯克

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

教也。胡傳。用兵大事也。則當稱國。稱將。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二

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探之為已。楚矣。大君親無將。段將以弟。寡兄。以臣伐君。必謀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為之縱釋。叔段移于莊公。用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為縱釋叔段。移欲立段。又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亂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局藉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人。倫使陷于罪。則以罪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垂戒之意深矣。公羊傳。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易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殺果傳。克能也。能殺也。殺弟于鄆。不殺追逸賊。失親親之道也。按左氏曰。失教。胡氏曰。養惡。公羊曰。大鄭伯之惡。殺果曰。不殺追逸賊。其責鄭莊。不遺餘議。而蕭山毛氏獨不然。之。其傳曰。鄭伯克段于鄆。段出奔共。書曰。克勝之也。蓋善其勝之。不殺之也。公殺皆慢。以為殺之。而不不知。彼亦

其在伯末。役勞也。而後備將以待。竟伯向使伯不
待。遂如公子呂之。言以而除之。則無故殺弟。雖日
公羊氏。君親無將。一。以自解。言伯今不推。待
之。且待之不。然而深文之。徒。猶謂失。教。訓。不。是。第
則。公。上。平。而。不。能。得。之。官。察。而。以。之。責。伯。不。可。也。第
胡氏。謂春秋。既。知。不。殺。伯。然。深。文。之。謂。莊。恐。已。必。俟
其。敗。以。絕。其。屬。大。春。日。絕。及。則。將。斥。其。氏。族。其。族。不
立。其。後。而。鄭。莊。不。然。蓋。莊。之。克。既。正。是。緩。追。遠。賊。得。親
親。之。道。者。伯。不。窮。追。務。獲。故。得。奔。共。且。安。然。久。處。于
其。鄭。之。人。稱。爲。其。叔。段。皆。是。也。當。叔。奔。共。其。小。國。也。則
不。知。其。有。若。而。叔。伯。向。伯。也。則。不。知。奪。其。而。據。有。之
者。也。然。而。鄭。伯。欲。殺。叔。如。欲。稿。耳。共。有。若。耶。求。叔。于。共
其。叔。抗。于。無。若。耶。移。師。而。加。其。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
叔。伯。合。其。叔。之。子。公。孫。滑。亦。介。焉。然。且。死。灰。幸。然。遂。衛
師。以。取。延。廢。之。故。邑。及。伯。伐。衛。而。衛。始。服。之。則。伯。在。當
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絕。此。大。患。然。後。來。衛。服。之。際。取
滑。之。并。勤。其。子。姓。之。在。鄭。國。者。以。絕。其。根。株。而。乃。一
則。舍。共。再。則。舍。滑。至。下。年。之。後。會。齊。滅。許。猶。倦。倦。念。叔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三

之。糊口四方。而且繼世相嬗。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
者。頂雍糾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
叔。無。後。于。鄭。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鄭。之。使。其
逆。子。逆。孫。仍。得。爲。公。族。大。夫。于。本。國。伯。之。恩。亦。厚。矣。伯
于。親。視。之。諫。亦。至。且。盡。矣。胡氏。一
意。刻。薄。深。妄。聖。經。非。持。平。之。論。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用。穎。考。叔。之。言
復。爲。母子。如初。語在穎考叔傳共叔之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
爲之伐鄭取廩延冬十月鄭人以王師執師伐衛南鄙
經書鄭人伐衛書伐莊公世爲平王卿士而怨王之分
不書戰衛已服也莊公世爲平王卿士而怨王之分
政于號也故周鄭交質已而交惡君子以是惡鄭伯之
不臣也二十五年宋殤公以陳蔡衛三國之師伐鄭圍

東門五日而還二十六年四月鄭人侵衛收衛以報東
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使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
軍其前使曼伯子元以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制人曼伯子元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二十七年鄭及魯平五月鄭伯侵陳
大獲是歲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秋宋及鄭
平鄭公子忽爲質于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陳侯以忽有王寵故也
鄭伯許之乃成婚二十九年四月公子忽如陳逆婦媼
歸于鄭陳大夫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四

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布几筵告于莊
共之廟鄭忽今逆婦而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說公得政冬齊鄭盟于石門魯盧之盟也盧盟
而背王故稱有禮既盟而遇大風車覆蓋記異也三十年宋公
前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車覆蓋記異也三十年宋公
不王不供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冬北戎
侵我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難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
剛易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見侵獲之利必務進進而遇

今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世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世家

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及矣乃可以遲從之戎人之
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喪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伏兵皆起戎前
後中三處受敵故曰喪戎師二十一年莊公及魯隱公伐宋六月庚
午鄭師入郕庚辰入防皆以其地歸于魯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正之體也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
在郊鄭師還郕宋人衛人入鄭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
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十二年秋七
月齊齊侯魯侯伐許庚辰傳于許瑕叔盈以公之螫殖
春秋紀傳卷之三 鄭世家 五

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下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
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
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爾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
失其序夫許太祿之胤也大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
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按左傳載鄭莊事每事必有君子一
意微祖射顯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夫鄭莊實主有取過委利周大桓王師射王執寘母城顯是其
于親親與亂臣賊子而曾無一言貶絕至其梓體飾許之重噴噴贊夫不容于口愚嘗以乃氏是非謬于聖
人治月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
敗而還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人
鄭也三十三年鄭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于魯又加璧
焉春秋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祊在泰山之旁宣王以賜鄭為朝宿之地許田氏傳以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
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謂天子先祖所受之地矣夏鄭伯及魯侯盟于越結
成也盟曰淪盟無享國三十七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
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犯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七

上卒可以集事從之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一偏
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于縑葛命二
拒曰檜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
卒大敗此鄭用子元之謀而取勝者按日知錄子元楚
莊公城濮而實子元為使昭公不立杜預以為別是一
人昭公因之以殺子元大夫也昭公而取權非也蓋莊公
在時即以權為子元之也如重耳之歸夷吾之屬故厲
公于出奔之後取之特易初燕衛伐鄭受伯子元以潛
軍軍其後北伐鄭公于突請為一覆以敗成師至是
子元人請為二拒以敗王卒固即厲公一人而或併名
知厲公之才器能無異國乎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七

厲公昭公出奔衛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公羊傳祭仲者何鄭州也何以不名賢也
古者鄭國處乎留也鄭伯有善乎鄭公者通于夫人以
取其國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出子宋
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不可得則病然
少遠殺之則突可放出而忽可故返是不可得則病然
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
及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
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
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係乎祭仲也其言歸何
顧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惡按
祭仲曲從宋人遂正而立不正蓋鄭之賊也而公羊誤
以祭仲稱字為賢仲廷盛贊其行權之妙考杜注祭氏
九年盟向求成于鄭盟向二邑王前以子既而背之鄭
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四十二年夏
莊公卒初祭仲為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
為昭公莊公又取宋雍氏女曰雍姑生公子突雍氏宗
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
祭仲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八

仲名。並未嘗稱字也。又其論權也。以反經為權。亦悖于聖人之旨。不如。漢之說。為是。殺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敗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鄭世子也。其名。失國也。至若胡傳以忽出奔。不稱世子。為忽。忽于鄭引同車之詩。以忽辭齊。齊為無大援。故至于此。春秋所以著其惡。為世戒。夫不娶非耦。不挾功伐。不倚強人。為聲援。此家傳之所為。而反以之。獲罪未之。而問然。則其不稱世子。奈何。曰。此則公之法。諸侯君喪。例稱子。公侯既降。而稱子。伯與子男。一也。則降而稱名。例當如此。故曰。詞無所貶。非為惡。昭公也。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與仲堦雍糾謀殺之。糾謀泄。見殺。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又二年。高渠彌弑昭公。初莊公欲以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九

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冬十月。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齊大夫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殺乎。復惡已甚矣。子亶立一年。齊襄公將討之。秋。師于首止。子亶會之。子亶不知其討。已故親往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按鄭昭公以北戎之役。有功于齊。齊人聞其見弑。故為報之。夫齊之德。忽猶報于身後。誰謂鄭忽失。祭仲逆昭公之弟子儀于陳而立之。是時鄭大援也。一國二君子。儀居鄭。厲公居櫟。子儀居鄭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公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既入。遂殺傅瑕及原繁。以原繁事子儀。不謀納已也。厲公治與于殺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閔。別強鉏。公父定叔。叔段之孫。公孫滑之子。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按共叔亂臣賊子也。父子祖孫三世為亂。而鄭伯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一若親賢熱戚。宜十世有者。此在厲公為過厚。而在此是歲。夏。齊桓公率宋衛之師伐鄭。以前年鄭侵宋。故也。厲公之自櫟人也。後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六年。周王子頹作亂。惠王居于櫟。厲公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十

聞王子頹享其黨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設六代見說叔曰。叔。叔公。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說公曰。寡人之願也。七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入。說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樂。備。亦備。六代。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太子文公捷立。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師次于河

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文
公十五年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十六年齊桓公會
諸侯于首止定王世子之位也鄭伯在會周惠王使周
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時晉
楚皆
不勝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齊也逃歸不盟孔叔
諫弗聽二十一年齊人伐鄭鄭伯殺申侯以說于齊秋
諸侯盟于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私于齊
侯請以齊師伐鄭去其執政齊桓公不納子華由是得
罪于鄭二十九年鄭殺子華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
金金鉞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三十三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三十五年楚成王伐宋師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
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君子以爲非禮三十七年鄭之
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甯帥
師伐滑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執之王怒
以狄師伐鄭取櫟是歲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臧好
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其子臧之謂乎周襄王辟叔帶之難

出居于鄭地記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
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四十二年晉文公敗楚于
城濮獻俘于王鄭伯傅王以享諸侯初晉文公之出亡
也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四十四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
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伯使燭之武說秦穆公穆公
從之使三將戍鄭而自還歸秦晉文公聞之亦還初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伯儵南
燕祖
留反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吾人服媚之如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以蘭與燕姑
使薦寢御辭曰妾
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徵計所賜蘭
爲懷子月數公曰諾
既生名之曰蘭太子華得罪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
晉從晉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癸
曰鄭大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姬姓女爲后稷
妃周是以興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
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可以
極持其寵愛與孔將
鉏侯宜多納之盟于大宮立爲太子以與晉平言穆公
所以得
立及鄭文公卒太子蘭卽位是爲穆公穆公元年秦二
將戍鄭者私告于秦使潛師襲鄭秦穆公信之使百里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主

視帥兵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犒師而使遽告于鄭。語在孟明傳。按淮南子云弦高詐秦師高辭之口許而得實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與其屬從東夷終身不反後鄭又有賈人謀救知登于楚者亦不肯受報而逃鄭伯使視客館其人皆有君子之風何鄭多賢買人也鄭伯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人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若何秦三將皆奔秦師知鄭有備亦還十八年晉靈公會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子家以書告趙宣子晉及鄭平二十一年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戰于大棘大敗宋師囚宋華元獲樂呂二十二年冬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按墨子云鄭穆公當人門而左虎身素服三爪而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辛女明德使余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繁昌子孫茂發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取問何神也神曰余為句芒穆公覺而異之其後七穆之盛如神言事雖近葉左氏往往有之號公夢見穆公太子夷立君夢見句芒然魏以亡而鄭以興夢同應異是為靈公靈公立數月公子歸生弑之生傳立其弟公子堅是為襄公襄公即位棄楚而從晉八年春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也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古

且巷出車吉示將遷也國人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九十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道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夫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自出也鄭桓公武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夏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已反楚平晉將荀林甫欲還而其佐以偏師先濟遂皆度河鄭反助楚楚莊王大敗晉師于邲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鄭人殺之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者謂是類也按公羊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旌右執鸞刀以進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後焉請惟君王之命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掩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見曰南鄭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勝役屢委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扞不穿皮不蠶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吾子為子禮而薄于

利要其人而不愛其土。告從而不敢不
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十年。晉人伐鄭。
以其反晉而助楚也。夏。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十七年。許
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十八年。公孫申帥師疆許。
田是歲。襄公卒。太子費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許靈公
訟鄭伯于楚。六月。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
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
盟于垂棘。二年。鄭伯如晉拜成。六月。悼公卒。弟踰立。是
為成公。成公三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
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樂書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主

救鄭十四年。成公卒。子僂公髡頑立。僂公五年。晉會諸
侯于鄧。僂公之為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
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惡諸晉。而
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鄧。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鄧。子駟使賊夜弑僂公。而以瘡疾赴
于諸侯。太子嘉生五年矣。奉而立之。是為簡公。簡公元
年。鄭羣公子以僂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盡殺羣
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晉盟。冬。又與楚盟。是時子駟當
國。晉楚爭。鄭子駟欲兩親。晉楚以紆患。鄭自是被兵。無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主

季子來聘見子產如舊相識是歲鄭強族大夫駟良二氏自相攻伐二十三年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未已也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垣晉人詰之子產辭直晉平公見鄭伯有加禮二十五年使子產于晉問晉平公疾二十七年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強又朝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餼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簡公會楚靈王于申三十六年三月簡公卒太子寧立是為定公六月定公如晉朝嗣君也時晉昭公新立晉侯享諸侯春秋紀傳卷之三鄭世家

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元年晉會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如會六年鄭大火七年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八年鄭相子產卒是歲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薨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聲公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敗鄭師于鐵二十年魯西狩獲麟二十二年魯孔子卒自聲公而後傳五君九十餘年為韓哀侯所滅

春秋紀傳卷之三終

毛氏傳曰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而鄭之被禍更甚在晉楚以枝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聲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方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攘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騁見惟隆是依而所無議又執春秋之法以妄獨之謂朝從晉則朝棄楚從楚則棄晉而於是三國之冤視無可告慰矣春秋歷書晉楚爭國之事但在此而楚而並無責宋陳鄭之理兩處呼盧則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可厭者不讓兩處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愚按鄭文公有子六人惟穆存焉穆公之生也有夢蘭之祥有姑甥之吉是以子孫孔多七穆蕃庶石爰之言卒驗焉蓋其先祖武嘗為天子司徒匡定王室和集周民殆有必興之理即微燕姑穆公固將生也穆公之子十有三入靈公統而襄公嗣立諸子雖或誅亡而七族則為大夫曰罕氏曰駟氏曰良氏曰游氏曰豐氏曰國氏曰印氏是為七穆宋之盟七子賦詩則七穆也韓起來聘六卿賦詩時則良氏微矣終春秋紀傳卷之三鄭世家

春秋紀傳卷之四

齊世家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姜姓侯爵武王定天下封師尚父太公望于齊都營丘實征五侯九伯爲大國自太公望而下傳十三君而僖公祿父立僖公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始入春秋冬十二月與鄭莊公盟于石門十二年與魯隱公盟于艾始及魯平也是時諸侯分門角立數相侵伐齊與鄭爲一黨魯與宋衛爲一黨十六年齊侯成三國盟于瓦屋十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一

九年會鄭莊公魯隱公伐許入之以許讓于鄭二十二年以女文姜嫁魯桓公齊侯自送于譚非禮也二十五年北戎伐我鄭太子忽來救大敗戎師齊人饋諸侯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二十八年冬齊鄭衛伐魯敗魯師于郎三十二年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五年魯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魯人以為讓襄公殺彭生以謝

五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二

魯文姜因孫于齊等歸于魯文姜或時出會襄公襄公或時往魯會文姜國人惡之爲之賦南山十二年齊無知弑襄公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期音基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一如適子襄公緇之即位而滅其恩禮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管無知之怨奉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宜無知之命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墜下皆聞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無知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無知游雍廩雍廩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復立公子之當立者會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魯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
奉公子糾奔魯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後及雍廩人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
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以誤管仲先入齊高後立之桓公既立發兵距
魯戰于乾時魯師大敗齊兵掩絕魯歸道貽魯書曰子
糾兄弟弗忍誅請魯殺之名忽管仲懼也請受而甘心
臨之不然將圖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濱經書齊
小白入
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傳云以小白繫之齊者明小
白宜有齊也人小白齊人宜書齊小白並非因加齊字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三

糾本兄而管仲不取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後以經
子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天承繼乎
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人書且誤解人說
故而移誤聖經其至素亂人之兄弟倫次詎要立於
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係非淺鮮也若大夫于許
仲而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重不從糾
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水波之徒必曰桓
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
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之罪于當日夫人亦各事
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為弟者懼矣此豈正
之取不通者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迎受之及堂
阜而脫桎梏齊殺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與鮑叔隲朋高後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
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譚譚乎奔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四

齊世家
卷之四
齊世家

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六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十八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志云二十九年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春秋紀傳卷之四齊世家王

大晉也包茅不入適其細者昭王之不復又蒞昧而不可考仲豈其惜于此哉蓋責之以脩王爵其楚人無所逃罪而不肯服攻之未易免也此而責其所不必責庶幾楚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愚按鍾子之論善矣然非自鍾子始也漢獻帝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賦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頒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為齊兵夾楚惟齊包茅不入師未行謀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云云漢儒便有此論師進次于陘楚子請盟使屈完如師與之盟而遣之師還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一年會諸侯于首止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周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二十五年會諸侯于葵丘公羊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首止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春秋紀傳卷之四齊世家王

春秋紀傳

卷之四

七

至卽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八、

羞于公以善烹飪進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立

左傳卷之四
宣公二年
齊世家

公子皆求立冬十有二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桓公尸
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戶無虧立乃棺赴桓公十
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虧先立次孝公次昭公次
懿公次惠公無虧立三月宋襄公帥諸侯送齊太子昭
齊人懼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太子昭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卒公既立會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春秋書曰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毛際可曰按此楚入中
國會盟之始也左傳以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九
為修桓公之好也蓋托于召陵之盟也桓公懷楚楚屈
服而請盟嗣是衣裳之會未有與焉誠外之也今入之
中國而與盟卒之爭霸之師起是召禍也亦異乎齊桓
之為矣桓公懷楚以遏齊夏之禍孝公宗楚以救亂華
之釁甚哉其不蓋繼述也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十年齊
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為
昭公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六年晉文公卒
翟侵齊十九年五月昭公卒昭公生舍舍母子叔姬無
寵舍無戚公子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驟施於國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財盡從公及
有司之富者貸
以施及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而讓

于其兄元元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商人既立是為懿公公子元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四年春
初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
掘而刑之時已死故掘其屍而使欒僕御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欒以扑扶職
以相感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
職曰與刑其父而勿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
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是為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十
惠公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十年齊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頃公六年晉使卻克徵
會于齊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卻克怒
而去誓必報齊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晉執齊
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疆為質于
晉晉師還十年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廬蒲
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傳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丘復侵衛魯衛大夫如晉請救皆因卻克晉命

御克爲中軍將帥車八百乘伐齊魯衛從之六月癸酉
陳子鞍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御克御克力戰
齊師敗績晉師逐之三周華不注晉師幾獲齊侯車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頃公因得脫去入其軍晉軍追齊至
馬陵齊侯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令齊
東畎齊使者以辭却之晉許齊平令齊反魯衛之侵地
十一年頃公朝晉頃公歸而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
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竟頃公百姓附諸侯不犯十
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十年齊人不曾彭城晉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十二

人以爲討齊令太子光爲質于晉十一年春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與子萊大夫風沙
衛齊寺人索齊師乃還君于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十九年使高厚傳太子光會諸侯盟于鍾離是歲魯襄
公之母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往送葬召萊子萊姜姓故
于鄆靈公二十三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
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
東海王室之不壞緊惟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

李義

齊世家
卷之四

氏之典纂乃祖考無泰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二十七
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畏晉師之強夜
遁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叩馬曰師疾而速
累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軼乃止晉師東侵及
雒南及沂二十八年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
姪釀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姜仲子戎子變仲子生牙
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太子數與諸侯會盟之事今無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十三

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靈公
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止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晦靈公卒太子光即位是爲莊公莊
公執公子牙而殺之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上公子鉏奔
魯公子還奔燕齊不二年晉大夫欒黶來奔莊公厚客
待之姜嬰陳須無諫弗聽三年莊公潛以兵送欒黶于
晉入于曲沃而自以師繼之秋莊公伐衛先驅殺榮御
王孫揮召楊爲石申驅成秩御宮恒申鮮虞之傅擊爲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三

右先驅前鋒也中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
 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武廣公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
 遽疏為右左翼 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 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後軍 遂自衛伐晉取朝
 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葵庭戊郛郃封少
 水以報平陰之役較之戰平陰之役國破君辱社稷幾
 奄奄以沒莊為人子孫而不能一雪先君之耻則為無
 人心矣今乃能投袂而起大舉與師觀其軍容之嚴整
 則發之次能長驅深入策武軍振凱旅而還乃還冬齊
 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莊公既伐
 晉而懼遂南結楚為援四年秋諸侯會于夷儀將以伐
 齊楚人伐鄭以救齊五年莊公通于崔杼之妻棠姜崔
 杼使寺人賈舉弑公子崔氏之室莊公所畜養勇力士
 十餘人皆死之崔杼立莊公弟杵臼為君而相之是為
 景公慶封為左相崔杼為右相景公元年崔杼有家亂
 慶封乘其亂滅之崔杼自縊死慶封為相專權三年慶
 封嗜酒好獵不聽政公其子慶舍用政與陳鮑欒高相
 惡四族合謀誅之慶封奔魯復奔吳後為楚靈王所戮
 十年北燕伯欽來奔十三年景公朝晉請伐北燕晉侯

許之齊侯遂伐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
 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
 正月次于統燕人行成曰敕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
 敕器請以謝罪公係誓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
 月及燕人盟于濰上賄齊璠璠王檜等耳 不克納簡公
 而還十八年景公如晉朝嗣君時晉昭公新立 二十二年景公
 伐徐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賂齊以甲父之鼎二十
 六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高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子韙之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來奔景公使人
 唁之于野井為之伐魯取郛以居昭公是時齊大夫陳
 氏厚施於國國人皆歸之而公不知也三十二年彗星
 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
 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
 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
 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弗音 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
 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

而君令一人釀之安能勝衆口乎于是景公好治宮室

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諷諫新序晉平公

昭往視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

酌寡人之樽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微樽更之樽

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實臣不習也范昭趨出

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

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

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公謂太師曰子何以

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

樂也若調之必人上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

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

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四十七年魯陽虎作亂不勝

來奔請齊伐魯鮑文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

春秋紀傳卷之四 齊世家

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可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請方會進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

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

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晉攻之急

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

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

景公夫人吳姬適子死諸子驚嬖之子荼嬖諸子也

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

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于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公疾使國惠子國高

昭子高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高國立荼是

爲安孺子羣公子畏誅皆亡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

也陳乞欲圖高國乃先僞事之而陰與諸大夫合謀攻

高國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惠子

高昭子與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八

春秋紀傳卷之四 齊世家

月陳乞使人召公子陽生于魯陽生至齊私匿陳乞家

十月陳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幸

來會飲會飲陳乞盛陽生橐中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

曰此乃齊君矣諸大夫不得已皆伏謁遂相與立之是

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安孺子于賴殺之幕下而逐

去孺子母嬖嬖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譚閭初陽生亡在

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季姬與季魴侯通魴

父也女言其情弗敢與齊故齊伐魯迎季姬季姬嬖

齊復歸魯譚閭齊之未得季姬也請師于吳將以伐魯

及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三年春吳師伐齊魯哀公以師會之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將使人帥舟師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潁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元年為郎故伐魯戰于郊敗其右軍而還魯為郊戰故復會吳王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齊師大敗全軍皆覆簡公四年春魯西狩獲麟初簡公從父陽生在魯春秋紀傳卷之四齊世家七

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會陳氏宗陳逆殺人闕止捕執之陳氏懼禍及合攻闕止殺之遂執簡公子徐州公曰余早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弑簡公子徐州乃立簡公弟懿是為平公陳恒相之專齊之政至其會孫田和遂篡齊列為諸侯

王鑒曰孟子論王伯有皞皞之異彼齊桓公澤邢丁夷儀邢還如歸封衛于楚丘衛周忘公夫日如鐘則同為驩虞氣象矣日忘公則豈非皞皞者耶若于于此有二說齊恒之殺難也小思必若是其重左氏之賢功也立論每若是其誇

按營丘建都負山濱海天下形勢齊得十二焉昔者太公治齊尊賢尚功周公知其後之必霸而近于亡自入春秋以後浸大沒強歷併弱小之國滅紀滅鄆滅郕滅譚滅莒此皆明見于春秋經文者若其他所併國或赴告不及魯史所不載者又不知其幾也豈獨楚吞諸姬晉兼數圻破蔑封建為周室之罪人哉是以傳公小霸于前桓公大霸于後執東藩侯之魁柄而運用之威德加于海內朝服濟河而無休楊桓公自以功德巍巍足以登三威五遂欲封泰山禪梁父名為藩藩臣而其意欲參駕于七十二君之代則已悖矣終春秋之世自僖迄簡凡十三君見弑者五襄公以淫亂亡懿公以暴虐死悼公以強吳之彘弑簡公以陳闕之構薨獨莊公之弑雖以淫敗不免諸兒之覆轍然其志雪先耻發憤為雄長驅深入強晉之地驅朝歌封少水踐郛郛剡太行張武軍一洗戰鞍平陰二敗之辱使項靈二公瞑目地下為人子孫不當如是耶是未可以成敗論人也景公享國迨六十年而庸懦苟安淫樂無厭橫征重斂離民失權養春秋紀傳卷之四齊世家六

成陳氏竊國之勢而不自知悼簡以前太公之齊也悼簡以後陳氏之齊也魯雖弱而尚存齊雖強而早喪于此知元聖之先見不可及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終

春秋紀傳卷之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宋世家

宋子姓公爵武王克商定天下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而至穆公和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穆公和宋武公之子宣公之弟也宣公有太子與夷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穆公在位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不敢忘我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十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宣公病謂其弟和曰以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如易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遣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幼曰爾為吾子生孫相見毋死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子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欲與夷故穆公大居之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鍾離曰宣公讓弟穆公讓姪似為

義舉然皆出于私愛不循正道所以終成禍變左氏乃謂百祿是荷何歟故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二

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督為宋相二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渾門入及大達伐東郊殺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以鄭祖廟椽為也九年執鄭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閔公捷立閔公七年齊桓公即位八年與齊桓公伐魯為魯人大敗于乘丘九年侵魯以報乘丘之役復為魯人所敗是年秋宋大水魯使來吊閔公罪已滅文仲聞而善之乃公子禦說之言也乘丘之役魯禽宋南宮長萬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閔公與南宮

萬博爭行閔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閔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
造公門萬搏牧收齒着門闔死并殺太宰華督乃更立
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南宮牛牛萬之子
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與宋羣公子共擊殺
南宮牛殺宋新君子游而立閔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
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以賂請于陳衛皆醢之桓公元
年及諸侯會齊桓公于北杏既而宋人背會二年齊帥
諸侯伐我取成而還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三

公子燮于齊而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
人二十六年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而還三十年桓
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不
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以其庶
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
襄公七年春閔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顧炎武曰公穀二傳
相傳受之子受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
條然而齊魯之問人自爲師寡多異曲學多辨其異
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閔石于宋五六鷁退飛
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云
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云六鷁也穀梁子曰閔石于
宋五後穀梁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穀梁詞也天

之過道而所以行之者其散難乎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其聚斂形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
未有爲之八年齊桓公卒襄公欲圖霸十年春宋人執
滕子嬰齊以其不與會盟也夏六月宋公會曹人邾人

于曹南鄆子來會後諸侯公怒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
睢之社殺鄆子爲犧牲以祭社惡按襄公圖霸會諸侯

詐曰用諸昏淫之鬼將以害邾人執之以祭社故于魚
休註公羊忽過邪說曰魯本當嫁季姬于邾妻季姬淫

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妻所執執用鄆子耻辱加于宋矣
似此不經之談殊可怪異蓋因經文前此有季姬及鄆

子過于防之走逐逐季姬淫通鄆子而又捏造邾妻爲
許嫁之前夫恨鄆子姦淫其妻而執用之此一段新聞

傳竟從何處說起聖賢傳竟變爲委巷穢談嗟乎麟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四

史之寬沉久矣安得借祖
龍一煥悉舉而空之也 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
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乎若欲

已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
宋公十三年夏宋公伐鄭楚成王伐宋以救鄭十一月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不聽已
濟未陳目夷又請擊之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

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貳人于
險不鼓不成列于魚曰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

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滅百人。宋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載而出之。獲狂狡。狂狡，倒持其戟出鄭人。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五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討武氏之亂也。九年，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是歲宋華椒及晉先穀衛孔達同盟于清丘。日恤病討貳，於是陳貳于楚。宋師伐陳。從清丘之盟也。十四年，夏，楚莊王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而晉衛不救宋，以恤病，清丘之盟，唯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七

十六年，楚使申舟過宋，初楚王之田孟諸也。申舟戮宋公之僕，故宋執楚使，殺之。九月，楚莊王圍宋，圍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吾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用人重器，備用多。兵甲，柳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也。柳，飾也。翰，旁也。檜，上飾也。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威，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子共公固立，共公九年。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將樂書兩盟晉楚。十二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蕩澤，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平公二十九年，初宋芮司徒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也。平公之母，名之曰棄。取見棄，長而美，平公入之。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而心順。太子痤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八

美而狠。狠，貌美而心狠。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太子與楚客相知，請于宋公，欲野享楚客。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莫，不行恐。臣請往也。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伊戾詐作盟處，掘地作飲用。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之，加盟書為太子反徵驗也。」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向戌。夫人佐法，棄也。則皆曰：「固聞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之公因太子太子曰惟伯也能免我婉也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語而與之語欲使佐過失期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閼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使使者改稱君夫人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三十三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諱諱出出諱諱出出熱也鳥鳴于亳社如曰諱諱皆火妖也二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待姆也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爲火所焚死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穀梁傳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冬十月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不果四十四年平公卒太子佐立是爲元公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十年華定華亥向寧作亂詐殺羣公子遂劫公公與華氏盟華向取太子欒及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爲質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是歲楚平王太子建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來奔見諸華氏相攻建去如鄭十一年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諸侯之兵戍宋者力戰敗之華向出奔楚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辟季氏難居外爲之求入魯冬十月將如晉夢太子欒卽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而告之遂行卒于曲棘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三年宋使樂祁聘于晉晉人執之十七年公嬖向魋公母弟辰及公子地皆叛經書宋辰及仲佗石驪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穀梁子曰書宋公之弟辰宋失其弟也出奔稱弟罪在宋公若曰爲人君而不能容其弟乎人叛書弟罪在宋公若曰爲人弟辰若曰爲人弟而至于叛君也二十六年孔子過宋宋司馬向魋欲殺之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三十六年魯西狩獲麟桓魋作亂不克奔衛三十七年樊噲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愛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由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噲宜有勳於是候之果徙三度三十八年魯孔子卒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諸公官周元公孫未有立焉於是

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後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大尹寵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傲乎。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使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宋北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沙後盟命盟六卿。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于潞。即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士

春秋紀傳卷之五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世家

士

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將伐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昭公立。四十七年卒。又四傳而至偃。僭號稱王。齊楚魏共滅之。

按宋爲殷後。禮備三恪。爵列上公。天子有祭。膳焉。有喪拜焉。蓋諸侯之冠。冠百辟之儀表也。然自襄公盟鹿戰泓而後。漸于亡者數矣。大棘之戰。覆軍擒將。國幾亡。城下之盟。折骸易子。國幾亡。魚石之禍。楚取彭城。爲門庭之寇。國幾亡。華向之亂。君臣日戰。國幾亡。經此五大創而不滅者。幸也。夫子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蓋傷其僅存而無以自立也。嗟危哉。

春秋紀傳卷之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世家

晉姬姓。侯爵。出自成王母弟叔虞。成王剪桐葉為戲。因封叔虞于唐。曰唐叔。唐叔子燮。是為晉侯。都翼。八傳而至穆侯。穆侯二傳至昭侯。昭侯文侯之子。穆侯之孫也。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晉文侯仇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卽成師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建五等諸侯之國立家。立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大宗。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子爲貳宗。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距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一

此新從傳

此新從傳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二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立。是爲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孝侯。子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還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緡爲君。是爲翼侯。翼侯二年。魯隱公元年也。始入春秋。翼侯七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隨。秋。周桓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翼侯子光。哀侯于翼。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緡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驪絰而止。獲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侯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小子侯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列爲諸侯。小一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武公卒。子獻公繼諸立。獻公元年。朝周惠王。王賜之璧與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姊妹愛幸。八年。士蒍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公從之。乃使士蒍城聚以處羣公子。旣而盡殺之。桓莊之族

盡矣九年晉始都維維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晉欲伐虢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一年初獻公娶于賈無子子齊姜生女為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小戎子生夷吾及伐驪戎獲驪姬嬖之獻公欲以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筮而後有龜而後有數以先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公之所美蓋言奪嫡一燕一鶯十年尚猶有矣必不可弗聽立之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春秋紀傳卷之六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外嬖姓梁名五有嬖人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人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災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狄之廣漠于晉為都晉之啓上不亦宜乎廣漠曠絕也言適二公子居之則當大開土界晉侯說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也惟二姬之子居絳二五卒與驪姬諸殺太子申生晉人謂之二五耦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初止一軍今增之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十七年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為驪姬畫廢立之策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妾聞中生甚好仁而強其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妾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于君若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阻之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夫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

使無日以牧田野。若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邊鄙不做。其利多矣。公說十一月。使申生伐東山。大夫里克諫不聽。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狐突嘆曰。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王

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按國語僕人贊曰。是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衣也。韋昭注。衣必先詛之。與左傳不同。從國語爲是。曰。盡敵而反。公曰。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權謂金玦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諸在中矣。焉避之。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遂戰敗翟于稷桑而反。是歲晉假道伐虢。滅下陽。太子申生之自稷桑

李巨卿附

反也。讒言益起。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妾固告公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于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姬乃使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地墳。以脯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入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公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六

喟然嘆曰。吾與汝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子其圖之。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毒酒經宿輒散。若以六日之狀自理。君必辨其奸。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雉經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時二子在朝是歲晉并虞虢。二國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狄。十三年。獻

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不能守非不欲守也則盟不加重耳不校之賢

而行出奔梁二十六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獻公如

會未至遇周之宰孔道還九月晉獻公卒按周禮同姓

魯昭公夢與當時以為誤而晉獻公多娶同姓見于傳

晉有三姬焉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杜

註賈姬姓國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伐驪戎得驪姬杜註驪

戎晉侯嫁之春秋之法諸侯不名或同姓則名是以經

書衛侯嫁滅邢而晉獻公多滅同姓閔公元年傳晉滅

滅邢滅魏杜註國皆姬姓嗣後又滅箕滅虞滅韓

滅魏滅楊皆姬姓也秦男女嫁禮防是蟲豸之行也吞

諸姬廢月建是虎狼之舉也里克平鄭欲納公子重

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病

名荀息而屬之荀息誓以死奉夷齊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列女傳晉人戮荀息又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里克使迎重耳謝曰負父之

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大夫

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夷吾在梁使卻芮以河外五城

賂秦以求入賂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賂平鄭以負蔡

之田七十萬皆許之於是秦穆公發兵納公子夷吾于

晉齊桓公亦使隰朋帥師會之立夷吾為晉君是為惠

公惠公使平鄭謝秦口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七

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得擅許秦寡

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等汾陽邑又畏重

耳在外恐里克為變賜里克死於是平鄭使謝秦未還

聞里克誅說秦穆公出晉君人重耳鄭偕秦使者至晉

卻稱冀芮知其謀遂殺平鄭及七與大夫平鄭之子豹

奔秦四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五年秦饑乞

糴于晉晉人弗與而又興師伐秦六年初惠公之入也

秦穆姬嬖賈君焉賈君獻公次妃託且曰盡納羣公子

惠公悉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賂秦伯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八

地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既而不與晉饑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晉軍及韓惠公

禦之韓簡曰我怠秦奮未可與戰公曰一夫不可弑况

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渾而

止公號慶鄭鄭不應而呼韓簡使救公韓簡逆秦伯將

止之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反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

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

見申生曰帝

謂我謂有罪矣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

故云妖夢是踐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夷吾姊穆姬

聞晉侯將至以死請穆公乃許晉平改館晉侯饋七牢

馬十一月歸晉侯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

晉敗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佩之粟於是秦始征晉河

東置官司焉河外五城今始歸秦八年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

歸晉河東而妻之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

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

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

春秋紀傳卷之六 晉世家九

西質妾爲宦女焉妾亦同時事秦十三年太子圉在秦將逃歸

謂嬴氏曰子圉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

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中櫛以固子也

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四年

九月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

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子圉乃令國中從重耳亡者皆

誅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從重耳在秦弗召遂殺狐突初

公子重耳之亡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魏

司空季子晉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

之子犯曰天賜也得上有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時齊桓公卒知孝公

下可將行謀于桑下特設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滅口也殺之以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

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

春秋紀傳卷之六 晉世家十

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

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

同生九人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

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

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

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

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

水火紀傳

卷之六

晋世家

七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
道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土有土此財有財此用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士有士此財有財此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主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
其及乎後世則未有不亡者也故曰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
其及乎後世則未有不亡者也故曰

令狐人桑泉取哀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遺軍距重

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晉師從秦命納重耳故退舍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

懷公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臣呂甥卻芮本

不附文公畏誅將焚公宮而弑文公文公不知始嘗伐

文公于蒲城寺人披知其謀求解前罪以難告三月晉

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脫而去不使呂御知己丑公宮火呂甥卻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

春秋紀傳卷之六晉世家

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御之難國未輯輿

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爲之紀綱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

斂救乏振滯通商寬農茂穡勸分以厚民性舉善援能

官定方物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

老禮賓旅背籍狐箕欒卻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

姬之長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財用

不置於是文公賞從亡功以狐偃趙衰爲卿餘皆以次

錄用說苑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見其口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

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又過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孰我有大功與子武爲我言之舅犯言之文公

晉世家

春秋紀傳卷之六晉世家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

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

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爲原大

夫狐溱爲溫大夫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

如晉告急用狐偃謀伐曹衛以救宋於是乎蒐于被廬

作三軍趙衰舉卻縠爲元帥五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

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卻

縠卒先軫代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

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爲將發冢爲其所得者棺

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
川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楚圍宋宋復告急文公用先
軫之謀執曹伯分曹衛之地以與宋楚成王引兵歸楚
將子玉固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何爲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信乎退三舍
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
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己巳合戰楚師敗績得臣收餘兵
去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繁艱因自結
之左右曰下可以使人乎公曰晉聞上君所與居皆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五

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
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王
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
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鉅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受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三觀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是會也晉
侯名王以臣禮見仲尼讀史至此曰以臣名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丁丑諸侯
圍許復曹伯是歲晉作三行增置三行併天子六軍之名七年晉文
公秦穆公合兵圍鄭鄭使人說秦穆公秦師還晉亦罷
兵九年冬晉文公卒文公在位十二年大布之衣犂羊
之裘革以帶劍威立干天下子襄公驪立庚辰將殯于
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
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是時鄭成將或賣其國于秦秦穆
公發兵襲鄭未至知有傳滅滑而還先軫曰秦師可擊
也襄公墨衰經遽發命與姜戎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六

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
人請三帥公許之已而悔追之則無及矣秋狄伐晉晉
侯敗狄于箕先軫死之反自箕襄公以其子先且居將
中軍三年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襄公禦之敗
秦師于彭衙冬晉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四年秦穆
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峭尸去晉恐不敢出皆
城守是年秋楚人圍江晉使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
江故告于周周使王叔桓公與師晉陽處父伐楚以救
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蓋聞江帥明年楚人滅江

春秋文二年晉師伐楚以救江。按城濮之戰，晉文伐衛以救楚，此則晉救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為較正。但江黃近楚，晉鞭長不及，齊桓會江黃而楚滅黃，此則以救江而楚反滅江，不惟為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之矣。胡氏勸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而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譏。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援伐勝，復伐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必不能勝。故書此以爲秦穆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如法以行，今秦出武關，奔以東，兵各陳秦而南，而江已滅之矣。此正此時之晉能必奔秦之皆聽命乎？今師甫至楚，而聞江之師即撤之，而還則似有濟而五年伐秦，圖其惡，其不終救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

居皆卒。趙盾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議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使人迎公子樂于陳。趙孟使要遮于路，殺之。秦康公大發兵送公子雍于晉。夷皋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趙盾畏偪，乃背先蔑而立夷皋。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敗之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秋，齊宋衛鄭許曹之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靈公新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伐取晉北微。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以報令狐之役。晉使趙盾卻缺欒盾禦之，戰于河曲。秦師夜遁。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也，常爲晉難，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

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十四年，靈公壯，益侈。趙盾驟諫不聽，公患之，使鉏麇刺盾，麇不忍刺，觸槐而死。九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公衛士靈輒反戈救之，免趙盾奔未出山，盾族子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弑之。宣子復還，使趙穿迎襄公弟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元年，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樂楚。楚伐鄭，晉救之。五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六年，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七年，成公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荀林父帥諸侯之師伐陳。是年，成公卒，子景公孺立。景公元年，陳夏徵舒弑其君，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師未起，鄭不支，降楚。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先穀卻克欒書佐之，以救鄭。至河，聞鄭已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穀獨以中軍佐濟。晉將帥皆渡河，楚晉戰于邲，鄭反助楚攻晉，晉師敗績。林父歸而請死，晉侯納士貞子諫，赦之。四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先穀以邲戰敗軍，恐諫，欲召狄爲亂。冬，晉人誅先穀，盡滅其族。五年，伐鄭爲其助楚故也。

是時楚莊王強以控晉兵河上也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聘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眇而魯使塞衛使倭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伐齊景公弗聽范武子請老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于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龍又侵衛魯衛皆因卻克告急于晉乃使卻克樂書韓厥帥車八百乘與魯衛兵伐齊敗齊師于鞌幾獲其君齊使國佐獻寶器以求平秋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无

使歸晉衛之侵地十二年晉作六軍按初曲沃武公滅諸侯獻公作上下二軍文公蒐于破虢作三軍及破楚城下歸作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三行皆大夫帥無佐至是年罷三行作六軍然以韓厥趙括鞌朔韓穿僭天子矣新三軍將佐皆卿也荀驪趙旃為新三軍賞鞌之功也冬齊頃公來朝十四年梁山崩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以韓厥言復立趙氏後與趙武邑十九年景公病立太子州蒲為君按父在而子即位一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國南君大亂之也日殺余孫不義厲鬼趙余得請于帝矣壞大戶及寢門氏先祖而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父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見怒如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下及食新夢六月丙午晉侯

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臣以言夢自禍厲公州蒲初立欲和諸侯與秦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成與狄謀伐晉三年晉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師于麻隧獲其將成差及不更女父五年三卻讒伯宗殺之六年春鄭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辛

倍晉與楚盟晉侯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士燮請公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強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厲公戰勝歸而益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私人所嬖胥童長魚矯夷陽五皆與卻氏有怨而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故誣致卻氏罪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甲八百人襲殺三卻胥童因劫樂書中行偃于朝請并殺之公弗聽使二子復位閏月公遊匠囿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主

氏樂書中行假遂執厲公而囚之明年春正月書假使程滑狹公奔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整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亡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按世譜國文公車耳生襄公驪及成公黑臀公子榮公驪生厲公州蒲及少子捷成公黑臀生少子捷生談談生周時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從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主

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驥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悼公元年春使樂厲帥師會九國之師圍宋彭城討叛臣魚石彭城降以魚石等歸真諸瓠丘夏使韓厥帥師伐鄭鄭即楚故也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悼公復與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二年會諸侯于戚謀鄭故也三年大會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為之大合諸侯于戚是年冬楚伐陳又大合諸侯之師救陳七年復謀救陳會諸侯于鄆八年會諸侯于邢丘定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按春秋襄公八年齊人來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胡氏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為大夫使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類首而聽命也晉為不道定事大之禮日為典制以使諸國來朝晉聘晉之節前此三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九年會十各國大夫類首聽命亦甚無禮而况諸侯乎九年會十一國之諸侯伐鄭門于鄆門鄭人懼乃行成盟于戲而還晉人以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之師伐之門其三門

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楚共王聞鄭人受成于晉於是伐鄭鄭復從楚與楚子盟于中分會楚共王母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十年春合十二國之諸侯會吳于柎是時吳通于晉楚常有吳患故晉會之以謀楚是年冬復會十二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城虎牢以偪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鄭服楚故也十二年夏四月復會十二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圍鄭觀兵于西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宣

利毋保姦毋留怨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既而楚子囊邀秦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從楚師秦師伐宋九月晉悉起諸侯之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獨廣車軌車淳淳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肆也

一及其鏹幣女樂二八鄭乃專事晉使大夫告絕于楚

自晉楚爭鄭鄭人兩事晉楚悼公聽知武子之謀還師

以徹楚聽于魏絳謀以息民民乃有節故三駕伐鄭而

楚不能與之爭愚按晉悼公即位楚氛日張而晉人不

力以起之齊魯宋衛曹桓晉薛許小邾鄆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無歲不會無年不師其至一歲數會一年再師

列國皆臣臣交錯于壇坫益相盟于道路行齋若送車馳卒奔王帛空府庫櫟櫟倉庫餘皆生蠶蠶而瓦

姓之靡敵不可勝言矣然且晉氏策書三駕之奇功張四軍之雄烈及至鄭人行成器其止實歌鐘女樂晉

君臣晏然自耽淫樂而十二國諸侯連年暴露曾不得比于部輿之入濟田之分則其利已而厲人焉何如矣

尤可傷者鄭國不幸介居兩大盟晉則楚至平楚則晉至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蕞爾國無日不受兵其危急顛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宣

連之狀有不忍言者晉實不能庇鄭又不能敵楚而反罪鄭之陰陽反覆鄭何以堪諸山毛氏曰左氏據晉策盡鋪張晉事謂悼公與霸三駕而楚人不敵與之爭今詳考經傳一駕在襄十年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服晉而楚救之至晉師欲逐即棄履勉強爭進夾水駐軍而楚不敢犯楚師而遠避引還是一駕而不敵與楚爭也二駕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迎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楚能與楚爭也三駕在共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梁陽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敵敵是三駕而楚不能與楚爭也今反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因晉國史臣誣妄鋪張之詞左氏就原文採人而胡氏傳春秋于悼公三駕之事極為嘆美恐非吾夫子春秋之意晉師

還過宋。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

荀偃士曰。諸侯來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樂師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曰。欲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

之。猶有鬼神于被加之。彼宋也晉侯有間。初。祖之會。晉伐

偃陽克之。至是以偃陽子歸。偃陽。姁姓也。使周內史選

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十四年。晉使六卿伐秦。度涇至

干城林而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會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五

諸侯于漠梁。使荀偃欒黶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阪。晉

師遂至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三年。晉侯會諸侯之師

同圍齊。齊靈公禦諸平陰。畏晉師之衆。夜遁還。晉追之

東。侵及濰。南及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四年。齊靈公

卒。晉士句侵齊及穀。開喪而還。禮也。六年。晉欒黶有罪

奔齊。冬。晉會諸侯于商任。鋼欒氏也。七年。晉侯會諸侯

于沙隨。復鋼欒氏也。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黶于曲沃。以

兵隨之。上太行。欒黶從曲沃作亂。入襲絳。不克。晉滅欒

氏。齊師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以報臨菑之役。十年。

楚世家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高唐。報太行之

役。十二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告于晉楚。皆許之。夏

趙武及楚屈建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自是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之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十四年。吳延陵季

子來聘。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

三家矣。十七年。趙武及楚公子圍諸侯之大夫會于號

尋。宋之盟也。二十四年。石言于晉。魏榆師曠以爲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之應也。是時平公築虎祈之宮。故曠言

及之。二十七年。秋。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三年。諸侯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五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乃金徵會。示威于諸侯。秋七月。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遂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

齊人不可。時劉獻公在會。王卿士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曰。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雖齊不盟。君庸多

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

叔向告于齊。齊人懼。乃從盟。昭公之時。晉六卿強。公室

甲。韓趙魏范中行六年。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

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

魯季氏逐其君昭公。十一年，衛侯皆請納魯昭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遂不果入。十二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盡滅其族。兩家之邑皆入于私門。晉公室益弱。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三年，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六年，蔡昭侯怨楚，請師于晉為之合。十八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于蔡侯，不得，寢其事。晉由此遂失諸侯。無復盟會矣。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大夫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二子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與范中行為仇。乃奉公以伐范中行。范中行敗走朝歌。韓魏為趙鞅請，晉君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相卒。長吳三十二年，魯西狩獲麟。三十三年，魯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鑒立。又三傳至烈公。韓趙魏分晉，始列為諸侯。又二傳至靖公。韓趙魏滅晉，靖公遷為家人。晉亡。

愚按晉自文手發祥，剪桐開國，撫有戎索，世傳忠厚，綿祀四百餘年。而有曲沃之變，毀成稱國，實覆大宗。莊武世遠，運弑四君，策賁賂周，六衣請命，獻公雄武，滅國十數，地兼一圻，基禍女戎，亂延三世，天啓令玉。

肇造伯圖，於是乎定。襄王敗荆，禁內安外，懷而天下諸侯。舍然從晉，實藉其功，則石餘道，誰則不足請隨之。韓、無味、于、問、陽、樊、六邑，如安圖而夕設版，又何異于剪問、宗、周、于、然、衛、雍、肆、野、河、陽、請、行、文、公、猶知朝王。及襄公繼伯，怒衛不朝，因先氏言，始有朝王一舉。自此以後，則人亡之，絕無晉侯之迹矣。歷襄、宣、成、景、厲、悼、平、昭、八君，世濟其德，諸侯朝貢于晉，史不絕書。玩好時至，府無虛月，一有不共，懷伐之師，即至城下。天下自此有晉，無周。有伯，無王。述其行事，若同。改步所以異于吳楚者，不以淫名問于天子耳。若論其罪，當容未滅，我歷觀春秋所書，自僖文以後，會盟侵伐，強半皆紀晉役。屬諸侯受虐小國之事，此夫子所深惡者。而後儒之傳春秋者，動以尊伯主為言，曾謂夫子之作春秋，而曰尊伯上哉。

春秋紀傳卷之六終

春秋紀傳

卷之六 晉世家

天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東陽李鳳雛

中央民族
藏書

衛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爲人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侯。傳世十三。而至桓公。桓公之十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桓公名完。父莊公。母戴嬀。初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雙妾。生子州吁。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公弗禁。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亂自此起。弗聽。莊公卒。桓公立。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三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欲求寵于諸侯。乃連宋陳蔡三國之兵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州吁弑立玩兵。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州吁與石厚至陳。石碯告陳。使執之。而使右宰醜蒞殺州吁及其子厚。衛人逆公子晉。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一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子孫若也

于邢而立之。晉桓公弟也。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十二年。從周桓王伐鄭。敗于繻葛。初宣公蒸于庶母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洩。爲急子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知之。告急子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立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朔卽位。是爲惠公。左公子職右公子洩怨惠公之讒殺其所託公子也。乃作亂。攻惠公而立公子黔牟。黔牟衛公子惠公奔齊。黔牟立。八年。齊襄公帥宋魯陳蔡五國之師伐衛。納惠公。周莊王使子突救衛。無功。惠公既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職。右公子洩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支。弗彊。按二公子不幸而死于衛。則論人。何足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哉。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是時周王子頹作亂。不克奔衛。衛侯怨王之容舍黔牟也。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二

與燕師伐周立子頹鄭厲公師師納惠王于周殺子頹
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九年狄人伐衛衛
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惠公庶兄公子頑蒸于宣姜宣姜即宣公所取急生
齊子公子申公子燬宋桓公夫人許穆公夫人公子燬
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背濟衛之
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共及滕立公子申以廬于曹是為戴公史記初狄人殺衛侯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而伋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其年戴公申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衣單複具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教教勸學授方任能國人重穀而有馴牡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桑田以饒而有馴牡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

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由干田二年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侯公羊傳楚丘城也城衛也易為不害城也楚丘城也
之狄滅之易為不害城也楚丘城也楚丘城也
公羊傳楚丘城也城衛也易為不害城也楚丘城也
不能救則桓公之也然則就城之桓公城之易為不
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易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易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十六年晉
公子重耳來過衛公不禮焉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衛國蒐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之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
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可知十九年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二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四

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毛氏傳邢衛皆姬姓國皆為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拒狄互相拯救而邢反挾狄以伐衛國衛蒐圃及狄退而邢師獨留不去則邢惡甚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蒐圃之役並未嘗得志于邢於是衛文公用間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為內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通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滅邢有滅同姓故特書之而由禮引之曰失地
注引莊十年刑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為據夫獻舞即蔡哀侯也哀侯以被狄害名未嘗失地經凡被狄必書名如許男斯沈子嘉穀不一而足哀侯之歸至楚即還寸土不失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諱于奔莒二君不書名至于滅同姓則借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號也虞從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國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至若晉獻滅欒并滅虞則以一國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

名而此獨名者。處公食。以易。鄭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大不。貞。虎。與。之。挾。衛。而。貞。蟲。魚。之。食。餌。非。平。情。矣。子。向。謂。書。名。書。前。諸。無。義。例。况。獨。然。一。見。尤。不。可。據。且。強。有。則。文。又。有。義。文。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下。文。又。云。丙。戌。衛。侯。卒。上。之。丙。戌。山。上。之。丙。戌。而。義。之。者。也。此。云。衛。侯。殺。滅。邢。下。文。又。云。衛。侯。殺。卒。上。之。衛。侯。殺。滅。邢。山。上。之。衛。侯。殺。滅。邢。而。是。歲。文。公。卒。周。人。問。其。執。對。曰。諸。侯。辟。難。周。人。違。之。曰。辟。難。辟。難。天。子。之。子。成。公。號。也。諸。侯。弗。得。同。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春。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敏。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文。公。分。衛。地。與。宋。討。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五

侯。周。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治。厯。曰。苟。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公。子。瑕。成。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命。周。治。先。人。及。門。遇。疾。而。死。暴。治。厯。辭。卿。卿。見。周。而。禮。言。天。七。年。晉。文。公。卒。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故。晉。襄。公。伐。衛。圍。戚。取。之。十。二。年。朝。晉。襄。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繼。立。穆。公。十。一。年。使。孫。良。夫。石。稷。侵。齊。敗。于。新。築。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免。良。夫。從。晉。師。伐。齊。復。得。侵。地。九。月。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晉。三。帥。自。伐。齊。還。過。衛。入。弔。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六

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器于衛。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太子伋既立。是為獻公。獻公十八年。公不禮于孫林父。甯殖林父將作亂。公使羣公子與孫氏盟。林父盡殺之。而攻公。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豕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劉。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獻公在齊十一年。晉侯使魏舒逆衛侯。使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七

衛與之夷儀。使殤公以夷儀與獻公。八月。衛侯入于夷儀。獻公自夷儀使子鮮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之。十二年。二月。甯喜伐孫氏。殺林父之子。滅其家。弑殤公。而納獻公。時孫林父在戚。遂奔晉。獻公入。大夫逆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六月。晉人會諸侯于澶淵。為孫氏討衛。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林父。公患甯喜專。遂殺之。尸諸朝。子鮮病失言。出奔晉。託于木門。終身不仕。三年冬。吳延陵季子來聘。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立九年卒。晉

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吊。況遠人其誰歸之。獻子說如衛吊。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閭亞圉。二圉先公為股諸侯。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子孟。亦受股追命。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子孟。紫及元孟。紫足不良。孔烝鉏立元。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十四年。公兄公孟紫狎齊豹。齊豹

春秋紀傳卷之七 衛世家 八

之。為奪之司寇。與野有役則反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宣姜適母。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豹伏甲殺之。靈公在平壽。聞亂。奔死鳥。衛北宮氏之宰。攻齊氏。滅之。公與北宮喜盟而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八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故。二十九年。晉定公合諸侯于召陵。侵楚。靈公如會。周襄弘將長蔡于衛。用祝佗言。乃長衛侯。三十二年。靈公欲叛晉。從齊侯鄭伯盟于瑣。三十三年。晉士鞅趙鞅討衛。將盟衛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解世家

九

涉佗成何奔燕三十九年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宋女宋朝朱公子
 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
舊通于南子者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豮太子羞之
婁豬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
 艾豮老牡豕也以喻宋朝
謂戲陽速曰速太子
 朝小君小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家臣
 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
 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
 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
 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

卷之四

而弗爲以紓余死。蒯瞶自朱奔晉。趙氏初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

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

爲太子曰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余履祥曰郢既支庶而外

廟內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郕，不命之朝。此郕之所以辭也。及公歿，夫人立之。又恐立于夫人之手，爲其所制。况正犯廟輒之所必爭乎。吁！此郕之所以爲賢也。薛應旂曰：郕有命于靈公，何爲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

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鄧其敢從諸如其時止地。鄧亦從之矣。是故鄧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十

卷之七

律世家

+

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仲尼論衛政必先正名君子以爲必立郢也何稱如之經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范甯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墓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晏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之不命輒害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則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之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毛氏傳曰輒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聵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乃曰有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是公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間矣穀梁非是又曰輒之得立出于子郢之一言而成王命子遭喪之一刻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之名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繞八人哀經僞自衛逆者告

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轅門拒父。刺瞋誘開城門。遂居之。按趙鞅怨衛靈公之助范中行。納君為伐靈之舉。因用陽虎託構世子而強納之。取戚而據焉。人但知太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鞅實為之。太子之在戚也。齊人輪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于戚。遂戰于鐵。太子為趙簡子車右。將戰。禱曰。曾孫蒯瞋。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趙鞅一名志父。寄也。衛侯輒之十年。吳王夫差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故吳人藩衛侯之舍。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主

子貢為衛說太宰嚭。乃舍衛侯。說苑。衛君怨吳王。衛人有會從于者。善相劍。謂衛君曰。吳王好劍。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嫌義也。為利也。吳王而為衛侯。而食之。必存吾志。亡為吳。丁用之。子我。也。乃逐之。十三年。衛大夫孔悝之母伯姬。太子蒯瞋之姊也。孔氏之豐澤良夫。長而美。通于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良夫如戚。太子與良夫言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因良夫潛入孔氏之外園。劫孔悝而盟之。逐衛侯。輒奔魯。孔悝立蒯瞋。是為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輒臣執政者。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

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遂出奔宋。莊公元年。公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瞋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冀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盼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莊公逐孔悝。奔宋。莊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疾太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疾使五人與殺從己。劫公而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二年。春。莊公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紫衣。紫衣。至袒。褻不釋劍而食。食而偏袒。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褻。紫衣。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栾之。栾父欲逐。其處。夏六月。趙鞅圖衛。齊陳恒救衛。晉師還。莊公夢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主

可將適冷近卑邑彌日魯不足謂適城鉏以鉤越

越有君宋由近越時乃適城鉏彌日衛盜不可知也請

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實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固載寶

歸公為支離之卒陳各因祝史渾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

知之知揮為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助道之

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難知其為君間不夫越

新得諸侯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再宿日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遂有寵使如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五

越請師明年夏五月越舉如后庸宋樂後帥師納衛侯

文子欲納之文子彌牟懿子曰君愆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

乃睦于子衛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開重門而嚴設守備

欲以恐公公不敢入越師還衛人立蒯瞶庶弟公子黜

是為悼公南氏相之衛侯輒曰期則為此司徒也令苟有

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故司徒期為悼公

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殺夫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八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宣武子孫莊子為

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于展子鮮為夷儀之盟

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開獻之親外不開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

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遂卒于越孔叢子衛出公使人問孔

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

於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

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

官十任士堯一一聽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

耳目而取信于人毋乃不可乎堯之舉舜已耳目之矣

今君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出公據

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春秋紀傳

卷之七

衛世家

六

國拒父在位十三年而父莊公蒯瞶入輒出亡亡三年

復入在位七年而復出前後在位通十八年出公輒之

十二年魯西狩獲麟莊公蒯瞶之二年孔子卒

愚按衛北州大國也然內亂外訐歷世靡寧較之鄭

宋諸國殆又甚焉總由于父子夫婦之際無倫無理

無禮無義三綱淪九法敗四維絕人紐絕國如此而

不亡者幸也君子觀衛事竊嘆春秋之世變至此為

春秋紀傳卷之七

春秋紀傳卷之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陳世家

陳媯姓侯爵帝舜之後裔孫闕父爲周武王陶正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胡公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自胡公而下傳世十二而至桓公鮑桓公之二十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衛州吁弑其君而自立連陳蔡宋衛之兵伐鄭圍其東門而還衛石碚使告陳曰州吁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時州吁至陳陳桓公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

一

爲之執而殺之二十五年鄭伯侵陳大獲往蒞鄭莊公使來請成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即公子佗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蕪穢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見惡非謂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信仲二十六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于申及鄭伯盟秋如忘忘不在于飲血也洩伯曰

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不賴盟以爲重鄭良佐如陳蒞

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陳侯請以女妻鄭

太子忽二十七年鄭太子忽如陳逆婦媯三十五年陳

侯及魯侯齊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皆受賂立華督

而還三十九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于是陳亂

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即五父桓公弟也稱父

免桓公太子按史記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

佗殺五父及桓公之太子免而立佗五父佗本是一人

史記乃以爲二人桓公弟佗殺五父談矣又以佗爲厲公

而以桓公子躍爲利公不知佗立未踰年無諱而厲公

者桓公子躍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

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謂殺五父而立桓公之子躍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

是爲厲公也安得又有所謂利公者厲利聲相近史記

誤以佗爲厲公以躍別爲利公而班固又以厲公爲桓

公弟又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明年蔡人殺

陳佗桓公之子躍立是爲厲公厲公立六年卒弟莊公

林立莊公立七年卒子宣公杵臼立宣公十二年從諸

侯會齊桓公于北杏十三年從齊桓公伐宋十四年及

諸侯會于鄆十五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

爲后二十一年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

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

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得吉兆其後陳

景而敬仲之子孫得志于齊三十七年從齊桓公侵蔡
伐楚至召陵師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恐師爲陳患詐
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濤塗率諸侯之師江人
黃人以伐陳公羊傳濤塗之罪陳軍之道也其詳軍之
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
不還師東海而東服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
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南澤之中顧而執濤塗陳使使
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于荆寡君
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于羈縻豈有
武也楚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以
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秣大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祀 三
國將以爲討率然計曰兵而出于東方觀兵于夷而歸
其可此非敢有他也無亦謂陳之剛弱鮮茲髦倪不足
以薦頸于斧質也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
也濤塗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敝邑君臣既知其罪
早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撫而字弱庶其赦我乎而辱七
國之師以臨于郊盡敝邑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如援
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蔑弗碎矣惟君微福于我虞
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臣則唯命謂濤塗罪
在同盟不可中釋而歸諸寡君告諸社而戮之亦唯命

寡君與三陪臣章合于郊謹備牲牢以俟唯大國圖
之許之歸轅濤塗是歲晉欒公殺其太子申生三十八
年從齊桓公伐鄭鄭新城三十九年及諸侯盟于甯母
通王貢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辟公欽立宣公在位值
齊桓公方霸諸侯故特多會盟征伐之事穆公元年從
齊桓公會于鹹二年盟于牡丘五年齊桓公卒十三年
楚得臣圍陳頓子迫于陳而奔楚故楚人圍陳以納頓
子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陳侯以師從楚右軍
右軍遇晉師先潰故敗于是晉文公盟諸侯于踐土陳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祀 四
侯懼而屬晉如會不及于盟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共公及諸侯會于溫而朝天子于河陽元年會諸侯盟
于翟泉三年晉文公卒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成王
而自立是歲衛孔達侵鄭晉人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使衛以示兵力有餘而
伐晉已爲衛求和于晉衛果伐
晉而陳爲衛請成焉十三年夏楚人侵陳壺丘以其服
于晉也秋楚子朱白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
人懼乃及楚平十四年陳侯會楚穆王于息十八年共
公卒子靈公平國宣公元年楚莊王卽位六年楚伐

陳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故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
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七年從晉師伐鄭是歲晉弑其
君靈公十年楚人伐陳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十一
年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十三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十四年陳靈公與其大
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初服
衣也近身洩冶諫而殺之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酒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也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靈公即位二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公
是公亦益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五

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孔寧儀行父奔楚靈公太子午奔
晉夏姬者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舒之母也冬楚
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而有
之感申叔時言復封陳迎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
公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曰二子淫亂人也君
之仇內結強援十四故楚莊王得平步而討陳除秋君之
賊于時成公品薄在晉定公君之廟靈公成史賊討因
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使之愚謂國君立卿為公
室輔猶星之有極也此二人皆從君于孫君臣宜無
復人道君執國皆此之由是莊入陳不誅之以謝陳
人而之使之使陳政大不實上人心泰成書之以見

楚之令有罪於國人者楚之令有罪於國人者成公二十九年陳自楚封
之後屬楚不與中國諸侯會盟至是楚令尹子辛侵欲
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求成于晉助晉悼公會楚公
子何忌帥師侵陳陳叛故也三十年三月陳成公卒楚
師伐陳在繁陽聞喪乃還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陳無禮故也冬陳人圍頓楚人使頓伺陳間而侵伐之
故陳人圍之哀公元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而
以子囊為令尹冬諸侯各遣師成陳子囊伐陳諸侯會
于城棣以救之三年楚子囊復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六

救之陳哀公如會陳大夫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陰令楚人執黃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
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
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十四年宋莊朝伐陳獲司徒
印印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故也十六年蔡司馬燮欲以蔡之
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悲黃偏愬諸
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
將出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
親五年不滅是無天道也十九年陳侯朝楚公子黃愬

陳侯之弟
陳侯之弟
陳侯之弟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七

一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二慶之族。二慶之族。二慶之族。
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築城以板。
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陳人城。築城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二十年。陳氏復討慶氏之黨。
鍼宜咎出奔楚。二十五年。初。陳侯會地子伐鄭。當陳隊。
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
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
馬桓子曰。載余。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辭曰。不祥。辭曰。不祥。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七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八

赴于楚。赴于楚。赴于楚。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楚人執而殺之。楚人執而殺之。楚人執而殺之。
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
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雙袁克。
殺馬毀玉。以羣。殺馬毀玉。以羣。殺馬毀玉。以羣。
寘之。寘之。寘之。寘之。寘之。
加絙于頸而逃。加絙于頸而逃。加絙于頸而逃。加絙于頸而逃。
公子棄疾為楚王。乃復封陳蔡。立悼太子之子吳為陳。
侯。是為陳惠公。惠公七年。陳火。十五年。陳師從楚師。與。
吳師戰于雞父。大敗。吳獲陳大夫夏齧。二十八年。吳入。
郢。是歲。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
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
不可信。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
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
為潁公。為潁公。為潁公。為潁公。為潁公。
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
夫差謂行人僕曰。是人也。多言。易言。皆謂。必有人。
之稱。斯師也。黃期。則。何。大。守。前。口。古。之。侵。伐。者。不。斬。

之勢不能不折而人于楚已滅復封已并復滅勞曲夏敏舒弑君天下之戰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時靈公

息以息。媯歸。息媯怨蔡。故楚子伐蔡。入之。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蔡哀侯乎哀侯遂卒于楚蔡人立其子盼爲穆侯穆侯十八年齊桓公帥諸侯之師侵我因遂伐楚二十九年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莊公五年會楚成王盟于齊七年會楚子于孟十三年蔡侯從楚師圍宋城濮之戰蔡以師屬楚右軍右軍潰遂敗十五年從晉文公及諸侯盟于翟泉十九年楚令尹子上侵蔡陳蔡請成晉陽處父救蔡蔡卽楚故也楚人救蔡晉師還三十四年莊公卒子文侯申立文侯立二十年卒子景侯固立景侯七年晉師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師還二十一年鄭人來侵獲司馬公子燮四十六年晉楚弭兵蔡大夫公孫歸生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四十七年蔡侯朝晉宋之盟故也四十九年蔡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太子般立是爲靈侯靈侯十二年楚靈王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子滅滅蔡不願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于中郢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廿

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靈侯之太子使棄疾爲蔡公後二年楚靈王死于乾谿楚平王既立復封陳蔡于是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是爲蔡平侯平侯八年卒太子朱立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平侯之弟太子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圖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公朱愬于楚楚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其子謂未也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推在楚則楚無他心悼公立二年而卒于楚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如楚楚令尹囊瓦欲取其裴珮蔡侯弗與三年止之獻裴珮于子常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十三年晉爲之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言于晉侯弗果伐楚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秋楚爲沈故聞蔡蔡侯以其子乾及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以吳子伐楚戰于柏舉太

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

上

敗楚師。吳師入郢。十四年夏，諸侯歸粟于蔡，以周急，矜無資也。二十五年，楚昭王聞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栽，版築也。爲圍，壁周匝，廣丈高倍倍，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去蔡城一里。兵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懼聽命，故楚還。蔡于是請遷于吳。二十七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請遷吳後復中，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說駟之將遷與先。吳言不時，哭而遷墓。墓，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來。二十九年，春，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慈。益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門，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蔡大。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昭侯弒，成侯立。成侯十年，魯西狩獲麟。十二年，孔子卒。後三十二年，楚滅之。

愚按：陳蔡二國，密邇荆凡，被禍最烈。而蔡尤甚。入春秋以來，未嘗一日得安枕也。鄭之爲國，亦介于晉楚二大之間，蓋嘗一歲數被兵矣。自子產相鄭，內以政刑治其國，而外馳詞以應諸侯，數十年不罹兵革之禍。而蔡之幣大夫，無一人強幹有爲者。其君又多不道，則其東徙西遷，屢易其處，而終歸于覆滅也，固宜。特柏舉之役，蔡實始之，而國則子西得因之入郢，故吳楚之戰，蔡人亦三。年，其後之恨，經書蔡侯以吳。

<p>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蔡侯書爵，弒之也。能左右之曰：以吳之強而能降心以聽于蔡，吳子其爵亦弒之也。蔡有此舉，庶稍生色焉。</p>	<p>春秋紀傳卷之八</p>	<p>春秋紀傳 卷之八 陳蔡世紀</p>	<p>古</p>
---	----------------	----------------------	----------

春秋紀傳卷之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世家

楚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祝融生陸終。終生六子。最少者為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王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昨以子男之田。其後都郢。更各曰楚。熊繹六世至熊渠。渠強。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借王之始也。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又二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駒。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武王三十五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三十七年。乃自為楚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三十八年。楚武王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之。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隨侯禦之。戰于速杞。隨師大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十一

楚世家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十二

敗。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三十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子使關廉帥巴師圍鄧。鄧人救之。大敗鄧師。四十三年。楚伐絞。覆絞人于山下。為城下之盟。而還。四十四年。使莫敖屈瑕伐羅。為羅人所敗。莫敖自縊。卒帥以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春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也。更

為楚陳兵之法。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本僻陋小國。至武王始起。其衆猶以天地鬼神為符驗。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澆水名。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中。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文王所止而享之。雖甥。甥甥。皆鄧甥也。請殺楚子。鄧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三

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雖噬臍其及之乎聞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說苑楚子伐鄧使王子革王于靈其相某之王聞之令拘二十將殺之大夫辭曰取春信有美然之非其罪也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而搏而奪吾春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特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厚民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門之外六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

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為莘故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也楚子問之對曰吾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王與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謂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十一年齊始霸楚亦始大伐鄧滅之十三年巴人伐楚初楚武王楚武王使使歸井之國解以權叛圍而殺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四

之遷權于那處楚地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中而驚其師楚驚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禦之大敗還遂移師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還有疾夏六月庚申卒子堵敖熊燹立堵敖立三年弟熊惲弑之而自立是為成王令尹子元文王弟欲盡文夫人即也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喪仇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及達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鄭示楚以言故子元畏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七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楚欲淫關班殺子元關穀於菟為令尹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至陘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諸侯還十七年關穀於菟滅弦弦子恃齊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八年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

以爲大夫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久將有外救丁未王繼諡之曰靈

女爲夫人子晉復不顧王曰顧吾子女千金而封若父兄于晉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順爲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吉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而後顧則是妄貪貴樂利以忘禮義也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爲太子後又欲立公子職子晉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誦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誦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商臣立是爲穆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八年楚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時晉靈公幼弱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人禦之楚囚鄭三將軍鄭及楚平長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九年楚穆王次于厥貉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七

將以伐宋宋公導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孟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風駕載燧而田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年楚子伐麋敗麋師于防渚十三年卒子莊王旅立史記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莊王曰三年不鳴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大說按史記此簡從戰國策採入據左傳莊王十七年及晉人戰于鄆用伍參之謀而敗晉師參伍舉之視則莊王卽位初年必無伍舉可知伍舉是楚靈王時人去莊王

元年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莊王用爲賈謀出師伐庸遂滅庸六年伐宋八年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問之大小輕重王孫滿以辭義折之楚王乃還九年令尹越椒作亂攻王王與戰遂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洛汭盟吳越而還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因縣陳已復封之十七年春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八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既而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說苑莊王與羣臣夜飲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且命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令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惟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惟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于鄆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惜而問之對曰臣當死臣乃絕纓者也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王克商作頌
之役竭中國
之民盡其財
而後已
武王克商作頌
之役竭中國
之民盡其財
而後已

武功。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昔爾兩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九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今罪無所^{晉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事，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新序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諸擊之，莊王僂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冬，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蕭潰。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宋急，宋華元出告楚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尸子：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與彼百姓賓客其矣，乃使使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君宿怨者，以之國人，大與之，淮南子：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饗聞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宋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于身，不取對以宋，莊王曰：善。莊王用孫叔敖爲政，賞不可以無功，罰不可以無罪。賞有共雍者，王幸之，幸臣也。宋賜于王，王謂之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無以子女。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而不往。子佩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勞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十

可以當此樂也。子共王審立，共王元年，令尹子重侵魯及陽橋，魯人行成。楚師還。七年，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囚鄆公鍾儀。九年，晉使鍾儀歸楚以求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朱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昨國冬，復使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

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十六年，楚共王救鄭與晉軍戰於鄢陵，楚師大敗，王傷，目眇，子反子醉不能軍。楚師宵遁，王殺子反。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伐巢，伐駕，圍釐，廬，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棠師襲舒庸，滅之。二十一年，子重伐吳，為吳行人所敗。子重卒，以子辛為令尹。二十三年，殺令尹子辛，以子囊為令尹。二十六年，子囊伐鄭，以其侵蔡也。二十七年，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鄭及晉平，是時晉楚爭鄭，鄭亦陰陽于二國之間，以求紓患。其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士

後鄭卒，從晉，楚不能爭也。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十二年，令尹屈建帥師滅舒鳩。十三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初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尤怨，欲報之。口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後歸，而葬許靈公。十四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告晉楚執政盟于宋西門之外，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十五年，康王卒，子麇立，是為鄭敖。公子圍為令尹，諸侯之使送葬者，皆知其不臣也。康王有弟四

康王

評

人王子圍，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王郊敖立。四年，公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并殺其二子而自立。是為靈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哲出奔鄭。靈王三年，許男來朝，止之，遂止鄭伯與俱。田江南，使使告晉，求諸侯。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士

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憂諸侯會楚子于申，凡十二國，惟魯衛曹邾不至。楚王問禮于宋向戌，鄭子產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及盟。靈王用齊桓盟于召陵之禮，楚王示諸侯侈，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衛璧士祖，輿櫬從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受其壁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郢冬吳伐
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內箴
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以備吳四年
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五年使公子棄疾聘于晉報韓
宣子也過鄭罕虎公孫僑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不敢當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
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主

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
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
實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七年靈王成章
華之臺召魯昭公落之賜魯侯以寶器既而悔復詐取
之又下令內亡人以實其中於是罪人皆往焉申無宇
執其亡僕于王宮王怒執無宇無宇有辭王釋不罪也
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又使棄疾遷許于城父取
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
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十年謗名蔡靈侯

增補

于申伏甲而享蔡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以太干爲姓蔡
州來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靈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王強暴志圖天下欲遷周問疆鄭田其臣子韋誦所招
之詩以諷之十二年靈王在乾谿王之爲令尹也殺大
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若掩之族言遷
許而質許圍大夫許蔡消有寵于王消蔡人仕楚者王之滅蔡也
其父死焉有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守而行使消守國王行至乾谿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主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刑王奪闕韋龜中犂韋龜中犂又奪成
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蔓成然故事蔡公以棄
疾有當璧之命故遷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消蔓成然
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因楚羣大夫失職而怨王者啓越大
天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
觀起有罪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于于子
智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
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蔡公不知

其故驚起避之禮從使于干君蔡公之謀食
蔡公之食華仍與蔡公盟之微驗以示衆已徇于蔡

已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

從之以師納自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言辭曰失賊

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謂于千子哲言蔡公不解罪也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知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

連蔡公之命以待成敗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欲求安定不如與

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主

族之徒以入楚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入楚及郊陳蔡

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陳蔡欲築壘壁以示復仇之名

蔡公言欲速入楚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御先入因正僕人太子之近官殺太子祿及公子罷

皆靈王子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別宜新王靈王還及曾梁而衆潰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

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口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靈王於是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涓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涓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餽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肱而卧涓人以土自代逃去辛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園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千干曰不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五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千干曰余不忍也千玉曰人將忍子千玉卽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時楚國未知靈王已死故相恐王人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千干千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千干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干嘗實嘗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之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卽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

来

史 41--109

後也。莊王病，知也之。不。今太子。不知。之。為。其。不。主。無。極。曰。奔。有。二。子。不。殺。必。為。楚。患。以。免。其。父。召。之。於。是。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向。至。胥。不。至。王。曰。何。也。曰。向。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功。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公。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向。謂。伍。行。曰。爾。能。報。我。能。死。子。其。行。矣。伍。向。遂。歸。伍。胥。亡。奔。吳。平。王。遂。殺。伍。奢。及。向。十。年。吳。伐。楚。楚。使。遠。越。帥。師。禦。之。楚。師。大。奔。太。子。建。之。母。在。耶。太子廢故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尤

母歸其。召吳人而啓之。吳人入耶。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是歲。薨。瓦。為。令。尹。懼。吳。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令。尹。子。常。元。曰。太。子。子。弱。且。其。母。太。子。建。當。娶。也。本太子建所聘平王奪之遂。欲。立。子。西。子。西。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乃。立。太。子。壬。一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極

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極甚令尹子常乃誅無極以說眾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六年吳伐取楚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伐楚楚使令尹子常以兵逆之二師陳于柏舉子常大敗亡奔鄭吳乘勝逐楚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隨涉雒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按左傳謂以尊卑所安處楚宮室非必淫其妻女也而殺梁傅乃曰君於宮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殺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夫楚王與其大夫之母妻未知其逃亡與否但就傳言之楚王取其妹季芊芊界我以出則豈有携其妹而反遺其母與妻者王涉于成曰見藍尹臺族其說則可知楚王夫之蓋望以子胥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昭王入于雲中雲中盜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以報父仇。圖懷國成然之子也平王教成然故懷欲殺昭王郢公止之乃與王出奔隨吳聞楚王在隨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于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周室何罪子期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之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客適于楚楚實存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子

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

楚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昭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

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

此其賢也昭王當房而立猶然有寒氣將奈我百姓何是日也

二烈重裘而立猶然有寒氣將奈我百姓何是日也

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舍之粟以賑饑者若二年闔閭

一之而五後昭王收兵而去昭王出走而履決背而行

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履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惜

一之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履哉惡與偕出

弗與偕反也自是之

後楚國無相棄者

十一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子西敗吳

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麋子期敗之

又戰于公婿之貉吳師大敗闔閭遂歸九月昭王歸郢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注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注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

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太史太史

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之疾而實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

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請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于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自城父奔宋自宋奔鄭又欲與晉人謀襲鄭鄭殺之勝亡走吳子西召而復之勝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發兵會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襲殺子西子期于朝因劫惠王寘之高府欲殺之圍公陽穴宮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新序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毋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乎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國以養父母孝聞于國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使之往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女有祿于國有位于廷我不憂矣申鳴曰諾遂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是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司馬白公封申鳴父以兵使人召申鳴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矣援梓枝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三

春秋紀傳卷之九 終

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實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惠王之八年魯西狩獲麟自惠王而下凡傳世九君而卒滅于秦愚按要股之世雖莫大諸侯未有僭號自立者而楚以子男雄據南服號稱干區區周禮豈足以輒廢某也楚成王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爭伯爲事名陵之會楚人傲翼及乎齊桓公沒遂越漢東以凌上國晉文公爲城濮之戰以挫之楚氛始息既而晉襄卽世晉伯少衰穆王於是乘間竊發觀兵汝穎之上陳蔡鄭宋靡然服從其國北方也銳于成王矣至于莊王深謀遠畧非穆王之儔也晉方多故不能與敵楚欲效桓文之事故強爲仁義之言其于陳也既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釋陳而得陳矣其于鄭也既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于宋也既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是乎釋宋而得宋矣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爲成諸夏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賸田之喻于左師而受登牀之盟君臣之間若有成謀據之舍之師以收中國之伯權而已大槩楚自穆莊以前晉則長楚自共康以後楚則畏吳終至入郢鞭尸喪師失國昭王知道亡而復存其江漢之賢君歟

春秋紀傳 卷之九 楚世家 三

春秋紀傳卷之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秦世家

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帝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裔孫非子為周孝王王馬汧渭間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嬴氏號曰嬴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受命伐西戎盡得周豐鎬故地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四十八年文公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一

太子卒賜諡為靖公靖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徙居平陽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遣兵伐蕩社西戎之君二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二年魯公子鞏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十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

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強國十九年齊桓霸于鄆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

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鄆時下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六月初也以狗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二

樂壘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鄆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于鄆衍作時郊祭白帝口鄆時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是也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為穆公穆

公元年自將伐茅津也。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虞故也。既虢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穆公川之爲相。百里奚薦其友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及卓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平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平鄭聞之恐。因與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嘗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若以利息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穆公許之。使人與平鄭至晉召呂卻。呂卻疑平鄭有間。乃言于夷吾。殺平鄭。平鄭子平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粟。平豹說穆公弗與。因其饑伐之。穆公問公孫枝與百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三

里奚。二人皆言宜與。於是卒與之粟。以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大有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平豹將。自往擊之。屢敗晉軍。至于韓。晉惠公夷吾親帥師禦秦。使其臣請戰。穆公橫雕戈出見使者曰。君之未入。寡人憂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矣。敢不承命。合戰于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摧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晉君夷吾姊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履薪使以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知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四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十
秦世家

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哀經號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二年，秦滅梁。梁芮，芮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伐芮，取馬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魏芮伯以歸。初，梁伯好士，功垂城而弗虞，民罷而弗堪。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滅之。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遂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大臣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二十五年，周襄王辟弟叔帶難，出居于鄭。使人告難于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使小子憖將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穆公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五

秦未有利。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一年冬，晉文公卒。鄭成將有賣鄭于秦曰：我王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視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三十二年，秦兵至滑，知鄭已有備。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徒歸何以報命？滅滑而還，不猶愈乎？遂滅滑。晉襄公怒，遂發兵遮秦兵于峭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請釋秦三將。晉君許之。三將歸，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六

諸大夫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驟，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謂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二十四年，春，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冬，晉先且居帥師伐我，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楚人滅江，穆公聞之，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長以死難以

于奏原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攻齊任安曰饒
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

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難而以饒子共公立共公元
年晉趙穿來侵崇求和于我不許二年晉趙盾弑其君
靈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出共公立五年卒
子桓公立桓公四年晉人伐我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
服鄭北敗晉兵于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
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
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帥諸侯伐秦秦軍敗走
迫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名后伯車景公
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于櫟是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九

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
秦濟涇至絳林而還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
而倍之三十六年景公母弟后子鍼奔晉三十九年楚
靈王強會諸侯于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
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歸秦哀公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
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取之十五年楚平王欲
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強內相伐是
以八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
昭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

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
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
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
五年晉卿中行范反晉使趙簡子攻之范中行亡奔
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
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弑悼
公立其弟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于黃
池卒先吳十二年魯西狩獲麟十四年孔子卒悼公立
十六年卒更七世而至孝公又四世而秦政立卒并天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十

羅大經云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
知周之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
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
誓之後彭衙令狐河曲之師貪憤愈甚焉在其為其
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
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于道奚獨于西戎之君有取
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
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
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
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
嘗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平者疑詞也謂晉
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奪不止東周而遠已也此
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達自衛反魯則道
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惻然寓
意于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
蹙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

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目中。就謂大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剛詩亦然。十五國莫非中國之詩也。曰吳楚流而入于夷狄。則削而不銜。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于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日知錄秦穆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之。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初。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萊曰。秦之興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又云。有秦蠶故列秦誓。有秦詩。故列秦詩。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

朱書曰。春秋何以托始于周平王也。所以著秦之將代周也。秦是時微矣。其伯自穆公。則襄王時也。其受諸國賂。自厲共公。則元王時也。其發憤修政。天子致賀。致伯賜餼。飯之服。因蠶食六國。自孝公以下。則安王顯王後事也。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元王未立。距報王頓首猶二百餘年。安知秦之代周而託始乎。王曰。秦之列爲侯。自平始。侯秦即代周。何也。曰。夏商以來。獯鬻昆季。獯猶犬戎之屬。已日強盛。周之有天下也。三面以封諸侯。一面鄰戎狄。天子自備邊。以繫諸侯之重。所以制西北之憂。而聯屬諸夏也。故東北燕捍之。北晉捍之。而王都關中。蓋是時。塞中強寇獨在西北。聖人憂之。西北鐵服之外。不以封。意深遠矣。今儼然使秦薦處后稷公劉文武之故都。而天子遜讓。卽之東鄙。自處于河上之一郡。卽欲秦不代周。得乎。千金之家。捐祖宗世業。界其悍僕。而自竄于荒陋之村莊。勢必盡取主人之所有。而後已。平之意。蓋謂使我守邊。不若使秦爲我守。使秦附庸。而所守止于汧渭。不若使秦全有關隴。而所守且數千餘里之邊也。秦于是托名備邊。潛修戰具。自君大夫至于婦人女子。莫不講于殺人之術。而勢遂莫敵。平徒以得果之小功。委之宗廟社稷。而倫安一時。而周之不振已。

春秋紀傳

卷之十 秦世家

二

春秋紀傳卷之十 終

卷之十 秦世家

廿三

夫矣是故錄秦誓于周書之末就謂孔子而不知其代周也。

春秋紀傳卷之十一

東陽李鳳維纂輯

吳世家

吳姬姓太伯之後也。太伯以避季歷，逃之荊蠻，遂君吳。太伯卒，弟仲雍立。及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爲吳子。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驪鳩夷立。驪鳩夷卒，子餘橋疑立。餘橋疑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一

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大。稱王。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于是始通于中國。王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因嘆而去曰：『於乎禮也！』」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

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畔，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十三年，王諸樊伐楚，以報丹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殛。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二

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來奔。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而伐吳之朱方。誅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我師敗之。十七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關，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關以刀弑之。餘祭卒，弟夷昧立。是年，使季札聘于上國。王夷昧十七年卒，子王僚立。王僚二年，吳伐楚，戰于長岸。楚

曰王可紉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陳長二人。以

犬

王

上

六

史 41—121

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伐于楚而君又寡之周室何罪

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執事之患不惟一人楚王一人若鳩

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十年夏楚申包胥以秦師救

楚秦子蒲子虎大敗夫概王于沂又敗之于軍祥九月

夫概王歸自立也闔閭既屢敗又國有內難遂引兵歸

與弟夫概王戰夫概王敗奔楚為堂谿氏是歲於越人

吳吳在楚也十九年吳伐越以報入吳之役吳越春秋

多力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七

與越師陳于檣李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闔閭去檣

李七里而卒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

已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吳

王夫差二年吳伐越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句

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之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王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八年夫差北伐齊至郕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

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畧地于齊魯之南

九年為邾伐魯至與魯盟而去十年吳城邳溝通江淮

于邳江築城東通射陽湖北至宋口人淮通邳道也今廣陵邳江見十一年復北伐

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帥舟師將白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二年復為

魯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

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甲戌及齊師戰于艾

陵大敗齊師獲五將軍之兵吳之將伐齊也越王句踐

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秦吳也

大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八

之詔有顛越勿遺商以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

胥屬其子于齊鮑氏為王孫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

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實吳東門以

觀越之入吳也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皋十四

年夏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六月丙子越王句踐伐吳

為二隊時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

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地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仇而弗

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

五千。王子地助之。獲越一將。越王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晉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生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吳王用王孫雄計。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灶。陳士卒。百人以爲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九

微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擐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旣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鳴鑼鼓。下軍。錡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卸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使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制句就君。今君非王室不安。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懼。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略曰。攝少司馬茲。與王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十

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到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旣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以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旣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吳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以見我一

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
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
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
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
侯亞之經文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預註夫差欲
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晉號而稱子以告令諸
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春秋之法四夷雖強止稱
曰子黃池之會吳稱公其曰子者是春秋舊法吳王
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
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違我一二兄弟吾先君闔閭不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十一

賈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
柏舉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
舍善于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
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兄弟不
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齊簡公
名任不
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
賈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簪笠相望于艾
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
不穩于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
于穀熟而後出師也余沿江浙淮開溝深水
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告于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父汝來明紹享余一
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謂民助
于朝爲
余心豈忍憂郵不唯下上之不堪靖今伯父曰戮力
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
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修大哉吳王既退越聞愈章恐齊
宋之爲已害也過宋焚其北郭又欲伐宋殺其丈夫而
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引兵歸國
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于是乃使厚幣以
與越平十五年魯西狩獲麟十八年越王句踐率兵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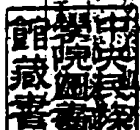
春秋紀傳

卷十一 吳世家

十一

吳王夫差于甬東于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
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吳亡
何挺曰自古人君之亡其國也必于削弱之後惟夫
差之亡吳也乃于強盛之時何也屢勝故也屢勝何
能亡其國也屢勝之國其君必驕其民必散其財必
外其民必怠君驕于上民疲于下財殫于內民怠于
外不亡何待方吳之伐越也情句踐于會稽之山自
謂雪恥先王功高五霸意得志滿輕動于謀
伐齊復敗之于艾陵于是爲黃池之會謀
不知越兵已逼姑蘇之臺矣身死國滅爲
勝惜哉

春秋紀傳卷之十一 終



越世家

東陽李鳳維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三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

春秋紀傳卷之十二 越世家

一

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越大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履足大指見還斬故失履還卒于陘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之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

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于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

春秋紀傳卷之十二 越世家

二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五年五月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草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于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耻辱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耶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

也。昔湯繫于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係于人。湯改儀而媚于桀，文王服從而幸于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大，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仇，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此，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也？于是文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人賢王，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涕泣而受。

春秋紀傳

卷十二 越世家

三

覽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于期，否終則泰，夫截骨之創，無削剗之利，陷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陰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明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令君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機哉？王曰：寡人將去人吳，以國累諸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大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脩，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在存亡國。

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人洩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國，通命達旨，賂往還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人不彼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井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于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屣，血流滂湧，食進不。

春秋紀傳

卷十二 越世家

四

之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鼻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曆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舍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于北國，為吳所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遂登船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擦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焉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嬌翻兮
雲間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驅驅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又哀吟曰彼飛鳥兮爲鳥已廻翔兮翁蘇
心在專兮素蛾何居兮今江湖徊復翔兮游殿去復返
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
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越王聞
夫人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孤之六嗣備矣于是入
吳見夫差檣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媿皇天
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
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
不勝仰感俯愧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于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
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
在青雲之上尙欲繳微矢以射之豈况近卧于華池集
于庭廡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
來涉我壤土入吾棧柵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
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
殺也畏皇天之咎而赦之太宰諂曰子胥明于一時之

春秋紀傳

卷十二 越世家

五

許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吳
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于石室之中三月吳王
召越王入見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吳王謂范蠡曰
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
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崩壞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
于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
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可語政敗軍之將不
可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號令用兵
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
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
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
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實子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
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憤鼻着
椎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緇夫斫養馬妻給
水除糞三年不愠而無恨色吳王登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于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願
謂太宰諂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
窮厄不火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諂曰願大王以聖

春秋紀傳

卷十二 越世家

六

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賜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于五霸名垂于前古矣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入問疾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以手取其惡而嘗之入曰囚臣句踐賀大王之疾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全愈矣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是以知之吳王大說曰仁人也吳王如期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日大縱酒于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而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相國剛勇之夫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吳王曰然于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詞曰下臣句踐從下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大

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嗚呼休哉傳德無極吳王大說明日伍子胥入諫曰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仁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人之語不滅涸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嬙之貌幸其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其必全豈不殆哉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相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遯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故舊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之言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以求所取也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

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賓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于是遂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返其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于轂下上天各赦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孤之困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大夫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

春秋紀傳

卷十二 越世家

九

料再還重復鄉國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句踐既返國乃苦身焦思寘膽于坐側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吏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任大夫種以國政委范蠡以戎事越國之境南至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北至十餘今諸暨有石門縣東

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今嵊縣廣運百里乃致其父

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

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千夫婦以蕃令壯

者無取老婦命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免乳公也

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天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

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儻當室者死三年釋其

政當室適子也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

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

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子來者必廟禮之

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備也

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

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

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

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千之罪也寡

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

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之仇

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

許之乃召大夫曰吳爲不道殘吾社稷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敢訪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庸乃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聖通也大夫苦成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辨別物類物色之類大夫蠡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皇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王乃令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奉決紀傳卷十二 越世家 士

利不審謂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五日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內政外政無入外政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扉填之以土開陽間陰去筭側席而坐不掃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國事外政軍事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扉填之以土側席而

坐不掃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君之令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春秋紀傳卷十二 越世家 主

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十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告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莫王起師軍于江北江陰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左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水而陳在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涉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地名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春秋紀傳卷十二越世家 三

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遂自殺以袂掩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魯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于是范蠡遂去而大夫種見誅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齊魯之地春秋紀傳卷十二越世家 十四

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句踐卽位二年而敗于夫椒入臣于吳凡三年而歸國句踐之十五年吳會黃池與晉爭長越兵乘間入吳虜吳太子子支焚其姑蘇夫差行成二十年復國吳二十二年滅吳距其夫椒之敗適二十年句踐十五年魯西狩獲麟十七年魯孔子卒自句踐而下七傳至王無疆爲楚所滅

愚按句踐長頸烏喙忍而食石室傳因備受人間本有之句踐十年許勝吳起而一舉滅吳其機深其械險顯于與氏論斷古人言之者與太王並稱其乃越王

孔子世家

孔子蓋宋微子之後也。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配。生弗父何。弗父何以有宋讓弟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族。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以爲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瞶夷。瞶夷生防叔。自孔父爲宋督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爲鄆邑大夫。叔梁紇壯勇有力。襄公十年。孟獻子從諸侯之師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言其多力。扶舉縣門。出在門內者。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鄆叔乾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叔梁紇娶顏氏女。徵在。禱于尼丘。以襄公二十一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因名曰丘。字仲尼。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九歲娶宋開官氏。升音堅。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司職吏。職見周禮牛人職。故爲此官。

此歌者
子有之
外也
起見
二九八
對歌
髮

孤不知父墓。微在年正適梁紇未幾紇死以少葬為嫌不從送葬史遷以為母諱之而不教孔子
 也。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
 引也。蓋殯也。問于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記此
 孔子既合葬于防。以告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
 先反。門人後。雨其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
 竊疑。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于體魄之藏。而為久遠
 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纔封。而遇雨遽崩者耶。孔
 子之然。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抑將罪門人乎。
 古不修墓。以古人送終。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于修
 云耳。豈孔子送親之終。而不能堅完其墓者。墓既壞矣。
 而不修。雖行道之人。弗忍也。薛應旂口叔梁紇葬防山。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二
 孔子三歲而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
 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孤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
 殯猶不知乎。且死而殯于衢。是無室廬而死于道路者。
 不得已之所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蓋禮
 經雖出漢儒。其間附會者。二十六歲母喪既祥。祥年為
 多矣。君子弗泥焉可也。計閏三月再葬為大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祥年為
 祔不計閏。二十五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二十七歲。郊子來朝。夫子見郊子而學之。既而告
 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孔子學鼓琴
 于師襄。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
 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孔子三歲而能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入倫之至。豈有孤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猶不知乎。且死而殯于衢。是無室廬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所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蓋禮經雖出漢儒。其間附會者多矣。君子弗泥焉可也。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祥不計閏。十二月再祥爲大祥。不計閏。二十五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郊子來朝。夫子見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

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狩于魯界因適魯問禮于孔子景公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段爵之大夫起纍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三

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見焉賓王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弔天之祐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宜加其廟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罰加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毋乃殄乎

此等中說
法與孔子無
異其義則曰
大也公好名
之

故宮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災果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自齊反于魯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蓽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季孫意如攻逐昭公魯亂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四

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彼高昭子者未聞以賢德稱而晏子之賢聞于諸侯久矣又况往者從景公適齊稱子與之有魯孔子至齊不主晏子而乃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于景公何耶豈以高子執政而主之以求用耶不然史記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至則問韶景公又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封以尼谿

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爲下宗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
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蘊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
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一云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
從政者可謂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
爲人晏子問之曰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
嬰聞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校樹削
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
猶澤人之非斧斤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
春秋紀傳卷十三 孔子世家 五

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
言發于邇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
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
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因宰我異日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三十七歲
而謝焉自齊歸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季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則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
墳羊吳伐越墮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昔禹會諸侯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爲
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于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
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
之三數之極也于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按吳伐越事在
哀公元年定公
五年吳未墮會稽
安得有獲骨之事四十六歲夫子在魯觀于魯桓公之
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
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
春秋紀傳

故常寘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
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
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定
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
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制爲四寸之棺五寸
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
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也何但魯國哉。于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其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榮褒衆。其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七

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定公。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其左右司馬以從。公曰。諾。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刃。魯侯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愈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遽止之。

齊侯傳夾谷之會
孔子相焉兩君執

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往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遂逃。而謂曰。寡人之過也。選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也。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能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昔年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既會。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享。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而大慚。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八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晏嬰進曰。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已知過。則謝以質而已。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初國人謫之曰。靡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旣而政化大行。國人又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五十四歲。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孫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郈費。將墮成。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思按。柄魯權行相事。大聖人過化存神。能于立義之間。折強齊驕暴之氣。使之行過服罪。而反不能得之于一成宰。何也。蓋此。時孔子已大魯。而其功不究也。按年表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請墮三都。其仲孫何忌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費。齊大治。齊人懼。饋女樂以沮之。孔子將行。正值魯十月上辛有事于郊之日。膳又不至。故遂行。其圍成弗克。乃十二月事。女樂之受。作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則圍成不克。非孔子在魯時事。史記孔子世家既誤以墮郈墮費爲在定公十三年。又誤以齊人饋女樂。孔子去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九

魯在定公十四年。他書傳不足信。獨不觀春秋所書墮郈墮費爲在定公何年月乎。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待價。及孔子之爲政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先爲之井矣。孟致地。犁鉏曰。請先將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門人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十

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實。直舂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使使問于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路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

邇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適陳過匡。匡人以其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我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子路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適衛。主運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上

長尺有咫。先生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鄆。更伐陳。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于是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也。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毋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其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公叔氏欲以男子不棄從。欲死之。而婦人恐。保西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公曰。善。然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孔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乃行。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上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賣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僻之而况乎丘哉乃反乎衛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又畱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弟子有愠心孔子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歟何為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種之為稼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網而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主

經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問如子貢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孔子七十一歲春哀公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洏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典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明年辛酉子路死于衛七十三歲壬戌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汝來何晚也孔子因嘆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古

歌曰泰山頽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楹間。昨暮余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子殷人也。寢七日而卒。時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葬魯城北洎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奉祠。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主

天地吾無以名其大也。日月吾無以狀其明也。滄海吾無以測其廣且深也。茲輯孔子世家譬之。事天地。繪日月。量滄海。窮于概議而已矣。聖人之通其廣大。精微者。著于六經。而其家世之統緒。生平之閱歷。及其言行之散見于百家者。可得而述其畧焉。用以補史記孔子世家之所未備。若夫史氏之例。上不入于本紀。下不夷于列傳。而必載之世家者。宋王安石雖譏之。今始仍其舊云。

康熙二十五年

御製先師孔子贊

有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

聖矣。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一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關里。景仰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主

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邇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

巖巖東海決決墻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臣鳳雖曰歷代封誥祭文廟碑贊頌多不能載敬登御贊一篇先聖後聖道揆既一金聲玉振大成則同天文幸昭餘皆可畧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七

春秋紀傳卷之十四

東陽李鳳維纂輯

周列傳

宰孔

宰周公孔周之三公也

孔以冢宰兼三公

襄王元年齊桓公會

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

咫尺小白敢聞越于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宰孔先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一

歸時晉獻公將如會宰孔遇之于途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故

輕致諸侯而重遺之輕謂垂棄而人重謂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

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

侯存亡國三

三屬諸侯乘車之會三存三亡國魯衛邢也

以示之施是以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

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于怨

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

後之會將在東矣

東東方也左傳東君之有知則否矣

君無懼焉其有

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

景大也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成秋之民實環之汪是土

也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而

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

卒

愚按晉獻公乘時崛起汾晉滅狄滅魏滅虞滅

至是而魏一乘益為齊桓成信所動是以就道而又

後期其駕為狼牙益可見矣蔡丘之盟美之大者

孔既與晉侯遇則當勸之兼程速起可也奈何顧

之夫諸侯講信修睦以蕃王室禮也由宰孔言之倚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二

土地之大可以無事于交鄰恃甲兵之強可以無需

于好食浸假而為無通之自立宋偃之橫行又何誅

反教之以雄據其立言為不智其謀國為不忠君子

不能無譏矣若果以如會為失心就道為天昏則在

會諸君皆將微死何獨詭譎然晉侯之薨何以迷如

所料也曰獻公之心死久矣蔡桓莊剪羣族信二五

因蔡丘如

會之故也

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惠王十四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

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

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

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日邪辟淫泆荒怠

靡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前矯誣百姓攝貳明

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

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再宿

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檮杌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

之興也鷩鷩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郿杜伯

無罪王見杜伯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儀之儀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豈不遠遷徙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愚按內

史過因

對曰不敬之大者不得以子產黃熊胎臺博物為此王

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而得神是謂食禍今虢少荒其

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

犧牲黍稷盛玉帛往獻焉狸姓丹朱之神無有所也王使太宰忌

父往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求神內史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三

凡四時皆
有信也

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賈。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艾報也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屬也。其後衡雍之饗。王命晉侯為侯伯。其策命之詞。內史興所作也。

富辰

富辰周大夫。襄王四年。王子帶奔齊。十二年。富辰言于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六

王曰。請召太叔。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吾兄弟之不相。焉能禁。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鄭文公伐滑。三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蕃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鄭郃。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二叔世也
二叔世也
二叔世也

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驪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從昧與頑。用嚮好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親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宣王和公。棄嬖寵而用三良。嬖寵中。侯于單。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彝。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親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七

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諭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且夫利內則禍由之。利外則取禍。昔犖疇之國也。由太任。二國名。任姒。奚仲。仲之。後太任之家也。太任王杞。季之。杞詩曰。季仲氏。任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杞。由太姒。杞詩曰。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四國皆姜姓。太

太陳由大姬。大姬，武王女，傳曰以元女。是皆能內利。

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鄆，姬姓之國，仲任之女。

密須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按鄆為鄭莊公所封，密須文王所滅，非由妹女娶歸而亡。鄆由

叔姑。叔姑，鄭夫人公子之傳曰先鄭伯有妹女娶歸而亡。鄆由

叔姑。叔姑，鄭夫人公子之傳曰先鄭伯有妹女娶歸而亡。鄆由

季姬廬山荆嬌。二事無所考。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狄封豕豕

狠也。不可厭也。王弗聽。隗后既立。秋隗而通于王子帶。

王黜之。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帶。

以狄師攻王。王出居于鄭。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

春秋紀傳 卷之四 周列傳 八

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慙乎？乃以其屬馳狄師死之。

愚按左傳惠王三年，揚拒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

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名之也。子帶包藏禍心，圖謀

篡竊，外與異類，內危宗室，比之管蔡，之惡聞于室。

又其為大辟未加，薄從流放，已為寬縱，豈得復名還

京師，更從親厚，容保大難，以傷國法乎？富辰引經諸

復式，姪徒知兄弟之宜親，不知大義之當絕，儲備誤

國，重貳禍胎，遂至罪人淫嬖，孤後宮，禍奔椒，寢

氣繼開，再次蒙塵，辰雖陪陳，捐軀不報，曷罪，不得以

內史叔服

內史叔服，周大夫襄王二十六年，王使叔服至魯會葬。

魯僖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

也。食子難也。收子。食子，奉祭祀者也。穀也，豐下也。面方必

有後于魯國穀。孟獻子之父也。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

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已而皆

驗。後二年，宋狄昭公五年，齊定王十七年，晉景公使瑕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王師敗績于徐吾氏。其言事奇中

皆此類也。

春秋紀傳 卷之四 周列傳 九

倉葛

倉葛，周之陽邑人也。晉文公既受陽樊于王，陽人不服。

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

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

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戕其宗祏而蔑殺其人民，宜吾

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于

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

之，惟官是徵，其敢逆命？何以辱師？君之武震，毋乃玩而

頭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

陽不獲承旬而祇以覲武不得承王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立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秦孟明帥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果敗于峭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十

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避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還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十一

呂祖謙曰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秦華諸岳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援天命以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輸戈遠還自却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故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蓋在公且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弭而作不可待問衆人安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辨口以禦之所以是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因殆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爲常而以其三十舌爲可恃也下逮戰國不啻之原猶川滿之餘策虛張九八十一萬以滿齊一旦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積首歸罪甘爲俘囚始知虛語浮詞果有時而不足恃也吾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以償急周之罪愚按周禮邦交行使則有文告之辭嘉場則有守禦之備故有大兵壓境動敵臨城國勢危于累卵因丈

詹桓伯

詹桓伯周大夫景王十二年周甘人與閭嘉爭閭田甘人周甘邑大夫襄也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周潁邑王使閭嘉晉閭邑大夫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周潁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責讓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三

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而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郢，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其亦廢墜是為。為後廢墜兄弟豈復用故言先王姑恃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因以敝之先王姑恃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即敦煌地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為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伯父若裂冠毀冕按本塞原專棄謀主族之師長

葛弘

葛弘，周大夫，博聞辯智，忠于王室。景王十四年，王問于葛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至此十三年歲從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聖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歲及大梁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三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三

楚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執立之歲歲在大梁至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是歲楚子誘蔡靈侯于中而殺之後二年楚靈王死平王復封蔡二十年晉侯將伐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維與之蔡靈王死平王復封蔡二十年晉侯將伐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之蔡靈王死平王復封蔡二十年晉侯將伐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之蔡靈王死平王復封蔡二十年晉侯將伐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之

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周大獲。先備二十一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伯過周大夫得其族葛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也以其族也

毛得果亡。景王崩，王子朝爭立，王室大亂。劉子單子立敬王。葛弘事劉文公。時子朝之黨南宮極震。地震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父獻公克而周之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子朝號西王敬王二年春正月召伯盈南宮闕極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葛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

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及子朝奔楚其餘黨猶在王城
時有作亂者故諸侯戍周敬王十年莒弘與劉文公謀
欲城成周遣使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莒弘而與之于是
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王室始靖周劉氏與晉范氏世
為婚嫁莒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二十
八年六月周人殺莒弘弘忠于周室死非其罪周人收
其血而藏之三年化為碧史記莒弘以方事周靈王諸
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依物怪欲
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卒為衆人所殺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莒弘○韓非子叔向之說莒弘也為莒弘書謂叔向
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失何不亟以兵來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高

伶州鳩

州鳩周司樂之官也景王將鑄無射問于州鳩對曰臣
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
從細故琴瑟尚宮也
鐘尚羽鐘尚大
石尚角
角尚商
商之中匏竹利制以聲奇調利
為制無所尚

也大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
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
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
其調
利華木一聲無清濁
之變大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樂和則
清政和
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助之絲竹以行之詩以
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華木以節之物得
其詳曰樂極極中
也極之所集曰聲中和之所
會曰正聲聲應相保
日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
越之匏竹越孔也樂記曰
朱絃而疏越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
春秋紀傳 卷十四 周列傳 高

此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鐘成伶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主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喜好也鮮其不濟也其所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大鐘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明樂以立鈞出度也古之神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黃鐘所以宜養六氣九德也由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陰不佞

陰不佞周大夫敬王元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

真

之寶珪于河補河畔成津人得諸河上珠自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朝得玉者取其玉將賣則為石及敬王定位而獻之與之東皆邑六年子朝之餘黨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愚按周自東遷以後勢雖削弱苟有明君哲輔猶可振墜緒而啟令圖不至等子弁髦也情也上無與主下鮮才良今攷宰孔以下十餘人皆卑卑少所設施或能樹齒牙弄唇吻張浮飾虛而毫無經國實濟嗟何其衰也惟王孫滿差強人意而宋人猶用深文橫加貶責道矣

春秋紀傳卷之十四

春秋紀傳

卷之十四

周列傳

七

春秋紀傳卷之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周列傳

王子虎

王子虎惠王之弟也。為周卿士。晉文公既敗楚城濮。親命之詞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再拜稽首。受命。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明年夏。王子虎會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王子虎在。周值晉文公初霸。再與諸侯會盟。以尊王室。為王親臣。卒諡文公其子孫為王叔氏。按春秋文公四年。書王叔氏。卒。穀梁傳誤以為叔服。氏承穀梁之誤。作傳曰。經書王子虎卒。不書爵。叔服。情害公義云云。其責魯甚備。而不知叔服固僭。然在也。且如。以不爵虎為訊。則當以爵虎為善。復耶。未審此。王子虎任何官。封何爵。廷告不詳。策書不載。聖人壽德。而書之。又據文義。不書爵。當是。貶虎不合。云。訊。晉。

王叔陳生

王叔陳生諡簡公。王子虎之孫。王叔桓公之子也。定王五年。晉會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桓公卒。陳生嗣。靈王四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戎為周主。王叔有貳心于戎。晉人執之。已而釋之。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王復之。殺史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軍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軍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政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單伯

單伯。周之卿士。食采于單。伯爵。其名與世。示傳皆未詳。莊王四年。

廩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餽司里

事縣存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

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庀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至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晉既克楚于鄆使卻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召桓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五

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卻子見我以爲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樂范不欲亦我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無謀我有二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遂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將必求之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微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姦仁爲佻姦禮爲姦姦義爲賊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殺行容姦也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六

矣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大抵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未幾晉滅卻氏王叔奔晉十二年單襄公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自童戲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被文相德非國何取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相傳至三世而昇于驪之孫驪襄公名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此其孫也晉仍無道而鮮胃時晉厲公無道又無子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周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弑晉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單氏賴之

單頃公

單頃公襄公之子傳失其名靈王三年晉悼公復伯假寵于周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餘無事見于傳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七

單靖公

單愆期附

單靖公名頃公之子靈王九年周卿士王叔陳生出奔晉單靖公代之以相王室十四年天王使靖公逆王后于齊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加邊也送不過郊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單氏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容單子之況我禮也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八

其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鐫鏤儉也身聳除潔聳體也除也內外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容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難也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容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單若有缺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他矣單氏世為王卿士迄于春秋之終不廢靖公庶子有單愆期者為靈王御士初王僖季卒僖季弟其子栝將見王而嘆除服後愆期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此日字下迷括烏乎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

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
知期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佞夫弗
知四月戊子僖括圍為逐為大夫成愆五月尹言多劉
殺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以不期忽期

單蔑單成公附

單獻公蔑靖公之子也獻公棄親用羈景王十一年冬
十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成公獻公之弟也十
四年單成公會晉韓起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九

將死乎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子卒

單旗

單穆公旗獻公之子靖公之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
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重
輕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質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
之子母相通故民皆得其便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
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

齊列傳

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
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大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千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匱
乏君子將險也危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且絕民用
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王弗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十

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
大林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
射之覆解其繼謂用物過度若積聚既喪又解其繼生何以殖
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
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柳大陵故耳
不能聽及也是以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重不過石百二斤為
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
之今王之制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
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解民財將焉用之夫

春秋紀傳

卷十五

月列傳

士

耳目心之靈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耳目聰明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而民歸心焉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疾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依據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鐘景王愛子朝欲廢太子猛而立之恐大臣弗從二十五年王田于北山使公卿皆從欲殺單子及劉子遇心疾而崩不克單穆公與劉文公立王

猛是為悼王王子朝與其黨作亂帥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奔失王子朝之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與之戰殺其黨八人單子告急于晉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悼王崩單旗劉釜立敬王王子朝敗奔楚王室始靖

單武公

單武公名穆公之子也敬王十七年子朝之餘黨僭祁

作亂尹氏復助之天王處于姑猶夏四月單武公劉桓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猶已巳王入于王城十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皆僭以定王室于時王室再亂天子再蒙塵而單氏父子扞王于艱戮力王室用能底定周世卿之功于是為大

王季子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七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食采于劉為王卿士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凶乎若家不凶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木有保則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卑若木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卿三三而

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于死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于死而遠於
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仕事而徹下能
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儉則能足
用矣一子者侈侈則不郵賈賈而不郵憂必及之若是
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匹之道也王曰
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
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
早世猶可若登年以藏其壽必凶其後八年而子家出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三
奔又十八年僑如出奔其言皆驗簡王八年晉卻至與
周爭鄆田鄆溫別邑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
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
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陽氏狐氏先處
之狐陽陽處父食溫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
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劉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鑒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民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戎有受服神之太節
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及師還成肅公卒於
瑕康公之先見類如此惟茅戎之役桃觀喪師君子譏
之事見內史私服傳

劉夏

劉定公夏康公之子也靈王十三年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十四年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晉趙文子自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四
號之會還及賴景王使劉定公勞之館於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
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
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神怒不敬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年冬趙文子卒

劉摯

劉獻公摯定公之子也。景王十六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劉獻公在會，晉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齊人聞之，懼，聽命。二十五年，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恐劉獻公單穆公不從，將殺之。王遇心疾而崩，不果。獻公尋亦卒。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列傳

主

劉伯奎

劉文公伯蚩一名狄獻公之庶子也初事單穆公時王
子朝有寵于景王伯蚩恐其爲亂請于父獻公殺子朝
及其傅賓孟會景王崩獻公亦卒單子立劉蚩共奉王
子猛而立之遂攻殺賓孟子朝與羣喪職之徒作亂帥
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失王亦出奔子朝之黨追
之皆爲單子所殺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復與單子
奉王如平時如圖車次于皇王猛卒劉子單子復立
王猛之母弟王子句是爲敬王時敬王號東王子朝號

西王相距守四年。劉單與子朝數十戰，互有勝負。會晉師勤王。五月，劉蚩敗王城之師於戶氏。戊辰，復戰。劉師敗績。劉子懼，以王出。七月庚午，次于渠。子朝焚劉。燒其采邑丙子，王宿於禘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趙鞅奔躒。帥師納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王室之亂而復靖者，劉氏之功爲多云。

春秋紀傳

卷十五
周外傳

十六

氏曰單氏曰劉氏皆有事實可攷而單襄公單穆公其言識足爲鑑鑑于朝王猛之時掩嫫嫫危故曰周之東遷晉鄭乃伏春秋之終單

春秋紀傳卷之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公子彊

臧僖伯魯惠公之庶弟公子彊也。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一

于農隙以講武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十二月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臧孫達

臧哀伯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諸侯會

公子彊

魯列傳

卷十六

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紼橫維持冠者統冠之重者紼昭其度也。藻率鞶鞶鞶率鞶鞶從下而上者鞶冠上覆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鞶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二

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諫諫之以德。

公子彊

呂祖謙曰。國之賢。敵國之仇也。權門之民。公門之黨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察君之忠惡。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

臧孫展

臧文仲辰衰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餼，不顯。文仲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其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災，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詞也。」御說，宋莊公之嬖，後立爲桓公。文仲曰：「是宜爲君有卹民之心。」二十八

春秋紀傳

卷十六

曾列傳

四

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邾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謂羣臣不敢，官守謂羣臣不敢，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却之，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犒齊師。語在柳下惠傳齊師還，是歲，文仲副公子遂如楚，乞師見子玉。楚令尹道之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于是楚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會楚師，伐穀。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郵也，故能有親諸侯之患。諸侯郵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勸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雙王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衛侯聞其賊，文仲之為也，使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五

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閭之上也。○毛氏傳曰：閭初在兩廟，莊在祖廟，今傳將入禘，閭將升祖，而乃升僖于閭，上則僖遠祖，而閭仍禘，子在父上，禘在祖上矣。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陽開塞關之屬，凡六所，妾織蒲，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楚滅六，滅蓼。六蓼皆魯附，臧文仲問六與蓼滅，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使季文子聘于陳。十年春，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六

臧孫許

臧宣叔許文仲之子也。宣公十八年，季文子欲去公孫歸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子怨歸父去三桓，故追言。臧宣叔怒曰：時為其父仲遂之惡，以罪之。臧宣叔怒曰：司寇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宣叔之意，以歸父為無罪耶？則不應拘季孫之請，以為有罪耶？則不應怒季孫之言。怒則不必逐，逐則不應怒。宣叔于是進退失據矣。成公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聞齊將出楚師，懼而與晉盟也。冬，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

焉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妨農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
 銘其功德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以
 怒之匹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以公姑姊之北將不得尚有未皆有
 賜上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
 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民夫上之所爲民之歸
 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愚按武仲所禁
根本清源之論與夫子苟子不欲躡實不竊之意同是
三家三分公室季孫竊國之憤是內盜也外盜望風

而子貢矣以盜賞客又何誅焉武仲因結盜之問而極
 言之亦所以除折季氏也然一按春秋一版人皆書魯
 邾庶其魯五年邾庶其昭二十七年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
 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
 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問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國之蠹也今倍其賦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
 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訪於臧孫紇曰飲吾酒吾
 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既獻臧紇命
 北面重席新尊潔之命設重席於堂北面名悼子降迎
 之大夫皆起及旅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
 春秋紀傳 卷十六 解列傳 十
 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惡公鉏于是公鉏遂廢季孫愛臧
 孫喜其成孟孫惡之孟孫及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疾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
 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
 我葬公鉏有功於孟氏故孟氏欲爲公鉏仇臧氏季孫不信臧氏問之戒
 氏戒氏戒氏曰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蔽也子
 爲戒備也戒氏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甲乙亥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爲而死子而繼室以其姪之姪穆姜之姨
子也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而致
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問命矣再拜受邾使爲以納請爲請遂自爲也爲自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十一
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宣叔之勲敢不避邑乃
立臧爲臧紇出奔齊其人曰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
臧孫曰無辭發長止少季氏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
史掌惡臣而問盟首惡臣謂奔於者盟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公自道對曰多
多矣戰功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敢穴於寢廟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敢受其邑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怨也爲季氏廢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
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
祭乎周公獻義魯無義終誰福哉武仲遂終於齊臧氏
族有臧堅者從武仲於防齊師圍防獲臧堅齊侯使其
奄人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
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以禮于士以代挾其傷而死木
臧會
臧會者臧昭伯之從弟也臧爲卒子昭伯立昭伯從昭
公出公季平子立臧會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僂句以上爲信與解信不僂吉臧氏老將如晉問伯起
居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
對再三問不對昭伯歸及郊會迎問又如初至次於外

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大夫使爲賈正送
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伏諸路而殺之會出逐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
氏老季臧相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
余欺也會之子曰臧賈哀公八年魯及齊平九月臧賈
如齊蒞盟賈之子曰臧石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
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齊人餽臧石牛太史謝之曰
春秋紀傳

卷十六 魯列傳

三

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臧氏出自惠公世有名卿倍哀之忠文宣之勳武仲之智皆彬彬乎國良也至昭伯從臧會卜僇僕何告吉遂獲嗣卿而臧氏世業替矣實臧雖憂惠吉逆因之理始有不可知者焉

春秋紀傳卷之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

魯列傳

公子慶父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公之庶兄也公羊謂是莊公弟惟季友耳毛公幹曰慶父以庶長稱孟而時歷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以是也按春秋經文只稱仲孫莊公即位慶父專政勢傾公室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名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不許三十二年八月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一

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慶父通于莊公夫人哀姜欲篡魯使圉人桀賊子般于黨氏魯人立閔公閔公立二年

共仲即慶父也使卜齮賊公于武閭成季立信公閔公庶兄

共仲奔莒魯人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請免死子不許哭而往共仲曰矣斯之聲也矣斯

即子魚難于面言故哭而往乃縊公羊傳公子慶父欲報慶父讎其聲而解其意之將由子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矣斯人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人則殺矣矣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汶北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是矣斯之聲也諸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劍經而死慶父狀也歸獄歸獄使人歸之

春秋紀傳

存之時樂會于宮中。子飯流而禮之。莊公死。慶父謂
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若試之矣。使弑子般。然後
季子至而不疑也。
季友存其後是為孟孫氏。
毛氏傳曰。經文
莊公三十一年。子般卒。之下。昔公子慶父如齊。問二年
公葬。之下。昔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其仲畏罪而出奔者
共仲賊殺子般。國人不知。故追述求免。時季子在陳。共
仲恐季友已而己。又無備。因以哀姜故。適齊求援。此情
事之顯然者。胡氏向于慶父師伐於餘丘時。發一大
謀。謂權好篡弑。未有不害其柄者。至是不戰乃又謂出
入自如。皆由其兵自恣之故。遂曲引康王之語。干戈
虎賁。屈器仗。認作軍。自慶父擅兵。夫慶父未嘗以
兵。迎立。問也。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問公見弑。慶父又
奔莒。則益窮蹙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奸
以七百甲。伐國。革車千乘。執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
車。而承相太尉。先存兵。相慶父根深。自難猝制。夫春秋
出。兵。而。賊。彼。而。後。用。何。有。南。北。軍。府。兵。用。兵。使。外。戚
王。之。而。一。說。不。已。入。說。會。不。思。殺。叔。牙。使。鉞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二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二

季。一。人。醜。之。穢。慶。父。祖。矣。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
弄。一。兵。季。友。行。誅。未。嘗。祖。一。士。也。儒。者。解。經。何。可。言。不
以。實。而。洵。口
擬。復。若。此。

按左傳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言雖亂常
尚未有弑逆之事也。季子醜之而立其後。于義得矣。
慶父通于君母。連弑二君。春秋元兇。平有其比。脫身
海網。境外潛逃。重賂購求。幸而獲致。又聽其中途自
縊。極之刑。未加竊恐。二君之。不。腹。日。于。地。
下。矣。奈。何。亦。復。存。其。後。乎。此。則。季。子。之。過。也。夫。

孟穆伯

孟穆伯公孫敖慶父之子。僖公十五年。楚人伐徐。公會
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孟穆伯率師及諸侯之師。救
徐。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

春秋紀傳

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伯食子。奉祭
養者也。其後交。難也。收子。難也。叔也。穀也。豐下。必有
伯子孫盛于魯。難也。收子。難也。叔也。穀也。豐下。必有
後于魯國。豐下。面。秋。會。晉。侯。于。戚。晉。侯。疆。戚。田。故。公。孫
敖。會。之。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二。年。夏。六。月。穆。伯。會
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也。穆伯娶于莒
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
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也。逆婦。及鄆陵。登城見之。美
遂自取之。襄仲請攻公孫敖。叔仲惠伯平之。使反莒女。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三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三

復為兄弟如初。八年。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己氏。即前年還。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
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使得朝。
魯之政令。穆伯既復。三年。而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
終。寢于家而不出。二年。而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
立後于君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難。惠。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
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以卿禮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
謀。孟氏穆伯。曰。爾魯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
齊魯境上地。飾棺。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
不。示。無。所。歸。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

則惠叔請之至。立子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故他。從舊女。故不視。年其子來。故在舊。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譜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季文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繩。一人門于辰丘。皆死。句。繩。辰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以自明無欲殺獻子之心也。句。古候反。麗莫幸反。

仲孫穀

孟文伯穀。穆伯之子也。文公欲弛文伯之宅。宅有司所居。公欲樂。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四

之以。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寬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舍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惟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益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仲孫蔑

孟獻子蔑。文伯穀之子也。宣公九年。王使來徵聘。夏。使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賜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於成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乎有庭實。旅伯朝而獻功。于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會諸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和。必有大功。果敗秦師于麻隧。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及諸侯於虛打。謀救宋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葬成。襄公。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五

公九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魚石自宋逃楚。楚城諸侯救宋。楚師還。晉人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鄆。以魚石等歸置諸宛丘。二年。秋。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叛晉。謀討之。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荀偃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懼。乃行成。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使屬晉。如鄆。史須句之北。晉侯不許。獻子曰。以寡

君之密邇仇讐而願同事君無失官命鄧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掌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缺而為罪
寡君是以煩借助焉晉侯許之七年夏四月周四月夏之二月也

三十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
郊社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敢蠶而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二士
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六

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

在晉我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韓非子孟獻子聘
我富獻子以言家其貧惟有一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

宣子曰彼君子也以泰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
為富據此孟獻子必無美室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

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
于人一等矣韓非子孟獻子之晉叔向問之曰聞子無
邑是以不沐馬班固者尚徒行故不與叔向以語而
齊魯所以異功伐別賢不備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
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一乘此明等級也且大

卿必有軍事是故而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車有難則以
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
以成節儉以潔私名孟孫之食也可與又何賀按春秋
列國世卿各有采地采地所出車賦即為軍行故傳曰
孟孫子百乘之家也今

仲孫速

孟莊子速獻子之子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邾莊子
微之微擊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莊子遂塞海

陘魯陰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公會晉

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是時齊靈公無道

內五加十魯諸侯同怨而圍之伐齊雍門之萩莊子斬其柯以為公琴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七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二十

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今
其相和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事未能報也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卒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
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行父忠於公室宿不能繼而莊

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仲尼稱其孝云
仲孫羯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孟氏之御騶豐
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與公鉏謀公鉏季孫廢秩而

晉獻俘也陽虎強使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虞魯故不孟孫立于房更衣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復兩設享

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

子謂趙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

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十年帥師與叔孫武叔圍郕

時侯犯秋復與武叔圍郕侯犯奔齊十二年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將墮成

氏也成宰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

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十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哀公二年懿子帥師伐郕取

郭東田及沂西田與郕子盟于句繹而還十四年八月

卒

愚按定公之時孔子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而仲由為
季氏宰將墮三都于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是聖人大
行之兆也昔月已可之驗也獨孟孫聽公斂處父之說
憑固其城至以國君親將帥舉國之衆圍之數旬而
不能下墮亦危矣所以然者叔李二家邑宰數叛南
嗣以費侯犯以郕二氏患之問夫子家不載甲邑
無百雉之論欣然墮之而無疑雖自知失藩籬而
可以除腹心之疾也則墮之變故墮之而不顧也若
成宰處父竭忠孟氏北門保障為之謀者甚周而又
出死力以衛之有盤據之樂而無反噬之虞則孟孫
何苦而自削其限也哉成之所以不墮也然懿子
畏墮孔門雖有年所而墮城不過百雉之訓宜其素

問今夫子以禮治魯而聽教者出于專國之叔季梗
化者及在于受業之門人遂子之罪于是乎不容
矣胡氏不推究其故而僅疑少正卯等疑阻
其問明乃于孟孫失出而于正卯失入乎

仲孫閱

南宮敬叔仲孫閱懿子之弟按敬叔又名說又名紹又
名延不應一人有四五名

疑必居南宮因氏焉師事仲尼孔子問禮于老聃敬叔

言于魯君與之車一兩乘馬一駟子與孔子俱適周見

老子及還老子送之以言敬叔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伺于宮待命于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十

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初

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將以贖

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敬叔聞

之遂循禮施散焉南宮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廢
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孔子以為異士

孺子洩

孟武伯洩懿子之子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

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為右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

戰于郊右師奔齊師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

馬曰馬不進也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郕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洩子羽銳敏微我不欲戰而能默口不言洩曰驅之

十四年懿子卒武伯立成宰公孫宿與武伯有隙以成

叛降于齊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

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

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李羔曰師衍之役吳公子

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疏也武伯名師

無當故武伯自以為可疏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季康子

孟武伯逆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重為季

康子曰請飲疏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

春秋紀傳 卷十七 晉列傳 三

君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以漱三桓之飲酒不樂已而公孫于齊

思按孟氏祖慶父為魯元惡大黠又繼之以穆伯之

淫亂植基薄矣而其後乃多賢子孫異哉獻子與季

文子同朝二子皆竭忠公室者也宿及意如不念先

世之忠勤自貽其短垣而莊子僅子皆能世其家故

三桓惟仲孫氏

孟公綽

孟公綽孟氏族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孝伯之役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

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從空歸而弑齊莊公料事之明

如此亦非盡知於才者

太史公曰孔子之所以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遠伯

主于齊晏平仲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以此觀之公

綽之賢雖不如遠安公孫然其人亦大槩可取矣

孟之側

孟之側一名之反孟氏族也清之戰孟孺子洩帥右師

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故孔子稱其不伐

子服它子服氏四人

春秋紀傳 卷十七 晉列傳 三

子服懿伯佗孟獻子之庶子也別為子服氏季文子相

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諫曰子為魯上

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

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

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羶衣惡而

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

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根莠文子聞之

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士大夫

子服椒

子服惠伯椒，懿伯之子也。臧武仲之出奔也，魯人欲盟之，而患無辭。惠伯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武子用之。」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越二年，滕子卒，南蒯將叛，枚筮之。不指其事遇坤三三，地下地之比三三，坤六五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爲大吉也。以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有忠信之事，則可。」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五

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內外倡和爲忠。率事以信

爲共。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不足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

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

雖吉未也。及南蒯敗果如所言。晉會諸侯于夷儀。齊服

也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以禱。」

也。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以禱。」

也。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以禱。」

也。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以禱。」

小國君之患也。寡君聞命矣。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

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

政武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

魯懼及焉，不可以不共。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季平子

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

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

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益闕矣。昔欒氏之亂，欒盈齊人問晉之

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師，敝

賦，跣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

擊齊之左，持止晏萊焉。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

求遠也。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

于魯國，又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

于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于君者，將安勸

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

晉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毋乃得蠻夷而失諸

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子服回

子服昭伯回惠伯之子也。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慎者奢傲將以輕君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十月，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

子服何

子服景伯何？子服回之子也。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宮宮。百官救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中車掌車府庫慎守，濟濡帷幕。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六

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帷幕從火氣而為之備。蒙葺公屋，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是時魯雖被火，而禮書猶存者，景伯之功也。七年，公會吳于郕。吳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者，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之，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桑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以矣。勿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

謀之。景伯不欲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吳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懿子是其說。諸大夫阿季孫意皆曰：「可伐。」而孫開景伯之言，問諸大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國今其有者，懿子之言，謂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老萬大也。知必危，何故不益？益何季孫之意也。秋季氏遂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

吳師伐魯，克東陽而進，每日遷次，舍于庚宗。吳人行成，景伯曰：「楚人聞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七

詐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令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若見晉侯，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貢職，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三

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將敗之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人與六人從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名地

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

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

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吳人信鬼且故以恐之

謂魯不共而執其勝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言于王曰無

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按子服氏孟氏之友也魯伯之改過惠伯之忠勸昭伯之明智景伯之應對強吳皆足以衛社稷定國是豈不賢哉是可以與莊子儗子南宮敬叔諸孟競矣

春秋紀傳

卷十七 魯列傳

大

春秋紀傳卷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叔牙

叔牙者桓公之庶子慶父同母弟也莊公病將薨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嚮者牙曰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乃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季子大義成親亦猶周公之誅管蔡毛氏傳徐仲山曰記母以季友酖叔牙為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厚本支而庸且仲點蔡鮮義皆在此不無失實子當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依而牙試械成一語則或牙有執之形而友始為之左傳畧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矣友既以宗卿與國同政而公牙之亂又事速官聞苟非驟起刺之則鮮有不獲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剪其羽而後慶父繼之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于助亂故叔牙之誅先已誅賊則子般之卒可不言其誅公之薨既已討賊則慶父之誅并可子公孫茲嗣證叔牙之必言幸此皆夫子書法之至精也

叔孫得臣

叔孫莊叔得臣戴伯之子也文公三年叔孫得臣會諸

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冬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
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
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睦瞞
侵齊睦瞞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
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同乘冬十月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傷
莊叔善射射其目中之身橫九畝富父終甥椿其喉以
戈殺之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軌叔孫欲自旌其功命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叔孫僑如

其子曰僑如按長狄在睦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且睦瞞國人亦不必皆長者故經又但稱敗狄
氏或宋劉敞說以經無長狄字爲疑夫經但書敗而不
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則豈之蓋所敗者狄而所
獲者長狄也故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上總稱僑
氏特稱長狄可驗也魯語吳伐越陸渾會稽獲骨節節事
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侯惡防風後至
後之在昔爲江芒氏在周爲長狄氏漆姓則長狄種系
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僑氏三氏短之至
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長只一丈而春秋考異詳
曰長尺尺穀梁身橫九畝則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
丈則未可盡信耳宣公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季漢孔融曰在
卒以不葬揚棄仲
人之惡貶不葬耳

叔孫宣伯僑如得臣之子也爲人奸佞善譏成公三年
僑如帥師圍棘棘不服魯故圍之晉人使齊人歸我汶
邑也是時魯賦役繁苛棘雖復歸故國不願爲之民故
不服而魯遂用師以圍之亦異于勞來安集之政矣
五年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饋諸鄆八年秋宣伯聘于
齊以修前好十三年秋宣伯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夷
人姜氏至自齊春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
人之禮禮焉不加十四年僑如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
鍾離十六年晉厲公敗楚于鄢陵秋晉會諸侯于沙隨
公將如會出于壞隄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王

取其室穆姜送公命之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公待于壞隄中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不及晉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
卻犇曰魯侯待于壞隄以待勝者坐觀晉楚之勝負卻犇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王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
晉侯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
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魯。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如為成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齊孟之母僑如曰：「不可以再得罪，奔衛亦問于卿。」所至皆遇傳言僑如之伎。

叔孫豹

叔孫穆叔豹，叔孫莊叔之次子也。其兄僑如譏慝不仁，欲專魯政而去季孟。穆叔懼禍及奔齊，及僑如敗出奔。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四

魯人名之反自齊，立為卿。襄公二年，魯使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公新三年，晉會諸侯盟于鷄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四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諮。諸親為詢，諸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韓公饗之，樂奏鹿鳴之無撫敵邑，不膳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膳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于其細，故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先樂金奏肆夏擊鼗，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君命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咏歌及鹿鳴之詩，君之所以見使臣，臣不敢不拜。况大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感不拜。魏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依靡及謀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五

子相公如晉，聽政。晉侯饗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編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時魯貢賦重，若得鄆比以助五年，穆叔及鄆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鄆。前年魯至是如晉六年，如邾，聘且修平也。且年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亦登穆叔相趙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也。孫子無辭，亦無懷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

亡之本也。後數年，孫林父果以逐君亡奔晉。十三年，季

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

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

衛以贊元侯。無軍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

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奸惡。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

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

國，毋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于魯。襄

昭皆如楚。十四年，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

春秋紀傳 卷十人 魯列傳 六

穆子曰：諸侯謂秦不共而討之，及涇而止于秦，何益？何

之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

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

從之。十六年，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

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郵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隊，故穆叔會

范宣子于柯。魯懼齊故，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義取

大邦以自救。叔向曰：盼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三年，齊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賀克欒氏也。范宣子逆

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

晉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盟夏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春秋紀傳 卷十人 魯列傳 七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為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

曰臧文仲，既死，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

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

不可謂不朽。穆叔如周聘，且賀城。時諸侯城周。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二十七年，宋向戌合晉楚之成，穆叔會晉

趙簡子、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季武子使

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此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春秋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杜預曰季孫專政于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遂其小是故貶之愚按元凱此說非春秋意也邾滕之命非出魯君特季孫假之以自便耳即曰君命也其命是耶則當從之以示順非耶則當違之以從權聘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事之可也魯本周公之後號爲盟國邇于諸鄰今徒以貢賦告重之故適自貶小夷于附庸大不列于諸侯矣邾滕爲人私屬不與宋盟魯若視之亦當不與是盟也陳孔穎達公孫歸生鄭其宣及曹許之大夫皆在于盟曹蘇庸宗邢而反不如陳蔡曹許耶貢賦可勉國體可惜叔孫之不責視邾滕是也且即使叔孫願命請于晉楚願比邾滕必不見聽何也邾滕賦輕非盟王所利脫從魯請宋衛諸國亦將效尤夫就小侯之卑詭留貢賦之厚責諸侯誰不爲之春秋紀傳卷十八魯列傳八

如楚穆叔相過鄭鄭伯有往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廟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其後鄭人殺良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三十年爲宋災故穆叔會諸侯之大子澶淵三十一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春秋紀傳

卷十人魯列傳

九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後韓起代趙文子爲政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子爲政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之言倫之甚倫苟且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韓宣子爲政魯不堪求讒言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言在昭十三年會人訛季武子是歲公作楚

官適楚如其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

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太子野以毀卒哀毀滅性立敬歸之

弟齊歸之子子野敬公子禰立昭穆叔不欲曰太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義鈞謂賢等

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其後二十五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昭公

元年穆叔會晉趙文子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會于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十

號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在會二人執戈先焉謂使二人執戈

為前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

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謂盛服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

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

戈之前不亦宜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

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其有心矣若無其

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

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

不合諸侯矣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

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齊盟請戮其使則叔孫穆子在會欲戮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弗與桓子難言非貨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蹕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

之咎也備而惡之吾又其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

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樂桓子名鮒助弗與不已

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十一

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國忘死貞也主謀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

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救趙戰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免叔孫諸侯其誰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德也引其封疆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宣於是乎處有三苗憂有觀扈商有姚邳

二國商諸侯周有徐奄書序曰成王伐淮夷徐即淮夷自無令王

諸侯逐進狎王齊盟其又可宣乎強弱無常恤大舍小

足以爲盟主憂其大者如蘇軾滅亡之禍又焉用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辨治

吳漢有贊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漢在南音若吳

不稱兵以治其過昔之軼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言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

亢也元樂去煩存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固請諸楚

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

中不出叔孫恨季孫伐其曾天謂曾阜阜叔孫曰旦及

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

春秋紀傳卷十八 魯列傳主

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言叔孫入勞而季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焉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槐曰雖惡是庸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

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

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

之四年冬卒初穆子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

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問其

而送庚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已弗

宗魯也

勝頤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瑕喙口象號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皆召其徒爲而視之無

且口志之記之以俟及僑如敗魯人名穆子于齊既立

立爲卿後驗與否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姓問有

對曰余子長矣能本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試呼之以唯遂愛之使爲豎長

使爲政爲家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明齊大夫子明也歸

未逆國姜子明取之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春秋紀傳卷十八 魯列傳主

失節之婦穆子何爲迎之是自開禍門也穆子田于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爲孟鐘

爲其子孟丙曰爾未際際接也言孟未享大夫以落之既

具使豎牛請日孟丙使牛入弗謁牛既人弗告出命之

日詳命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享賓牛曰孟有非婦

人之客叔孫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蓋豎牛投怒將往

牛止之使拘而殺諸外穆子使豎牛又強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仲壬與公御士名萊公與之環

使牛入示之牛使牛以賜環人不示出命佩之愚按此

史記

史記

叔孫曰何為不見既自見矣往見公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奔齊及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名杜洩見叔孫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

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个史牛弗進則寘虛命徹寫器

相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

以攻諸大庫之庭王也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殺諸塞關之外齊界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寧風仲

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是

怨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明之謙三三良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丘卜人名曰是

將行此子王而歸為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明入地日之數十甲至故有

十時亦有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

三為卿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降于天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

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當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離火也艮山

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變為艮為火焚山火焚於人

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純離為牛

易離卦畜牛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父子世爲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

愚按叔穆子明鑒淵明往往察人生死禍福于眉
睫之間立談之頃百不爽一何其明也及其卒也身
以餓死而不能燭豎牛之禍又何闇也豈其明于人
而闇于己歟抑天夢是踐而不知裁之以理歟抑有
由也庚宗之遇君
子之所不爲也。

叔孫舍

叔孫昭子舍又名媯穆子之庶子也穆子卒豎牛作亂

殺孟丙仲壬而立昭子昭子卽位遂誅豎牛昭公十年

晉牛公卒。昭子及諸國大夫如晉會葬。既葬。諸侯之大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夫

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皆無辭以退。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後八年。華定作亂。奔楚。十六年。齊伐徐。徐及郟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遠伐。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采芣詩。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菁菁者莪。詩既見。詩六義且有義。昭子曰。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常用幣于社。故諫。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擲盛伐鼓于社口食陰勝陽也社者羣陰之諸

侯用幣于社社位上公請侯卑故用幣以請救。伐鼓于朝退而自責。平子弗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云秋郕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之子，已姓之子也。

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縉雲氏其一也炎帝

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五

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
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名曆正之官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
秋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
也。青鳥，鸛鷖也。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鶩雉也。立秋來，立冬去。人太
水爲蜃，上四鳥。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鸛鷖也。鴝鵒，鵲也。皆曆正之屬官。
鳩氏司馬也。睢鳩，王鳩也。鸞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鴈鳩氏司空也。鴈，鷺也。鸞，鷺也。鸞，鷺也。鸞，鷺也。爲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鷺也。鸞，鷺也。鸞，鷺也。鸞，鷺也。爲司寇，主盜賊。
鵲鳩氏爲司寇，主盜賊。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

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鷮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鷮雉，鷩雉，攻木之工也，鷮雉，埴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鷩雉，攻皮之工也，鷮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平，斗斛之量，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爲九農正。九扈，有九種也。春扈，鷩鷩，夏扈，鷮鷮，行扈，鷩鷩，青扈，鷮鷮，黃扈，鷩鷩，老扈，鷩鷩，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春扈，鷩鷩，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鷮鷮，趣民耘苗者也。秋扈，鷩鷩，趣民收斂者也。冬扈，鷩鷩，趣民谷藏者也。棘扈，鷩鷩，爲果驅鳥者也。行扈，鷩鷩，爲民驅鳥者也。青扈，鷮鷮，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鷩鷩，爲農驅雀者也。老扈，鷩鷩，趣民收麥，冬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不得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不能致遠。瑞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郢。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是歲宋向華二氏作亂。蔡侯卒。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華氏戴族。向氏桓族。二十一年。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歸語昭子。昭子嘆曰。蔡氏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

五
卷

歷今蔡侯始卽位而適甲身將從之。既而蔡侯果失國。
 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道經武城，魯人要而擊之，遂取。
 邾師。邾人愬諸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使
 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
 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
 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
 衆與兵而朝。示也士彌牟謂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亦必亡邾。乃弗與。士
 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知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也乃

別囚于服回于他邑而館叔孫于箕范獻子求貨于叔
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傷若
不解其意按穆叔與昭子皆見執于晉樂桓子求帶范
獻子求冠其意也裂裳帛而與之取冠法而與之。風
節矯然世濟其忠鳴呼難矣魯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
更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吠狗弗與將歸殺而與食之。
示不愛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二十
四年晉人將歸叔孫使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
其蹇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欸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叔牛來殺已。士伯入見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

人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請從者。使爾卒逆吾子。叔孫

受禮而歸。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

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司城樂氏大宗是賤其身也。必亡。其後樂大心

果出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昭公之攻季

氏也。叔孫昭子在闕。魯下邑公徒圍季氏。叔孫氏之司馬

慶於言于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辛

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潰

公孫于齊。愚按昭子在國遇變。必有法以處之。司馬之

而驪戾陷圍。遂成孫齊之禍。是皆天意。大豈人謀。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精

穎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

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敗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以季氏悔

公子家命適公館者執之。屏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

安眾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每不欲冬十月辛卯。

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嗣。是為叔

孫成子。定公五年。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

愚按意如迷君。大逆不道。一見昭子。稽顙悔罪。然不

聞而變矣。昭子耻為季孫所賣。祝宗祈死。君子悲

之。愚以為昭子于意如。勢均力敵。事有可為。惜也不

能倡大義以帥國人。定反正之謀。而一死塞責。無補

于君。蓋忠有餘。而權不足也。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州仇。昭子之孫。成子之子。初成子欲立武叔

公若藐固諫曰。若藐。叔孫氏之族。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

賊射之。公南叔孫氏家臣不能殺。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壬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口。武叔之我以劍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僞若固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專諸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圍

郈。定公十年夏事也秋弗克。二子復及齊師圍郈。弗克。武叔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命不

駟赤許為武叔武叔稽首。駟赤以計逐侯犯。而納魯師侯

春秋紀傳

卷十八

魯列傳

三

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傲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叔二氏不欲戰。武叔聞冉子之言。激而蒐乘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歲公會吳師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而問曰。爾何事。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而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叔孫。武叔見顏淵。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淵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過。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武叔慚。武叔卒。子舒嗣。是為叔孫文子。無傳。

按世稱三菜。輒並惡之。而不知叔孫氏之有人也。莊叔之敘。穆叔之貞賢。昭子之忠智。世濟其美。實國賴之。可不謂社稷之衛哉。若乃四分公室。則皆自季孫為之。叔孫特不得已而從之者耳。觀左傳季武子舍中軍。穆叔不欲。盟諸偃。謂諸父之衛。此可見矣。諺曰。一簣一粟。十年尚猶有臭。吾悲夫世之論者。季孫同類而並論之也。

春秋紀傳卷之十八 終

春秋紀傳卷之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季友

季友。桓公之少子。莊公同母弟也。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善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干陳葬原仲也。按公羊謂季友私行。避慶父之難。蓋預指三十二年。統逆事也。但是時。二叔統逆。尚未顯見。至季友。既叔牙而後。子般之統。與觀其能。既叔牙。立叔孫氏。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聞乎國政。若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為莊公母弟。故為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及。兄。弟。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乃使使以君命酖而殺之。按慶父牙未嘗行弒也。因莊公問後叔牙。但有慶父材。一言耳。季友立酖殺之。母乃適急。日不觀公羊傳。有微而牙統。械成一語乎。逆謀已成而未發。季友先事誅之。蓋二公子之亂。事連宮闈。危疑之際。不嫌急決。所謂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毛氏謂先誅叔牙以剪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然亦見季之善于勸誅。

齊侯之配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缺閔公之費既已誅賊則處父之給非可不言此皆夫子書法之至

故授牙之配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缺閔公之費既已誅賊則處父之給非可不言此皆夫子書法之至
及莊公卒子般立慶父賊殺子般魯人立閔公閔公會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故季子自陳來歸經書季子來歸稱季子喜之也按季子自莊公二十七年奔陳至閔公元年自陳來歸避難凡七年
公羊稱莊公病將死問後于季子季子脫叔牙則季子歸在莊公未薨之前不知開元年經書季子來歸從何國慶父弑閔公季友立僖公慶父奔莒初成季之將生也成季即季友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僖公母開季友之繇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二
上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莒子使其弟莒牟伐魯季子帥師敗莒師丁鄆獲莒牟將戰公子友謂莒牟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范寧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今德之人豈當舍三戰之整侯身復閱戰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終傳或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僖公十六年卒
經文夏壬申公子季友幸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季孫行父

季文子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冢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使文子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及至晉而靈公卒十二年冬帥師城諸及郕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會公于棠亦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棠子家賦鴻鴈文子曰寡君亦未免于此吉同有微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弱之憂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三
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此年夏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

此篇見
卷之四
此篇見
卷之四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四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口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害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害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賄王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

此篇見
卷之四
此篇見
卷之四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五

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即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回服讒蒐怨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即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呂祖謙曰哀而懼于季氏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知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贊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日徒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據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言僕之事借其名

李賢注
卷十九
春秋紀傳

閱其術。默收一國之權于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之陰且誦也。昔僕執君。竊實。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故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托去惡之名。改君命。使可。自附于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爲計。乃如此。既而宣公果欲封之。文子之對。其能言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入諫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于宣公之中。吾嘗察史克之對。歷數君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諷宣公。宣公不執逆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誦之。一皆一誦。抑開箝制。真季氏之。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宣公篡立。如齊。賂以濟西。於是公會齊侯于平丘。十八年。季文子怨歸父之欲去三桓也。逐之。事在歸父傳。歸父奔齊。成公元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六

年是時齊屢伐魯。文子懼。於是作丘甲。二年。行父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事詳御克傳。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難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後果陷廁而卒。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不可。曰。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遷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我族也。其肯字我乎。公止。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七年
宣公八年
宣公九年
宣公十年
宣公十一年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三年
宣公十四年
宣公十五年
宣公十六年
宣公十七年
宣公十八年
宣公十九年
宣公二十年
宣公二十一年
宣公二十二年
宣公二十三年
宣公二十四年
宣公二十五年
宣公二十六年
宣公二十七年
宣公二十八年
宣公二十九年
宣公三十年
宣公三十一年
宣公三十二年
宣公三十三年
宣公三十四年
宣公三十五年
宣公三十六年
宣公三十七年
宣公三十八年
宣公三十九年
宣公四十年
宣公四十一年
宣公四十二年
宣公四十三年
宣公四十四年
宣公四十五年
宣公四十六年
宣公四十七年
宣公四十八年
宣公四十九年
宣公五十年
宣公五十一年
宣公五十二年
宣公五十三年
宣公五十四年
宣公五十五年
宣公五十六年
宣公五十七年
宣公五十八年
宣公五十九年
宣公六十年
宣公六十一年
宣公六十二年
宣公六十三年
宣公六十四年
宣公六十五年
宣公六十六年
宣公六十七年
宣公六十八年
宣公六十九年
宣公七十年
宣公七十一年
宣公七十二年
宣公七十三年
宣公七十四年
宣公七十五年
宣公七十六年
宣公七十七年
宣公七十八年
宣公七十九年
宣公八十年
宣公八十一年
宣公八十二年
宣公八十三年
宣公八十四年
宣公八十五年
宣公八十六年
宣公八十七年
宣公八十八年
宣公八十九年
宣公九十年
宣公九十一年
宣公九十二年
宣公九十三年
宣公九十四年
宣公九十五年
宣公九十六年
宣公九十七年
宣公九十八年
宣公九十九年
宣公一百年

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七年。吳伐鄭。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夫。詩曰。不弔吳大。亂靡有定。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俾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子一奪。二三孰甚焉。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七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羣盟何爲。夏。文子如宋致女。魯伯姬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文子喻魯侯宋公。有韓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侯之美也。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侯之美也。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六年。公將會諸侯伐鄭。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母。成公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諸諸晉人信之。九月。執季文子于荅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伯。在聲。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惡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尼臺。
公五年十二月辛未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在位階西

宰庀家器為葬備。家無私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以是知文子之忠于公室

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說苑衛將軍文子

三窮而三通。何也。一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

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于朋友

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

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

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

失之固道也。按季文子在魯。無三窮三通之事。其說出

說苑。疑是附會。然事賢舉窮。分

貧禮賤。則得文子之為人矣。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愚按季文子歷相三君。家無私積。功在社稷。名播諸

侯。可謂塞蹇匪躬矣。然東門襄仲。弑惡及亂。授國宣

公。舍曰不討。而又為之。如齊請會焉。是則宣比大。數

同。惡相濟。文子知。屬。歸。于。無。禮。之。臣。而。不。知。身。為。焉

雀也。嗚呼。

楊慎曰。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修然稱之。黃東發曰。行

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

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及為之。再如齊。約

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季孫宿

季武子宿。季文子之子也。襄公六年。晉人以鄆故來討。

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武子如衛聘。且辭緩報。非貳

也。八年。如晉。報宣子之聘。九年。公會諸侯伐鄭。武子帥

師。從晉荀瑩士句門于鄆門。十二月。晉師還。公送之。晉

悼公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

寡君以生。顧炎武曰。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年。發之于

為言者。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

于承簡之歲。結刑書之歲。及漢梁之明年。是也。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九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周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

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

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十三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穆子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大

三軍。魯大國而為之。難。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

諸。乃盟諸僂閭。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吊入者無征人季氏者不人者倍征不人季氏者則使

入病擊民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

然不舍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晉為魯晉侯

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若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

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功焉

臧武仲譏之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

師毀逆之以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

章義取一國好章以卒盡人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卒章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公賦南山有臺美其為邦

家之基邦家之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

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公起居璽書追

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昭公五年春王正月武

十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故魯君無民而昭公終以失國自季氏之作

舍三軍始也六年季孫宿如晉聘拜莒田也晉侯享之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十

有加魯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

討不敢求貶得貶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毋乃

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

臣君之嫌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

知禮七年卒禮引季武子寢疾婦罔不說齊衰而入見曰

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斯道也將亡矣上唯公門脫衰武子曰不

遂廢彌立紇是為悼子未幾卒子意如嗣

季孫意如

季平子意如武子之孫悼子之子也昭公十年平子伐

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

祭乎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費南蒯怒以費叛十三

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

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

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晉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訴于會莒為取郕故曰魯

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晉侯不見

公而執季孫意如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十一

大綱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士

曰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

卷之五
目錄

春秋紀傳
卷十九
三

之六韜八也爾子車曰齊人也淵捷將擊子車之先

助淵捷者知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子車曰其族將擊之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言魯人之衆可以射恐之子囊從野洩。齊大夫洩也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亢衆也又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子囊言冉豎射陳武子。齊大夫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黃鬚眉甚口。甚有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子何敢亢之。傷言不敢林雍羞爲顏鳴右人。皆魯下范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顏鳴去之。懼而范子之御曰視下顧。欲復使范子刺林雍斷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五

三年而無成季氏其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堅守臣節弗敢宣用事片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缺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五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息子姑歸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初昭公出季平子
禱于煬公至是昭公薨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趙氏
木訥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詭鬼神以微福季氏逐
君天地所不容何有于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
二十二年安神靈何有季氏說得罪于周公伯禽故為
之也其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
不與煬公之廟入其可謂乎定公五年平子卒
春秋書曰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按訓傳以內大夫有
罪見討則不書卒如
公子翬之不書卒是矣非也意如書卒要以其見免王
王法之誅而得以有位終其亦直書而義自見者歟
意按昭公伐季氏敗而出亡議者皆以公不度德不
量力無民而求逞其欲自取奔亡之禍此皆以成敗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七

論事平夫以趙高之機子嬰一孺子即位幾數月而
後左右莫不非高私人然子嬰名而誅之如殺孤憤耳
夫子嬰新立之孺主能行于趙高而免昭公君國二
十餘年發怒于強臣而聲其罪夫豈不可惜其不以
大義討季孫徒與二三護人以謀作使於是乎休公
徒之怒而啓禍戾之心一蹶不振客死乾侯為天下
笑又何
惟哉

季孫斯

季桓子斯平子之子也平子卒陽虎作亂囚桓子及公
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釋之定公六
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
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事詳載
陽虎傳公飲處父即成人

救之虎敗入于謹陽開以叛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魯
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公
為周道游往觀終日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膳大夫孔子行作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喟然嘆曰夫
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子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
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秋七月桓子卒

季孫肥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七

季康子肥桓子庶子也桓子有疾命其家臣正常曰無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
桓子妻女也則肥
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敢告遂奔衛康子請
退避位
也公使共劉魯人
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魯康
子也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郕吳太宰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之乃已康子伐邾入之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師晝
夜掠

魯此時
齊納魯
魯在齊
魯納魯
魯納魯
魯納魯
魯納魯
魯納魯

無紀律。獻于毫社。因諸負瑕。吳為邾故。伐魯為城下之

盟。而還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先大夫用之不終。

為諸侯笑。康子曰。將誰召乎。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

而用之。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子請禦之。曰。魯之羣室。

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

及齊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敗之。是歲。又敗齊于艾陵。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七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二十四

年。公如越。得越太子適郢。得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康

子聞之。懼。因太宰嚭以納賂焉。乃止。二十七年。夏四月。

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

愚按。公于友。兩朝定策。大義滅親。光啓汶陽。為公室

輔。子孫世昌。宜矣。父子歷相三君。家無私穢。可不謂

忠焉。然宣之妻。一言而歸。父逐。盡之戰。一怒而四卿

出。威福自擅。功罪相半。逮至武子。遂肆其跋扈。作三

軍。令中軍。而魯君無民。公臣不具三耦矣。家隸效尤

公父歌

公父文伯歌。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也。悼子二子。

穆伯。定公五年。陽虎欲作亂。因季桓子。遂公父歌奔齊。

已而復歸魯。桓子與文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賢明婦

人也。于康子為從祖叔母。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

露。賂父為客。羞。驚焉。小。賂父怒。相延食。驚辭曰。將

使驚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驚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

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七

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

而未之聞耶。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

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

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

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采織也。祖。習也。天子與公卿因

治。陰。教。而。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

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曰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
 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
 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
 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綏。卿之內子。
 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
 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
 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
 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
 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
 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氏之婦不淫
 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
 辱其先記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無搢膺。無憂
 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
 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
 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春秋紀傳

卷十九

魯列傳

三

春秋紀傳卷十九終

春秋

卷十九

魯列傳

三

按季孫別派爲公父氏。然無聞人卓然可紀述者。惟公父文伯母。以賢明著稱。是可與叔向之母並傳矣。



魯列傳

叔仲彭生

叔仲惠伯彭生公孫茲之次子也別為叔仲氏穆伯穆伯與襄仲為從兄弟為襄仲娶于莒見其美遂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公孫敖反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及敖卒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喜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親愛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文公九年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其後椒果作亂楚滅若敖氏十一年夏惠伯會晉御缺于成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文公生太子惡惡太子名使叔仲惠伯傅之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以宣公屬之襄仲欲立之十八年文公薨襄仲

伯為襄仲所殺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謂惠伯曰子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襄仲知不可奪乃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惡我以君命召惠伯詐為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益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魯復叔仲氏立其是年春齊侯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魯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齊侯終令龜有咎亦有咎言令龜者二月公薨木幾齊懿公見弑十月惠伯為襄仲所殺惠伯按叔仲彭生惠伯料越椒有先見之明知也勸襄仲殺親視之愛仁也君弑死于其難義也可謂魯國之全人矣然其死春秋何以不書晉考魯十二公遇弑者三隱公桓公閔公是也太子在喪遇弑者二子般及惡是也弑逆之禍史不絕書而及節之臣未嘗概見獨有一惠伯耳宋華督弑昭公孔父死之而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晉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而春秋書曰及其大夫荀息皆以死節予之也然孔父為司馬無能改于其德荀息徇君邪心援立不正皆有罪焉猶以死節見褒况叔仲彭生有二臣之節無二臣之失而名不登于死節之科此所疑而未解者也杜元凱以為史畏襄仲不敢書夫果畏權奸而沒忠臣義士之行何以為史筆乎且晉之董狐齊之南史皆以死節筆而魯史何獨不如或曰春秋書法微者姓名不登于史策叔仲非卿故不得書然文公十一年夏以仲彭生會晉御缺于成筐春秋已書之

諸葛孔明
不為生
善多善
人善相

矣。其微者可知也。余固不能強解彭生之死。所以
不見于經之故。而山丘九凱之說。推之則自古忠臣
義士。死于奸權之手。而衣沒無聞于後世者。
豈獨一惠伯哉。豈獨一惠伯哉。吁。可慨也已。

叔仲帶

叔仲昭伯帶。惠伯之子也。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役。故季氏城費。傳。季氏所以強。襄公二十八年。公
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
一人也。為其言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
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三

從。適饑寒之。不恤違恤其他。不如姑歸也。叔仲曰。子之
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于
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
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芋姓實嗣。其
誰代之任喪。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王者乎。王太子
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為先君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
先君。謂不如先君。將為喪。以國聞之。聞喪而還。兄已
聞喪。其誰曰非傷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求
說其傷。而亟于前之人。其譽不滋大乎。說猶除也。言楚

其善其

已者。將急。說傷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誓以憚小國。其
誰云待之。憚。難也。若從君而走。則不如違君以避難。
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
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叔孫穆子
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公遂行。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魯人薄之。故
其子孫不得志于魯。晏子。景公于魯。若地。山陰數百里。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易為不盡受。子叔
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四

叔仲小

叔仲穆子小。叔仲帶之子。昭公十二年。南蒯將以費叛。
以其謀告叔仲穆子。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
亦以例。加三命。昭子不伐莒。叔仲小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

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亂而斃之。則開命矣。若不廢

君命。則有若矣。若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

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與南蒯

謀季氏。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

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

小卒。其子不著。

公子遂 東門氏

公子仲遂諡襄仲。居東門。因以為氏。襄仲世系未詳

魯卿也。又謂之襄仲。與公孫放為從父昆弟。公叔敖父則慶父也。慶父兄弟四人。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五

友不知誰為襄仲之父。其稱公子。則必為莊公之庶子可知。傳記未有明文。而杜註亦無確據。所當闕疑。

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帥。於是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責杞無禮也。二十八年

公。子遂如齊。二十九年。東門襄仲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魯。聘晉自此始。故言初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邾人

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文公二年。襄仲如齊納幣。聘夫人

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

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王人三辭。賓答曰。寡

若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

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

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

無陋矣。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八年。襄仲會晉趙

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戍。大夫出境。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書曰。公子珍之也。九年

公子遂會晉趙盾及諸侯之大夫救鄭。十一年。公子遂

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楚大

厥貉將以伐宋。十六年。公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六

盟。不許。曰。請侯君問。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

盟于鄆丘。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

穀。秋。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齊懿公尋見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而以宣公屬之。文公薨。仲遂殺太子惡及視

視太子惡之母弟。而宣公使季文子如齊納賂。以免討。夫人

姜氏。公元妃也。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適立庶。一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八年。仲遂卒。

公孫歸父

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宣公十四年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幸哉善乎安桓子之言曰懷必貪貪必謀人歸父之欲去三桓不過欲專魯國而已國富貴而輕以人國微俸而非必果忠于公室者也從來名外兵以除內患者其國鮮不亡何進之于董卓崔胤之子朱溫是已足詳作俑得非及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身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自晉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博議舊國舊都望之振然遂是行有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于魯易以爾為晏氏之所讓口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為之為身進而聲越是故情之不可

春秋紀傳卷二十 魯列傳

七

仲嬰齊

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謂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憤在國之樂焉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歌在阱則思噴當其在牆不知噴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緣而知其樂哉魯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廟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孤而育焉名而嬉焉奔而遊焉固非驟見而忽明胡為而誇焉乎人耶曰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羆牛心之饌則樂其珍也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裘殺文錦之服則樂其美也吾是以知歸父之言魯樂必素常而嗜利也素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于物故馳騁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駭如也聲色之樂登如也吸遊之樂蕩如也是皆所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八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於是使嬰齊後之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易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易為謂之仲

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可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後之歸父也歸父

使于晉至魯則嬰齊後之歸父也歸父使于魯則嬰齊後之歸父也歸父使于齊則嬰齊後之歸父也歸父

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毛奇齡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為後仲速也非後歸父

也以為為兄後則非也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為立後哉仲本字故或稱襄仲或單稱仲傳所云仲為不

道是也但字即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為氏而有其賜氏則不必王父而本氏之字亦皆可賜宣公德仲立已

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焉其稱仲速則即字賜氏豈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豈不在春秋褒貶之例觀仲速之

下再中嬰齊則明是實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

公羊不謂例但知孫以土父字為氏而不勝賜氏遂疑
 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者是必嬰齊曾繼兄歸父
 為子而呼其仲為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後造
 為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
 子歸父奔齊娶齊婦魯公孫無一絕彼此相繼之事
 尤要齊不為歸父後定公二年季孫欲立歸父之子于
 家駒為歸父後曰家駒氏子有後季孫願與于圖之而
 歸不從是歸父見逐後歷成襄昭定四世並未立後公
 羊說謬也至若歸父之子氏子家駒以子家者歸父字
 也然則歸父氏父字矣按此傳成公羊之謬說極有証
 據但考世譜十家駒係歸父之孫今以為即歸父子則
 豈有歷成襄昭定四世將近百年而猶為其子者毛氏
 未之考耳顧炎武曰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
 以父字為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
 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孫遂其死
 也書仲遂卒于垂其子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
 也書仲嬰齊卒其言辨矣然仲季皆字也非氏也有賜氏無賜字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九

子家駒

子家懿伯驕者公孫歸父之曾孫也以曾王父字為氏
 昭公不忍季氏之橫欲伐之邱孫勸之公告懿伯懿伯
 曰讒人以君微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恐受洩
 故留公宮以自明公以兵圍季氏之宮平子請囚請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入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
 徒者衆矣日入應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諸而弗

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
 必悔之弗聽俄而季氏救兵至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
 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昭公以伐季氏者負罪
 出奔使若非公本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
 忍也遂孫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公羊傳昭公將
 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
 駒曰諸侯情于天子大夫情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
 借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千玉戚以舞大夏
 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雞犬委已
 終試而後走之齊齊侯信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
 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
 遂再拜稽顙慶于家駒曰慶于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十

日臣不佞昭君于大難君不忍加齊景公曰請自莒疆
 之以秋饋賜之以死再拜稽顙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
 以西請致于社萬五千家欲以給公氏之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
 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一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昭君留者或欲通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士

內外或欲通外內之且欲去君去君傷其罪出奔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諸從亡者好出奔而惡陷君
 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通外內之言而僞負罪以去君將速
 公而後歸其國不通外內果欲何為何必守
 為忠及公居郕孟懿子陽虎伐郕欲奪公郕人將戰
 子家子曰天命不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言君操
 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
 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
 公徒敗于且知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
 春秋紀傳
 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也
 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公
 禮而欲使重見從安禮也大夫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至自乾侯處于郕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王君大夫稱王君此子家子曰齊卑
 君君祇辱焉公復如乾侯晉侯使荀躒問意如逐君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士

故季孫請迎公歸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一慚之不恐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公從之荀躒怒而去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季孫必與君歸勸公棄其從者單車入于季孫之軍
 公欲從之眾從者魯公不得歸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
 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叔孫成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
 春秋紀傳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
 見叔孫易幾而哭美哭會也不欲見叔孫請見子家
 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
 若公子宋王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
 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
 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
 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

一齊不納而
幸以若其
國矣

落溪溪
落溪溪

落溪溪
落溪溪

羈將逃也遂遁去不知所終

毛奇齡曰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屬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別一威公鄭一獻公衛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子宮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之今晉納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體而無實濟且皆臣強橫范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食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為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般獻公有衛侯剡出公有父嗣驪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即若亡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入不必備厚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雖然迎入雖曰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請德謝過之市煩解說此其間即一本國人通之有餘故子家既聞不通外內之盟即毅然拒之聞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即力為衛之至意如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七

隨荀躒迎公莒侯即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而公請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縫紵從公為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為于乾侯者非天意也貴人為之也易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眾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制處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制處臣不任任臣不忠魯昭公欲得忠臣而任用之然忠臣不任任臣不忠魯昭公以不聽于家羈而聽臧昭伯終至失國死亡而不悟吁其可哀也已

叔盼 子叔氏

叔盼宣公之母弟也有賢行宣公弑立盼心非之守約

甘貧不受其祿賜宣公十七年卒春秋書曰冬公弟叔盼卒其子孫為子叔氏按案齊其曰公弟叔盼賢之也之則胡為不夫也曰兄弟也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足矣繼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恩也是以取貴

子叔嬰齊

子叔聲伯嬰齊叔盼之子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其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戎叔孫豹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所逆晉師至乃食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七

而後食及晉師至聲伯又先食豹是役也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鞅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思之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謂齊楚而為讐治之何及卻鞅曰吾為子請邑悅其言故欲為封曰嬰齊魯之常祿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

下段聲伯之
見之則如焉

不稱其
不稱其

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

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乃許魯平

叔季孫聲伯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即御

欲信讓乎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

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

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苦

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

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若厲公也勝敵而歸必立新

春秋紀傳卷二十魯列傳五

家如齊童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

所始為怨三府三怨即上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

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

矣初聲伯夢涉洹或予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

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冬十一月還自鄭至于狸販而

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

傷也言之之暮而卒初聲伯之母不聘母即叔勝妻

姜曰吾不以妾為娣移姜宣公夫人比弟生聲伯而出

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所生一

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御準

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

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御準恐

人遂行生二子于御氏御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

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合

叔老

子叔齊子老聲伯之子也襄公十四年季孫宿叔老及

春秋紀傳卷二十魯列傳六

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二十年叔老如齊時齊魯有

怨聘問禮絕至是齊子初聘于齊兩國之好復通二十

二年秋七月叔老卒

榮駕鸞

榮成伯駕鸞一名樂聲伯之次子也襄公如楚反及方

城聞季武子襲下下魯邑也季武子公欲出楚師以伐

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

恃諸侯諸侯其誰聽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宿

齊魯之
不與公
不與公
不與公

許
不與公
不與公

乏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
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
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
蠻夷伐之。而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宿
之事。君也。不敢不悅。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
乃歸。季武子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
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子股肱
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
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及季孫意如逐昭公。公薨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七
于外。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欲溝絕昭公光城榮
駕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縱子忍之
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又欲為君諡。為惡榮駕鷲曰。生
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明也。以
臣之
述
叔弓
子叔敬子弓。叔老之子也。昭公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
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
敢為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勞。致館。辭曰。寡

君使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
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
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
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
服椒之父叔弓。服椒為之。避使惠伯曰。公事有公利而無私忌。椒請先
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傳言叔弓五年。叔弓敗莒師于
蚡泉。八年。如晉。賀虢祁也。九年。與季孫意如仲孫速伐
莒。十年。會楚子于陳。十三年。帥師圍費。討南蒯之叛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 魯列傳 六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叔弓有二子曰。叔輒。叔鞅。昭公二
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于是叔輒哭日食。意在丁昭子
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二年。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餘無事見于傳。鞅之子叔詣。亦無傳。
愚按東門氏莊公之戚。也。子叔氏文公之支子也。
叔仲氏。叔孫之別派也。其人鮮卓犖奇偉者。若乃叔
彭生之殉難。子家懿伯之忠勤。為魯名臣。足光史策
云。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衆仲

衆仲魯大夫。世系未詳隱公四年衛州吁率陳宋蔡之兵以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一

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年州吁果敗。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惠公妾桓公母將萬焉。舞也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六大夫四。四四四士二。二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冬齊侯使來告成。是年秋齊侯平宋衛盟于瓦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以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諸侯以氏爲諡。因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晉士氏之邑亦如之。名趙氏當氏。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孫以王父字爲氏。

申緇

申緇魯大夫。世系未詳桓公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于申緇。對曰。名有五行。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名唐叔生而有文在。手曰唐。同各處是也。以德命爲義。如文王名昌。知其必。以類命爲象。如孔子首象尼丘。因能昌盛周祚之類。以類命爲象。名曰丘。字仲尼。之類。取于物爲假。如魚名。取于父爲類。同。取于父也。不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二

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也。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放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放。廢主也。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也。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緇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弗聽。遂及文姜如齊。果有彭生之禍。初鄭子儀之世。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以爲之計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此莊公十四年事問于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人無毀焉妖不自作言蛇妖之興由于儀畏忌厲公太過所致故曰妖由人興也

曹劌

曹劌者魯人也一名沫以勇力事莊公齊師伐我公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
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
玉帛弗取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三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
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
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
降之福若有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若治而小人
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適用財用不匱莫不共足是以用
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祝以獨恭小賜
不成獨恭不優不威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戰夫民求不聞于財而神求優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
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
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難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
敗齊師于長勺此亦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彼伐
而弟書敗彼甚善我之能敗彼也臨難辟警不廢權謂
况用兵乎莊公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後視其伏莽
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敗取勝非王者事則必
強寇臨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拱手讓敵兵乃不接
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強仇來伐加之齊桓管
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丘極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
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必先請備具左右司馬然後與
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且夫當頃刻忘戰勝也故曰我
戰則克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至櫻相校射首斥奔軍
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其重戰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何
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
國侯天下後世貽誤不少
十三年莊公將與齊侯盟
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四

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
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
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請
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顏色不變
春秋齊桓公伐魯去魯五十里魯莊公請成曹劌謂魯
莊公曰君寧死而又不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固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生也不聽臣之言固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
莊公曰請從之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
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
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請戮于君前
管仲鮑叔進曹劌然則兩陸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妨或進者莊公曰封于汶則可否則請死管仲曰以少衛君其以君南地也君其許之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三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桓公從之戰國策曹沫劫魯將與齊三戰三北亡地數百里及桓之盟以劍枝桓公于壇坫之上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此戰策上之說也其事實也曹沫劫盟之事內外傳皆無有惟見于公羊而史記因之按經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不克我師敗績于乾時十年春正月齊來伐我敗之于長勺是年六月齊宋合兵來伐駐師于郎我師擊敗宋一軍齊師遁去十一年宋獨來報公復大敗宋師于鄆而齊終懼伏而不敢報十二年兩國解怨釋仇始會盟于柯益魯齊交兵魯失利惟乾時一戰自後四五年間無不見于濟二戰三北亡地三百里之說策者皆無之果有之豈有不見于經者經書取濟西田取汶陽田齊人來歸郕謹龜陰之田齊人歸謹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及闢失地必書得地必書豈有三百里地其失其復皆不見于經毛西河曰隱桓之際約三十餘年在齊魯並無侵奪都邑并換地奔獻之事盟柯二十三年春公將一事似做夾谷之會而遺其事者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在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摺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不問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按曹子糾盟隨矣然觀社一諫引古訓明王制以坊人王之私心雖晏嬰之論遊觀魏絳之舉虞薦何多議焉而太史公僅列之刺客與專諸蒯政同科其亦不倫矣哉

柳下惠

柳下惠魯大夫無駭之孫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

姓展氏名獲字季食邑柳下時藏文仲相魯有海鳥

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文仲使人國人祭之展禽

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六

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句龍也佐黃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

卷二十一 魯列傳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七

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穆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舜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冥契六世孫。商禘黃帝。祭法曰。商人禘舜。郊契。父。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皆虞夏商周。子孫禘郊之禮。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報祭杼能帥禹者也。杼禹七世孫。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微契八世孫。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世孫。周人報焉。凡郊禘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

趙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許之。於是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齊孝公來代。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于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惟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音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禮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之野。敢備與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汝土地。賁之以饋。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戕其社稷。豈其食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恐。齊侯乃許焉。平而還。齊侯求魯。魯與之廣。齊人知其誑也。曰。以柳下季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

聖朝公論
傳子惠則
有善人
下知已
聖朝公論

御孫之傳
聖朝公論
聖朝公論

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
吾亦愛吾則曰不可退而有愛色曰吾聞之也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若子鄰人謂柳下惠曰吾聽
夫子之言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
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柳下惠卒門
人將誄之其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能永厲
今嗚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兮
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九

室夜暴風雨至娶婦室壞處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
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
人曰子何不納柳下惠然納婦人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稱其亂
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吾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
者期至于善而不襲其所為可不謂智乎淮南子曰柳
下惠見怡曰可以養也蓋雖見怡曰可以結杜見物同
而用之異

御孫

御孫名慶為魯匠師之官莊公二十四年丹桓公之楹
刻其桷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
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大夫宗

不敬者初
其言也
也者不
以金銀
刻其桷
本桓公
大德而
宗孫伯
宗孫伯

婦說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賁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
章物也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賁是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而夫人亂之母乃不
可乎不聽其後哀姜果與慶父通而亂魯國國語作憂
公使大夫宗婦說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
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
有司懼逆之書丁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賁不過棗栗
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而夫人亂之母乃不
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公子偃

公子偃魯大夫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十

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馬虎皮亦用此術公從
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重館人

重館人魯之候吏也失其姓名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
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
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盡分而
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
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

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有章。雖賤賁也。惡有毀。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呂祖謙曰。利則害後。害則利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晉文公有討于懷。被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地。是誠何心哉。藏文仲所以理避其行者。亦怙而不安。然其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視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人之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孰信如是。說則投商出賁。趨利如風。兩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遂逆推。避于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謂藏文仲之賢。而反爲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義。顯免官。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君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禍耶。魯與曹同出姬姓。豈可于諸侯其恩義。信者之重。非若顯一特之私交也。以曹之禍。爲魯之禍。曹之賢。文仲之賢。不如此。萬章。曹前日請復衛侯。文仲嘗爲盟主矣。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曹。辭曹之田。其義反不足以動曹乎。文仲于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于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非思衛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齊列傳

士

夏父弗忌

夏父弗忌。夏父展之後也。弗忌爲宗伯。文公二年。秋八月。烝。將躋僖公。升僖于上。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禮記

禮記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大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祀宗書昭穆。猶恐其相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

及主癸。玄王契也。王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毋乃不可乎。弗忌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信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士

逆訓民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棺爲大槨。

里革

里革。魯大夫。太史克也。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資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資來。其愛我也至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

里輩于側之不忘也晉人弑厲公邈人以告成公在朝

其外能無歸乎衛侯果復厚成之使于衛也右宰穀

之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後十餘年。右宰穀死于衛難。成子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君子稱之。絕交論曰。既之仁。寧基耶。成分宅之義。

梓慎

梓慎魯大夫。精占候之學。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星紀在丑。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是為淫行。大夫以有時災。陰不堪陽。時災無水也。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火出。龍。宋鄭之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五

以能為宋。宋鄭必饑。玄枵。虛星也。玄枵三宿。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帝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已而果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是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而伏。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出之月。而字星益章明。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然也。

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城內有顓頊之墓。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也。火之牡也。牡。雄。火為雄。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大壬子。水火多故水。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星當復隨。不過其見之月。火災不過來年。大火出。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同日災。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六

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

公子務人

公子務人字公爲昭公之子也昭公有二子曰公衍公

爲公爲惡季氏專魯不利干公與季公若謀去季平子

昭公從之伐季氏而敗公衍公爲從公出亡公之在乾

侯也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景公龍輔五名遂入羔裘

公衍并以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

偕出二子初生時其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

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之母

先告公故公爲爲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昭公私喜得陽

春秋紀傳卷二十一 魯列傳 七

殺而追思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

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及昭公薨公衍公爲皆廢不

得立魯人立公子宋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我師

禦之公叔務人務人于京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後

頻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乎言必死戰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師從之

公爲戰而死公爲之嬖僮汪錡與公爲皆死皆殞孔子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愚按衆仲申繻御孫里克諸人博古洽聞備顧問從容風議良大夫也曹子隆兵家之勝算鄙肉食之無

謀可謂魯國之奇士若乃懷清願潔絕類離倫言爲世範道爲人師則柳下季之風復于何矣春秋廢公選而用世祿故魯之諸大夫悉皆公族展禽氏系出公族而顧以直道黜于魯嗟乎諛諂蔽明衆枉害正自古而然可勝三嘆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一 終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魯列傳

七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季武子廢長子公鉏而立悼子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魯列傳

十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哀公八年齊問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陷失過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考正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昭王穆王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恭如其得道何為乎昭公十八年曹平公卒魯人在

會葬見原伯魯焉周大與之語不悅學歸以語閔子馬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其後果驗

公冶

公冶季氏之屬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冶問問公璽書追而與之璽書印曰書歸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封之書曰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魯列傳

二

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乃公發書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疑畏季氏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服實固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季武子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事如前日若不見則終不復及疾聚其臣曰家言季氏政事益深怨為季孫所惡也我死必無以冕服飲非德實也且無使季氏收我不義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此不受季氏之葬

秦董父

秦董父孟獻子之家臣也。襄公十年，獻子從晉荀偃伐
偃陽。秦董父輦重如役門焉。主人縣布董父登焉。及堞
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
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師歸。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
茲。事仲尼。

狄虎彌

狄虎彌，魯人也。從孟獻子圍偃陽。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魯列傳

三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謝息

謝息，孟僖子家臣也。昭公七年，孟僖子相公如楚。晉人
來治杞田。杞田，使魯歸。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瓶，

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

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

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

而取諸杞。侯晉問陳吾與了桃名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三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山，
與之萊。徂。二山名。乃遷于桃，而以成與杞。

申豐

申豐，季氏屬大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紇，悼子名。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
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
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魯列傳

四

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畢，易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出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

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

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

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

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也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雨雪露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與位世卿將殺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內再有大變中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一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也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二十六年季平子逐昭公公處于鄆齊侯將納公申豐為季孫行貨于齊嬖人子猶子猶受之而言于齊侯故終不納公也。

杜洩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齊列傳

杜洩叔孫穆叔之家臣也。穆叔之卒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豕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

駟赤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齊列傳

六

又弗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之。豎牛謀以昭公五年春丁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殺中軍既殺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殺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鮮葬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無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遷之羣臣懼死弗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洩能避禍

駟赤魯人為郕工師。掌工匠定公十年駟馬正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卒章曰我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駟赤與齊接壤子易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于郕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不飲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不與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

必此。言以耶易齊邑與耶無異勝于牛耶為叛民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耶親虛將至。駟赤使周周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圖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且謀免我于難侯犯請行。許之。邠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名地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赤還救侯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也物議也付邠人。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邠人侯犯奔齊。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齊列傳

七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字子洩。費宰也。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勿克。奔齊。又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當。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

子張病之。可也王問于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弗聽。吳伐魯。使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得為備。不狃終于吳。

南蒯

南蒯。南蒯之子。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子仲告之故。叔仲穆子叔仲小有怨于季氏。故南蒯與叔仲小。公子愁。謀季氏。愁告昭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又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鄙。薄也。倍其鄰者。耻乎。鄰。猶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二

齊列傳

八

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季平子用冶區夫之策

費人叛南氏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和慮癸二

人則家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

室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

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若謂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

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

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

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按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

春秋紀傳卷二十二 魯列傳九

氏聞費而不能克則費人為南氏守也其後季氏用冶

區夫之策二年然後復得費可見南蒯之謀雖疎而欲

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南蒯之奔齊也子

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竊意此時大夫皆

親國柄齊大夫亦惡南蒯之言害已故非之耳司徒老和慮癸來歸費齊侯使

鮑文子致之

冉猛

冉猛魯人定公八年春正月公侵齊陽州師退冉猛偽

傷足而先欲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不見猛乃大

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因陽州之猛逐

之顧而無繼偽顛反顧無繼偽顛而止虎曰盡客氣也

陽虎

陽虎一名貨季氏之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

將以瑋與斂仲梁懷懷亦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

行君事今定公立復臣位不當用瑋與斂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

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

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譟門

春秋紀傳卷二十二 魯列傳十

之內庚寅大誅逐公父敬及秦適皆奔齊六年公侵鄭

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舍于豚澤衛侯怒欲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陽虎又盟

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國戕伐我陽虎

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墮伏而待之墮殺軍以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汝

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

不敗八年陽虎欲去三桓以李昭更季氏叔孫輒更叔

獨生無回於
 千金買花酒
 中約能策人
 痛楚且好人
 上無哉

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爲

十

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刳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問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謔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

重賞失者有重罪。閼三廐。陽虎將舉劍自殺。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園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斧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之。齊侯執陽虎欲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鏹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劍其車軸，使易毀折，欲絕追者。葱靈，車之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公羊傳：陽虎專

主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斂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國力能救我斯于是日至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嚮臨南投策而陞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孟嚮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絃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試千乘之玉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不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敏處父帥師而至適趙氏今以後不復樹人矣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趙氏

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觀却臣于君朝廷之吏觀危臣于衆邊境之士親刼臣于兵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肯者不能夫樹桃李者憂得休息秋得實焉樹蒺藜者憂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晉人而樹毋已樹而擇

子鞭之成有司使者至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懼不歸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以偏成冬及齊平于

服景伯如齊子輿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反魯齊子

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

使告恒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

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

春秋紀傳 卷十二 魯列傳 主

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齊以西襍杏媚以南

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入齊因其病取讎與聞

寡君是以寒心齊待衛厚待魯薄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

于贏齊地名

公孫有山氏

公孫有山氏魯大夫從哀公會吳王夫差于黃池吳王

不卹士卒軍中多饑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

儀吳大夫與公孫有山氏齊相識曰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榮然服飾

無以得視音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晚之一盛一器也晚視

但得飲對曰梁則無矣羸則有之梁精也若登首山以呼

日庚癸乎則諾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

西方王綏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

愚按春秋之時官人以世故大官大邑多世族爲之

至于寒門庶姓雖有令德仕不過家臣位不過陪隸

而已是以聖門如求由諸賢雖皆策名委質而名位

不顯良可慨也故論天下士者每稱華胄而心重單

寒鄙要津而屈指卑秩以爲此中大有人在也今觀

魯三家之稱諱多卑卑無足稱者即庸中佼佼若亦

不過數人而已嗚何哀也豈其時名賢傾德率皆隱

匿而不出耶抑草莽之中果無奇士耶吾知之矣

大抵高節之士視執政如冰山畏權門如陷穽雖聞

屈果莫諾賢之遠德而不可以言能矣鴻介維之真

春秋紀傳 卷十二 魯列傳 主

心則閉門掃跡在仕有之而三家所得不過平流庸

上其甚者則執命之奸竊弓之盜又何怪焉茲集所

輯皆家臣惟問馬父公孫宿爲魯列大夫云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三

東陽李鳳雛纂輯

鄭列傳

穎考叔

穎考叔鄭人初爲穎邑封人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而惡莊公嘗請武公立段不果及莊公卽位太叔段居京將繕兵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既克之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一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三十二年將會齊魯之師以伐許夏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子都

拔棘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魯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公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穎考叔曰伯使卒出殺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公於是失政刑矣

祭足

祭仲名足初爲鄭封人莊公任之爲大夫太叔段之居京也祭仲言于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未幾太叔作亂莊公二十五年周鄭交惡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禾秋又取成周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二

麥二十七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軍其前而使曼伯子元潛軍其後大敗燕師三十七年周天子以諸侯伐鄭戰于緡葛曼伯爲右拒祭足爲左拒公自將中軍大敗王師夜公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北戎侵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有功齊人將妻之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子弗從莊公卒太子忽嗣立是爲昭公初祭仲爲莊公取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公子突者宋雍氏女所生也故宋人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春秋紀傳卷二十三鄭列傳
人及經傳
子孫傳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父仇牧殺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若自公羊說，則作字連有斥突賢仲之說。大仲見之，已見傳矣。仲可以名足，亦可以名此。如吳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北。故此稱祭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帥師取瀝之麥，謂是祭仲祭足兩得並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盛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厲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未幾，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亯。齊侯師于首止，將以討鄭。昭公嘗有功于齊，故齊將為之討賊。子亯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亯而轅高渠彌祭仲逆公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愚按：雍姬之母之言非也。蓋答曰：夫與父皆天也，則可父而乃日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知自愛其夫而不顧女之不受其夫也，豈特突

原繁

原繁，鄭之公族也。莊公二十四年，燕師伐鄭，原繁與祭

仲連駕以三軍軍其前，大敗之。三十三年，王師伐鄭，原繁以中軍奉公，敗王師于緡，為厲公之入也。使謂原繁曰：傅瑕武，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人又不念寡人，不視寡人憾焉。據厲公為伯父，則繁乃武公之子，莊公之庶兄也。日知錄：古者人君于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叔父、兄、弟、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曰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然則天子接之，猶稱其宅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晉荀偃如周葬穆后，藉淡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春秋紀傳卷二十三鄭列傳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四

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按之三人時皆已亡，獨厲公突在，其日猶有八人者，除四人之外，猶有八人見在也。其人雖不可考，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謂為千人馬亦其一也。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呂祖謙曰：禍莫甚于內叛，奸莫甚于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敗，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仇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仇敵者，資之以集事，未嘗不賞其功而發其心也。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

除之以防患此傳報預于儀而納屈公終不見于屬公之誅也若乃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于朝歷忽侯慶突之變國易四主泥然中而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體欣戚于其間侯則取容優游卒歲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遇則上亦未易察其奸也屈公以私威殺之則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于屈公以大營為臣者歟視繁對公之言曰苟王社稷國內之民其君不為臣則其說則苟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其亦將安所持乎其矣原之奸也吾故表而出之以風中立之士云

孔叔

孔叔鄭大夫事鄭文公齊桓公為盟主而鄭近于楚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五

正文公十九年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公憂之合諸侯于首止謀寧周也王使人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二十二年齊復伐鄭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是年秋

齊會諸侯于甯母鄭太子華言于齊侯請去鄭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諫曰鄭有三良為政未可問也齊侯乃止孔叔與叔詹堵叔為三良云

叔詹

叔詹鄭大夫蓋執政用事之臣也時齊桓公新霸諸侯景從而鄭猶未服故齊宋衛伐鄭鄭使叔詹至齊齊人執之未幾自齊逃魯已而還鄭春秋書曰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殺梁曰鄭詹鄭之平春公羊曰鄭詹之微者也按春秋之法微者不登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六

千史策詹卑且微則其親其疏其愛何為見于春秋哉殺梁曰鄭詹鄭之佞人也公羊曰其佞也又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按詹以忠直名于鄭管仲曰鄭有三良為政未可問也三良以叔詹為稱首則詹之為人鄭國賴之鄭國憚之而公殺皆曰佞人佞人晉文公之出亡也過人則何據焉其無異于狂吠矣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趙衰狐偃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

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庶。庶也。稷不為稷。不能蕃

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所生言種黍得黍種稷得稷種公

弗聽。晉文公返國。與師圍鄭。鄭人以名實行成。文公不

許。曰。予我。而師還。以爲勸鄭也。晉請往。公弗忍。詹固請

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乃予晉

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

天降鄭禍。使淫觀狀。鄭效曹人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

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于

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重耳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身贖國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

以事君者。與詹同。乃赦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

詹伯為將軍。楚王伐宋。還過鄭。入享于鄭。夜出。鄭文夫

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

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其後

果為世子商臣所殺。

燭之武

燭之武。鄭大夫。鄭文公四十四年。秦晉圍鄭。晉軍函陵。

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

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

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聞

之。亦還。鄭之危而不亡者。皆燭之武之力也。

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鄭政卿也。鄭穆公十八年。晉靈公蒐于黃父。

遂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子家使執訊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

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夷太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
執事藏也。按日知錄。春秋之時。天下
宗周。而諸侯不用周之號。至平。辭令往來。有自
稱其國之字者。如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寡君即位
年而下文曰。十四年。十五年。是也。有兩稱其
國之年者。如晉僖公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具下文曰。我二年。我四年。是也。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
往朝夷也。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
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九

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音同。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
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
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于僇。僇。晉鄭之境。言
欲以兵拒晉。惟執事命
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
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羣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
質焉。二十一年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及宋華元樂
呂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生。死皆
日獲。及甲車

三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滅百人。靈公元年楚人獻
龜于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
公子宋。
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公子
公而弗與也。欲使其弟
動無驗。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而况君乎。反譖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
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權者
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
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
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仁道。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十

而弑其君之罪。按首謀。就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
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逆。何也。權在歸生也。公子宋
欲弑君。不能自發。而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命
者矣。使聞宋謀。先事誅之。豈不秉忠仗節。赫然義舉哉。
今乃懼其譖而從之。身發大難。而不辭不亦悖乎。權足
以討賊。而反以之。弑君則正。其為首逆。而已。胡傳曰。歸
生與宋。竊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其
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其猶有
計校之私。豈可謂秉忠仗節者哉。程傳曰。有欲亂之人
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且謂今有劫人以
殺人者。則先治殺者。而劫者次之。將以垂訓于後世。則
先劫者而後殺者。以是為歸生。斷非矣。况為治與垂訓
謂有二道可乎。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
也。左氏所謂權者。審乎輕重之謂。非可語于君臣之
間。又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又况
逆謀之已著。雖不當恐而然。是之謂亂。何以曰仁。謀及
君父。義所必誅。患取乎武。兄無禮于君。若應鶴之逐。鳥
雀何病。丁不能達哉。左氏不知仁。不知權。不知武。其人

方賦。君而我以無能達焉之病。謬矣。七氏傳曰。此與。但傳自楚人。賦起至于家。惜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周而色之。若其賦。公至禮不足也。是左氏之意。而大。公。生。雖不知何官。然。國。上。船。皆。公。子。生。親。作。書。使。楚。之。官。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所。為。其。中。敘。十。二。年。結。生。在。家。君。之。嫡。長。諸。陳。楚。朝。晉。則。亦。非。上。知。不。任。此。使。且。日。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使。趙。穿。侯。女。婚。也。皆。實。于。鄭。則。其。人。之。強。幹。有。為。原。不。在。趙。看。下。者。况。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趙。于。子。公。之。上。為。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真。者。宜。乎。嘆。助。趙。匡。之。徒。鄭。人。立。襄。公。襄。公。五。年。子。家。卒。得。共。起。而。讓。其。後。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靈公初諡幽公葬之如禮故改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十一

王子伯廖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三三。離下。震上。豐。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蔭其家。闢其門。闢其無人。三歲不覿。而後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弗過之矣。弗過。問一歲。鄭人殺之。

申侯

申侯。鄭大夫。鄭文公十五年。齊桓公率諸侯伐楚。及楚人盟于召陵。師將還。陳轅濞塗。陳大謂申侯曰。師出于

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昔徐夷也。觀兵。以示威也。申侯曰。善。濞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其資糧。屏。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即今之虎牢關。春秋。齊侯帥魯人。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申侯之反。已于召陵也。宣仲濞塗。故勸之。城其賜邑。申侯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諸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申侯始賣濞塗。茲復為濞塗所賣。小人相傾。類如此。文公逃首止之盟。十八年。齊侯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濞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申。申侯之。申。申侯之。申。申侯之。有寵于楚。文王仕楚。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于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十二

愚按。禍莫深于欲利。罪莫大于貪婪。此王法之所必誅。若專利而不厭。申侯之罪人矣。為之君者。患不知之。既已知之。而曲徇之。而酷愛之。此常情所不解也。申侯不死于楚。而死于鄭。殺之者。楚文王也。

公子去疾以下七穆良氏

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鄭靈公見殺。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堅長公名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遂葬兄弟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以為大夫。襄公六年，楚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芬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七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吾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八年，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行成于楚。潘厓人盟。子良出質。十年，鄭人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人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十六年冬，公子去疾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序于齊。上齊非卿故也。十七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帥師伐許，取其田而還。鄭成公立。去疾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鄭七穆惟子良最賢。晉欒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其為鄰國所重如此。子曰：公孫輒，字子耳，執鄭政，為盜所殺。

良霄

良霄，字伯有，公孫輒之子，子良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三

公孫輒

鄭簡公四年，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六年，良霄、太宰石臬猶在楚。石臬言于子囊曰：先王下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下皆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則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廢其本見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令大臣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十一年，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其明年春正月，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慢，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聲鐘焉。朝至未已。宋臣朝者曰公馬在人曰：吾公在，壑谷皆白。朝布路而罷，既而朝。伯有朝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

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國人之盟已也怒問于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秋七月癸巳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礎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初公孫揮與裨寵晨會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裨寵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已而果驗鄭人相

春秋紀傳

卷十三

鄭列傳

三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二人皆伯有之仇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子良止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存陳絕之後者以斷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厲乎子產

曰能人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尤良吾我先君穆公之冢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祿抑諺曰積善之家必有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公子喜

公子喜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鄭成公八年使子罕帥師伐許為許人所敗鄭伯復伐許取成而還九年楚子侵

春秋紀傳

卷十三

鄭列傳

三

鄭及暴隧地子罕侵楚取新石邑十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罕帥師伐宋勝宋之與國鄭朱將鉏樂懼二人宋敗鄭師于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子罕有二子曰公孫鉏公孫舍之鄭簡公二十三年馬師羽頡從伯有作亂奔晉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之子曰罕朔朔嗣父為馬師朔與子皮為從兄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二月罕朔殺罕魃應子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特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

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冀之。得免其死。為惡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但降一等。不以罪降。

公孫舍之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簡公元年。鄭人侵蔡。大獲。冬。楚人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展欲待晉。時晉悼公為盟主。子駟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七

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人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不從。遂及楚平。二年。晉悼公合十二國之師伐鄭。門子郭門。城虎牢。以逼鄭。鄭及晉平。同盟于戲。既而楚復伐。

鄭鄭復從楚。歆于中分。鄭以不用子展。杖信之謀。故歲數被兵。無寧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急于爭鄭。晉疾楚將。

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鄭人用其策。楚人遂屈。鄭乃事晉。四年。有蕭魚之會。十一年。子展當國。十五年。相鄭伯如晉。請衛侯也。時晉為衛侯。

父執衛侯。晉侯享之。賦嘉樂。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晉使叔向。

衛君。晉侯紀傳。卷二十三 鄭列傳。太

告鄭伯以衛侯之罪。衛侯晉成三百人以此為衛罪。子展賦將仲子。今

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晉雖自以他故罪衛。而衆猶謂晉為臣執君。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壹而儉。十九年。伐陳。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陳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

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

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人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示

遷。使其衆男女別而縈。以待于朝。子展執縈而見。再拜

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數俘而出。祝社。社司徒致民。司

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之十陳但其明年鄭伯賞人服之欲而已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二十二年子展卒。

罕虎

罕虎字子皮嗣父子展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不書貸者姓名不責其貸也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子

樂。子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國子皮為政一年以子產賢而欲讓之故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諸強族多不便者欲攻子產子產不能安常出奔子皮身自返之而逐諸強族子產是以能為鄭國鄭簡公二十七年使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相見

人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猶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子皮歸鄭伯朝于楚二十九年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投子定公元年子皮卒子產相鄭伯會諸侯于平丘歸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子皮之子嬰齊字子蕃見晉韓起傳。

罕達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子

罕達字子姚諡武子子蕃之子鄭聲公六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欲取宋地以處之夏五月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晉范氏據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與晉趙鞅戰于鐵擊趙簡子中肩獲其蠶旗二十年武子賸之璧。賸罕達別名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國宋雍丘宋皇瓊救雍丘子姚大敗而還初鄭宋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頓丘玉暢壘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是戈錫凡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圍。十二月，罕達救。丙申，圍宋師。二十一年，春，宋向魋救其師。子賈使，旬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師于皇，獲成，謹部延以六邑為虛。

公子偃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鄭襄公十七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鄭之役，鄭助楚攻晉。遂東侵鄭。公子偃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告捷。公子偃之後為游氏。

公孫董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主

公孫董，字子蟠，公子偃之子也。鄭簡公三年，盜射止殺執政于西宮之朝。子產帥甲追盜，子蟠帥國人助之殺。衆盜盡死。是歲，晉楚爭鄭。晉人帥諸侯之師，城虎牢以偪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楚夾潁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言楚見晉退，必來圍，則晉去不如從楚，亦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長晉，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七年。公孫董帥師會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次于涇，不濟。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見諸侯

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司

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帥皆從之。至于械林。子蟠帥師先進，涇涇毒流。

九年春三月，公孫董及諸侯之大夫盟于浹梁。曰：「同討

不庭。」夏五月，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子蟠聞將伐許，

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更許有夙怨，故其若親行。伐許至于函

氏而還。十一年，子蟠從簡公會諸侯同伐齊，敗齊師于

平陰。十二年，夏四月，公孫董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

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勸師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主

追賜之，大路以行禮也。行葬禮，大夫有功，則賜服路。董之子游販。

公孫楚

公孫楚，字子南，公孫董之弟也。鄭徐吾犯鄭大之妹美。

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黑子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婦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既而，案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衛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于南直也子南用戈子哲直也子乃放游楚于吳將行于南子產咨于子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矣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游販

游販字子明公孫薑之子也嗣父為鄭卿鄭簡公十五年十二月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娶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三

叔良敗之子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勿怨亡妻者蓋鄭國不討再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曰無昭惡也交怨之不明也益明也

游吉

游吉字太叔公孫薑之子游販之弟也簡公時為卿為人美秀而文善為辭令簡公二十年鄭伯使游吉如楚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三

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所望也寡君是故使古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母乃非盟載之言以缺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望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德政而貪冒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虞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郵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二十一年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子太叔會之見太叔文子衛太叔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憂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

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二十一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千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三

事矣。譬如火焉。日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張趯不然。故諱之。二十五年。游吉如楚。葬郊敖也。且聘立君。楚王于圖。就歸郊敖而自立。謂子產曰。楚王侈汰。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是年秋。罕虎如晉。賀夫人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

孟曰。爾將無事。言無幾焉。五經宗應。三十二年。游吉相

惟其

公如晉。賀廐祈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命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左傳。昭十八年。而其事大略。將爲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祔在道北。其是也。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南。鄭子產朝過而悲之。除者。南毀。子產及廐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此本一事。而記者或以爲異。或以爲廐。定公九年。子產卒。子爲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太叔爲政十二年。相鄭伯如晉。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三

室何。時有子朝之難。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廢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王室之不寧。大國之耻也。獻子懼。合諸侯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開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章爲五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舅昏媾姻亞。以象正。明爲政事。庸力以從。同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軼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鄭獻公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毛

三年。晉頃公卒。鄭使游吉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蟠弔。子西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貢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

春秋紀傳

矣。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易從。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公七年。子太叔反。自召陵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放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游速

游速。吉之子。鄭獻公十年。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三 鄭列傳

天

許恃楚救。是歲吳入郢。故鄭因其敗滅之。游速事他無所考。

愚按鄭之立國。伯男也。當莊公之世。能以弱爲強。威行四出。所當者。破所攻者。下。而其甚至。于敗王師。射王肩。四降諸侯。無有能治之者。蓋莊公有雄武之資。踴躍奮起。而其所用之臣。不過如原繁。裒。蔡他。蔡。彌之徒。率皆中材庸流。非有過人之智也。惟賴考叔。爲忠孝名臣。而惜其不善終。其餘蓋不足言矣。厲夷而後。則有孔叔。叔。燭武。輩。爲庸中佼佼。自穆公而。而。則皆七穆用事。而賢良不之。迫于晉楚。交。難。而。而不。至于產。相。政。鄭。始有起色。然。不及莊公之。世云。

春秋紀傳卷二十三 終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四

東陽李鳳維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鄭列傳

公孫段

豐施附

豐氏

公孫段字伯石鄭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子豐鄭之強族

也伯有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使

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路與之邑子太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一

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入乎何愛于邑

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簡公二十一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公孫段偕子太叔實往二十七

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其敬而卑禮無違者皆侯喜焉

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昨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况以禮

終始乎二十一年公孫段卒夏子產聘于晉為豐施公孫

歸州田于韓子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

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敢以問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

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

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于戾而建實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施字子旗

嗣父為鄭卿六卿之餞宣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海美且

都以美宣子喜曰此保家之子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二

豐卷

豐卷字子張公孫段之次子也鄭襄公十年鄭以子張

代子良質于楚已而楚人歸之豐卷將祭請田焉請田

供祭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鮮野子張怒退

而徵役治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于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所入焉豐卷與其兄施子孫皆無傳

公子駢

駢氏七人

公子駢字子駟鄭穆公之子也鄭成公三年子駟質于

晉已而晉人歸之。六年，鄭公子班作亂，子駟帥國人攻而焚之，盡殺其子弟。十年，晉人伐鄭，楚師救之。時鄭使姚句耳告急于楚，師既起，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按句耳料楚師與王孫滿料秦師同。子駟聞之，知楚師之不可用也。果敗于鄢陵。十一年，子駟侵晉，虛滑既而懼晉，以大子髡頑爲質于楚。十三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瞞我？」秦楚救鄭之力與盟晉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三

言免寡人。唯二子。秋七月，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五年，僖公將會諸侯于鄆，子駟相。公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元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知之，先殺羣公子。初，鄭專從楚，及是舍楚而從晉。夏，鄭師侵蔡，獲其司馬。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祿就。」

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玉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十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如此則民勢正，復無可奈何。子展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爾車賦，敝爾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困窮而愛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四年冬十月，晉師諸侯伐鄭，城虎牢以逼之。鄭人恐，乃行成，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四

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越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天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止。晉師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蟠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五

無質。神弗臨也。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是時晉楚爭鄭。鄭無歲不受兵。子駟主從楚。子展主從晉。迄于蕭魚之會。而後楚師不出。鄭稍得息。■年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子駟所殺公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

子國子耳。子耳封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子產帥甲攻盜于北宮。殺尉止。餘盜奔宋。後二年。鄭人以賂請盜于宋。皆伏誅。子駟有二子曰。公孫夏曰。公孫黑黑作亂死。駟氏惟公孫夏之子孫盛于鄭。

公孫夏

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也。簡公三年。鄭立子西為卿。十七年。子西相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范宣子相。晉侯辭。子西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介謂楚。而陵虐于幣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十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六

八年冬。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十九年。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子西在鄭。與子產同心輔政。鄭人賴之。

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皙。公孫夏之弟也。子皙與伯有相惡。乘其醉而攻殺之。事見良霄傳。又與公孫楚爭室。蒙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奪其妻。子南以戈擊之。傷簡公二十五年。鄭君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春秋紀傳卷二十四鄭列傳七

段氏罕虎公孫孫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

之外實薰隧閭門外道名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

書其名且曰七子欲自同子產弗討子哲誤二十六年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

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而

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春秋紀傳卷二十四鄭列傳七

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商人終命也作商事不助

天其助商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印黑子楮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卹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緇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書其罪于木以示衆

駟帶子西之子也伯有與子皙爭子哲以駟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許自許入襲鄭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

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視而哭之斂而殯諸子駟氏欲

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餘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

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人復命于介而奔晉駟帶

追之及酸棗用雨珪于河與之盟而還之簡公三十六

年二月壬子駟帶卒或以為伯有厲鬼所殺云帶之子

駟佗字子游為鄭卿六卿之饒韓宣子也子游賦風雨

云駟不夷君子宣子稱之

駟乞字子瑕子西之次子也駟帶生駟佗偃娶于晉大

夫生絲弱弱幼及偃卒其父兄立駟帶之弟駟乞廢其

春秋紀傳卷二十四鄭列傳七

立其子產偃其為人也偃子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

殺父殺父子產偃其為人也偃子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

計之為違禮止之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

亦弗子子產見晉使辭而卻之晉人舍之語在子產傳

駟歇字子然駟乞之子也鄭獻公十二年駟歇為政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改鄭所結竹刑而私君

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

也詐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靜女三章之詩雖羊旄何

以告之取其忠也。錄于旌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
析不以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鄭
善存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名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卹其人乎。
子然無以勸能矣。

駟弘

駟弘。駟猷之子也。字子般。鄭聲公八年。子般與子姚送
齊粟千鍾于晉。范氏范氏時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晉人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姚子姚般。晉前列多死。趙孟
曰。國無小。言雖小國常有善射者。聲公十年。宋人圍曹。冬。駟弘帥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九

師救曹。曹尋為宋所滅。三十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
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知伯聞
之。乃還。後五年。晉荀瑤復帥師圍鄭。未至。駟弘曰。智伯
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智伯
入南里。門于桔枿之門。鄭城鄭人俘鄆魁墨。晉大賂之。
以知政。閉其口而死。智伯無功而還。

公孫黑肱

印氏二人

公孫黑肱。字子張。公子印之子。穆公之孫也。簡公十年。
晉帥諸侯伐齊。子張與子嶠伯有從鄭伯往戰于平陰。

禮記

有功而還。十四年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黑而使黜官薄祭。祭以一羊。段以少牢。足以
供祀。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盡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世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
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有焉。子印段。字子石。慕子
產之為。人子產嘗避。駟良之難奔。晉印段從之。子皮自
止之。乃與子產偕還。簡公二十二年。葬周靈王。鄭上卿
有事。時簡公在莒上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少。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十

官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
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二十四年。簡公朝于晉。
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及歸。而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
往勞于棗林。衛人稱其有禮。段之子印癸。字子柳。六卿
之餽。韓宣子也。子柳賦箴兮。鄭詩取傳宣子稱之曰。隰
家之主也。印氏自癸後無聞焉。

公子嘉

孔氏

公子嘉。字子孔。鄭穆公之子也。鄭簡公時。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年冬十月鄭遂
尉止司臣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
孔知之故不死加難不害利簡公二十年孔欲去諸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子庚冬十
二月子庚帥師伐鄭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子孔不敢
會楚師子庚門于鄆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二十一年
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鄆門之
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韋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子展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十一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公子嘉之子公孫
洩洩之子孔張皆見子產傳中子然子孔朱子之子也
子然子士子孔圭嬀之子也朱子圭嬀皆穆公圭嬀之
幸父亞大士子孔亦相親也二母相親
班亞朱子而相親也二母相親
與子然子然士子孔皆早卒司徒孔實相子韋子良
孔亦相親司徒孔即子孔子孔與三室如一官同故及于
之室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
子蟠子出奔楚楚以子韋爲右尹楚官鄭穆公十二
子靈公夷襄公堅皆立爲君餘十一子爲大夫公子嘉
以罪誅春秋人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胡傳曰子展

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國法尸諸市
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罪有甚焉子然之子子
韋子孔之子子良以嘉故出亡餘七子各自爲氏號七
穆公子喜之後爲罕氏公子去疾之後爲良氏公子偃
之後爲游氏子豐之後爲豐氏子印之後爲印氏公子
驍之後爲駟氏公子發之後爲國氏外子羽號羽氏不
在七穆之列
公孫申
公孫申字叔申鄭公族悼公元年公孫申帥師疆許田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復伐許取三邑成公三年秋公如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十二
晉晉人執諸銅鞮討其貳于楚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
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後也勿亟遣使
必歸君晉恐鄭別立君而紆冬十一月鄭人罔許示
不急君也明年夏四月鄭人立公子髡頑樂武子曰鄭
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
焉晉侯從之五月鄭伯歸鄭伯既歸討立君者戊申殺
叔申叔申叔申中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也
不令乎言叔申以忠見殺
公孫揮公孫揮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古

公孫揮字子羽，穆公之孫也。爲行人，簡公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圖，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艸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以復矣。」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入逆而出。執之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前二人執戈。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閔緝蒲爲王宮以自殊，異言既逆也。王屋而始之，雖設君服無足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古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國雖齊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圍與州犂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爲備，雖憂何患。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不敬小人，亦危殆。』樂王鮒從。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斯義故不敢議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婉，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日簡共事大國故。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兩子。與子家持之。謂子生持之，無所取與也。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其言皆驗。嘗從子產聘于晉，叔向見子產，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公孫黑作亂，鄭人殺之。其前知皆此類也。子羽周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貴賤，能否族姓班位，而又善爲詞，令故子產任之子羽之孫曰羽頡，在鄭爲司馬。

伯有之亂。羽頡與焉。伯有敗死。頡出奔晉。晉以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因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文子弗聽。羽頡遂終于晉。

石首

石首。鄭大夫。鄢陵之戰。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晉卻至從鄭伯。鄭師奔。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熒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石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圭

饒茂

饒茂字然明。鄭之賢人也。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知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于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茂之面而已。

今吾見其心矣。然明貌甚陋。晉叔向適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饒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買大夫惡。貌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買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大。今子少不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裨諶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與子皙相惡。大夫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圭

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爲世所高。天又除之。大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奔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子產將有諸侯之事。則與裨諶駕以適野。鄭之辭令。裨諶實創始焉。

裨竈

裨竈鄭大夫精于象緯之學。占驗奇中。鄭簡公二十一年歲在星紀而旅于玄枵。旅客處也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失次于北。謂在南。南為帑。烏帑口帑。驗三十三。夏四月陳災。時楚已縣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而楚所相也。楚之先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為之妃。祝融為大正。今火出而火陳。火心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治火。星也。陳興則楚滅。陳與則楚興。故曰逐楚。故曰逐楚。如合也。五行各相而建陳。如合得五而成。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次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星也。顓頊之虛為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邑姜奔太公女。晉與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戊子逢公以登星。於是乎出。逢公殺諸侯。居齊地者皆以戊子日卒。逢卒也。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亡。吾是以識之。七月

卷二十四 鄭列傳

二

春秋紀傳

卷二十四 鄭列傳

本

戊子晉平公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韋犂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瓚火。子產弗與。六年夏五月。宋衛陳鄭同日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卒。勿與。亦不復火。竈同時有里析者。亦精術數之學。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氓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非遷可免。故託詞以謝之。及大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常也。

思按。鄭七穆。惟鄭氏為最盛。子產當國。際晉楚兵爭之時。不能完守以終其權。信以待晉。議者罪其失。及觀其遣使告晉之詞。槍呼惻怛。有餘痛焉。則知其有不得已之苦心。未可遽非之也。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鄭列傳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子國之子穆公之孫也簡公元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以蔡欲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鄭列傳

一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未幾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自是晉楚兵交城下悉如子產言二年鄭尉止怒執政子駟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公孫襄子駟子聞盜不警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守門屯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駟率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餘盜奔

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鄭列傳

二

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難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鄭人殺子孔於是子展當國按是年簡公十七歲矣而大夫猶攝君事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夏晉人來徵朝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中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驍又從寡君以觀于楚晉于是平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石與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歸而討之渙梁之明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畔。附與執燔焉。助。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若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毋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十七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公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或之僑。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三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賤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井垣。

加一齊
主八乘
半二七
最難月
義子五
可即小國
義此義
鄭本則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使子產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陳侯聽命。七月。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封諸陳。而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襄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人。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姬。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言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告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當陳隊者。井垣。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四

其快志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告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當陳隊者。井垣。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

其詞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十九年公賁入陳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是年楚子秦人侵鄭與戰而敗大夫印廬父與皇頡戾麋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產曰不獲父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冬十月楚又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讒于功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其欲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當動也子展悅不禦寇楚師險城涉汜而歸二十一年蔡景公歸自晉人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五

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情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死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適人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過後二年景侯爲世千班所弑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楚宋之盟故也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毋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吳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咎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按春秋時但有小適大之者惟齊鄭如紀一而而又懷詐藏禍將以襲之大爲小國不利何五美之有然則子產所言乃東遷以前王政風行諸侯修睦時事非春秋所見也二十二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必敗二十三年春子產相鄭伯如晉夏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六

春秋紀傳卷二十五鄭列傳七

天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弼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年果為楚滅駟良二族相惡子皙以甲攻伯有氏大夫謀聚二家之逆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助駟氏之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與駟良為黨或主強直禍乃不生蓋姑成吾所附者為所乃行子皮止之乃還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鄭列傳

七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王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諒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王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宮庫廩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煨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膳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災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弗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覲諸侯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鄭列傳

八

按子產之辭善矣亦適
得之盡言耳書曰惟善人能受
言使非文子之賢未必謝不敏也晉侯見公有加禮厚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按子產之辭善矣亦適得之盡言耳書曰惟善人能受言使非文子之賢未必謝不敏也晉侯見公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命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廢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春秋紀傳卷二十五鄭列傳九
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速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度也今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此
之
辭
善
矣
亦
適
得
之
盡
言
耳
書
曰
惟
善
人
能
受
言
使
非
文
子
之
賢
必
不
謝
不
敏
也
晉
侯
見
公
有
加
禮
厚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政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公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小人曰實沈臺盼爲祟史

其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后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以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賜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濞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疾厲之災，于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三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遠此二者，一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母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二十七年，子產相公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曰：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既而楚靈王合諸侯于申，魯衛曹邾果不至。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蓀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卹于人？言吾不遷矣。渾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三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遠此二者，一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母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二十七年，子產相公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曰：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既而楚靈王合諸侯于申，魯衛曹邾果不至。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蓀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卹于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亡于子。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什一取。民效從其風。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三十年三月，鄭人將刑書叔向，歸于產，書以諫之。其畧曰：吾子相鄭國，作封立謫，收制參備，錫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三十一年，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有疾，于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而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三十四年，晉平公薨，子皮如晉會葬，將以幣行之。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將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亡，子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將自費。皮固請而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七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慶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三十六年，晉荀吳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慙，謀救蔡也。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歲星十二年一週，是歲滅蔡，後三年，靈王死，距其滅蔡之年，周十二年。三十七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墮，下棺也。弗毀，則日中而墮。子大叔請毀之。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七

日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喪，豈擇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墮，夏子產相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時晉昭公新立，昭公享諸侯，子產相公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定公元年，子產于太叔相鄭伯如會，子產以懼，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承，實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首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

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

缺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

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合諸侯貢藝事禮也。五年有星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五

字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璫。竈玉。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宋

衛陳鄭果同日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弗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使公孫登徙大龜。

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

列居火道。行火所燬也。城下之人位列登城。明日使

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祁于四鄕。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

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邇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六

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邇人恐懼。

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問。謀之以啓貪夫。薦

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

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與他國鄰。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六年。鄭駟偃卒。偃娶于晉大夫生絲。

弱也。辭少。其父兄立駟乞。偃叔父。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以卜。亦不與。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卷之五

于子思

春秋紀傳

曰昔我先君桓公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弗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十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一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倘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謝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宣子歸鄭六卿餞于郊宣子私親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九

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定公之六年也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說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正義曰鄭元注本春秋子產卒在漆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不忘本也

國參

國參字子思子產之子也嗣為鄭卿鄭獻公五年國參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平公十三年晉荀瑤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雨鞭馬而出晉師還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聲公十三年宋人圍曹子思曰宋人圍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人救曹侵宋子思器識有父風卒諡桓子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列傳 十

思按傳載子產相鄭之事詳載其言之矣或言齊寬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未見仲倚之薦已以自代也後世儒者用以為說思以為管子天下才也恒有或求其人而未得非有其人而不舉也鄭國禍小絕鮮異人子太叔之流足以謹守成法必欲網羅之翰躬盡瘁集思廣益其用心何如者而臨終所薦僅薛賁之徒豈得謂其識賢而不為時已以自代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五 鄭外傳

主

鄭大夫無諱惟下產產成子見國語諺曰桓桓左傳鄭為伯國諺不及臣而子產父于國諺侯國與魯衛等而二國之臣不諱此不可解也按玉世貞論法論云周法卿大夫有諱故有諱士無諱故有諱是越之不君諱也史道也秦楚之不臣諱也宋楚也齊晉衛之諱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諱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諱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周王禮也鄭之不臣諱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諱何義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諱而廢人臣之諱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諱生有諱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始生而諱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助也西漢之有諱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侯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諱也東漢即始侯有弗諱也晉漢江而後諸公卿無爵而諱者亦予之諱無爵而諱自晉勝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諱者何無爵故無諱也然而春秋宋共姬其諱何實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淑淑人先之矣婦

人之有諱自周穆王助太子元士也士無諱是以太子無諱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諱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諱自晉申生助也人臣而有諱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諱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敬也處士之有諱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承助也其有私諱也則自春秋張襄助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諱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樂盈之為懷也御至之為昭也身修矣而族又滅何諱豈其數臣追諱之抑左氏撰也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召忽

召忽公子糾之傅也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君若有疑我當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一

保子以疾困至于死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亡此可以免子之身三公子未知事不廣閑安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何人有國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以君卜也吾之死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管仲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為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及無知弒襄公。即謂小白子糾各自魯告人。小白先入，得立。桓公既立，問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乃遂束縛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死，不成九合之功。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二

管仲，名夷吾，潁上人也。初，齊僖公同母弟夷仲早死，其子曰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其服秩。比于太子諸兒，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齊人殺無知，高國陰先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小白載輜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先入得立。桓公既立，發兵距魯，敗魯師于乾時。桓公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墮于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若君有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子我矣。鮑叔曰：請于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羣臣故請之，則子我矣。桓公使請諸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之在齊。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三

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若不生得以戮于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束縛以子齊使遂受之

而退呂氏春秋魯東縛管仲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比至三望三沐之桓公親迎于郊左傳鮑叔帥師來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笙賓召忽死之管仲請曰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與之坐而問曰管夷吾治于高國使相可也公從之

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

也參其國而伍其鄙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爲而慎用其六柄焉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四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爲而慎用其六柄焉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五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爲而慎用其六柄焉

除山以待時耕。及耕深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鉏。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赆襖。膏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六

鄉十五。農不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農不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分國事臣立三宰。三鄉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

管子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

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鄉帥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蓍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七

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忻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管仲令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大夫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竣。桓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峻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干事。而峻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令官長期而書伐。期年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設言國家之患以試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屬。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人

所選公所 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無行曰罷。無與爲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于爲善。與其爲善于鄉也。不如爲善于里。與其爲善于里也。不如爲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歲之功。桓公曰。吾欲南伐。何王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濬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主。環山于有半。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言可保也。

依險阻也。卒牛羊豕也。言山險皆有畜牧也。 桓公曰
 吾欲西伐何王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使海子有釁。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
 北伐何王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子
 有釁。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四鄰大親。地南至陶
 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革車八百。乘。擇
 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亂者。
 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
 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九
 遂北伐山戎。剋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管子桓公伐孤竹
未至卑耳之第
 里闕然止。瞭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戚。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戚。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
 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興而
 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
 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
 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袂其大濟。桓公立拜。
 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主若此。管仲對曰。夷吾聞之
 也。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餼牲爲載。以約誓于上
 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懷白狄之地。至于西河。
 方舟設罫。乘桴濟河。至于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群

之。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祚于絳。獄。漢諸
 會三。諸侯甲不解。兵不解。發無弓。服無矢。隱武事。
 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
 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
 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
 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曰。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
 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十

析九游。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
 夫人慶父之難。二君殺死。固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
 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還
 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責
 散而無責。桓公與之繫焉。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個。諸侯之使
 垂藥而入。稱菽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

器

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
 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
 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諸
 侯稱寬焉。按左傳齊滅遂以兵伐之。遂之遺民。侯成者
 酒醉而無備。非得地而不有也。此為國語詩
 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開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
 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
 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
 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教大成。定三華。隱五刃。朝服
 以濟河而無怵惕焉。皆管仲相桓之功也。桓公三十八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十一

年。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君子曰。管仲之世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桓公四十三
 年。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
 不起。則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
 叔君子也。然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
 不忘。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棄之？仲曰：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幸三子，三子卒作亂，桓公餓且死，以袂掩面曰：吾無面見仲父于地下也。諸家載管仲事甚多，今錄于後，以備考。管仲，桓公嘗問管仲曰：治國最要者何？對曰：最要者社稷。公曰：何故？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千樹木而塗之，見穿其間，窟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墮陸，此社稷之所以不得也。今人主之左右，亦有社稷焉，君其去之。毋令窟穴託其中，則國無患乎？管仲出，朱蓋青衣，冀發而歸，處有陳蔡，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後，信上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者三，日易哉為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既得之後，何為不易乎？梁相孟簡子有罪奔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亦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從風，人不能以從風，吾窮必矣。桓公觀于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國人，人與馬最難，先備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韓非子：桓公飲酒，醉道其冠，取之，三日不朝。

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囚圖，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遣兄乎？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勿服紫也？請左右曰：吾其惡紫之矣。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至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矣。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桓公放春三月，觀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照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虞也，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何其壯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山由乎茲，免何其壯也。天下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韓詩外傳：桓公與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徑程。管仲後當飲一徑程，管仲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性而問之。對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而不寧，棄酒。桓公曰：善。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易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厲，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朝，揖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夫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按：衛姬則可謂知微矣。抑桓公之作止非也，使衛之罪，不實，伐耶？不實，與管仲謀伐衛也。使衛之罪，實，伐耶？不實，伐耶？不實，與管仲謀伐衛也。初則無故，而伐之，則無故而止，無故而伐，為不仁，無故而止，為不智，殊不能為桓公解矣。或曰：伐衛事于傳無考，此後人妄說也。又一說：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又以詰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嗟，日之役者有義，雖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管仲視其人曰：此必是已。問之曰：子言伐衛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衛，子何故言伐衛？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樂善者，顯然鼓之色也，默然清淨者，哀莊之色也，默然充盈者，足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默然充盈，

公之會
九公車之
會七皆歷
苦子自內
國伐之
事皆歷
之知者
子十

足於此兵革之色也。君哇而不。所言之者。昔也。君事
臂而指所當者。昔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昔
乎。臣故言之。按小白自晉入齊。昔者其母聞也。不應伐
者。公問其故。對曰。昔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
而未返也。桓公服外御者五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
而亦不返也。公曰。何也。曰。公行所見而施惠焉。則齊
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令國中丈夫三十而室。女
子十五而嫁。

太史公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
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下命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
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
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
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
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
墓。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十四

政柄之會。桓公欲背曹劌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
也。君如此。而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爲小
也。愚以爲周天子有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
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願欲其爲之耶。夫大
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
文章。榮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
仲相桓公。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若
卒職也。而假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紱而錢囊
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蘇洵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
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成公幸而
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噫。
仲可謂不知木者。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
代。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愚
按。老蘇此論。亦爲有所本。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

齊列傳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十五

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產
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
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
已之才者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嚴然而易曉矣。三分其
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
人。如貫繩。如畫其局。疎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
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司
馬法。而爲簡易。速勝之兵者也。
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
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利以成富強。先兵械。以
臨不服。使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
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
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全履祥曰。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
忽不知此。心身不修。事理未復。一旦失賢相。亂從此
始。齊威公信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
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
亂。無他。不以心身爲急也。高宗得傅說。爲相。未及朝
政。無事。先其左右。命以綈。而獲委論。季子沃
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而高宗可謂知本者。然
王世貞曰。管仲非太公倚也。然而爲管仲。難爲太
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
二。武王之繼之。紂之處。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
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寧散周
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夫齊桓公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
相。屈高國世卿之戚。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東伐
山戎。彼方強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羈旅。侯以
一之。而若承蜩。此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
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愚按。管仲子孫不顯于齊。其後裔有管脩者。仕于楚。
死于白公之亂。葉公子高欲討白公。駐師方城之外。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言其誅戮賢良。知其無能
爲也。夫晉文之德。不及桓公。欲越諸臣之才。又皆遠

不逮仲。然晉自文公卒。相繼爲盟主。百數十年。五臣皆爲世卿柄政。而韓趙三家。卒爲諸侯。桓死。于草莽之手。五公子樹兵。國以大亂。而仲之子若孫。亦民視無聞。其視晉國。臣又何慰絕也。語有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豈其信然耶。眉山蘇氏。以謂管仲臨死。不爲天下之大賢。以自代。而欲禁其君。不近小人。不可得也。至以。謂。齊。之。功。功。鮑叔。叔。而。以。以。齊。之。罪。罪。矣。吾。使。管。仲。而。有。知。也。吾。知。其。無。辭。于。地。矣。

隰朋

隰朋齊人。管仲與桓公論羣臣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桓公曰。善。乃以朋爲大行人。桓公三十二年。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七

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師賴以濟。二十七年。晉獻公卒。有里克之亂。桓公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而還。四十三年。管仲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則政將安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議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則。

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卒。是歲。隰朋亦卒。朋之子孫無聞于齊。至齊莊公時。有隰鉏者。朋之曾孫也。仕爲大夫。晉平公伐齊。齊使隰鉏偕慶封往請成焉。

齊威

齊威衛人。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短褐單衣。纔至。耕從昏飯牛。至夜半。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日旦。齊桓公聞而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七

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爵之上卿。管仲曰。墾草入邑。闢土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公從之。於是甯戚與鮑叔隰朋王子成父賁胥無輔政而霸。功立。齊桓公問于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違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怨疾。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蹇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

春秋紀傳

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寄
岷之士，而門而求見寡人者。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
不顯，用之疑，而官之卑，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
士者，有阻焉。王不好士，讒譖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
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心固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
訊獄詰窮，其辭以法苛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
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
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者。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六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民者，非獨士也。桓
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桓公之季年，管仲
臨朋皆卒，獨甯戚輔佐之，及甯戚死，而桓公無輔，霸業
遂衰云。

仲孫湫

仲孫湫齊桓公之謀臣也。桓公二十五年，魯亂，公使仲
孫湫往魯告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
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左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
之器也。公從之。
按：經開公元年，冬，齊仲孫來，不書其名，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例同。而公羊傳曰：齊仲孫者，
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弑君之齊仲孫也。齊仲孫，
易為齊之齊外之也。齊無仲孫，其諸孫皆仲孫也。齊仲孫，
知魯仲孫，齊仲孫而不知齊仲孫，亦存也。故誤為齊仲孫，
止知齊仲孫，齊仲孫而不知齊仲孫，亦存也。故誤為齊仲孫，
總錄未見列國策書與魯史掌故，而弟以臆說解經，所
以大謬至此。又公羊傳齊小白入于齊，易為以國氏當
國也。然則仲孫之齊，豈仲孫亦當國氏乎？劉氏以齊
秋一經三家殊途，諸儒是非紛然，互為仇敵，乃思三家
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
言，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不合者愚以為公毅二家與
左傳迥然各別，多相悖謬者，即如齊仲孫來一句，如何
謂法能使大義無乖，不合，又如隱元年，鄭伯克段于
死，隱三年，經尹氏卒，公毅皆曰：殺之，一以為生，一以為
死，尹氏隱之母也，一以為周男子，一以為魯婦人，隱元
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仲子惠
公之妾，穀梁曰：仲子惠公之母，公羊曰：仲子桓公之母，
一以為祖妾，一以為祖妣，一以為孫母，名分錯亂，極矣。
諸如此類，又如如何可謂總之從左為是，公毅為非，左氏
親受業于聖人，公毅為子夏之門人，左氏親校諸國策，
豈故敘事詳勝，公毅得諸傳聞，全然未諸故事故記，道
也。有公毅無左傳，則如人行長夜中矣。明年，使高子至
魯而立僖公三十八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
前年子帶介
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
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諸侯戍周，使仲

孫致之

愚按召忽之死孔子輕之管仲之功孔子重之
人志在國時道存救世以爲經緯之小節
下治亂之數也口後世儒者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
手聖人教安天下之大意不明矣然孟子蓋此管仲
何也爲其功烈之里了能自伊傳周召非光也則子
與氏甲仲之惡較若日之千里之仁仲矣昔乃昭朋
戚諸人承仲父之下至今齊政功成名立附驥尾
而益彰信哉

國藏書

春秋紀傳卷二十六終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六 齊列傳

子

國藏書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七

齊列傳

鮑叔牙

鮑叔牙齊人少與管仲相友善襄公之時管仲召忽傅
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襄公無常鮑叔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桓公既
立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若安國治民無
失其社稷臣不才足以待罪于有司矣君若欲霸諸侯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一

安天下非夷吾不可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
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于百姓不若
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不若也執桴鼓立于軍門使百
姓加勇不若也乃使人請管仲于魯及堂阜而脫之薦
以爲相管仲與桓公論羣臣曰犯君顏色請諫必忠不
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即鮑叔牙請立爲大諫之
官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管子桓公問管子曰吾欲有
于封日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
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
衛室之聞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義而王不蔽也
禹立諫鼓于朝虞備訓笑若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東陽李鳳維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二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實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于實室之議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公從之說苑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靖大國賂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能免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國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今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英丘之食以假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下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能免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于一劍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襁非文也壇場之上誦于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其高其聽其卑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羣臣相與飲

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韓詩外傳言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已者死鮑子死天下莫吾知雖為之死亦何傷哉按管仲臨死言鮑叔不可相則管仲死在鮑叔先韓詩外傳不可信

其山蘇洵者論以管仲將卒桓公臨問不薦鮑叔以自代謂有規于蕭曹之雅此乃世俗之交情而非所以語于二人相知之深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才而處度德而任不責其所未至不強其所不能誠人樂有賢友也不然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驛日揚之其實傷之孔文舉素善正平遂動薦禰之管卒以我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三

其山蘇洵者論以管仲將卒桓公臨問不薦鮑叔以自代謂有規于蕭曹之雅此乃世俗之交情而非所以語于二人相知之深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才而處度德而任不責其所未至不強其所不能誠人樂有賢友也不然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驛日揚之其實傷之孔文舉素善正平遂動薦禰之管卒以我

鮑叔

鮑莊子率叔牙之曾孫也齊靈公八年慶克通于聲孟夫人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闕鮑率見之以告國

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懈臥于家。夫人所以推之而
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高鮑無
咎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
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
其足。護鮑牽若亂世不能危行言孫

鮑國

鮑文子國。牽之弟也。鮑既廢。齊人召鮑國于魯而立
之初。鮑國去鮑氏而奔魯。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四

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
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齊景公四
十七年。魯陽虎作亂。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公將許之。鮑子時年九十餘矣。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
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
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
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
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齊侯執陽虎。

鮑牧

鮑牧國之孫也。景公之薨也。以孺子荼屬高張國夏。而
立之。陳乞攻逐高國。陰使人召公子陽生于魯。至十月
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鮑牧
車之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
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茶
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五

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悼公既立二年。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牧本不欲立陽生。故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謂子于姑
以此言誣動羣公子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
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縶之以
入。遂殺之。縶束縛也。

國語文

國歸父齊上卿命大夫也。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齊高氏國氏是也歸父之父曰不見于傳。齊昭公元年使國歸父帥師從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二年國歸父與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五年國歸父聘于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魯侯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於是僖公朝于齊歸父卒諡莊子

國佐

國佐歸父之子頃公新立使國佐如魯答聘頃公二年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六

晉卻克以婦人笑客之耻帥師伐齊齊師敗績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公使賓媚人即國佐賂以紀甌玉即國幣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作蕭同姬子穀梁作蕭同姬子之母而何休註公羊作蕭同國名姬子蕭同君姬婦之子則謬而又謬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平治天下今且質其母是違王命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

于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母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言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七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避詞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邀

齊國之福不民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揖而去之。穀梁傳

五百里。愛妻去國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笑雍門之

笑。侵車東至海齊使國佐如師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

以紀侯之祿來。以蕭同姬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

畝然後與于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祿來

則諾以蕭同姬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

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君之母也便耕者盡

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

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後

卻克跌辱衛之使使以其言為之請迫及國佐于爰婁

而與之盟。晉師退。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謂之使改其所為好。

子公曰。高鮑將不約。君實公於是。則鮑牽而逐高無咎。

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帥師圍盧。慶克

佐之。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

疾其淫亂且。以穀叛。公與之盟于徐開而復之。未幾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其子國弱奔魯。初柯陵之會。單襄公

在焉。國佐見其語盡。盡其心意善惡聚散無所顧忌而肆言也。單子曰。國子

春秋紀傳卷二十七齊列傳人

其不免乎。立于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

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至是果驗。既齊反國弱

使嗣國氏。國弱生國夏。國夏生國書。

國弱

國景子弱。國佐之孫。國勝之子。勝無事可見。弱為齊上

卿。齊景公元年。衛孫林父叛衛。以戚歸晉。晉會諸侯于

澶淵。以討衛。衛侯如會。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

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

齊侯。賦醵。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齊侯賦醵。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齊侯賦醵。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齊侯賦醵。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

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

為明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以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初衛侯言成三百人以

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此為見周者。義取寬政

鄭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有

晉侯乃許歸衛侯。

國書

國書。齊上卿也。國書世系未詳。按傳魯哀六年。齊國夏

春秋紀傳卷二十七齊列傳九

註明係夏何人。考齊大夫世次。國氏止于國夏。而簡

無國書意。國書必國氏之族。國夏既亡。齊人立之。平簡

公元年。春。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及魯師戰于郊

敗魯右軍。魯哀公從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廩。國書將中

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以禦吳師。甲戌。戰于艾

陵。國子敗吳上軍。晉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國子戰

死。魯哀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其之新篋。慰之以玄

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來何以使下

國。哀善也。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書之子國觀復為上卿。平公三年。晉

趙鞅伐衛。國觀陳陳。陳陳帥師救衛。晉師遂還。觀以下無考

趙鞅伐衛。國觀陳陳。陳陳帥師救衛。晉師遂還。觀以下無考

高侯

高敬仲侯齊之命大夫也。周制六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初桓

公爲公子時與高侯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侯乃

與雍林人殺無知而使人召小白于莒桓公先入得立

者以高侯爲之內主也魯莊公卒慶父殺子般及閔公

魯于是乎瞞年無君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

而謀其國高子至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

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

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侯在齊與管仲同心輔政齊人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十

賢之。按侯字敬仲時齊有三敬仲管夷吾陳公子完及侯是也敬仲之子曰莊子無傳

高固

高宣子固侯之孫也惠公五年魯宣公來朝固使公止

魯侯而請其女叔姬焉魯侯不得已許之。經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固及子叔姬來其諸爲其雙雙俱至者歟頃公使婦人

笑客晉人怒會諸侯于斷道謀伐齊公懼使高固晏弱

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聞御克怒高固逃歸御克伐齊

戰于靡笄之下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舍之而乘其

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

吾餘勇。言已勇有時齊師大敗惟固稍挫晉鋒焉餘欲賣之時齊師大敗惟固稍挫晉鋒焉

高厚

高厚固之子也齊靈公十五年齊師滅萊遷萊于郕使

高厚與崔杼定其田焉十九年晉合諸侯于柎高厚相

太子光如會不敬晉士莊伯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其將不免乎二十五年晉平公

合諸侯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

類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按高固父子爲齊上卿會盟聘享行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士

鼠竄損威辱國靡笄之師國都破敗平陰之役社稷幾

亡高氏父子不能辭其責矣是以古者世祿而不世官

靈公無道數使高厚將兵侵伐鄰國其後爲崔杼所殺

高止。高張附

高止字子容高厚之子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公

孫薑公孫竈惡而逐之高止奔北燕其子高豎以盧叛

齊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

之曾孫鄒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善其致邑

初城杞之役高止往焉見晉知伯女叔齊言于知伯曰

高止亡家之主也專必速及後數日而亡。高張謠陷于未詳所出齊

景公疾以孺子荼屬于國。惠子高昭子景公等二子立。荼陳乞欲立公子陽生。以甲入公宮。攻逐高固。高張介。魯其子高無平復為齊卿。艾陵之戰。齊將軍皆死。高無平僅以身免。平公時。晉知伯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為晉師所敗。齊高氏自高後以下。世為上卿。及至平公之世。陳氏擅齊。呂將為田。而國高二氏皆微矣。

晏弱

晏桓子弱。齊之公族也。晉卻克來聘。蕭同叔子笑之。怒歸請伐齊。晉侯會諸侯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間卻克怒故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出因使遇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見之。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主

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止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迎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謂高固逃歸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齊靈公十一年。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後四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傳于堞。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遂滅之。遷萊于郕。二十一

年周靈王求石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石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先守某公之道。女若而人。齊侯從之。

晏嬰

晏嬰字平仲。萊之維夷人也。父晏弱。桓子為齊名臣。晏桓子卒。晏嬰繼祿。斬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諸侯之制。一等故。雖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視士。不當用大夫之禮。初。晉大夫欒盈。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主

有罪。奔齊。晉于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難將作矣。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子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寔社稷是奉。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試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復使治之三年而譽聞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情民惡之決獄不避強貴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不予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于君也今臣一切更之淫民情民左右強貴人無不悅者是以三邪譽于外二讒譽于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今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昔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也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景公三年齊既逐慶封與晏子邸殿其郕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勿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

齊列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朱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子高子之難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儔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許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此四之別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爲區區一斗六斗四升釜十則鐘六斛陳氏三量豆區釜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加也加一以爲五升爲豆五以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貨厚而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如往也山木往賣于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于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參作二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齊國之民役之所得二分入于公而共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歟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上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去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壽終爲幸不望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壇爽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子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煩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以告子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卒復其舊宅惠樂高氏二族皆出惠公與陳鮑氏相惡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平曰何善焉助欒高平曰庸愈乎然則歸平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人二十六年公奔遂莊期

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商欬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歸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盟主也。公曰。據與欬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邪頗。上下疾怨。動作避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美。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謫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縣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備其情。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藝無常。微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倍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疾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至自田。
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果丘據。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平而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平既醲。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二體。文舞三類。風雅故君第一。

四物四方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

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氏始居此

地季荊因之虞妻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

因之殷周開代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春秋紀傳卷二十七 齊列傳 子

非君所願也列子齊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

涕曰美哉國乎鮮艷芊芊若何滴涕去此

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此何之史孔梁丘據

皆從而後曰臣賴君之賜就食惡肉可得而食焉馬陵

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君乎晏子仰天而笑

曰樂哉今日之遊見儒君一而諷臣二景公雪涕而顧

晏子曰何謂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

守之矣顧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賢君

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髮笠而立乎隴畝之中惟事之

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

之迷去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

君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

臣者各二解焉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夫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乃止晏子齊人

旱景公曰吾欲祀靈山可乎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

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

雨乎祀何益公曰吾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夫河

伯以水為國以魚蟹為民天久不雨國將亡氏將滅彼

獨不欲雨乎祀何益公曰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

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

野於暴三日天果大雨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其雄有德

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

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驂馬以朝是隱君

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

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

春秋紀傳卷二十七 齊列傳 子

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

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

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為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

桓子也晏子使于楚楚王欲辱之坐定吏縛一人至堂

下王問曰何坐吏曰坐盜王曰何人也曰齊人也王顧

謂晏子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對曰臣聞橘在淮為橘踰

淮北為枳非質有二地氣使然也今齊人在齊不盜至

楚而盜意者楚之地氣使然乎楚王曰嗟乎聖人焉可

侮哉寡人自取辱耳三十一年魯昭公失國來奔公昭

史 41-273

之子野井。公問魯侯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奚道至
于此乎。魯侯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者。我不能用。內
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
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告晏子曰。
使是人而得反國。豈不爲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
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陸。迷者不問路。後雖辨之。
譬之臨難鑄兵。既噎掘井。亦無及矣。越石父賢。在縲絏
之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受然。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
難。何子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誦于不知己。
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
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
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
從門間而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
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
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
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五

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祀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
自若。事三君。盡忠極諫。夾谷之會。景公歸。讓其羣臣曰。
夫人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二三子率寡人入夷狄之
教。得罪于魯君。奈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
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而已。於是歸鄆
謹龜陰之田于魯。以謝過。孔子至齊。與之爲友。獨尼谿
之阻。爲世所譏。云及卒。子圉嗣。國黨于高國。陳僖子弑
其君荼。以甲攻高國。國與高張皆奔魯。晏氏由是遂亡。
諸家載晏子事甚多。傳錄于後。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
事必成。有道乎。對曰。有。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
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
慮。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
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事大則
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民有義。民有義。則利。舉事者。必成。
矣。夫遠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而舉。雖成。不榮。故臣聞
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有
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
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
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義
其大出入焉。其次結邪而蓋。聞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
君。雖危。尚可。及其身也。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
對曰。不掩君過。諫于前。不華于外。遠賢進能。不私乎內。
稱身就位。計能受祿。不蔽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
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忠臣之行
也。敢問後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明言行之以備身。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五

偶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儀而微
爲之偶求若通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下
事左右而面示至公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平取
鄙乎予歎乎新慢乎故懷乎財薄乎施視貧窮若不識
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援背親以自厚非舉乎情而言
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誇賢不有之也不難非之人
無人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破進而順此
倭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他日公又問
而子既得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
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
臣矣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
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見
與附于難景公曰臣何以報其君晏子對曰臣雖不知
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
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
事之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適往晏子之家飲酒酣公
見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
正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嫵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避席
而對曰乃此雖老且惡臣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嫵
也臣人固以壯托乎老嫵托乎惡使君託而娶之矣
君雖有賜可以便娶倍其託乎再拜而辭齊侯雨十有
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
公命伯達運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悅遂分家果于
民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霖雨十有七日矣百姓老
羸凍餓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徹徹無走四顧無告
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聚芻菜
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百姓不亦薄
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饉而無告無樂有君
矣使上淫而無恤晏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
遂走而逃公自追之及于其身拜曰寡人請奉齊國之
命更發倉粟出府金運國中三日吏告上貧民萬七千
求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棹萬三千乘齊國大悅晏公問
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
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

其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衛
辭令不給則照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泣章侍基
寢威侍軍吏急戎士偷則王于成父侍德義不中則
哀戚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短其短以人之厚補
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通兵加于有罪而不煩是故
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財今君之失多矣宋有一士
以問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景公遂于紀得金載
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其取道不遠也景子對曰
無反則惡其錄也勿乘其取道不遠也景子對曰
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其取道不遠也景子對曰
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君有進賢之
間紀有此書注之錄不亡何待晏子侍坐于景公朝寒
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
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
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
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
使得其能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
禮不見晏子景公飲酒酣曰今日與諸大夫爲樂飲謹
無爲禮晏子楚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
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君勇多足以祛君而禮不使也食
飲以力爲政強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將安立矣
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遘死公而而不聽少問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
交樂則先飲公起變色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
不可也今其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對曰嬰敢與
君言而忘之乎臣以政無禮之責也君若欲無禮此是
已公曰寡人之過也三行遂罷酒景公謂晏子曰寡
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于園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
之陰而顯近而結惟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
堂則趨樓玉則跪于前惟之則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上
者晏子來聘上堂則趨樓玉則跪于前惟之則孔子曰
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
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授玉也卑臣不敢跪乎孔子曰義禮中又有禮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三

人而逃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何晏子曰莫之所謂莫三人而逃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逃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臣若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幼之倫內可以禦衆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可用也今若勇力之士無禮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請公使人饋之棧曰三子者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按一博絹而再搏乳虎若按之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電衝左驂以人抵巨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享龍頭鵬躍而出洋人皆曰河伯也若治之功亦可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三子何不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毛

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爾速就刑景公曰止亦吾過矣燕之游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竟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觀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慈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而席而坐廢朝移時從者曰向者燕客佳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泚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道則是千萬人之上也猶且不能彈其力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不觀者豈不多哉齊有北郭騷者結果而相蒲葦繼履以養其使猶不足彈其力者日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友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友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友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謂之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抗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箚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齊國之使也

二八

天

史 41—277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齊列傳

手

幸矣。章過君也。令章遇樂。糾者。章死矣。于是公遂廢酒。晏子相。景公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諂。有潛投書于齊宮門者。言其專公。或之。晏子入朝。公不說。故晏子歸。使人辭于海濱。公老。無能。無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耕于海濱。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事。百姓懼。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請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職貢。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晏子仕齊。事三君。靈公。汗。晏子。事之以。恭。儉。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非。三。也。晏子侍坐。酌者奉鴈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鴈。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今子衣縞布之衣。康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其辭而後飲。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晏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齊列傳

三

身養君。其猶味諸人言乎。公曰。諾。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周制。大夫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齊之國高。二氏天子之命卿也。其一卿命于其君。之如管仲。在齊尊為仲父。而其位為下卿。蓋桓公命之。傳所謂受下卿之禮而還。是也。景公之子晏子。亦猶桓公之子管仲。而管晏姓名。皆不見于經。則以會盟征伐。聘問之事。多國高二氏為之。而二人者。未嘗總師出使耳。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陳完

陳敬仲完。陳厲公之子。陳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太子。同母弟。奔齊。桓公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誨。敢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一

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

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

淫。仁也。初懿氏齊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

凰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

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之否。三三。二

乾上否。觀六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

四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卦六四爻

觀六四近九五之君。是謂觀國之光。利作賓王家。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

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

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子。土上山也。觀六四。變爲

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爲長

變卦。二三四爻。亦爲長。故曰山也。此五體。易有正變五

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爲山。故曰

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爲乾。故曰照之以天光

此以變卦言之。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故曰居土

上。此以正卦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

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變而之否

有國朝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

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

焉。故曰其在後乎。此以卦義言。觀感而化。風行而著于

焉。故曰其在後乎。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後。風行而著于

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故行而著于若在異國

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變而舉艮。故知當與于太及陳之初亡也。

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成

子得政。楚復滅陳。

陳須無

陳文子須無。敬仲孫。敬仲生穉孟。穉孟生潛孟。潛孟生

須無。穉孟。潛孟。不齊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二

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故行而著于若在異國

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變而舉艮。故知當與于太及陳之初亡也。

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成

子得政。楚復滅陳。

陳文子須無。敬仲孫。敬仲生穉孟。穉孟生潛孟。潛孟生

須無。穉孟。潛孟。不齊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

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子何有。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莊公既伐晉而懼。乃南結于
 楚。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
 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六年。崔杼弑莊公。陳文子聞難。出奔。至于他邦。見其大
 夫之不臣者。嘆曰。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至于他邦
 又去之。齊景公立。復歸于齊。是時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楚。晉楚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是固携吾民
 矣。將焉用之。景公乃許之。三年。齊侯以宋之盟。故將如
 晉。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未盟釋 文子曰。先事後
 賄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
 晉乎。子其勸行。齊遂行。是歲。文子與鮑氏及子雅子尾
 合謀誅慶氏。滅其族。慶封奔魯。齊自晏子而下。能卓然
 自守。不污于其間者。惟文子為賢。故當時稱之。

陳無宇

陳桓子無宇。文子之子。景公三年。惠樂高氏。陳鮑氏。謀

誅慶封。將于嘗日。嘗。秋祭。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
 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慶封時有此木。積于九軌之道。 文
 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子不志于貨財。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詐言母病。
 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不飲慶封得救難。 十一月乙亥。晉于太公之
 廟。慶封子慶舍蒞事。四族共殺之。慶封奔魯。八年。晉平
 公娶繼室于齊。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韓須韓起之
 夫。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四

齊。為立別號。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言送女當從。畏大國也。猶有
 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
 之。異蓋少姜。賈收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
 謙以示讓。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
 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送過逆
 齊為不共。是晉之國則不共。逆單于送足。而執其使。君
 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無宇歸。十五
 年。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 盡逐其舊臣。子尾而
 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子良。子尾之子。高。子良。子尾之子。高。 其臣曰。子尾。孺子

致諸公而諸老于莒凡樂高之所逐者皆後之桓子召

死

陳乞

陳僖子乞桓子之子也。齊景公無嫡子，嬖嬖之子荼嬖。
公疾屬國裏高張立茶景公卒，孺子荼立。公子嘉公子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奔魯。陳乞欲立公子
陽生，於是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
夫。言諸大夫罪惡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詐作諸大夫之言，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
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
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二子謂國高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齊列傳 七

節而走之。至是召之，匿于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
朝。陳乞曰：常之母，常子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
也。化我猶云：過我。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
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實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駭開之。
則闕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
皆遑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是為悼公。遷孺子荼于
顛，而盡殺其黨。公使宋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一 齊列傳 八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
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乞，
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于貽，不至而殺
之。於是齊國之政皆歸陳氏。

陳瓘

陳瓘，字子玉，陳恒之兄也。齊平公三年夏六月，晉趙鞅
圍衛，齊國親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釋四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
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也。

齊戰乃還。畏子玉

陳恒

陳成子恒一名常。僖子之子也。僖子卒。恒代立。陳恒復

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

采芑歸乎。田成子。言采芑之姬皆歸入田成子。見其得

悼公見弑。齊人弑之。子壬立。是為簡公。簡公之在魯也。闕止

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

言于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子我

陳逆。子殺之。遂執以入。子我夕視事。見陳氏方

春秋紀傳卷二十人齊列傳九

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許病。因內

潘沐。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

宗。失陳逆故。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儻望。視

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我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故。緩

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

說。遂有寵。謂之曰。吾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

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子行。

陳氏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陳氏今又

千公。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

子夷穆。子安。與丘子意。益。芒子。子我之弟。出逆之

遂入閉門。反閉門。侍人禦之。子我子行殺侍人。

得役。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遷若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

舍于庫。以公怒。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若子行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

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

介中。我適豐丘。陳氏。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

春秋紀傳卷二十人齊列傳十

將殺大陸子方。子我。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

取車及形。衆知而東之。知其將命。出雍門。陳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為余請。約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

私于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東郭賈奔衛。

子庚辰。陳恒執簡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御執之言。不

及此。遂弑之。陳恒之亂。齊國節義之士。大陸子方而外

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封于闕。家石宅。東郭亥三人。新成陳

非仁也。以我為勇士。封我。以兵。而從子。非勇也。從子

舍之。韓詩外傳。恒既弑簡公。乃盟國人。曰。不盟者。殺之。

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它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升
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封
平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遂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
其君孔叢子。奔東郭亥。欲攻田氏。執其見夫子而訪焉。
夫子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
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任也。蓋姑
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千無極之高。
下垂之于不測之深。苟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
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人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
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于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
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
哉。按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請討。且曰。陳恒弑其君。齊國
之眾。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東
郭亥。正所謂不與者半。夫陳氏弑君之禍。臨國之勢。成
東郭亥。不量力而欲起。而整罪致討。假使無成。亦足以
伸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假使成。亦足以
攻其外。齊之義士。應其內。其陳氏也。必矣。何子貢阻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士

抑之深也。殆專以利害
為言。而不反于義也。夫立簡公弟。贅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為相。懼諸侯共誅已。乃盡返魯衛侵地。西約晉
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
復定。齊平公十七年。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曰朝。屬會。死事者
日。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隱之
役而父死焉。顏涿聚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
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言其

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
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陳為楚滅。非鄭故寡君使瑤
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察陳謂大夫其郵陳乎。若利本之
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
伯其能久乎。晉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曰。將
為輕車千乘。以壓齊師之門。時荀寅成子曰。寡君命恒
曰。無父寡。無畏眾。雖千乘。焉敢辟之。晉師聞之。還。成子
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
春秋紀傳 卷二十八 齊列傳 士

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
誅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平安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
大于平公之所食。又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
宮。後宮以數百。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
常卒。有七十餘男。子襄子盤代立。至孫和遂篡齊。
請曰。新約者。諸國者。侯。齊陳氏。諸國者也。考懿氏
風。風之。有以知。錫。錫之。將。出。觀。安。子。美。鳩。之。對。有
以。誠。齊。之。不。永。采。芑。之。地。莫。不。歸。心。而。景。公。未。之
知。也。悲。夫。人。主。知。此。戒。威。權。之。旁。落。禁。私。門。之。中。恩
布。德。以。繫。人。心。修。身。以。保。天。命。則。庶。乎。無。陳。氏。之。患
矣。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八 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逢丑父

逢丑父齊頃公之臣也。鞍之戰。逢丑父爲頃公車右。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丑父與公易位。丑父見事危。故將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車也。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丑父使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公下如華泉取飲。丑父代爲齊侯計。使公取水因而走。齊侯因得佐車

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羊傳。首

御克投戟遠逖。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

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口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供而

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

數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斷于足。斷逢丑父。按再拜馬

前。乃韓厥非御克也。克怒齊侯甚。則甘心焉。豈有

逢丑父與公羊異。從左爲是。齊侯免求丑父。三出三人

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帥屬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從晉伐齊。畏齊之強。故共護齊侯而免之。

殖綽郭最

殖綽郭最二人皆齊勇士。平陰之役。齊師奔北。寺人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隘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衛欲使晉師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欲復射兩矢中中央。顧曰。爲私誓。晉法之。州綽

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

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不解甲。反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既而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逃歸齊莊公。設勇爵。殖綽郭最與焉。嘗指二人曰。此寡

人之雄也。及莊公弑。諸勇士皆死。殖綽奔衛。時衛孫林

父以戚叛。附於晉。衛侯使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頃之爲孫氏所獲而死。郭最不知所終。

華周杞殖

華周杞殖皆齊大夫。梁殖之字也。齊莊公自伐晉還。不入遂

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

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隙。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

臣皆死。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奔中，速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鮮虞將奔魯，在道無資，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人僕賈得資為莊公服喪。楚人聞而召之，遂如楚，為右尹，終焉。閭丘嬰復歸于齊。齊景公四年，高豎以盧叛，使閭丘嬰帥師圍盧。六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以計殺之，使帥師伐魯陽州。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四

魯人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魯。

公孫青

公孫青，字子石，齊頃公之孫也。齊頃公使公孫青聘于衛。時衛靈公以齊豹之難，如死鳥，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如死鳥，請將事。辭曰：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木致使不敢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也賓將振也。主人曰：匹人之憂，不可以及故，貴其物。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衛侯既復國，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周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獨不受。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五

東郭書

東郭書，齊大夫。齊景公四十七年，齊師伐晉夷儀，至其城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師盡登而後下入城。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騃之斬。斬，斬也。言不敢與書爭。但相順從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時齊侯在馬之隨斬。將往，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侯師圍中牟，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謂

郭書非命卿故略遇必敗之乃伐齊師東郭書喪車五百乘齊

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憤而衣狸製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彼謂犁彌言彼與我賓王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犁彌簡公元年艾陵之

戰齊師敗績東郭書死焉先戰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

此三矣夷儀五氏與今使問茲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

救無存

救無存齊人也齊景公四十七年齊師伐晉夷儀救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

春秋紀傳卷二十九齊列傳

六

高國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戰齊侯

既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救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

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卿車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

師哭之親推之三

徐關女子

徐關女子者不知其姓鞍之戰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

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齊侯單還女子不知是君不祥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說兵者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也齊侯以為有禮

郕意茲萊章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主辟者予之石窀

郕意茲齊大夫齊景公與衛靈公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郕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我已卒事濟河而歸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郕意茲

乘軒及陳僖子弑荼高國出奔郕意茲以同黨奔魯其

後齊平公時有萊章者亦知兵齊平公九年晉荀瑶伐

齊齊師敗績十年晉侯復伐齊取廩丘晉軍吏令繕將

春秋紀傳卷二十九齊列傳

七

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

焉能進是覺言也覺過也過謬不信之言也○覺音推役將班矣晉師果

還初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

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

乘而不敢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萊章對曰臣聞

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

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矣公然萊章說死作楚章

公孫薑公孫竈

公孫薑字子尾公孫竈字子雅皆齊惠公之孫也惠公

春秋紀傳

卷之九

齊列傳

人

三子長頃公次公子高次公子榮高生而樂生而齊景公三年慶封父子專政子尾子雅與陳氏鮑氏合謀誅慶舍子廟慶封出奔遂除大慙齊國以寧公與子雅也辭多受少與子尾也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四年公孫蠆公孫窺放其大大高止十北燕止有罪也六年子尾害閭丘嬰殺之九年晉少姜卒韓起如齊逆女迎繼室也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之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是年公孫窺卒司馬窺見晏子司馬

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言其死子旗必不免也姜族弱矣而嫡將始昌嫡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尾子雅皆惠公孫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十三年秋七月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樂施欲奔治子尾之家政殺梁嬰梁子尾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尾之弟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強也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高子旗為高強立家宰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子子尾亦授甲將助之助子良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子道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則數人候積來告子旗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

春秋紀傳

卷之九

齊列傳

九

接續告變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游服干道路而逆之去或備者常請命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字請從桓子詐謂從子攻子良氏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先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也子蓋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施惠于不惠者勸勉于不惠桓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靈福子公頃所事之君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樂高所事之君十五年齊惠公齊惠公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欲及子良醉故聘告文子遂見文子鮑則亦授甲矣使視視二子子良子旗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陳鮑而用之靈姑鉞公旗名斷三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助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國人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強奔魯按經昭公十年夏齊樂施來奔齊樂施高強同奔魯不書非卿也樂施公子樂之孫以王父字為氏公羊但

知晉有樂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文齊字爲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如此。況此一出奔。正齊陳與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况晉樂氏滅族。在魯襄公二十三年。齊樂氏奔魯。在魯昭公十年。自襄公二十三年至昭公十年。晉樂氏滅已三十三年矣。安得猶有晉樂氏在耶。陳鮑分其室。魯叔孫昭子自晉歸。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爲人子難喪夫人之力棄以不謹慎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高彊復自魯適晉。處晉二十餘年。會晉有晉陽之亂。范中行伐趙鞅知韓魏助趙奉公以伐范中行范氏中行氏欲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韓魏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高彊黨范中行。戰敗爲晉人所殺。初景公之八年。晉韓起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即樂施也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十

有信其知之矣。至此果驗。

風沙衛

風沙衛齊之寺人也。齊靈公寵之。十一年。齊侯伐萊莒。入貽風沙衛以索。索選也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靈也。靈法亂而不損日實平陰之役。風沙衛言于齊侯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齊師奔北。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隘。而殿。殖綽郭重曰。子殿。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衛張之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師追及綽。鉞禽之。初靈公使高厚傳公子牙。使風沙衛爲少傅。欲立之。及太子光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欲殺之。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莊公自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守備焉以無滿告揖之乃登。公以衛告滅衛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死戰故還登城聞齊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按風沙衛雖刑人猶能盡忠所事以死殉之唐王魏未免慚色崔杼慶封皆齊公族也。崔杼齊丁公之後。慶封者慶克之子。克通于靈公夫人聲孟子。譜高無咎而逐之。無咎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十一

子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崔杼將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如盧師殺慶克惡其盧降九年春正月以慶封及其
弟慶佐爲大夫初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爲太子
十八年夏五月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壬辰
晦靈公卒莊公卽位卽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上其少傅
夙沙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慶封圍高唐弗克莊公三
年因晉有樂盈之亂悉師以伐晉諫曰不可臣聞
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見崔武子卽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丁君君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三
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
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崔杼將執君以說于晉是其惡過于背盟主齊棠公之妻棠姜偃之姊也東
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臣出自
桓公桓公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坎爲中
夫變而爲異故曰從風風能男以日
墮落物者故曰妻不可取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
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世子其無
冠乎崔子因是爲此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爲崔子間公六年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侍人賈舉止衆從
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勿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三
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
臣干楹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垣又射之中股遂弑之
公嬖勇力之士八人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祝佗父亦
至復命不說冤而死于崔氏申廟侍漁者侍漁監取退
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崔氏殺醢蔑于平陰醢蔑平陰大盧蒲葵奔
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崔杼立景公靈公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
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乃歎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下車七乘不以甲兵晉侯會于
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
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
賂皆以男
女為賂晉侯許之景公牛慶封聘十魯共市美孟

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豹曰服美不稱必以惡
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古

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公妻亦稱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孤入前夫棠公之子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
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王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予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
恐害夫子夫子謂崔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
蒲癸慶封屬大夫盧蒲癸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將棄彼矣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
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之宮
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
其家其妻東郭姜慶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歸矣乃繼終入其宮不見其妻因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奔
魯慶封當國四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以國政付其子
慶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內實家也易內而飲酒數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古
日國遷朝焉就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使人公使人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即慶舍
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
何也二秋皆去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言于慶舍請反王何二人皆嬖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二人陰謀慶氏公膳曰雙雞饗人
竊更之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伯饋公膳
食饗人御者從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益盧蒲癸王何之謀于雅子尾怒慶封背盧
蒲癸以二子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遂使

析歸父告北郭佐景嬰欲與共謀子雅子尾皆辭陳文
 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
 兆以龜兆曰或卜攻仇敵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子雅子尾陳須無鮑國與盧蒲癸王何
 謀誅慶氏慶嗣聞之慶封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家
 矣禍作必于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初盧蒲姜謂癸
 曰姜癸妻有事而不我告必不捷矣癸告之告欲于嘗
 姜曰夫子懷謂慶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慶
 舍將出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女告以將
 父弗出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盧蒲癸王
 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公陳氏鮑氏之罔
 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終而飲酒且
 觀優至於魚里優在魚里樂雅子高子陳鮑之徒介慶氏
 之甲子尾袖桷擊扉三以擊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堯以組壺投殺
 人而後死遂殺慶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言欲專公陳須無以公言欲專公稅服而如內宮慶封遇過告
 室非為亂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
 反陳于楸請戰弗許遂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止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
 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汜穆子不說使丁為之誦
 茅鴟詩亦不知既而齊人讓魯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
 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
 富滛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滛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景公放盧蒲癸于北
 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齊紀傳卷二十九齊列傳七
 璧崔氏吾獻其柩于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廟以
 其棺尸崔杼于市九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圍
 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此其肯從于
 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
 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
 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昭公四年秋七月楚
 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專乎吳鍾離其不
 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

計也。蓋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欲其君者，我慶封也。子一息，我亦一息。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欲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吾軍人然皆笑慶封。欲其君而不以欲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慶封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報。其斷之謂乎。慶封死之前年，秋八月，齊侯田于高廬，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也。公曰：諾。吾告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尼，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嬰于北燕。

莊公志雪先耻，發憤為雄，深人伐齊，雖以治敗而一時殉難之臣，極舉如賈州、師師、公孫放等十人並死。祝佗父申刺慶封，申鮮虞、閭丘嬰等或棄官而逃，或使還而死。雖曰已死，已非君親，雖其誰肯任春秋紀傳卷二十九齊列傳六

然亦可謂得人死力矣。至若盧蒲嬰、盧蒲葵與王何三人者，合力同心，密謀討賊，觀盧蒲氏之言曰：彼亡之仇也。謂義舉然卒能抽戈刺賊，使莊公之尸暴于北郭，埋于他氏之里者，一旦改葬于朝而令于先公之先，誰為之者？秋重討賊，則三人者宜見賞矣。而當日大懲既除，貨罰頗多，慶封之誅以慶邑通賜吳豐子尼子雅等而矣。何全不及焉。其且於盧蒲嬰子北燕無人理矣。故余謂齊莊非齊襄之比，而二盧蒲氏與王何則並非發人不當與侍人賈子車氏賈舉州韓諸發人比，因為述其事，辨其迹，以為世之忠良報國者勸其于春秋之義不為無補。

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景公之嬖臣也。柔諂側佞，公甚寵之。所言無不從。景公夜飲酒，樂甚，命左右曰：移而之晏子。

之家，攜飲食挾妾御而往。前驅至晏子之門，曰：君至。晏子端委執笏立于門，曰：宮中得毋有變乎？大臣得毋有叛者乎？何為非時而辱于此？公曰：寡人有酒食之樂，欲與大夫共之。晏子對曰：政事之不理，民人之不和，臣之事也。飲食之樂，臣不敢聞命。公曰：驅之移而至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執戟立于門，曰：邊境得微有故乎？諸侯得微有謀我者乎？何為非時而辱于此？公曰：寡人有酒食之樂，欲與將軍共之。司馬穰苴對曰：卒乘之不輯，疆場之不靖，臣之事也。飲食之樂，臣不敢聞命。公曰：驅之移而之梁丘據之家。前驅曰：君至。

春秋紀傳

卷二十九齊列傳

六

梁丘據左執篋右執簣，散髮謳歌而出。公執其手以入，曰：樂哉！微惟二子者，吾孰與治吾國？微此二子者，吾孰與娛吾身？齊景公欲納魯昭公，據受季孫意如之賂，沮之，遂不果納。昭公終以失國，然晏子常面折之，故終景公之世不能為亂也。率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席，衆賓大夫共飲，梁丘據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危害，當用之乎？衆生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此毒而復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故各

言其方微售之以己人之疾也凡言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予也何難焉梁丘

據死景公名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

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可得聞

乎公曰我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

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

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

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

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于父兄有禮于羣臣

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謂之忠今據以便辟諂媚自

奉秋紀傳

卷二十九 齊列傳

結于君而謂之忠且愛非臣之所知也公默然

淮南子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時亡歸好色無難作為路寢之

意鑄大鐘之庭下却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米皆梁丘據道于左右故

晏子之諫生焉

恩按齊俗急功貪詐而仗義輕生之士往往不乏如

途丑父杞掩東郭書散無有識有足稱者彼以沙場

征旅席以戰死為考終雖曰氣於之維蓋亦百夫之

特其餘尚勇好兵射敵制勝者氣也一患不救崔

慶竊權梁丘獻說國脉斷焉易稱小人勿用其戒之

哉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宋列傳

孔父嘉

孔父嘉宋之公族為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宋穆公疾

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殤公名與夷宣公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

春秋紀傳 卷之三十 宋列傳

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

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宋穆公卒孔父立殤公而相之太

宰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華

督攻孔父殺之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

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故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

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若多矣矣金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

南宮長萬

春秋紀傳

卷之三 宋列傳

二

南宮長萬宋大夫以勇聞。宋閔公九年，宋侵魯，乘丘魯莊公禦之，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魯歆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魯聽萬還戲而相媚曰新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萬子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朱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善

走
宋人請猛獲于衛人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
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褻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脫時宋閔之新萬與萬之得時原在二宋人皆醢之
兩時雨地公羊謂莊公獲萬歸散令諸官中數月然後
歸宋宋復使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誦魯公之
美閔公折其言顧婦人曰此虜也更謂萬曰爾非虜焉
知魯公之美萬怒逐搏閔絕其脛其說似可聽然細按
之實太深不然者莊既獲萬請而得歸此是恒事乃不
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散舍之官中數月天下無
俘虜而可散合諸官中至數月者至棠澤之獄乃又曰
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官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又
棠澤之獄傳不言故史記世家謂獵棠澤而博
乎行萬多力以博局殺閔公不知又何所據

公子魚

春秋紀傳

卷之三 宋列傳

111

公子魚名目夷。宋桓公之庶長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願。遂走而退。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襄公以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爲宋左師。襄公九年。時齊桓公新卒。襄公欲圖霸。執滕子嬰齊。以其不事宋也。夏六月。會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後至。公怒。使邾人執鄆子。用于次睢之社。

用之蓋叩其鼻以血社。欲以屬東夷。

睢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祠之。蓋用人以祭。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宋列傳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宋列傳

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爲諸侯義士猶曰薄德魯緩救邢
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昏淫之鬼將以求霸
不亦難乎弗聽宋人圍曹計不服也子魚言于公曰文
王聞崇德亂而討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一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于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秋
會諸侯于孟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曰楚夷國
春秋紀傳卷之十宋列傳
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在公曰不可吾與之約矣
自我爲之自我贖之可乎及會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
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
以至於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
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
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見釋走之衛
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乃迎襄公歸公既
歸與師伐鄭怒其朝于楚也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十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宋列傳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宋列傳

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
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
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
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
春秋紀傳卷之十宋列傳
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襄公國小而圖霸有一子魚不能用故卒以敗死目夷
生公孫友友生魚府魚石石爲華元所逐奔楚楚爲之
伐宋取彭城納魚石晉以諸侯之師圍彭城克之以魚
石等五大夫歸魚氏由是遂亡
公孫固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爲大司馬晉文公之出亡也過宋
與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

長幼從幼。而好善不倦。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御戎。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勤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干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宋襄公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大敗。其後楚子玉帥師圍宋。宋使公孫固如晉告急。晉文公救宋。敗楚師于城濮。蓋以報施。亦以公孫固素善文公之故也。

春秋紀傳

卷之十

宋列傳

本

高哀

高哀。宋臣。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春秋書曰。宋子哀來奔。貴其不食污君之祿也。

西鉏吾

西鉏吾。宋大夫。宋叛臣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子伐宋。彭城取之。而納魚石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

蕩意諸

春秋紀傳

卷之十

宋列傳

七

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收我國所憎。贊其政之人使為已用。以間吾。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披以塞夷。夷。吳晉往。宋地以封魚石。以塞夷。夷。吳晉往。道。遂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其後宋災。司城樂喜令諸臣救火。西鉏吾庀府守故宋六官之典籍。存而不亡。鉏吾有力焉。

蕩意諸。公子蕩之孫。公孫壽之子。為宋司城。宋昭公不禮于襄夫人。昭公祖母。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昭公無道。公孫鍾離及大司馬申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奔魯。效節于府人。而出魯。文公以其官逆之。四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意諸歸于宋。公孫壽辭司寇。請使蕩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襄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

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何。言無以。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呂祖謙曰。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用之死。義當死也。然諸親則公室。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于鮑之陰謀。而德參會待殺而發。上不聞有救正之謀。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翩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春秋紀傳。卷之十。宋列傳。

之言。願位苟祿。日復一日。其心以為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耻。以後之節。願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知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于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豈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惜也。

狂狡

狂狡。宋大夫。宋文公四年。從華元禦鄭師。戰于大棘。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失行軍之禮。戎昭果毅。以聽之為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厨人濮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宋華氏之亂。華向以南里叛。元公

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宋厨

人濮曰。軍志有之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

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

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

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

春秋紀傳

卷之十

宋列傳

九

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寺人柳

寺人柳。宋平公之寺人也。有寵于公。太子佐惡之。華合

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先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欲得令乃

與寺人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之。按平公前此二十餘

年公殺太子座寺人惠增伊昆諸太子亦曰坎性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成爲之役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議必是坎性加書其証坎性加書必是左師與有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誦座之寬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議猶是太子在而以失時不能教死而今復不能爲合此解此皆策書之不足據也思是一事快華亥既代合比爲右師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平公卒太子佐卽位欲殺寺人柳及喪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熾炭喪位以遺地比葬又有寵惡無常

仲幾

仲幾宋大夫宋元公十五年將如晉夢太子癸卽位于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十

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枘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聲樂宴飲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慶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卒于曲棘禮如故事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上景伯董役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郎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

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若從踐土則復舊職以役于天子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周曰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居薛以爲左相仲之居薛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

春秋紀傳

卷之五 宋列傳

十一

公子城

公子城宋平公之子也宋元公十年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邕甲出奔邕八人皆公孫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別走至晉十一年冬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宋曹輪刺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于緒丘鄭顒願為鵠鵠鵠皆其御願為鵠鵠鵠皆子祿御

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御向宜于犇御呂封人華豹張

句為右四人皆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其

呼已反華氏黨將注豹則開矣注傳矢曰平公之黨尚輔相余

豹射出其間出十城子將注則又開矣曰不狎鄙狎更

謂豹若不與我殺之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抽父而下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張句雖折股力奮又

射之死句于犇請一矢求一矢城曰余言女子君欲活

對曰不死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皆死于刑而從子君

焉用之于速諸乃射之殪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明

年春二月華向奔楚華向之叛而宋不亡者城之功為

多

皇瑗

皇瑗宋右師也宋皇氏出自戴公有曰皇父充石凡七

傳而至瑗宋景公二十九年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

也鄭許瑕圍宋雍丘皇瑗帥師救雍丘圍鄭師每日遷

舍壘合鄭師哭鄭子瑕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二人鄭之三十四

年皇瑗會吳于郕及魯侯衛侯盟皇瑗之子康有友曰

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鄭什

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適宋告夫人

曰康將納桓氏問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姬之子

非我為子子仲也杞康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

仲怒弗從故對曰景公右師則老矣不識康也言右

能為亂康則公執之景公徐聞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其情實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為右師從子及景公之卒大尹作亂皇緩與大司馬皇

非我司徒皇懷合謀誅大尹立公子得為君而宋定焉

按春秋列國公族之衆多未有如宋者也今考孔氏

為開族華氏樂氏皇氏老氏為戴族仲氏為莊族魚

氏驪氏蕩氏向氏為桓族靈氏為文族孔氏自孔父

嘉死節子孫棄于宋而與于魯大聖人之祖也老氏

亦武微矣桓襄以後則皆魚華向樂蕩皇仲諸族用

事而長大夫亦復不乏其最著者曰公子魚華元向

成樂潁蕩意諸仲幾諸人外有仇牧與孔父之殉難

同然世系無所考焉知未知其為公族歟庶姓歟夫

者進異姓者退則選舉之法竟屬無用而周官論秀

晉升之典可廢矣子弟分踞于要津賢才老死于蓬

蒿如魯三桓鄭七穆列國皆然此天下人材之大厄

中央民族
館藏書

宋列傳

華耦

華耦，華督之曾孫也。自督弑，殤公執宋政，子孫世為正卿。宋昭公八年，華耦如魯盟，其官皆從之。春秋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貴之也。（華耦行旅從春秋時多不能備，而華孫來盟，貴之也。不名，愚按：禮卿行旅從謂行兵非出使也。使者華孫，就道意有，其官皆從旅于數百人也。）

魯文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之理，魯人承之。臣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之理，魯人承之。臣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之理，魯人承之。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自以罪人子，請孫不敢與公與。）

承命于亞旅。（亞旅上，魯人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惡，魯人稱之，明君子所不與。）

耦卒，子弱嗣爲司馬，爲樂轡所逐。

華元

華元，華御事之子也。華耦生弱，弱生御事。御事生元，文公元年，以華元爲右師。三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羊羹缺，少故分不及其餽。）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二

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羊斟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魯。宋城華元爲植。（將主巡功城者，詭曰：睥其目，睥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也。）

于思，多鬚之貌。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那何也？）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十四年秋九月，楚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于室皇。（寢門，寢門之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宋人固守，不能下。楚人樂室反耕，宋人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拆骸以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子反懼其害已也，戰國刺客之風于此見矣。杜氏謂兵法因其鄉人而知其守將之志，此道者門者而利而告王退三十里，公羊傳莊王圖宋，軍使司馬子反乘壇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壇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

之子反曰。嗟。甚矣。德。雖然。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君子是人也。之。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有。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豈。勝。將。去。而。歸。爾。將。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易。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敗。人。之。臣。可。以。是。而。無。子。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面。止。按。公。之。事。與。左。氏。大。異。當。以。左。傳。為。正。華。元。夜。入。登。床。用。刺。客。之。術。刻。以。要。盟。如。魯。曹。沫。之。劫。齊。桓。公。然。故。子。反。懼。而。從。之。若。謂。棄。壇。相。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數。語。解。兵。子。反。雖。玉。者。未。必。能。爾。平。月。而。解。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其。公。二。年。華。元。聘。于。魯。通。嗣。君。也。三。年。宋。楚。之。平。也。華。元。使。公。子。圍。龜。代。已。質。于。楚。至。是。圍。龜。自。楚。歸。怨。華。氏。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華。氏。春秋。紀。傳。卷。三。十。一。宋。列。傳。三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水。之。上。以。同。族。異。罪。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淫。閉。門。登。陴。矣。魚。石。五。大。夫。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元。生。華。臣。華。閱。閔。生。畢。比。華。亥。華。輕。華。定。亥。定。作。亂。出。奔。惟。華。輕。留。未。為。可。徒。華。氏。族。又。有。華。費。遂。費。遂。生。子。華。龜。多。僚。華。登。皆。與。亥。定。同。叛。奔。楚。華。登。奔。吳。登。善。用。兵。為。吳。名。將。春秋。紀。傳。卷。三。十。一。宋。列。傳。四

呂祖謙曰。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屬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于疎而薄于親乎。蓋疎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凡人情相與。至于無間。則用之不擇。置之不疑。子之不辭。亦之不怨。雖然。相期于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轡。右奉轡。且則借出。暮則借入。夷險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久。相信已熟。今日享士。吾肘腹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斟不與。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中。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赴敵。殺華元于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

元乃負國也吾觀元之為人其樂易慈神之氣溫然可掇其色于倖因而歸再與謝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彼何能想羊斟于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羊斟于未交兵之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將也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謝周旋不知其罪與謝無異也精意未嘗而遠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謝不足以為謝也謝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達禍哉謝之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愚按華元相宋三十餘年號稱賢臣然而國幾亡者數矣大棘之戰覆師殺將國幾亡謝宋之役柝散易子國幾亡彭越之變楚封魚石為門庭之寇國幾亡此三亡者皆華元致之也羊斟險人也以羊羹微賤而欲殄謝元乃任以御戎托以心膂種荆棘于良田食謝狼于同室倘得為知人乎楚欲兵宋而患無名故遣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華元不勝一朝之忿以挑強楚之鋒至于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然後不得已以大邑之卿效刺客之術夜入登床却持楚將幸而退師而傷疾不可復救矣湯澤之亂華元以討賊為已任是也顧魚石等五人獨無可從末滅于虜衛父子兄弟罪不相反魚石親止華元于河上而謝之討其情可原其罪可宥乃一旦盡逐之何義乎積薪之焚其焰必烈也壅水之決其沒必多也彭城之役向非藉手東師尤復舊物則宋之君臣豈得晏然高枕哉若子作事謀始始謀不誠自貽伊戚元可謂不善謀始矣故以爲華元存宋之功不足以贖其罪之罪

華臣

華臣華閱之弟也宋平公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弱舉比之室舉比閱子使賊殺其幸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虛門合左師之後區門宋城門合左師懼曰老夫無與賊

日舉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向戌見賊而懼言已無罪賊謬言舉比私有討于華吳遂幽其妻日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助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門惡之不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瘳狗瘳狗人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遂奔陳

華費遂

華費遂華氏族也爲宋大司馬華費遂生華貜華多僚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六

華登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與貜相惡乃諧諸公曰貜將納亡人亡人華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華向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若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若愛則當亡走失國亡如可以公懼使侍人名司馬之侍人逃死弗慮其遠以恐動公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言此必多僚言此必多僚有譏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將飲張句

无之。句華。猶臣尤。惟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條以劍而訊之。子皮華。宜條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鄭家臣。刳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于寅，華向人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地名。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于鴻口，登復帥其餘以敗宋師，再戰，華氏北。宋師圍華氏于南里，未幾，華亥、華定、華貜、華登皆奔楚。宋華氏由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七

是盡亡其留宋者，惟華輕一人而已。登後復奔吳，與吳申胥皆以善用兵聞于諸侯。

華定華亥

華定，華椒之孫。華亥，華閱之子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倘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十年夏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廬。公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刳之。刳，殺也。公卯取太子變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樂景公也。地皆元公之

亦取華亥之子無咸、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以爲患，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華氏族。時爲大司馬。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愛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費遂惡華向見及必殺太子，故云然。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八

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庸，功也。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也。輕，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言輕之年齒已長，不能出外服事他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賈信也。送公子歸，可以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從公門出。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時華氏皆亡，惟輕留爲少司寇。十一年夏，宋華亥、華定、向寧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寇宋，廚人濮屢敗之。癸未，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華向之子，城奔晉，請師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貜曰：吾爲樂氏矣。樂盈入于齒，作亂而滅。華貜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言子無我恐事至不幸奔亡。未幾未至死滅。○廷求枉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八人犯師而出。食于雒上。哭而送

之。乃復入。入南十二年春。楚薳越帥師逆華氏。使告于

宗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

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辱。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

亦惟命。人有言曰。竹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

不衷。以獎亂人。無為高亢不協中正之。事以獎助叛亂之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諸侯之成謀曰。以兵戍宋。若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

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雖出亦救宋而無能為宋害。

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二月己巳。宋華

定向寧華亥華貍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向戌

向戌桓公之後。公子向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華元。魚

石。向帶。向為人皆奔楚。元乃以戌為左師。以靖國人

戌有賢行。諸侯皆聞之。平公十三年。晉會諸侯于相。欒

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諸侯之師攻偏陽。

史記

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

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勤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十八年

向戌聘于魯。且尋盟也。三十年。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

于令尹子木。欲阻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

也。小國之大菑也。將或阻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如楚。楚亦許之。

乃通告諸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辰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十

鄭良霄至。六月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

戊戌。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

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

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自陳。還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邾之人夫皆

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及盟。晉楚爭先。卒先楚人。自盟之後。晉楚息爭者數十年。皆向戌之力也。三十八年。楚靈王大會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宋叔向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初。向戌惡太子痤。與寺人伊戾比。而殺之。世以爲譏云。戊卒。子向寧嗣。元公九年。邠人藉稻。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執紀伊。

宋列傳

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邠。邠子反邠夫人而舍其女。邠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伐邠。公伐邠。圖蟲取之。乃盡歸邠俘。寧之弟向宜向鄭。又有向巢向魍。司馬牛皆戊從子也。余讀左氏傳。至宋之盟。未嘗不嘆宋人之愚。楚人之狡。而晉人之弱也。向戌善于晉楚之執政。欲弭兵以爲名。意則善矣。然而楚非無事之國也。彼方鳩張。子木從之。然則其意蓋可知矣。子木之言曰。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是時諸侯之從楚者。則上公之國。則公之貴族。叔之裔。太師之後。叔之封。弟之親。風。夫和昔。諸侯皆在焉。自宋之盟。成中國諸侯。望風。雖交臂。感。相。幸。而。謂。于。楚。矣。夫。所以。爲。盟。主。者。以。

有此諸侯耳。竭楚人之兵力。戰必勝。或必克。亦不至得志。如北之其竭楚人之兵力。戰則北。或則克。亦不至至矣。勢如此。其竭楚人之兵力。戰則北。或則克。亦不至而朝。中國之諸侯。晉人。一鐵。未亡。一矢。未折。一矢。未折。而諸侯。世。手。而。授。之。楚。則。何。說。也。有。甲。乙。兩。家。比。鄰。而。居。者。不。相。能。也。客。有。言。于。兩。家。者。欲。爲。好。會。比。鄰。之。酒。既。行。謂。甲。曰。請。以。子。之。尺。帛。爲。乙。壽。又。謂。乙。曰。請。以。子。之。純。錦。百。端。白。璧。十。雙。爲。甲。壽。則。爲。乙。者。其。許。之。乎。其。不。許。之。乎。其。不。許。也。必。矣。楚。之。從。尺。帛。也。晉。之。從。錦。璧。也。以。彼。易。此。爲。乙。者。知。其。不。可。而。不。許。而。亦。明。知。其。不。可。矣。而。許。之。何。也。曰。韓。宣。子。有。言。矣。我。若。不。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所。謂。盟。主。矣。由。韓。子。言。之。不。許。則。失。爲。盟。主。許。之。其。仍。得。爲。盟。主。矣。由。韓。子。以。爲。不。許。則。不。失。爲。盟。主。許。之。則。立。失。爲。盟。主。矣。自。宋。盟。之。後。至。韓。之。會。諸。讀。舊。書。加。于。性。上。至。申。之。會。君。之。賊。大。會。諸。侯。而。用。六。王。三。公。之。禮。晉。人。不。得。過。而。問。焉。又。安。在。不。失。爲。盟。主。耶。晉。自。文。襄。以。迄。于。今。

宋列傳

百餘年之霸業。一折而入于楚。則皆向戌之爲之也。向戌之罪。不啻誅矣。盟既成。向戌請實宋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甚焉。縱無大詩。而又求實無厭之甚也。而投之由是觀之。當時之有議者。未嘗不罪其失計也。然子罕之言。但責其弭兵之不可。而不責其交見之爲害。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以爲向戌之罪。不在弭兵。而在子交見。其言雖發自子木。而實自向戌導之。既請弭兵。勢不得不許交見。不然。弭兵之請。即執爲稱兵之讐。又何辭焉。在戌也。食名于弭兵。而憤于交見。在楚人。深利其交見。而喜借于弭兵。在晉人。雖欲弭兵。而勉向其交見。蓋向戌好名。而楚人衛中。而晉亦氣息奄奄。不競于楚。故曰。宋人愚。楚人狡。晉人弱也。聖人至是。備之甚痛之甚。直書曰。晉趙武。楚屈建。某某其盟于宋。若曰。諸侯之盟。以讓外也。彼楚。屈建。何爲者。故序桓公大會諸侯。凡幾盟矣。無楚人也。晉文公大會諸侯。凡幾盟矣。無楚人也。襄成景悼諸公大會諸侯。凡幾盟矣。無楚人也。襄成景悼諸公大會諸侯。凡幾盟矣。

盟矣。楚人也。宋景公為高。二國有楚。子而宋公執
子。楚。晉。趙。武。為宋。楚。有楚。楚。建。而。中。國。者。侯。朝。王
楚。鳴。呼。此。天。下。之。大。防。也。春。秋。初。序。諸。國。大。夫。直。書
于。策。蓋。義。係。于。楚。屈。建。而。不。係。于。趙。武。之。外。楚。也。余
何。後。之。說。經。者。不。講。于。中。外。之。大。防。使。論。序
次。之。先。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亦。或。矣。

向寧

向寧。向戌之子也。宋元公八年。邠人積稻。邠姓之國

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羅其首。斬得

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子邠。邠莊

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令止。邠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向

寧請師伐邠。二月。宋公伐邠。圖蟲取之。盡歸邠俘。向寧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後與華亥華定作亂。入于南里以叛。事敗。奔楚。語在華

亥華定傳。

向魍

向魍。向戌之孫也。按向戌有三子曰。察。為宋司馬。有寵

于宋景公。景公之弟公子地。嬖蓬富獵。十一分其室。而

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鼠以與之。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

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曰。辰地。子分。魍

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也。子為君。魍不

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

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

處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彌。出奔陳。仲佗。石彌。宋卿

人。十八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彌。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人心故被逐。大為宋患。寵向

魍故也。三十三年。衛太叔疾奔宋。納美珠于向魍。宋公

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景公三十六年。向魍入于曹。以

叛。向魍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

景公母。未及。魍先謀公。請以牽易薄。業向魍邑薄公邑
驟數也。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牽七邑。而請享公
焉。偽喜于。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公知之
告皇野曰。余長魍也。少長。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休
曰。即。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兇人乎。敢不承命。下
得左師不可。左師。魍兄。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
使皇野以乘。往迎向魍。述人來告。王述命。曰。逸澤有介。虞焉。
也。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君懼
告子。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君欲速故以乘車

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言不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難及子使禍難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桓魋無怨者願聘而告桓司馬子願魋弟桓司馬欲入攻君之子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弗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質國內大夫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五

大故亦入曹割曹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子弟而質之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子弟而質之以自固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宋公使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復適魯卒于魯郭門之外其後向魋終于齊

樂豫戴公之元孫也事昭公為司馬昭公新立欲去樂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二族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宋乃復定

樂喜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六

樂喜字子罕為司城樂豫之曾孫也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誨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枯于朝難以勝矣時弱為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平公十三年宋災樂喜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纆缶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樂適凡刑器使皇即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令司官巷伯儆官使宗祝用

馬于四塘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二十年皇國父為司馬
為平公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
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然實慰我心子罕
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濟小人皆
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
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禍之本也鄭尉氏司氏之亂登役其餘盜在宋鄭人以
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賄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役師
慧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嗣司齊與之三人師慧過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七

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
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子
罕取賂而歸三益是重淫
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平公三十年左師向戌
弭諸侯之兵晉趙武楚屈建及諸國大夫盟于宋既成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
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甚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役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嘉之謂乎何以
卹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
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
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
也不若人有其寶稱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
後使復其所三十三年宋饑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
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
無饑人陽門之介夫死上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聞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與制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八

之

樂祁犁

樂祁犁，子罕之孫也。元公十四年，以樂祁爲司城。十五年春，魯使叔孫婁來聘，公與之宴飲酒。樂公使昭子右坐。昭子，即叔孫也。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魯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有女以妻魯季平子叔孫昭子。來聘，且逆之。公若從，昭謂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公若甥女也，故謂之。」勿與女。魯將逐之，夫人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是年冬，季孫意如逐魯君，昭公出孫元年，卒于曲棘。叔孫婁亦卒。景公十二年，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歸，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往也。」見淵而行。淵，祁子見于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

春秋紀傳

卷三十

宋列傳

七

之酒于縣上獻楊楮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王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和，被執三年。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許之歸。祁歸，卒于太行。士鞅又使止其尸以求成。明年，景公使樂大心祁從弟，門右師。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子明淵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三

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樂後

樂後，樂淵之子也。爲宋司城。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于宮中。未有立焉。公嬖寵大尹，羣臣皆因大尹以達。大尹不告，而稱君命以令司城。惡之。四十二年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薨焉。大尹秘之，使以君命召六卿六卿至，以甲劫之，盟于少寢之庭。大尹立啟，奉喪，殯

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後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遂與皇非我，樂得靈不緩謀，授甲攻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司城為上卿以聽政。

華元向戌諸侯之良也。二人皆合晉楚之從，變相見遂率天下諸侯以朝楚，而宋之盟晉楚之從變相見遂率天則向戌之弭兵不如華元之講好矣。二家子孫同以叛逆覆宗，悉夫樂氏有人存也，稱最辭王，廉也，貨粟仁也，責向戌之請賁養也，親執朴以巡策忠也，邑中之點加于人一等矣。晉叔向曰：宋之罕其後亡者也，斯言益信。

史簡事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樂成

晉列傳樂成

樂成

樂成

樂成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一

樂共子成，樂賓之子，晉之公族也。初，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賓傳之。其子共叔事晉哀侯，及曲沃武公伐翼，武公桓叔成師之孫哀侯昭，殺哀侯，止樂共子曰：無死，吾以爾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開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入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君謂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武將焉用之？遂關而死。樂賓事桓叔共子死哀侯文子各殉所奉之主

樂枝

樂枝

樂貞子枝，共叔之子也。晉文公蒐于被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而先軫佐之。城濮之役，兩軍既遇，晉侯退三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11

1

愚按秦楚皆有患于亡公子者也。城濮之役，文公欲避楚不戰，而過校強之。崤之役，先軫議擊秦師，而樂枝沮之。施同報異，則何說也？德有大小，然有淺深，報有輕重。楚人將迎贈送之惠，不如秦秦人侵暴中原之罪，不如楚城濮不戰，則漢陽鷺食之患，不銷而禍且及于上國。崤陵而戰，則彭衙羈馬之嫌報復無已而害且歸于子孫。文公用其言而定伯，襄公不用其言以貽禍，然則樂枝非獨貞慎，兼復有謀，非先軫輩所能及也。

樂書

樂武子書樂盾之子邲之戰樂書佐下軍晉師旣濟河

在敖部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

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

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簞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僑先大夫子祀有言曰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三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習列傳

111

2

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邀怨于楚我曲楚直不

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

得不真。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

叔人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疑子不從。于是有郕之敗。曼

公十一手書將下軍從卽克齊戰于鞍有力而還公

力一全言鼎一宜從從更什死軍一難不功而幾久

勞之日子之力也。尹豐曰：勞之謂也。士月命也。責何力。

之有黑十三年什谷克爲正州中軍十五年委什莫參

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遇諸桑隧趙同趙括請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中范文子上韓獻子新中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故遂至于此是選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其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水子孟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四

記

書亦卒

按春秋成公十八年正月書晉弑其君州蒲胡傳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乎天理而定刑固不以大罪釋當誅之罪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竟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當弑而書弑晉樂書身為元帥親執柄公于庇離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黃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矣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直之其備詞之甚嚴而于樂武子淵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器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愚按胡氏此傳有統論而無斷制不書樂書弑君之故究竟未有着落又曰晉悼公明君也即位之日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不知七人為誰以愚觀之不臣之罪孰有大焉弑君者哉而不聞加斥于樂書中行假與天柙刃之程滑也者則其所遂不臣者不過蟲豸細物而網漏于是乎失賊矣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五

樂驪

樂桓子驪書之子也晉厲公六年公將伐鄭使樂驪如魯乞師悼公即位以樂驪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春正月樂驪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十四年荀偃將中軍會諸侯之師伐秦濟涇而次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

是瞻樂厲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

軍從之下軍左史謂魏莊子曰莊子魏將不待中行伯

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

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偃不能制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時歷之弟鍼為戎右怒曰此役也報櫟之役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二位歷與鍼也敢不恥

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厲謂士句曰余弟不

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十六年荀偃樂厲帥師伐楚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六

以報宋梁陽之役與楚人戰于湛阪是歲樂厲卒

樂鍼

樂鍼厲之弟也鄢陵之役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右陷

于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故國有大任焉得

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

犯也乃愾公以出于淖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口臣之使于楚也子重

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服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

君之使使鍼備持才足以不得獨從者使某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禮也受而

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濟澤之師無功樂鍼耻之馳入秦

師而死

樂盈

樂懷子盈書之子也平公元年以樂盈為公族大夫二

年大會諸侯伐齊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初樂桓子娶

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亾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七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

妻范宣子女州幾亾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計也

懇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

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大夫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懷子

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

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宣子盡殺其黨死者十

餘家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大士陪臣盈

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重于郊甸無所竄伏放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陪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放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榮氏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輟輟遂適楚晉會諸侯于商任銅榮氏也已又會諸侯于沙隨復銅榮氏也盈自楚適齊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榮盈有載之及其士納諸曲沃也榮盈夜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人

曲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口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魯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襲絳不克還奔曲沃晉人圍之數月克之殺樂盈榮氏遂滅尸子范獻子既滅榮氏數年猶恐其有遺前一日遷于河大夫皆在獻子曰知樂氏之子乎大夫莫對舟人清湄格對曰君奚問榮氏之子其子曰自吾以榮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湄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夫百此雖樂氏子其若君何若不

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榮氏子也獻子曰善思按榮氏書身爲元帥手握重兵親統其邑千匠親氏以車一乘榮氏之東門之外天下之惡莫如焉而晉人猶或比德于名公此其美不明天下所以多亂賊也榮氏之禍覆宗滅祀雖謂榮氏欲君之報可也何召公語在士缺傳

毛奇齡曰晉會諸侯于商任銅榮氏也夫榮氏世逐則已矣銅不無大甚而銅氏又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嫌之出銅氏之所往則悅以成逐者而爲去國者其詞固已惡矣且晉不念榮氏世勲而逐盈大以戮君之逆敗而逐盈也乎符倚山曰榮氏世逐罪固當滅而榮盈則無罪猶之趙氏世逐罪固當滅而原則無罪此爲名言

卻豹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九

卻豹字叔虎晉之公族也晉卿十一族卻氏其一也未詳其系出何公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床第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在側耶公辭焉出語士蔣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媮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蔣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

其任也。卻叔虎曰：「旣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登，遂克之。」折斥，言文公伐鄆，桓與言所以勝鄆。又公用之而勝鄆，將責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太平，賞其太平，賞其本也。」騎乘者有賞，其本則臣聞之。細叔虎亦召卻叔虎，以窮衰之言告之，將賞之。卻叔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叔虎乃受賞。按卻叔虎不與文公同時，代鄆事亦無所考。

御芮

卻芮字子公。卻豹之子也。芮少事公子夷吾。夷吾在屈。

以驪姬之難出奔曰孟從吾兄竄于狄乎

肝重耳

冀內

不可後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偕出偕入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1-

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

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存也必且告悔告悔是

吾免也乃之梁及獻公卒里克殺夷齊卓子使人召公

子重耳于翟呂甥卻稱亦使人召公子夷吾于梁夷吾

告冀內曰呂甥欲納我冀內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

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惟其

索之方剛以極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誰能勿

從子晷盡國以賄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求入也既入

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會秦穆公使

公子摯來弔曰寡君使摯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

人聞之得國恒于喪失國恒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

公子其圖之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

勉之小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之德公子盡之

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餽者。

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相于公子犇曰申方乃里竟

與我矣。吾命之以汝陽之田。百畝。使汝與我共之。

吾命之以負薪之田。十一萬畝。在朝。我虜。天倫。命天命

而已吾必遂矣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凶人何國晉刊專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卷三十三

晉及傳

十一

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

爲君之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凶人之所懷挾

璫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不辭

當公子請紂之左右公子棼反命穆公以師紂惠公穆

公謂魯曰。公于諸侯。豈曰以人無黨。有黨必有讐。莫

吾弱不如。吾能關不。近廿少。不。亞。不。諱。其。何。黑。不。自。不。而。背。內。什。之。路。使。平。耶。叩。秦。聘。且。薛。緩。路。秦。伯。使。人。名。

古勞卽稱及冀。旃旃曰。帝重而言甘。秀戕也。遂殺平。劓。

及七輿大夫。後文公入。卻芮自以惠懷舊臣。恐不容謀。

及七輿大夫後文公入卻蒍自以惠懷舊臣恐不容謀

謀弑文公事泄見殺

卻穀

卻穀晉大夫。卻芮族也。文公蒐于被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卻穀可。行年五十矣。守舉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之府也。夫德義。生人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穀公從之。使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未幾。卻穀卒。以先軫代之。

卻缺

卻缺。子缺。芮之子也。父以罪誅。缺廢為庶人。曰季晉臣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士

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晉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反役。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命卻缺

為卿復與之冀。靈公元年。趙盾為政。卻缺言于趙宣子。

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利用正德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

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反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孟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從之。八年。晉會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士

諸侯于新城。蔡人不至。九年。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七年。楚伐鄭。卻缺帥師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楚景公二年。晉人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潁氏最強秋。晉侯會狄于欒。晉侯往會之。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卻缺秉政四年卒。與卻穀並稱良大夫云。

卻克

卻獻子克。缺之子也。邲之役。卻克佐士會于上軍。獨上軍。不敗。景公七年。公使卻克徵會于齊。卻克眇。魯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頃公使禿者。卻禿者眇者。卻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堂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獻子及河。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卻子怒甚。范武子請老。于是春秋紀傳。卷三十二。晉列傳。却克將中軍矣。晉會衛甯殖同盟于斷道。齊侯使島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如會。及斂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十一年。衛孫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公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矢。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韓厥為司馬。樂書將下軍。以伐齊。魯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

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甯穀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請朝相見。對曰。晉與齊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鞍。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為右。齊侯馳首師。卻克傷于股。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乎。子忍之。援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春秋紀傳。卷三十二。晉列傳。子言識之。然于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鼓。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弓。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忍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大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幾獲齊侯。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行成。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使者怒。揖而去之。齊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亾者。皆親昵也。子若不許。變我心。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此亦得地。而許

蜀人知人也
所以此報
如人之義也
者

夫

難其榮多矣許之使魯衛之使追及國佐于爰婁而與之盟公羊。卻克。昧。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逮于爰婁而與之盟。使齊人歸魯衛之侵地。晉師歸。公勞卻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後二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國語。卻克。上伐齊侯來獻之以得順命之禮。曰。寡言。臣死也不取。故也。之禮爲君之條。敗歸。居下執事。以慰國人。而勞。曰：卻子勇而不和。體於其伐而耶。國君其與幾何？未幾，卻克卒。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共

其社稷者亦將東馳西逐盡供諸國還念之具耶從
來使臣出境不恃鄰國之不我信恃我之不受侮耳
御克悻悻非專討才是以至此其臣非使才其
君之遣使非其才是舉也首之君臣胥失之

卻錡卻雙卻至

七

御筭駒伯也。御筭，若成叔也。卻至，溫季也。錡，克之子。欒克之，晉弟至，其族子也。卻氏一門三卿。五大夫，卻至與周、寧、鄒、田簡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于晉。晉侯使卻至弗敢爭。厲公元年，秦晉爲成。秦伯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侯使卻鞏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眎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

楚侯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常以盡其民累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一年厲公將伐秦使卻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餘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不亡何為夏五月晉以諸侯之師伐秦卻錡佐上軍卻至佐新軍與秦師戰于麻隊有功而還四年晉厲公使卻棼送孫林父歸衛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衛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二卻害伯宗伯宗晉賢大夫辭而殺之及樂弗忌亦賢大夫韓厥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六年鄭叛晉晉侯伐鄭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偈居守下軍卻棼如衛遂如齊乞師晉師濟河與楚師遇于鄢陵甲午晦

楚侯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二

晉列傳

楚晨歷晉軍而陳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時樂書以齊魯之師未至故欲待之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一問也王卒以舊二問也鄭陳而不整三問也蠻軍而不陳四問也陳不違晦五問也在陳而當合而加竄各顧其後莫有鬪心六問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公從之大敗楚師楚共王傷目是戰也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秣草之跗汪赤服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毋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晉侯使卻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人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胥童父克為下軍佐而嬖子厲公卻錡奔夷陽

五田五亦嬖子厲公。卻鞮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固之謀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之戰。晉囚楚公子。後書使後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荀息在下。曰。此必敗吾奉孫周以事君。則韓公名。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卹。而受敵使。楚子問卻。若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怨卻至。
國語既戰。獲王子發。鈞樂書謂王子發。鈞曰。子君曰。卻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彼卻至王必不免。子如是以告君。吾歸子。發鈞告公。公告樂書曰。臣聞之。卻至欲為難。使卻鈞殺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合。同君而受其間。不亦大罪乎。且今若君使之。于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謂孫周曰。卻至將往。必見之。卻至聘于周。公使覲之。見孫周。公遂怨王。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七年十二月。胥童夷陽五。長魚矯合謀誅三卻。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知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

者其誰與我。而多怨將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召何。按。三卻。錡。鞮。無足言。至如卻至。才實有用。聘楚。則召何。馳驅見。對之能決勝。鄆陵。自折衝之譽。獨其可念。寧辭。辭。不與君戰。可謂守義而死。者。悲夫。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能安其。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罪孰大。于。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亦嬖。助之。抽戈結繩。而偽訟。若曲直于卻氏。三卻將謀于榭。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若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卻氏遂滅。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厲公以胥童為卿。俄為樂書中行偃所殺。初鄆陵之戰。魯成公以叔孫僑如之難。後至僑如告于卻鞮曰。魯侯待于壤。墮以待勝者。卻鞮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魯侯明年。晉合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主

諸侯于柯陵單襄公在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陵犯卻

雖見其語迂迂卻至見其語伐自稱魯公見言及

晉難及卻擊之謂單子曰君何意焉晉將有難其君與

卻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

非晉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為公視而聽三卻之

語矣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

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

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

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今卻

伯之語犯叔逆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掩人有

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吾聞之國德而鄰

于不脩必受其福君何憂于晉既而三卻滅厲公弑其

言皆驗

愚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節制謹度以保其家以享其令名卿大夫之孝

也卻氏一門三卿五大夫貴盛富溢而不知止絕純

與夷陽五等田御擊與長魚矯爭田御至與周天子

爭田當時稍有識者皆知其必亡而三卻未之悟也

故曰口中必盈月滿必虧高明之家見微其室為人

臣者察于盈虛消息之理庶保其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二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二

東陽李鳳雄纂輯

晉列傳

趙夙

趙夙造父之後也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唐虞時有大費

者音禹平水土有功舜賜姓嬴氏音大費生大廉及

若木廉之後有中衍為帝大戊御中衍玄孫中滴生蜚

廉蜚廉有二子長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犬

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生皐狼皐狼生衡

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從攻徐偃王大破

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

奄父曰共仲為周宣王御戎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

幽王無道去周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五世而生

趙公明為晉卿趙夙公明之子也獻公十六年公將上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公賜趙夙耿

為大夫

趙衰

趙成子衰字子餘夙之弟也史記趙夙生共孟共孟生

趙衰則夙衰祖孫也周語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二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三

齊威王為趙衰之兄，不應相惡如此。愚按左傳：晉獻公十六年，公將上軍，趙衰從。十二年，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中，聞相難，六年，其為兄弟無疑也。此史記所紀，其人多有可疑。如周本紀：以不密為后，生以功，叔均下十世始至不密，不密失官，在夏之季，其弟后稷之子明矣。其十后不密，則以見祖耳。初孫為文子，子及，則以兄弟為祖，此皆失考者也。事上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事公子重耳，吉。遂事之，重耳以驪姬之亂出奔，趙衰從重耳，徧歷諸國，及秦、秦穆公納女五人，子圉之妻懷嬴與焉。公子欲辭，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惟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人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今將婚媾以從秦，愛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猶未也。」又何疑焉？公子從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乃使趙衰。」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秦伯賦采芣，子餘以公子降拜，使公子賦黍苗曰：「重耳之叩，若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廕庇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

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鳩飛，翰翰飛天，我心念晉先君，泊稷姬，不寐。」公子賦河水，詩云：「河彼流水，朝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公子賦河水，宗子海義取已返，國常朝，秦伯賦六月，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王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義取重耳，必霸諸侯，定王室。」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趙衰從，亡十九年，反晉，國文公得原，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餓而弗食，乃以衰為原大夫。」柳宗元曰：「天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泰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本，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豈其可以為法乎？其後景監得以相衛，映弘石得以殺，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中軍，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晉臣，又命之讓于狐偃，又命之讓于先且居，于是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

按晉軍制武公伐翼滅之請命于天子王命以一軍為

晉侯小國之軍也及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從大國之制

文公四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從大國之制城濮之戰歸

而另作三行其曰三行者併入子六軍之名也然惜其

矣至是年罷三行更為上下二新軍并舊三軍為五軍

五軍之制位皆卿也其後二新軍置而後廢廢而復置

無定使衰將新上軍襄公三年趙衰佐中軍與先且居

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趙

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常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

其可敵乎其明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以趙衰之

言守而不出襄公六年卒晉文春秋晉文公田于範遇

矣子處此故矣號以共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

則無益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以文公經

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

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

子聽其言而棄其身矣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賁之

十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伯按此與齊桓公之

同

思按趙成子事文公急急以推賢進士為務此君

之盛節大臣之雅量也晉之賢臣如卻縠先穀欒

荀臣先且居陽處父之徒皆趙衰所進外傳稱陽處

欲臣文公因事舅犯三年而不達去事趙衰一日

見之夫子犯不知處父之賢是不知也知之而不

趙盾
趙宣子盾衰之子也初衰從重耳奔狄狄人伐腐咎如
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其後文公反國以女
妻趙衰生同括嬰齊趙姬文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
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同請許之來以盾為
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晉襄公七年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
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盾為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五
姑佐 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
曰使能國之利也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是年八月襄
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陵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
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弟其母杜祁祁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
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紆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
樂樂文公庶子其母懷嬴辰嬴嬖于二君即懷嬴一君立其子民
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也
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國而出在小國辟

杜祁公之故諫伯姑而上之杜祁公伯之後祁姓也伯姑姓之故諫伯姑而上之杜祁公伯之後祁姓也伯姑姓之

也母潘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
故諫伯姑而上之杜祁公伯之後祁姓也伯姑姓之
上以狄故諫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祁時妻故後
讓之然則杜祁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本姓在弟杜祁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秦大而近是以為叔母義子愛足以威民杜祁能讓族
愛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
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卿秦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春秋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六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人穆嬴公夫人出朝則抱
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之子曰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欲使宣子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偪皆患穆嬴之言有偪且乃肯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有林
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
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先還晉人始以逆來也
晉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負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地宜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負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春秋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六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聲軍之善謀也遂寇
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辱食潛師夜起
早食于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先蔑奔秦晉靈
公六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樂
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卹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
師夜遁八年趙盾帥師納捷菑于邾不克而還邾文公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
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春秋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七
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
以納捷菑于邾邾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
齊其執有之也賁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
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此晉卻缺
也其稱人何貶焉為貶不與大夫處廢置君也殺果傳
是御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殺五百
乘地千里過宋鄭勝薛襲入千乘之國微變人之主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按二家所傳長足但說盾
且朔氏既主左作盾而乃用公羊傳缺語為盾得非
牛頭馬頭耶又胡氏于莊公十一年師還傳以納師不
勝公為重泉今看以八百乘之衆都入人國豈諸侯
理出而反顧不見貶而見褒何乃與前傳重泉之說自

宋公子鮑弒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九

相牙。宋公子鮑弒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大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討。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殫之。侵襲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殫之。丁寧儆其民也。侵襲番聲為整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討曰。何故弒君。然猶立文公而還。文公即公子鮑。盾之伐宋。其最教正大。振動踴躍如是。乃忽然止息。反以伯主之威名。為之立君。畏宋耶。愛宋耶。之假公濟私。作。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蟠不熟。殺之。冀諸奇。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允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九

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蔡焉。大想是以喉夫為與甲之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靈輒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也。宣學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賓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為公制敵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趙境乃免。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文公後數歲。盾卒。公羊傳。靈公為盾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夫是藥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斧自闔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春何為出。于圍呼之。不云曰。子大夫也。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蟠不熟。公怒。以手執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噫。趙盾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想而再拜。趙盾遂巡北而再拜稽首。趙而世
靈公心作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士某往殺之。勇士入
其大門。則無人。入門者。入其閤。則無人。入其房。則無人。
也。若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人子之閤。則無人。焉。人子
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而無一人。焉。上子
是子之儉也。君今使我殺子。我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
不可以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欲殺之。
其眾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
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仇然從于趙盾而食之。
放于室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祁彌明曰。吾聞子之制。蓋利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
呵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躊躇
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契。呼契而屬之。契亦踣階而從
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
之契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
棄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
于燕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若執為介子之
春水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

乘矣。何問者。趙盾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泉
不說起殺靈公。然後逆趙盾而人與之。立于朝而立成
公。黑

愚按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而左氏傳又引夫子之
言曰。趙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又曰。趙境乃免。若
痛其無辜。蒙冤而昭雪之者。然則經言之則盾為弑
人也。由傳言之。則盾為無罪之人也。斯斯獄者。將安
所折衷。曰。信經而疑傳。可也。傳所引必非夫子之言
矣。以大辟之罪。舉以加諸其大族。而旋奪之。是以
刑章為兒戲也。有是理乎。且盾非與閹手故。趙盾
誰謂其弑君者。而與閹手故。雖走之海外。猶不免也。
趙盾何為。借使趙境可免。則世有亂臣賊子。孰可
成援。意逆適潛身境外者。皆得以巧免也。其可謂已
昔者襄公薨。趙盾欲立公子蒯。畏穆之難。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靈公之立。非趙盾意也。晉臣之聞不能
無少芥蒂。靈公又不肯。遂至殺靈公。人自危。趙盾
諫不聽。則使刺客殺之。殺之不果。又伏甲攻之。趙盾

下死。能無戒心。而穿其族子。為心腹。未必不陰用
之。以防一旦之變。穿也。介持其寵。數干法紀。有輒開
虎之軍門。之呼。獨放齊中。而釋穿不問。正為今日也
盾之復也。也。惟不。謂賊而已。反使之。趙盾成。公欲以
定策之功。掩其大過。之罪。以沒世之事。參觀之。而實
卿公被執。司馬昭尚能所成。濟以謝天下。而不罪穿
而又寵之。之。可。不。如矣。若
之罪。對安。是。以信經而疑傳。

趙同趙括趙嬰

同括嬰皆趙衰之子。衰妻文公女。趙姬所生也。初驪姬
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
卿之適子。而為之用。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其庶子為公行。妾子為庶子。晉子
亦使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妾子為庶子。晉子
春水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一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成公元年。趙盾請以括為公
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適其子當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使為襄之適。景公
三年。晉楚遇于郟。先穀違命。濟師。趙同趙括從之。知季
曰。原。屏。拑之徒也。拑。音師。大敗。趙要使其徒先
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景公七年。趙同獻狄俘十周不
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趙
嬰通于趙莊姬。莊姬。趙朔妻。晉景公姊。趙
嬰以叔父下淫其姪婦。十四年春。原

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
凡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已離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
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
也既而告其人口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
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七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譜之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殺趙同
趙括

趙朔

趙莊子朔眉之子也晉成公六年使趙朔將下軍邲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三

戰朔預知敗徵

語在荀林父傳

先穀濟師果敗後數年朔卒朔

娶趙莊姬景公姊也與趙嬰淫亂而趙氏幾亡

趙武

趙文子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母趙莊姬莊姬為趙嬰之

亡怨趙同趙括譜之于景公十七年夏六月晉殺同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居二年景公疾夢

趙氏為祟覺而大懼韓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十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侮鰥寡所以

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史記朔娶成公姊為夫人

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

而笑謂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趙史援占之曰此

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世將

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公及至景公而賈為司

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偏告諸將曰君雖不知猶為

賊首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告趙朔促公朝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焉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要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匿公宮趙朔客曰公孫

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

遺腹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襁中視

曰趙宗滅乎若襲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

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復必且復索之奈何

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孤難死易耳公

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三

者謂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
中程嬰出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予我
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
孫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
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手也
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治之獨殺杵臼可
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程嬰將以爲趙氏孤兒
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若
十五年晉悼公疾卜之大夫之役不速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不速者爲祟景公問
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
公曰韓厥之舉以背諸將而見趙孤卿武也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禍以君命并命韓厥
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于是召
趙武程嬰偏拜諸將諸將遂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程嬰曰其將下報宣正與
公孫杵臼遂自殺也史記所載與左傳大不同由左傳

言之。則前妻爲淫惡之婦也。由史記言之。則朔妻爲義烈之婦也。不應相反。若是。愚觀史記之謬有四。史記以朔妻爲成公姊。杜元凱註。謂成公女景公姊。按晉文公以女妻趙衰。是爲趙姬。生同括。嬰齊。此成公姊也。成公以女妻趙盾之子朔。是爲趙莊姬。生武。此則景公姊也。若如史記云。朔妻是成公姊。成公文公之子成公姊也。文公如史記云。朔妻是成公姊。成公文公之子成公姊也。趙姬是以朔孫爲祭。皆年代懸絕。世次紊亂。不經之甚。謬一。左傳趙氏滅族。在晉景公之十七年。史記在景公之三年。春秋。魯成公八年。書曰。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晉成公之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太史公縱不信左傳。獨不考信聖經乎。謬二。史記又云。居十五年。景公疾。一崇而直趙孤。不知景公在位止十九年。十七年。約趙同。趙括後二年。而景公病。卒。婦嬖立。于景公。趙孤卽在十九年。非趙氏滅後十五年而後復立也。謬三。史記。晉景公時。屠岸賈爲司寇。將治靈公之賊。惠按司寇晉卿也。晉景公十五年。作六軍。是時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上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

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驍將新下軍趙旃佐之六軍卿佐共十二人並無有所謂屠岸賈者何物岸賈一夫作難擅殺大臣而舉朝卿大夫皆附之乎且晉國亂賊小人如優施嬖五長魚圉夷陽五之類左傳皆詳載之而屠岸賈姓名何不一見也國語知伯國諫知襄子曰卻氏有車轅之禍趙有孟姬之讒又韓厥曰昔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此二說可証知孟姬爲讒人則知孟姬非貞婦矣知孟姬說殺趙氏爲真則知屠岸賈滅趙之事爲虛矣不但左傳無此事考之國語公羊穀梁及晉乘皆無之不知太史公何據定從輒官野說中採來也謬四余故詳辨之以俟後世君子之閎博者

悼公新立舉功臣之後趙武與魏相士魴皆爲卿平公十一年趙文子爲政將中軍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燕享贈勞之禮

十三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

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節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趙孟從之。如楚楚子木許之。乃徧告諸國。爲盟于宋。六月。晉趙文子。楚屈建。魯宋蔡衛陳鄭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藩籬爲軍。不築營壘。晉處北。楚處南。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未。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非只歸其尸盟也。子仍德毋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謂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盟畢，趙孟還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十五年甲戌，今餘段也。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脫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首首，趙孟曰：牝雞之言不

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伯有賦鴛鴦義取
若刺鄭伯也使人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四章曰肅清廟功
人趙孟自謂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焉。子產賦隰
以此趙孟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
桑義取既見君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
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
心藏之何子太叔賦野有蔓草。義取邇邇相趙孟曰。吾
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義取邇邇相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義取無以太康職思其趙孟曰。
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義取君子
能受天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之祿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春秋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六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其能久乎。後五年鄭
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人也。在上不忘降。草
曰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
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
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子食。有與疑年使
之年將有所與疑其。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
也其末至于今。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師曠曰魯叔仲惠
凡二十日故為三分六甲之一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
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

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
其日數也。古亥字。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
移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士文伯曰。然
二首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也。士文伯曰。然
則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也。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
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以其未三分
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
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
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水以為絳縣師。縣師。掌
春秋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七
其大夫。而廢其輿尉。平公十七年。趙武楚公子圍諸侯
之大夫會于虢。尋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人得志于晉。楚先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
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
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于今七年
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議。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
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楚先敬故周讀之。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首章言文王明明盛于下。令尹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二章取各敬爾儀。天取以自光大。命下及以成令尹。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請于冢宰矣。謂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晏。穆叔賦鵲巢。義取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義取芣采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芣。大同首禱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猶芣。芣大國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餽面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

趙孟賦棠棣。義取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聚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子吳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是文子卒。文子為人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樂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文子有二子。長曰成。次曰獲。初。樂豹之邑曰州。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御稱以別。三傳矣。御稱始受州與溫別至今三傳。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文子亡後數年。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有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于子之師也。對曰。臣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于口。然其身舉士于白屋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人也。相晉天下無兵革。

晉九年可謂賢矣。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如？」對曰：「好學而愛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對曰：「好學智也，愛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筮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愛規諫，宜哉其立也。」孔子嘗稱趙文子曰：「畏人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考。」親而恭于兄，好從善而學往，古益趙文子之行也。趙文子嘗曰：「吾聞古盜有卻難者，能視盜之親，察其若賊，則吾得其情，吾使視盜，一盜一得，吾侯其若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盜爲盡矣。」文子曰：「吾君待賢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難者，不得其死焉。彼而章盜謀，吾所痛者，卻難也。遂共盜殺之，吾侯其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卻難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春秋紀傳。」

趙鞅

趙簡子鞅，一名志父，景叔之子。景叔名成。文子之孫也。晉頃公十四年，趙鞅蒞蒞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錢以鑄一鼎。若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公乎？失其度矣。」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法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矣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

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晉定公十二年，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孔郭，屠衛屠，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炮曰：「吾之不能耳。」無禁者，昔者先君獻公奔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受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伐，去將十七里，亦見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剛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則人取尊，言于天下。此人之用也。亦有若不能耳，士無禁也。簡子乃去，驅車立于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車車百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鄆，鄆十五年，趙鞅謂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置諸晉陽。午許諾。大夫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鄆，鄆言衛以五百家，而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侵齊，則齊當來報，齊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鄆，鄆好不絕，欲如是謀，而歸衛貢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午不用命，故因之。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乃使告鄆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與趙鞅同族，故令之趙稷涉賓以鄆鄆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鄆。鄆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甥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鄆。鄆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聞之范皋夷無寵于范吉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聞之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知文子荀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與中行文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首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奔狄紀傳卷三十三晉列傳主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趙鞅伐朝歌敗范中行氏之師于路又敗之于百泉定公十九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晉師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邪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雋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部士田十萬十萬庶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言已

君當圖其責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重數桐木為棺素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兆葬也下卿之得也為衆設賞格自設甲戌將戰邲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邲無恤戰于鐵邲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齊粟千鐘趙孟喜傳使曰雖克邲猶有知在憂未艾也知氏將為患是戰也晉繁為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縛之于車中吏詰之對曰店作而伏初閼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閼人范氏臣為范氏牧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猛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范中行奔邲鄭趙鞅伐邲鄭又奔柏人遂奔齊趙竟有邲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秦邑倖于諸侯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于黃池趙簡子相卒長吳初范中行奔朝歌也諸侯多叛晉而助范中行衛靈公與齊景公連兵伐晉以

救朝歌及奔邯鄲衛兵圍晉五鹿以救邯鄲又與齊師
魯師及鮮虞人同時伐晉取棘蒲趙鞅怨簡未之報也
會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奔宋又奔晉趙鞅主之乃用
陽虎計以師納蒯聵于戚以攝衛其後衛輒出奔而蒯
聵復立爲衛君則皆趙鞅之本謀也衛莊公卽位之後
又未聘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王請
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
侯辭以難趙鞅圍衛齊師救之乃還簡子之臣有周舍
者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
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謬謬之臣執筆操觚隨君之後俟
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
之與君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三年之後與諸大夫
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
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謬謬周舍
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簡
子嘗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必亡無人之
所鐸之諫我必質我于衆人之中必使下我卿尹鐸對

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也愛君之過
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顏敦而土色者
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惡君不變也簡子沉鸞微于河曰
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
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趙
簡子問于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逾壯馳茲拜曰敢
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國家之將興也君
子自以爲不足其人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
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少室周爲趙簡子車右開
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
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簡子是以能附趙邑而懷
晉人
說苑楊惲見趙簡子曰臣嘗鄉三逐事君五去國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
也今君有士見過多矣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
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
也遂出見之因接以爲相而國大治邯鄲之民以正月
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說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
正月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
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簡子嘗歎曰雀
捕而放生恩過不相掩矣簡子曰然簡子嘗歎曰雀
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龜魚鱉莫不能化唯人

廷之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卹爲太子簡于卒

對曰王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封曰以能忍

而城自墜者十之五。擊金而退之。軍吏謀曰。君誅中

降于喪食降于喪食楚降楚降于于喪喪食食

陽之無乃有故乎趙王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

魚之所能及也。言其起在吳我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

卷二十一 晉列傳

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子

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

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夏

君之老母卹大夫使陪臣逢牧展謝其不共黃也之憂

君之先臣志文得承胥盟曰子惡司之今君王維其

不改。彈夢非音。眼之所能及也。更苦更文。哀而

不敢懈矣。非晉國之所前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

稽首曰寡人不佞不使事越以爲大夫受拜命之辱

之
簾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

得矣。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

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

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趙襄子使所驛

一竹簪卧左人中人適人來告襄子將食有恐色侍者

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也吾是以懼喪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三

死乃立懿公。是時知伯強請地。韓魏與之。請地趙

不與知伯怒帥韓魏以攻趙。金子出奔。曰。吾可走乎。從

者曰長子近且成尊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罷民

其維與我徒有別耶耶之會豈實一也哉

寺之其誥與我從者曰甘單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

晉陽以食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

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知伯圍之

引汾水以灌其城。沈黿產蛙。民無叛志。襄子卒。與韓魏

合謀殺知伯而分其地。韓非子。王登爲中牟令。上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牟子。

者其行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

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子曰：「我取豎耳而目之矣。」
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于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至
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
御之所貴，馬也；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后可以進退致
速。今君後則欲速，先則恐，是以于馬，失其術也。」
則後也。而先後皆在干，而何以調于馬？襄子曰：「善。」
受教。列子趙襄子率從十萬，行于中山，藉於煇林，扇
蘇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眾謂鬼物火
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
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壁，道而
人火，其人曰：「奚物而謂之？石壁物而謂之？火奚子曰：「爾向之
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改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
侯問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夏曰：「以前所聞夫子之
也。和者大同，于物無得，傷者遊金，石斷水火，皆可
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夏曰：「吾心去智，尚未之能
也。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
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之，不為也。」文侯大說。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三

趙穿

趙穿，趙夙之庶孫，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好勇，河曲之戰，
撓亂軍事，與胥甲父當軍門而呼，晉師無功而還。其後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衡，而不及趙穿。趙盾庇
之也。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宗，秦急宗，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謀，故弗
與。而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豈有欲求成于
秦，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於此見矣。又
見矣。○趙穿侵崇，公羊作侵，傳曰：「衛者何？天子之
也。也。為不繫于周，不十四年，秦師伐晉，圍焦以報崇
與伐天子也。可謂變壞。」

也是歲，趙穿弑靈公于桃園。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

趙旃

趙旃，穿之子也。邲之役，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下火楚之
致師者。楚使樂伯致師，請挑戰。桓子弗許，請召盟。許之。

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所
乙卯，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楚

人懼王之人晉軍也，遂皆出，乘晉軍。晉師大敗趙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他馬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三

趙勝，旃之子也。晉樂盈之亂，齊莊公乘亂伐晉，人孟門
擊之，對少水而還。趙勝帥東陽之甲以追之，獲齊太

夫晏楚。

趙勝

在木下，累尸而死。故重獲之。晉景公十年，與于鞍之
戰，晉以趙旃佐新下軍，賞鞍之功也。

趙勝

趙勝旃之子也。晉樂盈之亂，齊莊公乘亂伐晉，人孟門
擊之，對少水而還。趙勝帥東陽之甲以追之，獲齊太

夫晏楚。

趙勝

在木下，累尸而死。故重獲之。晉景公十年，與于鞍之
戰，晉以趙旃佐新下軍，賞鞍之功也。

趙勝

趙勝旃之子也。晉樂盈之亂，齊莊公乘亂伐晉，人孟門
擊之，對少水而還。趙勝帥東陽之甲以追之，獲齊太

夫晏楚。

趙午

讀藏書

趙午勝之子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

午于寒氏。午爲邯鄲大夫。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午衆皆散。及是，國

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于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後三年，鞅欲徙

五百家于晉陽。邯鄲午悉絕衛好，不即徙也。鞅怒，召午

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于是晉師圍邯鄲，而范中行

之難作矣。

愚按：列國諸卿皆公族也。趙氏在晉爲庶姓，而獨出

于諸卿而稱孟，子與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廢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其叔勢亦赫矣哉。趙成子良大夫也。從公十九年，就詩相禮。有大雅之風。進士推賢，有相臣之度。宜孟繼之。遂稱晉國。然狀君之名，載在諸侯之策。若雖材不足稱也。又况舉動乖張，專權納賄，是以楚范山知其無能，欲起而圖北方矣。莊姬之譖，覆宗滅祀。而後續區而後興。至于文子而輔晉之功顯。至于簡子而分晉之勢成。細考國語及他書所載簡子事，虛稱道美，多有諛詞。君子讀之，知其出自成氏之惡，妄而損史之公論矣。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四

中央民族

東陽李鳳雛

讀藏書

晉列傳

韓萬

韓萬，曲沃桓叔之庶子，莊伯之弟也。曲沃武公莊伯之子伐

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驟絙

而止。夜獲之，封萬于韓。自後萬之子孫盛于晉。三晉惟

韓氏爲公族。云：萬之子曰賁伯，無傳。

韓簡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一

晉列傳

韓簡，萬之孫也。事晉惠公。惠公六年，秦伯伐晉，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觀強弱。復曰：「師少于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所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夫不可征，況國君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令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憂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犬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獲晉侯以歸。韓簡從至秦，初獻公筮嫁伯姬。

于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震上歸妹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歸妹

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策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

是占勿從何益滋滋生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

凶先君敗德當主喪敗非由筮數所詩曰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引詩以明惠公簡卒有子

曰子與

韓厥

春秋紀傳卷十四晉列傳

韓獻子厥簡之孫也父子與不顯于晉趙宣子知厥賢

薦于靈公以為軍司馬河曲之戰趙孟使人以其乘車

千行千犯也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

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

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此夫周以舉義忠信比也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于君

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

汝其誰皆告大夫曰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

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景公三年邲之戰先穀違命

濟師獻子進分謗之策師遂濟而敗語在林父傳景公

十一年卻克伐齊韓厥為司馬按靈公六年河曲之戰

之六年至景公之十一年共計二十四年矣韓厥尚未

還官何淹滯也景公十二年厥自司馬升為卿將新中

軍至悼公元年厥始為政將中軍仕晉凡四十餘年而

後執政執政七年而告老共五十年晉大夫歷官之久

未有如及齊師戰于靡笄之下韓厥夢子與厥之謂已

曰且辟左右言且避車故中御而從齊侯中御代御者

齊侯御戎邴夏曰射其御者復以韓厥君子

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

其右斃于車中厥之左基母張晉大喪車從韓厥曰請

寓乘也寄也從左右母張欲立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

處韓厥俯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齊侯奔將及華泉驂

挂于木而止晉師迫及之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

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兩師陷

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

時逢丑父代齊侯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而逸韓厥獲

丑父十二年晉作六軍以韓厥為新中軍賞鞍之功也

齊頃公朝于晉。晉侯享之。齊侯視韓厥。戰戰視之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十五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音古國利而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卽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墮之疾。腿治不如新田。今平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富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至流亡，此公室所由以貧困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是歲從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而還。晉厲公五年，三卻害伯宗。伯宗，晉賢大夫，譜而殺之，及樂弗忘。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韓厥將下軍，從厲公伐鄭，敗楚師于鄢陵。韓厥從鄭伯，從逐其御杜淵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戰已辱齊君樂書中行偃弑厲公，召韓獻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四

子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謔，吾能違兵。」韓厥少爲養及莊姬之亂，晉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焉，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屍，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悼公卽位，以韓厥將中軍。元年，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楚伐宋，宋告急于晉。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悼公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以殷比楚，以叛國比諸侯，將帥諸侯以事楚乎？獻子于是乎失言矣。七年，獻子請老，又數年而卒。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五

韓穿

韓穿，韓厥族也。邲之戰，韓穿爲上軍大夫。范武子使華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景公十一年，卻克伐齊，敗齊師于鞏，穿有功焉。十二年，晉作六軍，以華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賞鞏之功也。初鞏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田。十七年，晉侯使韓穿至魯，言汶陽之田

復歸之于齊君子譏之

韓無忌

韓穆子無忌獻子之子也悼公新立舉賢任能有司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荀翰文敏嚴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脩之則壹故使茲四人為公族大夫悼公七年冬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止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六

之代父辭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況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廢疾不能躬親政事也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起無忌弟也蘇晉賢人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德正直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使朝起為卿遂老韓厥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已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為卿長也國語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高者不敢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

死敢辱君朝以奉韓宗請過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雖不能死君而能諫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韓起

韓宣子起厥之次子以兄無忌讓立為卿平公時佐上軍平公三年晉敗齊師于平陰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伐雍門之荻十四年使韓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庭自稱曰士禮也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十七年代趙文子為政春晉侯使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此是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觀宣子之變則知魯之春秋與晉乘構已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七

自不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同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尾二子召其子子旗子良使見宣子宣子曰皆非保家之子也後樂施高疆果出奔宣子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

韓宣子
宣子
宣子

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
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寧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
于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綽兮
宣子喜曰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日靖
四方我其風夜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
拜德宣子執政數年卒韓宣子曰吾馬殺多矣其
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共實少雖無肥亦不可
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思之馬猶不肥也宣子曰善
于是核名實子貞子須嗣須卒子簡子不信嗣不信卒
國無中飽者春秋紀傳
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虎嗣康子與趙魏分晉為諸
侯

畢萬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仕晉為獻公車右七戰皆獲獻公
賜畢萬魏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
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筮仕于晉遇
屯坤下坎上比屯
屯初九變而為比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
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固震為土
比親密所以得入

震變為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震足居之震為足動而遇
居兄長之震為長男兄也初母覆之坤為眾歸之
六體不易初爻變有此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
卦也水地比有合之義水雷屯有固之義以此承屯之
之下卦有震震為雷殺之象以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
殺此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畢
國親諸侯亦公侯之非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公高之
故云畢萬為晉將七戰皆獲死子牖下其子曰芒季無
傳季有二子長犇次壽餘壽餘見隨會傳

魏犇

魏犇魏武子犇芒季之子畢萬孫也以王父封邑為氏公子
重耳之出亡也犇及趙衰狐偃顓頊司空季子皆從反
國蒐于被廬以狐偃樂枝為三軍帥佐而犇僅為車右
晉文公入曹令無入僇負羈之官報施也魏犇顓頊怒
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藝倖負羈氏魏犇傷于胃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胃見使
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楚也曲
顓頊也百音陌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犇三子長鈞
次穎次絳

魏錡

尉武子魏錡，犇之子，食邑千戶，亦稱呂錡。晉成公十年，邲之戰，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解。」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政師者，與魏錡偕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故邲之敗，不獨先穀剛復錡與有罪焉。晉厲公八年，鄆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而死。

呂相

呂宣子相，魏錡子，晉厲公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秦穆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十一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之秦，則亦既報舊德矣。

秦居西方，故以諸侯為東。言東方諸侯皆四代之嗣，諸侯朝秦，事無所放，想當是時，必有往朝于秦者，因致之耳。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晉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今晉反以秦大夫不詢于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不為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峭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潰國都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峭之師，猶欲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

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晉甥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謂秦納公子雍事，此亦文致之詞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謂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十二

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李隱亦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嘸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我是求。君若惠顧諸侯。哀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既而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大敗之。晉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上軍。知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于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三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嘸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我是求。君若惠顧諸侯。哀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既而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大敗之。晉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上軍。知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于

羽。子羽荀首字。邲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子孫無顯位。其子不可不崇也。故用呂相爲下軍佐。

魏顆

魏顆擊之子。晉景公六年。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踰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三

魏頡

令狐文子。魏頡。顆之子也。食邑于令狐。晉悼公新立。舉功臣之後。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至于今。不廢其子。不可不興也。乃以魏頡佐新軍。

魏絳

魏莊子絳。擊少子也。晉悼公新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司馬。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行陳。魏絳戮

其僕也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爲此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時有鷄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四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毋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使佐新軍無終子嘉父無終子山名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將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姑引其端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五

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危圍四子皆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諛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盡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虞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郵而思其麋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綏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和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悼公自盟戲歸在知務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輸也
出其積聚以借貸于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
民亦無困人不賈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所以
幣更幣易性賓以特性務崇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一駕牛馬車門悼
公十一年會于蕭魚鄭服也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七
秋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秋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諸侯無慙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之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絳有
子魏廩無傳

愚按晉悼公復霸一時諸臣如知縠荀偃士句皆人傑也而魏絳之賢為最其夷吾之流亞欒柳和戎一

事後世籌邊多祖其策歲收金縷動費億萬口血未
乾而千戈假擾矣毋乃作備者絳歟殊不知晉悼公
之時威行內外遠至邇安亦伏留呼陸渾之類大第
剪滅故畏而請服求和作彼許和在我則足以制其
命也後世求和在我許和在我彼則友為所制宜矣是未可以一概論也
魏舒
魏獻子舒魏廩之子絳之孫也晉平公十七年荀吳帥
師敗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
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伍乘車各車三人五乘十五人
為三伍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魏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七
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此五
皆臨時處陳也以誘之敵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晉頃
公十二年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祈氏之田以為七
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時二族以司馬彌牟為鄆
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楊
大夫戊舒之知徐吾知盈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
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為大夫趙朝為平陽大
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納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

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人者。彌牟孟丙。皆受縣而後

見于獻子以舉賢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

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

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邪行。雖與縣。不亦可乎。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

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之往也。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

原豐師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不必強為之解。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

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于孫。賴之王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魏獻子為晉大夫。以語于王

王以相比。成鱗之言。擬人于其倫。獻諫而己。內舉不

避親。此晉先大夫故事也。若曰王之舉也。近邪矣。矣。不

此之稱。而稱文王。穆矣。抑魏舒安然受之。不問有愧謝

之言。其將曰吾其為文王乎哉。蓋駭于不臣也。故其

後卒至。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

適鄭。鄭嚴度惡。禮度即然。明惡貌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往。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六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六

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禮明也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魏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

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舉。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

不。魏不揚顯夫。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

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問其命賈辛

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

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

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路以女樂。訟者之魏戊謂閻

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名二大夫比

置。自始至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

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

中置。自咎曰。中置食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之

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梗陽，地名。在潁川。頃公十七

年，周敬王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

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

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明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音代。天子大夫為政。衛侯彪曰：「將

見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

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栢都，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子曼

春秋紀傳 卷三十四 晉列傳

三

多嗣，曼多生豹，豹生斯，遂與韓趙分晉而為諸侯。

愚按：魏武子距躍曲踊，一勇夫耳。魏相馳詞飾罪，開

戰國縱橫之風。魏舒崇卒毀車壞古人車戰之法，皆

苟利一時，作禍後世者也。惟魏絳當悔公方明之時，

悉心補益，外則和戎，內則息民，光輔今主，駕楚服鄭，

其伯臣之

漢書卷之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士蒍

士蒍，晉獻公之謀臣也。初，周宣王殺其大夫杜伯，其子

隰叔奔晉，隰叔生士蒍，為字子輿，為晉理官。晉桓莊之

族，偏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而富，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謂富子而去

之，士蒍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蒍又使羣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一

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而處之。七年冬，晉侯圍聚，盡

殺盡羣公子，桓莊之族遂盡。八年，以士蒍為大司空，賞

功也。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是年晉始都絳。九年，晉侯將伐虢，

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

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

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十六

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

出，士蒍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也。」外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于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達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二

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不聽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所避罪與其勤而不人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忠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忠不勤不忠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遂行克

霍而反謠言彌興公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恤宜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警焉無戍而城警必保焉寇警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警之保不忠失忠與彼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蓋驪姬欲殺二公子退謀已露故士為云然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未幾太子以讒死二公子出奔晉國大亂卒如其言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三

乃一旦聚而殲之驪姬之禍亂及再世孫治蓋慮知非天之假手女戎以雪桓莊之恨乎抑贊畫者士為也為其晉之毒風哉

呂祖謙曰晉殺其世子申生驪姬之毒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謂士為何與焉士為開其端驪姬乘其隙也驪公之子也何與焉士為開其端驪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達驪公之惡反覆說詐陷之于死地使驪公屠其宗族昆弟之謂也如此何獨難于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謂也對伯夷者不取論賄賂則比干者不取論阿諛驪姬雖變可非習見驪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進辭其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謂即樂吾前日謂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樂吾前日城聚之術也足故開謀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反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軍有是理耶

士會

隨武子士會為之孫也。為生成伯缺。按經文文公二年

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陵。傳曰。昔士穀。其也。杜其

士穀。士為子。晉司空非卿。以士穀。卿也。故書。據此。則

即。是士穀。士缺。證。穆子。見國語。註。缺。生。會。字。季。食。邑

于范。故為范氏。又稱隨季。會。亦。士。城。濮。之。役。師。還。濟。河。

舟之僑。先歸。文公以士會代之。僑為車右。晉襄公卒。趙

盾議立長君。使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比歸而盾

變。計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靈公六年。晉人患秦

之用士會也。士會為秦。莒。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

策。數為晉患。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四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無罪。殺。陽。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

無。罪。邲。公。子。雍。乃。使。魏。壽。餘。畢。為。之。孫。偽。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格于晉。魏。邑。大。夫。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

許。之。其。邑。校。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魏。人

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

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格。

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示已。知。其。情。既。濟。魏。人。謀。而。還。士。會。秦。人。歸

其格。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即。士。其。人。曰。能。公。人。于

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過不廢矣。猶不改。于是宣子驟諫。不入

俄而桃園之亂作。景公元年。楚伐鄭。士會帥諸侯之師

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而還。三年。楚復伐鄭。晉悉師救之。

時士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中軍。欲。還

曰。無及于鄭。而徒勦民將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六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楚兵農桑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
國之今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勅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尋為前備
逆矣慮無如今斥侯備慮有無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制謀後勁精兵為股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汧曰於鏖王師遵養
時晦者昧也音攻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者昧以務烈
所可也以務烈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者昧以務烈
能制遂皆濟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先戰士會使冀
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為伏兵故獨上軍不敗七年士
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留吁譯辰赤狄別種晉侯請
于王以敵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
逃奔于秦是年冬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敬然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七

原襄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季氏而弗問乎禘郊之事則
有全烝凡禘郊皆用血腥全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房大
謂牛解其體而升之也其牲體而升之也親戚宴饗則有殺烝體解節折今汝非
升之大祖也也親戚宴饗則有殺烝而升之今汝非
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
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饌禘焉祫禘禘忠非親
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
冒設貪饒食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
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通事體委
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
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
百邊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
羅敬其被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俎折加
豆酬幣宴好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武子
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乎修執秩以
為晉法後世用之八年范武子將老時卻克以齊人笑
客之憾必欲報齊武子召其子士燮曰燮乎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社亂庶幾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
老使卻子逞其志。庶其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卻子為政。范武子在晉。才德為諸卿冠。士大夫尤稱道。
之後。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
不免其身。賜處父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
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投以要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八

士燮

范文子士燮會之子也。會請老立燮為卿。文子暮退于
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庚辭于朝。隱語大夫莫
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
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
之以杖。折委筭。自是文子謙退。謹畏。守武子之教。晉景
公十一年。卻克伐齊。文子佐上軍。戰于鞏。有功。師還。范
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

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九

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曰。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
子曰。吾知免矣。士燮見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庚
所命也。荀庚上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十八年。使士
燮聘于魯。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魯成公略之。請緩師。
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使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
宣伯帥師會伐鄭。趙文子冠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
以戒矣。大貨若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
諫臣。逆上討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
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兜。惑也。兜風
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諺。考百事于朝。問謗與于路。有
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趙文子以語張
老。張老曰。善哉。從范叔之教。可以大厲公。二年。晉楚結
成。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厲公無道。三卻
驕侈。鄭人叛晉從楚。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鄭人
聞有晉師。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

春秋紀傳

卷十五

晉書

4-

人界皆以安全。童子何知此意。故怒其多言。既

卷五十五

列傳

+

也夏文子卒

士魴

薳恭子士魴士燮之弟也。薳恭悼公即位使薳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是賴士燮及

龍盟于宋。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薳季昇其宗悼

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

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愚按王叔陳生貳于戎之

之罪臣使臣也晉不誦王叔而誦執十一年冬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庶長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氏與鮑同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十二年夏士魴如魯聘且拜師前年伐十

三年卒魴子裘仕晉不顯無傳

士魴

范宣子士魴文子之子也。晉悼公三年將合諸侯使魴

告于齊曰寡君使魴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虞寡君願

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魴乞盟齊侯

從之八年范宣子聘于魯魯襄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諸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士魴

士魴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

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若

子以爲知禮十年士魴佐中軍與荀偃滅偃陽悼公十

三年荀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

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字昔臣習于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七年知晉將中軍士魴佐太

以己于是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樂壓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壓將下軍魏絳佐之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壓爲汰弗

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十四年士魴合

諸侯之大夫會于向爲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

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

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披荻葦蒙荆棘以來歸

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

士魴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鄰之苗裔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崤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恃之與晉踰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事猶蟾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十四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晉焉也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晉平公三年伐齊與于平陰之戰有功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是歲代荀偃將中軍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六年范宣子畏樂盈之多士也因樂祁之譖逐之樂盈奔楚事詳樂盈傳復自楚適齊齊莊公以兵資之潛入于曲沃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盡入絳盡入絳輕兵掩晉之不備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

軍莊子之兄獻子私焉故因之獻子以事私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趙莊姬之譖韓趙方睦韓趙以上軍師讓趙武故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樂氏遠而固與范氏和親時范宣子佐荀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知氏中行氏同祖程鄭嬖于公鄭亦荀氏宗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國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敵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時晉悼夫人有杞喪王鮒使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十五

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故奉公以如國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魏獻子兵將出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川王鮒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魏氏不與已同心故賂之初斐豹隸也嘗于丹書豹設為官奴以丹書罪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門外督戎從之

踰隧而待之。督戎見豹出門從之。豹乃過垣牆而待其至。督戎踰入豹自

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執

曰。矢及君屋。死之。執用劍以帥卒。用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

車從之。執攝宜。子戎車。遇樂樂。樂免之。言不。死將訟汝。

十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局。矢。則乘槐本而覆。樂車遇。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三月克

之。盡殺樂氏之族黨。

士鞅

范獻子士鞅。司之子也。晉悼公十四年。荀偃會諸侯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主

師伐秦。樂原之弟樂鍼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

原將殺鞅。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以

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原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原死。盈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原之怨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平公新立。以

士鞅爲公族大夫。八年。樂盈襲絳。士鞅力戰克之。滅樂

氏。遂爲卿。平公二十一年。莒牟夷以邑奔魯。莒人愬于

晉。晉侯欲止晉昭公。時魯昭公朝晉。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犯此二者

毋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侯。晉頃公

元年。士鞅聘于魯。魯人以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饋七

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

是卑敝邑也。鞅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爲十一年。

十一年。會諸侯于扈。謀納魯昭公也。魯季孫意如逐君。范獻子

取貨于季孫。其事遂寢。晉定公元年。晉欲以師納魯侯。

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七

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

是季孫如晉。其事復寢。魯昭公終于失國。而不復者。皆

范鞅納賂之所致也。是歲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

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

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按。册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斯此之謂。

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顧宗神主升廟。禮畢。尚宗中宗神主上還。請依禮不諱。制可。由是言之。雖天子之廟。視

諸侯之臣。不為說。而況諸侯乎。魯自昭公上數至康十
五世。至武十三世。即魯之臣子。亦不必詳。而況于鄰國
之臣乎。周禮諸侯有邦交。皆盟聘問。行人交錯于四鄰
周初千八百國。即至昭定之時。猶不下數十國。如使者
入國。而必盡述其十世以前之廟諱。雖牛毛弗煩于此
矣。范鞅于歸而自衛。亦復不必。拂子厚曰。魯有大夫。公
孫叔。魯之臣。莫罪而更也。定公三年。代魏舒為政。將中軍
又何。他國之。不云。具。故。定公三年。代魏舒為政。將中軍
宋行人樂祁來聘。鞅以其主于趙氏也。怒。請于公執之。
事在宋。由是與趙簡子相惡。

士吉射

范昭子士吉射。鞅之子也。晉定公三年。趙鞅殺邯鄲午。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六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國之韓魏助趙
氏。奉公以伐范中行。弗克。范中行反伐公。國人助公。二
子敗奔朝歌。晉人圍朝歌。二子奔邯鄲。時趙午之子稷
據邯鄲。故范中行同往據之。范中行雖敗奔。諸侯多助
之。齊景公衛靈公二國連兵伐晉。以救邯鄲。取晉棘蒲。
而魯鄭亦以師會焉。既而邯鄲潰。士吉射荀寅奔鮮虞。
趙稷奔臨。諸侯之師納范中行于柏人。晉圍柏人。二子
奔齊。范中行由是遂亡。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刺言
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

晉書

卷三十五

公好不廢過。惡不廢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自柏人。張柳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已將
距戰。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偕之。遂死于柏人。為晉而
死。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
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已。遂掩其耳。恐人聞之。
也。惡已自聞之。悖矣。
想按邯鄲之役。武子不欲戰。而先殺違之。鄆陵之役。久
子不欲戰。而三卻捷之卒也。拘指遺羞中。日胎禍。二
大夫處事之智。受國之忠。蓋可謂首之社稷臣矣。范
宣子。公德不及其祖父。又繼之以范鞅之貪。齊侯始
武。取羽毛也。行人見執。驛揚憤也。昭公弗納。取齊貨
也。內弱公室。外驚諸侯。不再傳而子孫耕于齊。宗廟
之權。為敵敵之期。
非不幸也。宜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七

士渥濁

士貞子渥濁。士會之次子也。邲之戰。晉師還。荀林父謂
死。晉侯將許之。貞子固諫而止。語載林父滅潞。晉
侯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微子。吾喪伯氏矣。景公十五
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接玉
間。鄭伯行。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
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
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伯賈卒。晉悼公立。使士
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范武子作義秋之
法。故使貞子修之。

士弱

士莊子弱渥濁之子也悼公九年宋災公問于士弱曰

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宋人先自知將災公問何以知之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故味為

鶉火心為大火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鶉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配食于鶉火之

鶉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日在南火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

伯居商丘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祀大火而火

紀時焉相土因之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故商主大

火商人歷其禍敗之變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三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戲之盟

載書之詞士莊子所作也相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如

會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其後高厚見殺太子

光被弑皆如所料

士伯瑕

士文伯伯瑕士弱之子也鄭人鑄刑書之月月三火星

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月

火相感 六月丙戌鄭果災晉平公二十四年夏四月甲

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惡如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

衛地不韋也魯地降雲也日食于不韋之末及降雲

地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夏二月故

日在於是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在衛君乎魯將上卿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

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干日用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八

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問伯瑕曰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必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政教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居官非同始異終胡可

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

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

人多詳辰而莫同何謂辰辰有北辰大辰之類對曰日月之會是

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故以配日謂以子丑晉趙文子聞

終縣老人甲子之數時無知者惟師曠與伯瑕知之魯

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殫也有趙

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其朝多君子其可殫乎勉

事之而後可其爲隣國所重如此

士彌牟

士景伯彌牟士伯瑕之子也士氏世爲晉理官晉人之
執叔孫姑也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士
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勿良圖而以叔孫與其仇叔孫必
死之魯公叔孫亦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川盟主乃弗與
而使士伯聽其辭晉頃公九年冬會于黃父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
輸粟我于周爲客若之何使客士景伯曰宋自踐土以
來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卹王室子焉得辟
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毋乃不可乎右師不
敢對受牒而退王室亂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
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晉
定公二年天王請城成周冬十月晉使士彌牟營成周
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
計徒庸慮材用書條檣以令役于諸侯宋仲幾不受功
晉人執仲幾歸于京師城三旬而畢

春秋紀傳

卷三十五 晉列傳

三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五 終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五 晉列傳

三

按舜之五臣其德功及人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孫皆
工天下而皋陶獨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言
刑官之後其世不昌也晉之士氏世爲晉理官而良
大夫夷世接踵若士貞伯之叔林父士景伯之免叔
孫尤足多者又按士氏出自隨會夫范武子之名德
冠于諸卿其爲太傅將中軍也修執秩以爲晉法而
貞伯以降能以明刑佐之以忠
厚傳家其世德不衰也宜哉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荀息

荀息晉之正卿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莫對。荀息進曰：虞虢見黜，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必可得也。公曰：此吾寶也，如受吾寶而不假吾道，則若之何？對曰：彼不假吾道，必不敢受吾寶。如受吾寶而假吾道，則璧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儒，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儒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諾，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夏，里

荀息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四年，復假道于虞，滅虢。師還，館于虞，遂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加長矣。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荀息立奚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從。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若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論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

信不能則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達以成前之不足
則荀息之言結士猷公未及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
之後也然則荀息之志所以為義也
荀息元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忠之所
為者有是夫則忠之為言也排長而歸其不正其于
中正也遠矣或曰荀氏殺果皆以為不食其言然則
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後其言信也然則
信為

荀林父 中行氏

中行桓子荀林父荀息之孫也晉文公蒐于被廐作三
軍林父御戎明年文公自城濮歸作三行以禦狄使林
父將中行故為中行氏晉襄公之卒也趙盾使先蔑如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三

秦逆公子雍林父止先蔑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及 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
板之三章 三章曰先民有 又弗聽遂如秦比歸而靈公
立趙盾禦秦師 送公子雍 敗之于令狐先蔑奔秦荀伯
盡送其幣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靈公十
三年宋人弑昭公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取賂而還
君子譏之成公四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
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五年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四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晉成公九
年諸侯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兼將諸侯
之師以討之晉侯卒于扈乃還景公三年楚師圍鄭鄭
及楚平夏六月晉侯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于鄭而剿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穀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
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開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
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
敗韓厥子謂桓子曰穀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臣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言
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今此行也晉師必敗王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從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五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六

愚按鄆之役六師盡行大夫司馬皆具官傾國而出掃境內而屬將軍晉自文襄以來未有出師如此之感者及其敗也中軍一鼓十餘萬衆蹙蹙爲散樹稍滿舟京觀集耻晉自川師以來亦未有敗衄如此之甚者則是先穀違命林父失機以致此也邲之不亦宜乎然愚之意竊謂王是先穀之見末爲失計正坐諸將畏楚不敢戰以取敗耳不然苟矣常是時楚勢張其伐蕭而蕭潰縣陳而陳滅圍鄆而鄆服楚豈得師則已扼諸夏之咽喉而得進兵以窺中原問周鼎懸食之勢且駸駸及上國矣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

七

無疑奈何大軍臨河一聞楚氛遂欲退走桓王之氣固已不勝倭矣元帥三軍之司命元帥氣餒而諸將之氣亦餒矣或曰楚直或曰楚壯或曰天方授楚王之如雷霆避之如熊羆而又何戰之敢望是役也知箭見獲于楚帛父荀育聞之怒以其屬反焉斬楚一將軍囚一公子而還當全軍奔潰之餘尚能以一旅之敗卒攜強楚之全鋒而況于三軍未北之先乎雄諸臣不能戮力同心共禦大敵報私仇則苟臨公嚴明怯救家禍則苟不顧身殉國難則人有退志焉欲不敗焉可得也而獨罪楚于剛復過矣

中行獻子荀偃荀庚之子也字伯游晉厲公六年佐上軍厲公侈多外嬖自鄆陵之勝益驕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胥童夷陽五長魚矯共殺三卻并欲殺

人

梁書中行偃書假遂弑厲公。迎立悼公。悼公九年，伐鄭
 荀偃韓起以上軍門于師之梁。十年，荀偃與士句攻偃
 陽。小國親受矢石，滅之。十三年，代荀偃爲政。將中軍十四
 年，晉侯伐秦，使荀偃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無功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衛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
 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推公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
 春秋紀傳
 卷二六晉列傳
 八
 定衛也。平公三年，齊靈公數侵伐鄰國，中行獻子將伐
 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
 奉之而走，見梗陽之巫臯。臯，巫名。夢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
 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
 子以朱絲係玉十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曾、釐也。臣彪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
 之。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
 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陳之使乘車者
左實右僞以施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
乃脫歸丙寅賂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之聲樂
齊師其道鳥得空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
師其道相見故作別離聲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
師其道晉人逐歸者東侵及濰南及沂而還荀偃病疽
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
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也荀吳遂卒而視不可含盟而
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爲其未卒事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九

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毛奇齡曰或謂荀偃忠死不忘國夫以弑君之賊天
王不能諱列國不能討死者魂魄僅得于宵冥不可
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
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

荀吳

中行穆子荀吳偃之子也晉平公十七年穆子帥師禦
狄用魏舒計大敗之于太原晉昭公二年齊景公朝于
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

齊侯

齊侯

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

瑕謂穆子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

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強禦卒乘競

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肝君勞可以

出矣以齊侯出昭公元年楚靈王誘蔡侯般殺之楚師

圍蔡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

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

之秋會諸侯于厥慙謀救蔡也是歲荀吳僞會師者假

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鼻歸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十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十

三年鮮虞人閔晉師之悉起也晉會諸侯而不警邊且

不脩備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衡競人

地名驅衡車大獲而歸平丘之盟晉執魯季孫意如冬

十月魯昭公來朝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來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魯君于河五年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勦而可以獲城何故不

民力則能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聞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也。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鞮。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風沙聲以其孥從。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二

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更立他君爾止事君。吾定爾祿。次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若臣皆如是。將有意外之患。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于公。使鼓子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頃公元年。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頃公五年。初晉之取鼓也。既

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載鞮歸。

愚按荀吳用兵乘虛蹈瑕。出人不意。戰必勝。攻必取。蓋春秋名將也。請叛不許。請降不納。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則三代仁義之師。無以加此矣。

荀寅

中行文子荀寅。吳之子也。性貪而佞。蔡昭侯有怨于楚。必欲報之。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晉為之請命于周。明年春三月。劉文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遽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定公十六年。趙鞅殺其大夫邯鄲午。午荀錫也。范吉射荀寅姻也。故中行氏與范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圍之。韓魏助趙氏。二子戰敗奔朝歌。趙鞅圍朝歌。范中行奔鮮虞。又奔栢人。遂奔齊。中行寅之將亡也。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三

子為我戰，雖不肥澤也，且齋戒不敢也，使吾國公何也？祝簡曰：昔吾先主中行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惟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修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詛君苟以祝為有益于國乎？詛亦將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寅大慚。韓非子：寅出亡，過其縣邑，從者曰：此膏夫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交于後車。荀寅在齊二十餘年，後晉荀瑤二乘而獻之趙氏矣。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主

伐鄭齊陳成子帥師救鄭。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成子曰：寡君命桓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蓋疑其為晉也。荀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寅遂終于齊。新序：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文子口何故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繁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晉之猶弊者，也。大則六將，小則六卿，皆以聚斂為良，晉之猶弊者，之道也。當先亡。

荀首 知氏

知莊子荀首，荀林父之弟也。別為知氏，鄭之戰荀首為下軍大夫，先穀違林父命，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變而為鼎，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三師初六爻，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坎為眾，兌為澤，川壅為澤，兌為川，今為澤，是失法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為臨，卦變為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氣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果大敗，楚熊負羈囚知饒，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族家兵，反還戰。尉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敢射，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後數年，荀首佐中軍，晉人歸楚公子穀臣及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歸知罃，景公十五年，從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桑陵，趙同趙括請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與范文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主

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武子曰：三卿為主，從之不亦可乎？遂還師。

荀罃

知武子荀罃，字子羽，荀首之子也。邲之役，爲楚人所獲。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覺，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五

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遠，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厲公三年，晉合諸侯之師伐秦，知罃佐下軍，戰于麻隧。

有功而還。七年，樂書弒厲公，使知罃迎悼公于周而立之。悼公二年，荀罃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

之悼公二年，荀罃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

晉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卽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子以告。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不惟鄭，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

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至。知武子之言故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六

也。崔杼聞武子之言，三年，魯襄公朝晉，盟于長檣。知武子相魯，侯稽首。武子曰：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君子以爲知禮。七年，代韓厥爲政，將中軍。九年，悼公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圖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謂楚于我未病，楚不能矣。三來故不能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十年，晉合諸侯會吳于柤，荀

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以其荀營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
偏陽句假請于荀營曰水潦將涸不能歸請班師知
營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出句假曰女成二事二事伐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之女成二事而與諸侯
牽帥老夫以至于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變易其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假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
石甲午滅之四日而滅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七

及制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
南至于陽陵鄭人宵涉潁竊與楚人盟樂壓欲伐鄭師
涉潁者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
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
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還也乃還楚人亦還十一年晉
復以諸侯之師伐鄭會于蕭魚鄭服也悼公用武子敝
楚之謀楚人疲于奔命自盟戲之後三駕而楚不能與
之爭故鄭遂服于晉營生二子曰朔日盈知朔早卒無
傳初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冀諸柎中既謀之未

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賓出已賈人
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
適齊

按左氏傳宋知武子二分四軍之策謂更番迭出我
逸彼勞以晉之一率楚之二而十二國之諸侯則無
一役之不食無一戰之不從晉一出而諸侯三出我
恐楚未敵而諸侯已先道敗矣或曰伍員肆楚非歸
曰伍員以吳肆楚非以諸侯肆楚也毛奇齡曰晉欲
服鄭而不能底欲與楚爭強而不能與戰從役諸國
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戰陣之法大晉固
不師然列國之爲師久矣晉固不陣不戰然晉之受
人陣受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戰與強楚戰而後門
鄭三門積一十五日而陣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
以逞在己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爲能明戰陣之法
乎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大

荀盈

知悼子盈字伯風知營之次子也晉平公十二年晉楚
弭兵荀盈從趙文子盟于宋既又使荀盈如楚蒞盟十
四年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二十六年荀盈如齊
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
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
寢歷階而升爵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
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

開余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嬖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曠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坊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也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使其子荀躒佐下軍

荀躒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元

知文子躒悼子之子也晉頃公五年王室亂十月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二月荀躒籍淡軍于陰閏月及王師伐子朝于京軍其東南六年子朝衆潰晉師乃還九年王室再亂天王處于姑蘓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閭塞而還晉公元年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居于乾侯荀躒奉晉侯之命往訊意如而卒不能納晉君君子譏之晉定公十六年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知文子與韓魏二氏奉公以伐范中行范中行出奔自是晉人卿惟有知韓趙魏四

家躒卒子宣子甲嗣荀甲早卒其事不見于傳

荀瑤

知襄子瑤荀甲之子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很敗國面很不可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彊毅果敢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宣子卒瑤立知襄子爲室美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

晉列傳

二十

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晉定公四十年荀瑤伐齊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權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丘大敗齊師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出公十一

卒知伯伐鄭趙母卹將兵會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
 卹母卹由是怨知伯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
 韓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
 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卻氏有
 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
 治之難兩治范夷皋邑夷皋無寵于范古射而欲爲亂于范氏卒滅之皆主之所知也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
 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
 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段規魏桓子之相也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春秋紀傳卷三十六晉列傳主
 母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蛾蠶蠶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出公二十一年知伯與韓趙魏盡
 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
 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爲
 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
 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卒與韓魏合謀
 滅知伯共分其地

愚按獻公殺嫡立庶苟息阿惑里克之難春秋書及
 其大夫苟息雖與孔父仇牧同一書法然未可以一
 概論也桓子以名德著無穆子以善兵立趙可謂社
 稷之衛矣知榮尤輔晉悼論者皆稱其賢愚偏以三

分四軍戎車屢驚十二國諸侯莫不掃境以從不勝
 罷數此率一變而身爲動之喻也豈得稱善陣不
 戰于陳也陳亂瑤也覆宗知氏以公有國有冢者鑒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六晉列傳

主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狐突

狐突字伯行公子重耳之外祖父也晉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將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十七年冬十二月命太子帥師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兵要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一

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慶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衣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師至稷桑狄人出逆太子將戰狐突諫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狐突諫曰突夫殆好內適于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于果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兄其危身于狄以起幾于內

四庫全書

申生不從敗於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後五年驪姬之禍作太子自經于新城將死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子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幼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狐突于是復出事獻公惠公元年改葬共世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見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惠公為申生改葬加蓋而曰無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二

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子韓懷公立命無從亡人突二子毛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弗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說苑太子申生既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命今事

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
自殺據去南使公殺狐突並非突自後
愚讀晉策而悲太子申之不得其死也請臣則
然士為達意而息阿成里克中立是皆連太子之死
者惟狐突親則外父任則御戎誠以死諫不猶愈于
生乎而乃杜門不出一卧五年惟圖自全坐視太子
之廢死會無一言諫爭其心不過畏死而已然卒不
免于懷公之手夫不為申生死而死于其困其亦不
知命之
故哉

狐毛

狐毛狐突之長子也與弟偃從文公出亡反國蒐于被
廬公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城濮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三

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遂敗績未
幾狐毛卒使趙衰代之毛之子狐溱晉文公始啟南陽
以狐溱為溫大夫

狐偃

狐偃突之次子字子犯公子重耳之舅也重耳出亡子
犯與趙衰魏犢顓頊胥臣從至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
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
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以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
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可以寬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
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狄公子處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
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矣也今矣矣
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
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夫必追擇前言
求善以終遠人入服不為郵矣也邾邾茲可以親眾皆然
之乃行過衛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四
事必象 必先 十二年必獲此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元日此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
獻塊十二年以有此土則謂人時枕楚子以塊後十二
年其復得楚子遂適齊齊侯妻之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
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
子犯憂齊之不可恃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
也欲行而患之乃與姜氏謀醉而載之以行醜以戈逐
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若無
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虎爭食若克有成公子毋
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歷

子犯從王
公一星月
臣皆所
要其其
公孫不
任其不
卒此後
子也其
則其其
是以知
私之公
 晉及宋如楚成王以周禮享之庭實旅百公子欲辭
 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
 之非天誰啟之心公子受之子犯從重耳徧歷諸國其
 後公子反國及河令捐棄筮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
 胝者在後舅犯嘆曰筮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卧也驚
 黑胼胝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于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乃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
 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沈璧以質遂濟一說舅犯開文
公捐棄筮豆茵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五
席之令哭再拜辭去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搗振而
置之端冕而視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
置之而不與我視之焉
可也解左驂而盟于河
 召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
 盍入乎吾爲子鉢鉢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
 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
 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
 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
 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
 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

也音
談
 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
 父母死爲大喪誰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
 難公子乃辭之秦穆公亦使人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
 人間之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斯焉子其圖之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爲實父死之謂何又因
 以爲利而天下其誰能說之重耳出對使者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首而不拜起而不
 私使者復命於是穆公以重耳爲仁故卒納之文公之
 所以終返晉國而能定其位者皆子犯之謀也天王出
 居于鄭時有子
帶之亂使來告難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
 今爲可矣晉侯從之遂定襄王楚成王使申叔戌救以
 通齊使子玉帥師圍宋宋人告急文公欲救之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晉侯從之伐曹入之楚子玉救曹從晉師晉師退軍
 更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七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不止。於是晉文公合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及戰。假與其兄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遂大敗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按重耳在狄。獻公之喪。里克召之。秦穆助之。既有內主。又有外援。可以入矣。而子犯固辭之。非不欲得國也。今雖有久饑之人。能忍饑于鳥喙。而不食者。為其可以愈。轉腹而終不免于殺身也。當時國內鬪沸。人情驚擾。惠公乘亂急入。外則強鄰責賂。內則大臣矜功。不數年而身以敗死。為天下笑。以其身當大亂之

衝而能固其位者。未之有也。是以子犯事負。屬綏從于邲。行奔走風塵十九年。俟夷吾。盈其里平。誅夷。莫之與爭。可謂慮事深遠。而川心堅忍矣。

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宅。偃之子。食邑十賈。亦稱賈季。晉襄公蒐于夷。公將使士穀梁穀。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狐趙不可廢也。乃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密請于公。以趙盾將中軍。而使射姑佐之。於是改蒐于董。易中軍。射姑知為處父之言也。會是歲。八月。襄公卒。諸大夫議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盾欲立公子雍。相與爭于朝。盾遣人殺賈季。所迎公子樂于路。由是與盾不平。而怨陽子之易其班也。冬十月。賈季使其黨狐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人殺續鞠居。賈季奔狄。按羊傳。晉君欲將射姑。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公曰。諾。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處父謂寡人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處父于朝而走。據此。則行刺出奔。一時之事。射姑奔狄。在晉襄未卒之前。不應有與趙盾爭立君一事。矣。止晉襄何人。其從密有算。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劉漢五代諸惡主者。殺榮。樂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為兩時之說。謂晉襄與秋戰。射姑為將。處父請易將。公泄其言。而見殺。夫晉襄六年之冬。諸將佐卒。至七年春。復置三軍。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即卒。並無秋侵晉。與晉伐狄之事。故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狄相鄆舒。問于賈。此是臆說。乃胡氏又從之。何也。

季白趙盾與趙衰賢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射姑終于狄晉狐氏山是遂亡

愚按鄭子產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獻不避宗而
娶狐姬晉至耳子孫相繼為國者餘年不亦異
乎文之謂也假為功自傳所載人務利氏山定襄王
數事皆出自子犯懼之謀然以力諸晉敬仲人林
去遠矣

先軫

先軫晉之舊族也獻公時有先友先丹亦食采于原亦稱原軫軫
勇而有謀為下軍佐卻縠卒於是以先軫將中軍上德
也時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九

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欲以激楚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路怒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故君取一臣取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
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晉不勝故以計聖之使
戰而不死
計聖之使
不顧其死
計聖之使
戰而不死
計聖之使
不顧其死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合齊秦之師及楚師
戰于城濮大敗之一戰而伯皆先軫之謀也襄公元年
秦孟明視鄭間有備滅滑而還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
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
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十

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遽發命興姜戎敗秦師于峭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襄公嫡母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
若得而食之不服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
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
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悔使人追之
不及是年八月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
辱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

先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也。食采于霍。稱霍伯。箕之役。先軫死。敵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賞軫之忠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襄公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峭之役。先且居將中軍。敗之于彭衙。是年冬。且居復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

津決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二

衛而還。以報彭衙之役。襄公六年卒。子先克。為賊所殺。先氏族有先蔑。先都。先穀。蔑奔秦。秦不反。都作亂死。殺以喪師見誅。自後先氏無聞于晉。

呂祖謙曰。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之過。如鮑叔牙。而鮑叔牙之過。非鮑叔牙之過也。因人之善。如木托秦華。而高非木之高也。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故。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王。以責之。然則朝王。豈襄公之本心哉。使衛侯之嫌。早至于晉。寔則吾知入于周境矣。

毛奇齡曰。諸侯有相朝之禮。謂小朝大也。齊晉魯衛皆侯爵。彼我匹敵。雖齊桓與伯。晉衛亦未嘗一朝而晉文無道。強諸侯朝晉。而晉衛不與。斯亦已矣。至晉襄公之志。偏告諸侯伐衛。討魯。必使之朝晉。而後

已何世濟其

晉臣

晉臣司空季子也。官司空食邑千戶。亦稱曰季。晉氏本晉

之舊族。公子重耳之山亡也。晉臣與狐偃趙衰魏犢從

晉臣以博聞著公子在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三

故子嗣。公子欲辭。嫌于晉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謂

之妻。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黃帝之子

其禮不同。則子圍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也。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已

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方雷西陵氏

名帝系曰黃帝。取于西陵。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

氏之子。曰累祖實生青陽。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

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唐尚書云。辨別為小宗

之庶孫。乃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謂以德若

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姬西祁已。膝歲任。荀偃姑。偃依

二人為已。故十二姓。姬西祁已。膝歲任。荀偃姑。偃依

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宗惟青

師潰因大敗之。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而教誨之。」謹，文公子。襄公名。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謹

條不可使俛。蓬條。偃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偃人。焦僇不可使舉。

三俱健長尺 侏儒不可使援。矇聵不可使視。瘖瘡不可使言。

棄而不使聽。僅昏不可使謀。質將害而賢良贊之。則

齊王族也若有違邪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

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

病焉。少小也。滋傾也。豕牢。廁也。言太任之牛。文王時。如小溲于廁。而得文王。言生之易也。文王在

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

春秋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五

也。敬友二弟。而惠慈一弟。初亦爲蔡。刑于太。

是以用四方之賢良。以自及其卽立也。南千人。靈而卒。

五月。四月。之賢。補。及其曾伯也。計于八。處而名。

辛卯。重之以周名畢榮。意解百神而采和焉。民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特同。是則致王非專致海之力也。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入生而學。非學

不入。公曰。奈人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戴也。威施直鐸。使

擊籩條籩，戴也。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矇矓

修聲聾聵司火僮昏踣瘠焦槁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

喬。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視。焉。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

浦而後大。順迎也言川有原因其利迎之以順而後大也。文公學讀書于日季。

三日曰吾不能行也。處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

能者不猶愈乎。曰季嘗薦卻缺爲大夫。事詳卻缺傳晉侯賞

其知人云

胥甲

胥甲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胥甲與趙穿撓曳駢之謀。

當軍門而呼及後治罪獨放胥甲于齊而釋穿不問君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六

子以是惡趙盾之私也殺梁傅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愚

罪同罰異。茹柔吐剛。何以服國人之心乎。所以有他日

之變。甲遂終于齊。齊人立甲之子胥克爲下軍佐。

腎童一名之味。腎芝之平也。正正。重丁。變毛。卯夫并

中軍而發之。胥童怒而弑之。後嬖于厲人。與長魚復陽。胥童一名之。胥童克之于也。克佐下軍。有蠱疾。欲缺柴。

五。潛殺三郤。滅其族。厲公以晉童爲卿。書曰弑厲公。遂

殺胥童。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胥童。言胥童道若爲亂。

宜受國討也。晉胥氏由是遂亡。

愚按傳載狐偃之言自謂不如趙衰之文蓋從亡諸臣惟衰以文鳴及觀晉臣傳博雅淹通抑又文矣城濮之戰虎皮蒙馬楚師驟驚川奇取勝文事武功實兼以濟讀書之功居多後嗣不損再傳而亡惜夫

籍偃

籍偃字游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氏之祖孫伯鷹掌司晉

國之典籍故為籍氏伯鷹八傳而至籍偃悼公即位知

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與司馬上軍司馬也范宣

子欲攻蘇大夫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

帥上軍曰聽命為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謂張孟釋夫

子而舉是反吾子釋舍也宣子乃止偃終于司馬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七 晉列傳

七

籍談

籍談偃之子也仕為下軍司馬晉昭公四年使荀躒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魯所

獻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咸

壺而言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葬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

隣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之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

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

卷三

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墟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

以大路戎路周襄王賜晉文鉞鉞鉞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

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人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

而載書功奉之以土田撫之以斧鉞之屬旌之以

車服昭明之以文章旌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

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董史女司

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

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晉頃公五年王室亂籍談帥九州

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日知錄九州之戎非禹貢九州

也州有二名舜典豫州有九州及禹貢九州大名也周

禮大司徒五服為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左傳傳十五

年晉作州兵宣十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宣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

望見戎州周語謝西之九州何如城小名也陳詳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十二月

談軍于陰及王師圍郊郊潰郊王使告聞晉師還談

卒子秦嗣為上軍司馬黨于范中行戰死于朝歌籍氏

遂亡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七

館藏書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八

中央民族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祁奚

祁奚晉大夫祁氏晉之舊族也悼公新立登民與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奚居位三年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午奚之子赤職之子乃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一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平公卽位以奚爲公族大夫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平公六年范宣子逐欒盈而盡殺其黨叔向之弟羊舌虎與焉并囚叔向樂王黼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罪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黼言于君無不行求救吾子

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黼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公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黼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去公族間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繩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君子交稱之

祁午

祁午奚之子也祁奚辭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交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二

祁午爲中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欲攻之。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蘇、盂密、蘇也？」和人以平小乎就之，會相趙文子，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午有諫戒趙文子之言。武傳 文子曰：「武愛湯矣。」

祁盈

祁盈午之子也。盈家臣祁勝與郕臧通室。易妻 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且醜，正實繁。』」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三

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亂世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多辟，和也。立辟，立法度也。 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與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殺。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愍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爲快。愍，發語之詞。 乃殺之。夏，晉殺祁盈，滅其族。

按：祁勝，郕族之亂法也。世所未聞。祁盈身是家公，若知而不問，是爲不君。執而戮之，宜也。子國何與？卽云專殺家臣，不爲無罪。然豈至滅族乎？祁氏之賢也，濟其美，社稷之衛也。猶有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世不免其孫，晉國失刑。何至於於是？伏而思之，未有以得其故也。乃今卽之，是時六卿擅晉，分裂公室，并兼其邑，自封殖人之族，已之肥也。祁氏有榮，禍而誅之，相與私，慶于其死，爲其可以因而襲之，而以爲已封。

死之計也。一葬，歸而衆大。樂一。鼠屬而羣，配。其然也。他日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不入于國，而皆入于私家。盈實無異。則其罪不獨荀躒、文貽而諸卿亦皆利之。不然，祁氏之禍何無一人爲之平反者？其後知韓趙魏四家共逐范中行而分其地，韓趙魏一家又共滅知氏而分其地。嗚呼！世變至此，爲已至矣。

羊舌大夫

羊舌大夫，傳失其名。羊舌氏，晉之舊族也。羊舌大夫在獻公時，爲軍尉。從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太子偏衣，佩之金玦。衆懼禍欲奔，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從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四

初，獻公烝于武宮，公稱疾不出。奚齊蒞事，或謂太子曰：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

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

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舉。 又何圖焉？吾其止

也。故太子卒，死，孝蓋羊舌大夫之教也。大戴禮記：甘平

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雖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讓。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公曰：『向者問汝汝何日弗知也？』對曰：『每位改變，未之知所止。是以不知。』故羊舌大夫在獻公時，與祁奚相去大遠，疑此是羊舌職也。

羊舌職

羊舌職。羊舌大夫之子也。荀林父之滅赤狄也。晉賞桓子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說是實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庸也。祇祇也。物事也。言又王能用可川。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施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事不濟。悼公即位。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爲中軍尉之佐。三年而卒。職生四子。長伯華。次叔向。次叔魚。次叔虎。伯華叔向皆賢。叔魚叔虎皆以罪誅。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五

羊舌赤

羊舌赤。字伯華。職之長子也。食采于銅鋹。亦稱銅鋹伯華。晉悼公三年。以羊舌赤代父爲中軍尉之佐。悼公合諸侯于雞澤。公子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弗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而魏絳至。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以徵訊也。出以軍旅出也。徵。有也。訊。問也。

羊舌赤

宣子乃止。孔子嘗稱之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鋹伯華之行也。又嘆曰。銅鋹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銅鋹伯華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過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矣。夫有道又謙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勝也。以貴下賤。而無不得也。昔在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哉。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哉。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羊舌職之次子也。悼公即位。知叔向之賢。使傅太子彪。平公名。平公七年。范宣子爲政。盡殺欒盈。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六

之黨。叔虎與焉。并囚叔向而奚救之而免。語在祁奚傳。晉會諸侯于商任。銅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皆不免。朝會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後齊侯光衛侯剽。皆見弑。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問之夕。夕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愧乃趣赦之。十一年。秦伯使其弟鍼來聘。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晉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平公十二年，晉楚弭兵，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七

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劫也。劫，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言欲弭兵。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無以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則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之盟，主何懼焉？左傳：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冀其死。若令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信覆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國失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誰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弭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文子從

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八

之以蕃為軍，攀輦卽利而舍。卽利，逐水。便利，候遮扞衛不設。楚不敢動及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絕，絕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茅，楚表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表，謂祭山川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十四年，吳季札來聘，說叔向，謂之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怨于范獻子曰：祁，董叔妻，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謂焉？十七年，趙文子及楚公子圍等盟于訖事畢，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

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後竟秦后子來奔從車千乘
楚公子干來奔從車五乘叔向為太傅賁賦祿皆予以
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釣
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夫絳之富商韋藩
木捷以過其朝韋藩韋蔽前後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
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
績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叔向見
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
季秋紀傳 卷三八 晉列傳 九

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志
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
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汰奢侈貪欲無藝宣及于難而
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而
羅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
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
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
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
以賀若不愛德之不建而憂貧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

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行之其有桓叔以
下嘉吾子之賜二十一年平公使韓宣子如楚送女叔
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
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將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道之
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
若我何及楚楚子圖果欲挫辱之蘧啓疆諫而止請在
傳王又欲傲叔向以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而歸之明
年楚使公子棄疾來報聘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
疾及晉境公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公說乃逆之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于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
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
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登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于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于上權移于法故竝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微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其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言夏商之亂若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誥立誨政制參參用三代之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春秋紀傳卷二十八晉列傳十二

降之爵也靈王果遇弑夏五月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朝有著會有表衣有衿帶有結朝會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衿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定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伯長也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是年冬單子果卒楚觀從將作亂使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于干于晉而立之千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于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春秋紀傳卷三十人晉列傳三

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內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求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民二也爲蔡公令德三也貴寵四也

居常五也趙常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

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

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

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

外王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

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武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顓臾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樂御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懷惠棄民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三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

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

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

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與晉禮主盟懼有不齊奉承齊轍而布之君

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齊人懼

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古

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施此邾

人莒人想魯于會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欲使娶叔母黨

向曰吾母多而庶無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

三夫陳御叔楚襄一君公陳靈一子而亡一國陳兩

卿矣孔寧儀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

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是謂夏姬子子貉早死無

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

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

葵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

豕有窮后羿滅之葵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二五

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故以妲己周以褒姒共子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

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揚承字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

母走謁諸姑子容伯華之子母即伯華之妻叔向之長嫂聞伯石生喜而告姑口長叔

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黨于祁盈盈得罪晉

殺祁盈及揚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叔向兄弟四人叔

魚叔虎皆不以壽終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

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叔向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

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批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

五百人有備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

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矣以敬舟矣以敬民叔向對

曰君爲地底之憂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

聞者亦曰矣以敬民矣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

公乃罷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

德而務施級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

怨之百姓而又不奪其時是重竭也夫收百姓養育之

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于後世哉平

公曰善乃罷臺役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疾翟人攻

我爲之奈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

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

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頤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二六

誠患之大者也公于是令國中欲諫者無隱叔向御

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癢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

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求

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一說亥唐者晉人也高格家

素平公敬之公與亥唐生有間亥唐出叔向大平公仲

一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謂子子欲富乎吾謂子夫

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志子何不說乎此

說正與前事相反愚按叔向博聞忠亮晉之棟樑平公

之所敬禮豈以其曾受爵祿而輕慢之乎後說非是○

以兩軍相和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人道惡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則安在而不得其志乎叔向曰善。轉非子叔向賦德功多者受少功少者受多

羊舌鮒

羊舌鮒字叔魚叔向之弟也為人奸佞嗜利晉昭公治兵邾南甲兵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淫芻蕘者從淫芻蕘之人使衛人使屠伯饋叔向蕘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

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蕘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七

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潰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是役也晉人執魯季孫意如既而釋之意如不欲以私免曰請從君惠于會韓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蓋坐叔虎與欒氏黨並得罪故奔魯微武子平子父季孫宿也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逃歸昭公四年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晉理官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

在雍子雍子納其女子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

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刑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

也罾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

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言三罪皆當殺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

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干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

春秋紀傳

卷三十八 晉列傳

六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三

惟答宜子問不可不正其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

目而豕喙鵞肩而牛腹貉豎可豈是不可廢也必以賄

死遂弗視

晉卿之見于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齊叔之裔也韓
欒御皆公族也趙盾孫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其廢
與盛衰之族可得而言焉獻公之時有先友先丹不
文之罰也軫將中軍襄之霸也且若為政其後先穀
以罪誅而先氏亡胥氏之先未詳所出晉臣以博聞
多智從公子亡亡在五臣之列及其子明世佐下

寫晉童作亂晉人殺之晉氏以亡狐氏自狐突而太
子申生傳毛也。假也。實左右文公。狐氏在盟府射姑事
殺。實身戎狄狐氏以亡。卻缺起自罪。其子克繼執
晉柄。擊也。至也。歸也。以驕侈府怨。厲公一朝而尸三
卿。卻氏以亡。至于公族樂氏。始自樂其子。以忠節傳
家。景公時樂書為政。專權善讒。趙氏之獲。卻氏之被
害。皆有力焉。耶陵戰勝。歸而弑君。傳驕與盈。人終為
威。樂氏以亡。是時晉之卿族。漸滅過半。及于悼平之
世。而存者六家。知韓趙魏范中行是也。然分邑屬大
矣。強者連城數十。小者不下數城。尾大之患。成公室
之卑。日甚。未幾范中行與趙鞅構難。出奔于齊。六族
之中。又亡其二。其地分入知韓趙魏四家。四家之中。
知氏最為強橫。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
遂。帥韓魏以攻趙。趙衰于辛。與韓魏合謀殺知伯。分
其地。知氏以亡。嗚呼。晉諸卿族。通相驅除。彼病此
彼衰。此盛。漸并漸消。盡驅而入韓趙魏之室。而後已
是故。知氏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成而七國之形立。
諺曰。竊鈞者誅。竊國者侯。樂苑知中行。竊鈞者也。韓
趙魏竊國者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晉列傳

主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九

東陽李鳳維纂輯

晉列傳

杜原款

杜原款太子申生之傅也。款公信驪姬之讒。將殺太子
申生。先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
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
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不能令
太子棄
位奔他國
而竄匿。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謔言
也而無所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一

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讒
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
愛之情不反讒。謂覆校
自申理
也。謹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
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有遺言焉
狐突是也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杜原
款乃死。

里克平鄭

里克晉中大夫。平鄭晉嬖大夫也。獻公嬖驪姬。將殺大
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平鄭苟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

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若立臣從，何貳之有。平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獻公十七年冬，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晉軍奉承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二

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君子謂里克善處人父子之間。國語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

里克退

其太子。太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于請，孺子勉之。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為驪姬畫廢嫡之策。二十一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也。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大夫之妻稱主。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自親吾吾然其。里克欲為問樂事君之道，反不敢智，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齊已獨與申奉承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三

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謫，可不謂枯乎。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殯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爾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不信以蹶之。不信者，距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則驪姬意不敵必然也。亦固太子以携之。

多爲之故以變以志志少踞乃可問也
今子曰中立况也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
往言不可及里克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作於是獻公
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奔狄公子夷吾奔梁獻公卒荀
息立夷齊里克將殺夷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
殺孺子子將何如荀息曰吾有死而已里克告平鄭曰
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平鄭曰荀息謂何對
曰荀息曰死之平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荀息之所
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

荀息之所
申生下軍以
大夫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四

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
賂厚者可使無人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斷之夫
義者利之足也食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食則
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
人譏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辜以
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火大
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夷齊而立公子之在外
者以定民弭愛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
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

不可常也不鄭許諾冬十月里克殺夷齊于次荀息立
卓子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之子奚齊晉里克欲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毛氏曰殺
其君之子奚齊也其稱君稱法以先君既死也何未
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春秋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
君之子以國人不知也里克欲其君以里克君之也夫
猶是欲君猶是殺國君之子而一則曰不子責受殺者
一則曰君之責殺者里克已矣矣一子被殺有何賢焉而
一受其責
里克平鄭使人召公子重耳于狄重耳辭之
呂甥卻稱亦使人召公子夷吾于梁夷吾許之恐里平
不順皆許以重賂會秦伯亦以師納夷吾于晉是爲惠
公惠公既入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五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於是惠公使平鄭聘于秦且辭緩賂故不及平鄭說秦
伯使召呂甥卻稱冀蒞而殺之臣出晉君而納重耳秦
伯許之比歸而謀泄爲呂卻所殺鄭之子丕豹奔秦初
平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夫與大曰可以
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皆在罪不及也子
使于秦可哉可入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
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

孫以之
告以之
也心之
主者
不之

也穆公許諾乃納惠公惠公六年晉師及秦師戰于韓
惠公見獲于秦秦伯以歸許晉平惠公自秦使卻乞告
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實且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公惠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陰飴甥會
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矣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七

其君而倬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仇軍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
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窮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國謂穆
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
罪而倬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圍子曰
必報仇軍事齊楚秦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
知此義曰必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如此其和之而來故

孫以之
告以之
也心之
主者
不之

人公曰而無來吾因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
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
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人也君之惠
也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其
大焉納而不違廢而不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
起以德爲怨君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
七年焉十一月惠公歸其後文公入國呂甥自以惠懷
舊臣懼誅與卻稱謀弑文公不克爲秦穆公所誅

慶鄭

慶鄭晉大夫晉惠公五年秦饒求糴于晉公令河上輪
之粟就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于怨而厚于寇
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八

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勿子必擊我公曰非鄭之
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殺帥師伐晉至于韓公謂
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
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鄭所病也卜右
慶鄭吉公曰鄭也不孫惡其言不步楊御戎家僕徒爲
右乘小駟鄭入也此馬鄭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
之無不如意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發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晉戎馬還渚而止

晉馬公號慶鄭曰載我呼鄭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

吉卜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將止秦

伯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公

止于秦及秦許晉平公未至蛾析晉大謂慶鄭曰君之

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

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

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

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謂出而奔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九

使君晉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况臣乎公至于絳

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

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若公降心聽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

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又乘鄭小驢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封守臣

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

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

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趙也

不若赦之以報讎君若無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

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

不克入處不安不知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

而反之不信與秦始平而又反之失刑亂政不成出不能用入不

能治敗國且殺孺子時子圍質秦若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命家

僕徒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

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

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

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

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十

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

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

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

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

待刑而不能面夷越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舟之僑

舟之僑初爲統大夫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

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

爾門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歸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

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按此倣介子推之事而仍爲

居下位而不撓上顧于四方也不忘其親存思其親新

晉文公及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按田百萬今子無爵而號位腐三行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殆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胎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此東人之過也吾爲子爵以待旦之朝而吾爲子辭與河東之田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仁者不爲與爭而得政廉士不受也遂去而之介山之上交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日謂焚山宜出推竟焚死○按井州風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令食三日漢周舉爲井州刺史作吊書置子推之廟立示愚民使遵溫食風俗頓革

以待于上欲涉大孫伯曰之子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舍使晉師涉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子疑子上受晉路而退也楚殺子上四年楚人聞江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與楚師遇而還六年陽處父聘于衛反過寓舍于逆旅寧羸氏羸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遂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言處父專于剛也天

丁未年十二月廿三日

耳

晉書卷四十四

狼臯晉大夫晉襄公年晉師及秦師戰于彭衙狼臯死之初崎之戰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臯取戈以斬秦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以代其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臯怒其友曰盍死之臯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欲共殺臯曰周志有之勇而害上不登于明堂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以其屬馳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七

寺人披

寺人披一名勃鞞字伯楚晉獻公之閹豎也驪姬之讒獻公使寺人披殺公子重耳于蒲城重耳踰垣披斬其袪及人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知其謀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翟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晉書卷四十四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謂君以難難入國必知為君之道若猶木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卻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德勃鞞與國事晉啓南陽公問原守于勃鞞薦趙衰公從之國語勃鞞求見公問原守于勃鞞薦趙衰公從之余于屏內因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

春秋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二

公從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余于伯楚屢問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封曰吾以為君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諛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若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惡惟力所及何賊之有今君即位其無滿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君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相佐以終克成冷名今君之德字何不寬浴也怨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君不見我若其無悔乎時呂卻冀荷梅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逐狄之寺人披知之故未見公懼見之時又有里鬼須者一名里晉文公守藏小吏也文公之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惠按晉獻惠文之際亂成五世。君以曲。一君以入。一君以凶。一君以興。臣何貴。各從其類也。是其其所集豈求關乎識之。則聞哉。君欲雖身與君俱敗。然忠于所事。未可以非之也。

人紀傳
卷三十九 晉列傳

九

東陽李鳳雛集輯

晉列傳

解揚

解揚晉大夫晉靈公二年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

復致公塋池之封自王虎牢之境。皆晉取于衛者。今使解揚還衛也。

景公六年楚莊王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一

而告之遂致其君命起之言告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言曰爾既許不穀矣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爾則棄之

速即罷刑對曰君前制命爲義臣前命爲信信載義

而行之爲利。誠不失和以律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有無二命君之賤臣不知命也愛命以出有死無所及

可。賜。予。臣。之。諡。君。以。庶。命。也。死。而。庶。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丁臣獲未也 厥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于晉

伯宗

伯宗晉大夫晉景公六年春楚子闢朱使樂嬰齊告

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夫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二

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有絕異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
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
二也棄仲章狄賢人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
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
而曰將待後人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
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人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
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
在狄矣文字反其正則爲乏字災妖亂之理盡在狄矣公從之使荀林父帥
師敗狄于曲梁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殺之十六年梁
山崩以傳驛召伯宗遇太平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
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旁伯宗喜問其居曰
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問曰將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從之

若何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不言失政則國
至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車無文微樂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其若之何
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從之以重人
君從之殺梁傳梁山崩遇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
而問焉伯宗來遇華者華者不辟使車右下驪之輩者
曰所以觀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
聞乎對曰梁山崩遇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
我也爲之奈何華者曰天有山崩之天有河天壅之
雖名伯宗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華者曰君親素編師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宗至君問之曰梁山
崩壅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宗曰君親素編師羣臣
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乎
懷善也按左傳伯宗詰以見不許則伯宗非懷善者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三

十七年伯宗夏陽說說晉大夫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帥士鉞
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人入衛多俘而歸
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
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
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厲公五年三卻專政害伯宗諸
而殺之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
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多
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誠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

今多疑於
高僧傳
以不義
王伯之
教其
聖子
至其
樂人

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从矣難必及子成伯宗曰
蓋桓主人民其其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孟孟索士愁鹿州犁焉州犁伯宗
得畢陽人及伯宗被害畢陽實送州犁于楚後仕為太

幸。
呂視諒曰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其驕者必非信
朋距踞者必非廉人言史者必非正層袁劉者必非
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知也亦有事是而心
非者乎曰有春秋伐晉圍欒之隙勢至強也晉侯欲
伐其強荀林父請待其衰林父之見是也亦侯欲
殺伯宗之際思已恭也晉人欲殺伯宗荀林父計
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伯宗之
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伯宗就知二十策
雖是而心則非子林父固曰使疾其民以盈其罪將
可殲也伯宗則曰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四
中國其命若之何伐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問君子處
人之美矣矣求開成人之惡也問君子懼人之亂矣未
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盛伯
宗則養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
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

張老

張老晉大夫字孟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
吾述事莊主趙朔父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
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
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
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

壯不如老者多矣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曰此為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
不善進不善善亦茂由至矣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
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欲其早成子之文宣

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
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
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御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
求乎言女不如誰可以求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五

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
子之道善矣是先王覆露子也趙文子曰武受賜矣悼
公新立登民譽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中軍
四年新軍佐令狐文子卒使張老代之辭曰臣不如魏
絳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之延君譽于四方且觀
道逆者道順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磐之磐密張老見
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其速也速去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磐之加密石焉
諸侯惡之大夫斲之斲其首而巳備其物義也從其

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難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轉者不仁者之爲也。」及室成，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九京也。北而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欲攻之。次問于張老，對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時爲上軍師張老卒，子君臣爲上軍司馬，亦有名于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六

晉

屈巫

屈巫字子靈，亦曰巫臣，爲楚申縣公，從楚莊王圍蕭。言于莊王曰：「師人多寒，王自拊循之。」三軍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七

晉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于邲，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幣聘物也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吾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

何勞銅焉。初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中呂以爲
賞田。王許之。中呂臣曰。不可。此中呂所以邑也。是以
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中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以憂姬之故。怨巫臣。於是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及。衰老之
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
分于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遣二
子。告曰。爾以讒慝貪。怙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子。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人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
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乘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爲吳
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其後吳卒能破楚入郢者。皆巫臣始之也。巫臣卒于
晉。其子爲邢侯。與雍子有隙。被殺。

苗賁皇

苗賁皇。苗賁皇
宋已楚鬬椒之子。鬬椒作亂。楚滅鬬氏。賁皇奔

晉。晉以爲邢大夫。與之苗以爲謀。王郢陵之戰。楚晨歷

晉軍而陳。晉人患之。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
三卻必克。二穆。楚子重將左。子辛將右。二穆乃四萃于
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遂敗楚師。國語。鄢陵之役。
戰見星。木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結甲兵。辰車
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曰。免乘補
卒。秣馬。厲兵。修陳。同刻。晉食申禱。明
日復戰。及遇。楚以是師聞之。晉增。晉景公八年。晉會
諸侯于斷道。爲御克怒。齊頃公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如會。晉人執之。苗賁皇使而見之。歸言于晉侯曰。齊
大夫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九

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人乃釋之。

司馬侯

司馬侯。姓女氏。字叔齊。晉大夫。晉平公使知悼子合諸
侯之大夫城杞。齊子容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女齊相
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
徒侈。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是年秋。齊高止出奔燕。後二十餘年。宋華定奔陳。晉平
公杞出也。使司馬侯如魯治杞田。使魯歸前弗盡歸也。
所侵杞田。齊人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齊人。平公愾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憂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將惟大人之所為母用責我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公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十

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子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人亦將棄其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吾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山名太行魏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問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邢衛無難狄亦亡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若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十一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它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卹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初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之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以叔向為太傅使傳太子彪及叔齊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此自其父之死吾度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吾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

優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

陽畢

陽畢。晉人。伯宗所厚士也。晉殺伯宗。滅其族。陽畢陰送

伯宗之子州犁于楚。以存伯氏之後。晉平公六年。箕遺

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皆樂盈之黨公遂逐羣賊。州起

禍敗無已。離民且遠。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

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謂樂氏也是以難已也。今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主

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

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

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鈐君。以亂國者

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

弗從。若從。則民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

實覆宗也。大宗紂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咸矣。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韓。魏。韓。魏。韓。魏。

之後。皆晉賢人。咸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

有常位于國者。

安欲作亂者。誰歟。君曰。樂書立吾先君也。韓公樂盈不獲

罪如何。言盈不得罪于國。為地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

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長久計也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于權

則民不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

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患矣。且勤君

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

之。治理厚戒歲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

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

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路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勉焉。按陽畢區處樂氏。極為得中。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主

逐之以示法。厚寄托之以報德。思義兩盡。惜范宣

子不能用。而一鋼再鋼。安得不敵。成樂氏之禍。公許

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

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

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後三年。樂盈盡入為賊于

絳。不克。遂滅樂氏。

張骼輔蹠

張骼輔蹠。皆晉大夫。平公十年。楚子伐鄭。諸侯救鄭。平

公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

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

一也。子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兵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將車。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射犬又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弗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急也。楚遠啓疆，對靈王曰：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良也，晉未可輕其爲敵國所憚如此。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十四

辛俞

辛俞，樂盈之家臣也。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戮。陳尸爲施。辛俞從，吏執而獻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對曰：臣聞之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隸樂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

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志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乃遣之。

胥梁帶

胥梁帶，晉大夫，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趙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對？曰：胥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五

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諸喪邑，齊魯衛宋也。使烏餘以其衆出，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郵無郵

郵無郵，字伯樂。一作郵，無正。卽王良也，以善御名天下。晉定公二十年，范中行據朝歌，齊人輪范氏粟，郊于姚子，般送之。趙簡子帥師禦之，遇于戚。郵無郵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

抄太子綏而棄之曰婦人也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
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
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乘載也材橫木駕車而載橫木使簡子親之兩朝同時皆絕以
明止使不范中行國趙氏所築壁壘其後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
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人
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郵無正進曰昔吾先王
文子少擊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蓋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
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
以受先業無謫于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
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
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
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
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

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
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
也怨若初焉

屠蒯

屠蒯晉之膳夫也晉平公二十五年下軍佐荀盈卒未
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
酌以飲工工師也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射以甲子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撤宴樂學人舍業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
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類也如弁
為凶物有其容如弁冕執敬衰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佐之喪而作樂歡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
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工與嬖叔失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
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知氏即荀氏秋八月使
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子屠蒯以忠諫晉侯拔而
用之荀吳將伐陸渾之戎先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

與三塗語在莒弘傳

營祈

營祈范宣子之家臣也。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徧問諸大夫。莫有應者。叔向見宣子曰。易訪之營祈。營祈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于典刑而訪咨于耆老而後行之。宣子問于營祈。營祈對曰。昔陽叔子違周難于晉國。陽叔杜伯之子。宣王殺杜伯。陽叔避難奔晉。生子與爲理。子與士爲字。理士官也。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于國。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太

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和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于是加寵。將何治爲。晉加寵于子將。何所爲治乎。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及營祈死。宣子謂獻子曰。執乎。昔者吾有營祈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親女

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

董安于

董安于。晉太史董狐之後。趙簡子之臣也。簡子以安于爲晉陽。安于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道而止。引車吏請曰。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太

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說苑安于遷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淵深峭如墻。深百也。因問其鄉人曰。人嘗有人此者乎。曰。無有。嬰兒。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也。苟實范吉射將作亂。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難。

作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安于力戰有功事平趙簡子
 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
 于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替其股肱以
 從司馬也苛惠弗產及臣之長也端委褱帶以隨宰
 賞也言戰鬪爲軍事猶人有狂疾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苛躁告于
 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亂
 謀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告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
 死趙孟尸諸市而告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
 辜矣敢以告知伯從趙氏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安于爲人性緩帝佩絃以自急卒爲趙氏功臣而成其
 分晉之基權門之良真公門之蠹也王孫子簡子獵于
 夷董安于曰敢問何樂簡子曰吾有食栗之馬數千多
 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之養賢以獵吾也
 安于曰主
 知之矣
愚聞之玉不產于鄉可寶者多士不產于國願忠者
 衆誠哉是言也晉之世弱也英賢以從才智幅湊非
 獨世郡公族多有其人他若庶姓之臣羈旅之士率
 多現奇英偉才器縱橫如解楊以下十數人者或生
 上本國或來自他邦譬之斯地之群牧而駕馭之相
 與馳騁乎東莊趙氏于險阻歷有難焉然以言于香

春秋紀傳

卷四十 晉列傳

三

心沃心論道經邦之任。概乎未之有也此春秋人村
 之大界也。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一

晉州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史蘇

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

挾。猶會也。骨所以鑿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象說口之。戎夏交梓。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交。謂為害也。對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言皆在。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一

也。憫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憫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塞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實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孽焉。何以事君。二孽。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佞。

國之福也。何敢憚爵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

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

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亡夏之功。同于

伊尹。殷辛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去逐太子宜臼。

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緡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

是乎遂亡。今晉寡德而安倖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

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

戎。龜往離散以應我。往。令告龜辭。夫若是賊之兆也。非

吾宅也。宅。安君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跨。據也。可謂挾乎。不得

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

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

戒。亡無日矣。及驪姬姊娣生奚齊。卓子。史蘇朝告大夫

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成矣。口君以驪姬為夫人

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

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力以致死。今君起百姓

是。

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力以致死。今君起百姓

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強其壽。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之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縱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縱其惡心。必敗國矣。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三三。允下震上。歸妹三三。上六爻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為長男。故稱士。兌為羊。卦羊者。士之職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三

上六與六三正應。而兩陰相值。無復相應。故士刳羊無血。不足以供祭祀也。離為中女。故稱女。離為大腹。故稱承筐者。女之職。承奉筐篚也。離中虛。故稱虛筐。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筐之象。無貺也。歸妹上六辭。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從震。是口舌雷動。以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電。故為雷為火。為威敗姬。震為雷。離為火。二卦變而氣相從。為雷為火。為威敗姬。震為雷。離為火。大動熾而敗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敗姬。為威。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輻。車下輻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而近在宗邑也。說吐活反。歸妹睽孤。寇張之。此睽上九爻辭。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

引矢之響。皆為不吉之兆。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姪。姪其從姑。謂我為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園賈秦。六年其通。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園。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慎公死。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郭偃

郭偃。晉大夫。掌卜之官。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曰。妹喜亡夏。如已亡殷。哀嬖亡周。今晉寡德而安俘女。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王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言不復追鑑。前世善敗以為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小。于三季王。大國在側。謂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大家。上卿也。將師保之。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五。多則三。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嚚嚚之德。不足就也。嚚嚚。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嚚嚚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非聚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四

謀不卒時。三月為一時非有善謀不能自免于難。非人不免難。非人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義不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禮不終年。非禮法不能終年。非義不盡齒。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非德不及世。非德惠不能及其世。非天不離數。非有天命助齊桓公吏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非有天命助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欲盡害公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族類少而天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五

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享。為人而已。其後驪姬之敗皆如其言。獻公十九年晉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也。二十三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之國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會也。故尾星伏不見言。均服振振。取虢之旗。戎事上下同服。丙日之期旦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旗。虢之資責。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虢公其奔。星之

晉列傳 卷四十一

隨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外秦內韓。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里千不。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謂賂田。不得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敗。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秦。不得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敗。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秦。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千死。禍公隕于韓。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六

備畢矣。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于獻公夫人買君故申生臭達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傳曰獻公娶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謂惠公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貞為不聽之而不見也。信為不誠。信心行之國斯無刑。始居倖生。言惠公也。偷竊居位。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兮。言國人畏惠公也。微幸而生。以待所歸兮。待今違兮。心之哀兮。言國人畏惠公也。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待今違兮。心之哀兮。言國人畏惠公也。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言國人畏惠公也。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言國人畏惠公也。微者亦亡。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言國人畏惠公也。謂子同。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言國人畏惠公也。

如公謂伯諸侯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為君改葬

共君以為榮也而惡茲章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

于民民實戴之越揚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

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謂二公

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魄形也若人必伯諸侯以

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

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道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

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引將至矣惠公既殺里

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七

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

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羅天之禍受君之

罰死戮羅天之禍無後及惠公卒懷公立而殺狐突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云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

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未

幾有高粱之禍文公既入周襄王遣使來告難文公將

以師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今之周王自當

帝不謂帝侯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之睽

三三乾下離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

大有九三又睽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戰克而王享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為日

降心逆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

將至矣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晉人從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八

大敗秦師于峭倅其三將而還其言事奇中皆此類

史趙

史趙晉太卜也晉平公二十四年楚滅陳晉侯問于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

族也陳顓頊舜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以

大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津

位陳將復用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物莫能自募至于韓魏無遠命慕舜之舜重之以明德

真德于遂遂舜後蓋殷之與存舜之後遂世守之及胡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九

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周賜姓曰姬。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及陳氏之興。皆如其言。魯昭公之母齊歸卒。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公必出在郊野。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言昭公齊歸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言不為祖。其後昭公果亡。晉定公二十五年。鄭嬖人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聞鄭師。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父師之後。

蔡墨

蔡墨。一名瞽。晉太史也。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育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九

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昔者畜龍。故國有象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者有殿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象龍。封諸醴川。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夏孔甲。擾于有帝。言孔甲之德能順。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繫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象龍氏。以事孔甲。能飲事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九

更禾章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趙盾曰。四靈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變化莫測。若可擾。象則與牛馬大半無異。必時或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象之。若以爲真龍。吾不信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句芒。祝融。蓐收。玄冥。祀。及歷。后土。祀。句芒。土。正。曰。后。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士

上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言之。言不爾。周易在乾三三。乾下乾。之姤三三。乾下乾。上姤。日無絲有龍。在乾三三。乾下乾。之姤三三。乾下乾。上姤。日滑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三。乾下乾。上姤。日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乾下乾。上姤。日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乾下乾。上姤。日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三三。乾下坤。上剝。日見羣龍無首。乾用九。坤之剝三三。坤下六。皆變。日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備。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金。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其治。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此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按。蔡。墨。言。之。號。此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是重黎本二人。一出少昊。一出顓頊。而後人則誤合為一人。史記楚世家。高陽生稱。解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今人皆沿史記之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晉定公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處而轉。以次。宛轉。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士

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譴。大勝金。故弗克。言夢與日。明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而越。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魯昭公之卒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三后。虞。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姤。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名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
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
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
君適圍臣敢煩當日當以直日也言主將適君圍不煩
之官簡子乃還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
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
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三

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進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
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
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襄其君使至于難君出在外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犬
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于外死而後止何日以
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晉定公三
十七年越圍吳初史黯言不及四十年吳當亡至是趙
襄子使人唁吳王王感史黯之言問使者曰溺人必笑
吾將有問也自前所問不急猶溺史黯何以得爲君子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謫言王曰宜哉

師曠

師曠晉樂師字子野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
無日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
與一焉平公曰何爲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
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
臣不忠下材虛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
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
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占

兵嗜慾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
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
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
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平
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置神乏祀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圖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梓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謫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石言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三

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所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

晉書

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旭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陰之役齊侯畏晉師之衆乃脫歸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齊師果夜遁楚人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楚師果還師謂從衛琴瑟于澗水之上而習之還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之宮酒酣晉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曠坐師曠有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一

晉列傳

六

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于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鼓而終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平公曰音固莫悲于清商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崔二八道南方來集乎郛門之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知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曰不可昔者黃帝大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駕象車而騶蛟龍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折觴瓦左右皆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

按是卷列傳五人所載皆卜筮樂律之類用史記龜
策傳例之五人皆皆以忠言直諫顯于青國名聞諸
侯諸謂之校中

無賢下大夫哉
所引易大易必從而後有卦遇而後有爻動而後有
變至如左傳所載蔡墨云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
之姤子太叔云在復之姤王十伯廖云在豐之姤須
占卦不遇如引詩引書例耳按仲氏易有曰蔡墨稱
乾初乾二乾五不曰初與二與五也但曰乾之姤與
乾之同人大有而初二五以見以初可變姤一可變
同人五可變大有也其稱上九不曰上九也但曰其
夫其地而上九以見以一爻變則上可變夫六爻變
則上又可變坤也惟引經之意專主龍見故元龍章
龍雖共一爻而故為分之實則其夫上九其坤亦上
九無可分者元龍上九辭則羣龍亦上九辭無有異

卷四十一 晉列傳

七

者宋王介甫有云用九八字當合上節至朱子本義
又云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則既誤解
墨說而又因誤而創為一變六爻仍占本辭之法是
誤之又誤夫天下無既變而仍只占本辭者古人占
法貞悔並重兩卦既定則必先舉所遇卦而後舉及
于所變之辭如單以所遇占所之則墨所云乾之大
有猶之大之乾也乾之大之有當占羣龍則人有之
乾當占羣龍也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如吉乃存
秋成李所當占變乾有云同復于父敬與乾同
二年左季將生當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以乾為君父今變羣龍乾則仍復為父敬與君同也
未嘗占爻威何也若六爻俱變古亦罕見然考晉時
耳目記載王庭濟事則正六乾變六坤然斷之者但
云坤為土地當有分於則正以土地河山為坤陰得
位之解何嘗以羣龍為占唐長慶中咸德兵變數節
度使田悅正而歸立部將王庭濟先有筮者得乾之
坤謂坤上也地也大位當歸歸不遇羣有土地河
山之分大學所引經正與子太叔王十伯廖所引同

有易
卷四十一

太叔引易稱復之願但取復上九述復一語王十伯
廖引易稱豐之願但取豐上六三歲不穀一語夫蔡
墨太叔王十伯未嘗錄其所引乾與復與豐俱未嘗
變而之坤之願之願則其曰之坤之願之願不遇乾
與復與豐之爻名已
耳而據以解占妄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二

中央民族

東陽李鳳雛

藏書

衛列傳

石碯

石碯，衛正卿也。石氏本衛之公族。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陳女戴嬀，生子完。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階之爲厲，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及州吁弑君而自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

石祁子，失其名。石貽仲之子，碯之孫也。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衛惠公十九年，宋南宮萬弑閔公而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懿公九年，狄伐衛，公將出戰，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矢以示衆，甯莊子與夫人縑衣曰：「聽于二子。」及狄入衛，二子乃率遺民渡河，以廬于曹。而文公燬得因之以復興衛焉。石祁子之子石稷，附孫良夫傳，殺之。子曰：「惡。」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石惡

石悼子惡石共子之子也。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斃其本，必不有其宗。」石惡黨于寧喜。寧喜專，獻公殺之。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口受命矣。乃行。其明年，衛人討寧氏之黨。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有大功于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石圖逐衛莊公而立般師。及齊人伐衛，執般師而立公子起。石圖又逐其君起，衛侯輒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圖而立石魋。魋圖之從弟也。

春秋紀事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寧速

寧莊子速，衛正卿。寧氏出自衛武公，傳五世而至穆仲。穆速，穆仲靜之子也。衛文公十八年，晉文公出亡，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難，不能禮焉。是年邢人翟人伐衛，圖之。寧莊子言于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親，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毋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人功在武。

天將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也。聚財，武族惟晉實昌。晉仇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將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早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及晉文公復國，衛果見討。衛懿公九年秋，人伐衛。公出戰，與寧莊子矢使與石祁子守國。曰：「以此贊決，擇利而為之。」衛師既敗，華龍滑、禮孔、自狄師逃歸。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石祁子寧莊子信其言，不敢固守。立戴公渡河，廬于漕。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寧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春秋紀事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四

愚按春秋之時，諸侯地亂德衰，未有犬相懸者也。邢衛二國，壤地相接，互相侵伐，此不過報復之恒事耳。如魯鄭然，天之旱也，豈獨惡邢？天之雨也，豈獨善衛？早久而雨，通與師會，此偶然之事，而遂以天之心，喜衛之伐邢而雨也，邢無殷紂之暴，衛無周武之德，以無道伐無道，天何為善之？天心大抵好生而惡殺，欲與滅國絕世，而惡滅人之國，斬人之親者也。衛伐邢之後，越六年而復滅邢，先遣殺至比弟，狂什邢及衛師至，二禮從邢君巡城，掖而殺之，因滅之。衛侯之殘賊不仁，有殷紂所不為者，而猶得謂有道伐無道乎？如伐邢而天喜之，則滅邢天更喜之矣。乃邢滅

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寧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木數旬。而衛侯燬辛矣。衛方滅邢。而天隨滅燬。若連相報者。吾故以知天之不然也。甚矣衛莊子之夢誕之迂且悖也。

寧俞

寧武子俞。莊子之子。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得國。將伐曹。假道于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寧武子從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漢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寧武子先。長辟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過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五

晉文公出亡。莊子之子。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得國。將伐曹。假道于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寧武子從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漢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寧武子先。長辟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過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六

猷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寧諸深室。寧武子職納橐。置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成公。公使賂周獻台厘。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右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六年。秋。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祀。相要于儀。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帝。丘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二國皆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十二年。公使寧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君子以爲知禮。

寧殖喜

寧惠子殖俞之子也。衛獻公五年，寧殖帥師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六年，衛使寧殖從晉宋之師侵鄭。鄭即楚故也。十八年，孫林父寧殖出其君獻公而立殤公。語在孫林父傳孫寧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既而寧殖自病逐君及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若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倖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喜遂悼子惠子遂卒。是時殤公居衛，獻公居夷。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七

儀故衛一國二君。殤公十二年，獻公自夷儀使子鮮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以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二君，天下誰能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子鮮欲殺言不為出亡而已子我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遂弑殤公及太子角。春秋書曰：「寧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獻公既入，一年患寧喜專，使公孫免餘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寧氏遂滅。

孔達

孔達，衛之正卿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九年夏四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嗣位，使先且居伐衛，圍戚，取之。衛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十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十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成公卒，子穆公立。穆公三年，晉原穀宋華椒孔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八

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爲盟故伐陳。」陳貳于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四年冬，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五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做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女妻之使復其位。

孔烝鉏

孔成子烝鉏。孔建之孫也。為衛正卿。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烝。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元孟烝也。夢余使烝之孫烝與史苟相之。烝鉏不荀。史時元未生。武王初。武王與康叔會時。夢人謂武王曰。子命汝子名康。子與之康。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命曰康。封于唐。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人子之以。謂曰。以是為爾子。及文公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如不信。敢微爾子。公許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康公之夢類此。史朝然。庶叔康。鄭穆公。皆為賢君。而康公無足言矣。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烝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

春秋紀事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九

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烝之足不良。弱行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烝。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屯初九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易曰也。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非全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大誓曰。朕夢協弱足者居侯。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

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孔圉

孔文子圉。烝鉏之曾孫也。好學。有文。能應對。賓客。衛靈公四十一年。公使孔圉帥師。及齊師伐晉。取棘蒲。救范氏也。出公轅之九年。太叔疾出奔宋。疾世叔。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卒。而為之一妻。太叔疾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卒。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十

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孔子乃止。文子遂奪其妻。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獻于君。耻是二者。故出奔宋。衛人立遺。文子以孔姑妻之。遺太叔疾之弟。孔姑。則文子女也。其嫂疾之妻。文子以妻遺。是使叔妻也。

孔悝

孔悝。圉之子也。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太子姊伯姬也。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山。通伯姬。太子在

國服寬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外圃昏二人蒙婦人衣而乘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既入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

迫孔悝于廁強盟之劫以登臺攻逐出公輒輒奔魯孔

悝立莊公公賜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

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

陽成公奔楚時即宮於宗周成公見楚歸京師時奔走無射佑啓獻公

獻公乃命成叔孔蒸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嗜慾與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三

孔圉以忠君愛國為嗜慾作率卿士躬率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

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

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烝祭也既而心欲去

孔悝乃飲悝酒於平陽重酬之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孔悝被遣及西門使貳車反祁於

西圃使其副車還取孔氏廟主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為

大請追之請追孔悝遇載祁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許公為

反祁孔悝性取祁者久不來遇之遇子伯十道始知曰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以驗射三發皆遠許

為許為射之殪子伯死或以其事從從公得而于囊中孔悝出奔宋衛孔氏山是遂亡

孫良夫

孫桓子良夫衛正卿也孫氏亦公族衛穆公十年良夫

聘于齊以蕭同叔子笑客之耻必欲報之十一年春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伐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及齊師戰于新

築衛師敗績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孫良夫欲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三

復戰故石稷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時新築人

末救桓子故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曲縣也

諸侯縣圖南方繁縷以朝繁縷朝服許之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孫桓子還

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御克帥師及魯衛之師大敗

齊師于鞌及齊國佐盟于爰婁而還定公元年孫良夫

會晉卻克伐齊如討赤狄之餘黨齊咎如潰三年孫

良夫帥師侵宋以其辭蟲牢之會也良夫柄衛挫衆頤
師介盟主之力以取勝于齊德則不競要用師徒國民
罷焉君子譏之

孫林父

孫文子林父良夫之子也衛定公惡孫林父六年冬孫
林父出奔晉十二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犂送孫林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
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三

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冬十月定公
卒太子衎即位是爲獻公孫文子懼禍及不敢舍其重
器于衛盡其諸戚而其善晉大夫獻公十三年鄭皇耳
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太丘十人
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于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
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彼何人齊君之康
無年無勇職爲亂階
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在使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弑于戚公使子蟠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
齊獻公弟公如鄆使子行于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是爲殤公孫林父
寧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經文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
閔衛孫林父鄭公孫蒯莒人
邾人于戚孫林父遂君晉不能討賊平亂反因其所立
新君大爲會以定之使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二

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孫蒯田于曹隧趙境而田飲馬于重丘
奸與長亂並犯之矣孫蒯田于曹隧而飲馬于重丘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誦之曰親逐而君而父爲厲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怒
諸晉晉人執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殤
公五年寧惠子有疾將死屬其子喜復獻公獻公亦自
夷儀使與寧喜言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助于齊孫襄
居守二子皆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哀字伯
國父兄
皆不在故寧子出舍于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
乘弱攻之寧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即
衛侯剽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也二月甲午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也二月甲午
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宋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晉
趙武會諸國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衛戚田取衛西鄙
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如澶淵晉人囚衛侯于
士弱氏齊侯鄭伯為之請乃釋之數歲衛侯惡甯喜專
攻甯氏尸甯喜及右宰穀于朝而林父據戚自若也其
後吳季子聘衛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主

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殞
而可以樂乎時獻公卒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鄭子產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為大禮之所
以立君臣為大先王執則天下霸者糾虔四方率是物
也衛侯在衛十有八年矣林父與殖綽結怨而事之
親則服戚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戮力而彌縫其闕
不可則委曲諷諭自歸而納之約不可則致邑與辭而
去之不忘其恩曰庶幾君之或悟而反于善乎今欲寵樹
私驕首以戮公臣身之不出而君為是出則是臣有國
也追車及于境而射矢及于朝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
獄也有幾僞之聞故也語之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
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于王室計二子而復其君且夕
且至矣不虞計之未有所失也而又聽中行氏之言欲
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為災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

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為殖與林
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為二子哉從而
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戚賊無已也此而
為君不亦難乎僞也問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
之所由來也防而禁之是自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
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為晉
計獨不為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
也宜昭令問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為焉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遘已願吾子九年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
子曰衛事晉為睦庇其賊人而取其地不可乃歸戚田
孫林父遂終于晉

北宮括

北宮懿子括衛成公之曾孫也居北宮因以為氏衛獻
公三年鄭子駟侵晉北宮括帥師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而還十八年諸侯之大夫從晉師伐秦衛侯使北宮括
往諸侯之師及涇不濟鄭子蠋衛北宮括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遂至于械林故衛北宮括獲書名
于秦是役也諸侯之大夫皆不名惟衛北宮括秦官括鄭公孫蔓者著其勸伐秦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其

北宮佗

北宮文子佗北宮括之子也衛襄公元年為宋災故北
宮佗與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二年北宮文子相公以
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即段廷勞于渠林如聘禮而以

勞辭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北宮文子

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詩曰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七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

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

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

春秋紀傳

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北宮喜

北宮貞子喜北宮佗之子也衛靈公十三年齊豹作亂

殺靈公之兄公孟靈公出居于死鳥初公孟惡北宮喜

欲去之故北宮喜黨于齊豹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二 衛列傳

六

名之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賜北宮喜諡曰貞子喜之

子北宮結衛靈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

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伐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

于瑣靈公三十九年北宮結奔魯公叔戌之黨故也衛

北宮氏由是遂亡

太叔儀

太叔儀衛之公族太叔文子也衛孫林父再喜攻出其

君獻公而立鵠公剽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

不方赤有以午不女亥魚以出豆掛其口豆掌其夕角

奔而不死，遂成世族。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三

東陽李鳳雛纂輯

衛列傳

禮至

禮至衛大夫衛文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明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子鱄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一

公子鱄字子鮮衛獻公之母弟也有賢行國人敬之獻公無禮于大臣故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獻公奔齊子鮮從魯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亾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子展亦獻公弟與之言道理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在齊十一年晉人取衛之夷儀以居獻公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必欲得子鮮之信公使子鮮辭敬似強命之敬似獻公及子鮮之母也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于是甯喜弑殤公而納獻公獻公既入遂殺甯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阻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齊

鱄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女能同納公乎哀曰甯殖死喜直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然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鮮納我吾請與子鮮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納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納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器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公怒曰然我者非甯氏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二

與孫氏凡在衛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殺衛地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干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獻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獻公病危子鮮故持為此服未幾獻公薨故言終身

公孫免餘

公孫免餘衛大夫衛獻公之復國也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親與約言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殺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尸諸朝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臣懼死之連及也公因予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讓于太叔儀乃使文子為卿

公孫丁

公孫丁衛之善射者也衛獻公之出奔也孫林父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三

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庚尹二子為公孫丁御公為公子

魚曰庚公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呼禮射不射兩

駒而還駒車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獨還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公遂奔齊

右宰穀

右宰穀衛大夫從衛獻公出奔齊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歸也以邾糧歸之衛公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衛人以其從君故欲殺之余孤妻而羔袖喻己一身盡美雖從乃赦之甯喜欲復獻公右

宰殺其不可弗從獻公既入殺甯喜并殺右宰穀

宗魯

宗魯衛人事衛靈公之兄公孟繁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齊豹有怨于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管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乎正月丙辰衛侯任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四

齊子氏即齊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于車薪

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暗藏兵器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肩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

尼曰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女何吊焉言齊豹所以為

宗魯賊皆由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之不義而不受亂許豹行

也亂不為利疚于回以刑故不能去不以回待人知難不

人邪待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禁

蓬伯玉

通伯玉名瑗衛大夫孫林父將逐獻公先見通伯玉曰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
 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
 關出及需喜將復獻公先告通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吳季札適衛與瑗
 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
 往視之默還曰通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
 兵不出說苑通公使伯玉之楚達楚公子晉于濮上伯玉為車子晉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教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國

曰子晉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獲其政楚墮平王之
 墓是吳善用之貴皇生于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
 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遂子晉于濮
 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于晉而還之按楚有公子賢
 是共王之子張之弟平王之兄乃昭王之伯父也子
 晉早已為平王所殺安得昭王時尚有子晉乎此說
 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
 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
 通伯玉為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
 敏易曰與其相史默佐焉賢也聲者衆也元者古之靈
 始也與其相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靈
 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驛驛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通伯玉也公曰何以
 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大忠

纂

春秋左傳

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通伯玉衛之
 賢大夫也必不以開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
 通伯玉通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與
 之為友適衛嘗主其家孔子嘗曰外直而內直自設于
 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直也通伯玉之行
 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
 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若臨諸侯
 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此之謂也趙簡子將伐衛公太子而問於通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天奪其鑒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國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通伯玉曰善哉問乎求之慎之正汝身哉形其若就心
 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
 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與心和不欲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蓋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遠之入于
 無涯汝不知夫陳鄭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代而美善以化之
 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
 之怒也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類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
 怒也夫愛馬者以備盛久以備盛久以備盛久以備盛
 相之不睦則決決而後首碎胸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行可不慎耶
 公孫枝
 公叔文子枝一名發衛公族也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

子枝爲公叔氏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弊上弊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問之也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公叔文子升于瑕丘遷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璦請先請先行其死不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伐鄭取匡爲討鄭之伐以去惡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七

晉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救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帶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之爲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毋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

吳季札

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太子貞惠文子日知錄論法所故帝王皆以名紀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唐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殷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災商之報丁報乙報丙報壬王莽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于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日湯日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日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日文祖曰藝祖日神宗日皇祖日烈祖日高祖日高后日中宗日高宗而廟號起矣日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八

元王曰武王而諡始立矣自夏以前純乎實稱帝王有名而無諡自商以下駢乎交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諡推尊其君父曰武曰文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質焉蓋惟天子有諡而其後諸侯卿大夫皆有諡迨其後世而處士山人皆有私諡而諡法濫觴極矣始止一字已而加至二字三字以至四五六字甚至十餘字而諡法之繁蕪初不可勝紀矣諡以諱死至生而賜諡抑又無謂矣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公臨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執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戊也駟其亾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亾者未之

有也戊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戊以其庸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南子黨宋夫人愬之曰戊將爲亂于是戊奔魯

史鮒

史鮒字子魚衛大夫以直諫稱吳季札來聘見子魚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諫不聽及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九

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懼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召蘧伯玉進之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靈公居間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亦寢君興亦興公子家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者君之賊也奚愛焉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爲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爲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塞塞謂諂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疏不怨是厚爲其君而漸爲

大知才

其身者也是社稷之衛也夫史魚之愛君孰與瑕哉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史鮒嘗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魚之入而後敢入靈公雖無道而不失國者以其善任人也

公子荆

公子荆字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焉况荆乎吳季札來聘見公子荆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齊豹作亂殺公兄公孟縶時公在平壽聞亂乘驅從閭門入公南楚驟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利卒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靈公二十九年周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衛大夫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

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後社稷祝奉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臬帥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鮒私問于襄弘曰弘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問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二

族條氏蕭氏索氏徐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結旄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蔡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周司空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做以爾政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二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姑洗名懷宗九姓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蔡叔啟商基間王室上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諸蔡其命書云王曰胡仲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肅季為司空五叔無官春秋紀傳卷四十三衛列傳二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公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即武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晉文公魯申魯衛武叔蔡甲午莊鄭捷文齊潘公宋王臣公宮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于蔡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靈公叛晉而從齊會齊伐魯晉士鞅趙

鞅帥師救之師還至衛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
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援
衛侯之手及挽靈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
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故不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
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十三

滑羅

羅殿

滑羅衛大夫衛靈公三十七年公孟彊伐曹克鄆澤滑
羅殿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境不退其御曰殿而在列
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定也厲猛也
畏者以誘致之

彌子瑕

彌子瑕衛靈公之嬖大夫也靈公寵任之魯伐鄭師還
過衛而不假道靈公怒使彌子瑕帥兵追之彌子瑕以
色事靈公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之母病人有夜
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古

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靈公遊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
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
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前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
情異也靈公居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
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
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憂則食不甘
味坐不安席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莫如瑕矣公子
家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爲愛

室宅木而居之。死生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而空而覆矣。夫瑕亦若是而已矣。時又有癰疽者。與彌子瑕同。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見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子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廢癰疽。彌子瑕。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主

衛侯彪

後彪衛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悅長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侯彪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長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成。立行。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曲章曲也。與類也。言候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此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大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

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怡淫。以凶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厄。猶不可救。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元王勸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數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有山川大數。良而幽王蕩以爲魁陵。棄土溝瀆。其有悛材之所生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主

平。小阜曰魁。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爲卑。魁陵。棄土。殘絕川數。以爲溝瀆。無有俊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以天。道補。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長。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二殃。遠天一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周若無咎。長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太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侯之大夫于從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長弘。及

頁王劉氏公後彪之明智類如此

愚按言有似是而非者。君子不可以不察也。夫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父母有疾。為人子者。豈以其勢在不起而治哉。必將竭心竭力。百方以救之。猶未也。必將呼天慘怛。祈禱以代之。猶未也。必將剖肌膚。剔毛髮。以療之。如是而不救。則天也。若以為疾在不起而治之。非天下之賊子。不忍為也。忠臣之謀國也亦然。國運將危。人心將散。忠臣竭智殫慮。定傾軀以支運。已雖而難。躬身盡瘁。武都。不救。其勞。宋。將終。而橫海間關。信國不敢愛其死。彼豈不知天之所賦。不可支哉。亦曰。吾盡心焉。自靖自獻于先王而已。則敬王之時。王室大亂。幸而僅存。而劉氏二臣。長處遠圖。請于盟主。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庶以繫守府之空名。延如綏之塵纒。而衛後彪者。從而訊之。何其倖乎。凡事可以聽之。氣數而國運豈可委于天。公且其言曰。其劉其不沒身乎。又曰。魏子必有大咎。以斯役言之。倡議者長弘。王議者劉子。而當事者魏舒也。是三子者。以存周之故。得罪于天。既罹天罰。近者及身。遠者及其子孫。毋乃人世間之忠臣孝子。皆天之所深惡而痛懲之者歟。且夫以忠孝為違天。則必將以逆亂為順天。然則飛廉惡來之輩。皆奉天之功臣。而彼箕比干之儔。皆逆天之頑子也。豈不悖哉。吾故曰。後彪之言。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雖者曰。是則然矣。三子之禍。皆如後彪所料何也。應之曰。此左氏之証也。左氏國語所載。料人生死禍福。皆如操券。卒皆事後之言。附會而成。以示奇中。而其實不盡然。余參考之內傳。是行也。魏獻子南面。蒞政。人臣而于大位。禍莫大焉。其必自以左氏之說。中行。為晉人所殺。皆非以城成周之故也。劉氏之公。在貞王之末。相去遠甚。周卿士放族。其不城成周者。亦公未見天之獨佑之也。蓋左氏之文。其鑄造如此。賴者多矣。博學而明辨之。是在善讀左氏者。

公孫彌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七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三

衛列傳

六

南文子彌牟。公子郢之孫也。郢字子南。以王父字為氏。故為南氏。衛之執政卿也。衛侯輒為吳所執。既免。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衛侯聞而惡之。久之。遂奪其封邑。率彌牟之亂。出公奔越。引越師還伐衛。文子與公文懿子登。墜固守。使王孫齊私于越大夫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弗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言若我出。而自補于衛。請自北門出奔。衆曰。弗出。衆睦于文子。設言以觀衆。衆曰。弗出。故弗使出。文子知衆之睦于己也。乃偽請降。開門以納。公公不敢入。越師退。乃立悼公。文子相衛。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會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緹黃金三百。鑒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必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監其備。夫在中者。惡監議其事。蒙大名。成袂全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

走歸恐不免于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

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按市文子相衛悼公知此原首非魏公孫

衍彌牟之弟曰惠子為衛司寇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

子君子非之及惠子之喪子游往弔為之麻哀壯麻經

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

曰禮也麻衣以吉服之布為衰也壯麻經以雄麻為經

服以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

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

趨而就客位文子從其說故復文子卒主人既除喪而

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君子曰將

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勳也中

愚按傳曰衛多君子固本可量蓋為遠史刑發諸賢

言之也此外蓋無足稱焉子鮮之信稱於諸侯乃黨

逆臣而背君矣祝鮀以佞著而能馳詞執禮爭光會

盟其信者未足為倖者未可非也若夫維持末造使

衛國孤梗危而不亡則府

軍南氏之子其謂無功乎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三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關伯比

關伯比楚若敖之子楚武王三十六年武王侵隨使遠

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關伯比言

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

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楚之利也少

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隨

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

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諫之而止語在季

二年少師益有寵伯比曰可矣仇有釁不可失也于是

武王伐隨戰于速杞大敗隨師少師見獲于楚秋隨及

楚平王將不許關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莫敖即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枉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莫敖敗郎于蒲騷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莫敖繼于荒谷

圖穀於菟 圖椒附

圖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鄖生圖伯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二

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鄖淫于鄖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子文因圖班之殺子元也緇布之冠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惠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

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于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盈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子文卒子圖般復爲令尹爲越椒所殺圖椒字子越一字伯賁司馬子良之子子良子文之弟也初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圖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譜子揚而殺之子揚即圖般子越爲令尹已爲司

馬賈為椒潛子楊千越又惡之椒既為令尹乃以若敖

氏之族圖伯贏于轅陽而殺之國因也伯遂處丞野將

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三王文師于漳漳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汭伯勞射王汰斬及

鼓跗著于丁寧也丁寧鉦也又射汰斬以貫笠轂無蓋

尊者則邊人執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

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跗進之遂滅若敖

氏其子賁皇奔晉子文之孫箴尹克黃克黃關

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

春秋紀傳卷四十四楚列傳

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

思子文之治楚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

命曰生言其更生克黃有子曰闕棄疾棄疾從薳洩伐徐吳

人敗之于房鍾為吳所獲棄疾子曰闕章龜

召祖謙曰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

出使于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乃獨

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

生死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

犯死以復君命若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希將救

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

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及尹之心也箴尹

之言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

一毫觀倖之心問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

闕成然

蔓成然字子旗闕章龜之子也楚平王之為公子也闕

章龜以其有當璧之命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靈王無道

肆行殺戮奪闕章龜中犂中犂章龜邑又奪蔓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時平王為蔡公蔓成然與羣喪職之族帥陳蔡

不羹之眾奉蔡公以入楚靈王自縊平王即位使子旗

為令尹子旗有德于平王而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

厭養氏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闕成然而滅養

氏之族使闕辛居郢以無忘舊勲辛成然之子

春秋紀傳卷四十四楚列傳

闕辛蔓成然之子也按闕氏譜闕伯比生令尹子文子

闕辛蔓成然生二子闕辛闕懷文生開般般生箴尹克黃克黃生

為郕公及吳人入楚昭王奔郢郎公之弟懷將弑王郕

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在國

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君討臣誰敢

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違強凌弱非勇也乘

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

犯是余將殺女國語懷將殺王郕公辛止之懷曰平王

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仇也見仇不

殺非人也。鄧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內外行，不為豐約譽。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大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仇。下處上為殺，上處下為討，而此君乎？君而討臣，何仇之為？若皆仇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關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怨，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關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關辛在隨，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事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既而吳王之弟夫概王果作亂，吳師退，王復國，賞關辛。關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誅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非子旂之二子邪？然字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太

愚按：治天下有二大權，刑賞是也。刑施于罪，賞加于善，所以示懲勸也。若其雜用而逆施，何以服天下乎？誅其所可誅，茲謂濫失刑甚矣。旌其所可誅，茲謂僥。王復國行賞，而及關懷，以為霸王大度，不修舊怨，如漢高之封雍齒也者，則可以為禮於其父而賞之，則非也。變成然有德於平王，而不知度，故王殺之，是以罪誅也。父受誅，子復仇，施于敵以下，且不可況于君乎？今關懷乃欲執君以報父，天下之惡莫加焉，昭不執而戮之，以正典刑，已為失賊矣。奈何又以為禮於其父而賞之乎？

關廉

關廉，關伯比之弟也。善用兵，為楚射師。官名。楚武王二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大將。

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關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廉衡陳于其間，與鄧師戰，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皆潰。四年，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關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蒲騷，鄧邑故。云軍其郊，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七

其地，莫有闕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王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楚公子元為令尹，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盡文夫人。楚文王之夫人，即關射師諫，則執而梏之。關廉之子申公闕班殺子元而子文為令尹。

關克

關克，字子儀，為申縣公。關廉之孫闕班之子。楚成王三

十六年秦晉伐郛郛近楚小國楚闔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析楚邑隈隱蔽之處係轉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內俘者昏而傳城下不微使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牲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子邊屈禦寇字時為息公商密人懼曰秦

取析矣戍人反矣見神因故疑取析見盟微故疑子已與衆反叛乃降秦師

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儀因秦十一年會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

令尹而不得故二子謀作亂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

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麋

誘之遂殺闔克及公子燮

闔勃闔勃字子上未詳于伯比闔廉係何派城濮之役子上將右軍為晉

晉臣所敗成王四十六年子上為令尹帥師侵陳蔡陳

蔡成遂侵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秩之門晉陽處父侵

蔡子上救之與晉夾泚而軍子上欲泚大孫伯曰不可

晉人半泚而薄我悔敗何及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譜子上曰受晉賂而辟

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初成王將以商臣為

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

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蚤目而豺

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卒立之商臣以是怨子上故

諸而殺之

闔宜申

闔宜申字子西子上之弟城濮之戰子西將左軍晉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左師遂潰初楚范巫裔似范邑之巫

謂成王與子西子玉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

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

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

下見之懼而辭曰倉卒見王而懼故以詞謝王臣免于死又有讒言

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

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誅之

為賈

為賈字伯虞孫叔敖之父楚成王將圖宋使子文治兵

子勝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

子為終日而畢輒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

史 41-441

飲之酒為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及城濮之敗果如為買所料楚莊王三年楚大飢戎與麇潰交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

孫叔敖

孫叔敖為買子一名為獵艾為買被害叔敖隱于民間不仕列女傳叔敖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異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保無害

也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以政則國可理民可使富也莊王迎之既至使為令尹楚國以霸一說莊王驕朝罷晏樊姬曰得毋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王曰沈尹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得于王侍湯沐執巾櫛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道人鄭梁之問求美人而進之王也妾豈不欲檀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今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尹沈尹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呂氏春秋初叔敖與沈尹並為友叔敖適于郢三年聲名不出沈尹莖謂叔敖曰說義以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一

歸之夫是以吊也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丈人曰善哉言乎新床楚人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之曰臣非能相人能觀

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弟忠信。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富。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王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分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士也。臣非能相人。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乃成霸功。按孫叔敖相楚之由。或以爲虞丘子。或以爲沈尹筮。或以爲樊姬。或以爲相士。何薦者之多也。孫叔敖本楚公族。其父爲賈爲楚卿。爲閭叔所殺。故孫叔敖隱于民間。閭叔既誅。故自當顯諸家之說。紛紛皆不足據。叔敖爲楚相。施教道民。上下

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

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材木。各得其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霸郊之戰。叔敖在軍。晉師未陳。叔敖曰。進之。寧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三

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車馳卒奔。乘晉師。遂大

敗晉人于河上。莊王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

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耒耨。築程土物。議遠

邇。畧基趾。具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怨于素。楚民

俗好庠車。王以爲庠車。不便千馬。欲下令使高之。叔敖

曰。今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效閭里。使高

其柵。柵門。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

半歲。民悉自高其車。莊王問于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楚人

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

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

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

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

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

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

哉。願相國與諸侯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驕士。民

哉。叔敖爲相。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被糞

羊之糞。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三

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

以堪之矣。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

付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孫叔敖。叔敖日夜不息。

勤于其職。故使莊王功述著于竹帛。傳乎後世。叔敖病

且死。囑其子曰。優孟許貸千金。未取也。及卒。其子貧而

負薪。往見優孟。莊王置酒。召優孟。優孟歌曰。貧吏不可

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

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

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嘗富。

庶更嘗苦貧。王悟，即召其子封于潘鄉。其子不受，而請
寢丘焉。初，叔敖遺令，即王有所賜，毋受他邑。有寢丘者，
其爲地不利，前有妒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及
子請寢丘，王許之。楚功臣封邑二世，即奪寢丘，以地惡
得久存。諸家載，叔敖放事不一，今謂錄上後，淮南子係
以爲今尹也。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棲車牝馬，餽餅菜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過
下說苑，孫叔敖相楚，二年不增稅，在衡後治大者，固忘
小也。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
東郭而野人投兵，丘願有隊三，莊子，有吾問于孫叔
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
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四

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吾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其在我乎？
我將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取至乎人貴人賤
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溢，盜
賊不得劫，伏義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瀝。
有漢延熹三年，有爲孫叔敖碑者，綜其政績，頌其附
錄于此。楚相孫君，諱僕，字叔敖，本足縣人也。君受純
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之質，少見於世，蛇首蛇
對其母，泣而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校首蛇者，死
今日見之，母曰：爲之奈何？曰：吾恐他人復見之，已殺
而埋之矣。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之善，遂爲父母九
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
聚藏于山，殖物于畝，宣渠川谷，波障源泉，澤溉沃壤，
既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氣，收九澤之利，以殷
潤國家，家富人喜，優瞻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蠹。

年蕃庶人有會閭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
細改幣一朝而化，其愛國忘私，承馬三年，不別此壯
條，高陽重黎，伍舉于文之義，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
孰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利，延堅萬民，不
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沒
齒而無分銖之責，破玉帛，不以實財遺子孫，終始若
夫，人不善如絕，絕而思，思而不形，形而義，義而良，奇
介，白曾藏孤，孤與孔子之向，不能勝也。生于未季，
仕于莊王，立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
意常墨墨，若冠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
柳，令其子以，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而南，
相若相善，雖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爲
樂，優孟乃言，若相楚之功，卽優孟高談曲日，會史
而不可爲，而可爲，而可爲，而可爲，而可爲，而可爲，
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不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
負薪，貪吏常有高名，而不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
廉潔不受錢，流數行下，王心感動，問孟孟其列對，因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五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十五

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臣社稷，
圖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堯堯，人所不食，遂封于
潘鄉。
遂啟疆
遂啟疆，爲賈之後，爲楚太宰。楚康王十一年，齊莊公既
伐晉而懼，固結于楚。夏，遂啟疆如齊聘，秋，齊使陳無宇
來聘，啟疆帥師送無宇還齊。靈王求昏于晉，晉平公使
韓起叔向如楚致女。靈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讎也，苟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
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爲子馮

爲令尹以疾辭乃使子南一年王殺子南復命爲子馮

爲令尹。楚康王十二年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

爲舟師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以伐吳

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遼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一

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終卒而

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十三年令尹

蔣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帥師伐之舒

鳩濱八月楚滅舒鳩楚子賈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

功也以與爲掩

爲掩

爲掩子馮之子也楚康王十二年爲子馮卒以爲掩爲

司馬子木使庀賦也數甲兵之爲掩書土田度山

林度其材鳩得焚燎藪使民不澤辨京陵陵絕高曰京大阜三

所表淳鹵淳鹵塉薄之地表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

偃豬偃豬下爲之地廣町原防防防間地不得方正如
度其受水多少、井田故別爲小頃町、

牧隰臯隰臯水崖不濕井衍沃平美之地也量入收賦

賦車籍馬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薦掩爲大司馬。

五年令尹王子圍殺之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

主也而殺之王子其不免乎

遠罷

遠罷字子蕩楚康王十四年遠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

將出賦旣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九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遠罷黨于王子圍郊敖之立也使遠罷聘于魯通嗣

君也。叔孫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時王子圉爲令尹對曰。吾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

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及王子圍弑郊敖而自立。以遠罷

爲令尹靈王三年使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六年王使蕩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

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旄尹棄疾子鴻歸罪

子遠洩而殺之

遠越

遠越、遠掩之族。為楚司馬平王十年六月，吳人伐州來。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戰于雞父。楚師大敗。太子建之母在郢，名吳人而啟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是時吳王是僚，諸樊是僚伯父，何得僚太子仍號諸樊，必有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公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遠瀝。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三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曾孫，為沈尹。按封建考，成八年晉滅虢，沈尹戌生諸梁及后城。平王五年，楚城州來。今杜預以為莊王曾孫不知何據。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祈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息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非撫之也。」九年，吳伐州來，遠越帥師救之，大敗于雞父。是年，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仰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畢矣，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若放蚡目，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十年，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難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既而楚師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亡郢之始在於此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昭王新立，以沈尹戌為左司馬，令尹薳瓦信費無極之讒，而殺其賢大夫卻宛。國人怨謗子常。沈尹戌見子常，極言無極與鄢師之罪，勸使除之。以息謗。子常從之。謗言乃止。昭王七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司馬戌進計欲使子常與吳軍相持漢上，而自以奇兵斷吳後。前後夾擊之，既謀而行，子常忌戌成功，遂與吳戰，大敗。吳人郢左司馬戌及息而還。問楚敗。敗吳師于雞澤，傷初司馬臣。

閭閻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平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爲葉縣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人楚母爲所殺，楚葉公終不正視。子西使人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三

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愛而不仁，外愛人內詐而不知，以詐行言，非忠信之道也。果直而不衷，衷中周而不淑，復也。道毅而不勇也。果直而不衷也。衷中周而不淑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益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也。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

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以不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費無，若來而無寵，連且怒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懼，以人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警，必不召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司馬曰：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三

不面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膏，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膏也，爲之開齋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

善乎。若子不我信。蓋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閻微也。子干子皙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以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駒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之孫。之子胡公。駒馬繻也。胡公之孫。駒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耶歌閻職戕。懿公於閻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棚。魯閻人舉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勝人。勝人也。勝論。好尚。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閻居于蔡。國。葉公。葉公子高。身獲子表。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三**

薄而材。子干。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慨先君以擒方城之外。國封不廉。名不挂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萬畝。故彼崇其爵。尊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其後白公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箴以奔。吳師者。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帥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愚按。楚之始封。僻處南服。地不大。于鄒滕。諸侯數傳而後。遠爾。張騫帶江漢。掩其南。海中國。其臣卓等。多奇。凌駕上國也。傳曰。雖楚有材。不其然乎。茲所輯。闕氏爲氏。沈氏諸人。抑何英偉。而伯比之明。習子文之忠。賢叔敖之篤。誠其相業卓然。可恨。惜其不生於中華。而產于蠻方。在羊姓。則爲良臣。於姬姓。則爲義賊。矣。

春秋紀傳 **卷四十四 楚列傳** **三**

中興民族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五

中央民族

東陽李鳳雛

楚列傳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之公族也為司馬成王三十年使子玉帥師以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以令尹讓之叔伯曰其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年晉公子重耳及楚子玉忌其志大勸成王殺之以絕後患王弗聽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一

子玉曰敗楚師者必此人也三十五年成王將伐宋使子玉治兵于睢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人皆以為能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遂帥師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文公救宋成王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譏愚之口閒執猶寒也譏愚若為賈之言也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子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時晉師侵曹而伐衛臣亦釋宋之圍晉用先軫計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

子玉是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干城濮

楚師背鄴而舍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師先犯其左右左師右師皆

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中軍初子玉自為瓊升玉

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汝孟諸之

麋孟諸宋數澤蓋神言以宋之地利送子玉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王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喜曰

莫余毒也已

博議多而不可滿者怨也飽而不可及者忿也治怨

之法有室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怨而無肆或者曰飢

止于食渴止于飲欲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

呼為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假其熾

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欲之資也假其資而

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

嚴為世之臣防也何人無忿欲忿欲之興為於無權

無位而不得展同則自趨於善矣惜乎先王以是為

忿欲之防後世乃以是為忿欲之資何其反也楚成
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惟令尹之位以塞其欲晉郤克
既辱於齊范武子授卻克以政使還其忿噫令尹豈
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微之
其數楚非置而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之
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晉之行
人則多矣解揚見執於宋韓起平吾盼見俘於
楚如與卻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而西逐盡報
諸臣之怨而後已噫甚矣子文武子之不忠也將以
飽其欲適以滋其欲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得
臣之欲與位俱長嗜勝不止迨至城濮之敗使卻克
之忿與位俱長使彼之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
母得臣之欲得子文之位而盛卻克之忿得武子之
位而伸其忿子文不能救人之忿欲則已矣安得假其資
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足資也彼子文靖國之
語抑何悍耶凡人爵不足以酬功權之者寡矣若遽
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
子文之言何慨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言一出人
春秋紀傳 宋四十五 楚列傳 三

成大心

成大心子玉之子字孫伯成王四十六年晉師侵蔡楚
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子上欲泚大孫伯曰不可
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晉
師亦還穆王六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成大心帥
師滅六十年穆王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

成虎

成虎子玉之曾孫成嘉之子也楚靈王無道肆行誅戮
成氏與鬬氏同出於若敖鬬椒作亂滅鬬靈王託言討
若敖之餘遂殺成虎或譜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
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龍也成氏由是遂亡

潘崇

潘崇楚大夫太子商臣之傅也初成土以商臣為太子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
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羊而勿敬也

春秋紀傳

宋四十五 楚列傳

四

江羊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羊怒曰呼彼夫宜君王之
史記以為成王妻呼發聲也後夫賊者稱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諸乎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王曰
能冬十月以宮甲圍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
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
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潘廙

潘廙字師叔崇之子也莊王國鄭鄭人行成許之潘廙
入盟子良出質時晉師救鄭欒武子聞鄭既及楚平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楚不可與戰也。其爲鄰敵所憚如此。莊王四年。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王使廬戢黎侵庸。及方城。爲庸人所敗。戢黎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以伐庸。遂滅之。

潘黨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五

潘黨字叔黨。楚之子也。莊王十七年。楚敗晉師于邲。先戰。晉魏錡至。楚軍請戰。潘黨逐之。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也。遂疾進。師乘晉軍。晉中軍下。軍皆敗。惟上軍未動。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晉軍宵遁。潘黨請收晉尸以爲京觀。莊王不許。潘黨善射。能穿七札。與養由基。齊名。皆楚之良也。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楚莊王伐陳。討夏氏之亂。遂入陳。殺徵舒。因縣陳。滅陳爲縣。申叔時使千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六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予之也。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至此。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莊王使士聲傳太子蒍共王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卒使傳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別。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治國之善。教之故。治國之善。教之故。治國之善。教之故。

訓典訓典若五帝之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

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攝固也

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敦篤以固之固而不

微微也則明施舍以道之思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思想明長久以

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

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

道之文昭利人乃物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意斷人乃物

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臨下也若是

而不濟不可為也恭王將北師于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春秋紀傳卷四十五 楚列傳七

之母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

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人欲免得乎

申叔豫

申叔豫時之孫楚康王八年令尹子庚卒王使遽子馮

為令尹訪于申叔豫訪之子馮私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

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冰而床焉重爾衣裘

鮮食而寢爾少也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

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伊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豫

而有馬數十乘益觀起所寵楚人患之越一年王殺

子南而轅觀起復使遽子馮為令尹有寵于遽子者八

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

入丁人中又從之遂歸申叔豫退朝見之叔家見之曰

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

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問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

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

能當道子馮問申叔言惟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

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春秋紀傳卷四十五 楚列傳人

解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遽子馮叔敖之族子也

申無畏

申無畏即文之無畏也字子舟楚穆王九年冬帥諸侯

之師次于厥貉宋公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左

孟鄭伯為右孟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載

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

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

不茹毋縱詭隨以謹固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

官乎莊王二十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昭明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圍之九月。不能克。將去。宋申犀檣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也。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見子反。以求成。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九

申叔展

申叔展申叔氏族也。未詳其系。叔展與蕭大夫還無社。相善。楚莊王伐蕭。圍之。還無社號申叔展也。號呼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有。麥麴。窮所以繁。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有。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繁。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曰。若為茅經。哭目于晉。井而拯之。叔展視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申無字

申無字申叔氏之族也。為芋尹。楚公子圍為令尹。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字曰。五牲不相為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况諸侯乎。王必悔之。弗聽。計齊逆臣慶封。靈王大合諸侯于申。伐吳。克朱方。伐許。許降。城之而還。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不校。王心不違。民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十

之不處。誰其堪之。初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用。王旌游至。芋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無字之闔入焉。有罪亾人。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封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楚王使子
大威無後
為中使
等無失
楚王使子
大威無後
為中使
等無失

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
正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每章三秦師乃出申包胥
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三萬七千
五百人
楚人聞秦師至皆爭起擊吳秦師敗吳于軍祥又敗之
於公圻之谿吳子乃歸昭王復歸于郢王賞包胥辭曰
臣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賞遂逃而不受申包
胥使子越越王勾踐問曰吳為不道相殘我社稷宗廟
以為平原而使血食吾欲與之邀天之衷惟是車馬甲
兵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辭曰不
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實國也能博取于諸侯敢問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三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勝汝豆肉
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求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若其老忘其功長其孤問
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求可以戰
也王曰越國之中吾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
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求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
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求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資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哉茂以加矣然猶求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大之
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節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
大計越王曰諾乃用其言越之滅吳申包胥與有力焉

屈瑕楚同姓為莫敖楚武王使屈瑕盟武軫
耶人軍於蒲騷將伐楚師莫敖用闕廉之策遂敗耶
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
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誘無以師術采樵
者誘絞人使出
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兵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
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後復使屈瑕伐羅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莫
敖敗縊於荒谷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四
傳議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
聽聞帆檣樞雲飛鳥逝一息千里于是小試於洲渚
之間平湖洄瀾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
通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遂謝遣舟師傲然
自得治視漢湖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至犯大險亦
天沃日之清排山倒海之風轟壓澎湃奔鯨駭蛟乃
傍徨四顧瞻落神泣墮樂失托身膏魚驚之腹為世
大戒然則名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
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
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耶師相拒於
蒲騷自知將累其良妾計開廉教以次耶樂四邑者
闕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耶者闕廉也教以師不在
衆不疑何卜者又闕廉也無小無大惟闕廉之是聽
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從子屈
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
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
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耶師不
羅人政須折衝善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豈出不
圖軍偵身臨其得端蓋與操舟者無以異耶師在
禍端歸之蒲騷之敗在焉以成屈瑕之禍者在焉

不在蒲駿方伐紂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受性於紂人必思昔以用人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自用為然故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務其能心口相語時昔蒲駿之勝借曰開席之謀今林樵誘敵之策豈亦開席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通其處谷之德也待堅之治秦一聽王孫之死下詔以新大丞相留觀以曉諭其辭至就範也繼踵而張掖西戎之捷文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事止此耳遂自用而致泥水之辱由是言之自天子至庶人免于師傳之戒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豈不甚可畏耶

屈重

屈重屈瑕之族也為楚武王莫敖楚武王五十一年伐隨王卒于師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淅營軍臨隨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五

隨人懼行成

秘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為梁于淅水而楚隨人出不意故懼

莫敖以王

命人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

請會示不疑濟漢而後

發喪全軍而返莫敖之功也

屈完

屈完屈瑕之後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殺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微福千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無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而還

屈建

屈建字子木令尹屈到之子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于衢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既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王亂自是生矣恭王聞之立康王屈到皆妾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六

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

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藏

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

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

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遵豆脯醢則上下共

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

不用蘇軾曰屈到嗜芟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用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

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

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以屈

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于生乎屈子之賢而不可及

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生之際。聖人嚴之。幾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
冠纓。啓手足之未。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變。亦重矣。父
子平日之言。可以忍。掩義至于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
私害公。會子有疾。稱君于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倍子卒
使其子學禮于仲尼。管仲病。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主社稷。或勸于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
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親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
之賢。問于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
國亦重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人史書之。天下後世
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問。子木其忍為此乎。故口是
必有大不忍者。而奪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養。思其所
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嘗羊羹。而曾子不忍食
之。設而不能讀父之書。月沒而不能執母之柩。皆人
子之情。自然也。豈行父母之命耶。今薦羹之事。若出于
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隨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
莫大之陋乎。曾子殺豚。曾元難于易。曾子以君子之
愛人也。以禮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拂子之言為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七

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質于病革之中。
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顧事。
于齊者。有如河。乃驥鳴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于主。而
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
愛惡比之。美疾樂石。曰石猶生我。疾之。其毒滋多。由
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康王十三年。令尹遠子
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驤。子
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
之閒。子彊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
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問精兵我克則進。奔亦視之。

吳師

視其形勢。乃可以免。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而敗。助之。乃可以免。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
其本。簡師會之。先所簡精兵擊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八
月。楚滅舒鳩。王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
焉。掩往年為子木請退師。須其飯而伐之。楚十五年。宋
向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乃遍告諸國。
為會于宋。夏五月。趙孟及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宋。子木
止于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大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
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命于子木。子木使驛謁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子木至自陳。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固諫不聽。出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
定之。信何以及三。不出三年必死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
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乃
先楚人盟。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

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歸以語康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康王十六年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

說苑石乞侍生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于室無所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荷不難下其臣必不難其君矣屈建是以知其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作亂按屈建是康王時人與白公不相值說苑謬

屈生

屈生屈建之子也楚靈王三年殺令尹屈申以其貳子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无

吳也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迎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莢氏餘無事見于傳

成氏申叔氏屈氏皆楚公族潘氏未詳所出維楚有制諸臣或長于將帥之畧或優于專對之能或嫻于謀議或善于會盟皆國良也申叔時之言論風采尤可嘉尚子玉剛愎愎師無足言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鬬拳

鬬拳楚之大閹也楚文王十五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
大敗于津還鬬拳弗納遂伐黃
弗納楚子禦其志使別
立功楚于感其忠故遂
移兵伐黃敗黃師于踰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
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
經皇冢前關生守初
鬬拳疆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一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
門校尉官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

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其忠愛所以與也范曄曰左氏以鬬拳兵
諫為愛君是君可得而脅也大不然之
呂祖謙曰人臣之憂在于諫之未善不在其君之未
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
也辭之不達未善也言之不足取信于君未善也夫
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取信于君未善也夫
不憂衛之未精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拙醫也臣
受其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拙醫也臣
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
君以必從其流弊終至于鬬拳鬬拳而止耳鬬拳豈
欲魯君哉告而不從故出于強強而不從故出于脅
幸楚子不以為悼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鬬拳將

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楚子所誘。則陷于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世矣。需奉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刑足之心。明吾兵謀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謀。蓋學吾之刑足乎。則足不可學。則兵謀亦不可學也。有卿備之。爾者也。其論諫諍輔弼。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史相與。還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弼之說。此即需奉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點妻與倚傾較富也。危矣哉。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靡旌疾擊也。摩近也。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矢之善者。代御執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二

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轡也。掉正也。代御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矢盡僅存其一耳。麋興于前射。麋。麋也。麋背之。降高當。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止追致師者。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遂免之。

棄疾

棄疾。令尹子南之子也。子南之為政也。專。其嬖人觀起

下

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招權納賄所致。楚人患之。王將討焉。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輟觀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謂子尸。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殺而死。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鍾儀

鍾儀。楚鄧邑大夫也。共王七年。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近事而遠稱太各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於是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二國通好，息兵儀之力也。

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楚共王二十一年，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四

楚十一月，辛丑，公子申遷許于葉。共王十七年，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二十年，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偃子重子辛。偃奪其權勢楚人殺之。

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為楚司馬。楚莊王二十一年，帥師圍宋。久不下，軍有七日之糧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拆骨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

楚子知人
楚子知人
楚子知人

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棄而歸耳。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易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引而去之。共王四年，晉人伐鄭，楚使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五

其未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兩國之成。七年，子反怨巫臣之阻娶夏姬也。及巫臣奔晉，子反子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教吳叛楚，楚數有吳患。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十六年，晉厲公起師伐鄭，鄭人告急于楚。共王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與晉師戰于鄢陵。晉呂錡射共王中目，養由基射錡殺之。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乃用苗賁皇策而逸楚囚。事詳苗賁皇傳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豐，獻飲

晉書卷六
卷六
晉書卷六

千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于城子毋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莊王之弟也莊王十六年左尹子重

春秋紀傳

卷六 楚列傳

六

侵宋王待諸鄧為子重聲援十七年鄧之戰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大敗晉師共王二年魯成公從晉伐齊令尹子重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卹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棄通速鯨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寇之冬師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人行成許之及魯公宋秦陳衛鄭之大夫盟于蜀共王四年子重伐鄭鄭

晉書卷六

從晉故也七年秋子重伐鄭師諸汜諸侯救鄭楚師還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諸申呂為賞田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以為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通吳道之伐楚吳師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晉奔命九年晉人伐鄭以其貳于楚也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

春秋紀傳

卷六 楚列傳

七

曰弗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是役也洩句之問克其三都自戊申至庚申凡十二莒無備故也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子重許之夏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卹苗危備救兩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墮其師無克胙國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子辛將右子重與子反相惡及敗王使止子反無死子重使謂

謂子玉自
殺之事

二十年子

山在使鄧

擊之獲鄧

歸。既飲至。

良也。君子

咎子重子

八

爲楚右尹。

及敗王殺

諸侯之師

令尹子重

叛楚二十

焉。乃殺之。

共。於是

教陳叛之

興兵致討
辛之貪雖

辛之貪
故言不刑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言

逞不亦難乎。

申及壬夫八
子以爲不可

11

王三十年司馬子

爲夫人
三十二年

于肅滿。是年，共王

事子夷必成郢。遂

而起楚師以去之。

九

豚尹宜告子庚曰

從禮。不穀卽位于

逸而忘先君之業

主其謂午懷安乎。

諸侯方睦于晉。

退。可以無害。君亦

鄭人完守入保于

信于城下而還。

東。沒徒幾盡。九年、

凍役徒幾盡九年

楚以子南代子庚為令尹

囊瓦 儲簡宜在
公子貞後

囊瓦字子常令尹子囊之孫也。平王十年，囊瓦為令尹，城郢以備吳。沈尹戌知其將亡郢也，十三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為王，子西固辭，乃立昭王。吳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及王馬之屬以濟師。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會吳國有內難，時公子光楚執僚自立楚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十

師聞吳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為右，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卻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將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救之，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譖羣帥，使退其師。

不身為

日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之，郢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囊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尹不葬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稭也稭也。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陳晉及其弟陳晉之族呼于國曰：「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謫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十一

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陽令終為中廐尹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矣。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卻氏陽氏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自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民情不附

他生知者除讓以自安也。今子愛讓以自危也。甚矣其

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長圖。九月，己未，子常殺無

極與鄒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諫言乃止。七年，薨，瓦

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

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饗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

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

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于常。子常歸唐

侯，自拘于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也。隱，因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言請助養馬者，

與者以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不言裘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有司禮遣之，明日

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十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八年春三月，晉人為之大合諸侯于召

陵，謀伐楚也。既而不果。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與楚夾漢而軍。左司馬成

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

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

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

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

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

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

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人五戰入郢。初，闔且廷見令尹

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

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

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過也。公貨足以獻賓，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
郎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闕于
文三令，令尹無一日之積德，民之故也。或上闕于文之
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吏，以爲子文之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于文之獄，必逃王止而後
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
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
子文之後在。至今，處郎爲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
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
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同日民
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
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然
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
願，食能蟠不獲而死，靈王不顧于民，一國棄之，如遺跡
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期年，乃有柏舉之敗。」

公子魴

公子魴，字子魚，共王之子也。楚平王六年，吳伐楚，陽句
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
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共王二十三年，殺令尹子辛，
而使子囊爲令尹。子囊爲政，改子辛之行，楚國以治。諸
侯畏之。二十七年，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以伐晉。王將許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五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工商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
矣，知籌稟焉，以爲政。范句少干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
軍。韓起少于樂廩，而樂廩士魴上之，使佐下軍。魏絳多
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君其圖之。」王不能用。共王三十二年，王有
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郟。」

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寇竄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禱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乃許。秋。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侯。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康王元年。楚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不倣。吳人自卑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穀臣。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當代為令尹。蓋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穀臣。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說。子囊欲說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晉楚戰于鄢陵。先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踣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特勇。不尚智謀。詰朝。爾死。藝及戰。晉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七

一矢。復命。楚師戰敗而奔。迫于險。晉師追及。叔山舟謂養由基曰。雖有君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晉師乃止。康王新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康王四年。以公子午及薳子馮為令尹。司馬。而以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從民望也。

公子申公子結

公子申。字子西。公子結。字子期。皆平王之庶子。昭王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七

兄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秦不可潰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遂來奔。王。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勸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期者忠臣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貴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能聽司馬之諫亦能禁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世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昭王聘孔子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子西沮之二十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仇亦不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問也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攻太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潛師閉途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太子建之出亡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建許為內應鄭人覺之殺子木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還楚使處吳境為

白公勝請伐鄭報父仇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未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仇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與其徒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人而後死

公孫寧

公孫寧字子國子西之子也惠王十二年巴人伐楚圖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卜為右司馬卜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故命之命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國執鉞象以奔吳師三月公孫寧吳由子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

于其志也。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將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太宰子朱嘗侍飯于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羹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藍尹而笞之三百，其為人簡傲，無禮如此。

公孫朝

公孫朝，子西之子，為武城尹。將伐陳，楚子問帥于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子西子期伐陳子高曰：率

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

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

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謬，令尹有憾于陳。丁西伐吳，陳使貞子

平焉此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左

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

帥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七月

己卯，公孫朝帥師滅陳。惠王十一年事

愚按：楚多奇士，醫拳之自刑，葉疾之投網，可為忠孝權衡矣。伯樂之致師，由基之命中，子魚之赴敵，將帥之選也。鍾儀釋囚而結成，子囊臨死而城郢，社稷之衛也。子西子期因敗為功，易以為存，存心相否之力也。至若子重子反，子辛，蓋無足言矣。囊瓦不仁，覆師喪國，味饒如美珍，嗜利如餓豺，其覆亡也，固宜。

春秋紀傳卷四十六終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六 楚列傳

三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伯州犁

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也。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封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難必及子。盍急索士。愁庇州犁焉。愁願也。得畢陽及三卻殺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以州犁奔楚。楚以為太宰。共

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勝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于先君也。撤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露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

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黃皇。楚人奔晉者。侍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康王十四年。晉楚弭兵。盟于宋。楚人衷甲。

伯州犁見令尹子木。請釋甲。不聽。出告人曰。不出三年。

令尹必死。明年子木果卒。康王卒。子郊敖立。而公子圍

為令尹。有異志。伯州犁黨于令尹。圍郊敖四年。圍會晉

趙文子于統。尋宋之盟也。及盟。公子圍設服離衛。服。二

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

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

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州

犁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不反。子其無憂乎。言平王有當壁之命。會畢而歸。是年

冬。圍弑其君郊敖而自立。遂并殺州犁。州犁孫鄒奔吳。

穿封戌

穿封戌。楚大夫。康王十三年。楚師侵鄭。至于城麇。鄭皇

頡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

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四。乃立囚。伯州犁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

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獲子。頡曰。頡遇王子弱焉。皇頡已解其意。弱。敗也。戌怒。抽戈

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及王子圍篡立爲王。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愚按。仙州犁之聽訟。上下其手。抑揚其詞。曲結權貴。其術可謂工矣。及于圍篡立。封戌反以拙戈突賓州。犁竟被戮辱。向之所自結者。乃其所自禍者也。不忠之臣。天下同棄。楚靈雖暴橫。澤潤何害不分哉。

伍參

伍參。楚大夫。參有知畧而嬖于莊王。晉楚鄆之戰。兩軍過于敖郢之間。王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三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內。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荀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從之。大敗晉師。

伍舉

伍舉。伍參之子也。食邑于椒。亦稱椒舉。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有罪而亡。伍舉懼而出奔。其友聲子爲言于令尹子木。

而復之。語在聲子傳。伍舉黨于王子圍。弑逆舉與其謀。靈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有惠。賜盟。

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歡。

于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許之。夏六月。靈王會諸侯于申。椒舉言。

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

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四

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秋七月。王以諸侯之師伐吳。

圍朱方。八月。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奔吳。吳于處之朱方。

而富于其舊。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唯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

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請一息。我亦且一。

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

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靈王爲章華

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

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問其以土
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當庶爲樂
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
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
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
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
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五

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于魯
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事詳後使富都那豎贊
焉富都那豎贊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
美也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靈王
無道舉數有諫諍王不聽故及于難公子圖弑君而自
正改名曰虔後平
乾谿王立虔死子衆之子伍奢孫伍胥另有傳

然丹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鄭殺公子嘉然丹
以同罪來奔康王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王狩于州來

遣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
右尹子革夕見王見之去皮冠舍鞭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與呂伋大公王孫牟康叔樊父唐叔禽父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
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章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六

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今鄭人貪賴其田
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
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破圭玉以敢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食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王之聞難也惶懼不知所爲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七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而歸平王使復其位平王二年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舉淹滯任良物官民大悅服四年平王使然丹誘殺戎蠻子遂取其地李京曰穆滿雖有逆遊之過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祗宮考終蓋亦善補過者乎是以世之英主而奈何楚子之不悛也

子張

子張楚大夫白公也靈王虐曰公子張驥諫王患之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能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應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登其德至于神明也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其不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八

早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敝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道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百里而至于有畿田千里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今君桓

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
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
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策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
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璜也
璜璵耳也言四獸之牙角為璵不盡其又以規為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
月乃有乾谿之亂

奮揚

奮揚楚大夫平王使太子建居城父命奮揚為城父司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九

馬費無極譏于楚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
信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
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
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旋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名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

使如子躬

使如子躬楚大夫楚平王新得位使使如子躬聘于鄭
且致犂櫟之田事畢弗致犂櫟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人
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
命既復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降服如令解冠也謝違命臣過失命
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毋自勤辱姑歸不穀有
事其告子也平王新立慮諸侯不服故賂鄭子躬至鄭知鄭已悅服不復須賂故弗致也王善其與謀事

王子勝

王子勝楚之左尹也初楚共王遷許于葉許恃楚而不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十

事鄭故鄭人嘗欲伐許楚平王六年左尹王子勝言于
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
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
楚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許曰余舊國也
許先鄭曰余俘邑也鄭莊公滅許而復存之故曰俘邑葉在楚國方城
外之蔽也土不可易易以國不可少謂許不可俘謂警不
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

白羽

白羽改

陽句

陽句字子瑕穆王之曾孫也

陽句字子瑕穆王之曾孫也。楚平王元年王殺令尹茂成然以陽句爲令尹。六年令尹子瑕城郢都。魯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平王爲太子建娶于秦，秦女至，自取之，使令尹子瑕聘于秦，謝夫人也。初，靈王執吳行人蹇由，至是子瑕言于平王而歸之。十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諸侯之師救州來。時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遂，大敗于雞父。陽句子陽令終爲囊瓦所殺，以其爲卻宛之黨也。故及于禍。

藍尹疊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二

藍尹疊，藍尹楚官，密其名也。楚大夫。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于成臼。津名。見藍尹疊載其孥，王曰：「載余。」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身而亾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詞，夫有其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爾棄不救，今爾敢來，何也？」對曰：「昔瓦惟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幾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儆，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于死死？在司敗矣。」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

無忘前敗

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子西嘆于朝，藍尹疊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嘆。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嘆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卽世，吾聞其嗣又其焉？吾是以嘆。」對曰：「子忠政德之不脩，無患矣。夫闔閭口不貪味耳，不樂逸聲，日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勸志恤民之職也。問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窮諫，一夕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三

之宿望，樹敗也。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其後十數年而吳亾。」王孫由曰：「楚公族，吳師之入楚也，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由于徐蘇而從，王復國，行賞以由于與闔辛爲首。初，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闔于脾洩。楚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胛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王孫圉

王孫圉楚公族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春秋左傳卷四十七 楚列傳

十五

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資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訓詞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陰庇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賊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白珩楚之寶也
龜珠齒角
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
用以戒不
虞者也
所以供幣
帛以資享
於諸侯者
也

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譚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其後昭王失國復歸功臣十人與焉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楚之良史也倚相延見申公子亹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以謂我老髦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子老髦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命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白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

春秋左傳卷四十七 楚列傳

十五

於朝朝夕以交傲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官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敝聖武公子實不敝聖子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名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亹違王之命謚子夕嗜妾子木有羊饋而無妾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豈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饗子耶乎

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夫子木能運若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干犯也。以安為妻。猶以芟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春秋時。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董狐。齊南史氏。魯左丘明。及楚左史倚相。皆稱良史。楚之檇杌。倚相筆也。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主

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之。從之大破。吳軍左史不獨能通墳典。又達于兵事如此。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觀從之後也。射父以博聞著于楚。與左史倚相並稱。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重黎
上天
下地
通天地
神與人
相親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于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人人也。無有要質。民置子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而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比近也。子期祀平王。致牛俎十。昭王。王問于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威祖肉。對加于俎。加增也。舉人君之俎。聖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大牢特一也鄉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商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二精二情二情二情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天地民四時之務也九祭助祭十日祭也十二辰以致之也八種八音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自天子百官僚屬轉輸貳用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醜類也春秋紀傳卷四十七 楚列傳七以十醜承萬故為億醜天子之用尤咳以食兆民王取經人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也色血以告殺明不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齋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齋肅以承之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今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有月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臣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諸侯祀天地三辰及祭諸虎昆蟲之類

其土之山川祀天地惟二王後得行之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士及其祖先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甃甃丁侯切甃龍尾也謂月合辰于尾月令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日孟冬日在尾頻行並行求食也國于是乎烝嘗傳曰開祭而烝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絜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謗矜音戒愚愚也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固也春秋紀傳卷四十七 楚列傳大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刳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饗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

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為賜之姓以

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

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

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鍾建

鍾建楚大夫吳師之入楚也楚王取其妹季芊界我以

出界我季芊涉睢濟江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及昭王復

春秋紀傳 卷四十七 楚列傳 上

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

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恩按楚在南服氣果文明故其人多瑰奇閑博之才

偶感謠說之舉人材之議要為特盛焉若所謂封

成伍舉然丹有楊之流或以抗直稱或以忠知著或

以博聞顯或以詞令鳴彰彰乎國良也相與贊勸乎

國事馳騁乎中華宜楚勢之日張矣然荆之張姬之

施也楚後周室之舉人也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七 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秦列傳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

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反

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潞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

事虞公為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竟乃以璧馬賂虞

假道意在併虞官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 秦列傳 一

賂玩寇蓋不可以言者也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

虞公果不聽晉滅虢師還遂滅虞執虞公及奚以歸晉

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獻公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亡走

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

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大悅之遂以為相說苑百里為買人將車之秦飯牛于

而牛肥何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

後之以身是以肥也於是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

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

大不寧曰若耳日聰明思慮齊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

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枝遂歸取馬以賀之公孫枝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自以不賢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孫枝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社稷之聖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枝將逃公乃聽之以百里奚為上卿而使公孫枝為次卿以佐之也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貨辭婦自言知音呼之轉解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口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我時五羊皮臨別時哀孔離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死覆以柴春黃蔡盤伏雞西入秦五殺皮今日富貴損我為問之乃其故還為夫婦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號而南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春秋紀傳卷四十八秦列傳二

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敢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奚乃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三賓晉君惠公懷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西戎咸服穆公之霸皆奚之力也奚既相其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貨辭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作展屨之歌奚聞之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迎為夫婦奚相秦勤勵白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卒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

不歌話春者不相杵按左氏晉人執虞公及其大夫井而史記晉世家井伯下又有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顧麟士說約亦云百里奚字井伯似井伯即百里奚也但朱子或問云按左氏之言則勝秦穆穆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則正義不可從矣又商君傳載趙良之言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范太史謂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史記秦本紀曰虞公與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勝于秦秦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笑賢欲重賄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曰虞君不用不諫亦未達之秦穆公之納穆公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懷文公呂東萊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五年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今按年表二本于秦陳蔡俱云伐楚朝周于齊云敗楚朝周此城濮之戰也似索隱數字有誤發教封內巴人致貢施德諸侯入戎來服由余聞之叩關請見云云考左傳奚以僖五年十二月虞亡被執于晉史記穆公四年迎蹇叔于晉在僖四年十二月諸侯年表同故劉氏通鑑外紀年表即以奚為勝于秦穆公授政奚薦蹇叔皆系之是年蓋去年迎蹇叔今年十二月未有不送勝者而此時年已七十矣至僖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秦始與嬴之師又歷二十七年奚至是蓋幾百年左傳止載穆公訪諸蹇叔而不及奚意存亡已不可知索隱傳秦穆公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則秦之用奚蓋不終矣惟史記並載同叔及奚且謂二人哭送其子按左傳三帥中惟稱百里奚明視其西乞術白乙丙並無所系而史記百里奚子五明視其叔子西乞術左傳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奚子五明視其叔子西乞術無可疑者謂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

春秋紀傳卷四十八秦列傳

秦列傳

三

西乞術乙見為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是時推視為奚子觀其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人也蓋父之執友公私關切不覺情至蓋于
秦之木拱矣正義曰人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
八十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是秦叔之過中
不相見而左史自靖師後絕不見奚叔二人左傳文三
年封靖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歸之子桑之舉善
又史記穆公要由余降秦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賜以金鼓則霸西戎
者子桑由余之功為多凡趙良所云皆推而原之以為
奚之功豈可以封靖之尸克為奚功乎

百里視

百里視字孟明一字子明百里奚之子也初繆公與晉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 秦列傳

四

文公圍鄭聽燭之武之言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
戍之而還後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繆公信之召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帥師襲鄭蹇叔諫不聽秦師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
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
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日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孟明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人發命興姜戎敗
秦師于殽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皆見執公羊傳秦伯將襲鄭百里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 秦列傳

五

子與蹇叔于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
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
蹇叔下遂其子而戍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役蹇叔文
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
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
曰臣非敢哭君師也哭臣之子也蹇叔高者鄭商也遇之
靖靖以鄭伯之命而歸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則
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詐戰不
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
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土
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戍之曰
爾死必于殽之嚴鑿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師行百里奚
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
子對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
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晉人者晉
子也其日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其釋碩而主
于戰也愚按二傳之文不其相遠然皆不如左氏序事
之詳盡穀梁傳不載弦高一事脫一大關鍵公羊雖載
弦高事而以為相遇于殽則是秦師並未過周及滑師
幾東抵出關而遂遇晉師也亦未免疎漏矣今並錄之
以備參考晉襄公之母夫人文嬴繆公之女也請三帥公許
之既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
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覺鼓使歸就
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
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請殺孟明公曰
孤之罪也吾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三年

孟明帥師伐晉報峭之役與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一年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峭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千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繆有焉夙夜非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秦列傳

六

蹇叔

蹇叔宋人少與百里奚善繆公既得百里奚授以政辭曰臣不如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困于齊而乞食鉅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因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食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誠知虞公不用臣臣誠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繆公得杞子襲鄭之言訪諸蹇叔蹇叔曰勞

師以襲遠非所計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晉見師之出而不見人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峭之敗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乃作秦誓

由余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秦列傳

七

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引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爲政然尙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于下下極罷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史 41—484

公至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

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人返之。

自雍及絳雍秦都絳晉都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儀始禮白

送其八以八百乘車載幣其二百乘以盡散于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

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

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

春秋紀傳卷四十八 秦列傳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鮮不五稔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齊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王民翫歲而

惕日其與幾何未幾趙文子卒是歲十一月楚子干奔

晉子干王晉人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辭曰鍼懼選

醫緩醫和

醫緩秦之良醫也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為治未至公夢疾化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

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也心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

不及攻灸也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秦自緩以醫名于世其後四十餘年而有醫

和焉和亦秦良醫也晉平公有疾求醫于秦秦景公使

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

食非鬼神非鬼非食感以喪志或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

而救君過故將死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疾風淫末疾末四雨淫腹疾晦淫惑疾非惑也

感則心明淫心疾明甚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宋道在後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

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王是

謂矣王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祿位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

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稷禍孰大焉王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

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虫為蠱穀之飛亦為蠱

春秋紀傳

卷四十八 秦列傳

古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巽下艮上為蠱巽長女艮少男少男

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皆同物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按秦之建國僻處西陲雖得豐鎬之地然戎翟自豈

未嘗與中國會盟自任好奮起屬晉國內亂而秦人

而霸業成矣惟威令行于關東明會征伐交于中國

取由余于戎迎逆叔于宋求于豹丁管叔孟明于三

良有由也而卒收其功羣策輻湊智廣策取咸定而

卓犖奇偉之士莫不可得而僅得各稱一二其效矣

春秋紀傳卷四十八

秦列傳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九

中央民族

吳越列傳

季札

季札吳子壽夢之少子也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

次夷昧次札札字季子封于延陵故號延陵季子季子

弱而才父兄皆愛之壽夢欲立之季子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一

子曰能守節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于子臧

之義吳人固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于是兄弟

約以次傳必致國乎季子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

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諸樊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餘祭之四年吳子使札聘于魯請觀

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十爲之歌。齊曰。美哉。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憂聲。夫能憂。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郇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懼。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二

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簡南籥者。文王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簡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至齊。悅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通衛。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時孫林父送君而居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悅叔向。謂之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三

于難。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人其都之。八晉境。未久。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曰。歎。荒穢。是以知國之暴也。人其都。新室惡而故室養新。端卑而故牆高。是以知民力之屈也。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臣善伐而不上。諫。是以知國之亂也。初。季子有寶劍。過徐。徐君欲之。而未敢言。季子知之。以方聘上國。未獻也。及反。過徐。徐君已死。季子解劍掛墓上之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矣。夫子將誰子。季子曰。吾向者已心許之矣。豈以其死而負吾心乎。夷昧立四年。卒。將授國。季札逃去。不受。于是夷昧之子僚立。爲王。僚五年。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伐楚。使季子聘于

丁國以觀諸侯吳師爲楚所困。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嘗以吾父兄弟四人。迭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當立。王僚何爲者。乃使專諸刺殺王僚。公子光代立。是爲吳王闔閭。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季子。卒于延陵。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又何其間覽博物君子也。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四

獨孤及曰。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策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王之命。非孝。附子賊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祚若集。非仁。出能觀變。人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竊惑焉。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秦伯之讓。是猶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六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滅。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王世貞曰。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情。而用之。天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餘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而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爲也。彼見夫吳之俗。復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謀。勇之性。尤以狡猾惡詭之資。左右焉。其人日馳而齒擊。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卹。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

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下位。而不爭。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餉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爾不知吳之將亡。而然無以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按左傳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至哀公十年。共七十七年。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在二十內外。至是蓋近百歲矣。而猶能將兵以救陳。異哉。禮六十不服戎。季子高年。軍旅非所宜也。豈其能讓國于諸樊。祭之時。而不能謝事于夫差。昏淫之日。季公羊高曰。吳光殺僚。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說得之。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五

伍員

吳

伍員。楚大夫伍奢之子。字子胥。又稱申胥。初楚平王使伍奢爲太子建傅。費無極爲少傅。無極無寵于太子。言于王曰。建可室矣。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于秦。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美。王可自取之。而更爲太子取婦。王遂自取秦女。愛幸之。生子軫。無極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于平王。平王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備邊。頃之。無極言于平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六

備也。太子居城父，將兵，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將交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召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伍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尙遂往，楚人皆殺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使者捕伍員，員貫弓執矢，鄉使者，使者不敢進。伍員遂亡，聞太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之，我能復之。』遂奔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奔晉，晉人欲襲鄭，使建爲內應，許之。復自晉反于鄭，鄭人殺太子建，建有子曰勝、伍奢懼，乃與勝奔吳，到昭關，欲執之，追者在後。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開門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已亡矣。我將曰：『子取吞之，吏釋之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奢之急，乃渡伍奢，既渡，解其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七

劍曰：「此劍直百金，以干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吳越春秋：漁父餓色，爲取餽，奢疑之，潛身于深澤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盡漿求之，不得，因呼曰：『蘆中人。』蘆中人，乃出應之。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食畢，因請姓氏，漁父曰：『子爲蘆中人，吾爲漁父，富貴莫相忘也。』行數步，顧視漁父，則已自沉于江矣。奢至吳，中道乞食，會女子擊綿于蘆水之上，女子知非恒人，遂發其簪，簪長跪而進之，子胥，發果，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盜漿，勿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饋飯與丈人？』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蘆水矣。越絕書：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言其狀于閭閻，閭閻曰：『吾聞楚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兄之仇者，即使召子胥，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子胥跪而垂泣，曰：『吾父無罪，而楚王殺之，臣員遂逃出走，惟大王哀之。』吳王與語三日，夜王乃號令國中，無貴賤少長悉聽子胥之教。此與今傳不同，且是時閭閻未爲王也，當以左氏爲正。至于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父兄爲戮于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專諸者，堂邑人也。伍奢亡楚，如吳，時遇之于途，專諸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其不可當，其母一呼，卽還，子胥因相其貌，確額而深目，虎膚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遺公子光之有謀，而進之。公子光曰：『此天以夫子輔孤也。』專諸曰：『此欲弑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曰：『好魚炙。』專諸退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坐待公子之命。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

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竟代立爲王。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殺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既立。乃召伍員爲行人。與謀楚。楚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太宰。共謀楚。闔閭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八

楚于是乎始病。闔閭四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崗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九年。闔閭敗楚于柏舉。吳師五戰至郢。昭王奔隨。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痛哉。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不已甚乎。子

胥謝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包胥走秦求救。秦遣車五百乘救楚。吳與戰屢敗。而闔閭之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乃引兵歸。當是時。吳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吳越春秋。胥引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公遣之。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誰何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于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于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于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及闔閭卒。子夫差立。敗越于夫椒。以報構李之怨。句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九

踐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臣季杼少。康子。種。遂滅過戈。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曾于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十年。吳將伐齊。越王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賄。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也。夫謀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十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殄刑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越絕書昭王臣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相與謀于胥。不死。又不入。刑邦未得安焉。之奈何。莫若求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于胥。子莫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尙少。未可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小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以此爲名。名即章也。以此爲利。利即厚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若遂還報昭王。王曰。子胥不入。刑明矣。子胥之入。罪也。會吳楚工之。城楚王之城。即秦女太子建所聘。而平王奪之者也。伍奢以諫納秦女。被殺。故子胥入罪。妻辱之。以洩憾。夫子胥報怨。至于鞭王之死。父妻王之生。母昭王。雖昭之。不可以

復入。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積可材也。吳其亡乎。是歲吳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獲七將軍之兵。國語吳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國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以欺辱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爲比。謀曰。余令不遠。夫不遠。乃遠也。夫不遠。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按持。盈以沒。而驟放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承至。是吳命之短也。其不怨稱疾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十一

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爾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尸。盛以鸛夷。而投之江。○鸛夷。革囊也。其後三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于黃池。與晉爭長。越王句踐引兵渡江。襲吳。殺吳太子友。入其郭。焚其姑蘇。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夫差將死。使人告于子胥曰。使死者而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自子胥死後。十二年而滅。距吳許越平之歲凡二十年。

十二

蹶由吳

移文照此
 精而凶者
 雖好於動
 人殊無益因
 上其未上者
 卜之其報
 在都司前

29.1

屈狐庸

史 41—493

吳王夷昧二年。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與諸樊。閼閼戴吳

即餘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此二王之命也。二王

天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王乎。甚德而度。德

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

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王孫雄吳

王孫雄。吳大夫。從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吳晉爭長。

未決。而越人吳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聞。乃令大夫

春秋紀傳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古

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

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不以年齒對雄敢

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

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劫擊曰廢。廢昌爾切。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

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不忍。若越聞

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之吳王乃悉就王孫雄

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憂。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欲夫一詞。王孫雄道。顧掛諸

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

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哉。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

士以奮其朋勢。明擊也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

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

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其貢賦而先罷之。諸侯必

就。道諸侯先歸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

留。提也。惕也。惕也。以安步王志。步行必設以此民也。封于

春秋紀傳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古

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吳王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

秉枹。親就鳴鐘鼓。勇怯盡應。三軍皆譁。卸以振旅。譁。卸。懼也。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許吳長。吳先歆。晉亞

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已害也。乃命王孫

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而

過之。吳王夫差二十二年。越王句踐圍吳。吳王使王孫

雄行成于越。其詞愈卑。越王將從之。范蠡不可。遂滅吳。

范蠡越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為人狎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見之，遂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按吳越春秋：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寶，踰而吠之。從吏恐種，慚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夫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不至于此，且人身而大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范蠡不為，由是種蠡情好相結。後與種俱入越事越王允常。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六

時圖緯言：霸王之氣，見于地戶，伍子胥以是杼矜矢于吳王。于是要大夫種入吳。范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文種乃與蠡俱入越。』允常卒，子句踐立。越王元年，吳王興師伐越，句踐襲擊吳師，敗之于檣李，射傷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內器，試身于所不上帝禁之，臣聞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也。

也。攻者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

吳未有吳人而欲伐也。

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必悔之。

越王曰：「言已決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大夫種亦獻謀曰：「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必將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既罷疲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赦宥之。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七

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

實錄
之數
王之大德而思遠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
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領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
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
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
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君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
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諸侯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七

之聞之也則何實以事君敢使下臣盡辭惟君王秉利
度義焉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
心好吳也又非畏憚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
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
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
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
然後安受其燼吳王乃弗許使者還報句踐將殺妻子
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
誘以利請問行言之于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七

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于王種頓首言曰願大
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殺其妻
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詔因說吳王吳
卒許越平罷兵而歸句踐之困于會稽也喟然嘆曰吾
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句踐欲
使范蠡治國政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
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使大夫種守國而身與范蠡入
宦于吳三年而吳人反之句踐歸臥薪嘗膽無循其士
民居三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未
可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
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王淫于樂而
忘百姓忠臣解體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
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句踐十一年吳子胥以
護死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
胥驟諫吳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未可逆節萌生
為逆節天災未形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王姑待
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饑愁窮苦之事未盡極也。王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

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弗。惟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

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

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

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必縱私好以盡民。

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十四年吳。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三

王方北會諸侯于黃池。與晉爭長。王問范蠡曰：可矣。問。

大夫種。種亦對如蠡。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

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息也。日臣嘗卜于。

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赤而者。今向無有。

困鹿空虛。貝曰。困。其民必移就蒲葦于東海之濱。天占。

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

無使失機。機。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皆未至。吳王將耻不。

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中也。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吳王若愠而又。

戰。幸遂可出。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

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伐吳。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

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殺吳太子友。大敗吳師。

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

引師歸。使人厚幣以請成。越亦自度未能滅吳。乃許。

吳平。居三年。復帥師圍吳。吳王夫差使王孫雄行成于。

越。肉袒膝行頓首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

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越王將許之。范蠡進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

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耻邪？王曰：諾。不許。使者去。復來。

詞愈卑。禮愈厚。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載謀。

之一朝棄之。其可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范。

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

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

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無助天。

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

虐不忘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龜鼉魚鱉之與處，而龜鼉之與同堵，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謀哉者乎？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重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為人臣者，君憂臣辱，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辱。若君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辱。事也。今事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誅。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初范蠡得美人西子，貢于越王，以獻于吳。西子姓施，名夷光，居苧蘿，若耶之溪，鬻薪浣紗，為世絕色。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使蠡獻于吳王。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西子常對而坐，理鏡觀妝于珠幌之內，竊視者莫不驚以為人。吳王

妖惑，怠于國政。及越滅吳，范蠡復取西子，載扁舟而去。范蠡既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越絕書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種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四曰空其國，四曰遺之美好以焚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以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賞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乘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范。蠡自以有罪，故以為號。愚意范蠡自以設謀殺子胥，使忠臣不得其死，故自蒙此不祥之號，用以自廢，亦所以謝伍公也。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取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資，問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道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父子耕畜，遂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富。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

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實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往。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男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即莊周或曰。莊生。考其時代。非莊周。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所。甚貧。然長男優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弗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三

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藏獻道。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問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爲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先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來告朱公。長男曰。王每且赦。當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封之。錢幣至重。恐人逆知。有赦而盜竊。故使人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持金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宿某。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肖。奈何以朱公子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三

故而施惠乎。令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公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以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其後卒于陶。

之說也而
一曰九
二曰九
三曰九
四曰九
五曰九
六曰九
七曰九
八曰九
九曰九

春秋紀傳

卷四十九

吳越列傳

美

秦祐達曰：范少伯既威吳，身辭高爵，跡竄江湖，與員虎口。古人評之曰：麟鳳遊郊，不可得而參擾也。以是替少伯善矣。而未知少伯之心也。試觀其浮海出齊，變名姓，盡亦自托芳名，遙引微闕，亡意則亦削舉遐聲，以齊進軌，而胡乃以不祿之名，自號而曰：鳴夷子。皮哉，或曰：明有罪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身蒙夷赦，聊刑其名，名從不念，以將罪人，伯之情也。顧夷夷之子，以強諫而來，屬錢之賜，彼實無罪，諫焉其罪，盡以罪自擬，不強諫而山棲事，正殊科也。若謂鳥喙之雄，難與共安樂，今不去，將犬烹，故江濱亡命，亦馬革未汗之尸也。如是取名，難乎上矣。然則云何曰：隱借伍員之所為托也。伍員之死，越人實刃焉。夷光之女，戎處乎內，宰詬之男，戎職乎外，而東門之眼，遂弄于越人之股掌。少伯至是，憫之甚傷，之其引身長逝，不敢復戀會稽之封，不敢復貪分國之寵，而自附為伍胥未死之身，因取其名而當之，且也。盡之惜員，有以也。兩賜夷之心術，甚同也。員不幸而遇吳，盡實幸而遇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九

吳越列傳

三

地而居之勢亦必有所遷，于是齊名而相尋于湖中。曰：胥乎胥乎，同病相憐。愚按：吳越二國，壤地相接，世為仇讎。吳臣必欲亡越，越臣必欲亡吳，各也。于所事而下為國之大道，則概乎未之聞焉。夫吳為太伯之後，越乃神禹之裔，同二之祀，百世雖有疆場小讎，何至剪滅此而朝食哉？國之臣不為吳先亡越，越復亡吳，其後楚復亡越，復亡楚，彼此相傾相軋，相噬相吞，而無有節制，此其所以舉而委之虎狼秦之口，今則置而為有節制，此其所以矣。余輯吳越列傳，慨然有慨，即月供其書人之一嘆。

春秋紀傳卷之五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陳蔡曹隨虞邾莒列傳

逢滑

逢滑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曹隨虞邾莒列傳

一

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既閭閻果不能定楚而歸

洩冶

洩冶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夏姬大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皆衷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志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

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洩冶之謂乎

殺梁傳陳靈公通于夏姬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焉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傳載洩冶諫詞甚微正殺梁國人仁人之言殊謬必非洩冶原詞又一說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省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表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曹隨虞邾莒列傳

二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終恣焉不亡必欲靈公聞之以洩冶爲妖言而殺之此段諫詞甚微不似三傳之畧矣

芋尹蓋

陳

芋尹蓋陳大夫之爲芋尹者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吊焉芋尹蓋爲介貞子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吳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毋乃虞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臣達

天之威。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毋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苦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毋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王先民有言曰。無積虐士。虐士死者。僇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三

轅頗

轅頗。轅濤塗之後也。世爲陳卿。陳閔公十八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有餘之田。以爲己大器。鐘鼎。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喧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歸大器成即具此。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公孫歸生

蔡聲子。公孫歸生。蔡太師子朝之子。子朝與伍參友。故聲子與伍舉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子牟爲申公而

伍舉之妻 伍參之妻 伍舉之妻 伍參之妻

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聲子曰。子尙良食。二先子謂伍參子朝。尙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尙良食。吾歸子。伍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受之乃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孰與楚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姻族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焉。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四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攻諸戎車之殿。以爲謀。王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申屠而還。鄭子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乎伐巢。取駕。克棘。入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五

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

食吾歸。子木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對曰。吾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自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謂王孫啓于成王。王弗是。王孫啓與于軍事。謂先軫曰。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于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昨者半矣。若敖者。誰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變爲傅。使師宗子孔帥師。以伐舒變。及儀父施二陣。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處。處戰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謂析公臣于王。王弗是。析公奔齊。齊人用之。實譏敗楚。使不規東夏。析公之爲也。昔離子之父兄。諸離子于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離子與于軍事。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若合而函吾屯。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六

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離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戰于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于襄老。襄老獲于鄢。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于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爲行人于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陳舉要于王。子年。王子年得舉而亡。執政弗是。謂秋舉曰。女實遺之。彼懼而奔鄭。猶然引領南望曰。庶幾放我。舉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免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若矣。春秋相事。以還軫于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張鳴召其父而復之。按左國大同小異。圖語有王孫啓。而無苗賁皇。左傳有苗賁皇。而無王孫啓。今傳錄之以參考。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于此者。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
大夫謂舉女實送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
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
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
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春秋相事。以還軫于諸
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
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子。晉非義也。子爲我
名之。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其子椒鳴迎之。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七

以歸。

朝吳

朝吳。蔡大師聲子之子。楚靈王滅蔡。以公子棄疾爲蔡
公。朝吳事蔡公。而志欲復蔡。時靈王在乾谿。朝吳因與
蔡人觀從謀。奉蔡公棄疾爲王。於是公子比。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蔡朝吳。帥陳蔡不羹之師。以入楚。殺太子祿。
及羣公子。靈王自縊于乾谿。公子棄疾爲楚平王卽位。
乃復陳蔡。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是爲蔡平侯。朝吳從
蔡侯廬以歸。久之。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有功
于平王故

其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
畏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之
人曰。蔡人在
上位者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
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
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
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
之異也。言其多
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
能使蔡速強而背楚。王竟不罪無極。

僖負羈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人

僖負羈。曹大夫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及曹。曹共公不
禮焉。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殯。
反璧。負羈言于曹伯曰。夫晉公子之在此。君之匹也。盍
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亦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
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
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

為親先君振鐸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王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毋乃不可乎。公卒弗聽。其後文公伐曹。入之。執曹伯。分其侵地于諸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九

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韓非子晉侯伐曹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于之。聞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僖。負羈之。聞者七百餘家。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僖僖負羈氏。公怒殺顛頤以徇于師。

侯孺曹

侯孺曹共公之小臣也。晉文公誅諸侯之無禮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是年冬。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衛行賂于晉之掌卜筮者。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

君康叔武之穆也。先君謂唐叔。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衛。而不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曹衛皆有不禮公子之業。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按戰國時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人有謂周君者曰。君弗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與之。鄭人獻之趙太卜。則告以祭地事。及趙王病使卜之。大卜曰。周之祭地之神為祟。趙乃還焉。事正類此。

公子欣時曹

公子欣時字子臧。曹宣公之庶子也。宣公從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十

負芻亦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以繫國人心。乃反而致其邑。示不食其祿。後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討曹伯負芻。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公孫疆

公孫疆曹人為司城。初曹人或夢泉。君子立于社宮而

謀亡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旦而求之曹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曰戒其子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季梁隨

季梁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用爾伯比之謀也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十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王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吾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黍稷豐潔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瞻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

黍稷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禍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嚮其何福之有若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後數年少師益有寵楚復伐隨大敗之取成而還

虞叔虞

虞叔虞公之弟也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陳蔡諸國列傳

三

呂祖謙曰虞公以貪夫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于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于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亦必不至于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加之何日不通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

官之奇虞

官之奇虞之賢大夫也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獻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

虞猶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三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尚猶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國語：官之奇諫不聽，出謂其子曰：與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三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五

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而不除矣。以貽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危知其難而歸，國焉救其本矣？何以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以歸。愚按：閻伯比請虞師以誘隨，楚武王曰：季梁在，何益？荀息請晉以假道，晉獻公曰：官之奇存焉。大猛虎在山，則羣羣爲之不採，晉在國，則羣散其陰謀。此所謂全城千里，有封無患者也。惜哉！有臣無君，終爲敵國之所擒而已矣。是以閻伯比曰：以爲後國少師，得其君，荀息曰：雖冰，必不聽，伯比季梁其智相當。荀息之奇，其智亦相當。但遇君有幸不幸耳。

茅夷鴻和。茅成子夷鴻，邾大夫也。邾隱公十九年，魯哀公之七年也，魯季康子伐邾，邾不爲備。魯師及范門，猶聞鐘聲。邾子猶未撤樂。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言。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故先據邑以叛。魯師入邾，以邾子益歸。因諸負瑕，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欺晉爲弱，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郕，衍是年夏哀公會吳于郕。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逆之者。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武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以私奉貳。言魯益強人。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與師伐魯。魯人行成于吳。邾邾子益于邾。春秋列國大夫有說。惟魯晉齊餘則否。邾大夫無說。而哀七年傳有邾桓子思林。註子思子之孫也。桓說也。則邾大夫亦有說也。陳大夫無說。而哀十五年有公孫貞子。則陳大夫亦有說也。邾大夫無說。而哀七年傳有茅成子。則邾大夫亦有說也。然此三國僅此三人有說。餘不經見。何也。說之以俟識者。

苑羊牧之

愚按茅夷鴻當亡國之餘。抗申晉之志。東昂乘幸求救。強吳卒雪讐耻。失君得君。無國有國。可謂忠臣之壯節。再造之鴻勳。而世不與哭秦之士並傳。得非以國小而畧之歟。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十五

苑羊牧之。莒大夫莒共公八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北郭啓非卿。故云帥賤。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莒子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干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奔魯。

按春秋人材之盛多出于齊楚魯衛鄭晉諸國。而其餘蓋寥寥焉。培塿無松栢理固然也。然亦有之。如所輯

陳蔡曹虔諸賢其忠智賢良卓犖奇偉蓋亦人傑也哉。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芝草醴泉不擇地而生。觀于斯而益信。

春秋紀傳卷五十終

春秋紀傳 卷五十 陳蔡諸國列傳 十六

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烏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其征伐死其城下可也雖死我戰死于彼不臣小邾射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問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子之爲司寇攝相事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郈費已墮而成不下齊人患魯用孔子選文馬女樂以遺魯君季桓子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吾哉由也恭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三

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旨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其易艸萊其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垣完固樹木其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困于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女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臠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四

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眾百乘。積粟萬鐘。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也。初。衛太子蒯聵得罪于妾母南子而出奔。及靈公卒。衛人立蒯聵之子輒為君。是為出公。立十餘年。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仕于衛。為衛正卿孔悝之邑宰。蒯聵因孔悝之母伯姬潛入孔氏家。劫孔悝。攻逐出公。輒出奔。子路聞難。馳往。遇子禽。將出。子禽時為衛大夫。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姑至焉。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為入也。言輒已出無用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五

因門開而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嘗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于是哭于路于中庭。人有弔者。而太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齊魯論。子路之在聖門。未嘗微從。三軍欲與。輒問津。優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世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于太子見南子。則不悅。行佛所則致諸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優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非。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諫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彥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悲夫。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六

端木賜

禮記卷之五十一
孔子列傳
卷五十一
孔子列傳

曰子得毋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與仲尼譬猶兩手捧上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定公十五年春邾子貜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視之二君皆將有死也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違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朔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公薨哀公七年秋魯伐邾以邾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子列傳

七

子孟來獻于亳社因于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辭吳盟初衛侯人而懼謀子行人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大夫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于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在也長木之義無不擇也秋衛侯會吳于夷吳人蒞衛侯之舍于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束錦以行語及衛故本若不為衛請者太宰歸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石之來必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孔子列傳
卷五十一
孔子列傳

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援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夫墮于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崇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仇而懼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太宰歸乃舍衛侯節之舍太宰歸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歸太宰歸曰國君道長國君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子列傳

八

節以吳爲無能爲也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于路請出孔子止之于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還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

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王心。下惑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于累卵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于戰鬪。將明于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九

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立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請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

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待王伐越而還。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十

夫無報人之志。而今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

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還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意。告越王。越王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甲二千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入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于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言哉。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春秋傳及齊平。齊初約吳共伐魯。及既平。齊道使解。吳師。吳王怒。十年。吳反與魯伐齊。師于郕。齊人欲悼公以說于吳。吳師還。十一年。齊爲郕故。伐魯。吳復及魯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成。蘇子驥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由田常。吳之伐齊。本于悼公之反覆。而非由子貢。然則太史公所記。特職國策士。假設之辭。而非其實也。哀公十三年。吳晉爭長于黃池。時於越入吳。尚未能滅吳也。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越霸之語。卽如史記。齊師已出伐魯矣。子貢使之。按兵無攻。自齊之吳。自吳之越。自越還。吳又有吳之晉。自晉反。魯然後吳齊兵交。晉越乘機。計其行。程。年不能周也。而史記言之。若旬日間事。者。子貢非有長房縮地之術。烏能驅忽如此哉。自哀公之八年。至二十二年。前後共十四年。史記以爲一將之事。其交亦甚矣。吾故曰。此特戰國策士假設之辭。而非其實也。子貢在聖門。若言部之科。而後世好事者。遂以解讀之談。傾危之說。附之。此不足異也。獨怪太史公作

史記凡梓庭諸人言行多旁引施述唯于仲尼弟子
列傳各節論語中問答數言雖別有傳記可據亦不
一及豈非尊信聖賢特加慎重之意歟獨于
子貢而附益之若此其亦好奇之過也夫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
氏宰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從公禦諸
境季孫曰不能度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
師季孫自將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都也衆
子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
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
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
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
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供者也言非已材力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孟
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大于雩門之外南城師
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師獲甲首八十冉有齊人不能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十三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十四

軍有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子
子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
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而私于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若不度
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
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
非正也陳止齊曰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
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
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于是更用田賦籍井而
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田以
足食賦以足兵愚按經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
之說甚多惟前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以丘亦足以田
將又不足之說合故錄之蓋稅與賦異稅以田爲差賦
以人爲等用田賦也者計田之多寡而徵民財以充軍
賦之用也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氏出之里區所當
賦之役而今田賦出之哀公改法而重賦更甚于稅故
丘甲之爲此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
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
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

詳具載記宋元公夫人卒夫人景伯也季康子之外祖母季康子使冉

有帛且送葬曰牧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有

不膳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卒其可以稱旌繁

乎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貧而己將必學

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

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于孔

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問之莫不尊敬卿大夫問之莫

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哀

公曰寡人雖不敏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

請奉先生之教矣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

東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以冉氏之

物而將孔子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者伯高不知何人必與孔子厚者記云伯高死子貢

于孔子孔子曰吾與子厚矣子貢曰吾與子厚矣

廟門之外師哭諸哀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

于野則已疎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送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

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

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有子嘗問

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失位曰問之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有子曰是果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于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

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

也南宮敬叔反又載寶而朝蓋欲行貨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

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

司寇將之刑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于棺槨非

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棺槨之言蓋聞之矣語而傳

之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

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離

畢乎以此知他日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于畢

又無雨此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

母請之處其遠行或無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

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然然無以應

遂避師位愚按聖師既沒諸弟子追慕無已以有若似夫子而尊事之情雖有餘而義實未安也日

月之明非燭火所能擬也秦微之高非培塿所能齊也

有子雖賢比于孔子亦猶燭火之于日月培塿之于泰

微耳是以曾子有江漢秋陽之喻不其然乎諸弟子尊

有若為夫子誣也有子不固辭而竟自以為夫子妄也

聖與妄皆得罪于聖人也烏在其為尊聖人哉至如宿

聖不雨商聖多于此二事特委巷之談耳縱令有子知

之豈遂可以為夫子哉

愚按京公八年吳王夫差伐魯次于泗上敬虎欲宵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得三百人有若

與焉由是觀之有若蓋一躍勇少年也而其後道德

聞望至疑于夫子子路雄冠舞劍而為聖門高賢以

于木觀之仙僧而為文侯師後世如晉之周處戴洞

初皆無賴惡少既而折節讀書蔚為名臣然則人固

不可以不學也學所以自樹立也自

古聖賢豪傑何一不從學問中來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後十代孫高柴自見孔子未嘗

越禮足不履影敬螯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哀開

子羔將至遂為衰人曰豈則績而蟹有匡匡也絲之績

者必由匡之所為然蟹之有匡非為子羔之績也為背而已范則冠而蟬有綏也首

之冠者必資乎綏之所飾然蟬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

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

告曰請庚之請償人子羔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

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為

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

門則若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墜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人

焉文選通幽賦注云衛蒯聵亂子羔藏匿婦人之

衣迷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乎其問乎此殆非是

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

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

春秋紀傳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七

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若

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

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

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不踐政不在已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

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樊須

樊須字遲魯人樊皮之後皮周大夫樊遲少仕于季氏齊伐

樊須

魯及清冉求師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名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不信于之號令也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遂勝齊師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衛齊豹之殺公孟孺也宗魯死之琴張聞之將弔焉夫子止之事見宗魯傳中琴張與孟之反子桑戶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尤

視而笑莫逆于心子桑戶死木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從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兮而已反其真也而我猶爲人荷荷負也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彼方且與造物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又烏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愚按琴張曠達之士也彼既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然則宗魯之死曠欲往弔母乃忘其方

外而遊于方之內乎又况宗魯者齊豹之徒而公孟之戚也蓋琴張曠達之士不應如此然則所謂三人莫逆者豈非其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特出于莊生之寓言而非其質矣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滅明貌陋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

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按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率我

春秋紀傳

卷五十一 孔門列傳

子

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今云滅明貌陋是與宰予相反也然子羽之行實有可觀當以史記之言爲是

羽渡河費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而去

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今吳地東南有澹臺其南遊道跡云

聖門弟子十餘人其見于左傳者爲之解傳得八人焉若乃冉有用矛子貢辭盟手路隨都厥功尤彰彭云惜也諸賢皆輔材而不獲如僑勝嬰愛之流得位從政大器而小用國士而家臣可慨也

春秋紀傳卷之五十一 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鳳雛撰鳳雛字梧岡東陽人康熙中由拔貢
生官曲江縣知縣是書變編年之體從史遷之例
以周爲本紀列國及孔子爲世家卿大夫爲列傳
又爲周魯列國世系圖其徵引以左傳國語爲主
輔之以公穀檀弓國策家語等書蒐羅考核頗爲
詳備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
列國世系圖全取馬驥釋史亦嫌諱所自來也

讀史津逮四卷

〔清〕潘永圖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津逮

四卷》提要

讀史津逮序

學者亦惟聖人之經不敢擬爾。若史則相繼之以起者代有之矣。經亦有擬之者。考亭之綱目是也。彼其于聖人之經竟何如。吾不得知。之史則不然。國史之外有裨官野史矣。從來有其名矣。有其書矣。國史非學者之所得僭也。裨官野史可爲也。故夫史之可爲也。金壇潘大生氏有讀史津逮一書。是又非裨官野史等也。蓋總從來之國史經緯之條貫之治勢就理治繁就

簡俾讀之者如海之桴河之筏繇是而之焉莫不畢到也然又非徒然理其繁簡其繁是有發明於其中者也吾常讀之矣其論統也以漢唐宋明爲正從來皆然乃漢高祖光武世祖洪武太祖之卽位書

李氏二

曰卽皇帝位唐高祖則曰稱皇帝宋太祖則曰自立爲皇帝其于正統之帝又分別如此也至魏晉前後五代之建國或稱篡或稱自立暨人立各具權衡嚴於袞鉞統有正統有閏統辨論者多矣乃又有

分統雜統又無統分統則三國南北朝興化李氏曰綱目魯春秋也春秋所以明義故當尊蜀三國志晉之乘楚之檣杪也乘檣杪所以紀事故當存其實列三國正與大生之見合若南北朝在南人自帝南在北人自帝北後之人必欲抑北而尊南吾嘗疑焉其與三國俱謂之分統定論哉朱梁石晉與吳越南唐諸國本難差等正不必區區以五代相承繼唐之後斥其餘爲僭國則謂之雜統寒泥篡夏共

李氏三

和奸周夏亾矣。周無異于亾。西周獻地没于秦。秦尚未帝。王莽盜國。天下十四年草昧。則謂爲無統。是皆有發明于其中者。皆定論。若南唐李昇。本冒稱唐裔。有尊之爲正統者。大生曰。昇之本末甚明矣。正

李序四

統爲何等。何可混加。俱卓識也。余嘗謂今世之能讀史者。江北則興化映碧李氏。江南則大生潘氏。黃石齋先生叙李氏史論有云。蜀先主恥關羽之没。東伐吳。映碧于恥字易一痛字。蓋謂昭烈以一將之

故恥。昭烈小矣。痛則是。讀之使千古英雄肝膈如生也。其門人某亦有云。魏齊王芳高貴鄉公髦。一爲司馬師廢。一爲司馬昭殘弑。廢考亭作綱目。竟遵司馬氏之廢。書之爲王爲公。興化以芳非師所得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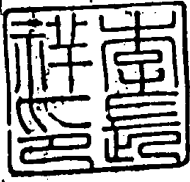
李序五

髦非昭所得廢也。書法芳宜稱廢帝。髦宜稱少帝。則弑逆者之罪著矣。若此類多矣。可謂善讀史者也。潘氏亦多然。惜乎李氏之事佛。其史論強取昔人前後事之相近者。附會比擬爲報應之說。識者鄙焉。

則潘氏爲長、潘氏博綜藝苑著述頗多、其大有裨于史學者、則讀史津逮、綱鑑定本二書也。津逮卽今之體要也、體要舉其要、今已膾炙海內矣。定本舉其詳、猶未付梓人。二書出而讀史之法、無遺憾矣。

李序六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中元之吉前
史官古夔李長祥撰



序

士人欲經國輔世、致治於唐虞三代、幾效於上理、則必知古今之得失、明措施之是非、然後取諸其懷而見之實事、無所疑阻、其能不讀史乎？不寧惟是、卽今經生家作爲策論、以應一時之功令、不知史則同於面墻、無以通其智識、而發爲經濟之文章、讀史之係乎人大矣。雖然、史不可不讀、夫人而知之、乃讀史有三難、古史浩繁、寓目其間、若涉大海、渺無津涯、而欲得其要

會則難前後紛挐、雜然並陳而欲得其統緒則難、代遠事蹟而欲得其廢興成敗之故、了如指掌則難、苟不得其要、會統緒與廢興成敗之所以然、雖終日讀史、如涉大海、渺無津涯而已、金沙潘子大生好

序二

古篤學、鍵戶著書爲後學之津梁者不一而足、是集之作也、其叙帝王之系、次其世、其叙受命、次其本末得失、其叙諸侯王、次其人、次其地、其叙外戚、次其子孫、其叙疆藩與偏安僭僞之國、次其世、其地、次

其得失、至於天道人事、正閏貞淫之辨、次其指歸、史之繁而難於覩記者、皆燎然於篇、卽史之所未詳、亦無不燎然於篇、如舉綱然、必挈其綱、如振衣然、必揭其領、豈非得其要而不慮乎煩、理其緒而不至

序三

於紛、知其故而不患夫遠且蹟者、取綱領舉、則可以縱觀恣獵於其中、而不厭涉於目而得於心、其於讀史亦思過半矣、士君子有志當世、欲爲通今識古之儒、沉酣於史籍、其能不家置一冊、晨夕流覽於

斯編乎大生之有功於千古甚大
有裨於後學甚多行世而傳久又
何疑焉奚俟余言之贅也

肯

康熙歲次丁未清和旣望錫山顧

宸修遠題於辟疆園

序四



序

昔劉歆七子使各治一業六經之外其
一僅書七策俱成務為著述是則古人
為學經史並進豈易次第可循且三代
以後歷史故多闕而致法易象春秋詩
書所載固不逮備嘗為學者務以後世
事變之跡推原聖人立言之旨是此等
考一

敗壞於鼎盛而後擅衡出焉故經之乎
史者所以信之于經也而海上桑榆通
蒙故大雅子謂之玩物喪志朱紫陽三
以有來集好讀史者有之澤之竊意先
儒以之善治馳于情識者或疎于經也
特采為矣示之戒亦非謂史書遂可廢
也然而史學難言之者自族魏以後二

子歸季子官得說去軍中姓傳者素業
以代書按去幾何家即素其之姓名
從師且不能家况其而乎況其制度
因革政治得失乎二十一史免此尋有
以能家業凍水司馬氏因劉氏長歷化
漢治通鑑經魚其不能編覽也乃指其
要案論因之為獨目證之魏正書法編

本一

以春秋筆削之義上與學者以守約也
且凍水氏之成此一人而手空攷蜀
時案文置局治以劉熙摘其編同隋消
元彙進呈危祖乘劉敘及此以得而名
或以為其僅厚敘三國以下原應屬
祖乘其以其實危原之敘情尚不能以
一二人獨編此可必其待於法云之余

助也知此者之實難矣知讀此之不可
不讀水自之先通通鑑惟王濬之惟一
讀他人讀未竟一孤振欠伸乞許其讀
史之家崇尚素要固強記之其法漢子
津述一書其易功於學者為伊如卦太
漢子之為是也此曰古今之史來在是
是考其曆手擅其古決罪中正至夢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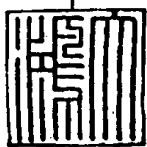
本二

者其建國改元生乎從號陵寢而在后
妃匹配子姓分封之屬更甚之以方域
異同官制因革無不備不備凡歷代
掌故家現史也亦種考索其原之徑寸
之智一覽振編使讀朱子獨目者不可
無是也讀凍水通鑑者不可無是也即
讀二十一史者尤不可無是也其為得是

書則史學梯航庶幾無阻故名之曰津
東也是豈特以季入學之子以此為
功即夫生風儒於宛室庶不室之於
將崇政說書進華進漢恐未能揮而
之也蓋乃世運之善義國祚之隆億
萬之廣隱焉不待察其子而後為
然則又覽古君子而為之於編而三
序也

序

康熙己酉春王正月杜陵為平階大鴻
氏撰



讀史津逮自叙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一代興自有一代之史大約事
傳於當代文成於後撰作者恭攷異同網羅散佚必其明
足以周事理道足以兼體用意足以通常變文足以發隱
微然後成一家言雖工拙殊致而懲勸同情其事昭日月
月經天江河行地莫可廢也然而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所
見所聞所傳聞異辭即子與氏於尚書武成尚以為取二
三策而經生胸無主見據紙上陳言斷古人之功罪愛憎
惟意予奪回心即自謂步趨筆削優孟傳詳亦安必盡悉
當日之情勢以信今而傳後耶史之不易讀也如是而學
者欲尚論往昔以厲諸施行又不能廢史不讀譬如醫之
有按既不可執方以療病又不可師心而自用以此讀史
思過半矣史有編年有紀傳編年始自盲史而陳水考亭
皆取以為法紀傳創自龍門而孟堅以下諸史悉遵其例
以及餘分閭位之主傑傑兇離之俗各有秉誌以識往蹟
而操觚家又廣為屬事為尚論迨夫稗乘野記汗牛充棟
不可記數致學古之士茹涉大海茫無津涯及觀諸家私
所纂述或資瑣屑或據記聞各有所取然非博而寡要即
問而未該致使終年泛涉閱歷徒勞問津無自思得一徑
要法不必曰營名山二酉之藏而千百年之廢興因革瞭

如指掌焉。乎其難之。髫年見新安程季宣有帝王曆作。攷雖大端可稽。而疏漏實多。爰搜遺牒。為廣其義務。使文簡而事該。義博而體要。名曰讀史津逮。不敢謂事理之於體。用常變之及隱微。一無乖舛。而上下數千年。即隻義微言。間有竊取淵源。根據固敢臆陳。要使讀者徑路了然。康莊五父。惟意所之。而無迷謬焉。而已。歲奔篋衍。歷有歲年。值

興朝改制。人務稽古。家思力學。竊理故牘。再加參訂。取以為讀史機要。夫適越者。賓車馬遊吳。越者。待舟航善讀史者。神而明之。二十一史皆筌蹄也。既不病於執方。又非師

讀史津逮

自序二

心而自用。庶乎其知津矣夫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夏五之吉。華陽潘永圖大生氏題於

愛靜軒



凡例

一茲編詳帝王之源流。辨正閭之支派。下及僭偽方鎮。肌分理析。條貫井然。雖篇帙無多。不特原本二十一史。春秋左傳。通鑑綱目。諸書。雖霸史別紀。亦過加參訂。務期至當。

一歷叙朝代世次。秩然更本。邵子皇極經世及薛方山甲子會紀體。進甲子編年。以冠篇首。俾綱舉目張。先後之次。不煩暗中摸索。

一古人左圖右史。不可偏廢。至後世而圖遂不傳。茲於一代之前。必冠以圖繼之以歌。雖偏方竊據。亦不厭詳列。

讀史津逮

凡例

使初學展卷瞭然

一作史者。義嚴褒貶。字挾風霜。茲雖不敢同夫作者。然於字句之間。亦微具予奪之旨。令是非了然。酌夫情理之當。予非過情奪。非作惡以滋葛藤。

一溫公通鑑未成。先進歷年圖於一代之終。必推論其興亡之故。乃進御之書。是非頗正。茲盡摻入。以綴於後。亦史家尚論體也。

一史家正統之辨。古今聚訟。愚以為統有正有變。有分有繼。更有無統之時。各因其宜。正不得曲為回護。亦不得有意苛求。三代以下。漢唐宋明為統之至正。秦晉隋元

式。其外陰干陽位。冠履倒置。如內外不辨。男女無分之類。則統之變也。若漢末三國兵爭。涇水尊魏。新安尊蜀。晉後南北分據。在南人自帝南。在北人自帝北。俱非定論。別以分統。可省爭端。至如朱梁石晉之盜賊篡竊。與吳越南唐諸國。相提而論。祖難左右。謂之雜統。正不必以五代相承。繼唐之後。其餘俱斥為僭國也。至於寒浞篡位。夏統中絕。共和秉政。周室無主。西周獻地。秦末一統。王莽竊國。漢末中興。竟目為無統。不必別生枝節。一子長作史記。創為帝紀之例。後世因之。茲於正統之主。俱冠以紀。如夏紀商紀之類。其不列正統者。止書國名。

讀史津逮

凡例

二

一人惡撥丕。故帝蜀以抑之。然昭烈實出長沙。定王之後。溫公尚疑其支派未明。至朱梁石晉之可惡。更甚於曹氏。後世遂本紫陽之義。尊南唐以為正統。不知李昇目稱唐裔。本末甚明。豈可比擬。若夫進拓跋氏以繼晉而烈南朝。尊遼金以為元所自繼。而卑宋為列國。此則本朝臣子一偏之說。非定論也。

一開創之君。必悉其始生受命之符。以及五德遞王。建都改元。追王分封。一應典章制度。至繼體之主。則生年。前葬。諡號陵寢。后妃子嗣。俱詳載無遺。可補通鑑綱目所未備。

一堯舜禹後得天下者。雖湯武至聖。尚不免放伐之嫌。其得國之正。惟漢高九武。明太祖吾無間然。故於其登極大書。即皇帝位。其外即唐高祖宋太祖俱承沿習之陋。但書曰稱皇帝。或曰自立為皇帝。不無微貶云。

一茲編惟載朝廷大綱。其他繁瑣節目。不能盡記。惟事關萬世名義。以及一代興亡。與夫大善極惡。越常理之外。并殘忍殺戮。上千天和。報應不爽。可以為世警戒者。亦採而錄之。以備勸懲。

一故君崩。新君即位。至明年方改元。此一定之例。惟無故而未逾年改元者。必詳書以志其失。若夏商周之時。時

讀史津逮

凡例

三

日難於盡稽。故舉其登極之元年。為即位之大凡。省文也。

一古今地理沿革不同。非腹笥淹貫者。辨析頗難。茲於古地。必分注今名。間有疑誤。為詳加考訂。俾讀者瞭然。更有論史陽秋。方域異同。官制因革。人物掌錄。卷帙尚多。刪削不易。先出正集。其二集即出以成合璧。

一通鑑綱目。史學大成。經生目力有限。洛誦徒勞。其餘刪節諸本。非煩簡失宜。即頭顱冬烘。雖玉堂少微。難免茲病。擬彙酌綱鑑二書。兼採二十一史。字摘句比。訂為通鑑定本。以便舉業。致功匪易。告成之後。當出問世。

讀史津逮目錄

卷之一

甲子編年總綱

歷代年號攷同

三皇五帝世紀

三代夏商周世紀

周封建侯國世次

卷之二

秦世紀

秦末諸國本末

兩漢世紀

漢末僭偽郡國本末

三國世次

兩晉世紀 附八王本末

兩晉十六國世次 附仇池世次

讀史津逮

目錄

卷之三

南北朝世次

隋世紀

隋末僭偽十八國本末

唐世紀

唐叛亂諸人本末

唐藩鎮本末

卷之四

後五代世次

五代割據十國世次

南北宋世紀

宋叛亂諸人本末

夏遼金世次

元世紀

元末諸偽國本末

明世紀

歷代傳國璽攷

讀史津逮卷一

華陽潘永圖大生氏編次

瀨水史儒維維四氏阿泰
姪 天柱一琴氏訂定

歷代甲子會紀

邵子皇極經世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一
元成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自天開子會至黃帝八年
甲子歷六萬四千三百六十年至唐堯甲辰元載又歷三
百四十年已歷六萬四千七百年至已運之終僅一百一
耳總計一元之數謂堯正值其中數也自黃帝八年甲子
又乙百二年而崩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合
南史津逮 卷一 甲子

帝摯七十九年堯與舜合一百五十七年夏禹十七王四百
四十一歲商湯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周文武三十七
王八百四十一年秦始皇三世四十七年西漢高祖十二帝
二百三十年東漢光武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共四百二
十六年季漢昭烈二主四十二年東晉司馬氏十五主
共一百五十六年南宋劉裕八主六十年南齊蕭道成七
主二十一年南梁蕭衍四主五十四年南陳陳霸先五主
三十二年隋楊堅三帝三十七年前五代共五十五主
唐高祖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後梁朱溫二主十一年後唐
李存勖四主十四年後晉石敬瑭二主十一年後漢劉崇

六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七 英宗正統九年
 一七 孝宗弘治十七年
 二七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三 熹宗天啓四年

歷代建元編年

太古齊泲傳信實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之治若余與汝奚足以知之是故司馬子長作史記蘇子由述古史自黃義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茲甲子起黃帝大撓始作也編年始漢文始改元也正閏南北並見必如是而年不差一君立即位改元必書正統大書借問分書正統國號止一見割據者一君立即書國號恐其混也凡遇甲子請史津逮

卷一 甲子

四

必提頭雖非即位改元亦書條例然可見
 甲子 漢文帝即位三年 戊寅後元元年
 乙酉 景帝元年 壬辰中元元年
 戊戌 後元元年 辛丑 武帝建元元年
 丁未 元光元年 癸丑 元朔元年
 已未 元符元年
 甲子 元狩六年 乙丑 元鼎元年
 辛未 元封元年 丁丑 太初元年
 辛巳 入漢元年 乙酉 太始元年
 已丑 征和元年 癸巳 後元元年

讀史津逮

卷一 甲子

五

乙未 昭帝始元元年 辛丑 元鳳元年
 丁未 元平元年 戊申 宣帝本始元年
 壬子 地節元年 丙辰 元康元年
 庚申 神爵元年 戊辰 甘露元年
 甲子 五鳳元年 癸酉 元帝初元元年
 壬申 黃龍元年 癸未 建昭元年
 戊寅 永光元年 已丑 成帝建始元年
 戊子 竟寧元年 丁酉 陽朔元年
 癸巳 河平元年 乙巳 永始元年
 辛丑 鴻嘉元年
 已酉 元延元年 癸丑 綏和元年
 乙卯 哀帝建平元年 已未 元壽元年
 辛酉 平帝元始元年 丙寅 孺子嬰居攝元年
 甲子 元始四年 已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
 戊辰 初始元年 庚辰 地皇元年
 甲戌 天鳳元年 乙酉 東漢光武建武元年
 癸未 淮陽王更始元年 戊午 明帝永平元年
 丙辰 中元元年 丙子 章帝建初元年
 甲子 永平七年 丁亥 章和元年
 甲申 元和元年

己丑和帝永元元年	乙巳元興元年
丙午殤帝延平元年	丁未安帝永初元年
甲寅元初元年	庚申永寧元年
辛酉建光元年	壬戌延光元年
甲子延光三年	乙丑帝懿元 <small>即延光四年不改元</small>
丙寅順帝永建元年	壬申陽嘉元年
丙子永和元年	壬午漢安元年
甲申建康元年	乙酉冲帝永嘉元年
丙戌質帝本初元年	丁亥桓帝建和元年
庚寅和平元年	辛卯元嘉元年
讀史津逮 卷一 甲子	
癸巳永興元年	乙未永壽元年
戊戌延熹元年	丁未永康元年
戊申靈帝建寧元年	壬子熹平元年
戊午光和元年	
甲子中平元年	己巳帝辨 <small>即中平十六年帝辨光熹又改帝號又改永熹</small>
庚午獻帝初平元年	甲戌興平元年
丙子建安元年	庚子 <small>魏文帝黃初元年即建安二年</small>
辛丑季漢昭烈章武元年	壬寅 <small>魏文帝黃武元年</small>
癸卯後主建興元年	丁未魏明帝太和元年
壬子吳嘉禾元年	癸丑魏青龍元年

丁巳魏景初元年	戊午延熹元年 <small>吳赤烏元年</small>
庚申魏齊王芳正始元年	
甲子延熹七年	己巳魏嘉平元年
辛未吳大元元年	壬申吳主亮建興元年
甲戌魏主髦正元元年	丙子魏主曹芳元年
戊寅景耀元年 <small>吳主孫永安元年</small>	庚辰魏主曹芳元年
癸未炎興元年漢亡	甲申魏主曹芳元年
乙酉 <small>吳主孫太始元年魏亡</small>	丙戌吳主孫太始元年
己丑吳建衡元年	壬辰吳鳳凰元年
乙未晉咸寧元年	丙申吳天璽元年
讀史津逮 卷一 甲子	
丁酉吳天紀元年	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 <small>吳主孫</small>
庚戌惠帝永熙元年 <small>武帝先改太熙</small>	辛亥元康元年 <small>先改永平</small>
庚申永康元年	辛酉永寧元年
壬戌太安元年	
甲子永興元年	丙寅光熙元年
丁卯懷帝永嘉元年	癸酉愍帝建興元年
丁丑元帝建武元年	戊寅太興元年
壬午永昌元年	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丙戌成帝咸和元年	乙未成康元年
癸卯康帝建元元年	乙巳穆帝永和元年

庚戌 <small>光宗</small> 紹熙元年 <small>金章宗明昌元年</small>	乙卯 <small>寧宗</small> 慶元元年
辛酉嘉泰元年 <small>西遼亡</small>	
甲子嘉泰四年	乙丑開禧元年 <small>野年蒙古太宗元年</small>
戊辰嘉定元年 <small>明年金衛王元濟大安元年</small>	癸酉金宣宗貞祐元年
甲申金哀宗正大元年	乙酉理宗寶慶元年
戊子紹定元年 <small>蒙古拖雷監國元年</small>	己丑蒙古太宗元年
甲午端平元年 <small>金亡</small>	丁酉嘉熙元年
辛丑淳祐元年	丙午蒙古定宗元年
辛亥蒙古憲宗元年	癸丑寶祐元年
己未開慶元年	庚申景定元年 <small>元世祖中統元年</small>
續史津逮 卷一 甲子	
甲子景定五年 <small>元至元元年</small>	乙丑度宗咸淳元年
乙亥恭宗德祐元年	丙子端宗景炎元年
己卯帝昀祥興元年宋亡	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乙未成宗元貞元年	丁酉大德元年
戊申武宗至大元年	壬子仁宗皇慶元年
甲寅延祐元年	辛酉英宗至治元年
甲子泰定帝泰定元年	戊辰致和元年 <small>文宗改大德</small>
己巳天曆二年明宗即位	庚午文宗至順元年 <small>三年改大德</small>
癸酉順帝元統元年	乙亥至元元年
辛巳至正元年	戊申 <small>明太祖</small> 洪武元年

甲子洪武十七年	己卯建文元年
癸未 <small>成祖</small> 永樂元年	乙巳仁宗洪熙元年
丙午宣宗宣德元年	丙辰英宗正統元年
甲子正統九年	庚午景帝景泰元年
丁丑英宗天順元年	乙酉憲宗成化元年
戊申孝宗弘治元年	
甲子弘治十七年	丙寅武宗正德元年
壬午世宗嘉靖元年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丁卯穆宗隆慶元年
癸酉神宗萬曆元年	庚申光宗泰昌元年 <small>即萬曆十八年</small>
續史津逮 卷一 甲子	
辛酉熹宗天啓元年	
甲子天啓四年	戊辰懷宗崇禎元年

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之義支干盡之矣自甲子肇自大撓支干止二十二字不特曆家莫之違帝王用以紀年而史氏亦用以編年故一歲之間君雖屢易元雖屢改南北朝分興滅代變甲子曆數無差焉不然或兩君者有之或兩姓者有之後先相續未有不差忒者茲本邵子皇極經世書用之以編帝王之曆元會運世俱以甲子為準上邇往古下推將來毫髮不爽自太古以迄今固按圖如指掌而天地陰陽之義推難匪難矣

歷代年號考同

上元有二 唐高宗二年

大同有二 南梁武帝十一年

大寶有二 南梁武帝二年

大慶有二 夏仁宗四年

大德有二 元成宗十一年

大定有三 後梁宣帝七年 北周靜帝元年

大安有二 金世宗十九年 遼道宗十年

太始有三 漢武帝四年 晉武帝十年

太初有五 漢武帝四年 晉前秦苻登九年 晉西秦乞伏乾歸二十年 晉南秦姚萇九年

宋元祐二年

太和有七 魏明帝六年 晉懷帝六年 晉後趙石勒二年 後蜀孟昶二年 北魏孝文帝二十三年 唐文宗九年 後五代吳越王二年 南

太平有五 梁敬帝二年 隋林士弘五年 遼聖宗十一年

太安有四 晉懷帝二年 前秦苻丕二年 北魏高宗五年

太寧有三 東晉明帝三年 後趙石虎一年

太興有二 東晉明帝四年

天漢有二 漢武帝四年

天册有二 吳烏程侯一年

天璽有二 吳烏程侯一年

天正有二 南梁武帝王紀一年

天保有二 前五代後梁明帝二十四年

天成有五 南梁貞陽侯侯景五月 北周宣帝二年 隋安祿緒一年 後唐明宗四年

天興有三 北魏太祖六年 隋劉武周四年

天統有二 北齊後主五年

天和有二 北周高祖六年

天授有二 唐武后元年

天祐有二 唐昭宗十一年

天會有二 後五代北漢劉承鈞十一年

天德有二 金海陵王四年

天禧有二 宋真宗五年

天禧有二 西遼耶律直魯古三十四年

天慶有二 遼天祚八年

天順有三 元泰定帝于阿剌吉八僭立上都

天啓有二 明熹宗七年 宋徽宗元年

元康有二 晉惠帝九年

元和有二 唐憲宗十五年

元興有四 東漢和帝一年 吳烏程侯一年

元嘉有二 東晉安帝三年

元熙有二 東晉恭帝二年

五鳳有三 漢宣帝四年 吳會稽王二年

甘露有五 漢宣帝四年 晉前秦苻堅六年 遼義宗四年

正始有三	魏齊王九年	晉大燕高雲二年
中興有四	晉後燕慕容永稱於上黨	南齊和帝二年
至德有二	唐肅宗二年	後五代南唐李景二年
至元有二	元世祖三十一年	
光天有二	五代南漢劉玢一年	
永光有二	南齊廢帝一年	
永始有二	漢成帝二年	
永元有二	東漢順帝十六年	
永平有五	東漢明帝六年	北魏南齊建武二年
永和有五	東漢順帝六年	後五代蜀王建興二年
永興有五	東漢桓帝二年	晉惠帝二年
永康有四	東漢桓帝二年	晉惠帝二年
永安有四	北魏敬宗三年	夏崇宗三年
永初有二	東漢安帝七年	
永寧有二	東漢安帝七年	
永建有二	東漢順帝六年	
永熙有二	北魏孝武帝二年	唐武后一年
永昌有二	東晉元帝一年	
永泰有二	南齊高宗一年	
永隆有二	隋梁師都十二年	唐高宗一年

更始有三	漢淮陽王二年	晉後燕慕容永稱於阿房
武成有三	北周世宗三年	唐李希烈四年
延平有二	東漢明帝八年	
延熙有二	晉後趙石弘二十年	
延康有二	魏文帝未建黃初前所稱	
延興有二	南齊高祖建武二年	
延和有二	北魏高祖建武二年	
貞觀有二	唐太宗二十三年	
貞元有二	唐德宗二十一年	
建元有五	漢武帝六年	晉康帝二年
建平有五	漢哀帝四年	晉後趙石勒四年
建武有五	東漢光武三十一年	晉成帝王儉稱
建興有五	晉後主十五年	吳會稽王二年
建初有四	東漢章帝八年	晉成李特一年
建始有二	漢成帝四年	
建和有二	東漢桓帝三年	
建義有二	北魏敬宗一年	
建隆有二	宋太祖三年	
和平有三	東漢桓帝六年	晉前凉張祚一年
咸寧有二	晉武帝五年	

威康有	東晉成帝八年
皇始有	後五代蜀王衍一年
皇建有	北魏太祖二年
保大有	後五代南唐李景十五年
青龍有	魏明帝四年
治平有	宋英宗四年
承光有	晉赫連昌二年
黃龍有	漢宣帝一年
乾祐有	後漢高祖隱帝共三年
乾德有	宋太祖五年
乾亨有	後五代南漢劉龔八年
乾道有	宋孝宗九年
應天有	唐昭宗三年
開運有	後晉出帝四年
載初有	唐武后二年
景福有	唐昭宗二年
廣運有	前五代後梁高祖二年
嘉平有	魏齊王五年
麟嘉有	晉南齊禎帝二年
永樂有	晉前凉張重華稱

南史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考同

歷代帝王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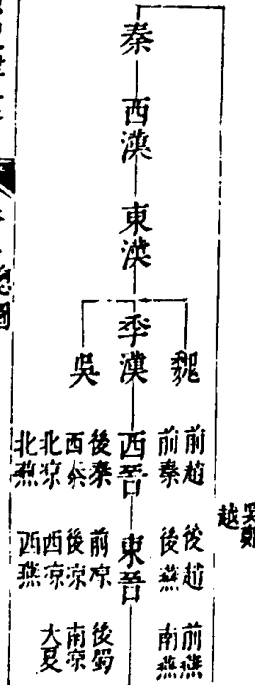
夫古今在天地間猶旦暮也而論者以爲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者也北五代霸之傳舍者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郡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自古迄今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羸或倡或隨蓋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矣

獻伏羲神農黃帝氏名曰三皇居上世少昊顓頊及帝嚳

唐虞紹之爲五帝夏商周秦東西漢後漢魏吳三國判漢亡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定撥西晉者爲五胡天下瓜分南北隅南爲東晉居江左宋齊梁陳踵其都北則五胡而後魏東魏西魏分爲二東傳北齊西禪周周又滅齊禪隋隋能平陳海宇同膺幾何時禪唐室唐祚終今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代周今天下平中南渡兮迫於金誅徐滅宋是胡元內主中原九十年自堯逮元幾春秋三千七百二十四帝王神聖已有蹤海甸澄清明帝嗣明祚皆終十六王

大清一統萬萬世

天皇	天皇	天皇
伏羲	神農	人皇
少昊	顓頊	黃帝
帝堯	帝堯	帝舜
夏	商	周
秦	燕	齊
楚	魏	韓



卷一

一

南齊—南梁—南陳

後梁—
—隋—
—唐

北魏

西魏—北周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夏

蜀

閩 楚
吳越 南漢
後蜀 南平
北漢 南唐
遼 金

清

伏羲

少昊

喾極

窮蟬

帝嚳

堯

摯

契十四世商湯

棄十五世周文王

既云少吳召元囂而史公又云元囂與螭極俱不得在位則元囂又非少吳明矣

此圖據史遷考文

黃帝

昌意——頌頊——鮌——夏禹——信也

清史彙編

卷一 五帝

निष्ठा

三皇五帝紀

首出盤古分天地有巢燧人義農繼黃帝少昊與顓頊
高辛堯舜中天際三皇五帝在其間上古相傳無定據

三皇

太昊伏羲氏其母居於華胥今陝西藍田縣之渚史記稱母曰華胥誤履巨

人跡意有所動缸且繞之因媿而生帝於成紀今鞏昌府成州

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

昊養犧牲以克庖厨。故曰庖犧氏作罍網以教佃漁。又

曰處義氏始作八卦造書契制嫁娶都於宛丘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其後裔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顯史

皆風姓之胤也

女媧氏伏羲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亦風姓以木德王有神聖之德號女希氏當時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鯀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一女媧與太昊同母復天常而莫地維後人頌為補天言旋乾轉地補天浴日史家遂傳疑為不經之論云爾炎帝神農氏少典之君娶於有囍氏之女曰安登感神龍而生炎帝於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耕故曰神農氏本起烈山故曰烈山氏又作易名

讀史律考

卷十三 五帝

書

連山因號連山氏又曰厲山氏初國伊繼國青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都於陳今開封府陳州遷曲阜今縣府在位一百四十年帝臨魁帝承帝明帝宜帝來帝與帝榆罔七世襲神農之號三百六十年至榆罔失政諸侯相伐天下咸歸黃帝春秋時有州前訃訃細細仰仰仰仰皆姜姓之胤也史記作黃帝為少典之子則是與炎帝同父豈有兄弟之謂隔八帝而相代為天子之理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長於姬水又改姬姓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居於軒轅之丘今開封府新鄭縣境名曰軒轅有熊國今新鄭縣君之子故為有熊氏修德振兵治五氣度四方戰勝炎

帝榆罔於阪泉在上擒殺蚩尤於涿鹿今涿鹿遂代炎帝

為天子都涿鹿獲寶鼎迎日推策得四相而天下治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橋山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別為十二姓姬姬酉酉和和巳巳厥厥伯伯術術仰仰是也惟元元意意二子傳位世傳黃帝精製曆成有能垂幹下迎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攀援墜弓仰攀英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云

五帝

少昊金天氏姓已名元元置黃帝之子母曰螺祖威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在兗州府魯城北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古江國今揚州府因號青

讀史律考

卷十三 五帝

書

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子嚳極

顓頊高陽氏姬姓名顓頊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儀是為女媧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出旄牛徼外東南在四川瀘州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初國高陽今保定府高陽縣故號高陽氏都帝丘今大邑府滑縣而東昌府濮州亦有帝丘然又稱顓頊都在大名府開州東作都開封府杞縣在位七十八年子嚳蟬蛭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契少昊子嚳極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肇基於高辛故號高辛氏

都毫今河南府偃師縣在位七十年子翽翽

帝堯陶唐氏帝嚳子摯之弟母陳鋒氏女名曰慶都孕十

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後徙耆左傳作祁以祁為姓故曰伊

耆氏年十二受封於陶今兗州府定陶縣年十五改封唐今保

唐故又號陶唐氏摯立九年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

天子年十六甲辰即位以火德王都平陽今山西在位

一百載子丹朱不肖禪於虞

帝舜有虞氏瞽瞍子顓頊六代孫生於姚墟今漢中府故

以姚為姓以堯女嬪於虞今河南東故稱有虞氏甲申受

堯禪即位以土德王都蒲坂今蒲州在位五十載子商均

帝史記卷一十二皇五帝

不肖禪於禹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禹為馬融單以堯

舜禹為名俱不可信故並缺之

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為自是而上世遠莫贊不可

得而詳也周禮載外史所掌有三皇五帝之文而無其

名稱世系至秦博士議上始皇尊號始謂古有天皇地

皇秦皇而秦皇為最貴後世三皇之說蓋本諸此夫周

禮一書乃漢儒附會之言秦博士所議亦一時諛佞始

皇之說是以司馬子長作史記特肇自五帝而略三皇

蓋五帝之名見於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

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

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於五行之

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

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太史公述本之作五帝

紀首黃帝遺羲農而黜少昊以為帝王皆出於黃帝又

以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

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

而不紀後世頗有議其非者秦漢以下儒者爭訟言人

人殊言二皇者夥矣其以伏羲女媧神農言者則始於

春秋運斗樞以天皇地皇人皇言者則始秦博士以犧

人伏羲神農言者則為譙周氏以伏羲神農黃帝言者

則為孔安國氏以祝融伏羲神農言者則為宋均氏言

五帝者亦夥矣在家語則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

為是在大戴禮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是在皇甫

謐鄭樵蘇子由則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是在胡五

峯胡雙湖則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是在惟孔安國定

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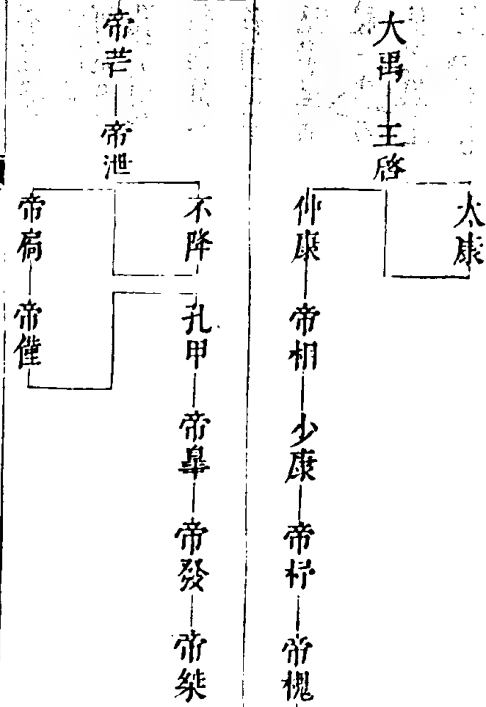
余本之畧存其概以冠篇首至於春秋元命苞尚有九

頭五龍攝提合離連通敘命衍義因提禪通號佐十紀

禪通終於炎帝號佐則始黃帝以迄於周皆皆茫不經

未可盡信要之唐虞以前存而不論可也

夏統系圖



讀史津逮

卷一 夏

文

夏紀

始大禹甲戌終桀甲午十四世十七王并昇浞共四百四十一歲商湯代之

敬

禹啓太康仲康接相遭后羿夏中絕少康仲槐及少康不降仲槐孔甲立仲槐廢癸十七王四百四十一年滅

大禹本黃帝世孫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已見

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孕歲有二月生禹於契道石紐鄉

今四川龍安府石泉縣佐舜治水有功賜姓姒氏承舜禪甲戌即

封國號夏以金德王都安邑今平陽平水土制貢賦鑄

九鼎以象九州定建寅月爲歲首改年曰歲色尚黑作

樂曰大夏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在位十歲巡狩江南崩於會稽因葬焉壽一百歲

上啓禹之子甲申即位能敬承繼禹之道在位九歲

太康啓之子癸巳即位逸豫滅德十九歲畋於洛水之表

后羿因民心之怨距於河弗許歸國遂都陽夏今開封縣又十歲而崩在位二十九歲

仲康太康之弟羿立之王戌即位在三歲

王相仲康子羿立之乙亥即位羿復逐之居商丘今亳依

同姓諸侯斟灌今青州府斟尋氏今登州府在位二十七歲

寒浞使子澆弑之

寒浞使子澆弑之

讀史津逮

卷一 夏

文

后羿有窮國君學射於楚狐父蔡羿之爲人內名曰羿

恃其善射距太康逐王相篡夏自立不修德政淫於原

獸棄武羅伯圍熊羆龍圉四賢信用伯明氏之譏子寒

浞又以逢蒙爲受教之臣浞乃烝取羿室純狐內嬖外

賂娛羿於政王相八年遂殺羿因其室生子澆一作及

種使之用師滅斟灌斟尋氏弑王相處澆於過登於戈

起王實終年甲申羿浞共篡位四十歲少康滅之此開闢

篡弑淫嬖之始

少康王相之子相弑相后有仍氏之女方娠逃出自竇歸

於有仍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奔虞爲庖正虞君思妻

平陽府
朱河縣

午即位復禹之績四海來貢夏道中興在位二十歲

王予一名季杼少康子甲辰卽位在位十七歲封少子無

余於越

王槐予之子辛酉卽位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槐之子丁亥卽位在位十八歲

王泄芒之子乙巳卽位海內服從始加爵命之制坐落在位十

六歲

王不降泄之子辛酉卽位在位五十九歲

讀史津選

年

王后不降弟庚申卽復在位二十一歲

王僅崩之子辛巳卽位在位二十一歲

王孔甲不降子。好鬼神。使劉累豢龍。時天降二龍。殺而藏。

其際壬寅卽位諸侯多叛在位三十一歲

王皐孔甲子癸酉卽位在位十二歲

王發皐之子甲申卽位在位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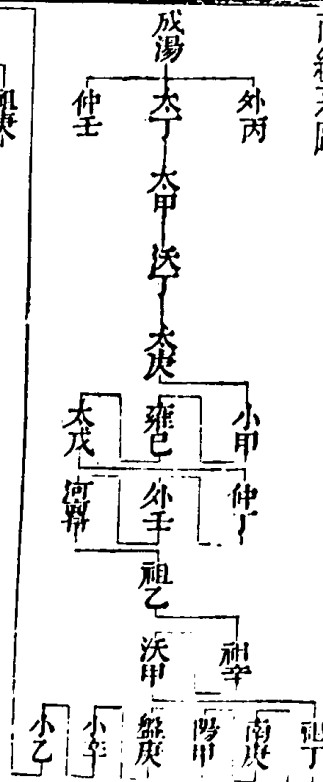
王履癸發之子是爲桀癸卯卽位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

桀尤爲無道寵妹喜爲璽宮瑤臺肉山酒池暴虐荒淫

天下胥怨在位五十二歲成湯放之於南巢

三年丁酉死夏八。

商統系圖



武丁

祖甲

麋

武乙—太乙—帝乙—帝紂

讀史人津逮

本
商

三

商紀

始成湯乙未終紂戊寅十七世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
四祀周武王代之。

湯傳太甲及沃丁太庚小甲雍已承太戊仲丁與小乙

河宣甲後祖乙輪祖辛沃甲祖丁紂南庚陽甲迄盤庚

小辛小乙武丁振祖庚祖甲越康辛夷丁卽位時武乙

太丁帝乙暨受辛歷年六百四十四起於乙未終戊寅

成湯名履其先帝嚳次妃有娥氏之女簡狄因各見元鳥

墮卵吞之有娠生商卽佐禹有功封於商今西安陽生

子氏十三世至主癸娶扶都氏兄白虹貫月意感而生

天乙是為成湯初為諸侯居亳此南桀囚之夏臺夏臺在

既而釋之桀無道遂率諸侯伐夏救民乙未即天子

位建國號曰商以水德王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亳今河南府

歸德府考城縣南亳今河南府歸德府亳遷西亳以從先王成盤庚復遷亳今河南府亳首改歲曰祀色尚白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祀壽一百

歲商家生子以日為名太子太丁未立死次子外丙二

歲仲壬四歲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太丁子戊申即位顛覆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今平陽府

聞舊縣一稱偃師縣西南五里尸自攝政當國以朝諸

侯三年悔過迎歸於亳增修厥德諸侯咸歸在位三十

歲

三祀號太宗

沃丁太甲子辛巳即位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沃丁子庚戌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太庚子乙亥即位在位十七祀

雍巳小甲弟壬辰即位商道寢衰諸侯或不至在位十二

祀

太戊雍巳弟甲辰即位以伊尹之子伊陟及臣履巫咸為

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增修厥德三日而

祥桑枯死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歲號中宗

仲丁太戊子己未即位毫有河患遷都於陳留縣在位

十三祀

外壬仲丁弟壬申即位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外壬弟丁亥即位在位十六祀

祖乙河亶甲子丙申即位以巫咸之子巫賢為相商道復

興相復決於河元祀遷都於耿今蒲州河津縣云古耿

陽府古州九祀耿為水所圯徙都於邢今河南府在位十九

祀

祖辛祖乙子乙卯即位在位十六祀

沃甲祖辛弟辛未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祖辛子丙申即位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沃甲子戊辰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南庚弟癸巳即位在位七祀自仲丁以來合適立弟

爭相代立比九世諸侯莫朝

盤庚陽甲弟庚子即位時商道寢衰那復有河患議將遷

都臣民安土重遷作書三篇以告諭之仍遷於亳從湯

所都改國號曰宋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

二十八祀

小辛盤庚弟戊辰即位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小辛弟己丑即位先處民間備知民事艱難在位二

十祀

小乙小辛弟己丑即位先處民間備知民事艱難在位二

十八祀

武丁小乙子丁巳即位舉傳說為相修德行政天下咸驩

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丙辰即位七祀

祖甲祖庚弟癸亥即位三十三祀尚書以為保惠庶

民不敢侮鰥寡而史家又以為為人淫亂而殷衰

廩辛祖甲子丙申即位六祀

庚丁廩辛弟壬寅即位二十一祀

武乙庚丁子癸亥即位復太亳遷都於河北中國微發外

夷寢盛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乃

讀史津逮 卷一 商

修辱之為華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在位四祀

於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史稱殷後太亳徙居河北而

俱古朝歌地今大名府清豐縣衛輝府淇縣

太丁武乙子丁卯即位三祀

帝乙太丁子庚午即位三十七祀

受辛帝乙第三子為紂紂母生微子啓與中衍尚為幸

已立為后而生紂故太史據法爭立紂丁未即位淫虐

無道寵妲己為長夜之飲制炮烙之刑誅戮賢臣寵任

奸回諸侯叛之民不堪命在位三十二祀周武王伐之

衣寶玉自焚死殷亡

周統系圖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懿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太洩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子克 子頤 子虎 叔帶

讀史津逮 卷一 周

重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烈王

安王

顯王 慎威王 赧王

東周君

周紀

周王乙巳

周王乙巳

始武王已卯終赧王乙巳三十二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東周君又延七年終平王共八百七十四年秦莊襄王滅之

歌武王成康昭穆共懿孝懿厲宣幽終東遷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懿從景悼敬元貞定繼長思考後威烈恭安烈及顯慎觀立赧依西周人秦地東西王合三十七

八百六十四年過曆東周君復延載享國長久為第一武王姬姓名發其先帝魯元妃有邵氏姜嫄出野履巨人跡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因名棄長好種植堯時為

農師號后稷封於邰今西安府武功縣十三傳至古公亶父遷岐在扶風美陽西北周生三子泰伯仲雍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是為文王文王王子伯邑考武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文

周紀

周王乙巳

周王乙巳

王武王王嗣位已卯伐紂弔民即天子位以木德王都鎬京今西安府長安縣以建子月為歲首邑尚赤分土建封訪洪範定謚法作樂曰大武改祀為年在位七年壽九十

三千十人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成王名誦武王元子丙戌即位周公相之制禮作樂頒度

量營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成明堂為有周令主在位三十七

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康王名釗成王元子癸亥即位克遵洪業敬共神人四歲賓服因圖空虛在位二十六年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謚法溫柔好樂曰康

昭王名瑕康王元子己丑即位南巡濟漢淮濱人載以膠舟中流溺死在位五十一年二十二年庚戌穆王即位

穆王名滿昭王子庚辰即位乘八駿周遊因征犬戎自是虜服不至作呂刑在位五十五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共王名辟忌穆王子乙亥即位在位十二年謚法既過能

改曰共懿王名囂共王子丁亥即位徙都槐里今長安縣王室遂衰在位二十五年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壬子即位廢秦始封大冢江漢水牛馬死周道凌遲在位十五年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其立已也楚僭稱王薨服不至在位十六年謚法安心好靜曰襄厲王名胡襄王子癸未即位暴虐無道淮夷入寇國人叛

襄王王出奔城今平陽府襄州在位三十七年謚法殺戮無辜

史 41-548

曰厲王出奔時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得脫周召公二相共理國事號曰共和起庚申終甲戌攝位十四年

宣王名靜厲王太子共和十四年厲王殂於瑤二相立之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幽王名宮涅宣王太子庚申即位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變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召犬戎殺王於驪山下盡取周寶賂而去在位十一年謚法動靜失常曰幽

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辛未鄭武公從諸侯即中國立

讀史津逮

卷一周

史

以豐鎬逼近犬戎東遷於洛謂之東周王室微弱始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齊晉楚漸大在位五十一年春秋始於四十九年謚法執事有制曰平

桓王名林平王孫父太子洩盂死故立之壬戌即位二十三年謚法克敬勤民曰桓

莊王名佗桓王太子乙酉即位十五年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釐王名胡齊綱目作僖莊王太子庚子即位五年元年齊

桓公會於北杏而霸諸侯謚法有爵而還曰釐

惠王名闚釐王太子乙巳即位二年莊王嬖姬所生子頹

與大夫邊伯等作亂自立王出奔溫今懷慶府溫縣已而居鄭之櫟今開封府開封鄭伯號公共伐子頹殺之奉王歸國共在位二十五年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襄王名鄭惠王太子庚午即位母蚤卒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與戎翟謀攻王畏誅奔齊十二年復歸於周王納翟后復繼之翟人來問罪王出奔鄭居於汜今開封府汜水縣狄人立叔帶爲王取王所繼翟后與居溫王告急於晉晉文公乃納王誅叔帶共在位三十三年元年齊桓公盟於葵丘今考城縣二十年晉文公盟於踐土今孟縣謚法闢地有德曰襄

讀史津逮

卷一周

史

頃王名壬臣襄王子癸卯即位六年謚法甄心動懼曰頃

匡王名班頃王子巳酉即位六年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定王名瑜匡王弟乙卯即位二十一年三年老聃生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簡王名夷定王子丙子即位十四年謚法平易不訾曰簡

靈王名泄心簡王太子始生有髭而神人稱髭王庚寅即位二十七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謚法亂

而不損日靈。

景王名貴靈王太子太子晉蚤卒以次立丁巳即位

二十四年太子聖蚤卒王愛子朝欲立之晉崩子丐之

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謚法由義而濟曰景

悼王名猛景王庶長子辛巳即位一年子朝之徒攻

而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謚法恐懼從處曰悼

敬王名丐悼王同母弟壬午即位十五年殺子朝於郢十

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多在王城王出居姑獲晉地使晉

率諸侯城成周居之成周在王城東故謂東周而王城

在成周西故謂西周非以鎬京洛陽為東西也在位四

讀史津逮 卷一周

十四年四十一一年四月孔子卒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元王名仁敬王太子丙寅即位在位六年謚法行義說民

曰元

貞定王名介元王太子壬申即位在位二十八年謚法清

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哀王名去疾貞定王太子在位三月弟叔襲弑之謚

法蚤孤短折曰哀

思王名叔哀王弟庚子弑兄自立五月弟剋攻而殺之謚

法追悔前過曰思

考王名鬼思王弟在位十五年封其弟

於河南王城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為東周之始

威烈王名午考王太子丙辰即位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

三晉趙魏韓為諸侯壞法亂紀實始王朝通鑑綱目俱

始此在位二十四年謚法彊義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

烈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庚辰即位十六年命田和為諸侯在

位二十六年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烈王名喜安王子丙午即位在位七年謚法秉德尊業曰

烈

顯王名扁烈王弟癸丑即位九年秦孝公始霸其後諸侯

讀史津逮 卷一周

皆僭稱王在位四十八年謚法施勸無私曰顯

慎靚王名定顯王子辛丑即位在位六年

赧王名延慎靚王子丁未即位在位五十九年西周公於愚狐之

年乙巳秦昭襄王滅之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

聚在洛陽南西周公在洛陽南謚法喪國心恤曰赧周以後七國爭雄

正統不緒在位十四年考王弟在位十四年考王弟在位十四年

東周君東周自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

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武公

又封少子班於鞏今河南以奉王仍襲父號曰東周惠

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惠公卒子僖嗣西周以後七年

魯桓公魯侯爵姬姓武王弟周公旦封於魯公留相王室世子伯禽就封次子相王室代爲周公餘封小國六
莊公 魯公之後始伯禽已卯終頃公壬子
二十五世三十四君共八百七十四年楚滅之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武王元年已卯就國立立六十年子考公丙已卯立
在位四年弟煬公熙癸未立從魯祭閭門在位四十六年子幽公寧一名圉在位十四年弟潰弑之
昭王不能諱周綱紀陵夷自此始魏公潰癸未弑兄自立在位五十四年子厲公擢丁丑立
在位二十七年弟獻公具甲寅立
在位五十二年子真公濬厲王二十

南史津逮

卷一

四

四年丙午立
在位三十年十五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弟武公敖宣王三年丙子立
在位十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周宣王愛戲立爲魯世子公歸而薨戲立是爲懿公宣王十三年丙戌立
在位九年爲兄括子伯御所弑伯御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弑懿公自立
在位十一年宣王伐魯討而誅之立懿公弟稱孝公稱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
在位二十七年子惠公弗湏平王三年癸酉立
在位四十六年長庶子隱公息姑平王四十九年已未惠公薨太子允少隱公攝政
在位十一年公子暈爲允弑隱公於蕚氏孔子作春秋始此桓公允桓王九年庚

年弑兄自立
生于同慶父叔牙季友在位十八年與夫

人姜氏如齊齊襄公與夫人通因使公子彭生弑公於車子莊公同莊王四年戊子立
在位三十二年夫人哀姜無子姊叔姜生子開慶父通哀姜欲立開公愛党氏孟女生子般欲立之叔牙欲立慶父公酈叔牙立其子爲叔孫氏屬季友立般公薨慶父使閭人弑弑子般於党氏而立開季友奔陳閔公聞惠王十六年庚申立
在位二年慶父通哀姜益甚謀自立弑公於武闕季友自陳奉閔公同母弟申入立之慶父奔莒
幽公申惠王十八年壬戌立
在位三十三年誅慶父以汶陽費封季友

南史津逮

卷一

五

號曰成季是爲季孫氏慶父後爲孟孫氏信公子文公興襄王二十六年乙未立
在位十八年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
即公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倭魯由此公室果三桓強宣公倭匡王五年癸丑立
在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定王十七年辛未立
在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簡王十四年已丑立
在位三十一年太子野立三月卒乃立庶子裊昭公裊景王四年庚申立
在位三十二年欲去三家不克出奔卒於乾候今成弟定公宋敬王十一年壬辰立
在位十五年子哀公將敬王二十六年丁未立
在位二十八年欲以越伐

三桓三桓文公公奔衛如邾遂如越國人迎歸卒於有
山氏子悼公寧貞定王四年乙亥立在位二十八年子
元公考王十三年癸丑立在位二十一年子穆公宣
威烈王十九年甲戌立在位三十一年子共公宣安王
二十六年乙巳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威公屯顯王十七
年巳巳立在位九年子靖公偃顯王二十六年戊寅立
在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赧王元年丁未立在位十九
年子緡公賈赧王二十年丙寅立在位二十三年子頃
公辟赧王四十三年巳丑立在位二十四年終于子楚
考烈王十四年攻魯滅之公卒於柯今東魯阿縣

讀史津逮

卷一

吳

晉世系圖

晉始封唐今定州唐縣稱唐侯晉侯燹始改爲
晉以有晉水出焉其地正名翼亦名絳乃今之
絳州而平陽是其總名至景公乃遷於新田乃
今之絳縣

唐侯—晉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

穆侯—文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

子侯
晉侯

昭叔—桓叔—莊伯—武公—獻公

惠公—懷公
文公—襄公

靈公

成公—景公—厲公

子孫—忌

少提—惠伯—悼公—平公—昭公

頃公—定公

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靖公

晉都冀今山西平陽府侯爵姬姓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
封於唐國號晉始叔虞平州終靖公乙巳四十君共七
百三十五年三晉分而滅之

唐侯名叔虞武王幼子初武王與虞母會時夢天謂曰余
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武王崩

讀史津逮

卷一

楚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虞爲戲史佚諫天子無戲言成
王六年辛卯遂封之於唐故曰唐侯子燹徙居晉水是
爲晉侯晉侯生武侯寧族武侯生成僖服人虞侯生厲
侯厲侯生靖侯宜臼厲王二十一年癸卯立在位十
八年子釐侯司徒共和二年辛酉立在位十八年子獻
侯籍宣王六年巳卯立在位十一年子穆侯弗生宣王
十七年庚寅立在位二十七年子長仇次成師不得
立穆侯弟昭叔宣王四十四年丁巳自立在位四年穆
侯太子仇率其衆襲而弑之文侯仇幽王二年辛酉弑
昭叔自立在位三十五年子昭侯伯平王二十六年丙

申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今聞號為桓叔桓叔年五十八好德曲沃大於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在位六年潘父弑之迎桓叔晉人攻桓叔誅潘父立昭侯子平孝侯平王三十二年壬寅立在位十六年桓叔子莊伯譚攻而弑之孝侯子鄂侯郇平王四十八年戊午立在位六年子哀侯光桓王三年甲子立在位八年曲沃莊伯子武公稱攻而執之桓王十一年壬申晉人立哀侯子號小子侯在位三年武公誘召弑之桓王使虢仲討曲沃立哀侯弟緡號晉侯桓王十四年乙亥立在位二十八年武公伐而滅之武公稱即位曲沃三十七年

丑立在位十四年暴虐無道趙穿弑之文公少子成公黑臀定王元年乙卯立在位七年子景公據定王八年壬戌立在位十九年立趙孤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子厲公壽曼簡王六年辛巳立在位八年為欒書卿行偃所弑悼公周襄公之後襄公生少子捷捷生惠伯談談生周簡王十四年巳丑立在位十五年子平公彪靈王十五年甲辰立在位二十六年子昭公夷景王十四年庚午立在位六年子頃公去疾景王二十年丙子立在位十四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晉益弱子定公午敬王九年庚寅立在位三十七年逐范吉射中行寅於齊子出公鑿元王二年丁卯立在位十八年智伯趙魏韓攻公出奔道死哀公驕昭公之後昭公少子雍號戴子戴子生忌忌生驕忌善智伯蚤死故智伯立驕貞定王十四年乙酉立在位十九年政由智氏智伯益橫三家共殺智伯分其地而三家愈強子幽公柳考王四年甲辰立在位十八年夜私出婦人盜殺之太子烈公止威烈王七年壬戌立在位二十七年三家初請命為諸侯子孝公順安王十年巳丑立在位十五年子靖公俱酒安王二十五年甲辰立在位二年終乙巳趙魏韓遷為家人而三分其地晉人

衛世系圖

按尚書康誥酒誥梓材則康叔係武王所封門
甚而史記稱成王平武庚分其地封康叔以撫
殷餘民康叔即最少牧野之役已致力其間不
應至成王戊子始就封宜改從周書但封之年
前不可傳疑故不敢改今衛輝府淇縣古朝歌
地而大名府滑縣西有朝歌城精丘酒池鹿臺
鉅橋皆在焉蓋淇水出滑縣地相連也然公叔
於狄宋桓公立燕公以處於費亦作滑今滑縣
白馬是也并桓楚丘以居文公其地在今開
州成公遷於帝丘亦在開州東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康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武公 莊公 州吁 子奇

桓公 太伋 宣公 惠公 懿公

子伋 戴公

讀史津逮 卷一 衛

伯完 文公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襄公 靈公

殤公 衛起 莊公

悼公

敬公

昭公 懷公 公適 慎公 釐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 衛君角

衛都朝歌 侯爵姬姓成王封武王弟康叔於衛始惠叔

戊戌終衛君角壬辰四十一君共九百零五年秦滅之

康叔封武王同母少弟成王三年戊子就封康叔生頃伯

平康伯生考伯考伯生嗣伯嗣伯生處伯處伯生靖伯

靖伯生貞伯貞伯生頃侯乃從本爵稱侯子釐侯嗣三

二十五年丁未立即位四十二年十四年庚申是共和

元年子武公和宣王十六年己丑立犬戎弑幽王將兵

勤王有功平王命為公在位五十五年修康叔之政沒

稱睿聖子莊公揚平王十四年甲申立即位二十三年

子桓公完平王三十七年丁未立即位十五年弟州吁

讀史津逮 卷一 衛

至

弑之州吁莊公嬖妾之子桓王元年壬戌弑兄自立石

碯與陳侯謀誅之止在位一年宣公晉桓公弟桓王二

年癸亥立即位十九年殺子壽及太子伋立殤公為太子

惠公朔桓王二十一年壬子立三年左右公子攻之出

奔齊衛君黔牟太子伋弟莊王元年乙酉立即位八年

癸巳奔襄公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復立二十年共在

位二十三年懿公赤惠公子惠王九年癸丑立好鶴無

道在位八年狄寇衛殺之戴公申黔牟弟弟伯完之子

惠王十七年辛酉立即位一年弟文公般惠王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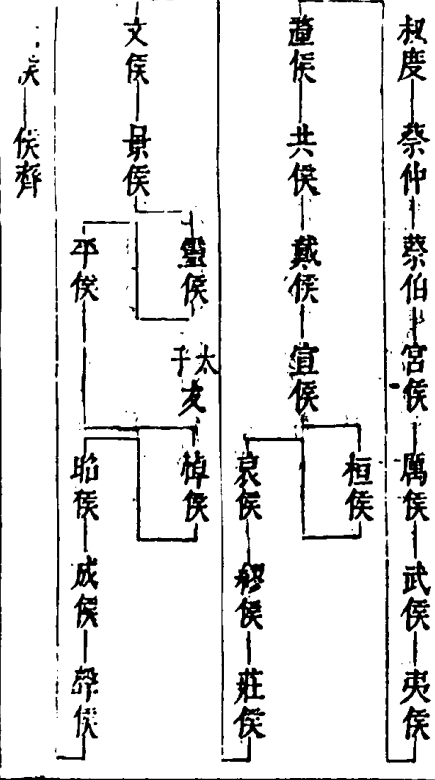
壬戌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祭楚丘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子成公鄭襄王十八年丁亥立二年出奔二年復入謀元頃在位三十五年子穆公邀定王八年壬戌立即位十一年子定公滅定王十九年癸酉立即位十二年子獻公衍簡王十年乙酉立十八年孫林父齊攻公出奔齊乙卯復入立三年共在位二十一年殤公秋定公弟靈王十四年癸卯立即位十二年晉誘與盟而執之復入獻公襄公惡獻公子景王二年戊午立即位九年夫人無子賤妾有身夢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商名曰元已而生子靈公元景王十一年丁卯立即位四十二年太子蒯聵耻夫人南子淫亂謀殺之不克出

奔宋蒯聵子出公輒敬王二十八年己酉以祖命立十二年父入出奔齊乙丑復入立七年共在位十九年莊公蒯聵敬王四十年辛酉自宋入立三年戎州告晉宋伐出奔死於己氏衛人立襄公孫班師齊伐而執之衛君起靈公子敬王四十三年甲子立二年石曼專逐之奔齊而出公復入立七年又出奔宋衛人立悼公悼公黔靈公子貞定王元年壬申逐出公子而立即位十九年子敬公弗貞定王二十年辛卯立即位十九年子昭公糾考王十年庚戌立即位六年公子亶弑之懷公威烈王元年丙辰絺昭公自立即位十一年公子頹燕

之懷公頹敬公孫公子適子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立即位四十二年子聲公訓烈王四年己酉立即位十一年是時三晉衛如小侯屬之子成侯逝顯王八年庚申立即位二十九年更貶號曰侯子平侯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立即位八年子嗣君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立更自貶號曰君獨有濮陽之地在位四十二年子懷君親王三十三年己卯立二十七年周亡在位三十年朝魏魏囚殺之弟元君魏之智己酉魏立之十四年秦拔衛置東郡徙之野王縣在位二十三年子衛君角壬申立即位二十一年終壬辰秦二世廢為庶人衛亡

蔡世系圖
蔡仲改封汝南即今汝寧府上蔡縣漢移汝南後遷州來以汝南為上蔡州來為下蔡亦稱新蔡今縣



蔡都王蔡侯爵姬姓武王封弟叔度於蔡以監殷後與管叔流言作亂放遷之而死其子胡卒德政行周公舉爲卿士復封於蔡是爲蔡仲始叔度已卯終侯葬甲午二十五君凡六百七十六年楚滅之

蔡叔度文王子武王元年已卯就國在位八年成王元年丙戌作亂放之而死國絕二年子蔡仲胡克蓋前愆成王四年已丑復封於蔡蔡仲生蔡伯肅蔡伯生宮侯宮侯生厲侯厲侯生武侯厲王十四年丙申申立在此位二十八年子夷侯共和五年甲子立在此位二十八年子釐侯所事宣王十九年壬辰立在此位四十八年子共侯與平

讀史津梁

卷十 蔡

書

王十年庚辰立在此位二年子戴侯平王十二年壬午立在此位十年子宣侯措父平王二十二年壬辰立在此位三十五年子桓侯封人桓王六年丁卯立在此位二十年弟哀侯獻舞莊王三年丁亥立十一年楚文王執以歸留楚九年子穆侯盼惠王三年丁未立在此位二十九年齊桓公侵蔡執而復歸之子莊侯甲午襄王七年丙子立在此位三十四年子文侯申匡王五年庚戌立在此位二十一年子景侯同定王十六年庚午立在此位四十九年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與婦通爲般所弑靈侯般景王二年已未弑父自立在此位十二年楚靈王誘之飲而殺之滅

蔡使公子翳居之辛未壬申二年棄疾弑靈王自立欲和諸侯復封景侯子盧平侯盧景王十七年癸酉立在此位七年殺靈侯孫隱太子友友子悼侯東國景王二十四年庚辰攻平侯子而代立在此位三年弟昭侯甲敬王二年癸未立在此位二十八年與吳破楚楚昭王復國伐蔡昭侯恐遷於州來諸大夫憚遷使賊利弑之于成侯朔敬王三十年辛亥立在此位十九年子蔡侯產元王五年庚午立在此位十五年子元侯貞定王二十四年乙酉立在此位六年子侯齊貞定王二十年辛卯立在此位四年終甲午楚惠王滅之蔡亡

讀史津梁

卷十 蔡

書

世系圖

曹叔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惠伯 戴伯 繆公

桓公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武公 平公 悼公 隱公 葬公

靖公 曹公

曹今曹伯爵姬姓武王弟振鐸受封於曹始振鐸已卯

終伯陽甲寅二十五年君凡六百三十六年宋滅之

曹叔振鐸武王元年已卯就封生子太伯胤胤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厲王十五年丁酉立。在位三十年弟幽伯強共和八年丁卯立。在位九年弟蘇弑之戴伯蘇宣王三年丙子弑兄自立。在位三十年子惠伯兕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在位三十六年弟終公武平王十二年壬午殺惠伯子自立。在位三年子桓公終生平王十五年乙酉立。在位五十五年子莊公射姑桓王十九年庚辰立。在位三十一年子釐公夷惠王七年辛亥立。在位九年子昭公班惠王十六年庚

讀史津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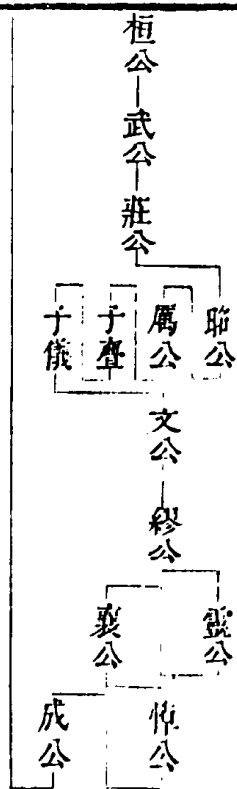
卷一

曹

申立。在位九年子共公襄惠王二十五年已巳立。在位三十五年子文公子壽頃王二年甲辰立。在位二十三年子宣公處定王十三年丁卯立。在位十七年弟成公負芻簡王九年甲申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武公勝靈王十八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七年子平公須景王十八年甲戌立。在位四年子悼公午景王二十二年戊寅立。在位九年子聲公野敬王六年丁亥立。在位五年弟通弑之隱公通敬王十一年壬辰弑兄自立。在位四年弟露弑之靖公露敬王十五年丙申弑兄自立。在位四年子曹公伯陽敬王十九年庚子立。在位十五年宋

鄭世系圖

鄭初封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武公同南上大夫之變遂遷於濟洛河間之謂之新鄭即今新鄭縣鄭州為故魏



讀史津逮

卷一

鄭

鄭都新鄭伯魯姬姓宣王庶弟友封於鄭始桓公乙未終康公丙午二十三君凡四百三十二年韓滅之恒公友厲王庶子宣王二十三年乙未受封。在位三十六年犬戎攻幽王將兵救周為犬戎所殺子武公繆王元年辛未立。在位二十七年子莊公寤生平王二十八年戊戌立。在位四十三年恒王二十年辛巳祭仲立太子忽是為昭公未幾宋誘執祭仲使立厲公厲公突昭公弟立四年祭仲復入昭公出居櫟今禹釐王三年壬寅復入立七年共在位十一年昭公忽先立宋入厲公出奔衛莊王元年乙酉入立二年因出獵高渠弑

之弟子麇莊王三年丁亥立一年會首止爲齊襄公所殺弟子儀莊王四年戊子立。在位十四年。傳瑕叔之及其二子而入厲公文公。踐厲公子惠王五年己酉立。在位四十五年。有賊姜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爾祖也。以是爲爾子。蘭有國香。果生子名蘭。繆公蘭襄王。二十五甲午立。在位二十二年。子靈公夷定王二年丙辰立。一年爲子公子家所執。弟襄公堅定王二年丁巳立。在位十八年。子悼公潰定王二十一年乙亥立。在位二年。弟威公踰簡王二年丁丑立。三年晉魏公國人立公庶兄繆晉復歸之。殺繆。在位十四年。子釐公憚靈。

王二年辛卯立。在位五年。子駟朝公公不禮爲所弑。子簡公嘉靈王七年丙申立。在位三十六年。子產執政。子定公寧景王十六年壬申立。在位十六年。子驪公黷敬王七年戊子立。在位十三年。子驪公勝敬王二十年辛丑立。在位三十七年。子哀公易負定王七年戊寅立。在位八年。鄭人弑之。共公丑聲公弟員定王十五年丙戌立。在位三十二年。子幽公已威烈王三年戊午立。在位一年。韓武子侵鄭殺之。弟繆公駟威烈王四年己未立。在位二十七年。殺相子陽爲其黨所弑。弟康公乙安王七年丙戌立。在位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

燕世系圖

召公燕 惠侯 釐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桓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成公 湣公 釐公 桓公

文公 易王 王噲 昭王 惠王 武王 孝王

主 喜 太丹

燕都北燕 今作 侯 姬姓 武王克殷封召公奭於燕。至惠侯十世乃可紀。始召公已卯終王喜已卯四十四君共九百一十年。秦滅之。 今順天府西南州舊燕城而保定府易州又稱古燕國黃金臺在焉 召公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佐武王定天下。武王元年已卯就封於燕。次子留相王室。其始傳代無攷。九世至惠侯。厲王十五年丁酉立。在位三十八年。二十四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釐侯莊宣王二年乙亥立。在位三十六年。子頃侯宣王二十八年辛亥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哀侯平王五年乙亥立。在位二年。子鄭侯平王七年丁丑立。在位三十六年。子繆侯平王四十二年癸丑立。在位

卒

在

吳世系圖

諸樊
閻閻
夫差

去齊壽夢

餘味主儉

季札

吳都姑蘧子爵姬姓太王長子泰伯與弟仲雍讓國逃之荊蠻號曰勾吳泰伯無子仲雍嗣立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已君吳因

封之始周章已卯終夫差戊辰二十一年共六百五十年越滅之

周章仲雍曾孫武王元年已卯就封傳子熊遂熊遂傳子柯相柯相傳子馮鳩馮鳩傳子餘橋疑吾餘橋疑吾傳子柯盧柯盧傳子周繇周繇傳子屈羽屈羽傳子夷吾夷吾傳子夷處夷處傳子君轉君轉傳子頗高頗高傳子句卑句卑傳子去齊去齊傳子壽夢自周章至壽夢俱父子相繼其歲月不可攷壽夢以簡王元年丙子立而吳始大稱王在位三十五年有四子季札居第四最賢壽夢欲越大立之季札不可遺命兄弟相繼必

讀史津逮

卷一 吳

空

欲致位季札長子詢樊靈王十二年辛丑立位在位十二年次子餘祭靈王二十五年甲寅立位在位十七年三子餘昧景王十五年辛未立位在位四年自諸樊之後兄弟俱祈速死餘昧卒季札終堅退讓餘昧子王僚景王十九年乙亥立位在位十二年諸樊子闔閭名光以爲季札即不立國其國也僚不當立故王六年丁亥令專諸弑王僚而自立在位十九年伐楚入郢今荆州府後與越戰於檣李今嘉興府將指而卒子夫差敬王二十五年丙午立敗越復仇在位二十三年終戊辰越王勾踐伐之兵敗自到吳人

世次

虞公爲姬姓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之後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居於吳乃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今平陸縣是爲虞仲以續仲雍後傳十二世至虞公爲晉獻公所滅世系無攷

號世次

號世次 號國今河南府陝州周召分治東西以陝爲界即此地靈寶縣亦有號州城以號仲得名

號公爵姬姓王季之子文王弟號仲之後武王元年已卯封號仲於陝之號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以輔翼王室至號公爲晉獻公所滅世系無攷

讀史津逮

卷一 虞號

空

服世系圖

叔繡世十七宣公 孝侯 服公 文公

成公 悼公 頃公 隱公 定公

文公

滕侯爵姬姓文王季叔繡之後武王封叔繡於滕今縣傳十七世至宣公要齊始見春秋宣公傳季侯轅季侯傳昭公元昭公傳文公壽文公傳成公原成公傳悼公寧悼公傳頃公結頃公傳隱公虞母隱公傳定公定公傳文公文公問喪禮井田於孟子後爲宋所滅

周異姓諸侯

齊世系圖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子糾 無說

襄公 孝公

桓公 昭公 子舍

夷仲年 無知 惠公 頃公

齊世系圖

卷十

帝

靈公 莊公

景公 子荼

悼公 簡公

平公 宣公 康公

齊都營丘

今青州府臨淄縣

侯爵姜姓四獄之後四獄佐禹平

水土有功封於呂或封申其苗裔有呂尚本姓姜氏從

其封姓故曰呂尚為周文王師伐殷有功受封於齊始

太公望已卯終康公壬寅三十一君共七百四十四年

田和篡而滅之

太公望名尚文王號曰太公望武王元年已卯就封傳子

丁公侯丁公傳子乙公得乙公傳子癸公慈母癸公傳

子哀公不辰紀侯諸之於周周烹之哀公異母弟胡公

靜立從都臨淄今青州府為哀公同母弟獻公山所弑

而自立從都臨淄子武公壽厲王二十九年辛亥立

在位二十六年十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厲公無忌宣王

四年丁丑立立位九年暴虐無道胡公子復入攻殺之

子文公赤宣王十三年丙戌立立位十二年子成公說

宣王二十五年戊戌立立位九年子昭公購宣王三十

四年丁未立立位六十四年子釐公祿甫平王四十

一年辛亥立立位二十三年子襄公諸兒桓王二十三年

甲申立立位十二年淫虐無道為公孫無知所弑無知

釐公弟夷仲年之子自立二月癸亥弑之桓公小白襄

公弟莊王十二年丙申高侯立之齊始顯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在位四十四年十四年已酉陳公子完來奔是

為田氏子無說豎刁立之二月齊人殺之孝公昭桓公

子襄王十年已卯立立位十年弟昭公湣襄王二十年

田氏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在位二十年懿

公商人桓公子匡王元年已酉弑昭公太子舍而自立

在位四年為丙歇間職所弑惠公元桓公子匡王五年

癸丑立立位十年子頃公無野定王九年癸亥立立位

十七年子靈公環簡王五年庚辰立立位二十八年子

莊公光靈王十九年戊申立，在位六年，淫於棠，姜桓叔之異母弟景公杵臼，靈王二十五年甲寅立，晏嬰為相，在位五十八年，愛寵妾芮姬，生子荼，立為太子，是為晏孺子公。卒，高國立荼。一年，田乞召公子陽生入而殺之。悼公陽生，景公子敬王三十二年癸丑，田乞立之。在位四年，為鮑牧所弑。子簡公，敬王三十六年丁巳立。在位四年，陳恒弑之。弟平公，敬王四十年辛酉立。在位二十五年。子宣公，績貞定王十五年丙戌立。在位五十年。子康公，貨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立。在位二十六年。田和遷之於海濱，卒。齊公。

讀史津逮

卷一齊

空

宋世系圖

宋都梁國，魏昭公歸德府商丘縣高辛氏子，周伯所居，而廣興。記又載宋都彭城，乃今之徐州，以春秋有宋彭城故也。

微子 微仲 宋公 丁公 湯公 厲公 倍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莊公 湣公

景公 成公 昭公 共公 太肥 元公 景公

孫糾 昭公 悼公 休公 辟公 宋公 王假

宋都彭城，公圉子，姓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此地。武庚叛，成王討滅之，乃封微子以奉殷祀。始微子戊子終王假乙亥三十二君，共八百二十八年。楚魏共滅之。微子啓帝乙長子，成王三年戊子就封。傳弟微仲衍微仲，傳子宋公稽，宋公傳子丁公，申丁公傳子湣公，共湣公傳弟煬公，熙湣公子鮒祀，叔之而自立，是為厲公。子倍公，舉厲王二十一年癸卯立。在位二十八年。十八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惠公，昭公十二年辛未立。在位三十年。子哀公，宣王二十八年辛丑立。在位一年。子戴公，宣王二十九年壬寅立。在位三十四年。子武公，司空平。

讀史津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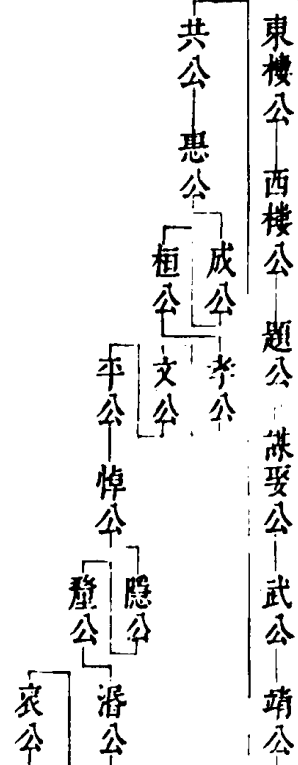
卷一宋

辛

王六年丙子立。在位十八年。子宣公，力平王二十四年甲午立。在位十九年。舍太子與夷而立其弟和。穆公和子王四十二年癸丑立。在位九年。舍其子湣而立宣公子與夷。殤公與夷相王元年壬戌立。在位九年。戴公之孫華督殺孔父，取其妻。公怒，欲誅之。督遂弑公。迎穆公子湣於鄭而立之。莊公，湣王十年辛未立。在位十九年。子湣公捷。莊王六年庚寅立。在位十年。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萬有力，以局弑公於蒙澤。宋湣而立公子游。宋人殺游，立湣公弟桓公。桓公禦說，釐王元年庚子立。在位三十一年。子襄公，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

義之不許襄王二年辛未立，在位十四年，與楚戰於泓，敗傷而卒。人目為宋襄之仁。子成公王臣，襄王十六年乙酉立，在位十七年。卒，弟禦攻殺其太子而自立。宋人殺之，立成公少子杵臼。杵臼公杵臼，襄王三十三年壬寅立。無道，國人不在位九年。襄公夫人使衛伯攻殺之，而立其弟鮑華。文公鮑華，匡王三年辛亥立，在位二十二年。子共公穀，定王十九年癸酉立，在位十二年。卒，司馬唐立，攻殺太子肥。宋人誅山立，共公少子成平公成簡王十一年丙戌立，在位四十四年。子元公佐，景王十四年庚午立，在位十五年。為魯昭求入國，行卒於道。子景公頭曼，微王四年乙酉立，三十年甲寅滅，在位十六年。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昭公特元公之後，元公生少子禘秦，禘秦生公孫糾，糾生特，特立，定王二十三年辛卯立，在位四十七年。子悼公購，由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立，在位八年。子休公田安王七年丙戌立，在位二十三年。子辟公辟兵，烈王四年己酉立，在位三年。子宋公剔，成烈王七年壬子立，在位四十一年。為弟假所襲，出奔齊。宋王偃，顯王四十一年癸巳，逐兄自立。十一年，偃號稱上暴虐無道，諸侯謂之桀宋，在位四十二年。終乙亥，齊湣王與楚魏伐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宋以

杞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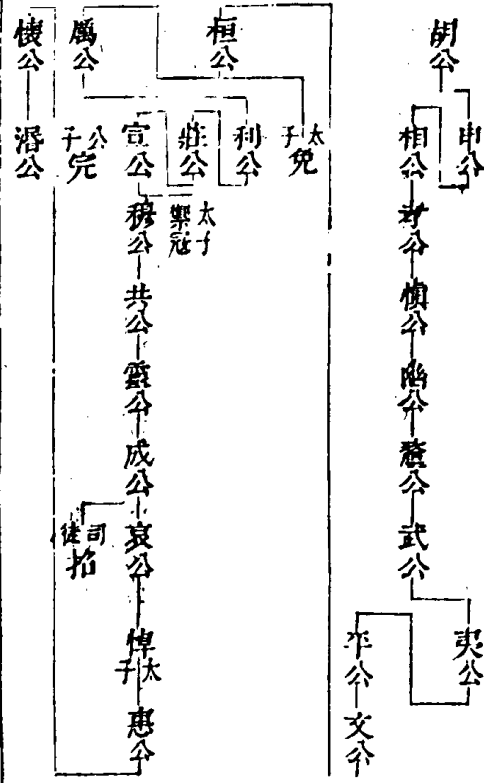


出公 — 簡公

杞都雍丘，今開封府杞縣。如姓武王克殷，求夏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祀。五世至武公，始見春秋。至簡公，

公十六君，共二百四十七年。楚惠王滅之。
 東樓公傳子西樓公，西樓公傳子題公，題公傳子謀要公，謀要公傳子武公，立四十七年。傳子靖公，立二十三年。傳子共公，立八年。傳子德公，公即惠公，立十八年。傳子成公，立十八年。傳子桓公，姑容立十七年。傳子孝公，有立十七年。弟文公益姑，嗣立十年。弟平公郁釐，嗣立十八年。傳子悼公，成立十二年。傳子隱公，乞立七月，為弟過所弑。釐公過弑兄，自立十九年。傳子湣公，維立十六年。為弟闕路所弑。哀公闕路弑兄，自立十年。傳子出公，過立十一年。傳子簡公，春立一年。楚惠王滅之。杞以

陳世系圖



南史陳世

卷一陳

主

陳都宛丘今陳侯爵焉姓舜後虞幕之裔居於鴻池今陳因以為姓武王克殷求舜後得滿以元女大姬配之封之於陳以備三恪始胡公已卯終閔公壬戌二十四君共六百四十四年楚滅之黃帝堯舜後為二帝夏商為二王後左傳杜註誤胡公滿賜父之子武王元年已卯就封傳子申公犀申公傳弟相公皋羊相公傳子季公突季公傳子慎公圉戎慎公傳子幽公寧厲王二十五年丁未立在此位二十三年子釐公孝共和十一年庚午立在此位三十六年子武公靈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在此位十五年子夷公說幽王三年辛酉立在此位三年弟平公變幽王五年甲子立

南史陳世

卷一陳

主

在位二十三年子文公圉平王十七年丁亥立在此位十年子桓公鮑平王二十七年丁酉立在此位三十八年四子太子免次躍次林少杵曰厲公佗文公少子母蔡如桓王十四年乙亥蔡為殺太子免而立之二年生子完在位七年太子免弟躍與蔡人誘殺之而自立是為利公立五月辛弟莊公林桓王二十一年壬午立在此位七年弟宣公杵臼莊王五年己丑立在此位四十五年嬖妻生子款殺太子禦寇而立之太子素愛公子完完懼奔齊穆公款襄王五年甲戌立在此位十六年子共公朔襄王二十一年庚寅立在此位十八年子靈公平國頃王六年戊申立在此位十五年淫於夏姬其子徵舒弑之子成公午定王九年癸亥楚莊王伐陳誅徵舒而立之在此位三十年子哀公弱靈王四年癸巳立在此位三十五年鄭姬生悼太子師嬖妾生留留有寵公屬於弟司徒招公病指殺太子立留公怒括送圖公公自起楚聞亂伐陳滅之惠公壽悼太子之子陳滅五年楚平王立欲和諸侯求晉立之景王十七年癸酉即位續哀公卒時戊辰年為元共二十八年子懷公柳敬王十五年丙申立四年朝吳吳留之卒於吳子湣公越敬王十九年庚子立在此位二十三年終壬戌楚惠王滅之陳亡

越世系圖

允常 勾踐 廔與 不壽 翁 駢 之侯 無
 越都會稽府今紹興 子爵姒姓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庶子
 無餘封於越世守禹祀歷殷至周傳二十餘世至允常
 拓土始大子勾踐滅吳霸中國傳子廔與廔與傳不壽
 不壽傳翁駢傳駢傳之侯之侯傳無疆凡七世父子
 相繼至無疆伐楚兵敗被殺越人宗族分散其後朝服
 於楚七世至閔君拙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封為越王奉
 越祀後東越閩越諸君皆其裔也世稱禹平水其功
 烈最大故其後嗣食報不替云

薛世系圖

薛侯 獻侯穀 襄侯定子 薛伯比襄侯子國

惠伯夷

薛侯爵任姓黃帝苗裔仲虺居薛為湯佐相武王克殷
 復封其後奚仲於薛今滕縣南為薛侯至獻侯始來朝魯齊
 桓公黜之為伯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紀世次 今齊九縣

紀侯爵姜姓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
 王后魯莊公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鄒入於齊四年紀侯
 大去其國

許世系圖

文叔 德男 伯封 孝男 靖男 康男 武公
 文公 莊公 桓公 僖公 穆公 昭公 靈公
 仲公 許公 元公 公結

許都潁川府今開封 男爵姜姓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
 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後八世至莊公始見春秋
 國小近鄭鄭滅之以為郕也後附於楚楚遷之於城父
 今亳州又遷之於百羽今南陽縣又遷之於今南陽府
 許自文叔德男伯封孝男靖男康男武公相繼至文公名
 興父莊公名弗桓公名鄭僖公名業穆公名新臣其世

薛世系圖

大康月無可攷穆公傳僖公子昭公錫我昭公傳子靈
 公寘靈公傳子仲公買為太子止所弑子許公斯傳子
 元公成元公傳子公結為鄭所滅諱公

莒世系圖

茲丕公 紀公庶其 厲公季佗 渠丘公僕
 黎比公密州子展 著丘公展與 郊公狂

莒世系圖

莒子爵已姓少昊之後武王克殷封茲與期於今莒州
 一世至茲丕公始見春秋自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後
 四世而楚滅之

邦世系圖

邾儀父克邾子貜文公遂蔭定公翟且

宣公輕 悼公華 莊公穿 隱公益姑

桓公華

邾附庸國子爵曹姓顓頊之後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武王

克殷封曹挾於邦縣今鄒十二世至邾子克始見春秋傳

九世至桓公華爲楚所并報亡

小邾子爵曹姓。出自邾拔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

鄒爲附庸春秋時鄒黎始來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

東北鄆城州今沂是也齊桓公霸鄆君附從始列諸侯

前史津逮

卷一

毒

楚世系圖

江陵縣志

敗懼而去郢遷都今襄陽府宜城縣東項襄王
敗於印起東北保陳城今獨封府陳州主步烈
王爲秦所遣復去陳徙壽春今鳳陽府壽州

[illegible]

熊揚 熊廷

熊殿

[illegible]

熊罴 熊羆 熊次 熊胸 熊羴

武王 文王

庚王 然員

—

共毛
靈王

平王 昭王 惠王 簡王 聲王 悼王

宣王

威王 懷王 頃襄王 考烈王 哀王

頁弼

楚都郢子鬬牛姓顓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之後吳回

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一生六子。一拆割而產。長日昃。

吾名樊爲己姓、衛是也、次曰惠連、是爲參胡韓是也、三

日彭祖名頊一名篋鏗爲彭姓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

卷一 楚

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四日會人求言是爲師

人鄭是也五日曹姓安邦是也六日季連半姓季連之

後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荊蠻周號

楚始熊繹丙戌終王負芻戊寅四十一君共八百九十

三年秦滅之

緯陽熊曾孫鰲熊生誕誕生在在生縛成王元年丙戌

就封是年
開國緯傳于艾
艾傳于顓
顓傳于勝
勝傳弟

揚傳子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以蠻夷不與中國號誼立

長子母康爲句王太子摯紅爲朔王少子執疵爲處

後為其弟延所執熊延弑兄自立生子勇厲王三十
 年甲寅立、在位十年、勇弟嚴共相五年、甲子立、在位十
 年、子霜宣王元年甲戌立、在位六年、弟徇宣王七年庚
 辰立、在位二十二年、子嬰宣王二十九年壬寅立、在位
 九年、子若敖宣王三十八年辛亥立、在位二十七年
 子宵敖坎平王八年戊寅立、在位六年、子蚡冒貽平王
 十四年甲申立、在位十七年、弟武王通平王三十一年
 辛丑弑蚡冒子代立、靖尊號於周、不許遂自稱武王、在
 位五十二年、伐隨、卒於軍中、子文王賁莊王八年
 壬辰立、始都郢、在位十三年、子杜敖、賴惠王元年乙巳
 立、在位五年、欲殺弟憚、憚奔隨、與隨襲弑之、代立、成王
 懷惠王六年庚戌弑兄自立、在位四十六年、為太子商
 臣所弑、穆王商臣襲王二十七年丙申弑父自立、在位
 十二年、子莊王侶頃王六年戊申立、初淫樂不親政、三
 年忽行誅賞、遂羈諸侯、觀兵問鼎、在位二十三年、子共
 王實定王十七年辛未立、鄢陵之戰、為晉所敗、矢集於
 王目、在位三十一年、有五子、太子招子、圉子、比子、胥葵
 疾康王招靈王十三年壬寅立、在位十五年、子郊敖員
 景王元年丁巳立、在位四年、公子圍問疾、絞而弑之、及
 其子莫與平靈王、圍景王五年辛酉弑兄子自立、在位

十二年、盤樂乾谿、公子棄疾殺太子祿而立兄子比、為
 王子哲為令尹、靈王餓死於乾谿、今亳、州南、子比雖立、迫於
 棄疾、自殺、平王棄疾詐弑兩王而自立、景王十七年癸
 酉即位、改名熊居、十三年寵費無極、納太子建婦、生子
 珍、殺伍奢及其子、向伍員奔吳、太子建奔宋、昭王珍敬
 王五年丙戌立、十年吳伐楚、入郢、出奔、次年復國、太子
 遷都、在位二十七年、子惠王章敬王三十二年癸丑
 立、在位五十七年、子簡王、中考王十年庚戌立、在位二
 十四年、子釐王、當威烈王十九年甲戌立、在位六年、為
 盜所殺、子悼王、烈安王元年庚辰立、在位二十一年、子
 肅王、威安王二十二年辛丑立、在位十一年、弟宣王良
 夫烈王七年壬子立、在位三十年、是時列國皆稱王、為
 戰國之始、子威王、商顯王三十年壬午立、在位十一年
 子懷王、槐顯王四十一年癸巳立、在位三十年、號屈平
 聽張儀、秦昭王誘入武關、拘留之、卒於秦、子頃襄王橫
 赧王十七年癸亥立、在位二十六年、子考烈王、完赧王
 五十三年己亥立、七年乙巳、周亡、丙午、列國分王、又十
 八年、共在位二十五年、子幽王、得甲子立、在位十年、同
 母弟哀王猶立二月、庶兄負芻弑之、王負芻甲戌弑兄
 自立、在位五年、終戊寅、秦始皇遣王翦伐而執之、楚亡

秦世系圖

非子封秦於今鞏昌府秦州平王之子之政
豐之地列為諸侯居於今西安府興平縣之
公居汧渭之衝以東寧公從居平陽今鳳翔
府岐山縣西公遷於雍今鳳翔縣公遷於
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公乃遷咸陽今西安府
咸陽縣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

出子

太子—寧公—武公—宣公

德公—成公

穆公—康公—共公—桓公

景公—哀公—太子—惠公—悼公—厲公—繆公

秦世系圖

卷一 秦

文

太子—靈公—獻公—孝公—惠王—武王
昭子—惠公—出公
簡公—惠公—出公
昭王—孝王

莊王—始皇—二世—子嬰

應秦都咸陽伯爵姓顓頊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
業生大費是為伯翳伯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嬴十四
世孫蜚廉生惡來惡來世孫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分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

至襄公伐犬戎有功平王始封為諸侯始非子丙子終
莊襄王甲寅三十五君共六百三十九年至始皇二十
五年始并六國天下一統稱帝世稱呂月嬴姓六國尚
存秦先公云

非子大駱子襄王十年丙子就封在位二十八年子秦侯

厲王二十二年甲辰立即位十年子公伯厲王三十二

年甲寅立即位三年子秦仲厲王三十五年丁巳立

位二十三年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命秦仲誅之為

戎所殺長子莊公兄弟五人宣王七年庚辰與兵七千

使伐西戎破之復立為秦仲後及子之大駱地在位四

秦世系圖

卷一 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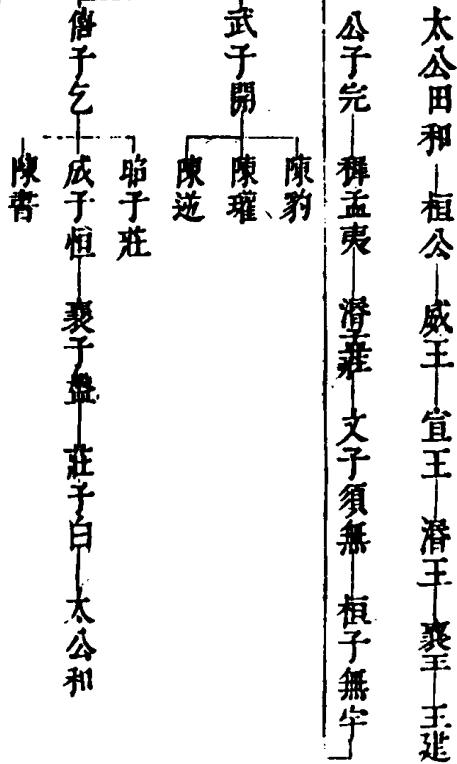
文

十四年子襄公幽王五年甲子立即位十二年犬戎寇
幽王特兵救周又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始封為諸侯
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平王六年丙子立即位五十年
始為卿時得陳寶太子蟬公蚤死其子寧公年十歲桓
王五年丙寅立即位十二年少子出子方五歲桓王十
七年戊寅大庶長三父等廢太子立之立六年後令人
賊殺之寧公太子武公桓王二十三年甲申立即位二
十年太子白不立立弟初以人從死有六十六人德公
出子同母兄釐王五年甲辰立下居雍在位二年長子
宣公惠王二年丙午立即位十二年子九人不立立弟

弟成公惠王十四年戊午立，在位四年。子七人不立。立弟弟穆公。任好惠王十八年壬戌立，尊賢使能，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諸戎，在位三十九年。子四十四人死，以人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子肅公。懿襄王三十二年辛丑立，在位十二年。子共公。和匡王五年癸丑立，在位五年。子桓公。定王四年戊午立，在位二十七年。子靖公。后簡王十年乙酉立，在位四十年。子哀公。景王九年乙丑立，在位三十六年。太子夷公蚤死，其子惠公敬王二十年辛丑立，在位十年。子悼公。敬王三十年辛亥立，在位十四年。子厲共公。敬王四十四年乙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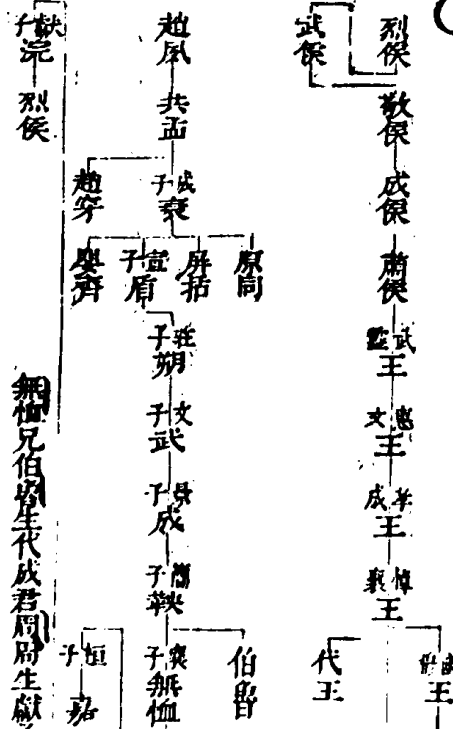
在位三十四年。子躁公。貞定王二十八年己亥立，在位十四年。弟懷公考王十三年癸丑立，四年。大臣圍之，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其子靈公威烈王二年丁巳立，在位十年。子獻公不得立，立季父悼子簡公。悼子懷公子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立，在位十五年。子惠公安王三年壬午立，在位十三年。子出公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在位二年。庶長改迎靈公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及其母沉之於淵。獻公安王十八年丁酉立，在位二十三年。子孝公顯王八年庚申立，在位二十四年。初用商鞅變法。秦益彊。子惠文王顯王三十二年甲申立，在位二十三年。

始僭稱王。更元。又十四年為戰國之始。共在位二十七年。子武王。潁王五年辛亥立，在位四年。王有九好戲，舉鼎絕膺而死。異母弟幽王。潁王九年乙卯立，五十年乙巳。冠周。西周君入秦，獻邑，周以列國分王。又五年共在位五十六年。子平王。文王柱即位三日卒。子莊王。釐王。釐王不韋力得為嗣。辛亥立，滅東周。君在位四年。終甲寅。子政嗣。別有紀人以爲呂不韋之子云。赧王五十九年。史記明載西周君入秦，獻地時王寄食西周，卽獻地非王所得。專而通鑑綱目俱誤以西周君爲赧王。



癸卯立始僭稱王在位三十六年子宣王辟疆顯王二
十七年己卯立孟軻至齊王不能用在位十九年乘燕
之噲之亂伐而取之子湣王地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立
在位四十年燕復伐來伐王出奔爲淖齒所執子襄王
法章報王三十二年戊寅田單大破燕師求而立之在
位十九年子王建赧王五十一年丁酉立九年乙巳周
以丙午以後列國分王又三十五年共在位四十四年
秦僞與爲好其國四十年不被兵終庚辰秦伐而降之
遷於共今衛輝府輝縣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國人哀之歌曰
松耶栢耶耶住建共者客耶田齊也

趙世系圖



無極兄伯盛生代成君周府生獻子浣
妻予以伯盛不得立故會其子而立浣

讀史津逮 卷一

金

趙都邯鄲今廣平府縣其先與秦同祖蜚廉二子長惡來爲秦祖次季勝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穆王封於趙城七世生叔帶事晉始建趙氏於晉又五世生夙又七世生簡子鞅鞅生無恤世爲晉卿無恤卒立兄子代成君子獻子浣襲子弟桓子嘉逐浣自立卒復立獻子生烈侯續與韓魏三分晉受王命爲諸侯始烈侯於烈終代王嘉已卯十一君共一百八十七年秦滅之烈侯籍獻侯浣子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受命在位九年弟武侯安王三年壬午立即位十三年魏侯章烈侯子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即位十二年始分晉滅之入戰國下

成侯種烈王二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五年。子肅侯語顯王二十年壬申立。在位二十四年。子武靈王顯王四十四年丙申立。時列國稱王。武靈王謂已不願稱王。而國人稱之。在位二十七年。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圍之於沙丘。今順德府平鄉東北餓死。子惠文王何赧王十七年癸亥立。在位三十三年。子孝成王丹赧王五十年丙申立。十年乙巳。周以丙午列國分王。又十一年。共在位二十一年。子悼襄王假。丁巳立。在位九年。子幽穆王遷。丙寅立。在位八年。秦伐之。執王遷。放於房山。代王嘉悼襄王長子甲戌。趙大夫立之。在位六年。終已。即為秦所滅。趙以

讀史津逮

卷一 趙

金

魏世系圖

史記襄王在位十六年。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生昭王。世本無哀王。故不敢增入。

文侯 武侯 惠王 襄王 昭王 安釐王

景閔王 王假

魏類

魏類

史記武子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糾終生魏廣麻生獻子

武子魏犇

尉武子呂錡

呂相

莊子魏絳

獻子魏舒

魏侈 襄子魏曼多 桓子助 橘子乘 文侯斯

魏都大梁

今開封府與周同姓畢公高之後畢蒚事晉時公滅魏以封萬其後桓子三分晉孫斯受王命為諸侯

始文侯丁巳終王假丙午八君共二百餘年秦滅之八

文侯斯桓子之孫威烈王二年丁巳立。在位十八年。受命為諸侯。共在位三十八年。子武侯擊安王十六年乙未

立烈王元年丙午始分晉滅之。人戰國。在位十六年。子

惠王登烈王六年辛亥立。始僭稱王。立三十六年。孟軻

至梁。又後元十七年。共在位五十二年。子襄王赫慎觀

王四年甲辰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昭王赧王二十一年

丁卯立。在位十八年。子安釐王赧王三十九年乙酉立

讀史津逮

卷一 魏

金

二十一年乙巳。周以丙午列國分王。又十三年。共在位

三十四年。子景閔王增已未立。在位十五年。子假甲戌

立。在位三年。終丙子。秦侵魏。灌大梁。執之。魏以

韓世系圖

景侯 烈侯 文侯 哀侯 懿侯 昭侯

宣惠王 襄王 釐王 桓惠王 王安

韓無忌 韓襄

韓武子萬 求伯簡 子與 獻子厥

宣子起 貞子須

簡子不信 莊子庚 康子虎 武子啓章 景侯虔

韓都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與周同姓晉曲沃莊伯之弟曰韓

厥其孫簡爲求伯生子與封於韓厥曰韓武子三世生

厥爲晉卿八世生康子分晉國十世生虔安王命爲諸

侯如景侯虔癸酉終王安辛未十一君共一百七十九

年秦滅之

景侯虔武子啓章之子威烈王十八年癸酉與魏同受

王命爲諸侯在位九年子烈侯取安王三年壬午立

在位十三年子文侯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在位十年子哀

侯安王二十六年乙巳立始分晉滅之入戰國在位六

年韓嚴弑之子懿侯烈王六年辛亥立在位十二年子

肅史津逮卷一 韓

金

昭侯顯王十一年癸亥立在位二十六年子宣惠王顯

王三十七年巳丑立始僭稱王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

倉赧王四年庚戌立在位十六年子釐王咎赧王二十

年丙寅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桓惠王赧王四十四年巳

丑立十七年乙巳周亡兩午列國分王又十七年共在

位三十四年子王安癸亥卽位在位九年終辛未秦侵

韓洮之韓亡

韓魏宜入同姓諸侯因與趙同外音且在戰國故不

便分析戰國七雄燕在其內因入在同姓亦不復分

讀史津逮卷一終

讀史津逮卷二

秦紀

始皇乙卯終子嬰甲午三十四年自始皇庚辰卽

皇帝位得統凡十五年爲漢高祖所滅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子人以其爲實呂不韋所生乙卯卽王

位二十五年并滅六國天下一統從本號稱秦二十六

年庚辰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始稱皇帝以周火德

王秦代之從所不勝爲水德以十月朔爲歲首色尚黑

都咸陽除諡法自稱始皇帝祈傳二世三世至萬世滅

封建而置郡縣焚詩書以愚黔首殺豪傑戮儒生造阿

讀史津逮卷二 秦

房築長城封泰山游東海在帝位十二年崩於沙丘今

州府遺詔立長子扶蘇趙高私與李斯謀立少子胡亥

矯詔賜扶蘇及將軍蒙恬死

二世皇帝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二十餘子亥最愛從游幸

故始皇崩得立趙高用事指鹿爲馬擄蔽聰明群盜起

天下亂在位二年趙高使齋望夷宮弑之

秦王子嬰二世兄子一云卽扶蘇子趙高弑二世迎立之

遂族誅高卽位降皇帝號稱王立六十四日沛公兵入

關迎降軹道傍後爲項羽所殺秦亡

論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尙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

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秦之易呂晉之為牛余頗疑後世惡暴秦篡晉而甚其譏使異人得邯鄲姬未十月而生子或疑為呂出今乃期年而生始皇較常期已逾兩月何以必指定為不韋之孫至晉武既以酒醕其特牛金又何以稱恭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皆閭房曖昧之事不當布於策也

讀史事紀

卷二 秦

二

秦末諸國

歌始皇二世終子嬰楚為陳勝趙武臣齊起田儼至橫止魏咎及豹韓成燕王韓廣滅秦代西楚為政封三秦

楚

楚隱王陳勝字涉陽城人與陽夏人吳廣俱為屯長督九百人戍漁陽失期當斬二世元年壬辰七月起兵詐稱公子扶蘇入據陳府今開封府陳州稱陳王國號張楚十二月其御莊賈殺以降秦凡立六月勝雖死其所置道王侯特相竟亡秦

楚王項陳人與秦嘉同起兵於彭今鄆城縣二世二年癸巳

正月陳王敗死騎乃據彭今沛縣自立為楚王凡四月項梁擊殺之

義帝名心故楚懷王裔孫在民間為人牧豕二世二年六月項梁從民望求而立之都彭縣今漢王元年乙未正月秦既滅項籍陽尊為義帝徙之於長沙都彭縣今湖南長沙縣二年十月陰使九江王英布要於江中弑之凡立二年二月

西楚霸王項籍字羽其季父項梁故楚特項燕之子與籍避仇吳中二世元年九月間陳涉兵起遂殺會稽守殷通自號武信君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二年九月戰於定

讀史事紀

卷二 秦末諸國

二

陳今為秦特章邯所殺凡立一年一月籍勇力絕世力能扛鼎目重瞳子同梁起兵渡江梁死楚王封籍於魯副宋義為大將北救趙漢王元年十二月入關燒秦宮室殺降王子嬰正月自為盟主分立十八王陽尊楚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自稱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四年戊戌十二月漢兵圍之垓下今虹縣戰敗至烏江今和州自刎凡立四年楚以在正月前衡山王吳芮故秦番陽令號曰番君以女妻黥布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為衡山王都

今黃州府後五年己亥正月漢已定天下徙之長沙七月

而卒凡立五年謚文王子成王臣六年庚子嗣立
在位八年子哀王明惠帝二年戊申嗣立
在位七年子恭王若呂后二年乙卯嗣立
在位九年子靖王著孝文帝三年甲子
嗣立
在位二十一年後元七年甲申來朝卒無
後國除通共五十年哀王明漢書作同共王若作右靖王若作羌

臨江王共敖始故楚柱國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今荊州漢三年丁酉七月卒子驩嗣立
四年十二月漢破滅之父子共立四年

九江王英布始故楚將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布為九
江王都六今六二年丙申十二月歸漢布四年
請史津逮 卷二 秦末諸國 四

七月漢復立為淮南王都壽春今壽十一年乙巳見韓
彭誅夷心恐發兵反高祖自將擊滅之國除凡立七年
共九年

趙王武臣陳人陳勝已立為王使之將兵徇趙地二世元
年八月自立為趙王二年十一月其將李良襲而殺之
凡立一年四月

代王趙歇二世二年正月張耳陳餘擊殺李良立之居信
都今順德府又名漢王元年十一月項籍分封歇為代
王二年十月為漢將韓信所滅凡立四年

常山王張耳始故趙相漢王元年正月項籍更封耳為常
山王都襄國今河南十月歸漢三年漢復立耳為趙王五年
已亥九月卒凡立二年六年庚子子敖嗣立
在位四年周廢父子共立六年趙亡

齊王田儋狄人故齊王田氏族儋從弟榮弟橫皆豪傑
宗彊得人心二世元年九月陳涉使周市界地至狄儋
詐縛奴謁令遂殺令起兵自立為王二年六月為秦將
章邯所殺凡立十月齊人聞儋死立故王建弟假為王
凡一月儋弟榮引兵逐假假亡走楚乃立儋子市為王

漢元年正月秦既滅項籍徙封市為膠東王都即墨
東今縣以臨墨水而名榮以已不得王留市母至膠東
市懼楚走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而自立為王遂
田都攻殺田安并三齊地凡八月楚悉伐之東走平原
今濟南平原民殺榮二年二月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
而相之三年十一月為韓信所執橫聞廣死自立為王
凡一年信盡平齊地漢王立為帝橫懼誅與五百人入
海島高祖召之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剄
五百人聞之皆自殺齊共立四年

臨淄王田都始故齊將從救趙入關漢元年正月項籍更
封滿王田都始故齊將從救趙入關漢元年正月項籍更

封都為臨淄王都臨淄五月田橫擊之亡走楚凡立四月地屬齊

濟北王田安故齊王假孫項籍方救趙安下濟北數城降籍漢元年正月籍分封安為濟北王都博陽今濟南府長清縣七月田榮擊殺之凡立六月地屬齊

燕

遼東王韓廣故趙王將二世元年九月趙王使韓廣地乃自立為燕王漢元年正月項籍更封廣為遼東王都無終今玉田縣八月燕王滅荼擊殺之凡立四年

燕王滅荼始故燕將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荼為燕王都

讀史津逮 卷二 秦末諸國

六

五年已亥九月反漢滅之凡立五年

魏

魏王魏咎故魏公子封寧陵君秦遷咎為家人陳勝起使

周市徇魏地二世元年九月立咎為王二年六月秦將

章邯圍之於臨濟兵敗自殺凡立十月弟豹走楚二世

二年九月復徇魏地自立為王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

豹為西魏王都平陽二年八月漢遣韓信伐魏執之凡

立三年二月魏亡

殷

殷王司馬卬始故趙將定河內有功漢元年正月項籍分

封卬為殷王都朝歌十二月陳餘擊滅之凡立一年

韓

韓王韓成故韓公子封橫陽君二世二年二月張良說項梁立以為王都陽翟今禹州及梁敗死成奔楚項籍分封為韓王然以其不從入關無功不遣就國殺之

河南

河南王瑕丘公申陽始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為河南王都洛陽十一月敗降屬漢為河南郡凡立十一月

關中四王

讀史津逮 卷二 秦末諸國

七

漢王始為泗上亭長一世元年壬辰九月陳涉兵起沛父

老率子弟殺令迎為沛公乙未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為

漢王都南鄭今漢中府四年滅楚即帝位

雍王章邯始為秦將漢元年正月項籍已立沛公為漢王

乃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封邯為雍王都廢

丘今西安府二年六月漢伐殺之凡立一年五月

塞王司馬欣始為秦長史漢元年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為

塞王都櫟陽今臨潼縣八月漢伐降之凡立七月

翟王董翳始為秦都尉漢元年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為

王都高奴今鄜州東延安府塞縣八月漢伐降之凡立七月

西漢繼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高帝 惠帝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太子 史皇 宣帝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成帝

元帝

定陶 哀帝

中山 平帝

孺子嬰

前史津逮

卷二 西漢

八

西漢世系圖

太祖 高祖

齊悼惠王肥

孝惠帝 盈

淮南厲王長

趙隱王如意

太宗文帝 桓

趙共王 恢

趙幽王 友

燕靈王 建

孝惠帝 盈

梁孝王武

中山靖王勝

臨江閔王榮

世宗武帝 微

廣川惠王越

梁懷王 揖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閔

魯共王 餘

江都易王非

趙敬肅王彭祖

長沙定王發

膠西王 端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 參

戾太子 據 史皇孫

齊懷王 閔

燕刺王 旦

廣德王 胥

昌邑王 賀

昌邑王 賀

昌邑王 賀

昌邑王 賀

昌邑王 賀

公太

伯 美頤侯信

仲 吳王濞 反敗死

季 吳王濞 反敗死

辟非 早卒

交 吳王 戊辰敗

趙 吳王 戊辰敗

趙 吳王 戊辰敗

高祖同產合七國之叛圖

前史津逮

卷二 西漢

九

中宣帝 詢

東平思王宇

中山孝王興

孝平帝 衍

孝元帝 奭

孝成帝 驁

淮陽憲王欽

定陶共王康

孝哀帝 欣

中山哀王竟

楚孝王 器

廣威侯 助

廣威侯 助

高祖

齊悼惠王肥

孝惠帝 盈

趙隱王如意

太宗文帝 桓

淮南厲王長

趙共王恢

趙幽王友

燕靈王建

齊哀王 襄

城陽王 祉

濟北王 卬

濟南王 卬

魯王 卬

梁王 卬

淮南王 安

衡山王 賜

趙王 卬

西京外戚圖

史良娣宣帝祖母 樂陵侯高 武陽侯卬

良娣兄恭 平陽侯元

宣帝母王夫人

平昌侯顯宣帝夫人 大司馬車騎將軍接

樂昌侯武宣帝夫人 丞相商

平恩侯許廣漢 宣帝許皇后

弟傳望侯許舜 樂成侯延壽

弟奉世 左馮翊野王 宣鄉侯參

弟元馮昭儀平帝祖母

讀史津逮 卷十一 西漢

王氏移 太司馬將軍軍中賜餐 齊高廷 臣安新公

元后政君 元后姊君俠子 定陵侯淳于長

太司馬大將軍陽平侯鳳 襄 永子 安

追封新都哀侯 曼 壽 隔

平阿侯位特進領城門 譚 仁 術

霍君榮 安成侯 崇 奉世

太司馬將軍軍中賜餐 現 睦

位特進領城門 霍侯立 杜 弘

太司馬將軍軍中賜餐 涉

高平侯 逢時 買之

定陶丁姬宣帝母

兄忠 平周侯滿

陽安侯明

孝元傳昭儀 哀帝祖母

同產弟子孟 高武侯卬 大司馬

中叔 孔鄉侯安 女為哀帝

子元

幼君 汝昌侯商

同母弟鄭卿 信陽侯業

十

王氏秉政自鳳始鳳死為從弟自代以音能曲事鳳也

音死翁卿俱先云遂用商繼之商死因立多舞過遂用根

逢時無材能又於根輔政時死拜用繼四父卒移漢祚

第四女八男鳳約與元后同

母商立根逢時同日封朝之五侯育子王氏中稍賢而

風最盛

漢紀

西漢十二帝二百三十年東漢中興亦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合四百二十六年蜀漢二帝又延四十三年

歌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光武明章和廢安

順冲質帝桓靈獻前後漢帝各十二漢昭烈及帝禪

加莽十四淮陽二四百六全漢中興

西漢

始高祖乙未入關滅秦為漢王巳亥滅楚即帝位終淮陽王甲申十二帝并呂后邦元共二百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帝堯之裔始為泗上

讀史津逮 卷十一 西漢

十一

亭長乙未入關滅秦即漢王位凡四年巳亥二月滅楚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漢以火德王都長安今西安府

長安 尊父太公為太上皇封兄高為燕王喜子淵為吳王弟交為楚王從弟買為荆王澤為燕王在帝位八年

共十二年壽五十三楚長陵禮誼法無高以為功最高

而為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后呂雉戚夫人最幸子八長齊悼惠王肥微時外婦所生次惠帝淮南厲王長趙

隱王如意文帝趙共王恆趙幽王友燕靈王建女魯元公主以後凡公主有事蹟則載

李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呂后所生丙午夏五月即位帝

恩敬寬仁。遭呂后虧損至德。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薨安陵。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張皇后無子呂后取他人子養之。宮中癸丑八月帝崩。立為少帝。及恒山王弘。淮南王濟北王皆非惠帝子。漢取孝子善繼志述事之義。故孝惠以下皆稱孝。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臨朝稱制。丁巳。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更名弘。后內行不正。分王諸呂。幾危劉氏。在位八年。壽六十。婦人居尊位。自后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帝第五子。生母薄太后。初封代王。呂后崩。大臣誅諸呂。迎入長安。辛酉九月。即皇帝位。改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漢

三

明年為元年。在位十六年。用新垣平言。再改元。又七年。共二十三年。遺詔短喪薄葬。壽四十六。薨。謚法慈惠愛人曰文。竇皇后慎夫人最幸子四。景帝梁孝王武代孝王參。梁懷王史記作滕女館陶長公主嫫。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生母竇皇后。甲申夏六月。即位。明年改元。七年改中元。六年又改後元。三年。共在位十六年。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七國反。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討平之。壽四十八。薨。陽陵。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薄皇后無罪被廢。立王皇后。子十四。河間獻王德。臨江

哀王閼。曾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趙敬肅王彭祖。長沙定王翳。膠西王端。中山靖王勝。臨江閼王榮。初立為太子。後見廢。自殺。武帝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第十子。生母王皇后。初封膠東王。七歲立為太子。庚子冬十月。即位。明年改元。始有年號。共改元十一。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六。太初。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薨。茂陵。謚法威強睿德曰武。陳皇后廢。立衛皇后子太子。太子六。戾太子據。齊懷王閼。燕刺王旦。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漢

三

反。諱。廣陵厲王胥。昌邑哀王髡。昭帝。女鄂邑蓋長公主。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第六子。生母趙婕妤。武帝巡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召之。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傅嬖拳夫人得幸。居鈞弋宮。娠身十四月乃生。命其門為堯母門。戾太子薨。帝方八歲。立為太子。甲午三月。即位。改元三。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薨。平陵。謚法聖聞周達曰昭。上官皇后榮子無子昌邑王賀。昌邑哀王髡子。昭帝崩。無嗣。霍光迎立之。在位二十七日。口淫戲無度。霍光告太后廢之。仍為昌邑王。中宗孝宣皇帝名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祖

母史良娣父史皇孫生母王夫人以巫蠱事與太子皆遇害帝生數月亦收繫獄而吉為廷尉監憐而乳養之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使人盡殺獄中人吉以帝故閉門拒之得免昭帝崩後昌邑王賀諸亂無道霍光廢定策立帝丁未秋七月即位改元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一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葬杜陵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共哀許皇后以酖薨立霍皇后成君光以霍氏謀反廢又立王皇后子五元帝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卬東平思王宇中山哀王竟

前史津逮 卷二 西漢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許后微時所生初宣帝以帝仁柔好儒必亂其家有意用淮陽王欽易太子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不忍背王申冬十二月即位改元四初元五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葬渭陵謚法行義悅民曰元王皇后政君子三成帝定陶共王康中山孝王興

孝成皇帝名鸞元帝太子生母王皇后戊子六月即位改元四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鴻嘉四永始四元延四綏和二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葬延陵謚法安民立政曰成許皇后廢立趙皇后飛燕昭儀合德最寵班婕妤

何能文溺愛趙后姊妹殺子以從其欲卒以暴崩絕嗣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之子生母丁姬成帝無嗣帝祖母傅太后私賂趙昭儀及曲陽侯茂得立為太子甲寅四月即位追尊父定陶王為恭皇嫡祖母王太后為太皇太后居長信宮祖母傅太后為恭皇太后居永信宮母丁姬為恭皇后居中安宮改元二建平四元壽二在位六年壽二十五葬義陵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傅皇后安女安傅昭幸趙昭儀瘳無嗣

前史津逮 卷二 西漢

孝平皇帝名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之子生母衛姬哀帝無嗣迎立之庚申九月即位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改元元始在位五年尊祖母為昭儀為太后母衛姬為中山王后葬以呂寬事誅滅衛氏支屬立其女為帝后自封安漢公加九錫帝寢壯莽恐因臘日上椒酒弑之時年十四葬康陵謚法布綱治紀曰平莽篡位葬女稱為安定太后又稱黃皇室主

孺子嬰宣帝四孫楚王四孫生廣威侯助助生顯顯生嬰方二歲葬利幼弱立之內寅二月即位葬負宸以朝稱假皇帝改本年為居攝二又改初始二共四年葬遂墓位廢嬰為安定公置四壁中及長不識牛馬後莽誅平陵方望等立嬰更始遣李松擊殺之

新王莽字巨君元帝后王政君之弟嬰子初封新都侯
 弑平帝廢孺子篡漢竊位改國號曰新已巳冬十二月
 自稱皇帝改本年為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三共僭位
 十四年改正朔行周官井田尊符命信讖誦漢兵四起
 癸未九月攻入長安東海人公賓就斬莽首於漸臺衆
 共分而鬻之

可美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
 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
 祀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
 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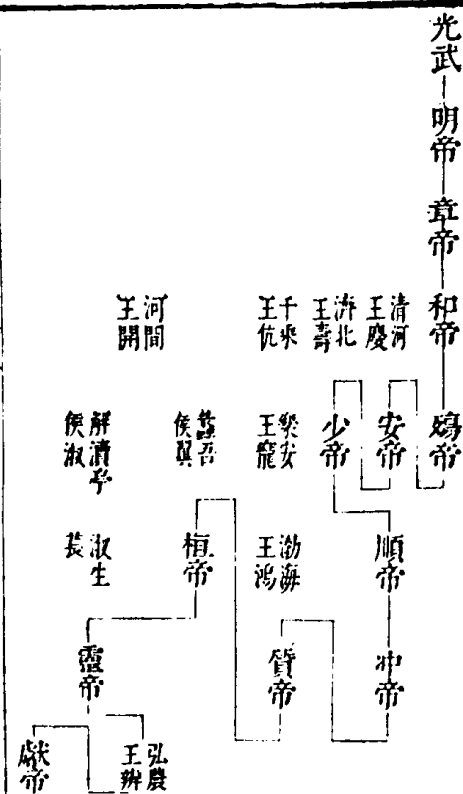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漢

六

皆知稱慕莫能及之夫民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
 文景能勿授之而已矣孝武喜滛侈慕神仙宮室無度
 巡幸不息窮兵四夷嚴刑重賦跡其行事視秦皇何遠
 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
 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
 耶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
 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
 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戾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
 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
 玩兵罪怨盈積而天下叛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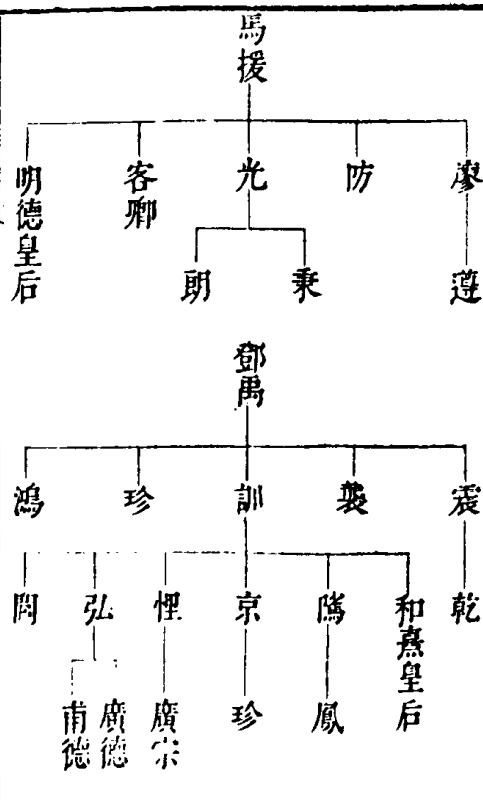
東漢繼統圖次



東漢諸系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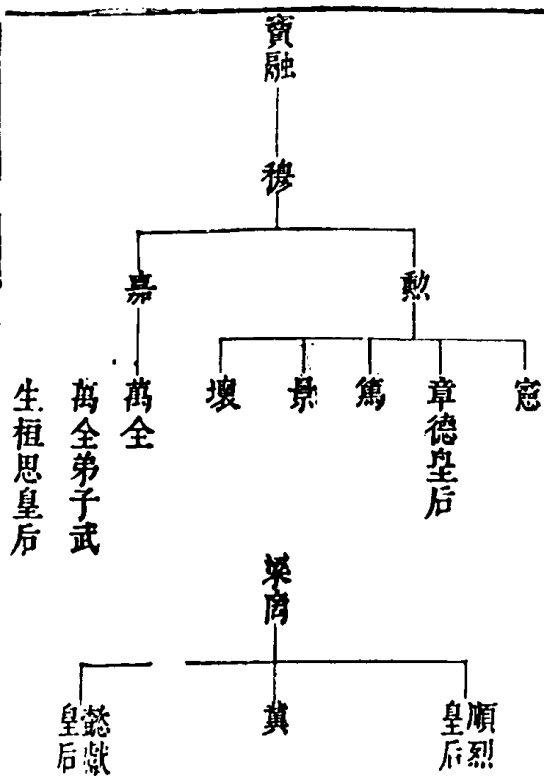
東京外戚圖



讀史津逮

卷十一 東漢

文



東漢

始光武建武元年乙酉終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二帝凡一百九十六年。為魏所篡。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第六子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次子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同生南頓令欽欽娶樊氏生齊武王縯及光武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之曰秀先是有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在今襄陽縣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泉貨人以其字為白水真人帝竟從白水起新地皇三年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起

讀史津逮

卷十一 東漢

五

兵於宛今南陽縣與新市今新平縣平林今平林縣在隨州兵合攻入長安誅王莽癸未更始立以讖忌殺兄縯乃拜光武為蕭王經畧河北削平諸盜乙酉夏六月即皇帝位於鄧今真定府漢室中興以火德王都洛陽今河南府建武三十改中元二追封兄縯為齊武王封兄子與為北海王女弟為湖陽寧平公主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塋原陵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郭皇后廢立光烈陰皇后十一東海恭王強初為太子後廢沛獻王輔楚王英明帝濟南安王康東平獻王蒼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瑯琊孝王京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第四子陰皇后所生初封東海王郭后及太子彊廢立為太子十歲能通春秋丁巳二月即位改元永平八年佛法始入中國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葬顯節陵謚法昭臨四方曰明德馬皇后女子允于乘哀王建陳敬王美彭城靖王恭樂城靖王黨章帝下邳惠王衍梁節王暢淮陽頃王願濟陰悼王長肅宗孝章皇帝名烜明帝第五子賈貴人所生馬后養為己子乙亥八月即位改元建初入元和三章和二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葬敬陵謚法溫克令儀曰章章德實皇后子八子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清河孝王慶

肅宗孝章皇帝

名烜

字

初為太子後廢和帝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城陽懷王淑廣宗殤王萬歲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梁貴人所生實后養為己子而諸殺貴人廢太子慶立之戊子正月即位年十歲實太后臨朝改元二永元十六元興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葬順陵謚法不剛不柔曰和陰皇后妒忌廢立和熹鄧皇后子長平原懷王肅素被痼疾次殤帝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乙巳十二月即位生纔百餘日鄧太后臨朝改元延平在位八月崩葬康陵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孝安皇帝名祐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母孝德左皇后鄧太后迎立之內午八月即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追尊父為孝德皇帝改元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在位十九年車駕幸宛崩於乘輿壽三十一葬恭陵謚法寬容和平曰安安思閭皇后最妒子一順帝北鄉侯名懿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閭后臨朝貪立幼年與兄閭立之乙丑三月即位二百七十二日崩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太子生母李氏為閭后所害追謚恭愍皇后延光三年安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為濟陰王安帝崩不得上殿臨梓宮悲號不食群僚哀之及閭后

肅宗孝章皇帝

名保

字

所立北鄉侯懿秘不發喪更欲徵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夜斬江京劉安等迎帝立之誅閭顯遷太后乙丑十一月即位改元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二在位十九年封孫程等十九人為侯聽養子為後世漢中常侍之禍自此始壽三十二葬憲陵謚法慈和徧服曰順順烈梁皇后子一冲帝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生母虞貴人建康元年甲申八月即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乙酉改元永嘉正月崩在位六月葬懷陵謚法幼小在位曰冲

孝質皇帝名續章帝世四孫千乘貞王伉之後伉生樂安樊

王寵寵生渤海孝王鴻鴻生帝母陳夫人永嘉元年乙

酉正月冲帝崩徵清河王蒜及帝李固勸立蒜梁太后

與兄冀利帝幼立之八歲即位太后臨朝明年丙戌改

元本初在位二年帝聰慧因朝會目冀為賊恩將軍冀

懼進毒於冀餅以進帝苦煩索水不得而崩葬靜陵謚

法名實不爽曰質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祖河間孝王開父懿吾侯異母

氏本初元年丙戌六月質帝崩太后與冀迎立之十

五歲即位太后猶臨朝追尊祖為孝穆皇父為孝崇皇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一 東漢

改元七建和三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二年延祐九

永康一在位二十一年延祐二年太后崩誅梁冀梁皇

后冀女弟冀誅追廢為貴人立鄧皇后廢忌廢死復立

桓思質皇后武無子壽三十六葬宣陵謚法克敵服違

曰桓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世四孫曾祖河間孝王開祖解瀆亭侯

淑父其世襲母孝仁董皇后桓帝無嗣太后與父竇武

迎立之年十二歲丁未十二月即位追尊祖為孝元皇

父為孝仁皇改元建寧四年光和中平六在

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葬文陵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宋

皇后王甫諸廢幽死立靈思何皇后遇子二少帝熹帝

少帝名辯靈帝太子何皇后所生中平六年巳巳四月靈

帝崩即位年十七改元光熹中常侍張讓等殺大將軍

何進袁紹袁術燒宮闕誅讓等讓叔帝及陳留王走小

平津讓等投河死車駕還宮復改元昭寧在位六月董

卓廢為弘農王明年正月弑之關東州郡因而起兵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太子生母王美人為何后所害追謚

靈懷皇后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年九歲巳巳

九月即位改本年為永漢尋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熹復中平六年明年庚午為改元之始改元三初平四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一 東漢

興平二建安五在位三十一年初平元年董卓劫帝

遷長安燒洛陽宮室發掘諸陵三年卓誅李郭之亂帝

復捕還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遷都於許今開

許今開二十五年庚子九月曹丕篡位封帝為山陽公在懷

州在懷修武伏皇后弑崩立曹皇后入觀至青龍二年方薨

自遜位至薨又十四年壽五十四葬禪陵謚法聰明辟

智曰獻蜀漢謚曰愍太子早沒孫康嗣為公五十一年

傳子璿立四年傳子秋立二十年西晉永嘉中為胡賊

所滅國除為公共八十九年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漢

公

東漢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今河南府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爲漢宜陽今河南府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僕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誼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弗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傑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嗚呼哀哉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教立俗成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

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衰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頹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生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魏武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漢初僭偽郡國歌
歌永帝梁纔七年
邯鄲王即五月耳朔寧陽王純帝成名述氏公孫
秦豐楚黎九年斬李憲淮南六載尊西平盧芳單于立
張步齊王劉永給屬南東平燕彭寵暫爾稱王盡誅滅
淮南王名元字聖公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第六子長沙
定王發生春陵節侯員員生長子戴侯熊渠生利
利生張張生元平林諸將起兵利其暗懦立之癸
未入長安誅莽即位改元更始在位二年終甲辰爲赤

晉賊所殺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父憲為式侯父萌嗣位莽時國院長兄恭次兄茂并盆子俱掠在赤眉賊軍中齊巫祠景王狂言怒人為賊笑者輒病莽天鳳三年乃立盆子為帝十五歲即位改元建武世父入長安殺更始焚掠而東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樂陽地稅食終身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工星上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詐稱已乃成帝子與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劉林等信之聚眾入邯鄲立為天子移檄遠近莫不響應僭

東漢書

卷上 漢初僭國

三

位五月光武入邯鄲即戰敗夜走追斬之

李憲潁川許昌人莽時為盧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光武遣馬成擊斬之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父立與平帝母通為莽所誅更始即位永急走長安結封梁王都睢陽據國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建武二年光武使蓋延攻之永敗走三年其將慶吾斬永首降于紆復自立為王四年紆復戰敗奔董憲憲敗紆為軍士高扈斬首降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更始元年聚眾數千攻下數城

遂據本郡劉永拜為輔漢大將軍建武三年光武遣伏隆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先立步為齊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光武遣耿种伐之斬邑步急遂斬蘇茂首降封安丘侯居洛陽後復叛逃陳俊追擊斬之

董憲東海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翼漢大將軍三年又立為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憲戰敗與龐萌走保附平淮安夜奔吳漢校尉追斬之於方與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為冀州牧後降光武為平戎將軍與蓋延擊董憲諸書獨下延而不及

東漢書

卷上 漢初僭國

三

萌疑延請已遂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使吳漢討之方與人賂陵斬萌首傳洛陽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少為郡吏光武拜為漁陽太守建武三年負功失望與朱浮不相能遂據幽州反自稱

王僭位三年其奴子密斬寵首來降封為不義侯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居左谷中王莽時詐自稱為武帝曾孫劉文伯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

安定今平涼府以西更始敗自立為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單于立為漢帝僭位十二年其將閼丘逢降芳遂奔入匈奴十六年始降封為代王歲餘有詔止其入朝復叛

入匈奴中十餘年死

閼閼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祀盟移

檄改元漢復自號白虎將軍進兵狗下安定隴西

諸郡更始二年徵為御史大夫赤眉入關說更始歸命

朝廷不從欲殺之公歸天水

西州大將軍上書請闕遣子恂入侍據關隴六年

徵使討蜀持疑兩端尤武遣將討之遂降於公孫述

述封為寧朔王尤武親征之凡三年

王元等立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等攻降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王莽時為導江卒正印蜀郡

太守也更始立詐稱漢假已輔漢將軍攻據成都二年

自立為王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建

元龍興盡有益州之地僭位十二年尤武遣吳漢

攻滅之

秦豐黎丘人更始時據黎丘

年尤武遣岑彭攻破之奔蜀四年降斬之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始據漢中又擁兵關西所在破散走

至南陽畧有數縣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豐敗降於公

孫述述以為大司馬封汝寧王述敗岑降於吳漢漢族

滅之

田茂汝南人初起兵夷陵

以女妻之豐敗降於公孫述述封為翼江王後述使將

兵攻下江關戰敗走保江州

漢末借亂郡國

冀州袁紹傳袁尚劉州劉虞代者瑋袁術仲家帝壽春

劉焉據蜀子璋喪荆州劉表滅於琮公孫名度侯遼東

京州韓遂馬超繼留殺張修據漢中

司隸董卓謀廢立紹力爭不合公奔冀州遂以渤海起

兵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討卓又用譙詐冀州牧韓馥而

奪其位

先之紹後悔尋擊破公孫瓚并其衆簡精卒將攻討建

安五年操挾天子討之相持官渡

邑多叛遂發病七年憂死愛少子

意立為後時長子譚為青州中子為幽州各治兵相

攻譚求救於操操救譚攻向向敗奔中山譚復敗於操

操擊斬之向熙奔遼西烏桓十二年操擊烏桓向熙敗

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以俠氣聞為虎賁中郎

史記津逮

卷二 漢末借亂

三

將卓廢少帝術奔南陽今南陽府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與兄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曹操與紹合擊大破其軍以餘衆奔九江今鳳陽府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與平二伯見漢室衰微自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自以名字當之又操奪孫堅妻傳國璽遂據壽春僭號稱仲家僭位二年糧盡衆散歸帝號於紹敗奔青州孫病道死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從盧植授經舉孝廉爲郎光和中討漁陽張純等有功屢遷中郎將封都亭侯朝用

讀史津逮 卷二 漢末僭國

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瑯善虞功與有隙會董卓劫帝播遷袁紹等以少帝制於袁臣天下無所歸心群議推虞爲帝虞雖不受而與紹等連和紹弟術貳於紹瑯遂自結於術乘虞來攻獲而害之盡有幽州之地紹攻之瑯軍數敗走還易京築高樓積穀固守紹與相持連年不能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瑯遣子求救於黑山賊救至瑯與子書期內外夾擊舉火爲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瑯出戰大敗盡殺其妻子自殺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裔舉賢良方正歷官宗正太常焉觀王宝多故欲避世難以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諱出領益州牧漢世稱州牧仕始末時涼州黃巾馬相等攻陷城邑相自稱天子焉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懷異計遣張魯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告漢使遣作乘輿車具朝廷誅其子之留京師者時綿竹火災車具蕩盡焉徙治成祖既感災異又痛其子與平元年疽發背子瑯亭季法襲位焉張魯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警敵時曹操定荊州璋遣別駕張松詣操操未及存錄松松以此怨勸璋絕操結好先主遣法正迎之令討張魯建安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璋迎降遷於南郡公安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紮歸等卒

讀史津逮 卷二 漢末僭國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少知名名列八俊董卓廢立山東兵起表合兵軍襄陽李傕郭汜亂長安欲連表爲援以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天子在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攻取長沙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袁相持官渡紹遣使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先主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操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愛少子琦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以爲荊州刺史封列侯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今遼東桓仁任度

為郡吏卓時用薦為遼東太守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威行海外潛蓄異志初平元年劉平延里社生大石下有二小石為之足度以為此漢宣帝冠石之祚而里名與其父同謂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遂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度死子嗣嗣立哀尚奔遼東康斬送尚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見淵皆小眾立康弟恭魏文帝篡位拜恭車騎將軍封平郭侯太和二年淵脅尊恭位明帝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權帝使立淵為燕王淵又恐權遠不足恃且貪貨財誘斬送使臣首明帝拜大司馬樂浪公復貳於魏景初元

讀史津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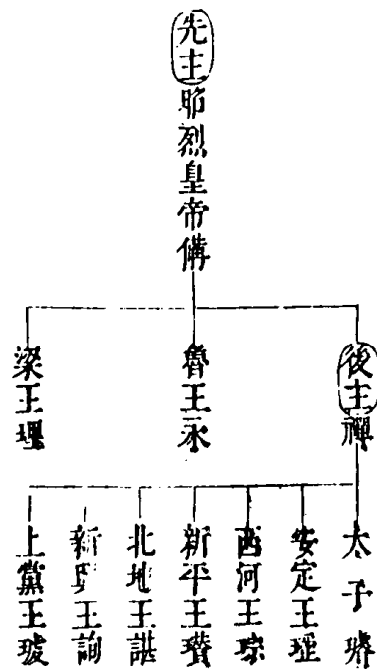
卷二 漢末借國

至

年自立為燕王誘呼鮮卑侵擾北方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討之八月斬淵父子送首洛陽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子衡衡子魯世行其道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子璋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奔漢中以鬼道教民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不能討拜魯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魯欲降弟衡拒關堅守操攻破之奔南山入巴中操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五子皆為列侯

三國季漢統系圖 三國志稱蜀漢亦稱後漢



讀史津逮

卷二 三國季漢

至

季漢

始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終後主炎興元年癸未一主四十三年魏司馬昭滅之

昭烈皇帝姓劉名備字元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舉孝廉授東郡范令父弘蚤死獨與母販屨織席為業不喜讀書好交結豪俠黃巾賊起應募破賊有功除安喜尉後為徐州牧二州牧建安十九年由荊州進克成都自領益州牧二十四年自即漢中王位庚子十月曹丕篡漢明年四月乃正位於蜀號曰後漢承漢火德以土德王都成

後主名禪字公嗣昭烈長子甘夫人所生章武三年癸卯

夏五月卽位改本年爲建興元年未踰年改元自後主
始改元四建興十五延熙二景耀五炎興一在位四十一
年兩張皇后俱飛女子七太子璿安定王瑤西河王琯
新平王贊北地王謨新興王詢上黨王琰炎興元年癸
未冬十月魏鄧艾寇蜀自陰平直抵成都後主使譙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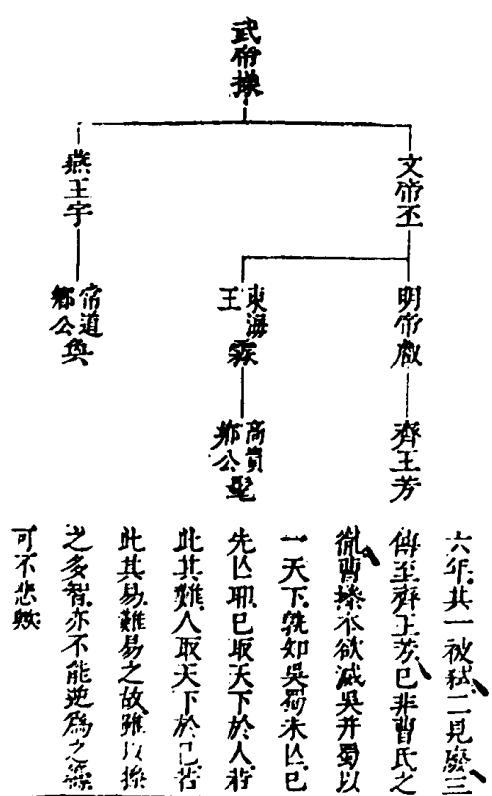
卷二 三國季漢

三

奉表出降北地王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是日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葬封後主爲安樂公西晉太始七年卒於洛陽壽六十五謚曰思子詢嗣爲安樂公相傳八十二年李漢山

季漢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推沮勍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弼侮而兼之遂庵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費用事而面縛迎降宜矣

魏前後五主共享國四十



可不悲歟！

讀史人津逮

卷二 二國魏

三



魏吳

魏武文明暨齊王高貴鄉公元帝以吳大帝傳命帝景迄歸命失建康

魏

始文帝黃初元年庚子纂漢即帝位終元帝咸熙二年乙酉五主凡四十六年晉司馬炎滅之然咸熙二年即晉太始元年

文皇帝姓曹名不字子桓武帝操太子沛國譙人自

謂漢相曹參之後世曹騰為中常侍封費亭侯養子嵩莫知生出本末或曰夏侯氏之子嵩生操子孟德

南史津逮

卷二十三國魏

委

小字阿瞞據警任俠才武絕人靈帝末為典軍校尉董卓之亂破家起兵討卓後迎天子都許昌今開封府許州扶之以令諸侯自為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公加九錫後又進爵為王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正月祖於洛陽堊高陵壽六十六不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操祖嗣位為丞相魏王本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纂漢稱皇帝再改本年為黃初元年承漢火德以上德王國號魏徙都洛陽追尊父操為太祖武皇帝生母卞夫人為皇太后兄弟二十四人俱封王公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肅懷王熊豐懿王昂相殤王鍊邵哀王

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沛穆王林中山恭王哀濟陽哀王玟陳留恭王峻范陽懿王矩趙王幹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殺城殤公子乘郁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樊安公均廣宗殤公子棘東平靈王徽樂陵王茂在位七年黃初七年丙午夏五月殤壽四十葬首陽陵謚曰文文昭甄皇后本袁熙妻稱尊後失意有怨言賜死立文德郭皇后子九明帝賁哀王協北海悼王粲東武陽懷王鑒東海定王霖元城哀王禮邯鄲懷王邕清河悼王貢廣平哀王曜

明皇帝名叡字元仲文帝子甄皇后所生幼有岐嶷之姿

南史津逮

卷二十三國魏

委

祖操異而愛之初封平原王以其母誅死故未建為嗣至病篤始立為太子黃初七年丙午五月卽位改元三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葬高平陵謚曰明明悼毛皇后賜死立明元郭皇后皇子芳封安平哀王養子二人齊王芳八歲秦王詢九歲後立芳為太子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養之宮中及疾篤乃立為太子宮省事秘莫知所由或曰任城王楷子景初三年己未二月卽位司馬懿曹爽受遺輔政改元二正始九嘉平五在位十四年時年二十三司馬師廢之復為齊王言其

高貴鄉公名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司馬師稱奉太后令迎而立之甲戌卽位改元二正元二甘露四在位六年髦年二十忿司馬昭專擅甘露五年庚辰夏五月自率殿中左右討之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又出於背墮車死南闕下

元皇帝名與字景明初名璜武帝孫燕王宇子封常道鄉
公司馬昭迎而立之庚辰卽位改元二景元四咸熙二
在位六年景元四年滅蜀漢咸熙二年乙酉十二月司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一

三國魏

美

馬炎篡位廢爲陳留王時年十八卽宮於鄴至晉惠帝
太安元年卒壽五十六後追謚曰元魏王

魏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糜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畧過絕於人驅策賢豪殄除奸宄於是中原肅清伏莽靖服情狀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之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漏留之際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典驕嬖黨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至於易姓悲夫

討逆策 紹 奉

大帝權
太子登登
英謀誅孫峻
自教國除

建昌侯慮

武烈孫堅

太子和

魯王

匡
流矢死
齊王奮
同時死

景帝休
竇榮王璜陳王翊

朗
會稽王亮作鵠

讀史津梁

卷二 三國吳

五

堅弟孫靜

用
|
—
|
破

典
安

謙

責 任

姪 堅

輔
偉

听

史 41—592

吳

始大帝壬寅建元。已酉稱帝。終烏程侯天紀四年庚戌。四主凡五十九年。在帝位五十二年。晉武帝滅之。大帝姓孫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父堅。少為縣吏。以討黃巾賊為吳司馬。封烏程侯。後討董卓為破敵將軍。初平三年。討劉表。表將黃祖射殺之。年三十七。五子策、權、翊、胤、芳。十餘歲。從袁術借兵。遂復江東。封討逆將軍。吳侯。建安五年。出游。為許貢客擊傷。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六。為討敵將軍。領會稽太守。討平寇盜。據有江東。二十五年庚子。曹丕篡漢。辛丑。昭烈稱尊。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三 國吳

年

壬寅即吳王位。徙治武昌。建元黃武七年。已酉稱皇帝。與魏蜀三分鼎。王遷都建業。改元黃龍。改元四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大元。一合居王位七年。共在位三十年。壽七十一。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母吳夫人為皇太后。兄策為長沙桓王。姊為全公主。謝徐二夫人先死。步夫人有寵。立為后。繼立潘夫人。子七。太子登。母庶。賁育於徐夫人。蚤卒。建昌侯慮。南陽王和。初為太子。亦王夫人所生。與休不同母。魯王霸。齊王奮。景帝休。會稽王亮。會稽王亮。字子明。權少子。生母潘夫人。壬申即位。改元三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一在位六年。孫綝廢之。永安三年。

黜為侯官。侯復為休所鳩。時年十八。后全夫人。全公主。景帝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王夫人所生。初封瑯琊王。孫綝廢亮。迎立之。戊寅即位。改元永安。在位六年。壽三十。后朱氏。女。子四。太子璉。後封豫章王。汝南王。吳梁王。璣。陳王。亮。

烏程侯名翊。字元宗。權孫。南陽王和子。生母何氏。初字彭祖。封烏程侯。景帝卒。蜀公吳人欲立長君。迎昭立之。甲申八月即位。改元八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凰。三天冊。一天璽。一天紀。四在位十七年。徙都武昌。仍還建業。荒淫暴虐。太康元年庚子五月。晉伐之。出降。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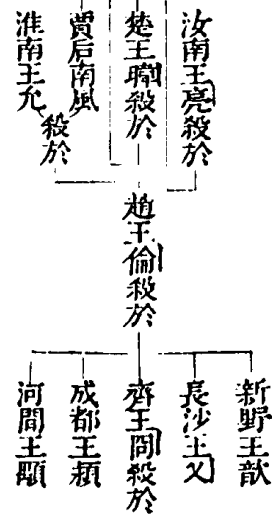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三 國吳

年

昭為歸命侯。四年癸卯。死於洛陽。壽四十二。后滕夫人。無初。昭使衛士向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陽。後降晉。正其年也。吳歷年圖曰。武烈以孤遠之兵。夾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眾。押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於南海。傳祚屢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慢殘虐。甚於桀紂。雖欲不亡。得乎。

亂逆次第圖



長沙王乂殺於 成都王穎殺於 范陽王模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河間王殺於 南陽王模

張方殺於 河間王顒

晉紀 蜀魏吳之前俱冠以三國不以正統予魏并不以正統予蜀也晉雖篡而天下一統不得不以正統歸之

失上而秦下而隋然

始武帝太始元年乙酉終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年元熙二年即南宋永初元年

歌中朝武惠止懷愍江左元明迄成康穆哀相繼傳帝奕簡文孝武安恭帝南晉年百五十六一十五帝東西

西晉

始武帝乙酉終愍帝丙子四帝凡五十二年為偽漢劉聰所滅元帝中興

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河內溫縣人楚漢間司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晉

馬邛之後十三世而生祖懿字仲達為漢丞相文學掾尋轉主簿魏篡位以為尚書封安國鄉侯後遷太尉丞相加九錫伯師字子元沉毅有大畧嗣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廢齊王立高貴鄉公無子父昭字子士嗣位弒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封晉公進爵為王魏咸熙二年乙酉八月昭薨帝嗣晉王位十二月篡魏稱皇帝改本年為太始元年追尊祖懿為高祖宣皇帝祖母張氏為宣穆皇后生景文伯師為景皇帝伯母夏侯氏為景懷皇后父昭為太祖文皇帝母王氏為文明皇太后叔祖平為安平獻王承魏土德以金德王都洛陽太康元年平

聖

吳淝一敗元四太始十咸寧五太康十太熙一在位二十六年太熙元年庚戌四月崩壽五十五薨峻陽陵謚法剛強直理曰武直帝九子景帝文帝平原王幹汝南文成王亮瑯琊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梁孝王彤趙王倫文帝九子武帝齊獻王攸景帝無後以攸為嗣文帝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身後當以大業歸攸後以武帝有異相而止樂安平王鑒樂平王延祚燕王機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陽王廣德皇子承祚武帝楊皇后崩立其妹芷女二十六子毗陵悼王軌惠帝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成都王穎秦獻王柬

城陽懷王嬰東海沖王羽始平哀王裕淮南忠壯王卬
代哀王漢新都懷王該清河康王遐汝陰王諶吳孝王
嬰渤海王恢陽城王憲汝陰王訓濟陽王虔餘七
子蚤夭

孝惠皇帝名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武元楊皇后所生庚
戌五月卽位不滿年改元改元八永熙一永平改元康
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在位十七年
壽四十八葬太陽陵謚法柔質慈民曰惠永寧元年趙
王倫篡位遷帝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尊爲太上皇等反正立
太子適子尙爲皇太孫明年尙卒立清河王暉爲太子

南史津逮

吳

帝爲人懇蹙不慧妒后肆虐八王相殘終身受制於人
皇后太子四廢五復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東海王
越所酖賈后南風以淫虐廢繼立羊皇后子一慈懷太
子適賈后廢爲廬陵王尋害之適子三南陽王勰臨淮
王斌襄陽王尙

孝懷皇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母王太后初封
豫章郡王屬孝惠之世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不交世
事專以史籍爲娛得立爲皇太弟光熙元年丙寅十一
月惠帝崩卽位改元永嘉在位六年辛未六月僞
漢劉聰入寇城陷出幸長安追及執送平陽今山西封

平陽公復改會稽公七年正月使帝青衣行酒侍中刷
珥號哭珥被殺帝亦遇害壽三十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梁皇后

孝愍皇帝名顯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嬰之子初繼秦
王東襲封秦王改洛陽傾覆避難榮陽今開封豫州刺史
閻鼎同雍州刺史賈疋護衛建於長安其舅荀藩荀組
與衆奉爲皇太子永嘉七年癸酉懷帝遇害四月遂卽
位於長安改元建興以瑯琊王睿爲左丞相都督陝東
南陽王保爲右丞相都督陝西在位四年丙子十月僞
漢劉聰復入寇帝率群臣出降遂如平陽聰以帝爲懷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晉

吳

安侯明年聰出獵使帝戎服執戟前導及大會又使流
爵行酒又使執蓋晉臣多悲傷而泣尙書郎辛寶抱帝
慟哭遂并帝爲聰所害壽四十八謚法在國遭憂曰愍
小皇帝

汝南文成王昶字子翼宣帝第四子少清警有才用武
帝踐祚封扶風王徙汝南帝臨終徵之輔政爲楊駿所
排駿誅以爲太宰錄尙書事賈后使楚王瑗矯詔殺之
瑗尋被誅乃復亮爵位子五粹矩義宗熙

楚隱王瑒字彥度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郡王徙封楚
武帝崩誅楊駿有功好立威與汝南王亮衛瓘不協賈

后誘使夜攻殺亮璿因聽張華計以誅二王為瑋罪殺之

趙王倫字子葵宣帝第九子初封邯鄲郡王改封趙王
賈朱氏羌叛徵還京師深交賈郭誦事中官得為右
衛將軍永康元年賈后害太子遹倫矯詔廢后誅賈誼
裴頠等自為相國加九錫倫素庸下政事一聽於孫秀
永寧元年正月遂廢惠帝而篡位改元建始殺太子臧
立其子萼為太子以秀為相國同謀者皆越次封爵
驪坐四月齊王冏成都王穎起兵誅倫兵
未至王與攻殺秀遂倫還第惠帝復位賜倫以金屑苦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晉

史

酒飲而死其黨皆伏誅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嗣王伉之子初仁惠好振施元
康帝領左軍將軍與倫廢賈后孫秀出為平東將軍鎮
許昌倫篡起兵合成都河間移檄天下及王與廢倫誅
秀惠帝反正乃率眾詣洛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專權
自恣虐虐無度成都河間二王將起兵誅冏以長沙王
義為內主同謀又父即馳入宮發兵奉天子誅之
長沙厲王冏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武帝崩又時年十五
孺慕過禮初拜步兵校尉楚王瑋誅以同母貶為常山
王為人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聞三王舉義率

國兵赴之拜左軍將軍齊王冏專權父誅之河間成都
來伐詔以父為大都督拒之斬獲無數戰入糧之米皆
虧奉上之禮東海王越處事不濟與張方收父害之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初為平北將軍鎮鄴
倫篡位齊王冏起兵穎與之合倫誅見冏專恣即奉身
還鄴詔進位大將軍兼太尉冏收還執朝權憚長沙王
又在內遂與河間聲父罪攻京都殺之自立為皇太弟
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
率眾討之敗於蔭陽令彰德府天及乘輿侍中稽紇死
之穎遂挾帝幸鄴改元建武生殺自己河間王率兵廢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晉

史

穎歸漢詔收捕之穎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
之後為其長史劉與所殺
河間王穎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少
有清名輕財愛士初襲父爵改封河間趙王倫篡位二
王起兵穎初與倫合聞二王兵盛乃背倫應之倫誅進
位侍中太尉後又與成都王穎檄長沙王又討齊王冏
冏敗又攻父父死穎為太宰天子伐穎穎遣張方救穎
方劫天子歸洛陽掠府庫焚宗廟又逼幸長安東海王
越唱義奉迎車駕穎斬方首以徇復變詔戰敗逃回東
軍入長安大駕旋詔徵穎為司徒南陽王模遣將梁臣

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殺之

東海孝獻王趙子元超高密王趙次子初為騎都尉討楊駿有功遷輔國將軍封東海王成都攻長沙殷中諸將逼趙啓惠帝收父事定越遷位不許帝北征越為大都督軍敗奔還東海及顓奴帝西幸越唱義破顓入關迎帝返洛陽詔以為太傅錄尚書事惠帝中毒帝崩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及親萬機越不悅求出遂出鎮許昌專擅威權大失衆望請討石勒州郡攜武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卒於項今屬縣還葬東海石勒追及之剖棺焚其骨盡殺其鬼殺宗室二十六王王行與焉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晉 幸

西晉歷年圖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矣遺爽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鋤異已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壞禮法惠帝昏愚禍生於閭閻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互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釐醢生民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東晉

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終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十一帝凡一百零四年宋劉裕滅之

中宗元皇帝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勣之五生

母夏竦太妃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薪藥

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口角之左隆準龍顏日有精曜顧盼偉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永嘉元年與西陽浚南頓彭城五王渡江父兄幾懼而歸之遂據有建康即建業遷都建康丁丑即晉王位承詔改元建武二年愍帝遇害崩問至戊寅三月即皇帝位承西晉以金德王定都於建康後改元太興四永昌一在位六年壽四十六薨建平陵謚法始建國都日元元敬虞皇后子六明帝瑯琊孝王哀東海哀王冲武陵威王晞瑯琊悼王煥簡文帝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各口水湧石出負圖有石馬及犢牛之象人以為自當封於晉至愍帝通七

讀史津逮 卷二 東晉 幸

代共驗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譚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惟簿不根於瑯琊日牛氏之子再考當時諸言又有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說而元帝之東實與西陽浚南頓彭城同渡則元帝之為馬而非牛明矣世遂以牛犢為帝什其健富之蓋拓跋王業始於什與健健者牛也懷愍北行其健已立恒元謀逆魏帝中原馬後為證矣

肅宗明皇帝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生母建安君荀氏幼聰哲辨日長安遠近元帝甚愛之壬午閏十一月即位改元太寧帝之初立值王敦構逆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在位三年壽二十七葬武平陵謚法請懇不行日明明穆惠皇后亮子二成帝瑯琊王徽

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庾后所生乙酉閏七

月卽位年五歲改元二威和九威康入時帝舅庾亮專政致藉峻構逆逼遷乘輿賴溫嶠陶侃等協力共討得反於正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墓興平陵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成恭杜皇后子二瑯琊王丕東海王奕以尚在襁褓故立同母弟瑯琊王綱

康皇帝名綱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初封瑯琊王成帝不豫庾冰請以爲嗣壬寅六月卽位改元建元在位二年壽二十二墓崇平陵謚法溫柔好樂曰康康獻稱皇后子一穆帝

孝宗穆皇帝晉字彭祖康帝子甲辰九月卽位生母褚

讀史津逮 卷二十一 東晉 十一

太后京臨朝改元二永和二十升平五在位十七年壽十九墓永平陵謚法布德執義曰穆穆章何皇后無子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生母周太妃初封瑯琊王穆帝崩皇太后立之辛酉五月卽位改元二隆和一興寧三在位四年解方士藥中毒崩壽二十五墓安平陵

謚法蚤孤短折曰哀哀靖王皇后無子

廢帝名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初封東海王乙丑三月卽位改元太和在位六年庾皇后子三桓溫欲爲伊霍之舉誣帝風有痿疾二子皆非所出賁倫敗度廢爲海西縣公害其二子及其母遷帝於吳帝深慮禍酣酒就色

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以爲虞太元十一年殂於吳壽四十五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鄭太后所生幼兩岐爲元帝所愛郭璞知其必興晉祚初封瑯琊王從會稽桓溫廢帝奕而立之辛未十一月卽位改本年爲咸安元年在位二年壽五十三墓高平陵謚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文玉皇后子七會稽思世子道生臨川獻王柳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皇子俞生朱生天流蚤夭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李太后所生

讀史津逮 卷二 東晉 十二

壬申七月卽位年十一歲太后臨朝改元二寧康三太元二十在位二十四年王皇后漢女時張貴妃有寵年幾三十帝戲謂曰汝以年當廢矣貴妃怒乘帝醉以被蒙而弑之壽三十五墓隆平陵謚法剛強直理曰武子

二安帝恭帝

安皇帝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陳太后所生丙申九月卽位改元三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共在位二十二

年安僖王皇后元興二年冬十月桓元廢帝爲平固王遷於潯陽今九江府入建康宮篡位改元永始國號曰楚義熙元年劉裕誅之帝復位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

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曰汝生男以昌明
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字焉簡文帝後悟為之流涕及
劉裕謀禪代兄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遂密使王韶之
縊弑帝而立恭帝以應之帝不慧自少至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不能辨壽三十七薨休平陵謚法好和不爭曰
安

恭皇帝名德文孝武帝次子安帝同母弟初封瑯琊王義
熙十四年戊午十二月即位改元元熙在位二年恭思
諸皇后元熙二年庚申六月劉裕篡位逼帝下禪欣然
從之封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復使人弑之壽二十六薨

前史津逮

卷二 東晉

書

冲平陵謚曰恭皇帝晉人元帝以丁丑歲稱帝使郭璞
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謚者以為丁丑尚係西晉庚申
終入宋年實一百二歲璞以其期促故倒言之耳
東晉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於時腥羶之氣瀰漫
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燹焚元帝以宗室疎屬
避居江表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
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慙不幸享
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
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祿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
者有王導王愷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
既盡而道子元顯之徒相繼執國柄敗亡不亦宜乎

兩晉僭偽收元十六國

晉之衰大率中原半為戎地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
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
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元海一倡呼應之剽掠時四
起中原之地瓜剖豆裂以次分為十六日拙後趙後涼
南涼北涼西涼燕南燕後燕南燕北燕後秦西秦夏宋
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其地盡并於魏而魏與宋
始有南北朝之稱五胡之名據瓊山丘氏所稱厥後學者
沿習執為定論及讀十六國春秋至苻堅斥姚萇曰五胡
次序無汝羌名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列其拓跋氏乎拓

前史津逮

卷二 兩晉十六國

書

跋創國與五胡並而據有華夏歷晉宋齊梁故五胡之盛
未有如拓跋者也彼姚氏者當與段氏宇文氏赫連禿髮
沮渠等同類而並觀而丘氏止據時代之先後為叙次奚
足遵為定論哉
歌劉豹本是匈奴裔淵稱漢帝聰黎繼斷準之亂族曜興
改國曰趙為勒弑後趙石勒本羯種廢弘自立族于虎
遵殺世今鑒殺遵養孫冉閔滅其祖前燕鮮卑慕容廆
廆傳號備盡於時後燕兩傳寶盛熙三君皆弑高雲起
馮跋代雲號北燕弟弘合共廿八年南燕慕容德就少子
姁趙二世十年間慕容冲起稱西燕段隨弑之忠承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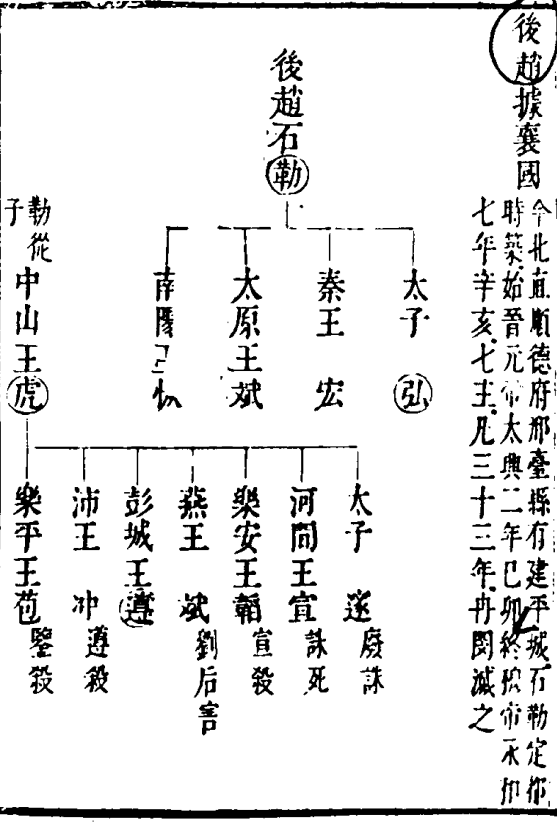
氏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取為名字晉武帝咸寧五年父豹卒以淵為左都郎惠帝永興元年淵從祖宣相與上大單于號尋稱漢王國號漢據離石左國城在遼東改元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五年僭稱帝都平陽改元永昌明年收河瑞僭位六年偽諡太祖光文皇帝太子和嗣立一旦猜忌無恩欲誅四王弟聰執之以讓其弟北海王又嬖又不受聰字元明懷帝永嘉四年自立明年寇晉陷洛陽執懷帝發掘諸陵焚燒宮廟建興四年復陷長安執愍帝聰淫虐不道立后六人儀服如后者八人末年殿中失火聰子會稽王康以下二

讀史津逮 卷二 前趙 十一人俱焚死改元四元興一嘉平四建元一勝嘉二

僭位八年偽諡烈宗昭武皇帝子粲字士光立一月改元漢昌聰后年未二十者四人粲俱恣之誅戮大臣為斬所祇偽諡愍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掘淵聰塚斬尸焚其廟自稱大將軍漢天王遣使通於晉前趙劉曜字永明淵族子粲立拜相國鎮長安斬華之亂自長安至赤壁元帝太興元年襲偽位改元光初遣石勒拔平陽誅華以勒為趙公加九錫徙都長安改國號曰趙遣使獻捷曜斬其使勒怒與曜絕僭位十一年自將伐勒圍金墪陣於洛西因醉出戰為勒所擒執歸

殺之明年石虎殺曜子熙盡滅其族而趙人溫公前趙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蠱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誇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疏宗屢建大功專問關中遭靳氏之亂與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投首耀兵西河則張茂稱藩亦一時之雄俊也然始與靳華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及乘高猴之捷以圍金墪一戰而跌生為俘馘雖輕率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耳

讀史津逮 卷二 前趙 後趙據襄國今北直順德府邢臺縣有建平城石勒定都時築始晉元帝太興二年已卯終於帝永和七年辛亥七王凡三十三年冉閔滅之



汝陰王琨建康

義陽王璽

太子世

新興王祗

樂安王炳

小子混奔晉斬建康市虎于盡矣

養子魏武興公閔

後趙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潞人勾奴別部羗渠之貞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墻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晉惠帝太安中與汲桑為群盜懷帝永嘉元年降劉淵

讀史津逮 卷二 後趙

卒

封平晉王劉聰以為大將軍自誅靳黈之後貳於曜據襄國稱王國號後趙立十年滅前趙都臨漳今彰德府縣成帝咸和四年僭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尋僭稱帝以從子虎字季龍為太尉封中山王改元二太和二建平四僭位共十六年僞諡明皇帝次子弘字大雅咸和九年嗣立改元延熙虎自為丞相大單于尋弑弘自稱居攝天王遷都鄴今彰德府改元建武三年殺太子遠更立宣十四年宣殺其弟鄴誅以酷刑妻子無孑遺更立少子世以世母劉昭儀曜女為后明年僭稱帝改元太寧夏四月死僭位十五年僞諡武皇帝虎有子十三冉閔殺其五人

自滅八人太子世字大業穆帝永和六年嗣立劉后制立二月庶兄世廢為燕王尋弑之及劉后而自立以虎養子閔冉姓字永曾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冬十一月閔弑遵立其弟璽改元青龍立四月復幽璽殺胡羯二十餘萬人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尋弑璽并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僭稱帝復姓冉改國號曰

魏建元永興璽遇害璽弟新興王祗以永和七年稱帝於襄國改元永寧明年其特劉顯弑而代之永興三年閔破襄國誅顯其年慕容儁擊閔獲之斬於龍城之邊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加以蝗旱自五月不雨至十二月穀閔為崇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魏溫公後趙論曰石勒以胡羯餓隸崛起皂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亮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有其國奄有中區氏羗咸服彼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滅亡何適哉

讀史津逮 卷二 後趙

卒

嘯見殺前燕亡

溫公前燕論曰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廐始大屬
晉室板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廐拊循勞徠收其
髦俊以贊國政遠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
兵以窺鄰國之弊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既承其遺
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段遼并宇文什高麗弱夫餘吞食
幽并而與強趙為敵及石氏內亂僞乘時而動驅勵
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象莫不順風而靡遂走
王午服張平戮段龕擒冉閔左縈右繞而幽并青冀悉
定矣暉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

讀史津逮

卷二 前燕

奇

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為政始宗室勲貴之人逐之以資
鄰魏君間臣鄰以當荷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歟
後燕據中山今真定府定州始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癸
未終安帝義熙二年丙午四月廿二日二十四年

馮跋與向雲襲而執之是為大燕與燕燕

慕容垂字道明號第五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號其
寵之恩遇踰於世子偶垂好畋游因獵墮馬折齒偶副
立改名勢外以慕容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議記
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偶偕號封吳王慕容恪死慕容
評忌之出奔秦仕苻堅堅寇晉敗復歸故土晉孝武帝
太元九年慕容冲慕容永俱僭號乃自稱燕王都中山

建元燕元三年僭稱帝改元建興共僭位十三年

燕僞謚武成皇帝第四子寶字道祐太元二十一年嗣
立改元永康僭位三年為尚書蘭汗所弑僞謚惠愍皇
帝庶長子盛字道運誅汗安帝隆安三年嗣立改元建
平長樂一僭位二年誅戮任情禁中夜驚為賊所刺
僞謚昭武皇帝垂少子熙字道文初與丁太后通故得
立隆安五年改元光始僭位六年殘虐不道溺愛苻后
因自送燕中衛將軍馮跋推夕陽公高雲為主據城叛
熙攻之敗隱林中為其所得被弑僞謚文皇帝後燕亡
大燕高雲字子雨寶養子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或云自

讀史津逮

卷二 後燕大燕

奎

謂高陽氏之苗裔故以為氏安帝義熙二年弑熙自立
復姓高國號大燕改元正始僭位二年為倖臣離班桃
所弑僞謚惠懿皇帝大燕亡

溫公後燕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
歸於秦秦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
小償其德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
嚮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
之勢也實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
守中山無故遁逃暮年之間蹙國殆盡子孫親戚弱為
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

投於讐人之懷終據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竊不能救盡喪其田奪人之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不亡趙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謀自取滅亡惜哉

北燕據昌黎今永平府昌黎縣如東晉安帝義熙四年戊申於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乙亥二十一十八年魏太武滅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祖父和避地上

讀史津逮 卷二 北燕

癸

跋今路安府長子縣父安為慕容永將跋拜中衛將軍建始二年與高雲弒慕容熙推雲為上雲遇弒衆推跋即天王

位據昌黎建元太平僭位二十三年跋寢疾命太子翼勒兵聽政宋夫人規立其子受隔絕內外跋弟弘率兵入跋驚死翼被殺弘以宋文帝元嘉八年自立改元太

興僭位五年為魏太武所滅弘奔高麗後見殺北燕亡

南燕據廣固今青州府益都縣縣西有大湖其廣固之為固故名始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終義熙六年庚戌二主十一年劉裕滅之

慕容德字元明號少子初歸封范陽王後以爲永相冀州牧隆安四年入青齊據廣固自稱燕王建元建平僭

位五年高祖魏武皇帝德即位後諸臣下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今朕增一倍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德無子死之年會兄北海王納之子起子祖自秦建立爲魏義熙元年嗣立改元太上僭位六年劉裕

來伐統建康斬之殺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

西燕據阿房在長安西如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終十

年秦苻堅僭號少子封中山王前秦滅燕中與妙清河公主俱妙齡有殊色堅俱幸之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非梧桐不棲并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本於阿房以待鳳凰之至而

讀史津逮 卷二 南燕西燕

癸

癸

冲小字鳳凰太元八年堅敗於晉冲時爲平陽守據河東以叛有衆二萬敗於秦將竇衡奔慕容泓有衆十

萬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殺泓立冲爲皇太弟太元十

年據阿房稱帝改元更始進逼長安秦王堅走死冲入

長安僭位二年其將韓延因衆心怨冲弒之立段隨爲

燕王改元昌平弟運孫永和誅隨率衆去長安立

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長安爲姚萇所取時冲子弟亦即僞位永執歸殺之忠尋爲衆所弒永遂進據長安府僭稱帝改元中興一歲凡四易主僭位七年燕王

前秦苻氏據長安今陝西西安府始東晉穆帝永和九年

終太元十九年甲午七月十

健兄子普

字子敬

太子長

長

平原公

諡昭烈

從兄子朗

淮南公

諡昭烈

長樂公

秦健

高陽公

北平公

太子宏

太子宏

淮陽公

長樂公

長樂公

晉公

鉅鹿公

太子宏

讀史津逮

卷二 前秦

六

汝南公

平原公

渤海王

魏公

廣平公

齊北王

燕公

魏昌公

魏昌公

趙公

渤海公

太尉

秦王

中山公

秦王

陽平公

河間公

太子宏

河南公

清河王

清河公

苻洪字廣世畧陽臨渭人其先有扈氏苗裔世爲西戎

酋長家池中生蒲五丈因以爲氏永嘉中據枋頭清縣

降石虎得都督關中以識文章付應王改姓苻帝永

和六年自稱三秦王僭位一年爲其將麻秋所誅偽諡

惠武皇帝第三子健字建業誅秋嗣立永和七年入關

都長安僭稱帝建元皇始僭位四年偽諡明皇帝第三

子生字長生永和十一年嗣立改元壽光自幼無賴昏

一目及即位酷虐暴戾僭位二年洪少子東海王雄之

子堅弑之偽諡厲王堅字永固姿貌瓌偉質性過人昔

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王咸陽升平元年自立

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專任王猛削平諸國孝武太元入

年大舉寇淝敗於淝水歸長安爲慕容冲所攻奔玉將

讀史津逮

卷二 前秦

五

山在畧陽

姚萇獲而縊於新平佛寺

今西安府

改元三

永興

甘露

建元

二十

僭位二十九年偽諡昭皇

帝庶長子丕

字永叔

太元十年

稱帝於晉陽

今太原府

太安僭位一年

爲晉將馮該所殺

族孫劉

字文高

太

元十一年

稱帝於隴東

今鳳翔府

改元太初

僭位八年與

姚興戰敗被殺

于崇

太元十九年

稱帝於湟中

今陝西

改元延初

僭位一年

爲西秦乞伏乾歸所殺

前秦

公苻秦論曰石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爲臣

一朝失馭而自立爲忠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

踞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萇桓

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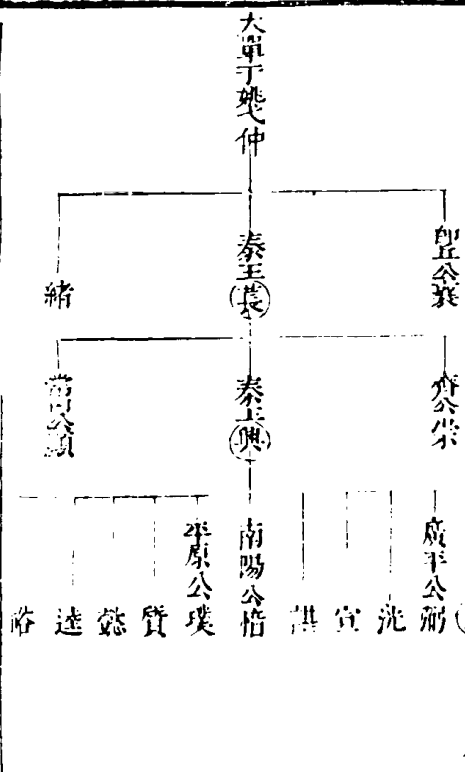
溫運強其國以英才雄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績不能離親戚不能間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河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禁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網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傾沛不拒昔之敗軍降將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無遺餘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范與鮮卑輕於寇讐彼皆觀其跡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地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也歟

讀史津逮

卷二 前秦

主

後秦姚弋拔長安晉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終安帝義熙十一年丁巳上十四年劉裕滅之



姚萇字景茂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父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微負隨之者數萬家遂自稱雍州刺史護寇校尉扶風公劉曜以為平西將軍石虎之廢石弘而自立也弋仲稱疾不賀正色責以負託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雖暴甚嚴重之石祗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子劉救祗祗僭位以為石丞相祗被殺與燕連和弋仲子四十二人常誡之曰我死之後汝等歸晉家竭盡臣節乃遣使納誠於晉

帝永和七年拜六夷大都督封高陵郡公八年死第五子襄字景國襲職拜平北將軍即丘縣公後為苻堅所殺其二十四子初仕堅為龍驤將軍堅敗於晉為慕容冲所逼出奔五將山萇遣將執而弑之拔長安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二年僭稱帝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謚父弋仲為景元皇帝兄襄為魏武王共僭位十年夢堅引鬼入宮為祟宮人刺鬼誤中萇陰遂患陰腫發狂言自稱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未幾死偽謚武昭皇帝少子興字子畧孝武太元十九年嗣立改元二皇初弘始十僭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長子泓字元子安帝義熙十二年嗣立改元永和僭位二年劉裕來伐克長安泓子佛念年十一勸泓引決泓

讀史津逮

卷二 後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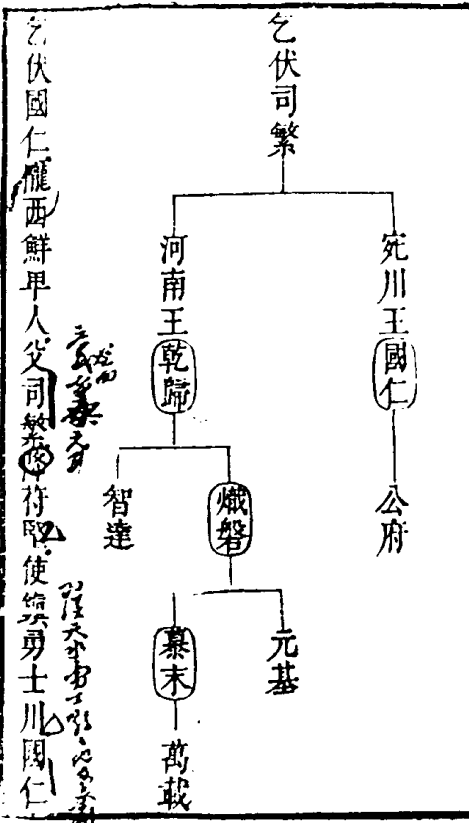
主

殺其二十四子初仕堅為龍驤將軍堅敗於晉為慕容冲所逼出奔五將山萇遣將執而弑之拔長安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二年僭稱帝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謚父弋仲為景元皇帝兄襄為魏武王共僭位十年夢堅引鬼入宮為祟宮人刺鬼誤中萇陰遂患陰腫發狂言自稱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未幾死偽謚武昭皇帝少子興字子畧孝武太元十九年嗣立改元二皇初弘始十僭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長子泓字元子安帝義熙十二年嗣立改元永和僭位二年劉裕來伐克長安泓子佛念年十一勸泓引決泓

不應佛念投宮墻死。泓出降。執送建康斬之。後秦以
 溫公姚秦論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
 直勇敢著名。而保其耆艾。豈非忠信之福耶。襄才氣豪
 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
 命也。弋仲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
 不能報償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
 父之志。奄有閭中。涼夏諸侯。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
 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事臣民。譯經拜佛。
 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
 業之不肖。亦與詭謀之不遠也。

讀史津逮 卷二 後秦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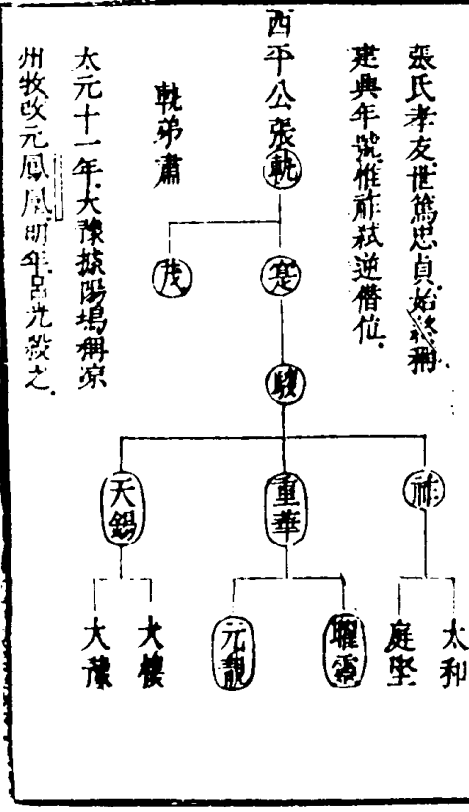
西秦乞伏氏據金城。今臨洮府蘭州。始東晉孝武帝太元
 十年乙酉。終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
 四十四十七年夏。赫連定滅之。



嗣立太元十年。敗據金城。自稱宛川王。建元。建
 位三年。偽謚宣烈王。子公府幼。國人以太元十三年立
 國仁弟乾歸。稱河南王。改元太初。二十年。為後秦所敗。
 降於姚弋仲。義熙三年。興遣歸國。僭稱西秦王。改元更始。
 僭位共二十三年。為兄子公府所執。偽謚武元王。長子
 熾磐。初為姚興所敗。質於利鹿孤。逃歸。降興。與父同歸。
 國義熙七年。嗣立。使弟廣武將軍智達。誅公府。改元二
 永康。入建弘。九。僭位十七年。滅南涼。偽謚文昭王。第二
 子慕末。字安石。宋元嘉五年。嗣立。改元永弘。僭位四年。
 赫連定來攻。出降。并宗族五百餘人。悉為所害。西秦以

讀史津逮 卷二 西秦 主

前涼張氏據涼州。又稱武威郡。今陝西永昌。始西晉惠
 帝永寧元年辛酉。終東晉孝武帝太元
 元年丙子。九主。七十六年。秦苻堅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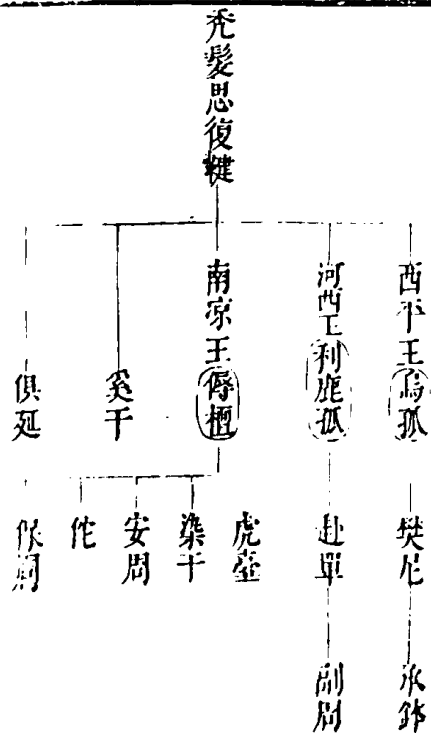
涼王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世孫惠帝永寧元年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求為涼州刺史懷帝拜為涼州牧西平公在位十三年謚武公長子寔字安遜愍帝建興二年嗣位涼州牧立六年因誅妖賊劉弘為帳下人所殺謚元公寔叔父肅乃心王室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討曜寔以其年老弗許既而京師陷沒悲憤而卒寔子駿幼弟茂字成逖元帝太興三年攝事嗣立猶稱建興年號以駿為世子臨終執駿手泣謂曰吾家世世忠順汝其勉之在位五年謚成公駿字公庭明帝太寧三年立自稱涼王在位二十二年謚文公子重華字泰林穆帝永和二年嗣立立九年謚昭公子曜靈字元舒年十歲嗣立伯父肅性傾巧與倖臣趙長矯令輔政先蒸重華母馬氏曜靈立二月廢為涼寧侯尋弒之祚字太伯永和十一年自立始僭稱帝不稱建興年號改元和平淫虐不道復與重華妻裴氏通僭位一年宗人雍璠率兵誅殺之立重華次子元初字元永和十二年立年方七歲廢和平年號仍稱建興在位八年駿少子天錫弒之而自立謚冲公天錫字純叔哀帝興寧三年立即位十二年待堅使姚萇來攻戰敗降堅堅敗紀水於陣歸告諸公終焉前凉亡

後凉呂光據姑臧

今陝西涼州衛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終安帝元興二年癸卯四主十八年後秦姚興滅之

呂光字世明畧陽氏人父婆樓為苻堅佐命拜太尉光生兩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以滅燕中功封都督侯後為堅平定西域還涼州聞堅死遂留據姑臧太元十一年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改元太安三年僭稱三河王改元麟嘉六年僭即天王位四年共僭位十三年僭謚武皇帝嫡子紹安帝隆安三年嗣立僭位十年庶長兄纂攻之自殺偽謚隱王纂字永緒初為太原公隆安四年纂弟自立改元咸寧僭位二年光弟寶之子超弒之而立其兄隆偽謚景皇帝隆字永基安帝元興元年興弟超弒景而代之改元神鼎僭位二年以二京之逼請降於姚興後凉亡

南京秃髮氏據廣武 今臨朐府蘭州始東晉安帝隆安二年丁酉終義熙十年甲寅三十八年西秦乞伏熾磐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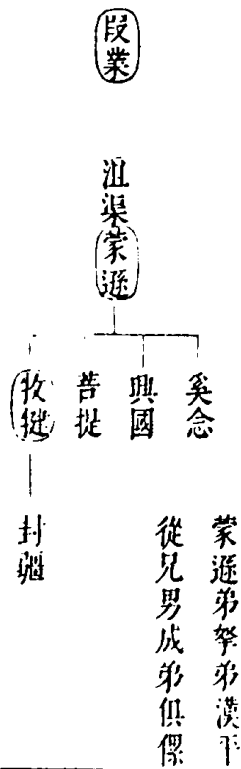
讀史津逮

卷二 南京

三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與後魏同祖父槐斤係鮮卑後完孫樹機能從弟也父思復健始據有涼土部衆轉盛烏孤少雄勇有大志及嗣位以根本未固下志事呂光封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安帝隆安二年據廣武自稱西平王建元太初二年改稱武威王徙於樂都僭位三年偽謚武王遺命方難未靖宜立長君弟利鹿孤隆安四年代立徙居西平改元建和更稱河西王僭位二年偽謚康王弟烏檀安帝元興元年代立遷於樂都自稱涼王改元弘昌六嘉平七僭位十三年窮兵不息與太子虎臺俱爲乞伏熾磐所殺南京人

北凉沮渠氏據張掖 今甘肅南始東晉安帝隆安二年西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三十四十三年後魏滅之



讀史津逮

卷二 北凉

三

沮渠蒙遜其先爲匈奴左渠以官爲氏見晉室喪亂陰有據立之志恐衆不從以段業人望所歸與從兄男成起兵推業爲涼王業既立蒙遜自以素爲業所憚請爲安西太守爲自全計隆安五年用請使業殺男成因起兵弑業而自立遷於姑臧自稱西河王改元永安十三年始十義和二僭位三十三年滅西凉偽謚武宣王第三子牧健字茂虔宋元嘉十一年嗣立改元永和僭位六年魏大武來攻而縛出降拜征西大將軍西河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北凉人

西涼李氏據燉煌 今肅州西始更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冬文帝
終宋少帝景平七年公義熙三年
年北涼沮渠蒙遜滅之

敬 重耳
重耳奔晉仕魏顯於周隋為唐
之始祖

讓

李嵩字元盛 少守其生隴西成紀人漢李廣十六世孫父
和蚤卒遺腹生嵩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通涉經史及
長頗習武藝嗣孫吳兵法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
牧燉煌護軍郭謙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為燉煌太守稱

南史地理 卷二 西涼 二

藩於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索嗣構嵩於業業以嗣代
嵩嵩乃罪狀嗣業為誅嗣遣使謝嵩來晉安帝隆安四
年晉昌太守唐瑗移檄六郡推嵩為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建元庚子義熙元年自稱涼王據燉煌酒泉稱藩於
晉改元建初僭位共十二年偽諡武昭王嵩歎僻陋還
方立功非所嘗著述志賦及槐樹賦以見志第二子歆
字士業以義熙八年嗣立改元嘉興僭位九年用刑頗
嚴又結禁不止連眾議與沮渠蒙遜相攻兵敗為其所
殺所帥以界武昭永初二年眾復推為涼州牧僭位三
年蒙遜復來攻悔自殺西涼亡

夏據朔方 今寧夏南始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冬文帝
元嘉八年辛未三月二十五日夏後魏滅之

右地代 太子
陽平公延 太原公舊
酒泉公伯 平原公定
力侯提 河南公滿
赫連勃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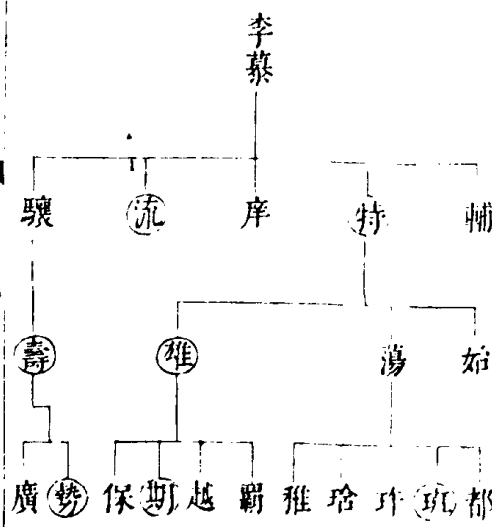
赫連勃勃 中山公安

赫連勃勃改名屈丐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淵族也祖
務桓一名豹子後趙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荷堅
以為西單下攝河西諸部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
姚萇拜為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與魏戰敗被殺勃勃

南史地理 卷二 夏 二

為人執送後秦姚興以為特節安北將軍五原公義熙
三年遂據朔方自稱大夏王太單于北人謂父為鮮卑母
為鐵弗勃勃耻以母姓為號以為帝王係天之子微赫
與天連改姓赫連氏其支庶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皆
其伐人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定國號曰夏建元龍昇
六年改鳳翔五年入長安僭稱帝改元昌武三真興
共僭位二十年偽諡武烈皇帝子昌一名折末元嘉
年嗣立改元承光僭位二年為後魏所擒後見殺弟定
以元嘉五年嗣立改元勝光僭位四年滅西秦因擊北
涼為其將吐谷渾執送後魏太武殺而滅其國夏亡

成李據蜀 今成都府始興縣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終東晉
和帝永和三年丁未五十四五年桓溫滅之



讀史津逮

卷二 成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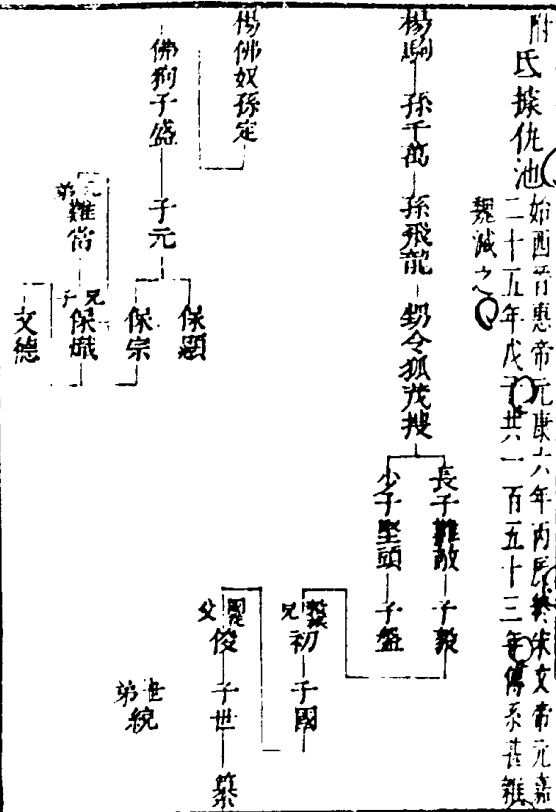
李特字元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原君之苗裔曹操寇漢中
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操操嘉之拜為將軍徙其族居
內地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共第二子雄武善騎射沉毅
有大度晉武帝太康中關西亂特隨流人寄食蜀漢至
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
庸才耶惠帝太安二年遂據成都自稱益州牧建元建
初僭位一年益州刺史羅尚奄襲特營特被殺弟流字
元通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尋卒特第三子雄字仲焉承
興元年自稱成都王改元三建興三安平五玉衡二十
安平元年僭稱帝國號成偽追諡特景皇帝流秦文王

僭位共三十二年偽諡武皇帝以兄子班誠孝舍其子
而立之班字世文哀哭於頤宮維子越奔喪以班非所
當立弑之立其弟期期字世運成帝咸康二年立改元
玉恒三年多所誅戮人不堪命特殺驤少子壽廢為
都縣公期自縊死謚幽公壽字武孝咸康五年自立僭
稱帝更國號漢改元漢興僭位五年淫刑以逞動慕漢
武魏明之所為耻聞父兄時事今上書者不得言先世
政化自以已勝之偽諡文皇帝子勢字子仁康帝建元
二年嗣立改元二太和二嘉寧僭位四年桓溫率衆
來伐兵敗迎降遷送建康封歸命侯蜀人

讀史津逮

卷二 成

全



楊驎 署陽清水氏也驎始居仇池地方百頃其旁平地

二十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

其孫千鈞附魏封為百頃王千鈞孫龍陵強盛徙居

界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西晉惠帝元康六年茂搜

避齊齒年之亂自署陽率部落四千家還依仇池自號

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東晉元帝

建武元年茂搜死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

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永昌元年

前趙劉曜自將攻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曜復

攻之互有勝負成帝咸和九年難敵死子毅自稱龍驤

讀史津逮

卷二 仇池

全

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

王河池公稱藩於晉咸康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其

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後趙稱帝永和三年初遣使

稱藩詔以為雍州刺史仇池公永和十一年毅弟宋奴

刺殺初初子國毅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永和十二年國

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秦升平四年俊死子世嗣

立廢帝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

守世亦稱臣於秦太和五年世死子統嗣立始與秦絕

而統與爭國相攻簡文帝咸安元年秦攻仇池統與戰

大敗統率武都之衆降秦秦懼亦而縛出降而仇池為

秦所布遣其將王統鎮之孝武帝太元十年楊驎奴之

孫定復收集舊衆自稱仇池公遣使稱藩宋魏自稱秦

州刺史龍西王太元十九年定為西秦公伏乾歸所殺

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復附魏魏以為仇池王安

帝義熙三年盛又降於後秦八年復叛之宋武帝永初

三年封盛為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盛死子元嗣立四

年魏拜元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元死弟難當立其子

難敵而輔之宋魏廢之而自立為武都王自是叛服不

常魏則相攻服則謝罪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

建義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貢奉宋魏不絕十六年

讀史津逮

卷二 仇池

全

楊保宗與兄保顯奔魏魏以為秦州牧武都王長以公

主鎮上邽十八年難當領國人寇詔裴方明帥師討之

難當敗走獲其兄子保熾擒其子虎送建康斬之立保

熾為元後使守仇池二十年魏攻取仇池保熾敗走保

宗謀叛魏魏執而殺之其弟文德自稱仇池公二十

年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衆擊文德文德棄城奔漢中

仇池人

讀史津逮卷二終

讀史津逮卷三

南北朝 南北朝自宋以傳齊齊傳梁梁傳陳陳傳隋隋傳唐
 齊室喪亂入南北朝南朝自宋以傳齊齊傳梁梁傳陳陳傳隋隋傳唐
 朝自魏并諸國後分爲東西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北周周
 并齊而傳隋隋滅陳陳區宇混一當時竟有以元魏繼東晉
 擬諸涑水之帝曹魏即李延壽亦南北分峙不加軒輊至
 通鑑綱目始嚴內外進南而退北若論疆域之廣狹國勢
 之強弱政治之純駁恐難分魯衛也

南劉宋武帝傳少帝文帝孝武帝子業弒明恭懷順帝以
 八主相承六十祀齊高武傳鬱林新安南武明即承

讀史津逮 卷三 南北朝

東晉復祚和帝禪七主二十四年存齊梁武以簡文侯
 元帝敬帝五十六歲晉附魏帝江陵後梁三十三載續
 陳陳武帝祚者文臨海見廢宣帝承後主叔寶爲隋滅

三十二年共五君楊隋文煬合恭帝三主二十八年真

北拓跋珪始王代六傳道武稱魏帝明元太武及文成
 獻文五主共五十四年齊廢宣帝承後主叔寶爲隋滅

東海三月更節開復更安定高歡廢立諸見泰立
 鄒東長安東西對西魏武文廢與恭東魏廢帝一

東爲北齊宣廢恭廢昭武成後主替西爲周閔傳明武
 歷宣及靜歸隋隋也

用朝相繼圖

南梁武帝劉裕 少帝義符

文帝義隆 武帝駿

廢帝子業 明帝威

恭懷王昱 順帝準

齊 肅道成 武帝頌

廢帝昭業 海陵昭文

明帝覺 東昏寶卷

和帝寶融

梁武帝蕭衍 簡文帝昶

元帝 敬帝方智

陳武帝陳霸先 文帝 廢帝 伯宗 宣帝 頊

後主叔寶

武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恭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西魏 恭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東魏 靜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周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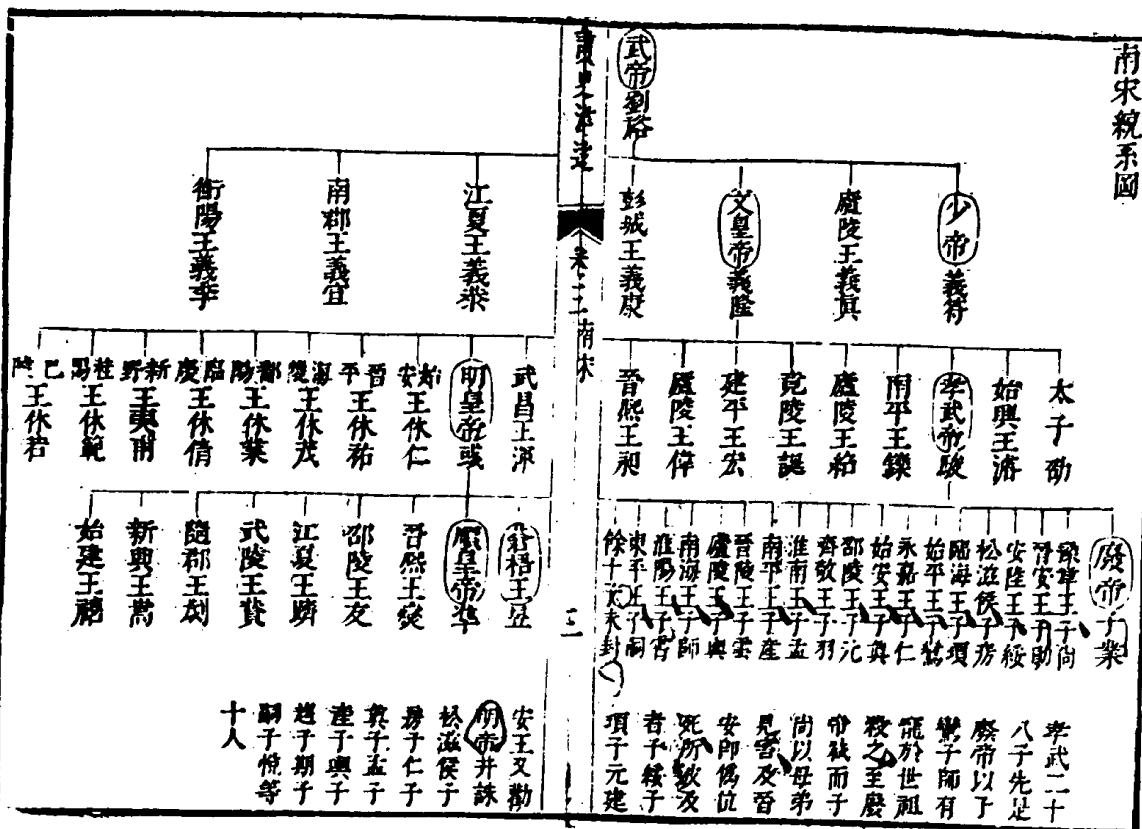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北齊 廢帝 宣帝 廢帝 宣帝 廢帝 明帝 肅

南宋統系圖



南宋

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終順帝昇明三年己未八主共
二十二年齊蕭道成滅之然昇明三年即齊建元元年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人漢楚元
王交二十一世孫父翹為郡功曹母趙氏裕生而風骨
奇偉及壯勇健有大志僅識字不事廉隅小節行止時
見二小龍附翼及貴龍形更大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
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眾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心喜
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
洲裏見有群兒搗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
合散傳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有不死裕
叱之皆散收藥而反以傳金瘡有驗初為劉牢之參府
軍事討滅孫恩加彭城內史後誅桓元滅後秦南燕封
宋公進爵為王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六月篡晉稱皇帝
國號宋建元永初承晉金德以水德王都建康追尊父
為孝穆皇帝封弟道憺為長沙景王道規為臨川武烈
王在位三年壽六十三羣初寧陵武敬獻皇后子少
帝廢陵孝獻王義真文帝彭城王義康江夏文獻王義
恭南郡王義宣反誅衡陽王義季女會稽長公主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太子母張夫人永初三年五

月即位明年癸亥改元景平后司馬氏在位二年徐義之等廢為營陽王尋弑之壽十九并殺廬陵王義興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母胡太后初封宜都王少帝廢迎立之甲子秋八月即位改本年為元嘉元年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歲皇后生元凶劼滿淑妃最寵于十九太子劼始與王濬孝武帝南平穆王錄武帝殺廬陵王紹竟陵王誕及詩建平簡王宏廬陵王偉明帝殺晉熙王昶武昌王渾威稱楚王改元元光免為庶人自殺明帝始安王休仁明帝殺及休休休若晉平刺王休伯海陵王休茂鄱陽哀王休業臨慶冲

南史卷之六

王

王休倚新野懷王與南桂陽王休範巴陵哀王休若三十年癸巳二月劼與潘構逆劼於合德殿劼自立改元太初一月武陵王駿起兵誅劼潘長寧陵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母路皇后少機類與發讀書七行俱下初封武陵王元凶弑逆與洸虞之起兵討劼并潘誅之癸巳即位改元二建大明以在位十一年壽王十五葬景寧陵王皇后殷淑儀最寵南郡王義宣女假託殷氏子二十八歲帝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助反誅安陸王子殺明帝殺及其弟十三人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瑱始平孝敬王

子總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興邵陵王子元齊敬王子羽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祖晉陵王子雲廬陵王子與南海王子劼淮陽思王子齊東平王子嗣皇子于深子鳳子原于衡子况子文子瑯瑤卒未封子趨子期子悅為明帝所殺女山陰公主

廢帝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太子母王皇后大明八年五月即位明年乙巳改元景和又改永光后何氏在位一年殘虐無道湘東王使諷寂之等弑之年十七

太宗明皇帝名或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母沈太后初封湘東王廢帝疑畏諸父將加害乙巳十一月弑

南史卷之六

王

廢帝自立本年即改元泰始七年又改泰豫一在位八年壽三十四葬高寧陵晉安王子助即位於海陽今九江縣改元義嘉凡八月或親討平之明恭王皇后最賢子十二蒼梧王昱順帝晉熙王榮邵陵王友江夏王琰武陵王贊隨郡王劼新興王勰始建王禧皇子法良智井未封一未名天

蒼梧王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初明帝以妾陳妙登賜嬖倖李道見有孕迎歸生昱故人呼為李氏昱亦自稱李將軍泰豫元年夏四月即位明年癸丑改元元徽后江氏在位四年暴虐好殺無道日甚諸道咸與王樹賊

謀弒之追廢爲晉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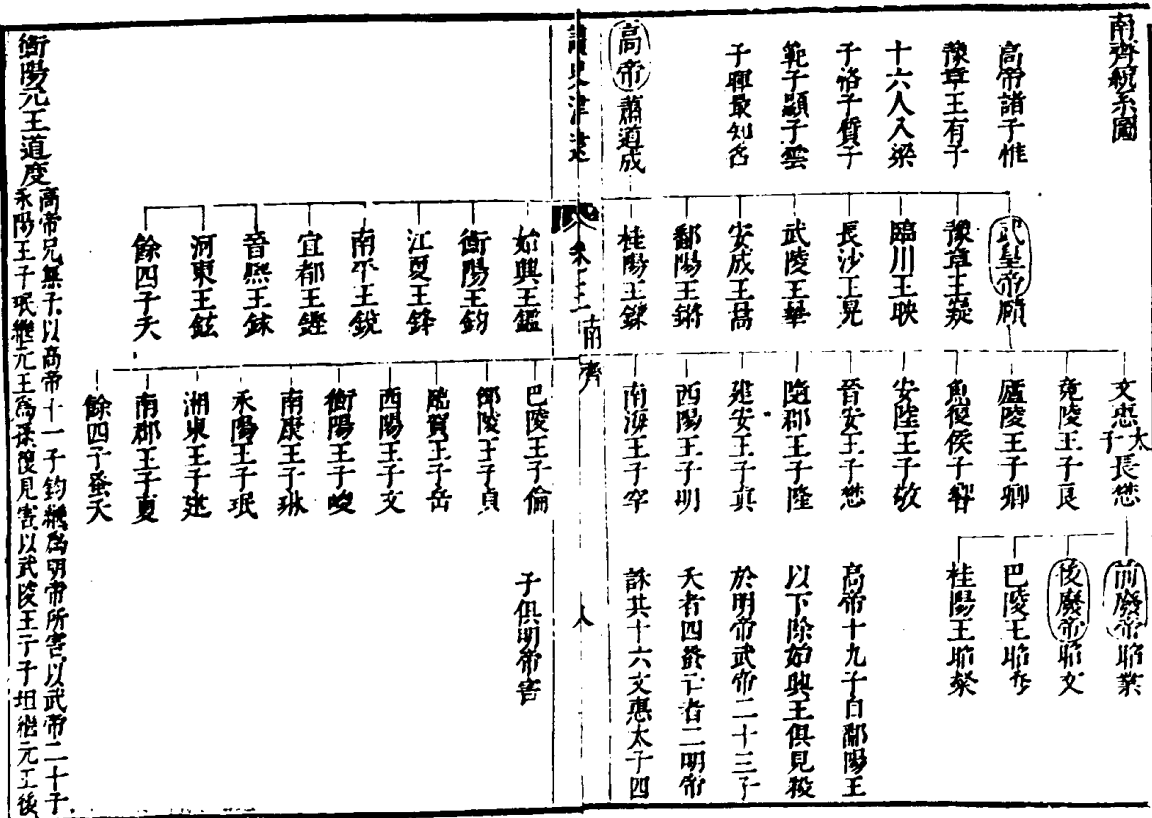
順皇帝名準字仲謨小字如觀明帝第三子母陳昭華初封安成王姿類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元徽五年丁巳七月廢帝弒滿道威迎立之改本年爲昇明元年在位三年終已未夏四月道成篡位封爲汝陰王徙居丹陽尋弒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羣臣遂誣曰順帝

南宋歷年圖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閭奮臂一呼兇黨瓦解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

不細矣既而治兵普衆經營四方揚旌東征

不細矣既而治兵普衆經營四方揚旌東征
機漢卷甲南越虛循殄滅偏師西上鵠縱授首銳卒北
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所發之心發
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
一亟躋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
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
橫挑強劫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
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
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功於牖下事其
何後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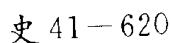
南齊親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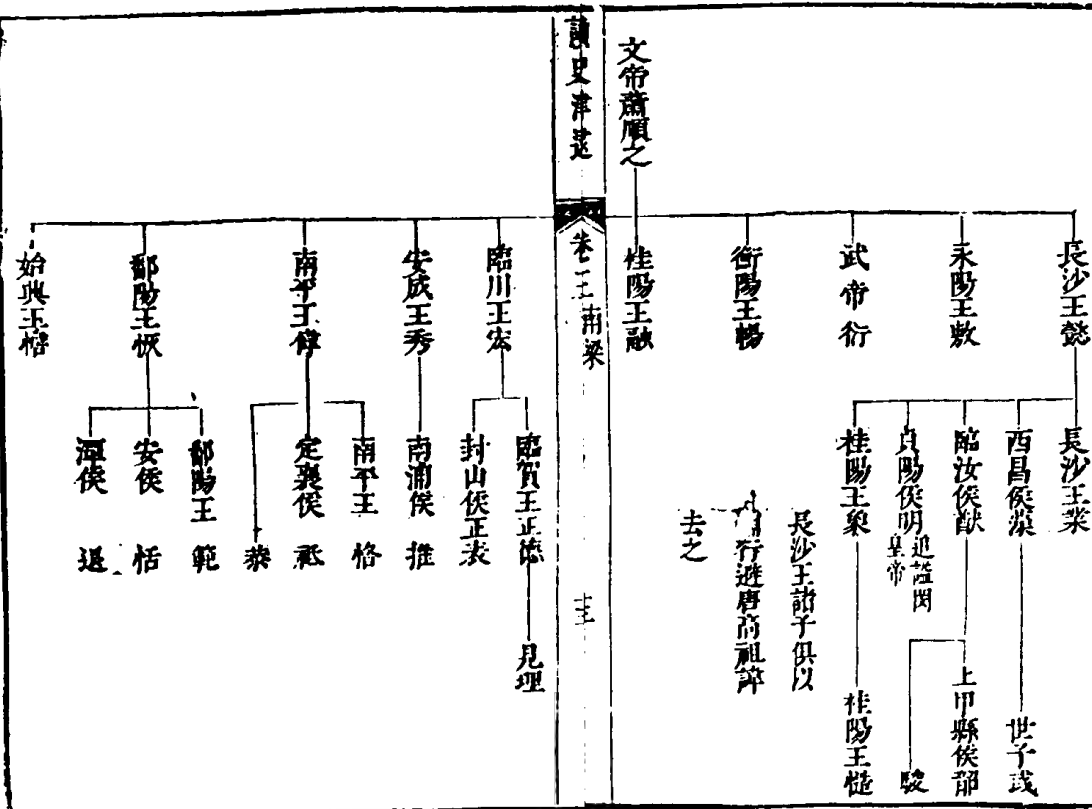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兄無子以高帝十一子鈞繼爲明帝所害以武帝二十子

史 41-619

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南梁諸王世系圖



南梁

始武帝天監元年壬午終敬帝太平二年即陳永定元年
五十年陳霸先滅之然太平二年即陳永定元年
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與齊同祖淮陰
令整四世生父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有功歷位侍
中衛尉贈鎮北將軍諡曰懿娶張氏見舊唐書化旁人
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有異光日所龍顏重歡虎顧舌
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手曰武兒時能蹈空而行
所居室中皆有雲氣人或遇者輒輒肅然長英達有文
學與王融等為八友明帝時為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二
年起兵入建康立和帝封梁公進爵為王中興二年壬
午四月篡齊稱皇帝建元天監承齊水德以火德王因
號梁都是唐近尊父為太祖文皇帝封兄長沙宣武王
懿永陽昭王敷弟衡陽宣王暢桂陽簡王雍臨川靜惠
王宏安成康王秀南平元襄王偉鄱陽忠烈王恢始興
忠武王憺德皇后稱氏性酷妒死後化為蟒入後宮見
夢見形常以五味飼之於露井中故衍不復置后于八
昭明太子統簡文帝豫章王綜南康簡王績廬陵茂王
績邵陵王綸元帝武陵王紀女深陽公主改元七年
監十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中大同二泰清

三、在位四十八年、侯景叛、臨賀王正德引之圍臺城、

不得荷荷而歿、壽八十六、葬修陵、時梁境內有州二十、縣一百二十五、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魏朝亦然、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母丁

貴嬪、六歲能屬文、讀書一日十行、俱下、初封晉安王、太

清三年己巳三月、臺城陷、五月、武帝殂、侯景立之、改元

大寶、在位三年、景廢為晉安王、使禪位於豫章王棟、

為所執、壽四十九、葬莊陵、王皇后二十、哀太子大器

潯陽王大心、臨川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安

讀史津逮

卷三 南梁

王

陸王大有、梓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瀏陽公大雅、新興

王大壯、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

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曄、樂良王大圓、餘三子、天

豫章王名棟、昭明太子之孫、昭明有五子、長豫章郡王

歡、次河東郡王譽、岳陽郡王譽、武昌郡王譽、義陽郡王

鑒、歡生棟、嗣父爵、大寶二年辛未八月、侯景矯詔、以簡

文越升、非次、宜歸正嫡、廢簡文而迎棟立之、改元、天正

未幾、為景所篡、封淮陰王、及二弟、僑樞、並鎖於宮室、十

一月、景僭稱皇帝、建元、太始、國號、漢、明年壬申四月、景

敗、斬於松江、傳首江陵、棟兄弟相扶、此元帝使朱買臣

招至船、共飲、沉之於水、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母阮

太后、少眇一目、樛聰穎、博覽群書、初封湘東王、為鎮西

將軍、都督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陷建康、起兵討景

四方、勸進不許、時武陵王紀亦稱尊於成都、改元、天正

立一年、見殺、繹以壬申冬十月、即位於江陵、改元、太清六

年、為承聖元年、在位三年、岳陽王彥、怨繹之殺豫章河

東諸王、引魏兵圍江陵、城陷、被執、遇害、壽四十七、妃徐

氏、孝子、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敬帝、愍懷、太

子方矩、改名元良、始安王方罪餘諸子、未封、失名、

讀史津逮

卷三 南梁

王

敬皇帝名方矩、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母夏太后

初封晉安郡王、承聖三年、魏克江陵、王僧辯與陳霸先

奉為梁王、承制、迎王、建康、乙亥夏四月、僧辯以納貞陽

侯、明入建康、即帝位、改元、天正、成霸先襲殺僧辯、出明而

奉之、九月、即位、改元、紹泰、太平、在位三年、丁丑冬

十月、霸先篡位、封為江陰王、尋弒之、年十六、諡敬皇帝

夏皇后、陳永定三年、王琳奉忠烈世子方等子永嘉王

莊稱帝、改元、天啓、二年、復為陳文帝所滅、梁亡、

後梁附

始宣帝大定元年乙亥、終、莒國公廣運二年丁未、三主

共三十三年隋文帝滅之

宣皇帝名察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岳陽王引西魏攻江陵殺元帝魏立為梁王鎮江陵敬帝紹泰元年乙亥遂竊尊號改元大定在位七年

明皇帝名謹宣帝子壬午即位改元天保在位二十四年

莒國公名琮明帝子丙午即位改元廣運在位二年隋文帝徵入朝廢梁國封為莒國公尋卒後梁以

南梁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

陽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茶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而桑閉之躬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誅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服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天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喪其所有必矣此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弱凶渠而竟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虜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讀史津逮 卷三 南梁

南陳陳系圖

武帝陳霸先

孝懷太子

衡陽王昌

文惠帝

廢帝伯宗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

晉安王伯恭

廣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履

永陽王伯智

衡陽王伯信

桂陽王伯謀

餘三子蚤夭

太子至澤

始興王道談

讀史津逮

卷三 南陳

大

宣帝

始興王叔陵

長沙王叔堅

後主叔寶

晉熙王叔文

岳陽王叔慎

吳興王胤

南平王煥

永嘉王彥

太子深

南海王虔

信義王祿

邵陵王曄

會稽王莊

東陽王憺

吳郡王濬

錢唐王恬

餘子未封

宣帝子四十二人列其有事迹者數人諸王惟叔陵反誅叔慎叔懷見殺餘俱令終

南陳

始武帝名先永定元年丁丑終後主禎明二年字巳酉五主共三十三年隋文帝滅之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寔之後寔六世生長城令達遂家焉又十五世生皇考文讀霸先少儼有大志長於謀畧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通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明達果敢為時推服常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之霸先口及覺腹內猶熱心獨自喜初為廣州參軍討李賁有功授直閣將軍後為交州刺史討侯

讀史津逮

卷三 南陳

七

景進爵長城公魏隋江陵立敬帝自為相國封陳公進爵為王太平二年丁丑冬十月代梁稱皇帝改元永定承梁火德以土德王國號陳都建康追尊父為太祖景皇帝母董氏為安皇后封兄道諡為始興昭烈王弟休光為南康忠壯王在位三年壽五十九葬萬安陵章皇后子二李懷太子充先沒衡陽獻王昌文帝害之世祖文皇帝名蒨字子華始興王長子初封臨川郡王武帝甚愛之遺詔徵入纂大統巳卯即位明年改元天嘉六天康在位七年壽四十一葬永寧陵沈皇后子三廢帝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

伯恭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衡陽王伯信桂陽王伯謀餘二子天

廢帝名伯宗字奉業小字樂王文帝嫡長子母沈皇后丙戌即位明年改元光大立皇子至澤為太子在位二年叔安成王項廢為臨海王而自立尋卒年十九

高宗孝宣皇帝名項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次子初入侍江陵遷於長安還封始興郡王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歷位司空尚書令光大二年十一月廢其主伯宗明年巳丑正月稱奉慈訓太后令篡位改元大建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葬顯寧陵柳皇后子四十二後

讀史津逮

卷三 南陳

三

主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岳陽王叔慎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山王叔融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餘叔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未封三未各女樂昌公主始興王叔陵為道諡後反誅再以叔重繼故有兩始興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母柳皇后宣

帝列次子始興王叔陵攝逆伏誅遂即位明年癸卯改元至德四顧明三在位七年荒於酒色寵張麗華等不恤政事沈皇后子二十二吳興王胤南平王琑永嘉王彥太子深南海王虔信義王祗邵陵王琑會稽王桂東海王恽吳郡王濬錢唐王恬餘總觀明綽統冲洽綽綽威辯十一人未封顧明三年己酉二月隋伐陳克之斬張麗華誅施文慶等五人以謝三吳執後主封長城縣公至仁壽四年卒壽五十二謚曰煬陳以

南陳歷年圖曰武帝仕梁誅戮侯景卒成大功斯亦難矣文帝躬勤政事足為良主才宜值齊衰而啓土運周興

讀史津逮

卷三 南陳

三

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夫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趨之納身皆非不亦宜乎

前五代之際李溫陵種毒發之說言甚正而理其確其說曰劉裕以誠故弑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於琅邪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之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邪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人踰垣而弑之耶雖司馬懿之毒必發慮必報然在裕亦可以省此毒手矣迎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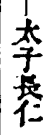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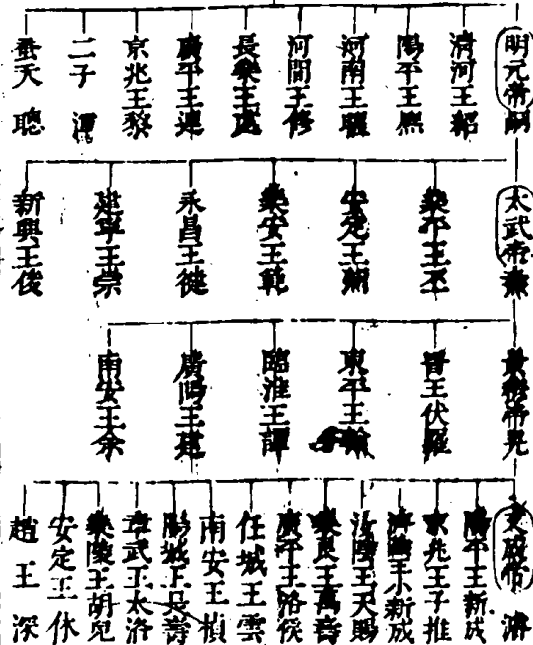
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即遭廢殺子孫繼立自相屠戮無子遺者而肅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隨發矣道成之末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為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為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慮者乃復弑順帝俾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耶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肅衍代齊遂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搢之此亦肅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肅衍之手者又可逃我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肅衍亦決不肯留種矣

讀史津逮

卷三 南陳

圭

最可笑者肅衍斷死刑則泣帝廟以適為犧牲而以順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畧無慘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為侯景所囚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仆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犬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嗣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道過楊堅刻券具甚反哀而禮之為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嗣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大道不其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北魏 始道武登國元年丙戌終孝武永熙三年甲寅棄國奔

長安十三主凡一百四十九年分爲東西魏

太祖道武皇帝姓拓跋名珪昭成帝嫡孫顯明帝之子其

先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

號其裔有始均六七十代至毛立始大追封爲成皇帝

十三世生聖武皇帝帝名詰汾田過天女與之相偶并年

逆所生男授之是爲神元皇帝力微時人諺曰詰汾皇

帝無婦家神元皇帝無舅家神元饗國五十八年子文

帝沙漢汗以國太子留洛陽歸諸大人忌而害之章

請史津逮 卷三 北魏 重

帝立九年平皇帝綽立七年皆神元子也文帝少子思

帝立一年而神元子昭帝祿官分國爲三部自統其一

使文帝長子桓帝尙幼帝尙幼各統其一桓昭二帝

相繼死穆帝遂總攝三部爲一統昭帝立十年桓帝立

十一年穆帝立九年思帝子平文帝繼立五年爲桓

帝后所害桓帝中子惠帝質傳立五年太后臨朝惠帝

弟煬帝紀那立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諸部共立烈帝質

帝復立三年石虎復納烈帝一年而死弟昭成帝什翼

犍立平文帝次子也立三十九年爲庶長子定君所執

太子定格之傷脇宛妻遺腹生子珪尙幼國內大亂

堅許定君分其國爲三部河以東屬劉庫仁河以西屬

劉衛辰珪依庫仁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珪復自立爲代

王遷居定襄之盛樂府西北即魏王使國號魏建元登

國祖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后爲跋故以爲氏

安帝隆安二年戊戌遷都平城稱帝改元天興制禮作

樂定律考輿命朝野束髮加冠追尊祖什翼犍爲昭成

帝父寔爲獻明皇帝宣穆劉皇后子十明元帝清河王

紹陽平王熙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廣平王連

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蚤夭改元四登國十皇始二天

請史津逮 卷三 北魏 重

興六天賜子在位二十三年爲次子紹所弑壽三十九

璽盛樂金陵珪暴虐好殺先是有神巫戒珪當有暴禍

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

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高人知

之安與珪子清河王通王欲行弑令妾爲內應珪臨死

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乎

太宗明元皇帝名嗣道武庶長子母宣穆劉皇后初封齊

王已酉十月誅紹即位改元三永興五神璽二泰常入

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璽雲中金陵杜皇后子七太武

帝樂平王王不安定殂王淵樂安宣王範永昌莊王健

建寧王崇新興王俊

世祖太武皇帝名壽明元太子母密皇后杜氏初封太平

王癸亥十月即位改元六始九四神鄉延和三太延

四太平真君十延平二在位二十八年壬辰二月內侍

宗愛弒之壽四十五葬雲中金陵敬哀賀皇后先卒繼

赫連皇后子十一太子晃晉王伏羅東平王翰臨淮王

譚廣陽王建南安王余餘子蚤夭未名宗愛既弒逆婦

詔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十月復弒余即中劉尼尙書

源賀誅宗愛立太武孫濟

高宗文成皇帝名清太武嫡孫太子晃長子母恭皇后郁

讀史津逮

卷三北魏

三

人閭氏壬辰即位改元四興安二興光一太安五和平

六追尊父兄爲景穆皇帝封其弟陽平幽王新成京兆

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

壽廣平殤王洛侯任城康王雲南安惠王慎陽城康王

長壽章武敬王太洛樂陵康王胡兒安定靖王休趙王

深在位十四年壽二十六葬雲中金陵馮皇后後稱文

明太后子七獻文帝安樂厲王長樂廣川莊王晷齊郡

順王簡河間孝王若安豐匡王猛韓哀王安平

顯祖獻文皇帝名弘文成長子生母李貴人賜死乙巳即

位改元二天安一皇興五在位六年禪位太子自稱太

上皇有憾於馮太后爲其所秘壽二十三葬雲中金陵

思皇后李氏子七孝文帝咸陽王禧趙郡靈王幹高陽

文穆王雍廣陵惠王羽彭城武宣王緄北海王詳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獻文長子母李夫人皇興五年辛亥

受內禪即位改元三延興五承明一太和三十在位二

十九年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定爲水德王上繼西晉金

德制禮作樂魏室文明之主稱首出焉太和二十三年

卒壽三十三葬長陵兩馮后皆太師長以廢卒次爲幽

后多醜行賜自盡子七廢太子恂宣武帝廣平文穆王

懷京兆王浟清河文獻王曄汝南王悅皇子怵天

讀史津逮

卷三北魏

三

世宗宣武皇帝名恪孝文第二子母高夫人已卯即位改

元四景明四正始四永平四延昌在位十六年京兆

王愉反改元建平尋討平之魏始衰延昌四年卒壽三

十三葬定陵胡靈后司徒國珍女子二皇子昌天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名詡宣武第二子乙未正月即位年六歲

生母胡太后臨朝廢其嫡母高太后爲尼尋弒之改元

四熙平二神龜二正光五孝昌在位十二年爲胡太

后所弒壽十七葬定陵胡皇后無子太后立臨洮王寶

之子釗年方三歲改元武泰即位二月爾朱榮舉兵入

洛沉幼主并太后於河陰殺王公以下二千人魏故事

太子立母必賜死。至胡后始廢不行。而魏之亂。由此之。
敬宗孝莊皇帝名子攸。彭城王。總第三子。李妃所生。武泰
元年戊申四月。爾朱榮奉之即位。改元建義。尋改永安。
在位三年。壽二十四。葬定陵。后爾朱氏。榮女。先為永安
孝明帝嬪。二年己酉。北海王。爾朱榮弟。改元建武。子攸出奔。入洛
陽。爾朱榮逐。攸走死。迎子攸復位。榮專政。子攸不堪其
橫。庚戌十月。用計誅。十二月。爾朱世隆。爾朱兆舉兵
向京師。遷于攸於晉陽而弑之。并殺其子立長樂王。時
改元建明。明年辛亥二月。復廢之。後追封為東海王。
節閔皇帝名恭。廣陵王。羽之子。先襲父封。以元。又擅權。託

前史津逮

卷三北魏

元

稱帝。絕言。垂一紀。建明二年辛亥二月。爾朱世隆以
元。時陳遠。將圖廢立。令所親申意。恭曰。天何言哉。世隆
遂廢。時奉之即位。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封皇子。恕
為渤海王。在位一年。冬十月。高歡推渤海太守元朗。即
位。信都。明年五月。歡入洛。恭遂遇害。壽三十五。

廣帝。明太子晃之後。章武王。融第三子。母程氏。普泰元年
辛亥十月。高歡立之。改本年為中興元年。明年壬子四
月。復廢之。而立孝武。後封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卒。壽二
十。

孝武皇帝名修。廣平王。懷第三子。初封平陽王。中興二年

壬子四月。廢帝以疏遠。遜位。高歡迎立之。改本年為太
昌元年。又改永熙。在位三年。秋七月。畏歡之逼。奔長安。
依宇文泰。修從妹不嫁者。明月平原。齊三公主。修以
明月入關。齊黎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殺明月。修不
悅。十二月。遇害。壽二十五。十餘年。乃葬金陵。后高氏西
奔。後降為彭城王。都如魏。自是分為東西。

西魏

始孝武帝永熙二年甲寅。西奔都長安。文帝大統元年
乙卯。即位。終恭帝三年丁丑。三王。凡二十三年。周滅之。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倫之子。初封南陽王。永

讀史津逮

卷三東西魏

三

熙二年甲寅。孝武卒。明年乙卯。梁武帝大同元年。宇文
泰迎立之。改元大統。在位十七年。春三月。卒。葬永陵。后
乙弗氏子。五廢帝。趙王。寧。燕王。儒。恭帝。吳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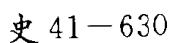
廢帝名欽。文帝長子。母乙皇后。壬申即位。不改元。仍稱大
統。在位二年。宇文泰廢而弑之。后宇文氏。周文
帝女。

恭皇帝名廓。文帝第四子。初封齊王。宇文泰立之。甲戌。即
位。不改元。仍稱大統。復姓拓跋氏。在位四年。梁敬帝太
平二年丁丑。遜位於周。封宋公。被殺。西魏。

東魏

始甲寅。孝武帝西奔長安。高歡迎立孝靜帝。終庚午。一

以北適於大漢悉爲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變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禮樂文采蔚然可觀宜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佞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以孝明幼冲胡氏淫恣綱紀大壞民怨盜起於是爾朱榮乘之與晉陽之甲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來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過逆遁入關遣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長鳴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主乎



北齊

始文宣帝天保元年庚午終幼主和光元年丁酉六主凡二十八年周武帝滅之

顯祖文宣皇帝姓高名洋字子進渤海修人七世祖隱為晉元范太守徙居懷朔父歡字賀六渾初以能斬惡馬見奇於爾朱榮後誅爾朱兆廢立三帝遂執魏柄兄涇字子思為盜所殺洋以梁簡文大寶元年庚午五月篡東魏稱皇帝國號齊是元天保承魏水德以木德王都鄴追尊父歡為高祖神武皇帝母婁氏為文明太后兄澄為文襄皇帝封弟常山王演襄城景王清長廣王湜

讀史津逮

卷三 北齊

三

博陵文簡王濟永安簡平王浚平陽靖興王湍彭城景思王微華山王浚上黨嗣王演任城王湣高陽康穆王浞馮翊王潤漢陽敬懷王洽封兄子河間王孝琬河南王孝瑜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安德王延宗源陽王紹信在位十年已卯秋盡滅元氏之族十月暴卒壽三十一墓武寧陵后李氏子立廢帝太原王紹德范陽王紹義西河王紹仁隴西王紹賢廢帝名殷字正道小字道人父宣長子李后所生已卯十月即位明年改元乾明帝山王演嬬太皇太后令廢為濟南王篡位壽祇之壽十七後諡為閔悼王

元承光在位二十一日周師迫鄴東走濟州并緝為周所獲封緡為溫國公尋賜死誅其族北齊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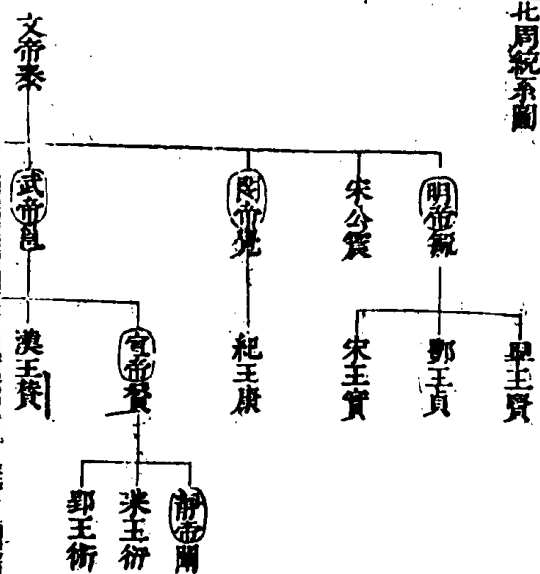
北齊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累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慨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息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儒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洩殘暴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乎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浮者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諸忠良信用譏惡十有三年而已為幸矣

讀史津逮

卷三 北齊

三

北周統系圖



宇文肱

文帝恭

郡公肱

晉護

尋

什肥

漢

按此中本願子 今在九月未收 仍差親自量 實 逐逐新
按此中本願子 今在九月未收 仍差親自量 實 逐逐新

始閔帝元年丁丑終靜帝大業二年庚子五主凡二十
四年隋楊堅滅之

孝閔皇帝名覺字陟羅尼字文泰第三子代郡武川人其

先炎帝之後爲黃帝所滅遁居朔野始祖葛鳥兔有裔
孫普回得黃帝玉璽北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
因以爲氏十三世而生父泰小字黑獺仕魏征討有功
據有長安迎孝武帝立文帝進封周王覺以居嫡梁太
平元年丙子繼爲周公明年丁丑篡西魏稱天王國號
周承魏水德以木德王都長安追尊父泰爲太祖文皇

爲皇后文帝泰十三年明帝宋

獻公震閔帝武帝衛刺王直齊煬王憲趙僭王招譙孝

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吳王達冀康公通滕閏王

道覺卽位一年未改元晉公宇文護幽之臣爲畧易公

昇試之等十六差爭表願入示下二史爲王周

奉詔之書十六卷。靜陽御近臣。屈子。糾。辱。王。廓。

宗明皇帝名勰小字綽萬突泰長子丁丑九月護廢閔

帝迎立之卽位止稱元年二年始稱皇帝建元武成在

位二年護置毒糖槌中進弑之壽二十七葬昭陵獨孤

皇后子三畢利王賢鄧王貞朱王實

高祖武帝名邕字彌羅突泰第四子母叱奴初封魯公

宋三北周

武成二年庚辰四月朔明帝辛酉召立尊明手辛丑一敘論

五

保定元年改元四保定
天祐建德宣政
在位

十八年誅護滅齊志滅陳爲一統未遂而卒壽三十六

堊孝陵阿史那皇后子七宣帝漢王贊秦王贊曹王允

道王充蔡王允荆王元後俱爲楊堅所殺

皇帝名贊武帝長子母李皇后宣政元年戊戌六月卽

立立一羊明羊文元天成尋彈立太子自稱天元皇

作不任三至明至明方元月三福作三

帝驂耆躬醕立王后其長子元皇所杜麗華女力象一

年五月卒。葬定陵。子三。靜帝。萊王。衍。郢王。術。後俱爲楊

堅所害

世

史 41-632

內禪七歲卽位改元大象在位二年又改大定元年辛丑二月楊堅篡位封介國公尋弑之年九歲盡滅宇文氏之族周初有童謠曰柳樹提頭金雞鳴雖有阿舅無外甥堅以太后父滅周其驗也北周除

北周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聰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謂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姿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需其罪盈惡積爲衆所棄一旦除之君撥羣振

卷三 北周

美

稿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日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口。使有周之境東漸於海南薄於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遇其奇禍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李禿翁南朝種毒毒發之說北朝亦然。魏氏得國世以斬伐殺戮爲事及其亡也遭高氏宇文氏兩覆其宗而元氏幾無噍類至周之滅齊隋之代周俱罹滅族之慘。然楊堅子孫無一得善終者。天道如此人亦何苦竭其詐貪十數年之前而富貴未幾而湛族隨之悲夫。

忠 楊 公 隋

文帝堅 太子勇 蔡王整 滕王瓚 道王瑒 衡王爽

漢王誡 蜀王秀 秦王俊 煬帝廣 太子昭

趙王杲 齊王暕 楊正道 燕王倓 蔡王侗

吳俱死江都之
難、有造股子
正、造、造、誅
字文化及立為
郎公、後與祖母
蕭后并突厥、以
突厥可賀敦即
文帝女、城公
主、遣使迎后也、

讀史津逮

卷五

美

隋紀 雖神短主暴然南北混一不得不以正統歸之

始文帝開皇元年辛丑終恭帝義寧元年丁丑三帝凡
三十七年唐高祖滅之自漢接陳統止二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漢太
尉楊震十四世孫父忠仕魏有功賜姓普六茹氏後仕
周封隋公皇妣呂氏生帝有文在手曰王字龍顏額上
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皇妣一日抱帝忽見頭上出角
徧體起鱗驚陸帝於地有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
曉得天下周人王軌嘗告帝有反相帝深自晦匿襲封
隋公女爲周宣帝后靜帝立帝以太后父受遺輔政遂

移周旋大定元年辛丑二月稱皇帝國號隋建元開皇
承周木德以火德王都長安九年平陳一統追尊皇考
為太祖武元皇帝封弟秦景王整滕穆王瓚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后獨孤氏宣華陳夫人陳宣容華蔡夫人子
五房陵王勇初為太子楊帝秦孝王俊蜀王秀漢王諳
俱嫡出改元二開皇十二壽四在位二十四年仁壽四
年甲子七月為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葬太陵

楊帝名廣一名英小字阿摩文帝次子初封晉王諱飾攝
廢太子勇代之是日天下地震仁壽四年七月因侍疾
逼悉陳夫人文帝怒欲廢之遂行弑通即位殺故太子

讀史通達 卷五 隋

勇後并殺其子餘等六人明年改元大業在位十三年
荒淫無度窮兵高麗民怨盜起幸江都為宇文化及所
弑壽三十九葬江都雷塘蕭皇后後梁明子三元德太
子昭蚤卒齊王暕趙王杲昭三子秦帝燕王儼越王侗
恭皇帝名侗楊帝孫太子昭長子初封代王大業十三年
留守唐公李淵入長安奉之即位改元義寧立一年明
年戊寅禪位於唐封鄴國公武德二年昶時年十五謚
曰恭王世充亦以戊寅年奉越王侗即位東都今河改
元皇泰在位二年世充篡位弑之亦謚曰恭王文化及
亦立秦王浩於江都弑之隋亡

隋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功德厚德素洽於人直
以天元垂世嗣君幼弱微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
治隨材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身歿反掌使天下
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笑風室韋轉轉林邑高
即女真之屬莫不稽顙稱臣秦人貢雖兩漢全盛之
時不能過也後嗣他得中村守之十世之內未
易凶楊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
然慕秦皇漢武之為雖奢極欲兵連賦重盜賊蠭起而
巡游不息惡聞直言自墮滅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
之千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讀史通達 卷五 隋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述長子性克險弟士及智及士及
向南陽公主智及素任悖大業十四年戊寅三月勸兄
化及弑楊帝於江都立秦孝王子弘兵敗於李密西歸
至魏縣秋八月毒弑浩僭稱皇帝國號許建元天壽明
年己卯四月竇建德擊敗於聊城梟首暴尸并其黨與
誅滅之
魏據洛口 在河南府鞏縣
李密宇元遂一字法主遼東襄平人父寬仕周封蒲山郡

公當少有遠畧散家資結客居長安始與楊元感反敗以計得脫大業十二年投東郡城稱明年據洛口起橫行山東稱魏公建元永平越王侗授爲太尉尚書令義寧二年敗於王世充降唐封邢國公未幾復叛盛彥帥擊斬之時年三十七

鄭據東都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城胡號支頤後從新豐死妻少寡與霸城人王黎野合納爲小妻其父收隨母冒姓王生世充豺聲卷髮沉猜多詭詐善以口舌緣飾人不能屈楊帝時以世充有將畧使爲將軍屯洛口拒李密會江

讀史津逮

卷三 隋僭國

星

都弒逆遂奉越王侗爲主改元皇泰自封鄭國公唐武德二年已卯矯制策鄭位國號鄭建元開明廢侗而弒之僭位三年唐秦王攻圍之計窮出降至長安爲讐家所殺

夏據樂壽

今河間府獻縣

賈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漢景帝太后父賈充之裔初亡入高雞泊今大名爲盜大業十三年丁丑據河間之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國號夏建元丁丑二年改五鳳僭位四年將兵救王世充爲唐秦王所擒送長安斬東其妻子與裴矩奉傳國八里

秦據隴西

薛舉蘭州金城人大業十三年隴西盜起與子仁果奴縣令起兵發粟濟貧自號西秦霸王據隴西建元泰興尋僭稱皇帝明年舉卒仁果嗣立性殘忍其年秦主伐之計窮出降送長安斬於市父子相繼二年而亡

宗據河西

今甘肅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義寧二年戊寅薛舉據有隴西亦集衆自稱河西大涼王僭稱皇帝建元安樂凡三年爲唐所滅

定楊據馬邑

今山西大同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大業十三年斬太守王仁恭開倉賑饑得兵萬餘略突厥立爲定陽可汗僭稱皇帝建元天興凡四年唐秦王滅之

燕據漁陽

今河北

高開道滄州信陽人世賣鹽爲生初依河間賊武德元年據有北平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圖高曇晟因縣令具供殺之僞號大乘皇帝建元法輪約開道爲兄弟從之殺曇晟并其衆武德五年壬午遂建元始安僭位六月其愛將張金樹殺之

漢軍據清州

今河北

讀史津逮

卷三 隋僭國

星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蒲博初亡命爲盜後爲竊賊
德將建德滅後其故將范願等推黑闥爲主集衆爲建
德報仇未及朞年盡復建德故地武德五年壬午自稱
漢東王魏元天造僭位十年唐秦王擊走之後復引突
厥入寇唐車騎將軍諸葛德威執送太子建成斬之山
東悉平

梁據江陵

蕭銑梁宜帝魯孫初爲羅川令岳陽兵起推銑爲主大業
十三年遂僭稱皇帝國號梁建元鳳鳴東自九江西抵
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僭

讀史津逮

卷三 隋僭國

唐

位四年唐遣趙郡王孝恭同李靖伐之銑恐勞民出降
送長安斬於都市

宋據江南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同爲盜擊敗李
子通後伏威降唐封公祏爲淮南行臺僕射武德五年
壬午伏威入朝公祏居守遂舉兵反僭稱皇帝即陳故
宮爲都國號宋建元乾德以張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
善安降唐公祏勢遂不振唐趙郡王孝恭帥師擊斬之
傳首京師江南悉平

魯據山東

徐圓朗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有勝兵二萬先附李密
密敗歸竄建德建德被擒會劉黑闥兵起執葛國公盛
彥師以應之武德五年壬午自號魯王僭位一年唐淮
安王神通與李世勣合兵攻之圓朗棄城夜走爲野人
所殺

梁據昆陵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初爲吳興郡守大業十四年戊寅江
都亂遂起兵至昆陵據其城唐武德二年己卯自稱梁
王建元延康僭位二年將兵救陳稜以擊李子通反爲
所敗自沉於江死

讀史津逮

卷三 隋僭國

唐

吳據江都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賤以漁獵爲生初依長白山賊帥
左才相獨以寬仁得衆心大業十一年乙亥僭號楚王
攻陳稜於江都沈法興杜伏威不能救稜敗奔遂之據
其城武德元年戊寅僭稱皇帝國號吳建元明政僭位
三年敗奔餘杭降於伏威執送京師釋而弗誅後復叛
吳伏誅

楚據南陽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亡命爲盜自稱巡樓羅王義寧二年
僭稱楚帝建元昌達僭位二年叔掠殘戮專以婦人嬰

兒爲糧兵敗降唐以爲楚王因段確事復叛奔王世充東都平執斬於洛水上士庶號擲瓦礫以擊其尸須臾成塚

楚據虔州 今在虔州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初與鄉人操師乞爲盜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爲隋將劉子翊射死士弘收其衆復戰殺子翊遂大振進據虔州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自稱楚皇帝建元太平僭位五年敗於蕭銑銑下唐趙郡王李孝恭攻之收死

梁據朔方 今在朔方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吳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大業十三年結徒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僭稱皇帝號建元永隆數引突厥入寇貞觀二年唐伐破之其弟洛仁斬其首以降自起至滅凡十二年

長樂據榆林 今在榆林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姓郭以罪徙榆林大業十三年丁丑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殺丞開倉賑濟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陽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唐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後轉黔州都督死

唐傳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明皇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吳





公子二隱太子建成太宗衛懷王元霸巢刺王元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寶皇后所生建成元霸元吉

背後所出。帝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以爲名。爲人英武。有大志。年十八。舉義兵。高祖有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忌其功。欲加謀害。武德九年丙戌六月四日。殺建成。元吉并其十子。

南史津逮

1671

俱殺之。因立爲皇太子。八月受內禪卽位。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葬昭陵。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廟號太宗。長孫文德皇后。無忌子。十四太子承乾廢死。楚王寬。鬱林王恪。漢恭王泰。庶人祐。蜀悼王愔。蔣王暉。越王貞。討武氏不克死。高宗紀王慎。江陽王瑛。代王簡。趙王福。曹王明。母巢刺王妃楊氏。幾立爲后。

高宗皇帝名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長孫皇后所生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無忌力勸立之實觀二十二年己酉五月卽位改元十四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二乾封一總章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元一

周則天皇后武氏名嬰武士韞之女并州文水人初爲

太宗才人高宗爲太子入侍私之太宗崩削髮居孝感寺爲尼高宗入寺行香見之而泣玉皇后欲問蕭淑妃寵召之入宮未幾立爲昭儀尋立爲后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明年甲申臨朝稱制廢子中宗爲廬陵王僭稱

讀史律遠

卷三

唐

生

大位改國號周建子爲正自稱天冊金輪聖神則天皇
帝改元十九中宗嗣聖一唐宗文明七光宅共垂拱
四永昌一天授改載初二如意改長壽二延載一天冊
萬歲改證聖萬歲通天改萬歲登封神功聖曆
二久視大足改長安四共竊位二十一年賴狄仁傑
忠諫復立廬陵王後五王誅亂反正徙於上陽宮殂壽
八十一合葬乾陵

之即位改元二神龍景龍在位五年為后朝氏女
安樂公主所醜壽五十五葬定陵謚大和大聖大昭孝
皇帝廟號中宗章后矯制立溫王重茂自為皇太后攝
政改元唐隆一見臨淄王隆基討亂反正子四懿德太
子重潤即重照譙王重福舉兵誅韋氏改元中元敗死
節愍太子重俊誅武三思不克死溫王重茂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母武后廢中宗立
為帝革命後廢為皇嗣改姓武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
王景龍四年庚戌六月章后構逆子隆基定難討亂奉
以即位本年改元景雲二太極月五又改延和月三在位三

唐史津逮

卷二 唐

三

年傳位太子開元四年崩壽五十五葬橋陵謚元真大
聖大興孝皇帝廟號睿宗肅明劉皇后子六長寧王憲
本名成器初封宋王贈讓皇帝惠莊太子繼本名成義
初封申王元宗惠文太子範初封岐王惠宜太子業初
封薛王隋王隆悌

元宗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生母昭成竇太后初封臨
淄王定內難有功立為太子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受內
禪即位不踰年改元改元三先天開元二十天寶十
在位四十四年天寶三年改年為載相李林甫寵楊太
真窮奢極欲養成漁陽之變狼狽幸蜀肅宗即位尊為

上皇寶應元年崩於西內壽七十八葬泰陵謚至道大
聖大明孝皇帝廟號元宗王皇后廢武惠妃楊貴妃最
寵納太真時年已六十三又十年而禪位子三十八靜
德太子琬謚奉天皇帝太子瑛被殺肅宗棣王琬鄂王
瑒被殺靖恭太子琬光王琬被殺夏悼王嗣一儀王璣
穎王璣懷恩王敏永王璣反誅壽王瑒延王玢盛宣王
琦濟王琕信王璣義王玢陳王珪豐王珣恒王瑒京王
瑒汴哀王璣餘七子天無傳

肅宗皇帝名豫改名亨初名嗣昇更名浚又名紹明皇第
三子生母元獻楊太后初封忠王立為太子天寶十五

唐史津逮

卷三 唐

三

載丙申秋七月安祿山反明皇避賊至馬嵬父老遮留
太子討賊明皇許之群下勸進遂自即位於靈武改本
年為至德元載明皇達蜀八月即馳使禪位改元四至
德乾元二復改載為年上元寶應一在位七年壽
五十二葬建陵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
宗后張良娣子十四代宗越王係建寧王倓追謚承天
皇帝衛王倓彭王倓堯王倓涇王倓郾王榮襄王倓杞
王倓召王倓恭懿太子倓定王倓皇子倓女郾國公主
代宗皇帝名豫一名傲肅宗長子生母章敬吳太初封
楚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寶應元年壬寅四月即位改

元三廣德二永泰一大曆十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葬

元陵謚唐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貞懿獨孤皇后子二

十德宗昭靖太子邈均王邈睦王述升王邈思王連韓

王邈簡王邈益王邈隋王邈荆王邈蜀王邈忻王邈韶

王邈嘉王邈端王邈循王邈蔡王邈原王邈雅王邈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太子廣真沈太后所生初封魯王為

天下兵馬大元帥大曆十四年己未五月即位改元三

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葬

崇陵奉天之難今西安府乾州專事姑息藩鎮之禍始於此矣

謚神武聖文皇帝廟號德宗昭德王皇后是後天子不

讀史津逮 卷三 唐

唐

生立后主上皇太后尊號十一順宗舒王諡

本昭靖太子之子取為第二子通王諡康肅王諡

昌王諡資王諡代王諡昭王諡欽王諡珍王諡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母昭德王太后貞元二十一年

乙酉正月即位改本年為永貞元年在位八月以瘡疾

傳位太子明年崩壽四十六葬豐陵謚至德弘道大聖

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王良嫡傳位後稱太厚子二十

七憲宗郊王經均王經淑王經密王經密王經密王經

邵王約宋王結集王綢冀王綢和王綢衡王綢會王綢

福王綢珍王綢撫王綢王綢王綢王綢王綢王綢王綢

新王綢欽王綢第四子蚤天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長子莊憲王太后所生永貞元年乙

酉八月父內禪即位改元元和在位十五年庚子正月

服金丹多躁怒暴肌人以為內侍陳弘志所殺壽四十

三葬景陵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廟號憲宗子

二十穆宗宣宗惠昭太子寧澄王惲深王惲洋王惲絳

王惲延王惲郢王惲懷王惲河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

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王惲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第三子生母懿安郭太后陽太初

封遂王立為太子元和十五年庚子閏正月梁守謙等

讀史津逮 卷三 唐

唐

稱道詔立之改元長慶在位四年服金丹崩壽二十六

葬光陵謚唐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子五敬宗文宗

武宗懷懿太子湊安王湊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生母恭僖王太后長慶四年甲

辰正月即位改元寶曆在位二年為中官劉克明所殺

壽十八葬莊陵謚唐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子五悼

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文宗皇帝名昂穆宗太子貞獻肅太后所生初封江王敬

宗崩劉克明立絳王惲中尉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惲奉

而立之寶曆二年丙午十二月即位改元太和九開

成^五 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二葬章陵謚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子二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武宗皇帝名瀼改名炎穆宗第五子生母宣懿章太后初封賴王文宗崩中尉魚弘志仇士良立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復爲陳王殺之開成五年庚申正月卽位改元會昌在位六年壽三十三葬端陵謚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子五杞王峻益王峴兗王岐德王嶸昌王嵯宜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生母孝明鄭太后可封光王名怡中尉馬元贊立爲皇太叔會昌六年丙寅二月卽位改元大中之政訖於唐以人思詠之謂之小

唐史津逮 卷三

唐

太宗在位十三年壽五十葬貞陵謚元聖至明成武獻文唐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廟號宣宗子十三懿宗靖懷太子漢雅王涇通王滋慶王汧漢王湊鄆王潤懷王洽昭王泐康王汶廣王雍衛王瀼女同昌公主懿宗皇帝名瀼宣宗長子生母元昭肅太后始封鄆王名溫宣宗愛通王滋欲立之以帝年長未決宣宗崩中尉王宗實等矯詔定策立帝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卽位改元咸通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葬簡陵謚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子八僖宗昭宗魏王偁京王偁蜀王偁威王偁吉王偁泰哀太子劼

僖宗皇帝名儵懿宗第五子生母惠安王太后可封普王

名儵懿宗疾大漸中尉劉行深立爲皇太子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卽位改元五乾符六廣明中和四光啓三文德一在位十五年廣明元年黃巢作亂入長安帝幸成都五年滅之光啓元年朱玫反奉襄王勰卽僞位改元建武立三月卽誅滅之由是干戈日尋權歸藩鎮唐室不復振矣壽二十七葬靖陵謚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子二建王震益王陞

昭宗皇帝名敳更名晔懿宗第七子生母恭獻王太后可封壽王名傑文德元年戊申三月僖宗崩群臣議以吉

唐史津逮 卷三

唐

王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迎帝卽位改元七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遷都洛陽又改天祐一在位十六年光化三年宦官劉季述等廢帝幽於少陽院矯制立太子祐明年神策使孫德昭等討亂迎帝復位黜太子爲德王天祐元年八月爲朱全忠所弑壽三十八葬和陵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何皇后唐中葉天子不生立后至后乃得立亦見弑於全忠子十六德王裕哀帝棟王昶虔王昶沂王昶遂王禕景王禕祁王禕雅王禕愛王禕端王禕豐王禕和王禕登王禕華王禕頌王禕蔡王禕

哀帝名祝，昭宗第九子，生母何太后。初封輝王。朱全忠代昭宗，矯詔立爲皇太子。天祐元年甲子八月卽位，仍天祐年號，不改元。在位四年，終丁卯三月，全忠篡位，封爲濟陰王。明年弑之，壽十七。葬溫陵。諡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唐亡。

唐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上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蓋以太宗爲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帝之上，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高宗沉

讀史津逮

卷三 唐歷年圖

五

溺晏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害宗支，流播紳跡，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入繼受辱，僻營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檢，唐宗鑒於前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旣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及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疏，諛諛並進，離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伏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兵起，邊隅腥膻，汙伊洛，流血染河隴，乘輿播蕩，生民塗炭，使數百年之間，干戈擾攘，而不見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剷除克亂，使大河以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

讀史津逮

卷三 唐歷年圖

五

疑明不足以燭理，歸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兵，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良娣，不得庇其子，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諛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殘虐人民，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以用爲牧宰，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闇淺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外寇未平，而內盜先起，於是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戮元兇，奉還宗祀，逮其晚節，偷惰之政，甚於祖考。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遜任忠良，延納善謀，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而息，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繫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唐之輕易荒縱，自貽傾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

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懿宗驕吝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人於此大矣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憂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溫公又曰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劫遷天子廢置在天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唐世宦官之

讀史津逮

卷三

唐僖宗

三

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僖昭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拋之事君則衆之辭實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用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行威福非乃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貪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憤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甚哉

唐僖宗改元諸國

歌安史相繼以亂李希烈趙朱泚漢是黃巢蔡宗樞

童昌據越守光燕

燕

少子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人不姓康其母阿史德爲現屠突厥中禱子於札竿山既而娠生祿山因字之隨母嬖蕃將安延僞冒姓安更名祿山校忍多智善測億人情通六番語天寶元年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明皇極尊寵之使爲楊貴妃養子肆行無忌久蓄異志天寶十三載十一月遂反於幽陽州今明年乙未僭稱

讀史津逮

卷三

唐僖宗諸國

三

雄武皇帝國號建元聖武人據長安僭位二年目盲疽發愛少子慶恩欲立之長子慶緒使弟猶兒弑之而自立改聖武二年爲載初元年又改天成天和繼樂飲酒賊敗棄長安奔鄆唐其國急奉靈輿讓於其將史思明思明收之却王師遂經杞慶緒奔其西巢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卒于明皇賜其名爲人姿瘦露爲肩偃背蔽目側鼻寡鬚髮躁健獨殺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月初黨祿山後降唐封歸義郡王乾元二載日反復反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救相州今彰

德殺慶緒并其眾義其國號燕自稱應天皇帝改元順天
天德順天得一錢僭位三年愛少子朝清欲殺長孽子
朝義立之朝義遂欲思明即僭位於東京今河南府府城
西改元顯聖敗於冀州今在其下多叛之逃奔漁陽回
止幽州今順義死思明父子僭位凡四年而滅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有勇拜節度使建中四
年反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遂據大僭稱皇帝國號
建元武成貞元二年希烈勢日盛遂成病親將陳僊
奇陰令醫毒死之斬其首并妻子七首函獻於朝尸之

於市僭位凡四年而滅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大曆七年泚與弟
汨為朱希彩部將希彩為下所殺拜泚盧龍節度使泚
入朝京師遂失權泚得為節度留後建中四年十月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救襄城今河南通
犒賞軍士激變擁逼入宮剽掠天子出幸奉天今西
州令言推泚權知六軍事因乘機僭稱皇帝國號大
建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張
光晟將鎮等俱為偽官殺唐宗室七十七人因通奉天

三旬有六日敗於李愬光而退更國號漢改元天皇
位一年興元元年五月其將韓旻射墜管中斬之傳首
以獻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財善擊劍騎射喜養
命乾符二年王仙芝作亂於河南所在剽掠巢與其黨
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之北掠齊魯號衝天大將軍廣明
元年庚子十一月陷東京遂入長安大掠殺官吏及唐
子孫僭稱皇帝國號大齊建元金統殺人血流可法謂
之洗城中三年李克用收復長安明年巢敗奔其甥

於市斬巢及兄弟妻子首以獻凡僭位五年而滅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為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
宗權蒐兵淮西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
據以叛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擾亂梁宋間巢敗死
宗權勢張甚嘯會通殘有吞噬四海意所至屠老幼焚
室廬米嘗轉糧以啖人為事自開中薄青齊南統判到
北且衝滑千里無人煙光啓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悉
力攻汴州宋全忠不能敵宋瑾未宣政之大破宗權宗
權盡驅其民入淮西全忠圖之為愛將申叢所執折一

足檻車送京師斬獨柳樹以中和三年光啓四年而誅

越

董昌杭州臨安人初爲都將破曹師雄王仙芝中和元年

以爲杭州刺史劉漢宏作亂越州昌命其兵馬使錢鏐

往攻破之昌遂移鎮越州以杭州讓鏐光啓二年丁未

以昌爲浙東觀察使乾寧二年乙卯據越州託神詭衆

僭稱皇帝國號大越羅平建元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

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明年朝命浙東道招討使

錢鏐攻之懼而乞降不許鏐將傾全武給而執之自投

讀史津逮 卷三 唐僭偽諸國 帝

於光緒首送京師僭位凡二年而滅

燕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道以

攻城軍中號劉頭乾寧元年可克用請用以爲盧龍

節度使未幾反覆背德反攻克用長子守文爲橫海節

度使凡十四年仁恭有愛妾守光悉之隱平元年守光

遂執仁恭幽之殺兄守文自稱盧龍節度使梁以爲燕

王凡四年乾化元年僭稱皇帝國號燕元應天凡二

年共僭位六年明年晉遣周德威攻之執守光及仁恭

并家族械仁恭祭克用墓斬之守光亦伏誅

唐藩鎮

有唐全盛之時聲教四訖威行數萬里初置總管府後置

都護府遂名曰經畧節度大使唐宗景雲元年冬十月始

以薛誨子貴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節度之名始此其後

郭知運王君奭分任隴右河西而節度始有常隸開元十

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統夏鹽六州以王琚領

之駿貶命宰相張說兼之而節度使始用宰相兼領夫相

權無不總綏而今兼領節度此豈徒亂國制乃他日節鎮

求內兼宰相之濫觴乎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

副大使高辟裴冕牛仙客爲判官張守珪爲刺史嵩本驕

讀史津逮 卷三 唐藩鎮 奎

風今平涼府小吏以才幹爲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

制無何張守珪牛仙客俱爲節度使而開元二十四年遂

欲加仙客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仙客乃河隍使

典今驟居清要恐差朝廷上欲加實封九齡又不可李林

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上悅乃賜仙客爵隴西

縣公其後仙客肅高俱拜平章事而裴冕亦竟入爲宰相

肅宗寶應初安史賊帥張忠志以成德軍降即用爲節度

使代宗廣德元年賊將田承嗣李懷僊薛嵩降上用僕固

懷恩言亦各以爲節度使於是建節秉鉞者往往盜賊凶

人朝爲逆寇而侍中尚書平章僕射皆得稱之迄於唐

莫能改矣。自唐興以來邊將皆用忠厚名臣如英衛諸公
出靖邊陲入相王室皆方叔召虎之倫其蕃將雖才勇如
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猶在偏裨及開元以來重賞仙
客寵任忠嗣天子意在開邊李林甫窺其志極力贊成且
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始用蕃將爲節鎮而哥舒翰高仙芝
安思順安祿山皆以執獲訊醜逞兼數鎮控制萬里恒文
之強不足方之此皆明皇好大喜功林甫阿諛固竊重代
而下至於郭元振諸節鎮各懷辛螫乘機邀會旋定而旋亂
至得勝之代溫朱克晉李克岐李茂王王狼據虎吞裂三百
年全盛之祚而覆之者蓋尾大之漸自天寶元年始也嗚

劉惔以功帥昭義從諫再傳檄始黜程日華主橫海軍
三傳子權歸朝廷汴宋軍名改宣武始終臣節劉元佐
士寧擅立亂重重元和入朝有韓弘李懷光以朔方反
淮南少游送貳款據襄陽者梁崇義西川劉闢死於悰
夏綏拒命楊惠琳朱玫逼駕爲邠寧同惡昌符鳳翔李
同華韓建六逆侶建殺西川陳敬瑄楊師立友在東川
岐李茂貞傳繼曦王重榮據河中險鎮海李錡淮南駢
王緒刺光因宗權許州留後鹿晏弘江陵懷逆劉漢宏

盧龍鎮幽今順天府莫今河間府任丘縣今延慶州舊
今密雲縣平今永平府薊今薊州

盧龍鎮治幽州其地則幽莫嬀檀平薊凡六州初爲制奚

以降貞元年酒死以劉忬為節度使鎮幽州忬死子
濟代立元和五年濟立長子緄為留後次子總弼父與
兄而自知軍府事詔亦授以節元和十五年總數見父
兄為崇奏乞棄官為僧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
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羨慕朝廷祿位之志
克融酒之孫也總行至定州死朝廷見幽州屢叛以宰
相張弘靖領節度使克融等囑放京師日久上方酣宴
時相又無遠畧不加錄用至假旬衣食各懷怨憤有詔
勒歸本軍驅使而弘靖由平章出鎮養高自尊罕理軍
務委任幕僚草率會難杖繫軍校士卒因呼噪作亂幽

讀史津逮

卷三 盧龍

突

弘靖殺韋繼等迎朱克融為留後朱氏再臨幽州朝廷
不能討即授以節敬宗寶曆二年本鎮復殺克融而立
其子鎮將李載義殺之亦授節文宗太和五年又為牙
將楊志誠所逐志誠得節加右僕射轉驍衛不注居二
載而史元忠逐之獻其所造袞龍御物詔流志誠嶺南
殺之授元忠節武宗會昌元年牙將陳行泰弑元忠
已而軍中殺行泰立張絳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二
年以仲武為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死子直方嗣喜游
獵性忍暴軍中欲為亂直方舉族逃歸京師眾推牙將
周琳請命授節四年八月死眾推張允伸留後亦授節

在鎮二十三年甚得眾心死子簡會嗣平州刺史張公
素夙有威望為幽鎮所服帥州兵來奔喪簡會懼奔京
師詔授公素節李茂勲逐而代之簡定乾符元年致仕
子可舉嗣廣明元年可舉大破李克用克用亡走沙陀
光啓元年牙將李全忠殺可舉奪其位二年八月死子
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為弟匡籌所逐奔鎮州乾寧元
年李克用攻匡籌殺之表劉仁恭為節度使仁恭背德
克用自將擊之反為所敗仁恭取滄景德州哀帝天祐
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幽守光僭稱帝後唐莊宗自將入
幽州執守光并其父仁恭歸誅之幽州自朔山至仁恭

讀史津逮

卷三 盧龍

突

二百四十餘年凡十七易主至石晉遂淪於左衽矣
薛訥 安祿山 史朝義 李懷僊 朱希彩 朱泚
劉忬 子劉濟 子劉緄 張弘靖 朱克融 克子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張絳 張仲武 子直方
周琳 張允伸 子簡會 李茂勲 李可舉 李全忠
子匡威 劉仁恭 子守光

成德鎮恒今真定府趙深定俱今真定府屬州易今保定

成德鎮治恒其地則恒趙深易定凡五州安氏以其將

張忠志為節度使肅宗寶應元年載降於辛雲京僕固懷

恩引為黨援以自固仍故地奏為節度使號成德軍賜

姓名李寶臣時諸鎮盡收安史餘黨擁勁卒結婚姻互

相表裏朝廷務姑息不能制代宗大曆十年魏博田承

嗣及李寶臣率先討之朝廷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往

勞寶臣遺以百緡承倩詎而擲諸道兵馬使王武俊激

怒之寶臣遂玩寇不戰承嗣得不敗在鎮二十年欲以

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殺諸將難制者數

讀史津逮

卷三 成德

主

十人惟易州刺史張孝忠及王武俊得全寶臣於建中

二年死惟岳自稱留後朝命不許遂與李納同殺所悅

以拒朝命張孝忠遣使奉表詣關通誠上悅即以孝忠

為成德節度使三年惟岳為孝忠所敗其判官鄭真力

勸惟岳歸命田悅使人讓之遂殺鄭真王武俊方與張

孝忠等戰自知為惟岳所忌引兵還襲殺之傳首京師

朝命改張孝忠為易定滑節度使止以武俊為恒冀兩

鎮使且令以糧三千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賊武俊大

失望遂同滔反興元元年赦其罪以為成德節度使十

七年死子士真嗣憲宗元和四年士真死子承宗自為

留後是後數叛數致討教赦罪復官元和十五年死

弟承元不敢稱留後表請除吏詔以田弘正為成德節

度使承元鎮滑州府今大名弘正自魏博徙成德都知兵馬

使王庭奏殺之自知留後詔以田布鎮魏博與成德將

牛翼元同討庭奏魏博將史獻誠殺田布朝廷兩不能

討各授以節太和八年庭奏死子元達自知留後朝授

以節宣宗大中九年乙亥死立其子紹鼎十一年死立

其弟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以軍政

歸紹鼎子景崇至僖宗中和三年癸卯死子紹嗣後與

李克用連和承制進爵超王梁末帝龍德間養子張文

讀史津逮

卷三 成德

主

禮秩之

李寶臣 李惟岳 張孝忠 王武俊 王士真

王承宗 田弘正 王庭奏 王元達 王紹鼎

王承元 王景崇 王銘 王紹懿

魏博鎮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東北德今濟南府德州

魏博鎮亦名天雄軍治魏州其地則魏博德滄瀛凡五州

史朝義兵敗其將田承嗣舉五州降僕固懷恩亦奏為

節度使與張忠志等同授節代宗廣德元年甲辰請為

天雄軍從之承嗣籍境內戶口壯者皆為兵數年間有
衆一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徵謂之牙兵為安史父
子立祠稱為四聖且求入相上加平章事以安樂公主
妻其子華而承嗣愈驕大曆十年反陷相今彰德府洛今廣
德府夏四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而李正已按
兵不進李寶臣憤中使索賂亦逗留無功十一年二月
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竟不至十四年死以其姪悅為
留後上命馬燧討之德宗建中二年朱滔王武俊發兵
救悅四年悅酒武俊李納四鎮俱稱王興元元年上表
謝罪詔復其官爵兵馬使田緒殺悅遣使以聞詔投緒

讀史津逮

卷三 魏博

圭

以節貞元十一年加同平章事夏四月死緒乃承嗣子
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幼弱公主子之遂得立
憲宗元和七年死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諳書性恭遜
季安淫虐與數規諫季安忌之會病死立其子惟諫朝
廷欲討之宰相李絳策魏博必內亂不煩用兵已而魏
鎮果推田興絳勸上撫納速降白麻又遣裴度宣慰其
軍賜資給復加厚魏人感悅賜與名弘正十四年入朝
加侍中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命兄弟子
姪俱仕於朝十五年成德帥王承宗死詔以弘正代之
遂為兵馬使王庭奏所害起復其子布為魏帥使討之

復為魏將史憲誠所害朝廷不能討竟加憲誠節度
太和二年牙將開志紹作亂殺憲誠推何進滔為留後
八月授以節開成五年死詔以其子重順嗣賜名弘敬
懿宗咸通六年死子全瑛嗣十一年將士逐之推韓雄
為留後賜名允中與節帥僖宗乾符元年死子簡嗣簡
反其將興行達殺之賜名彥祜用以代簡文德元年軍
中苦其子從訓之虐逐之而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
弘信殺彥祜父子遂領節帥昭宗光化元年死子紹威
嗣天祐元年進爵親王三年苦魏鎮牙兵父子相繼親
黨膠固自史憲誠以來往往易置屠戮鎮帥迎朱全忠

讀史津逮

卷三 魏博

圭

殺八千家嬰孺無遺用此削弱紹威死子周翰嗣竟為
梁移領他鎮而以楊師厚代之梁以其地入於晉
田承嗣 子田緒 子季安 子懷諫 田弘正
姪田悅

子田布 史憲誠 何進滔 子弘敬 子全暉
韓允中 子韓簡 樂彥祜 子從訓 羅弘信

子紹威 子周翰 楊師厚

澤潞鎮 澤今澤州潞今潞安府懷今懷慶府衛今衛輝府
澤潞鎮 河陽今河南府孟津縣
澤潞鎮 亦號昭義軍治潞州其地則澤潞衛懷河陽凡五

州初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與賊同姓
李氏方為鄭陳今開封府賴毫今鳳陽府節度使代宗
廣德元年僕固懷恩怨望欲反時抱玉從弟邠州別駕
李抱真在其麾下脫身歸京師上納其策平懷恩永泰
元年用為澤潞節度使先是祿山將薛嵩以相今彰德府
清河縣今廣平府洛平府今磁州降於僕固懷恩懷恩欲樹黨
即奏以為節度使與澤潞接壤俱號上黨抱真至鎮籍
民丁得精兵二萬人遂雄視山東於是昭義步兵為諸
道最後田承嗣反時薛嵩已死弟代立承嗣誘其將
裴至清遂奪而四州皆陷於承嗣德宗興元元年朱滔

讀史津逮

卷三 澤潞

書

攻貝州抱真以義勸王武俊約為兄弟與同破朱滔貞
元十年死上遣中使召其子緘赴東都以都虞侯王延
貴義勇聞軍中特授節度使賜名虔休死李長榮代之
長榮死上遣中使諭軍中為將士所附者即與節來希
皓為眾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辭兵馬使盧從史
與監軍相結越次獲節即以授之憲宗元和二年與王
士真等通擅出兵不奉詔命四年遭父喪路吐突承璀
起復為金吾大將軍以本軍討王承宗又陰與通謀上
用裴垍策命承璀誘執之貶驩州司馬當從史被執士
卒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眾散之上嘉其功即欲

授以昭義李絳不可改授孟元陽而以重胤鎮河陽元
和十四年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詔授以義成節十五
年王承元歸命授以義成改劉悟昭義時監軍多驕縱
悟憤殺其監軍劉承偕及磁州刺史張汶朝廷不問實
曆三年死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李逢吉等沮李絳議
竟授以節武宗會昌二年死于稹自為留後李德裕請
討之遂調晝機宜以盧鈞建昭義節招懷五州四年八
月稹謀主郭誼見勢蹙斬稹以降詔斬誼以謝潞人盧
鈞素實眾皆歸懷後李鈞代之為沙州所殺而孟方義
領昭義節李克用遂以孟方義鎮節李克修鎮潞昭義

讀史津逮

卷三 澤潞

書

為二役俱入於晉

薛嵩——弟莠——李抱真——王虔休——李長榮——盧從史

孟元陽——劉悟——子從諫——子稹——盧鈞——李鈞

孟方義——李克修

平盧鎮

今兗州府鄆城縣曹今曹州濮今東昌府濮州
登今登州府今濟南府淄川縣今青州府青州
今濟南府兗州府兗州府沂今沂州密今高密縣海
今淮安府海州府今徐州府

平盧鎮治淄川其地則鄆曹濮登淄青齊魯海沂密
十二州安祿山以呂知誨守之軍將王元志董秦與劉

劉叔謀殺知誠遣使與顏真卿相聞自結朝廷賜爵奴
名正臣以為平盧節度使正臣謀襲范陽不克肅宗至
德二載為王元志所敗詔授元志節乾元元年死上遣
使往諭就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高麗人李懷玉乃殺
元志之子而推侯希逸即授以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自此始上元二年兵馬使田神功平劉展詔劉充節以
為節度使代宗永泰元年侯希逸亦為李懷玉所逐懷
玉竟得節賜名正己大曆十年奉敕討田承嗣承嗣卑
解下之遂按兵不動又得曹濮徐鄆兗五州乃徙治軍
使子納守青州帶甲十萬雄據山東德建中二年死

納自領使與李惟岳連兵救田悅三年四鎮俱僭稱王
後去王號上表謝罪以貞元八年死子師古嗣亦跋扈
不臣與淮泗私通死弟師道不率訓誡師古命諸將勿
妄推戴竟立之時天子與宰相方銳意討蔡而師道陰
庇吳元濟遣刺客殺武元衡傷裴度置留後院於東都
潛納以命謀焚宮闕又盜斷建陵門戟而朝廷乃疑王
承宗憲宗元和十二年元濟伏誅師道懼始奉表納質
獻沂海密三州十三年下詔討之田弘正屢敗其兵有
都將劉悟得衆心師道忌欲殺之悟乃反兵夜攻師道
并其二子斬之又誅同逆二十餘家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其軍分其地為三道以卿濮曹
為一道號天平軍淄青齊登嶧為一道充海密沂為一
道從劉悟為義成軍淄青既分地隘兵少三帥相持
莫敢為亂而上仙芝起濮冀果起曹攻剡州縣官軍不
能討迄於唐中是三道分而漸鎮戍滿鎮戍而府兵不
足以制盜杜一弊而一弊旋生倚伏之理然也

呂知誨——劉正臣——王元志——侯希逸——李正己

子李納——李師古——劉悟

朔方鎮

靈今寧夏衛亦名靈武

朔方軍治靈州初為捍禦突厥而設明皇開元間以王
為節度使蘭州胡康待賓反駿與天平節度使張說討
平之餘黨復叛賈贛用說兼領朔方軍賦平召還以河
西判官牛勣客代之仙客能勸職業上欲加以尚書張
九齡不可李林甫迎上意贊成之卒罷九齡相而以仙
客同三品初安豐軍使王海賓同薛誦擊吐蕃戰死上
哀之有其一幼子忠嗣宮中及長勇敢善戰竟授朔方節
忠嗣有賢將屬以持重安邊為常曰太平之將但
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然惟不

趙出則大獲天寶十一載忠嗣得罪以安西節度使安
思順領朔方十四載安祿山反擢郭子儀鎮朔方徵其
兵赴行營辛平安史收復兩京肅宗至德二載九節度
潰於相州召子儀還京隨用李光弼代之光弼與僕固
懷恩俱出自子儀偏袒懷恩以功大賞薄中懷怨望引
吐蕃回紇入寇雖賴子儀力回紇受盟吐蕃夜遁而靈
武用是凋敝代宗廣德二年子儀薦歸朔方鎮朔方
恭拔荆榛立軍府威令大行大曆中楊炎忌崔寧出寧
領朔方寧入朝以李懷光兼之懷光叛死授節於楊朝
晟朝晟有疾欲使寧州刺史劉南金領軍政而朝命神

肅史津逮

卷三朔方

主

策將李朝案眾不從遂推高固詔授節為宗元和二年
上欲革邊將留後特用范希朝為朔方節度使希朝
選用沙陀朱邪為前鋒賊不敢犯後朔方分夏今寧銀
今夏今銀今德州為一鎮武今大同為一鎮朱邪赤心賜
姓名李昌國用為振武節度使僖宗時李克用平黃巢
封晉王朔方河東皆為所存

王峻 張說 牛仙客 王忠嗣 安思順 郭子儀

李光弼 路嗣恭 崔寧 李懷光 楊朝晟 高固

范希朝 李昌國

河東鎮

河東鎮治太原與朔方相為犄角亦為捍禦突厥而設天
寶四載以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兼領河東自朔方至
雲中數千里要害地悉置城戍敵遠遁不敢犯邊人以
為自張仁愿後將帥皆不及忠嗣貶以范陽節度使安
祿山兼領河東祿山反郭子儀命李光弼敗之遂薦光
弼領河東鎮收復兩京後子儀被譏用光弼代領朔方
而改王思禮於河東思禮人為司空管崇嗣代崇嗣失
政以命鄧景山實應元年景山為其下所殺詔以辛雲
京為節度使在鎮數年卒上命宰相王縉出領河東縉

肅史津逮

卷三河東

主

還路嗣恭繼之嗣恭人為兵部尚書詔授節於馬燧燧
見鎮兵單弱加意選練居二年得精兵三萬辟張建封
為判官李自良為代州刺史李懷光反燧與渾瑊破滅
之上即拔自良代燧而建封亦為徐渾瑊節度使貞元
十一年自良卒以李說為留後授節十六年用鄭元
李說而預捧可以代僖者以嚴綬自幕僚進奉記其各
用為留後後竟即真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坦元
和四年請以李鄴自代上雖從之而實欲革邊將自請
留後之數月以朔方帥范希朝易之五年用王鐸代
鐸吏事精敏軍實充羨元和十年鐸卒用宰相張弘靖

代之十四年。裴度為皇甫鎛所忌。亦由平章事出鎮河東。而徙弘靖於宣武。穆宗即位。召度為司空。河東缺帥。上自為太子時。李聽不肯私獻馬器之。至是中。有聽自羽林將軍出鎮河東。敬宗寶曆二年。用李程代文宗。太和四年。改命柳公綽公綽以沙陀朱邪執宜為九姓六州所附。奏以為陰山都督。厚禮結納。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敵畏服。不敢犯塞。七年。李載義代之。武宗會昌元年。上以回鶻犯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拭薦劉沔可任大事。遂用為河東帥。二年。大破回鶻。迎歸太和公主。與張仲武有隙。徙義成。而宰相李石出鎮時方討

前東津逮

卷二

全

昭義劉稹。石命楊弁將橫水戍卒千五百人往助。時因府庫空竭。止人給一絹。猶石家出也。楊弁遂激變。作亂。石奔汾州。朝議欲罷兵。李德裕力勸兼討之。遂勒諸道進兵。而榆社戍卒皆太原人。恐官軍討弁戮及妻孥。自請取太原。遂協力擒弁。并其黨誅之。劉沔復鎮河陽。會昌五年。用王宰代宣宗。大中元年。吐蕃論恐墜入寇。宰以朱邪赤心為前鋒。擊破之。赤心賜姓名李昌。昌時已節度振武。河東自王宰後。李業處鈞屢更代。而昌國又欲以其子克用鎮大同。朝廷不即從。父子逆命。乾符中。河東帥寶鉉曹翔皆為所敗。以崔季康代。季康為其下

所殺。乃用康傳珪將士又殺之。特命宰相鄭從謨出鎮河東。後克用平黃巢。而河東地悉為所和。

王忠嗣 安祿山 李光弼 王思禮 管崇嗣

鄧景山 辛雲京 王緒 路嗣恭 馬燧

李自良 李說 鄭僂 嚴綬 李鄘

范希朝 王錡 張弘靖 裴度 李聽

李程 柳公綽 李載義 劉沔 李石

王宰 李業 盧鈞 寶鉉 曹翔

崔季康 康傳珪 鄭從謨

隴右河西鎮 鄆州今西寧歸京州今京州 隴右西北庭俱在要荒外去長安萬里

隴右河西鎮

卷二 隴右河西

全

隴右治鄆州。河西治涼州。亦設於唐初。皆以僞僭吐蕃開元十年冬十月。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九年。卒。王君奭自其部曲代之。十五年。吐蕃致書不恭。上怒。君奭事邊功大。破吐蕃。竟為回紇降將。護輪所刺。詔用其麾下蕭嵩為節度使。嵩承君奭新喪。河隴震駭之時。而能用裴冕。牛仙客。張守珪。群策効力。綢繆布置。人心寢安。十七年。加嵩尚書令。遷領河西。而崔希逸為節度使。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定盟。各去守備。罷兵耕牧。朝廷遣內侍趙惠琮往察事宜。見敵境無備。矯詔強希逸襲破乞力徐於西海。吐蕃復絕朝貢。希逸愧恨失信。而卒

時北庭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改領河西隴右
 (天寶)五載又以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兼領二鎮控
 禦萬里勁兵重鎮俱在掌握與吐蕃連戰拓地數千里
 又討吐谷渾獲其全部李林甫見其功名日盛恐其入
 相忌之忠嗣又數稱安祿山必反遂解河東朔方鎮上
 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慮得不償失堅執以為
 非宜上已不悅林甫構其罪激上怒徵之禍且不測麾
 下哥舒翰力陳其寃得免死貶漢陽太守即用翰為隴
 西節度使人載拔石堡城兼領河西安祿山反取翰守
 潼關以梁宰代而李嗣業為副上幸蜀段秀實勸宰嗣

讀史津逮 卷三 隴右河西

全

業勸王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至德二載嗣業與郭子
 儀收復兩京授以鎮西北庭節乾元二年攻郭城申流
 矢卒荔非元禮代將其衆竟授以節實應元年行營兵
 殺之詔以馬璘代吐蕃陷長安上幸陝賊圍之璘引兵
 奮擊破賊解圍大曆元年由鎮西北庭兼領邠寧初李
 嗣業調行營兵討安史以李元忠郭昕為兩鎮留後因
 授以節鉞值中國多事而河隴鎮北四鎮俱沒於賊隔
 絕十餘年元忠等閉境拒守建中二年遣使從回紇取
 道上表言狀帝嘉之各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宣宗大
 中三年邠寧諸鎮克復河湟沙州將張義潮亦降於是

河今河湟今莊瓜今肅州衛伊今肅州北今吐甘今
 州衛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
 衛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今肅州
 於唐即四鎮地置歸義軍即以義潮為節度使久之石
 入報而肅助亂起王仙芝與劉繼之唐已不復振矣

郭知運 王君奭 蕭嵩 崔希逸

蓋嘉運 王忠嗣 哥舒翰 梁宰 李嗣業

荔非元禮 馬璘 李元忠 張義潮

郭昕

讀史津逮 卷三 隴右河西

全

邠寧鎮

邠寧鎮治邠州天寶末安祿山反上幸梁州諸邊帥皆率
 所部勤王河隴遂沒於吐蕃於是置鎮於邠州時馬璘
 勇冠三軍代宗大曆元年代荔非元禮將鎮西之兵破
 吐蕃詔兼邠寧節度使以段秀實為都虞侯事皆諮議
 軍府肅然上以吐蕃屢寇過命郭子儀建節歸邠州改
 鎮於涇原今平涼府界往武涇州以段秀實知留後兵
 馬使王童之乘四鎮之衆以轉游環鎮邠寧德宗貞元
 實防患未然克定禍亂後以轉游環鎮邠寧德宗貞元
 四年游環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憲宗元和二年高

崇文平蜀即命鎮西川崇文自陳西川乃幸以回翔之地願効死邊陲在蜀一年改爲邠寧節度使宣宗天中三年克復河湟六年党項擾邊上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議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日不意頗牧近在禁屯乃用誠鎮邠寧果招諭党項降之僞宗以王行瑜鎮邠寧行瑜與李茂貞數犯京師邠寧乘與賜鐵券加尚父李克用討而誅之唐亦以

馬奔 郭子儀 韓游瓌 張獻甫 高崇文

畢誠 王行瑜

讀史津逮

卷三 邠寧

金

涇原鎮

涇原鎮治涇州與邠寧同設於天寶末天曆初徙邠寧節

度使馬璘鎮涇原十一年璘卒上雅開段秀實名用以代璘秀實奉身清儉軍令簡約甚有威惠爲楊炎所忌

徵爲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士卒不奉詔復求秀實詔改朱泚泚入朝又改地令言李希烈反攻襄城

今河南敕令言往救過關因賞薄而謁上出幸奉天令府汝

言乃推舊帥朱泚爲主據長安涇原判官馬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詔授以涇原節興元元年爲大將田希鑒所殺降於泚李晟收京泚同令言

走投希鑒希鑒閉城拒之泚誅詔以希鑒鎮涇原川安其心李晟進得西平王鎮鳳翔託巡邊以計執爲亂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并縊殺希鑒衆股栗莫敢動貞元四年用劉昌爲節度使自昌以後屢更帥而僞昭代之遂爲岐蜀分割矣

唐有河西隴右不必復置邠寧涇原自京師不守則邠涇遂爲敵帥自中原喪亂則邠涇乃其腹背若此重鎮倘皆以郭子儀段秀實李晟輩爲之輦轂安於磐石奈何使朱泚姚令言田希鑒出入於其間豈得不荼毒忠臣而草菅民命耶及黃巢以後乃爲王行瑜李茂貞所

讀史津逮

卷三 涇原

金

容聲而待其人爲呼惜哉

馬奔 段秀實 朱泚 姚令言 馬河清

田希鑒 劉昌

鳳翔鎮

今鳳翔府唐爲扶風郡屬關內道於京師爲三輔

鳳翔鎮治扶風安祿山反時內傳征討外禦吐蕃與邠涇相爲犄角初以崔光遠爲節度使後朱泚自幽州入朝

上以朱滔鎮幽州而改泚於鳳翔從泚北來將士皆在鳳翔泚復入朝上思得重臣代之時盧杞忌張鑑忠直

請帝掛劍出之德宗建中二年為泚將李楚琳所害時
泚已叛上在奉天方欲幸鳳翔蕭復策泚部曲必有與
同逆者乃尼其行為遲留一臥次執得張鑑報楚琳遂
降於泚泚伏誅楚琳又遣使人貢上雖勉授節而心惡
之興元二年入朝用李晟代之晟至鎮治殺張鑑之罪
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軍府大安憲宗元和改用李
惟簡練兵勸農吐蕃不敢逼文宗太和九年李訓鄭注
謀誅宦官以注鎮鳳翔意在內外協勢而注敗死廣明
初黃巢陷兩都上出奔用宰相鄭畋鎮鳳翔畋中
元年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還襲鳳翔為畋敗

肅史津逮

卷三 鳳翔

余

委留後於昌言西赴行在有宋文通者平昌言之賊上
賜姓名李茂貞即用為節度使屢犯宮闕迫勝天子進
爵岐王泰王後唐同光二年死子從順嗣為節度使
崔光遠 朱泚 張鑑 李楚琳 李晟 李惟簡

鄭注 鄭畋 李茂貞 李從暉

荆南鎮

今荊州府唐為江陵郡屬山南道

荆南鎮

治江陵天寶十四載以永王璘遷鎮之安祿山反

欲命諸王分總節制高適力言不可上竟以璘領四
道節度鎮江陵時財賦重地謀不軌如東晉故事分

遣將襲吳郡廣陵江淮大震肅宗至德二載賊死其後
帥荆南者多忠順朝廷不詳其惟尚季昌以天祐四年
授節唐山據其地稱王至宋國乃除

山南東道

今山南道

山南東道治襄陽安祿山反以魯炆為節度使賊將武令
珣田承嗣圍之周歲時賊欲南侵江漢炆扼其衝要
南夏得全後來瑱破賊有功中號來瑱鐵用以代炆
在鎮數年程元振請而流之賜死播州以梁崇義代崇
義有勇力能捲鐵舒鉤沉毅寡言得衆心德宗瑱之見
枉與河北諸鎮結盟拒命然兵勢寡弱數是德宗

肅史津逮

卷三 荆南山南東道

全

建中二年賜鐵券以為平章事徵之終不至詔李希烈
督諸道兵討之殺崇義傳首京師以李承代希烈大掠
襄陽自承後鎮襄者亦多忠順不具載

河中鎮

今平陽府蒲州亦名河中府

河中鎮

治蒲州代宗時李懷光為節度使建中二年朱泚

反上幸奉天懷光率兵解奉天之圍自以千里赴難為

盧杞所搆咫尺不得見天子遂反帝奔梁州李晟克復

泚伏誅懷光遣子瑤詣行在謝罪上遣孔巢父宣慰其

軍懷光素服聽詔巢父不為止懷光慚於其下殺勣父

復反上遣劉瑑馬燧等討之貞元元年懷光敗自縊河

中宗僖宗以後王重榮兄弟朱瑄朱昌符交亂河中
并於李克用

河南鎮

河南鎮治汴州亦名宣武軍設於天寶末安祿山反郡縣
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起兵拒之上以爲
河南都知兵馬使天寶十五載以號王巨代之加節度
使與賊賊有功肅宗即位召還命宰相張鎰兼領實應
元年命來瑱爲河南節度使瑒瑒用崔光遠代改瑒
於襄陽大曆十二年以兵馬使孟鑒爲留後旋授節都
虞侯李靈曜殺而代之北結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鎮詔

讀史津逮

卷三

河南

文

馬建等討之擒送京師伏誅建中二年詔改河南爲宣
武軍以李勉爲節度使四年李希烈反攻汴州勉城守
月餘外救不至將其衆歸宋州希烈陷汴州據之興元
二年劉洽克汴州希烈伏誅即以洽爲節度使賜名元
佑其母每誡元佑報國故始終不失臣節貞元八年卒
臨終命將吏請帥將吏竟擁其子士寧朝廷不得已從
之九年十二以兵馬使李萬榮爲士寧淫亂殘忍逐之
卽以萬榮代萬榮十二年萬榮病軍亂詔以董晉代之
晉侯鄧惟恭復謀作亂晉誅其黨而械惟恭送京師
又以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率刻意軍中

惡之貞元十四年晉卒宣武軍設長官詔以宋州刺

史劉遵準爲節度使遵準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
甥兵馬使韓弘爲留後詔授以節弘持重寬簡沉毅多
斷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稱其數先是吳少誠遣
使約遵準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
選兵三千進擊少誠由是少誠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
後凡五亂弘召首倡者及黨三百人悉斬之在鎮二十
年卒無一人敢譁者元和十四年入朝題獻頗厚而汴
庫尙充伋蓄積無算以弘爲司徒中書令改鎮河東而
以宰相張弘靖帥宣武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節

讀史津逮

卷三

河南

文

然及帥河東承王鐸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
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穆宗長慶二年以李愬代愬性
奔後薄賞賜而峻刑威軍中作亂恩齊鄭州衆推李弁
爲留後群臣請如河北故事李逢吉不可遂除韓弘弟
韓充鎮宣武弁腹心將李愬斬弁首以韓充未至權知
軍務充至籍軍中爲亂者千餘人一朝逐之曰敢少留
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太和七年李程自河東改鎮
宣武程亦宰相也大中九年平章事裴休亦以忤旨罷
疾出鎮宣武軍僖宗中和二年朱溫陷賜名全忠二年
以爲宣武節度使未幾兼領三鎮又兼四鎮而河南汴

朱諸州郡拱手授之美溫又被朱宣璠奪食山東諸鎮卒移唐祚朱宣請書與諫作項惟五代史改正作宣

吳王祗號王巨張鎬來瑱崔光遠

孟鑒李靈曜李勉劉元佐于士寧

李崇榮董晉劉逸準韓弘張弘靖

李愿韓充李程裴休朱全忠

淮南鎮

淮南鎮治揚州天寶十四載永王璘叛於江陵上以諫議

讀史津逮

卷三 淮南

李

大夫高適有先見之明以適為淮南節度使與來瑱討之自適之後節使多朝班清望不敢悖逆憲宗元和王鐔領節文宗時宰相牛勣孫以維州失策出為淮南節度使宣宗時宰相杜悰代悰好游宴以鐔代僖宗時黃巢反高駢屢破之以為淮南節度兼監鐵轉運使中和二年加侍中罷其所兼二使由此跋扈不臣貞賦遂絕末年信用呂用之等軍政大壞元三年駢將軍師鐔結宣州觀察使秦彥共攻揚州入其城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盧州刺史楊行密起兵討鐔攻拔其城師鐔與彥等敗走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靡無

復人賊上以淮南久亂命朱全忠兼領淮南節而以行密為副使後孫儒攻破揚州行密走歸盧州屢敗孫儒復取揚州詔以為淮南節度使後解吳王於是群雄分割錢鏐王潮馬殷劉勣始各霸一方矣

高適王鐔牛僧孺杜悰

崔鉉高駢朱全忠楊行密

淮西鎮

淮西鎮治蔡州亦號彰義其地則明光蔡三州初設節以

李忠臣為節度使忠臣貪殘好殺多過淫將吏妻女大曆十四年族子李希烈逐之自稱留後詔授以節建中

讀史津逮

卷三 淮西

李

三年希烈反興元元年僖其將陳仙奇斬之以降詔以為節度使是年吳少誠殺仙奇詔又授以節少誠據淮西十六年駢橫討之不能克乃復其官至憲宗元和四年死其大將吳少陽自為留後時方用兵河朔不暇討元和九年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將士有勸歸朝廷者皆殺以殛而以董重質為謀主十年下詔討之淄青李師道陰庇元濟分遣刺客劫東都焚陵寢殺宰相以恐喝朝廷求罷兵時在庭緝緝言休兵者甚衆上力排群議獨用裴度策討賊益急以韓弘為都統李光顏烏重胤李愬等皆受節制又用裴度為宣慰招討等使

二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元兇檻送京師元濟而赦重質淮西

李忠臣 李希烈 陳仙奇 吳少誠

吳少陽 子元濟

劍南鎮後分西川東川

西川漢之益州唐至德初於州治置劍南西川節度今爲成都府東川漢之梓州唐乾元中於州治置東川節度今爲潼川府

劍南鎮治益州天寶元年設初章仇兼瓊治蜀楊釗依之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客游梁益與富民鮮于仲通善常資以財而仲通又爲兼瓊

讀史津逮 卷三 劍南 奎

所厚兩人共議資遣入京以貴妃故得寵於上改名國忠轉引仲通竟授劍南節度使嘗伐南詔死者六萬人復益兵以往又敗沒俱爲國忠所庇朝廷不問肅宗時改劍南爲二道曰東川西川以李興鎮東川崔光遠鎮西川而嚴武三建節領西川任漢川刺史崔旰擊吐蕃攘地數百里武卒軍中推王崇俊朝廷授郭英誼崔旰殺英誼詔以宰相杜鴻漸充山南西道副元帥鎮東西川崔旰方與新節使張獻誠戰大敗之奪其旌節鴻漸懼爲之請於朝以節制讓之(大曆三年)授旰西川節旰以弟寬知留後入朝旰子沐神清騎入城寬不能禦奔

漢以明安任氏出家財募兵破走之詔加明工部尚書賜名劍還鎮軍平張延賞代章舉有延賞等也嘗請

西川延賞不爲禮去爲龍州留後朱泚反遣中使蘇玉貴僞詔授蜀中丞卑陽受命陰伏以計誅其中使及戍將之同逆者牛雲光梁壇盟將共討泚詔以龍州爲奉義軍今以明加龍節度使泚平即用以代延賞在鎮二十一年加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服南詔摧吐蕃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貞元二十一年卒諡曰忠武蜀人立祀祀之副使劉闢自爲留後時憲宗初嗣位力未能討不得已授以節復以章州鎮東川闢益驕求

讀史津逮 卷三 劍南 奎

兼領東川上不許遂反上用杜黃裳策專任高崇文討之元和元年克成都擒闢即授崇文西川節兩川皆領焉在蜀期年自請不敢即安善地願効死邊陲改授邠州以宰相武元衡代之元和八年召元衡入知政事而杜元穎亦由宰相出鎮西川元穎不曉軍事詔以李德裕代之德裕至鎮作籌邊機圖蜀地地形南自南詔西達吐蕃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蜀人粗知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內附牛僧孺阻之執送歸命以快遠人時人情之德裕內召(宣宗)大中二年周墀罷相出鎮東川平章事魏謩亦爲令

狐約所忌出鎮西川後改節於李福而劉潼以懿宗咸
通六年繼之僞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二年以高駢
為節度使駢在鎮蠻不敢入寇廣明元年用崔安潛代
駢改鎮淮南中尉田令孜見群盜日熾天下大亂陰
為入蜀之計謀攻安潛他鎮而奏共黨陳敬瑄楊師立
分鎮劍南上令擊毬賭之陳敬瑄得第一籤即以爲西
川節度使楊師立鎮東川中和四年師立以東川反高
仁厚討斬之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元啓二年爲陳
敬瑄所殺是年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求出監西
川軍依陳敬瑄而王建起與敬瑄俱爲令孜養子時方

讀史津逮

卷三 劍南

告

據聞州今保寧府遣使召之已而中悔復止之建已率
衆兼程而進及至與敬瑄相攻表請討之詔除韋昭度
西川與建同討敬瑄敬瑄大敗有詔罷兵建不從遂昭
度進攻成都今成都府殺令孜敬瑄自稱留後昭度上
表授西川節度使三年進爵蜀王時李茂貞王行瑜韓
勗劫奪乘輿建遣兵奉迎盡有梁州之地唐以稱帝

東 李興

鮮于仲通

中兼兩川

西 崔光遠 嚴武 鄭英誼

杜鴻漸

崔寧

東 韋丹
高崇文 武元衡
杜元朔
西 張延賁 韋卓 劉開

東 周鼎

西 李德裕 魏謩 李福 劉潼 高駢 崔安潛

東 楊師立 高仁厚

西 陳敬瑄 韋昭度 王建

興元鎮

今陝西漢中府唐爲梁州德宗時爲興元府其地
產谷數萬千里百折爲成都咽喉也蜀屏障

讀史津逮

卷五 興元

奎

興元鎮治漢中即山南西道亦梁州地與東西兩川共爲
蜀中三鎮素不叛文宗太和四年南詔寇成都詔山南
西道發兵援之節度使乃宰相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
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告諭監軍楊叔元素怒絳
不奉已激怒其衆遂大譟絳遇害上明知叔元激變之
罪而不問以溫造爲節度使造至與都將魏志忠謀密
以牙兵圍新軍八百人盡誅之械叔元流康州太和八
年李德裕亦領此鎮李固言代之皆宰相也僖宗以擊
毬賭之王勗得第三籤遂鎮興元王建據蜀皆爲所有
李絳 溫造 李德裕 李固言 王勗 王建

唐自開元天寶間置十節度使以備邊曰安西北庭河四
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關右劍南嶺南又有五經略府自祿
山反而冠滿中原隨處有行營制節度使無慮數十鎮
矣十節度外又有屬藩宣武朔方鄆郛滑澤澤北同華興
元興平河中天下節義滿漢山南東道西道其在河北者
除盧龍卽范陽平盧卽淄青又有成德滑澤義武徐澤其
在江淮者曰荆南淮南鎮海江東江西宣潤其在嶺表者
曰嶺南其在劍南者曰劍南西川或一道分爲二又分爲
三皆隨義立名廢置不常河北如范陽平盧成德魏博澤
潞原爲賊據故叛服不常肅伐間河隴鎮北四鎮沒於吐
蕃宣宗克復河湟羈縻而已朔方河東素號忠義偶有譁
緣旋即稱順河中彰義乃爲懷光希烈所壞及元濟成擒
遂戢而不肆宣武順義近在肘腋又多委之忠賢勲勳與
西川則戢天險終唐世最得其用者惟此數鎮耳

讀史津逮

卷三

宋

讀史津逮卷四

後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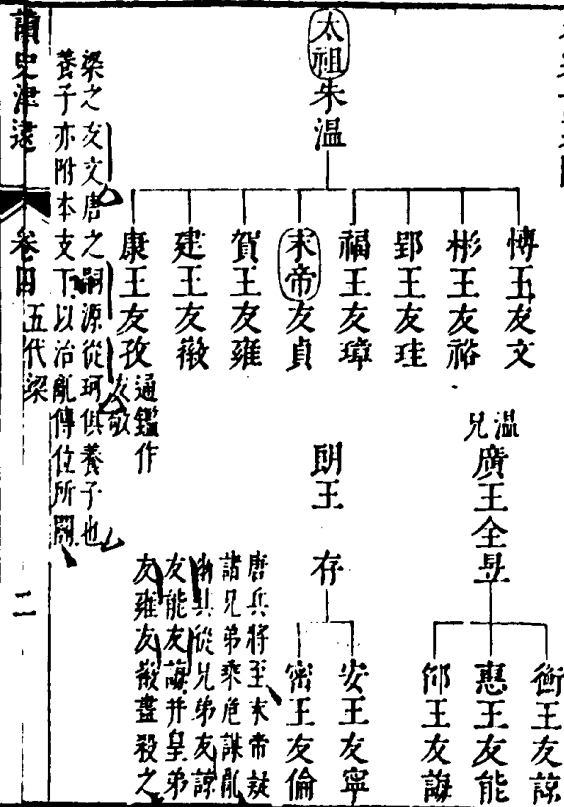
五代五十餘年間更八姓十三主皆起匹夫而爲天子極
其詐力以事篡竊然不旋踵俱家族屠滅而亂臣賊子曾
莫知懲歐陽公於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爲文而褒貶
具焉梁公見唐之速漢公見周之速易言乎唐之速而周
之速也唐欺天下以討賊適梁賊未滅而遽卽尊稱周欺
天下以立賢適湘陰雖迎而志終自取故書梁公見唐之
立速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公見周之立速則知其立
賢者侈也唐公無辭莊宗之弑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

順乎天命以授真主也

始梁太祖開平丁卯終周恭帝顯德己未共八姓十三
主五十三年

歌梁主朱溫均王瑱總來二主十公春後唐十四莊宗起
傳明及閔路王焚石晉敬瑭傳重寶十二年間共二帝
漢劉知遠隱帝父子四年何太易周主郭氏世宗柴
三主合來無十歲

朱梁世系圖



後梁

始太祖開平元年丁卯終末帝龍德三年癸未二主十七年。後唐莊宗滅之。然龍德三年即唐同光元年。梁太祖姓朱名溫。宋州楊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長全昱。次存。三為溫。克悍有勇力。初從黃巢為盜。力屈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後封梁王。弒昭宗。二帝。天祐四年丁卯夏四月。篡唐稱皇帝。更名晃。國號梁。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府為都。初都開平三年遷洛陽。承唐土德。以金德王。改元二開平。四乾化。二追尊父誠為烈祖。文穆。

南史津逮

卷四 五代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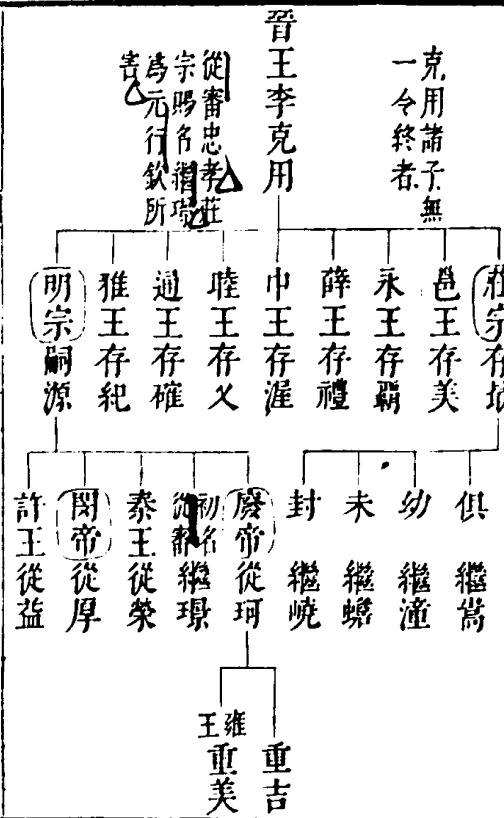
三

皇帝母王氏為文惠皇后。封兄全昱為廣王。其三子均諱。衛王友能。惠王友諒。邵王道封。兄存為朗王。其二子友弼。安王友倫。密王友珪。在位六年。謚神武元聖孝皇帝。后張氏多智。見畏之。子八。彬王友裕。郢王友珪。福王友璋。末帝賀王友雍。建王友徽。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後以反誅。又養子博王友文。乾化二年六月。見病。命友文妻王氏召友文。友珪妻張氏以告友璋。命僕夫馮廷諤夜入刺。見友文出於背而死。壽六十一。友珪乃見與逆旅婦人野合所生。矯見命殺友文。而即位。明年癸酉。改元鳳曆。二月。均王友貞起兵誅之。

末帝名友貞。更名瑒。溫第四子。元貞張皇后所生。初封均王。鳳曆元年癸酉二月。起兵入洛陽。誅友珪。即位大梁。仍稱乾化三年。至乙亥。始改貞明元年。改元二貞明。龍德三。在位十一年。唐莊宗來伐。戰敗自殺。壽三十六。後梁亡。

梁歷年圖曰。太祖以黃巢降。將乘旄宜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背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唐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世系圖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唐

四

後唐

始莊宗同光元年癸未終潞王清泰三年丙申四十三
姓十四年晉石敬瑭滅之然清泰三年即晉天福元年
唐莊宗皇帝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晉王李克用長子其
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別自號曰沙陀而
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勛有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
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第一拜河東節度
使封隴西郡王進封晉王天福四年丁卯梁篡唐明年
克用卒存勗嗣王位於太原遂破梁兵於夾寨今路安府城西
天福二十年癸未四月正位於魏州今大名府滅梁毀其宗

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國號唐復為土德王以魏

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為真

定府建北京後遷洛復唐兩都之舊稱魏州為鄴都建

元同光在位三年追尊父克用為太祖武皇帝生母曹

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封弟有美邕王存勗

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

王同光四年丙戌四月李嗣源討鄴為亂兵所劫伶人

郭從謙作亂存勗中流矢而殒壽四十二葬雍陵諡光

聖神愍孝皇帝后劉氏最惡存勗亡國殺身皆由之後

誅死子五長魏王繼岌次繼嵩繼潼繼蟠繼曉皆幼未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唐

五

受封嗣源之兄叔於趙在禮五代史以反書而綱目多
明且為元行欽所問實非本意故改從綱目
明宗皇帝世本胡人無姓氏父電為鴈門部將生了邈佉
烈以騎射事克用賜姓名李嗣源養為子同光四年丙
戌三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之討賊莊宗初不許
不得已遣之至鄴為魏兵所劫與合入汴莊宗殂於洛
魏王繼岌在道自殺殺劉后及諸王遂襲尊位改本年
為天成四長興四更名邕在位八年壽六十八葬徽陵
諡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曹皇后子四長繼瑒初名從密
嗣源兵變為元行欽所害秦王從榮反誅閔帝許王從

繼後為漢高祖所殺養子潞王從珂最長女晉國公主
下降石敬瑭齊國公主下降趙延壽

閔帝名從厚嗣源第三子初封宋王長興四年癸巳十一
月秦王從榮反伏誅召王於穀嗣源祖遂即位明年甲
午改元應順四月鳳翔節度使從珂反從厚遂出居衛
州今衛州府從珂入京師降為鄂王尋弑之并殺其四子
廢帝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有子阿
三三十餘歲嗣源過平山掠得之養為子名曰從珂嗣源
即位封潞王後為鳳翔節度使應順元年據城反遂入
洛陽弑閔帝自立改本年為清泰唐自嗣源得國略共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唐

六

特士由是賣國之禍習熟而不可改至從珂竭左藏與
諸道貢賦至后妃器服皆出之軍士猶或怨望曰
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從厚仁弱從珂剛嚴有悔心也
在位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以契丹兵犯京師從
珂與曹太后劉皇后子雍王重美攜傳國璽登元武樓
自焚死壽四十五尚有子重吉從珂反時誅死後唐以
後唐歷年圖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唐之有
木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
氏治兵相攻終不解至其頃節鉞銳銳窮居一隅
僅能自保莊宗自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其白首行陣

與武皇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
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
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
侯陸梁倨肆者皆聘昭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
險遠辭禮倨慢偏師東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
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
嬖是懷禍言是周纔及三年墮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
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
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戾未安家為煨
燼十數年之中易姓者三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唐

七

石晉世系圖

出帝二子俱高祖孫養為子

宋王敬儒

出帝重貴

皇城重裔

延照

副使重信

信又二王范

楚王重義

延光反時被

壽王重又

害

號王重殷

高祖反時與

變王重進

重裔同誅死

重唐

後同出帝入

重果

重唐

重果

獻祖泉振雞

高祖敬瑭

福王敬德

過王敬毀

始高祖天福元年丙申終出帝開運四年丁未二主十二年契丹耶律德光滅之

晉高祖皇帝其父臬臬據魏本出於西夷自朱和歸唐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爲洛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得姓之始初事明宗爲太原節度使尙承寧公主與廢帝雖同爲明宗所親倚然心競素不相悅清泰三年廢帝疑其有異志移鎮天平遂反求援於契丹紿爲父子稱臣遂滅後唐內中契丹主冊爲皇帝國號晉承唐土德以金德王都汴改興唐府爲廣晉府以幽今順天府涿州

卷四

人

剡州今剡 檀今密雲縣 順今順義縣 瀛今河間府 莫今任丘縣 蔚今大同府 朔今大
 同府 雲今大 應今大同府 新今北直 媽今北直 儒今延慶
 朔州同府 雲同府 應府 新保安州 媽延慶州 儒州
 武今萬全 指今都 袞府 代太原 十六州入於契丹建元天福追
 尊父爲獻祖孝元皇帝母劉氏爲皇太后封兄敬儒爲
 宋王弟敬德爲福王敬殷爲通王養從弟重胤爲子封
 鄭王在位八年壽五十一葬顯陵謚聖文章武明德孝
 皇帝后李氏子七皇城副使重裔楚王重信壽王重义
 號王重殷夔王重進重唐未封重胤最幼
 出帝名重貴敬瑭兄宋王敬儒子母安氏初封齊王爲鄴
 都留守天福八年癸卯敬瑭殂五子皆亡遺命立幼子

呂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使黎民塗草野胡騎汙宮闕生爲降主死爲羈鬼非不幸也

卷四

九

劉漢世系圖

魏王承訓五代史載漢主兩第三子而
不明其同產與否一云信與
崇俱從弟一云崇係母弟

高祖知遠

隱帝承祐

蔡王
信

陳王承勛

太原尹崇

湘陰公贊

後漢

始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終隱帝乾祐三年庚戌主
四年郭威滅之

漢高祖皇帝姓劉名曷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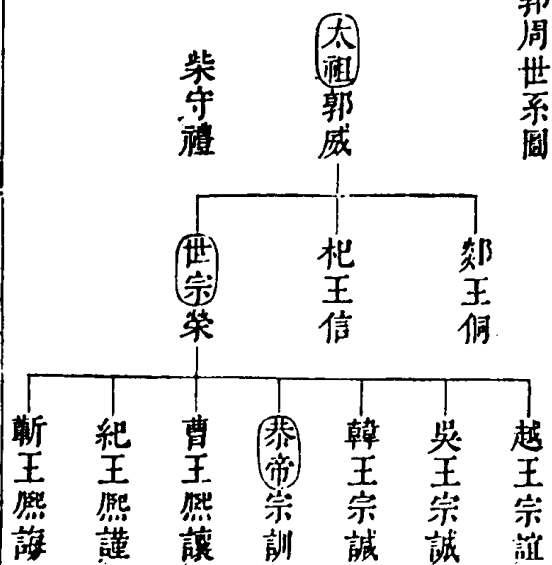
於太原事有勳。領忠武軍節度使。封北平王。開運四年丁未。拜丹陽。中原無主。遂稱尊於晉陽。仍稱天福十二年。國號漢。承晉金德。以水德王。都汴。明年戊申。改元乾祐。追尊父瑒為顯祖章聖皇帝。封弟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後為北漢皇帝。信為蔡王。乾祐元年二月。殂。在位二年。壽五十四。葬唐陵。謚唐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后李氏子。三。魏王承訓。蚤卒。隱帝陳王承勛。

隱帝名承祐。嵩第二子。乾祐元年戊申二月即位。仍稱乾祐年號。在位三年。惡臣下專政。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又遣使殺鎮寧軍節度使郭威。

威拒命。舉兵入汴。承祐自出禦之。為亂兵所殺。年二十。帝賢嵩弟崇之子。為武寧節度使。郭威請李太后立之。既徵在道。廢為湘陰公。自立遣兵拒殺之。稱帝。三十六日。未改元。後漢人。

後漢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原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郭周世系圖



後周

始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終恭帝顯德七年庚申。三主。二姓。十年。禪於宋。然顯德七年。即宋建隆元年。

周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拜順州刺史。為勤仁。恭所殺。威少賤。黜其項上為飛雀。世稱郭雀。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及知遠稱尊。拜樞密使。承祐立。誅戮大臣。將及威。威以鄴都留守。舉兵入汴。以誅君側。承祐自出禦之。為亂兵所殺。知遠弟崇將起兵。聲罪。乃立崇子贊。給崇曰。世間寧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崇信之。罷兵。會遼入寇。太后命威率師擊之。

至澶州今開州將士大譁威時閉門皆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或裂黃旗被威體呼萬歲聲震地因擁還池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母事太后遂廢贊自稱皇帝謂郭所自出乃執叔之後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周承漢水德以木德王都汴明年辛亥建元廣順追尊父簡爲慶祖章肅皇帝在位三年壽五十一謚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葬昌陵后柴氏初威舉兵於魏漢以兵圍其第誅張貴妃并子青哥意哥及威卽位追賜青哥名侗封鄴王意哥名信封杞王後卒無子立后兄柴守禮之子爲嗣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周

三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崗人姑適周郭威爲聖穆皇后無子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之以爲子封晉王甲寅威已改元顯德正月卽位榮卽位不復改元仍顯德之號在位六年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制度禮樂可施後世爲五代人主首僭壽三十九葬慶陵謚唐武孝文皇帝子七長宗諡次宗諡宗誠皆爲漢所譏追封諡越王誠吳王誠韓王又次恭帝曹王熙讓紀王熙謹斬王熙誨恭皇帝名宗訓榮第四子初封梁王顯德六年己未卽位年七歲未改元在位一年七年庚申正月禪位於宋封

爲鄭王至開寶六年卒壽二十一謚曰恭後周後周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乘大統知近世之獎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漢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之業天特啓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讀史津逮 卷四 五代周

三

後五代僭號改元諸國歐陽公曰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賊衰冕殺戮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閭閻荆楚楚開蠻獠剝削弗堪吳越其尤牢狴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歌吳揚行密淮南道源演至溥始僭號禪位齊王國改唐李昇卽是徐知諱建國金陵傳子璠後主李煜歸宋朝王建田閻之養子封公僭號用周王宗衍無道爲唐滅

孟知祥秉西川節董璋叛戮并東川是為後蜀始建元
傳子仁贊更名昶乾德三年入宋昶王審知潮之弟
傳子延翰皆王位昶兄今昶弑父叔曠弑侄三世帝
弑曠自立朱文進閩人討賊迎延政延政斯時已帝殷
李仁達奉雪峯僧復殺曠明稱留後吳越兵來舉族從
延政四載便降唐末謀歸閩國先亡吳越錢鏐謚武肅
元確弘佐子孫續弘侖弘俶凡五主八十四年為宋殷
荆南節使高季興受封於唐號南平從諱保融傳保勣
繼冲五主為宋臣楚王馬殷梁所封希聲希範希廣從
朗州希範弑弟立徐威幽勞立希崇唐破潭州舉族徙

吳國據淮南

統二十八州始唐高祖天福三年丁酉唐昭宗李晔南唐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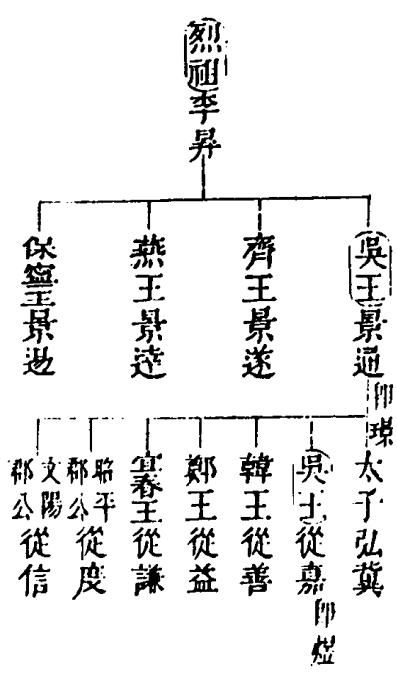
吳王楊行密

弘農王楊隆演唐昭宗李晔廣為歷陽公而殺之
借稱皇帝楊溥太子璉

楊行密字化源原名行愍高駢更為行密廬州合肥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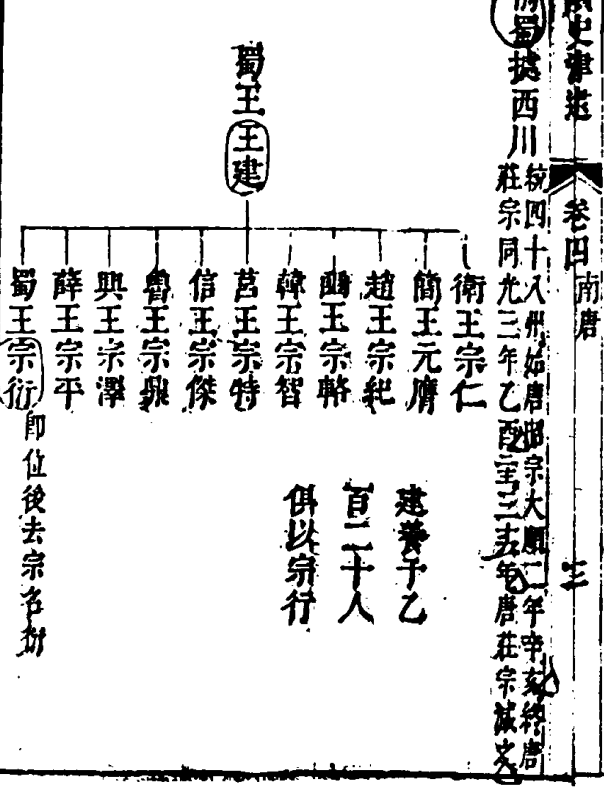
為盜後應募為州兵因亂據府城吳王楊行密攻之
年畢師鐸秦彥破揚州殺節度使高駢行密初為駢押
牙駢甚重之故起兵討鐸等為駢報仇詔以為淮南留
後孫儒破揚州走歸廬州後取潤州進攻孫儒斬之復
得揚州及并楚州景福元年詔投淮南節乾寧三年取
豪州蘇州進弘農王取昇州自稱吳王凡為節度使十
年居王位五年天祐三年長子渥字承天嗣立為弘
農王驕虐信任群小立四年張勣徐溫使盜弑之欲廢
楊氏賴幕僚嚴可求以正義折之立其次子隆演字鴻
源初名瀛嗣立為弘農王可求說徐溫誅張勣暴其弑
君之罪楊氏得不廢立十一年盡取江西之地稱吳王
建元武義凡二年共十三年卒第四子溥嗣吳王位改
元順義凡六年僭稱帝追尊父行密為太祖武皇帝墓
曰興陵兄渥為烈宗景皇帝墓曰紹陵隆演為高祖宣
皇帝墓曰肅陵改元三乾貞太和六年天祐二共在位
十六年溥雖僭位而政歸徐氏溫卒其子知訓及養子
知誥相繼輔政晉天福二年丁酉知誥篡位奉明為讓
皇從之潤州天福四年卒追諡唐皇帝天福八年昇遷
楊氏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
匹偶吳人多哀憐之周顯德三年盡滅其族吳亡

南唐 昶江南 昶三十五始即位 昶天福二年丁酉 昶終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三十五 昶三十九年宋滅之



李昇字重倫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亂不知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楊行密得濠州見而奇之時方八歲養以爲子楊氏謂予不能容以賜其特徐溫目此兒質狀性識頗殊善視之溫亦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徐知詢初拜昇州刺史時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爲政知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徐知訓爲朱瑄所殺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事溫素謹過其本生楊溥僭號進太尉出鎮金陵留其子景通輔政已而封齊王更名詢吳天祚二年丁酉晉天福二年篡吳稱皇帝國號昇元昇元元年追尊父溫爲忠武皇帝

帝三年復姓李更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改國號唐在位七年偽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墓曰永陵長子璟初名景通晉天福八年癸卯即位改元保大十五年周世宗伐之盡失江北地避周諱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改元交泰一中興二遷都洪州今南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在位十八年偽諡明道崇德文宣皇帝廟號元宗墓曰順陵第六子煜初名從嘉封吳王豐順驍衛日重瞳子善屬文工書畫景諸子皆夭宋建隆二年嗣立是爲後主在位十四年宋命曹彬伐之俘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少無賴里人謂之賊王八傳宗
 (光啓)元年屬楊光復討黃巢與鹿晏弘等爲八都頭號
 勇得士心田令孜誘之遂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子二年
 朱友昌符追逼車駕上走入大散關建以長劍五百
 前驅奮擊時開道焚燬建負傳國璽扶上從煙焰中躍
 過竟達興元今漢中府以建爲利州今廣元縣刺史建見唐神將
 終閬州險富襲而據之以觀時變時田令孜監軍西川
 勸陳敬瑄招之建大喜敬瑄後悔止之建已選精兵破
 關而進遂據漢州今取州旋克成都殺令孜敬瑄
 自稱西川留後詔授以節時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三鎮
 犯關建遣兵入援乾寧四年克梓州今梓潼縣取興元劍南
 三鎮皆爲所據光化五年癸亥進爵蜀王遣兵奉迎車
 駕爲茂貞所遏不得進始立行臺承制封拜軍中有才
 勇皆養爲子爲節度使十三年居王位四年朱溫篡
 唐開平元年丁卯僭稱帝建元武成三改永平五通政
 一天漢二改國號漢尋復舊共在位二十八年僞諱神
 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陵子十一人
 幼子衍初封鄭王梁貞明四年戊寅嗣位改元光天明
 年改乾德六咸康在位八年荒淫無度唐魏王繼宏
 伐之迎降莊宗使人於道殺之蜀亡

後蜀 據西川 統四十六州始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二主四十一歲宋滅之

孟知祥 子昶 秦王元詰 昶弟襲王仁毅雅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崗人父道仕晉不顯至知祥爲太

原尹唐莊宗同光三年滅蜀使知祥守之凡七年遂反

攻殺董璋并有東川明宗封爲蜀王二年僭稱帝建元

明德一年共十年僞諱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

高祖墓曰和陵第三子昶初名仁贊嗣位三年仍稱明

德至四年始改元廣政二十共在位三十一年宋命王

全斌伐之迎降俘入京師封秦王七日而卒後蜀亡

讀史津逮 卷四 後蜀

閩王王審知 延翰被弑卒 繼鵬改名昶

延義改名曠 曠子亞澄

延政改稱殷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兄潮與審知初

爲盜依居者王緒轉掠江淮尋執緒代之攻據泉州光

啓二年拜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取福州即以爲福州觀

察使加武威節潮卒審知代之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

史 41-671

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曰白馬三郎封瑯琊王凡十五年朱溫封爲閻王又十九年共三十四年同光三年卒謚忠懿長子延翰嗣立一年取史記示將吏謂閻自古王地建國稱王猶稟唐正朔審知養子延稟弑之而立其弟延鈞延鈞審知次子弑兄自立改名鐸立五年長興三年僭稱帝國號閻建元龍啓三年改永和追尊審知爲太祖昭武孝皇帝立父婢陳金鳳爲后共在位十年長子繼鵬與皇城使李徽弑之偽謚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亦立父婢李春燕爲后連重遇朱文進縱火南宮昶出宿野次重遇迎審知幼

南史律述

卷四

三

子勉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執昶弑之殺其妻子無遺類偽謚康宗延義更名曦自稱大閻王淫虐沉湎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十六年連重遇等乘其出游醉歸道壯士於馬上拉弑之偽謚景宗初曦封弟延政爲富沙王鎮建州曦無道延政馳書諫之曦怒攻之延政遂以建州建國稱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明年曦弑朱文進盡滅王氏之族而自立稱藩於晉晉以爲閻國王連重遇見國人不附討誅文進傳首建州歸於延政閻大亂開運三年南唐發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延政凡立四年閻氏

吳越錢兩浙統中三州始唐昭宗乾寧二年乙未終宋太
於宋國院

元璩 元珣 元球 元瑛 忠獻王弘佐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元璩

武肅王錢鏐 文穆王元瓘 吳越王弘倧

傲弟信 儀 傲子惟濟

惟治 惟演 惟顯 忠懿王弘俶

錢鏐字具美臨安人居杭州石鏡山幼嘗照石鏡中被服

皆袞冕少無賴販鹽爲盜後以討黃巢功拜杭州刺史

乾寧二年平董昌改授鎮海軍節度使還治錢塘天復

南史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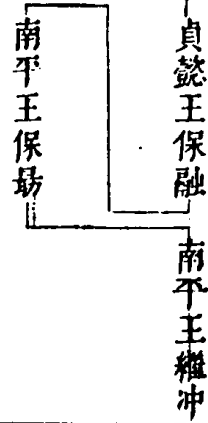
卷四

三

二年封越王天祐元年封吳王梁朱溫封吳越王賜所居城爲安國衣錦軍羅隱勸之絕於梁不從唐莊宗賜玉册金印在位三十二年臨終謂其子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壽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字明實嗣立十年天福六年杭城失火燒宮室殆盡元瓘大懼因病狂卒諡文穆夫人馬氏最賢淑子弘佐字佐嗣立六年開運四年卒謚忠獻弟弘倧以次嗣立一年爲其大將胡思進所廢弟弘俶字文德嗣立凡三十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來朝納土舉族歸於京師其後子孫仕宋多爲顯官傲卒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吳越氏

南平 據荆南 統三州始梁開平元年丁卯唐太祖乾德元年癸亥五十五十七年宋滅之

秦王季興——文獻王從誨



高季昌字貽孫後避唐諱改名季興陝州硤石人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讓以入貲於朱溫得幸賜名朱友讓爲養子見季昌奇之因命養爲子冒姓朱氏以破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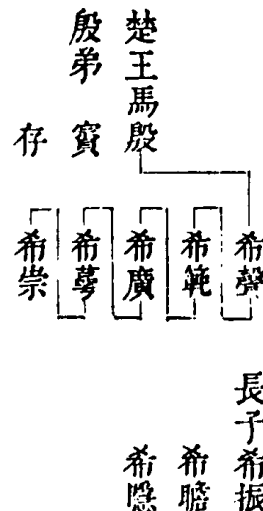
讀史津逮

卷四 南平

主

功拜宋州刺史復姓高開平元年加荆南節度使末帝封渤海王唐莊宗封南平王又以荆南節度使歸硤石今硤石三州臣於吳吳冊爲秦王共立二十二年有允子天成三年卒諡武信長子從誨字遵聖長興元年唐拜爲節度使封渤海王進南平王凡立二十年時晉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俱臣事之利其賜子故入稱高賴子猶言無賴也乾祐元年卒諡文獻子十五人第三子保融字德長嗣立十二年建隆元年卒諡貞懿從誨第十子保勗字省躬嗣立二年卒保融之子繼冲字成和嗣立一年宋乾德元年慕容延釗討荆南襲降之納土國除

楚 據湖南 統二十三州始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六十五十六年南唐滅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初從秦宗權爲盜後爲劉建鋒裨將建鋒鎮武安軍嗜酒恣淫私長直兵陳曉妻爲曉所殺將吏迎司馬張佖佖將入馬忽躍露遂讓於殷殷

讀史津逮

卷四 南平

主

入據潭州今長沙唐昭宗乾寧三年拜潭州刺史授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進封楚王在位三十三年長興元年卒諡武穆長子希振棄官爲道士居於家次子希聲以母寵得立居喪無戚容日食雞雁數盤在位二年卒追封衡陽王殷第四子希範字寶規嗣立窮極土木作九龍殿在位十五年開運四年卒諡文昭範同母弟希廣字德丕嗣位四年其兄朗州節度使希夢攻弑之乾祐三年自立遂臣於南唐李崇封爲楚王二年弟希崇作亂幽之而自立二年亦臣於南唐周廣順元年李璟遣追歸入葬蓋楚氏之族於金陵楚人

宋傳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商王 元份 九讓

英宗 神宗

徽宗 欽宗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帝昀

請史津逮 卷四 宋

主

太祖

燕王德芳 惟吉 九世孫聖宗

神宗 項

秦王德芳 惟憲 六世孫聖宗

楚王元佐 溫王稷 吳王 順

趙王元份 太子祐 吳王 順

真宗 恒 昌王 祚

越王元傑 信王 祚

鎮王元偁 欽王 祚

楚王元份 楊王 昉

周王元儼 荆王 曠

崇王元僊

請史津逮 卷四 宋

主

太祖本支圖

燕王德芳 惟吉 守度 世括 令話 子興 伯仲 師憲

理宗

恭宗

端宗

帝昀

帝昀

帝昀

帝昀

帝昀

帝昀

寧宗

燕王德芳 惟憲 從郁 世將 令話 子興 伯仲 師憲

高宗

莊文 太子 楷

孝宗

魏王 愷

光宗 惇

寧宗 擴

鎮王 玠

理宗 昀

恭宗 昀

度宗 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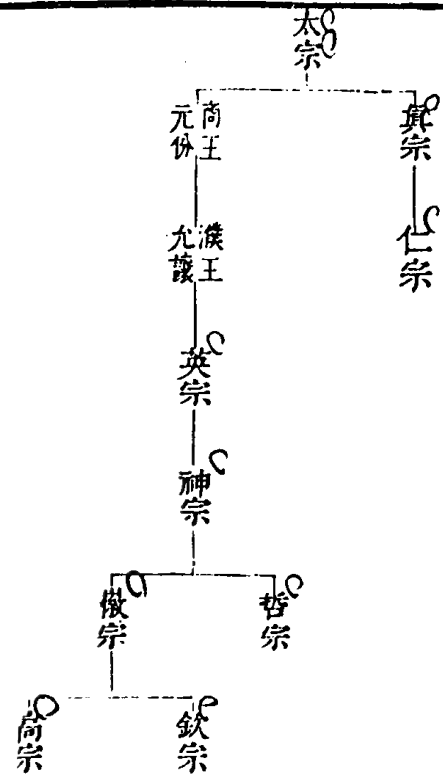
帝昀

帝昀

帝昀

帝昀

太宗本支圖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宋紀

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都汴京
 為北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高宗南渡自建炎元年丁
 未迄少帝德祐元年乙亥都臨安為南宋七帝一百四
 十九年并端宗帝昀共三百二十年元滅之
 歌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欽都汴京南渡高孝傳光寧
 理度恭端終帝昀南北二宋各九主合年三百二十存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其先周穆王封造父於趙
 城因氏焉至漢京兆尹趙廣漢居涿郡世為郡人四世
 祖昉唐幽都令生挺唐御史中丞挺生敬涿州刺史敬

生弘殷事後唐漢周三朝母官檢校司徒贈太尉弘殷

娶杜氏生五子長曹王光濟蚤薨次太祖太宗魏悼王

廷美岐王光瑷帝生於洛陽夾馬營今河南府城東赤光統室

異香經宿不散時稱香孩兒體有金色三日不變後

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為眾所推願天蚤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帝應期而

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仕周屢立戰功人望歸之

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簡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

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帝代之顯德七年庚

申春鎮定上言北漢結契丹人寇命帝率師以禦次陳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楊驤兵變逼擁還汴受恭帝禪自立為皇帝改顯德七

年為建隆元年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今歸德府陞為

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承周木德以火德王都汴京今開封府追

尊皇考為宣祖武昭皇帝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奉周主

宗訓為鄭王改元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在位十七

年壽五十葬永昌陵謚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

至明大孝皇帝廟號太祖元配孝惠皇后生燕王德

昭蚤薨孝明王皇后乾德中崩開寶元年立孝章宋皇

后子四滕王德秀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秦康惠王德

芳均皆蚤夭

太宗皇帝初名國義後賜改光義宣祖次子初封晉王爲
開封尹開寶九年丙子十月太祖崩遵昭憲遺命卽皇
帝位改是年十二月爲太平興國元年明年更名吳改
元五太平興國人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在位
二十二年壽五十九人葬永熙陵謚神功聖德文武皇帝
廟號太宗元配淑德尹皇后繼懿德符皇后俱未卽位
前薨立明德李皇后處松女子九楚王元佐昭成太子
元億真宗商恭靖王元份越文惠王元傑鎮恭懿王元
偃楚恭惠王元偁周恭肅王元傑崇王元德
真宗皇帝名恒初名德昌太宗第三子生母李賢妃帝姿

讀史津逮

卷四

三

表特異左足指有文成天字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始
封韓王改名元休從封襄王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爲
皇太子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卽位改元五咸平六景德
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
五葬永定陵謚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
孝皇帝廟號真宗元配章懷湊皇后繼章穆郭皇后文守
女崩立章獻明肅劉皇后子六溫王昶悼獻太子祐昌
王祗信王祉欽王祈仁宗祫祫祈皆蚤夭
仁宗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生母章懿李太后
劉后攘爲己子莊惠楊太后有阿保功初封壽春郡王

立爲皇太子乾興元年壬戌二月卽位明肅太后垂簾
聽政改元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
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在位四十一年壽五十四
葬永昭陵謚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清哲明孝
皇帝廟號仁宗郭后廢立慈聖光孝曹皇后彬女張貴
妃謚溫成皇后子三楊王昉荆王曠雍王昕皆蚤夭
英宗皇帝名曙太宗曾孫商王元份子濮王允讓第十三
子年方四歲仁宗育於宮中賜名宗實立爲皇太子嘉
祐八年癸卯三月卽位有疾曹太后臨朝改元治平在
位四年壽三十六葬永厚陵謚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

讀史津逮

卷四

三

文肅武肅聖宜孝皇帝廟號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曾
孫子四神宗吳崇王顥潤王顒蚤夭益端獻王顥皆高
后出
神宗皇帝名顥英宗長子高后生帝於濮邸祥光滿室群
鼠吐五色氣成雲賜名仲鍼初封穎王立爲皇太子治
平四年丁未正月卽位改元二熙寧十元豐八在位十
八年壽三十八葬永裕陵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
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廟號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曾中
子十四成王侑惠王偁唐哀獻王俊襄王仲冀王偁
宗豫悼惠王价徐冲惠王偁儀王偉八王皆蚤夭吳崇

穆王僖宗燕王侯楚榮憲王似越王僖

哲宗皇帝名煦初名嵬神宗第六子生母朱德妃追諡欽

成皇后元豐八年乙丑立為皇太子宮中常有赤光其

年即位光益熾如火改元元祐宣仁高太后同聽政凡

八年時稱女中堯舜太后崩改元紹聖元符三在位

十五年壽二十五葬永泰陵諡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

文睿武肅聖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元祐昭慈獻烈孟皇

后廢立元符昭懷劉皇后子獻愍太子茂三月而夭

徽宗皇帝名佖神宗第十子生母陳太妃追冊欽慈皇太

后初封端王哲宗崩無子元符三年庚辰正月皇太后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稱遺制立之改元六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

七重和一宣和七在位二十五年金兵犯闕禪位太子

自稱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四月金人脅以北行紹

興五年殂於五國城壽五十四諡體神合道駿烈通功

聖文神武憲慈顯孝皇帝廟號徽宗顯恭正皇后崩立

顯肅鄭皇后子三十一欽宗亮在位三王惲荆王惲肅

王惲荆王惲王惲益王惲高宗弟王惲材王惲模王惲王惲

植儀王惲徐王惲沂王惲鄆王惲和惲王惲信王惲榛漢王

椿安康郡王惲廣平郡王惲陳國公惲相國公惲潁國

公惲建安郡王惲景國公惲溫國公惲懷國公惲德儀國

公惲昌國公惲泗國公惲樞密使惲樞密使惲女柔福

帝姬女三十四不載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第五子顯恭王皇后所生宣和七年十

二月受內禪明年丙午改元靖康春二月金兵圍汴議

和退師八月復來遂陷京師脅帝與太上皇及后妃太

子諸王公主北行府庫圖籍寶器一空更立異姓次年

丁未五月康王即位於南京遜尊為孝慈淵聖皇帝紹

興二十六年殂壽六十一問至諡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廟號欽宗朱皇后子二長太子諱在五國城又生子訓

南宋紀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高宗皇帝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顯仁章太后所生帝

少明悟讀書日千餘言力能挽強初封康王靖康之亂

奉使質金營時金貴中朝違誓張邦昌恐懼涕泣帝獨

不為動金人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疑其非親王遣還

更易他王未幾復奉詔如金師至磁州今彰德府守臣宗

澤等擁行居相州今彰德府受節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靖康

二年丁未四月二帝北行帝乃趨應天府尊元祐孟太

后為隆祐皇太后稱制五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拊遷

航海危而復安三年三月自傳劄正彥作亂立皇太子

改元明受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夏五月討平反正陞

杭州為臨安府定都又一年改元紹興二十共在位三
十六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二十五年至淳熙十四
年崩壽八十二葬會稽之永思陵謚受命中興全功至
德聖神武文昭仁宣孝皇帝廟號高宗夫人邢氏北行
遜尊為懿節皇后立憲聖慈烈吳皇后元懿太子男蚤
薨養子信王學宗

孝宗皇帝名昀字元永初名伯琰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
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
世將生慶國公令諡令諡生秀王子伯玉張夫人生帝
兄伯圭及帝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元懿太子薨高宗選

讀史津逮

卷四

三

育太祖後於宮中封建王賜名瑋立為太子更名昀紹
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受內禪改元三隆興二乾道九
淳熙十在位二十七年諡傳位太子退處重華宮號至
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崩壽六十八葬永阜陵謚紹統
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誠孝皇帝廟號孝宗元
配成穆郭皇后未即位前薨繼安恭皇后立五年崩
復立成肅謝皇后子三莊文太子慎蚤薨魏惠憲王愷
光宗俱郭后出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莊文太子薨立為
皇太子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受內禪改元紹熙在位

五年以疾越汝恩奉嘉王即位尊為太上皇慶元五年
崩壽四十四葬永崇陵謚循道憲仁明功懋德溫文順
武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慈懿李皇后子二堯王峻
蚤薨次寧宗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次子李后所生初封嘉王紹熙五年
甲寅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越汝恩等承御批內
禪請太皇太后奉帝即位改元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
三嘉定七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葬永茂陵謚法天備
道純德懋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廟號寧宗恭淑
韓皇后瑋崩立恭聖仁烈楊皇后以次山養子三景

讀史津逮

卷四

三

獻太子詢蚤薨鎮王竑理宗
理宗皇帝名昀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太祖十世孫父希範
燕王德昭之後母全夫人生帝於紹興府山陰鄉時寧
宗從弟沂靖惠王無嗣以宗室希範賜名貴和嗣及景
獻太子薨乃立貴和為太子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竑
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寧宗
疾篤彌遠矯詔封竑為濟王以帝為太王賜名昀即位
改元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寶祐六
開慶一景定五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葬永穆陵謚建
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神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謝皇后深甫女賈貴妃道女最寵無子

度宗皇帝名昀賜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同母弟也母黃夫人帝生而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初封忠王理宗屬意焉賜名孟啓更名致賢祐元年立為皇太子景定五年甲子即位改元咸淳在位十年壽三十五葬永紹陵謚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廟號度宗全皇后子三吉王是少帝信王昀

恭宗皇帝名焜度宗嫡次子全皇后所生咸淳十年即位年方四歲謝太后臨朝明年乙亥改元德祐在位一年元兵逼臨安率百官奉表出降二年三月元軍次

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宋 三

錢塘江沙上潮水三日不至遂脅帝及全太后福王昀芮等北去降封為瀛國公廼於沙漠廟號恭宗亦稱少帝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初元兵未至臨安文天祥建議二王出鎮乃徒封昀為益王判福州昀為廣王判全州及伯顏入臨安少帝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改德祐二年丙子為景炎元年升福州為福安府尊楊淑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在位三年為元兵所迫崩於嶺南之碙州今高州府南時年十一廟號端宗葬崖山永福陵

帝昀度宗末子端宗崩戊寅五月即位於碙州改景炎三年為祥興元年升廣州為祥興府徙居新會崖山今新會縣

二年已卯二月元將張弘範攻之急陸秀夫抱帝赴海崩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於海至十餘萬人楊太妃撫膺大慟曰我所以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亦自溺先是陳搏有一沈二杭三闕四廣之說果至闕廣而止

宋歷年圖曰宋祖得國去五代無幾然尚儒術罷諸特就第以文臣知州作為誓約藏諸太廟不殺柴氏及言事宦忠厚仁義之風高出漢唐之上規模可謂遠矣

續史紀事本末 卷四 宋 歷年圖 三

太宗崇建館閣購求圖書文物之盛蔚然可觀但傳授盟誥骨肉恩澤後世不能無議其宗委信賢臣懷却強敵其功偉矣而講祀封禪太第舉行君臣之聞共為欺誑足為盛世之累仁宗恭儉慈仁得之天性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方之漢室其孝文之流亞歟英宗入繼大統雖以疾弗克終而能推誠輔佐可謂不負所託神宗憤國勢之不振銳意更新而王安石學術偏僻用乖其方宋始多事哲宗以冲幼嗣位上有皇太后下有司馬呂范之賢罷廢新法舉用舊人元祐之治庶幾仁宗太后棄世

而小人復假託紹述以快其私。徽宗得其小，窮極奢慾，諸凡可以亡國者，皆兼有焉。而又斥逐忠良，保護奸回，招納叛亡，橫挑強敵。於是宗祧失守，蒼生內禪。欽宗當危迫之勢，無撥亂之才。父子為虜，不亦悲哉！高宗南渡，圖存於亡。前則惑於汪黃，而黜李綱；後則制於秦檜，而殺岳飛。志親事營，稱臣割地。偷安一隅，無足道者。孝宗銳意恢復，遭值敵國平治，無戮可乘。然力行三年之遠，使先王之典，陞而復舉，足稱為孝。尤宗受制官闈，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於父，下不能顯傳其子。寧宗禁錮善類，委政權臣，輕啓兵端，國體益削。理宗德史彌遠

續東津逮

卷四 宋歷年圖

宋

之立已終身信低，其滅殘金，雖足以雪祖宗之耻，而新敵方張，自治無策。連歲交兵，境土日蹙，宋至是無可為矣。然能尊崇義理之學，君子亦有取焉。度宗荒於酒色，拱手權姦，亡國不於其身，幸亦甚矣。少帝北行，家國為墟。忠臣義士，猶率二王，崎嶇播越於嶺海之間，以冀萬一。事雖無成，其志亦可悲矣。及運移物改，視死如歸，雖以學校窮約之士，行伍僇悍之材，閭閻孱弱之質，亦多自盡其心。有死無貳，則漢唐之所無者，非其祖宗德澤之厚，教化之明，亦何以致是哉！嗚呼！後之有天下者，其可謂養士為無用，德教為不急之務也哉！

宋僭偽亂諸人

李順，蜀青城人。初蜀亡，凡事草創，任事者額外橫征，小民貧困，青神民王小波聚眾為亂，淳化四年癸巳，掠彭山，以縣令齊元振征，求無厭，殺而剖其腹，實之以錢，旁邑響應。是年冬，小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明年正月，眾至數十萬，陷成都，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攻劍梓綿簡巴蓬等州，兩川大震。斬命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之。五月，復成都，獲李順，詔磔順等於鳳翔市。降成都府為益州，咸平三年庚子，益州戍卒復作亂，擁都虞侯王均為主，均遂僭號大蜀，改

續東津逮

宋

宋僭偽亂諸人

宋

元化順署置官稱。三月，率眾攻陷漢州，進寇綿劍二州，不利。還保益州，朝命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率眾入平討之。初戰為所敗，冬十月，復益州，均敗走，繼死。知蜀州楊懷忠取均首，將其黨六千餘人。僭智高，廣源州蠻也。僭氏自唐初世為廣源州首領，初知儋州，儋州僭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智高壯，與其母據儋州，是國曰天，儋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屢求內附，不報。智高怒，皇祐元年己丑，遂反，率眾寇邕州。

陷之卽州建天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殿
時承平既久廣南州郡無備四年遂陷楊貴德等
封八州事聞命陳曙余端孫河等相繼討之入無功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智高復進陷昭州賓州朝以
爲憂會秋青上表請行遂以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進
討五年正月青夜度崑崙關大敗智高於邕州智高夜
縱火燒城由合江口遁入大理廣南悉平詔召青汚還
朝命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後二年生獲智高母及
其弟智光子繼封繼宗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
已死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廣史津逮 卷四 宋叛逆諸人

方臘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家有濟國
造作局有司酷取之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臘因
民怨宣和二年聚衆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
將帥用巾飾爲別以鬼神說秘事煽誅良民爲兵攻陷
睦州桐廬處六州五十二縣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
宣撫使發兵十五萬討之水陸並進臘焚官舍府庫民
居遁還青溪幫源洞三年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
洞臘衆尙二十萬據險自守王淵禪將韓世忠挺身直
擣其穴擒臘以出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
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伏誅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舉進士屢官大司成欽宗
拜爲太宰金人犯京師以爲割地使質金靖康元年二
帝北狩金議建立異姓乃冊立邦昌爲帝國號偽楚都
金陵卽僞位凡四十餘日金師退納呂好問言請元祐
皇后垂簾聽政遣御史馬伸迎康王勸進自去帝號請
闕伏罪進太保封同安郡王建炎元年用李綱言貶潭
州沙府賜死并誅同逆王時雍吳玠莫儔等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世農業少無行舉進士建炎二
年除知濟南府豫不願行強而後去及金人攻濟南卽
縋城納款四年九月金冊豫爲帝國號齊始都大名建

廣史津逮 卷四 宋叛逆諸人

元阜昌後遷於汴僧位八年屢稱兵犯順爲金人前驅
朝廷不能討凡仕僞齊者其家屬在南反厚遇之紹興
七年金責其屢敗於宋執而廢爲蜀王并其子麟徙於
臨潢賜田以居之至紹興十六年死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使挺之中子慶元六年韓侂冑謀
開邊以曦知興州今漢中府後朝廷議出師以爲四川
宣撫副使曦乃獻關外階今鞏昌府成縣和縣鳳
府鳳縣今漢中府於金以求封金人封爲蜀王開禧三年遂僭位
於興州乘黃屋左纓稱是月爲元年治宮殿於成都凡
九月隨軍轉運使安丙誅之函首獻京師

夏諸系圖

拓跋思恭 彝昌

李思謙

李仁福

彝興 克敵

繼筠 繼捧

太祖繼遷 太宗德明 景宗元昊 毅宗諒祚 惠宗秉常

崇宗乾順 仁宗仁孝 桓宗純祐

越王仁友 襄宗安全

忠武彦宗 神宗遵頊 獻宗德旺

清平郡王 南平王規

夏

卷四

三

夏

九傳夏

例

始拓跋思恭據夏州今陝西寧夏衛賀蘭山之東有元昊宮稱王起唐中

和元年辛丑至宋維熙元年甲申凡九主凡一百零四年

自維熙二年乙酉迄寶慶三年丁亥僭號稱帝十二主

凡二百八十三年共二百八十七年元滅之

敬憂祖黃帝昌意後元魏拓跋思恭為唐討渠賜姓李

入宋繼遷子德明兩世封王開夏國元昊繼興都銀靈

宋常仁宗戊寅際稱制廟號景宗帝教惠宗傳崇宗

仁宗桓宗襄宗嗣神宗遵頊承獻宗德旺末主規

自從解帝十二主附遼附宋又附金

夏之先拓跋思恭夏州人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鎮夏州

統銀州今延安夏綏德州今河套地靜安府今屬西五州以討黃

巢有功賜姓李氏立十五年其弟思謙乾寧三年丙辰

自為留後立十二年思恭子彝昌梁開平二年戊辰立

二年其將高宗益作亂被殺彝昌族父仁福先為蕃部

指揮開平四年庚午眾推立之後封朔方王在位二十

四年子彝超後唐清泰元年甲午立二年弟彝興本名

彝殷清泰三年丙申立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在位三

十二年子克敵本名光廣宋開寶元年戊辰立十一年

子繼筠太平興國四年己卯立二年弟繼捧六年辛巳

夏

卷四

三

夏

立四年率族人入朝太宗甚嘉寵之因願留京師後以

弟繼遷屢為邊患委以邊事賜姓名趙保忠反為繼遷

所圖未幾叛降拜丹封西平王淳化五年河西都部署

李繼隆執送京師封為宥州侯景德元年死

太祖皇帝各繼遷繼捧族弟始祖思忠從思恭討黃巢嘗

射鐵鵠沒羽恃勇陣亡未受封四世生繼遷於銀州無

定河生而有齒年二十值繼捧入朝召李氏悉赴闕乃

詐通招聚豪傑漸以強大雍熙二年乙酉遂攻夏州據

之遼冊為夏國王復歸款於宋賜姓名趙保吉在位十

八年屢寇宋邊叛服不常後以攻麟州今延安府吳堡縣中流

矢卒追謚神武皇帝墓號祔陵

宋書

太宗皇帝名德明小字阿移太祖之子咸平六年癸卯立

景德三年丙午奉表歸宋封西平王遼冊爲大夏國王

在位二十九年追謚光聖皇帝墓號嘉陵

景宗皇帝名元昊小字鬼理太宗之子明道元年壬申立

明號令倣中國置文武班自制番書以紀國事建元開

運一廣運二大慶三寶元元年戊寅叛宋僭稱皇帝改

元天授禮法延祚十在位十六年屢寇宋邊慶曆三年

上書歸款更名曩霄彼此休息然猶崛強不肯削尊號

帝其國中自若謚武烈皇帝墓號泰陵

續通志

卷四

五

毅宗皇帝名諱神景宗太子太子寓令即元昊爲娶婦美

而自取之寧令哥恨殺元昊不死剗其鼻而衣匿說麗

家被殺元昊因病創死諱祚慶曆八年戊子立年方期

歲改元延嗣寧國一祐聖聖三福聖二承道二輝都

六拱化五在位十九年本番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以

漢官命其臣末年以題名山之故還葬復開謚昭英皇

帝墓號安陵

惠宗皇帝名秉常毅宗長子治平四年丁未立年七歲梁

太后攝政復叛宋入寇改元乾道二天賜禮盛國慶五

大安十在位十九年謚康靖皇帝墓號獻陵

崇宗皇帝名乾順惠宗長子元祐元年丙寅立年方三歲

改元天儀治平四天祐民安入永安貞觀三雍寧五

元德入正德入大德五在位五十四年謚聖文皇帝墓

號顯陵

仁宗皇帝名仁孝崇宗長子紹興九年己未立改元人慶

四人慶五天盛二十乾祐二十在位五十四年謚聖德

皇帝墓號壽陵

桓宗皇帝名純祐仁宗長子祐興四年癸丑立改元天慶

在位十三年弟安全廢之等卒諸昭簡皇帝墓號莊陵

襄宗皇帝名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丙寅

南史

卷四

五

廢兄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四皇建二在位六年四年蒙

古入靈州安全降夏由是益衰謚敬穆皇帝墓號康陵

神宗皇帝名遵頊初名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嘉定

四年辛未立明年改元光定在位十一年蒙古攻之傳

位太子自號上皇寶慶二年卒謚英文皇帝

獻宗皇帝名德旺神宗子嘉定十六年癸未立明年改元

乾定在位三年蒙古入夏城邑多陷繼明以憂卒

南平王名睨獻宗弟清平郡王之子寶慶二年丙戌立二

年丁亥蒙古鐵木真攻之明力屈出降繫之以歸而滅

共國夏人

遼世系圖

義宗讓倍——世宗阮——景宗實——聖宗隆緒

太祖耶律億

太宗德光——穆宗璟

興宗宗真——道宗洪基——昭懷太子潞——天祚延禧

北遼 耶律淳——耶律雅里

德宗耶律大石——仁宗耶律夷列——耶律直魯古

西遼

感天皇后——承天太后普速完

讀史津逮

卷四遼

聖

遼

始唐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即梁開太祖阿保機稱帝終

天祚保大五年乙巳九主凡二百十九年而遼祀終

上又延七十七年共二百九十六年而遼祀終

歌太祖耶律阿保機後梁貞明始建元太宗世宗穆宗繼

景宗聖宗興宗綿道宗天祚皆前遼九主二百十九年

西遼德宗大石起感天蕭后仁宗前承天后與直魯古

五主七十七歲延通前一十四遼主二百九十有六年

太祖皇帝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後改名億契

丹迭刺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生即能制匄三

月能行辟而能言知未然事昭宗天復元年辛酉契

丹痕德厘可汗以為本部夷離厘使國又以為干越

至其種有八部以威併滅八部漸強大梁將篡唐晉

王李克用與連和約為兄弟共擊梁已而背之反附梁

天祐三年丙寅痕德厘可汗死明年丁卯為梁開平元

年僭稱皇帝其下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

后追尊其父撒刺的為德祖皇帝立九年明年丙子始

建元神冊晉王存勖欲結為援以叔父事之六年改天

贊四年又改天顯滅渤海以扶餘城今遼東為黃龍府

改為東丹國以其子為人皇王其年卒於扶餘城共在

讀史津逮 卷四遼 聖

位二十年謚大聖大明神烈皇帝蓋木葉山祖陵于四

長義宗讓皇帝倍本名突欲初立為東丹國人皇王建

先甘露以不得立長興元年浮海歸唐明宗賜姓名李

贊事後見殺太宗三章肅皇帝李胡四牙里果疊卒

倍五子世宗宋王與國平王陶先吳王稍晉王追隱

太宗皇帝名堯骨太祖次子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述

律后以私愛越次立為天皇王改名德光號嗣聖皇帝

述律太后同決國事仍天顯年號不改元立先年助石

勒增滅唐册敬瑭為帝十二年戊戌始改元會同以臨

潢府為上京定都升幽州為南京析津府更南京遼陽

府爲東京十年丁未伐晉執出帝滅其國改國號爲大
遼復改元大同北歸卒於殺胡林在真定府藁城縣北胡本作狐村民於林中殺一狐故名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紀共在位二十一年諡孝武惠文皇帝塋懷陵
子五長穆宗齊欽靖王繼繼葛三天德發諱四冀王嗣烈五越王必攝

世宗皇帝名兀欲讓皇帝長子初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
號永康王太宗愛之如子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從伐晉太宗卒自立於鎮州稱中京更名阮改大同元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述律太后以非所當立同

讀史津逮 卷四 遼

契

少子李胡發兵拒之反爲所敗兀欲幽其祖母及叔於木葉山祖陵在位四年薨於酒色輕慢諸酋長泰寧王察割五代史作燕王述律執之而自立諡孝和莊獻皇帝塋顯陵子三長莊聖太子吼阿不來景宗三寧王只沒

穆宗皇帝名述律太宗長子初封齊王後周廣順元年辛亥世宗遇害諸部奉之攻察割諱之九月卽位改元應曆更名璟是爲天順皇帝年少好游戲有疾不能近婦人每夜酣飲晝則嘗睡國人謂之睡王在位十八年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畋於懷州爲近侍庖人所殺諡孝安敬正皇帝塋懷陵

景宗皇帝名賢小字明展世宗次子宋開寶二年己巳二月穆宗遇害帥甲騎馳赴懷州卽位改元保寧十乾亨四在位十四年諡孝成康靖皇帝塋乾陵子四長聖宗次泰晉國王隆慶三齊孝靖王隆裕四樂師奴未封
聖宗皇帝名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十歲能詩好書翰繪畫精騎射曉音律初封梁王太平興國七年卽位復國號曰昇丹明年癸未改元統和二十開泰九太平十在位四十九年諡文武大孝宣皇帝塋慶陵子六長興宗次泰國王重元三柳城郡王別古特四燕王吳哥五狗兒爲南府宰相六混同郡王侯古

讀史津逮 卷四 遼

契

興宗皇帝名宗真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初封梁王天聖九年六月卽位改元景福明年壬申又改重熙在位二十四年諡神聖孝章皇帝塋慶陵子三長道宗次宋魏王和魯幹三泰魏國欽正王阿速

道宗皇帝名洪基小字查剌興宗長子初封梁王至和二年乙未八月卽位改元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六在位四十六年治平三年復國號曰遼諡仁孝大聖文皇帝子一昭懷太子濬以耶律乙辛譖廢遇害其母蕭后先誣以趙惟一事賜死
天祚皇帝名延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之子初封

梁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受遺詔即位追尊父爲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改元乾統十天慶十保大五在位二十五年游政暴虐中外離心子六長首王敖魯幹次梁王雅里三燕國王捷魯四趙王習泥烈五秦王定六許王寧初女直兵起渤海高永昌僭號稱建隆元年立四月討平之保大五年乙巳宋宣和七年也金兵長驅伐遼天祚不能支遂走夾山取天德軍誅奔西夏爲金人所擒降封海濱王遼

北天錫皇帝名淳小字涅里興宗孫宋魏王和魯幹之子初封魏王後嗣父位守南京宣和四年天祚敗於金入

遼史津逮

卷四

辛

夾山衆將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奉之即位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謂之北遼淳卒謚宣宗章皇帝遺詔立秦王定其妻蕭德妃稱太后稱制改元德興凡三年敗於金德妃奔天德軍天祚殺之降淳爲庶人

耶律雅里天祚次子初封梁王宣和五年金師圍青冢寨太保蕭特立挾之走陰山天祚失利奔夏乃竊而北逃奉以即位改元神曆後諸部多來附日漸荒怠因出射獵致疾而卒特立復立聖宗孫述烈等

西德宗天祚皇帝名大石太祖八代孫通遼漢字登進上

擢翰林承旨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宣和四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乃立宣宗淳爲帝淳卒輔德妃稱制德妃敗死宣和七年遂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北行過黑水西至大食國得精兵萬餘威振西域遂即位於起兒漫自稱天祐皇帝謂之西遼改元延慶凡三年班師東歸得善地曰虎思遂建都城改元康國出師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馬牛多死乃班師還任位十二年紹興六年卒廟號德宗

感天皇后姓蕭氏名塔不憐德宗后太子夷列年幼遺命權國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

遼史津逮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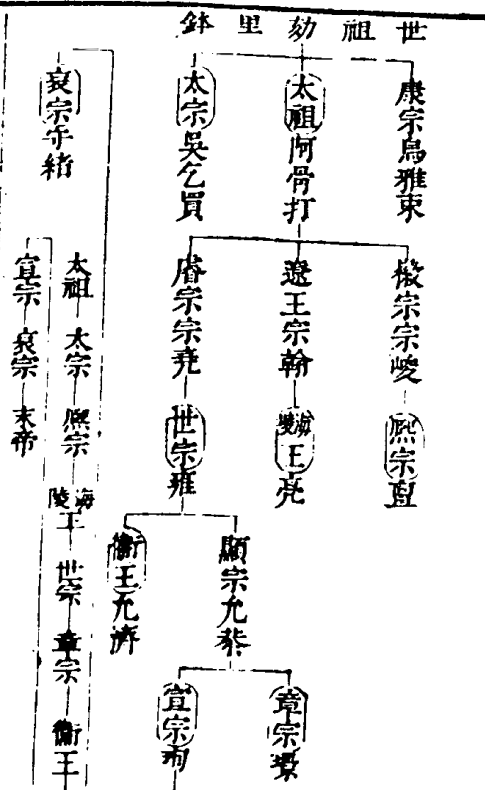
壬

仁宗皇帝名夷列德宗之子紹興十二年壬戌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廟號仁宗

承天太后名普速完仁宗之妹仁宗子幼遺詔令妹權國稱制改元崇福在位十四年與其夫蕭朮里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其夫爲東平王而殺之其舅幹里刺討誅之而迎立仁宗子

耶律直魯古仁宗次子乾道四年戊子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廢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始德宗迄直魯古又延七十七年而遼祀絕

金世系圖



讀史津逮

卷四 金

聖

金

太祖完顏阿骨打本姓女真肅慎氏太宗熙宗海陵
世宗章宗衛紹宗哀宗末帝
太祖皇帝姓完顏氏名阿骨打其先居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末兩部後粟末強盛號渤海滅黑水靺鞨附高麗五代時在南者臣屬郭丹號熟女真其在北者有白山黑水號生女真無所繫籍宋建隆二年始入貢通中國後遼興宗名乃改號女真

始祖名函普居完顏部六世而生景祖烏古迺爲遼討叛有功授節度使世祖劬里鉢世襲其職世祖十一

子長康宗烏雅束太祖三魏王幹帶四太宗五遼王宗本名斜也六鄭王幹賓七魯王幹長八漢王烏故及九魯王閣母十沂王查刺十一耶王昂本名烏特此祖

卒傳母弟肅宗廟刺法及果穆宗益哥而世祖長子康宗烏雅束襲位世臣服於遼至政和三年太祖繼立因

索叛人阿疎起兵伐遼自將攻黃龍府政和五年乙未借號稱帝謂遼以鎖鐵爲號取其堅也然有時變壞惟

金堅剛不變壞完顏部尙白而金色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國語稱金故國號金改名是建元收國二又改

天輔六追尊父爲世祖仁武聖肅皇帝在位八年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葬和陵改

肅陵于十六長遼王宗翰本名杲年大嫌徽宗宗峻本名繼果三宋王宗望本名幹離不四梁王宗弼本名兀

朮五肅宗宗堯初名宗輔本名訛里朮六曹王烏烈七趙王宗傑本名木里也八陳王宗偉本名訛魯九潘

王訛魯十幽王訛魯十一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十二曹王宗敏本名阿魯十三紀王習泥烈十四息王訛

卽十五曹王燕孫十六鄭王幹忽

讀史津逮

卷四 金

聖

太宗皇帝名異，世祖第四子，初為諸班勃極烈。

宣和五年癸卯九月，太祖卒，即位。本年改元天會，更名

嚴，先滅遼後入汴，執辱二帝在位十二年，謚體元應運

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武烈皇帝。葬恭陵于十四長宋王

宗磐本名蒲盧虎，太祖王宗固本名胡魯，三代王宗雅

四虞王阿魯補五滕王斛沙虎，六薛王宗懿，七陳王宗

本本名阿魯八翼王骨懶九豐王宗美十鄆王神土門

十一霍王斛勃東十二蔡王幹烈十三畢王宗哲十四

徐王宗順

熙宗皇帝名合剌，改名亶，太祖孫徽宗宗峻長子，次弟昨

讀史津逮

卷四金

五

王元本名常勝，三查刺，初亶以嫡孫為諸班勃極烈，紹

興五年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追尊皇考為徽宗

景宣皇帝，立三年始改天眷。三皇統人在位十四年，因

后裴滿氏干政為其所制，心不能平，縱酒殺戮，任情為

完顏亮所弑，謚弘基，橫武莊靖。孝成皇帝，聖思陵于二

長太子濟安，次魏王適濟。

海陵王名迪古乃，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幹次子，為人傑

急多猜忌，殘忍任數，紹興十九年己巳弑，自立本年

改元天德。貞元三正隆六在位十三年，虛無道，屠

戮親屬一百五十人，太宗枯沒嚙之，後

女於遼，遷都於燕，陞為中都大興府，削上京之名，止稱

會寧府，以汴京為南京，改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

府西京大同府仍舊。正隆六年復遷於汴，盡殺宋遼宗

室之在共國者，執其母徒耶氏，大舉寇宋，至揚州，將士

聞世宗立皆叛歸，亮為耶律元宜所弑，追廢為海陵煬

王子。四太子光英崇王元壽宿王劬思阿補勝王廣陽

世宗皇帝名烏祿，太祖孫睿宗宗堯長子，生而胸前有七

黑子如北斗，封葛王，為東京留守。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十一月海陵南侵，眾奉之即位東京，更名翊，本年改元

大定，仍都燕京，追尊皇考為睿宗簡肅皇帝，在位二十

讀史津逮

卷四金

五

九年和議既成，南北休息，謚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

仁孝皇帝，葬興陵。弟齊王吾里補子十長鑄王九中，大

顯宗九恭，三趙王勃魯，四越王糾魯，五越王九功，六豫

王九成，七衛紹王九濟，八斐王九升，九鄭王九路，十曹

王九德。世宗在金最為賢王，以夫木鳥林答氏守節而

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寬慈仁愛，國人號解小亮，終

章宗皇帝名璟，本名達麻葛世宗孫太子九恭之嫡子，世

宗立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己酉即位，追尊皇考為顯

宗皇帝，封兄向為豐王，即宣宗弟瑑為鄂王，本名承慶

璫為瀛王，本名歡觀，璫為霍王，本名阿剌璫為瀛王，本

名吾里補珣為溫王本名謀良虎明年庚戌改元明昌

六承安五泰和八在位十九年諡憲天光運仁文義武

神聖英孝皇帝堊道陵子六長孫王洪福次荆王洪靖

本名阿虎懶三榮王洪熙本名幹魯不四英王洪衍本

名撒改五壽王洪輝本名訖論六葛王洪鄰宗無子

衛王九濟欲傳位衛王九濟不祿

衛王名九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初封衛王出判平

陽府嘉定元年入朝奉遺詔即位明年已巳改元大安

三崇慶一至寧一在位五年蒙古兵日逼其元帥胡沙

虎以兵入宮自稱監國逼九濟出於故邸而弑之降封

讀史津逮

金

為東海郡侯貞祐四年退使衛王諡曰紹子六長太子

從恪次任王琚本名猛安三擊王琚本名按出四鄭王

按陳餘二子失各九濟綱目作永

宣宗皇帝名珣本名吾覲補世宗孫顯宗九長子初封

昇王嘉定六年癸酉衛王被弑使單銘等迎珣於相州

今彰德府人即位本年改元貞祐四興定五天光二在位十

一年蒙古兵日逼遷都於南京汴梁以避之諡繼天興

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堊德陵子四長莊獻太子

守忠蚤卒次荆王守純三京宗四霍王元齡

哀宗皇帝名守緒初名守禮小字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初

封遂王嘉定十六年癸未即位明年改元正大七開興

一天興二在位十一年自即位後連歲被兵疆土日蹙

去汴梁奔歸德尋走蔡州今汝寧府已而劉豫圍汴其西面

元帥崔立作亂以城迎降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

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輒宗室男

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

於和林在道觀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天興三

年宋元夾攻蔡城圍急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是為末

帝未幾城陷守緒自縊於幽蘭軒諸禁近舉火焚之諡

曰哀宗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時理宗端平元年也宋將

讀史津逮

金

金

獻金俘於太廟割守緒首實埋於大理寺庫獄以報祖

宗之恨金作

金歷年圖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

大概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奔之宋人不競遂

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於世宗

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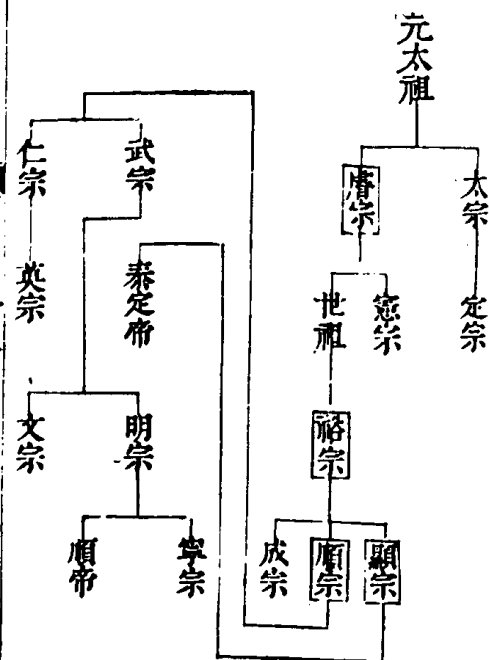
以固結人心聖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

綱大壞宣宗南徙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

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

夫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元統系圖



元紀

卷四元

六

元紀世祖以前尚以備前朝舊例目之至世祖混一始從帝
始太祖丙寅稱帝沙撈越四注凡五十四年至世祖庚申
建元癸亥遷都燕京又十六年至元十三年丙子混一
接統蓋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主中原十帝凡九十七
二年共一百六十二年明滅之
太祖四傳至世祖始一天下傳成武仁憲泰定明順
順帝丁未歸真主
太祖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始祖字塔父
見九世生烈祖神元皇帝也連該征塔塔兒部獲其首
長鐵木真太祖適生因以名之烈祖生五子太祖其長

也太祖既立威德日盛諸部皆服遂於宋寧宗開禧二

年丙寅乃金太和六年也稱皇帝於幹難河國號蒙成

以止德王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在位二十二年卒於六

盤山壽六十六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國中

號曰成吉思可汗子六長木赤太子性下急善戰蚤卒

次察合及太子性慎密為衆所畏三太宗四睿宗拖雷

五兀魯赤太子六果里干太子即缺

太宗皇帝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寶慶三年丁亥太祖卒

皇弟拖雷監國一年紹定二年己丑奉遺詔即位改本

年為元年六年滅金在位十三年遺命以第四子曲出

子失烈門為嗣辛丑年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四年共

十七年壽五十六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子七長定宗

次闊端太子三滿出太子四曲出太子又稱哈剌察兒

王五肯牙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

定宗皇帝名貴由太宗長子壽祐六年丙午七月即位為

元年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謚簡平皇帝廟號定宗時衆

議立君未決凡二年無君后幹兀海達失抱失烈門併

制諸王公大臣俱不服共五年而憲宗立子三長忽察

大王次闊忽牙太子三木忽大王

宗太木兒哥三忽都都大王四世祖五祖烈兀大王六
阿里不哥大王初太宗在潛邸養憲宗爲子定宗卒議
立君未定按都首建議推戴奉之卽位殺海迷失以辛
亥年爲元年在位九年攻合州卒於城下壽五十二謚
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子五長班禿大王太阿速牙大王
三玉龍答失大王四河平王昔里吉五辨都魯罕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肅宗第四子憲宗同母弟開慶元年
已未憲宗卒於合州次年庚申帝卽位於上都前此尚
未有年號始建元中統定官制四年遷都燕京改元至
元七年改國號曰元十六年已卯滅宋混一區宇用夏
變彝共在位三十五年崩壽八十謚聖德神功文武皇
帝廟號世祖國中號曰薛禪皇帝后弘吉剌氏性明達
左右匡正有力焉繼后亦弘吉剌氏帝春秋高后頗與
朝政初弘吉剌之族佐太祖起兵有功與約生女世爲
后生男世尙主故元諸后多出其族子七長裕兒只大
王次裕宗真金太子三安西王忙哥剌四北平王那木
罕五雲南王忽哥赤六愛牙赤大王七西平王與魯赤
成宗皇帝名鐵穆耳世祖孫裕宗真金之子裕宗三子長
顯宗晉王甘麻剌次順宗答剌麻八剌三成宗至元三
十一年世祖崩帝自北邊至上都今宣府卽位明年乙

未改元元貞二大德十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謚欽明
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中號曰完澤篤皇帝后伯岳吾
氏子德壽太子蚤卒

武宗皇帝名海山裕宗孫順宗答剌麻八剌之子母興聖
太后弘吉剌氏順宗三子長魏王阿不剌太帝三仁宗
帝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大德十一年成宗崩無子遂
卽皇帝位於上都明年戊申改元至大在位四年壽三
十六謚仁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中稱曰曲律皇帝
后弘吉剌氏子二明宗文宗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第三子武宗同母弟
讀史津逮卷四元

初成宗崩宮壺搆亂帝率兵誅之以迎武宗武宗立以
爲皇太弟至大四年武宗崩乃卽位明年壬子改元皇
慶二延祐七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謚聖文欽孝皇帝廟
號仁宗國中稱曰普顏篤皇帝后弘吉剌氏子二長英
宗次安王兀都思不花蚤卒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長子延祐七年庚申卽位改
明年爲至治元年在位三年鐵失赤斤鐵木兒殺丞相
拜住遂執帝於行帳壽二十一謚廢聖文武皇帝廟號
英宗國中稱曰格堅皇帝后亦魯烈氏無子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裕宗嫡孫顯宗晉王甘麻剌之

長子顯宗三子長泰定帝次梁王松山三湘寧王造里哥兒不花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爲北平王鎮北遼北平王卒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帝爲嗣晉王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有翼戴功至治三年英宗遇害群臣奉聖綬迎之卽位於龍居河明年甲子改元泰定四致和一在位五年崩於上都或以爲帝非所宜立故不爲立廟謚止稱泰定帝后弘吉刺氏子四長阿剌吉八太子致和元年八月立於上都次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三小薛太子四九丹藏卜太子

明宗皇帝名和世琜武宗長子生母亦乞烈氏初封周王

續史津逮

卷四元

奎

出鎮沙漠泰定帝崩太監燕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帝弟懷王攝位卽文宗也文宗既立以帝居長與大臣遣使迎之天曆二年正月卽位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爲皇太子八月次於旺忽察都之地皇太子入見賜宴帝暴崩於行帳或以爲文宗臣也里牙等謀不軌所致謚異獻孝景皇帝廟號明宗國中稱護都督皇帝子二順帝寧宗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生母唐兀氏初封懷王出居建康致和元年戊辰四月泰定帝崩於上都燕帖木兒舉義以兵脅衆迎帝至京師九月卽皇帝位改本

年爲天曆元年時三閱月無君倒刺沙等已立泰定于於上都改元天順帝尋遣人擊降之奉表讓位於兄明宗明年正月明宗卽位於行在八月北迎謁於旺忽察都之地明宗暴崩帝復卽位庚午改元至順凡三年共在位五年謚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中稱曰札牙篤皇帝后弘吉刺氏子三長阿剌忒納答刺太子次燕帖古思太子三太平訥太子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初封郡王至順三年壬申八月文宗崩皇后導揚末命申固讓初志傳位於明宗之子時長子順帝遠在靖江乃立帝繼大統十月卽

續史津逮

卷四元

奎

位年七歲立二月而崩謚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順帝名妥歡貼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至順元年明宗后八不沙被讓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一載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靖江文宗崩文宗后立寧宗寧宗崩乃迎立帝癸酉六月卽位於上都改元至正元統二至元六至正七在位三十五年荒淫不道奸臣擅權盜賊蠹起天下大亂歲在丁未明兵至通州帝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百官同議避兵夜半開建德門北奔沙漠駐於應昌在上都里一年疾殂后伯牙吾氏被執立弘吉刺氏子三長愛

故諡理達厲餘二子未封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而為諡之曰順元

元歷年圖曰元太祖深沈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後屢立大功至於世祖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善任文臣如許衡姚桐賓劉秉忠史天澤黃野李道復等謀謀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牙張弘範並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闢嘉猷制禮作樂民

讀史津逮

卷四 元

高

物阜康左祗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構大變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如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相安於無事明宗迎立朔漢文宗攝位改元行帳暴崩文宗難逃弑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薨至於順帝性柔少斷姦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二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是後群盜繼起稱彌

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年妖人劉福通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眾紅巾為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各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帖木耳李羅帖木耳李思齊張瑄等自為警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番二十年天命真人蕭將威武征伐不道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君曆數有在也

讀史津逮

卷四 元

事

元末諸偽國

金

朱光卿廣州增城人至元二年與其黨石崑山鍾大名聚眾反僭稱皇帝國號金建元赤符惠州民韓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凡七月江西左丞沙伯機送京師斬之

宋

韓林兒藥城人先是其父山童有祖父以白蓮教燒香惑眾至山童因襄陽有男週歲暴長四尺瞻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翁然信之至正十年潁州妖人劉福通造言山童實

宋徽宗八世孫王天下被白牛黑馬警告天地約期
舉兵以紅巾為號事官捕之急山莊獲其妻楊
氏與林兒逃之武安山中福通遂反附劉州攻破羅山
確山真陽等縣等犯武陽縣縣附汝寧府及尤息二州
福通自礪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
建元龍鳳都亳州自毫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
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建康歸明太祖至正二十
六年至瓜步風浪掀舟而沒云歸永忠沉之
天完

徐壽輝本名真一廬州羅田人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
讀史津逮 卷四 元末諸國

勝等以妖術燒香聚眾為亂亦以紅巾為號陷黃州據
斬水為都僭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附漢陽興國
武昌及荆岳衡江吉袁饒瑞徽信杭池等州至正十三年
敗於元自斬水徙漢陽又徙江州僭位凡十年二十年
其將陳友諒執之於采石舟中而自立

陳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徐壽輝倪
文俊等稱亂倪往從之初為文俊傳書後未幾領兵
為元帥至正十七年義教文俊併其衆壽輝不能制十
八年陷安慶龍興吉安建昌撫州汀衛以江州為都迎

壽輝居之自稱漢王二十年就壽輝於太平路以采石
五通廟為行殿僭稱皇帝國號建元大義回駐江州
退都武昌僭位四年二十三年明兵與戰於鄱陽湖友
諒中流矢死其子理退保武昌仍僭稱帝改元德壽立
明皇二十四年理降封為歸德侯未幾送往歸德

吳

張士誠本名九四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牙儉至正十三
年與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
周建元天祐渡江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
據有浙西北通兩淮為苗帥楊完者所破乃遣使請降

讀史津逮 卷四 元末諸國

迄

於元以為太尉各雖降實不聽命仍稱王改國號曰吳
即姑蘇治宮殿置官屬二十七年明兵下姑蘇城破被
執士誠不屈閉目不食自縊死僭位凡十二年

夏

明玉珍蜀隨州人為徐壽輝將至正十四年倪文俊陷四
川令玉珍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就壽輝玉珍遂自
據成都稱龍蜀王二十三年僭稱皇帝國號建元天
統二十五年卒子昇仍據有其地洪武四年命將討之
昇與其母彭氏詣軍門降遂封歸義侯後遷往

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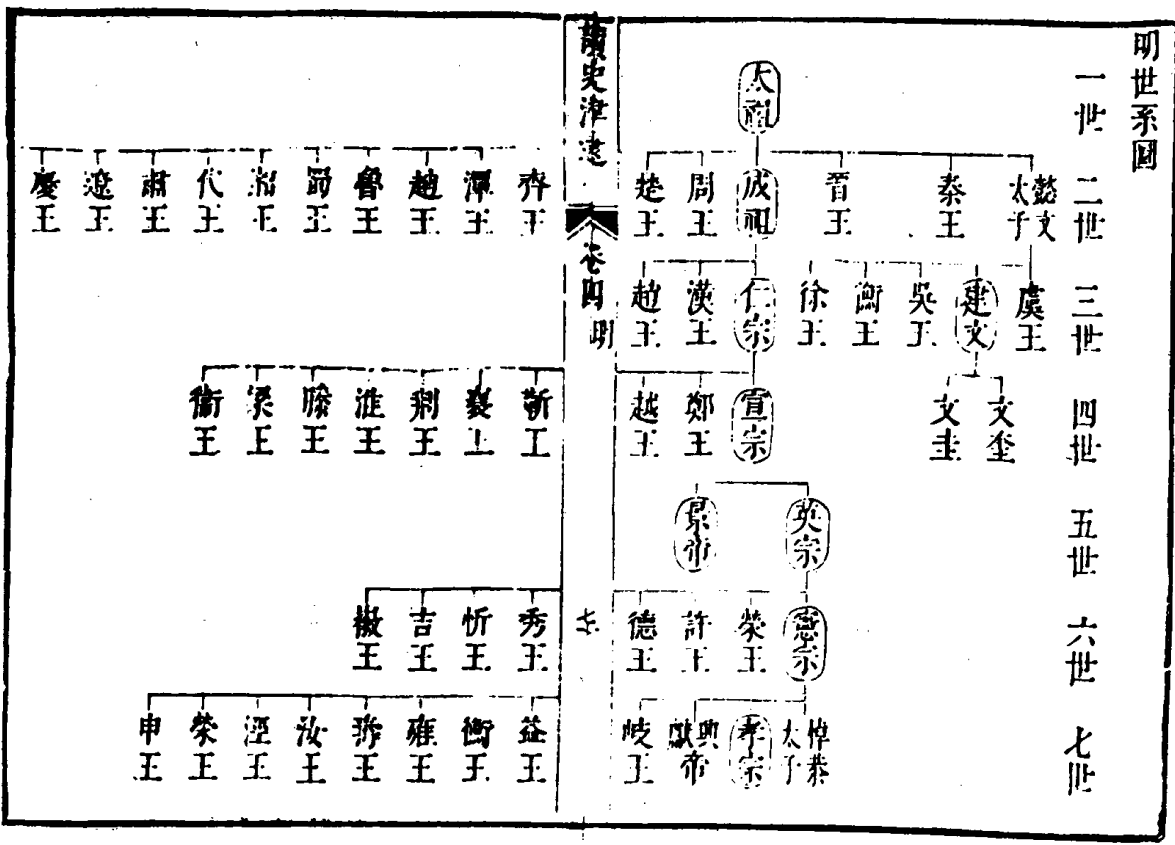
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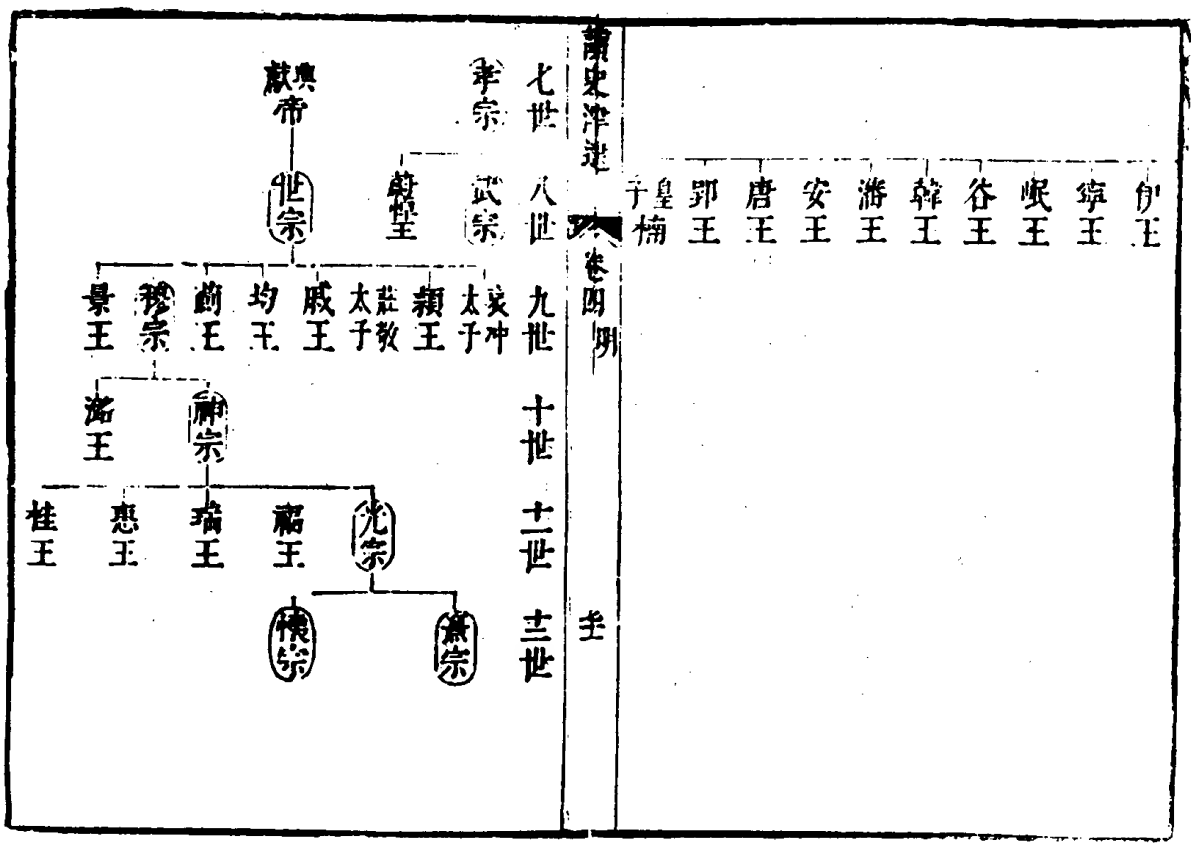
明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續史津逮 卷四 明



續史津逮 卷四 明



明紀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終崇禎十七年甲申十六帝二百七十八年李闖入犯國公

太祖建文及成祖仁宣英宗景泰繼憲孝武世傳穆宗神光熹懷十六帝

太祖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燕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包祖淳皇帝諱世珍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昭昫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降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兼有紅羅幃火光諸異王

讀史津逮

卷四明

主

正四年甲申時值旱蝗父母三兄相繼疫沒上孤立無依托身皇覺寺屢多異徵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上以至正十二年四月投奔張瑄起兵兩坤甸金陵稱吳國公八年為吳王四年驅逐胡元廟清中夏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定都以成中歲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在位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初十崩壽七十一葬孝陵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授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孝慈馬皇后皇子二十六人懿文太子標泰慈王標晉恭王桐成祖周定王橚高皇后所生孝恭王棣齊王

穆潭王棣趙王杞魯荒王橚蜀獻王榑湘獻王柏代簡王桂蕭莊王櫟遼簡王植慶靖王櫟伊厲王櫟寧獻王權岷莊王榘谷王榘韓憲王松濟簡王櫟安惠王榘唐定王榘鄂靖王櫟皇子櫟生彌月卒未封

建文皇帝諱允炆懿文太子太子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榮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以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追尊父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為孝康皇后生母呂氏為皇太后封弟允緬為吳王允熲為衡王允熒為徐王永樂改元吳王降

讀史津逮

卷四明

主

封廣澤王衡王降封懷恩王又俱廢為庶人徐王降封欽惠王又降封臨寧王奉太子祀年十六卒謚哀簡帝在位四年靖難兵起至金川門闔宮自焚或云遜位而出時年二十六馬皇后子二太子文奎靖難兵入不知所終或云成祖令仁宗子之斯王瞻埴不知其母人以為奴云建文君出亡時攜一子藏民間少子文圭年二歲幽中都稱建庶人天順間釋出永樂初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中復故明末廷議追尊為惠宗讓皇帝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高皇后所生

倍京太常志云明妃所生

不知初封燕王以建文元年己卯憤齊趙之亂典章削
奪藩封行將及燕興師靖難四年壬午六月入繼大統
改明年為永樂元年昇北平為順天府徙都在此二十
二年七月庚寅北征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謚
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嘉靖中改號成祖仁孝徐皇后建子四仁宗漢王
高煦反誅趙簡王高燾少子天未封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長子徐皇后所生永樂二十二
年八月丁巳卽位改明年乙巳為洪熙元年在位一年
元年五月崩壽四十八葬獻陵謚敬天體道純誠至德

讀史津逮

卷四明

五

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孝成張皇后子
十宣宗鄭靖王瞻崧越靖王瞻庸新獻王瞻埈襄獻王
瞻嚭荆憲王瞻埈淮靖王瞻埈廉懷王瞻埈梁莊王瞻
埈衛恭王瞻埈

宣宗章皇帝諱瞿興仁宗長子張皇后所生洪熙元年六
月庚戌卽位改明年丙午為宣德元年在位十年乙卯
正月初三日崩壽三十七葬景陵謚憲天體道英明神
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孝恭孫皇后
十二英宗景帝初文皇屢有易儲之意見帝英敏解籍
復贊曰好皇孫漢王所以未能遂奪嫡之謀者因帝故

也

英宗睿皇帝諱祁鑑宣宗長子孫皇后所生宣宗崩年九
歲時倡國有長君之議漸三楊英國而定宣德十年乙
卯正月初十日卽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十四年己巳
八月北狩明年庚午八月回鑾尊為太上皇居南宮景
泰八年丁丑正月復辟改元天順八年甲申正月十七
崩在位共二十二年壽三十八葬裕陵謚法天立道仁
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孝莊錢
皇后子九憲宗榮王見澤許悼王見淳德莊王見潯秀
懷王見澍忻穆王見治吉簡王見浚徽莊王見沛第三

讀史津逮

卷四明

五

子天未封
景皇帝諱新鉉宣宗第二子吳賢妃所生初封郕王英宗
北狩皇太子幼未能踐祚孫太后以帝年長權命監國
既而群臣勸進遂正大位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在
位八年英宗復辟廢為郕王歸西內時帝已病越數日
崩或傳太監蔣安用帛勒死謚曰景汪皇后無子廢立
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立其母杭氏為皇后廢上皇太子
封次子見濟為樂王見淳為許王復辟後俱復故號成
化十年諸復廟號謚恭仁康定景皇帝明末廷議追尊
為代宗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英宗長子生母孝肅太皇太后初立為
皇太子英宗北狩帝方二歲邸王監國輔政未幾即
改封為沂王英宗復辟復立為皇太子天順八年正月
十二日即位改明年乙酉為成化元年在位二十三年
年四十一薨茂陵謚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
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子貞王皇孫獻王生地孝
惠邵皇后子十四悼恭太子佑楨孝宗興獻王佑楨
惠王佑楨益王佑楨衡恭王佑楨雍靖王佑楨壽王佑
楨汝王佑楨涇簡王佑楨榮王佑楨申懿王佑楨又未
名二皇子

續史津逮 卷四 明

孝宗敬皇帝諱伯樞憲宗第二子生母孝穆紀太后生帝
於西宮后少乳太監張敏以粉餌舖之護視唯謹悼恭
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皇子六歲萬貴妃驚而召入
昭德宮立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九月初六即位
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薨泰陵謚
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
孝宗孝康張皇后子二武宗壽悼王厚煒
武宗毅皇帝諱厚煒孝宗長子張太后所生弘治十八年
乙丑正月十八日即位改明年為正德元年在位十六
年壽三十一薨康陵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

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孝靜王皇后無子
世宗肅皇帝諱厚煇憲宗孫興獻王子生母荆妃武宗無
嗣由興邸入繼大統正德十六年辛巳四月即位改明
年為嘉靖元年追尊皇考為睿宗獻皇帝母荆妃為慈
孝獻皇后薨顯陵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薨永陵謚欽
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
宗孝潔陳皇后子八哀冲太子載熙額驕王載堉莊敬
太子載壘戚懷王載堉均思王載鳳劉哀王載堉俱天
穆宗恭恭王載堉

續史津逮 卷四 明

穆宗莊皇帝諱載堉世宗第七子生母孝慈杜太后初封
裕王太子薨上無嫡嗣立為皇太子嘉靖四十五年丙
寅十二月即位改明年為隆慶元年在位六年壽三十
六薨昭陵謚拜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
莊皇帝廟號穆宗仁聖陳皇后雖立而不見禮孝慈李
皇后子二神宗潞王翊鉉
神宗顯皇帝諱翊鉉穆宗長子生母慈聖李皇后隆慶六
年六月即位年十歲改明年癸酉為萬曆元年在位四
十八年壽五十七薨定陵謚範天合道哲肅毅簡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孝端王皇后子五胤
宗福王常洵瑞王常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

光宗貞皇帝諱常洛神宗長子生母孝靖王皇后嘉慶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即位本年改元泰昌在位一月八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壽三十九聖慶陵謚崇天辟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孝章王皇后子二熹宗懷宗

熹宗哲皇帝諱由校光宗長子生母孝和王太后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改明年辛酉為天啓元年在位七年壽二十二聖德陵謚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莊哲皇帝廟號熹宗懿安張皇后無子

懷宗端皇帝諱由檢光宗次子生母孝純劉太后初封信

讀史津逮

卷四

天

王熹宗崩無嗣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改明年戊辰為崇禎元年在位十七年關賊李自成入犯甲申三月十八日崩於煤山壽三十五周皇后同死社稷明末廷議謚思宗烈皇帝復改教宗

清興革改謚懷宗端皇帝子三太子慈煥定王慈烱永王

慈烱傳聞俱為閹賊所害

福世子諱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子甲申之變馬士英以私意擁立於南都改元弘光在位二年

明歷年岡曰高皇帝以淮右布衣提三尺劍應運興慨然有救安天下之志收懷英才共圖大業先奠鼎於龍

麟虎踞之都然後命特出師汎掃群寇十數年間混一區宇得國之正功高萬古三十餘年間創制垂統治隆化洽真足為後世法程是以遐邇宅心幽明仰烈功德文章觀乎煥乎夏商英與京已懿文不祿建文以太孫嗣立承先世嚴核之後濟以寬大諸王憑藉尊親驕恣不法齊黃進見錯之謀遂使敵愾有名師稱靖難燕飛帝畿途歌遂驗諸臣之罪不在挑撥在於救敗無策耳獨共一時致身殉國甘死如飴實今古罕觀已太宗踐位不無惻德至於用兵利敵機變如神加以知人善任寬嚴並濟論其武功則三犁漠北文治則六經纂集英

讀史津逮

卷四 明歷年圖

天

明仁恕以守兼制胡以授受一家匪同敵國乃榜列奸黨抄名瓜蔓夫且殘骸加焚掘妻孥發教坊論者以為有明立國德過於漢而祚促於唐崇弘之末勢復不振者能無追咎於文皇哉仁宗至性孝友諷諭之來未嘗與辨而人自平治處儲位二十年清心寡慾志切民依登極後專意愛養始終無間雖嗣服未久而弘施渾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宣宗嗣履漢思襲成轍決策親征風馳電掣曾不崇朝竟恃大慈嗣是求賢圖治延邊閱武三楊輔之嘗以君臣一體推心置腹勸勉臣下當是時群賢效用百姓康乂雖間有寇盜水旱之憂不害

其爲治平也。英宗幼冲，巨姦在側，太后既崩，三楊謝世，而國柄盡移於閹振也。先犯邊，振欲上擬宣廟克河之捷，挾帝親征，遂致土木蒙塵。幸而郕王即真，南還，諫息再造之功，端賴于譚，而帝之不汲汲於奉迎者，正所以深於迎也。至於銅南宮易儲嗣，克恭之謂何？相傳帝之終也，不以正命，殆其自取歟？上皇復辟之始，曹石假奪門功，擅作威福，既而委任李賢，乾綱總攬，股受啓聖，敬天勸民，天順之政，與正統運庭，至於止殉一節，尤高出百辟云。憲宗初年，群賢輔轡，美政足紀，其大者宗尚理學，褒封儒賢，若夫崇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優恤

讀史津逮

卷四 明歷年圖

今

于譚，其於愛憎恩怨，絕無芥蒂，粹然於天理人義者也。未幾彭時歿，商輅去，委聽汪直，群小依附，宦官之氣益熾，士類從風而靡，大爲盛德之累。惜哉！孝宗勤學勵政，任賢遠姦，殿閣如劉健、謝遷、李東陽，皆稱賢輔。晚年尤倚任劉大夏，君臣一德，其時朝多老臣，野無錮彥，士修端靖之節，人懷競躁之耻，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僕械之化焉。說者以爲泰陵盡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盪，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合宜

爲大可爲。與時消息，培植元氣者矣。武宗之世，八宮起，而劉瑾之剛狠特甚，韓文死，爭不克，於是變轍大臣，桎梏卿貳，流毒四海，幾危宗社，而帝方巡游北邊，過觀中土，群盜甫靖，宸濠復叛，雖祖宗功德在人，亦由紀綱不素，委任賢才，無急酷之政，以傷民心，故卒保洪業，危而復安。世宗自興藩入纂，大統追隆所生，而楊廷和輩執持太激，致成祔廟，宗之過舉，遺議後世，然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精一之傳，研精墳典，宸斷天開，凡郊社宗廟之儀，先師帝王之祀，冠服禮器之式，皆足以通神明而垂萬世，他如安民立政，從

讀史津逮

卷四 明歷年圖

全

諫受言，足稱中興，令雖晚雖雅，尚清修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時宰揆大臣，或有干竊，但揣摩窺測，乘間從吏，云爾升遐，一誦痛艾，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穆宗遵行遺誼，贈蔭褒恤，足慰人心，至於錄用遺臣，寬逐諂佞，恪守成法，無紛更約束之煩，豫先儲訓，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於宸衷，雖歷年不永，而規模宏遠矣。高張親受顧命，輔立神宗，主幼時艱，奈何不能和衷共濟，互生疑釁，未幾勒拱歸田，而居正之威，禍日重，其材畧英斷，詎非治世能臣？李文饒之流，亞欽胡乃，擅權固寵，卒受惡名，豈親擅萬幾，而中時三刻更缺，急爲和平，當列祖生

養之後正值國家豐亨裕大之會天下昇平夜戶不閉行萬里不齋宿糧民生其間如登春臺而游化國端拱垂裳爲四十八年太平天子中年倦勤郊廟弗躬朝講稀御章疏留中僚案空署習成痛癢不靈之朝局且曠使四出大爲民擾以致東事日非尙論者謂其養安積癰爲後世患不能無三歎云光宗嗣位未幾善政疊舉史不絕書朝野以帝之一月與獻陵一載兩相比擬歷服更促爲同致慨焉熈宗繼之遼陽廣寧先後陷沒重臣經畧相繼敗歟帝也淳古性成昧於履霜堅冰致逆奄妖嬖交亂邦國貞臣正士獄起同文尸填牢戶元氣

讀史津逮

卷四 明歷年圖

全

盡矣夫以神宗之精弛加以帝之新削明祚不足帝能辭其咎哉熈皇帝首萌元克宵旰勵精憂勤庶政誠果於有爲耻爲凡主惜其求治太速性喜紛更且關於知人猜疑臣下致流冠猖獗變不可除內外交訐民窮財匱大小臣工蒙蔽偷情有同堂燕其徒突竄竟致兔耳煤山一雄經國隨身頃夫以帝之聰察淵幹而躬爲亡名兇耳理誠有不可解者然不辱其身與社稷同存亡亦曠古一人焉金陵草創大勢已去風雲造次毛羽飄搖非有周宣漢光之才之德無能爲也况臨之以荒縱之資而佐理者少頃解之徒歟惡夫

歷代傳國璽考

傳國璽色混青綠而黑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璽場之上取中通一橫窻可徑二分貫以韋條而有象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楚得下和玉剖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琢爲傳國璽李斯篆文王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今西安府城東漢有天下世傳之西京之末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

讀史津逮

卷四 傳國璽考

全

太后求之太后怒初不肯與後乃出璽投之地峭角微瑕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就得璽詣定獻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璽者投於井中孫堅討卓於城南既宮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借稱帝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曹丕篡位謀刻璽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司馬懿襲魏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暕暕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自閔將軍將幹廷建康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

年晉復得之方其未還也劉石二寇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以爲耻人遂疑謝尚之所得爲僞給人以解此耻云璽尚留鄴鄴爲慕容燕所取疑其在燕燕爲苻堅所并而堅見執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賜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而堅實未嘗送晉一云晉實得之於鄴以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景賢棄之井間鄴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煬帝宇文化及之變蕭后與太子正道攜璽入突厥唐太宗卽位因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唐唐始得焉朱溫篡

讀史律述

卷四 傳國璽考

金

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然後唐之未滅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之以建太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得於魏州僧之璽未知其孰爲秦之故物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之亂從珂攜璽自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獻遼太宗德光曰昔璽已焚今璽先帝所爲也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於劉銀村得玉印獻之蔡京以爲秦璽命曰天授傳國父命寶改元元符以侈張其事及徽欽北狩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卞和秦璽相同則知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妻病子幼出一玉見璽以供朝夕之給有識者辨其爲傳國璽也卽以進御一時收藏及辨識者思恤有加而當時又傳以爲其文乃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別是一璽非秦璽也及庚申君北逝并此璽亦歸沙漠至明太祖御宇以爲璽係秦之物不足尚別範金爲之弘治十三年陝西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得玉璽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以爲此秦璽復出獻於朝事下禮部尙書傅瀚等以爲

讀史律述

卷四 傳國璽考

金

玉色刻文皆與秦璽不類與昔宋元所得皆後世摹倣秦璽刻之者不足尚薄賞志學等曰金五兩而遺之天啓四年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漳河西畔忽大風震電河岸奔壘祥光旋繞青衿王思直等往視得玉璽黃白交映光彩陸離龍紐斗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撫臣程紹迫於下所請雖具疏上之而語多規諫時厥臣魏忠賢心懷非望方侈符命以自爲功大怒鐫紹官挾天子御門受寶群臣皆賀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僞之故難盡究詰故本輯耕錄所記秦璽他書以存其概云

讀史津逮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潘永圖撰永圖字大生金壇人是書成於康熙

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屬正統者標曰世紀

屬偏霸者標曰世次僭偽叛亂及藩鎮標曰本末

皆詳其世系畧標事實冠以甲子編年及年號考

同末附傳國璽考古今都會考